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冊目次

元經薛氏傳十卷 （唐）薛收撰 （宋）阮逸註 明刻本	〇〇一
資治通鑑釋例一卷 （宋）司馬光撰 明宣德三年書林劉文壽刻本	〇七九
大事記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 （宋）呂祖謙撰 明刻本	〇八三
靖康要錄十六卷 清鈔本	四九一

元經薛氏傳十卷

（唐）薛收撰　（宋）阮逸註

明刻本

元經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隋王通撰。唐薛收續并作傳。宋阮逸注。其書始晉太熙元年。終隋開皇九年。凡九卷。稱爲通之原書。末一卷自隋開皇十年迄唐武德元年。稱收所續。晁公武讀書志曰。案崇文無其目。疑阮逸依託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以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僞作也。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大業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今考是書。晉成帝咸和八年。書張公庭爲鎭西大將軍。康帝建元元年。書石虎侵張駿。公庭卽駿之字。猶可曰書名書字。例本互通。至於康寧三年書神虎門爲神獸門。則顯襲晉書。更無所置辨矣。且於周大定元年直書楊堅輔政。通生隋世。雖妄以聖人自居。亦何敢於悖亂如是哉。陳師道後山談叢。何遠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並稱逸作是書。嘗以稾本示蘇洵。逸與博語未可知。師道則篤行君子。斷無妄語。所記諒不誣矣。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五年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宋史無傳。景祐初。更定雅樂。與鎭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者。卽其人也。王鞏甲申雜記又載其所作詩。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句。爲怨家所告。流竄以終。生平喜作僞書。此特其一耳。文獻通考載是書十五卷。此本止十卷。自魏太和以後往往數十年不書一事。蓋又非阮逸僞本之全矣。至明鄧伯羔藝穀。稱是書爲關朗作。朗北魏孝文帝時人。何由書開皇九年之事。或因宋人記關朗易傳與此書同出阮逸。偶然誤記耶。其書本無可取。以自宋以來。流傳已久。姑錄存之。而參考諸說。附糾其依託如右。

元經薛氏傳序　阮逸註

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義闕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夫子文中子也周王法）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春秋一國總乎周故孔子因魯史以明周天命未改也元經天下歸乎帝仲淹故因神器以明帝位以正也）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聖人筆決天命所致）與然帝衰於太熙（太熙晉武帝末年）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皇始後魏年號）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淹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汝受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淵奧輙為傳解發明師訓之一二云河東薛收序

元經薛氏傳第一　阮逸註

經晉太熙元年春帝正月（武帝太康十一年惠帝即位改太熙元年又改永熙）夏四月立太后楊氏賈氏為皇后五月辛未葬武皇帝丙子太傅駿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以何劭王戎楊濟為師傅冬十月石鑒為太尉隴西王泰為司空屯兵四出

傳曰經者正也常也天以南北為正聖人以典禮為常皆謂之經者天人相與為法也（經取天之正為本聖人以常為法）晉者司馬氏始封之國也帝自晉王受魏禪故國號晉（司馬宣王河內溫人溫晉封地也）故太熙年號也帝謂惠帝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秦兼三皇五帝而稱非其道也虛名而已故曰不帝）挈名索實此不可去（春秋書王所以尊周也元經書帝所以正中國也）改元立號非古也（古者國君始即位則稱元年無改元之禮自漢有初元中元之後世因之此亦不去）其於彼必自作乎（後漢自作年號不必盡取古）故書年號帝稱名沿漢舊制也（經書晉者本中國號也太熙元年帝正月者存舊制也）元皇帝司馬氏太康十一年四月崩是月惠帝立經書帝而不書即位微旨也曷謂微旨曰春秋之法隱莊閔僖皆有故不書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公羊傳曰成公讓桓之意）或痛而不忍（穀梁曰先君不以道終是以不諱即位）或亂而不成禮（左氏曰閔公不書即位亂故也）或出而闕書或踰年而追書（左氏曰僖公不書即位公出故也昭公薨於外定公踰年追行即位之禮史亦追書也）晉惠不書即位與魯諸侯異焉曷異爾曰春秋者因諸侯之史作焉故公即位皆稟命於王有所不書則禮有所不至也元經因天子之史作焉帝即位皆受命於天有所不書則天有所不與乎故仲淹亦不與其即位也不與奈何曰惠帝君不君政出多門天下由茲大亂

雖嗣位猶無位乎故不書即位元經之微旨也言元經惠帝不
所以作也不明貶故微旨楊氏者何曰武帝元楊后之妹謂之悼楊后無子楊元后生惠帝早亡惠帝即位尊悼后為皇太后書曰立太后楊氏禮也先書立太后言天子必有后尊也後云楊氏言推恩及親也賈氏充女初武帝將娶衛瓘女而楊氏欲娶賈氏女遂以為太子妃武帝憂太子不慧試以疑事使決之賈氏令給事張泓代草使太子寫答武帝悅至是政由賈氏天下亂矣書曰賈氏為皇后猶賈氏自為之也不言立非惠帝立之也武皇帝四月崩五月葬譏速也周制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天下會葬有不至則禮不備凡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不葬謂之緩春秋皆譏之元經禮與本春秋太傅駿孰謂曰楊駿也胡不書姓曰貶也曷貶爾曰駿為太傅受先帝遺詔

輔政百官總己不能效伊霍之忠稔成賈后之惡晉室禍階實自駿始故去姓以罰其罪惡之深也書太傅責官重也元經貶惡其義權爲輕重各有所存是以有書名而去姓者其書姓而去官者前後別例各不同傳釋之詳矣廣陵王遹惠帝子也立為皇子正也何邵為太子師王戎為太子輔楊濟為太子保同書之謹其職也時不[illegible]知嗜[illegible]華衛瓘皆為宗得不書諧文石鑒為太尉隴西王司馬泰為司空書三公得其人也鑒字林伯太康末拜司空武帝宴饍楊駿汝南王亮白太后詔鑒率固陵兵討之鑒獨不然遣人視亮別道歸許昌駿疑乃止時論稱鑒不以權臣謟害宗室正也司馬泰字子舒遷太尉錄尚書事雖為宰輔服膳如布衣任貞簡每朝會不識者不知是王公事親恭謹居喪哀戚為宗室儀表當時以節制見稱餘王莫能比同書者王公得

賢也元經凡書姓名及稱官者皆無貶元經始事也下文書薨蓋終其善也有不書薨者則有譏焉兵四出何曰楊駿輔政慮他變乃遣石崇胡奕趙俊趙歆將也兵四出以示威也不書遣不由帝也戎兵國之大事書兵而不書人不稱詔遣者政由臣下出也兵出無名此義微而顯經太熙二年春帝正月乙酉改元永平又改元康自太熙改永康共一年太熙二年又改元康一年三改非禮也故經上書太熙二年而已耳也三月中書令和嶠卒辛卯賈氏殺楊駿夷三族壬辰賈氏廢皇太后壬寅汝南王亮為太宰夏五月甲戌毗陵王軌薨無傳按元楊后生悼王軌字正則惠帝同母弟也壬午賜天下孝弟高年鰥寡力田者帛六月賈后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乙酉曲赦洛陽秋七月置江州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秦王柬薨無傳按秦獻王柬字弘度惠帝同母弟也駿舅氏誅滅乃述武帝遺旨之歸藩至汝南王亮楚王瑋被誅時朝東有先識

傳曰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君子謂逢春秋未踰年不書即位之義故書太熙二年正月失也和嶠字長輿世為魏大臣襲爵上蔡伯以平吳功轉侍中見太子不慧因侍坐曰皇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荀顗荀勖皆稱太子明識嶠曰聖質如初爾武帝不悅然知其言忠後惠帝立賈后使帝問嶠曰不了家事今定云何嶠曰臣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至是卒世稱其先見書官以卒善其終也官者公不稱至二書卒是賈氏殺楊駿賈氏不稱皇后駿不稱官兩貶之也曷謂兩貶曰駿以后黨權傾天下早不能圖賈后而賈后與黃門董猛連兵討駿駿逃於馬廐以戟殺之楊氏夷三族不稱官與無官同也不稱后不與其為后也賈氏廢皇太后者何曰悼后駿女也駿既誅乃矯詔

廢悼后爲庶人徙金墉城稱賈氏不與其爲后元經之權也汝南王亮爲太宰言自爲也附賈后將取禍也謂六月賈后復殺亮張本漢制賜孝弟力田等帛且曰孝弟吏民之師也力田生民之本也高年鰥寡者亦恤之皆古道也書之存舊制也非賈后事也晉后殺汝南王亮及其太保衛瓘春秋之法大臣相殺死凡稱名所以示殺者之罪若王札子殺毛伯鄭伯是也苟死者無罪則書名字若晉殺其大夫楊處父是也今稱賈氏罪殺者之惡也衛瓘稱官傷忠臣也曲赦非古也賈氏使楚王瑋殺亮及瓘又歸罪於衛殺之故曲赦洛中懼瑋黨有變焉殺楚王瑋不書云瑋附賈后害骨肉大不足取也七月分揚州荊州十郡爲江州記始置也用本史舊文記始置縣廢興其京兆地震案本志謂楚王瑋殺汝南王及太保此陰道盛陽道微之應也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土沴也伯陽甫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則氣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經元康二年春帝正月太熙二年即元康元年故爲此二年二月己酉賈庶人殺太后於金墉城夏四月秋八月壬子大赦逆黨冬十一月沛國雨雹傷麥

傳曰正月雖無事必書首月者春秋之法也賈庶人孰謂曰賈后也曷謂先稱庶人曰賈后既誅楊駿宣言太后同逆廢於金墉城絕膳而崩經曰庶人殺太后貶太惡也是時未廢爲庶人先貶之者不與其稱后也春秋之法凡殺君稱君名者君無道稱臣名者臣之罪也賈氏以婦殺姑以邪賊正也太后賈之姑也故書弑傳言惠帝不慈致弑其母其惡同大赦逆黨者何賈后懼國人討賊故赦以安逆黨之心春秋莊公經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蓋文姜預弑桓之惡仲尼諱子道不可畧毋葬故特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子道掩親之惡也賈氏則不然自赦其黨諱名渙汗君子不與其赦也故特書曰大赦逆黨本史云壬子大赦仲淹特書逆黨雨雹傷麥紀災異也春秋公子遂專任而經書雨雹按董仲舒曰凡雹者皆謂有脅行專政者也

經元康三年春帝正月天西北裂夏四月雨雹深三尺冬十月太原王泓薨作互市皇太子納妃王氏秘書監華嶠卒

傳曰天裂者何本志謂陽不足也人主昏瞀妃后專政之應也滎陽洪農皆雨雹深三尺非常雹也異孰甚焉本志謂惠帝無陽爲陰所蔽之罰也春秋魯桓夫人同其應

矣左傳曰大雨雹書災也曷謂互市曰公卿賄賂交通更相薦託有如市易焉作者言惠帝自作之爾譏惠帝暗太子適納王夷甫女爲妃凡帝子婚曰納帝女嫁曰降納者獻乎上也降者適乎下也華嶠者武帝碩臣也太康末年宴樂屬疾嶠諫曰枚功於微忽事乃無悔虞福於垂成祚乃日新手詔答曰朕自消息無慮也惠帝立遷秘書監博聞多識有良史之稱卒謚曰簡嶠字叔駿以後漢紀繁乃稿觀秘籍起光武終獻帝一百九十五年爲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列傳七十卷嶠謂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非也故易爲皇后紀又改十志爲典取典墳之義明堂辟雍致都水修丞官行於世書官貴之也

經元康四年春帝正月丁酉太尉石鑒薨夏五月匈奴攻上黨六月壽春地震民死秋八月匈奴以計內附上谷上庸並地陷帝問蛙鳴無傳按本史華林園蛙鳴帝問曰爲官乎爲私乎其愚類如此矣 九

月甲午枉矢竟天冬十月
傳曰太尉石鑒薨書官善其終也(按本史鑒年八十薨謚曰元子甕封縣侯)匈
奴者何曰郝散(撒散)曰自漢魏以來世爲中國患魏武帝能
制御都胡爲五部左部居太原玆氏右部居祁　南部居
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至晉武帝時塞外匈奴二
萬餘歸附使居河西宜陽太始七年單于猛叛(太始晉武初受命年)
號帝討平之厥後稍叛復害長史時御史大夫郭欽上疏
曰請募敢死及罪人徒三河控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
服之制帝不納太康中匈奴十九種內附各分部落居之
有屠各種者得爲單于有王號者十六等曰左右賢王太
子爲之餘四姓曰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呼延號曰逐世
爲輔相其國民則有綦毋氏勒氏者多反叛至是匈奴郝

元經薛氏傳　卷一　六

散叛寇上黨殺長史又寇上郡郝散弟曰度元又率羌胡
攻破上郡自此匈奴漸盛而中原危矣經書匈奴不名者
言其多種也稱攻不書寇者言鳴鐘鼓而來無所憚也(傳言
不用郭欽計)壽春地震民有死者言災甚也(按本史是歲京師及郡國皆地震)
八月匈奴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書曰以計內附者
何曰匈奴本不附蓋僞降欲爲鈔掠旣爲都尉所殺而郝
散之弟度(待洛反)元攸合餘衆復起邊患(傳謂六年攻馮翊北地度元敗攻[illegible])
(逢張)書曰以計言多詐不可以信結也可以兵制而已([illegible]
本)(凡無故而請和者詐也)地陷者山崩震裂而陰蓋陽伏而不能出陰
迫而不能升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鹿崩卜偃以謂朞年將
有大咎幾亡國今上谷上庸並陷裂水湧出人有死者天
戒若曰陰不陰斯譴罰之漸乎(陰不陰則地有災異)枉矢星謂曰星

於流矢也星經云枉矢所觸天下所伐也甲午枉矢竟天
自西南流東北坤不利東北其賈后之亂乎(地爲后之象)
經元康五年春帝正月(書首月)夏四月有彗孛於奎軒轅秋
九月鴈門大風傷稼冬十月武庫火十二月調兵器司隸
傳咸卒有石生京師(無傳)
傳曰彗者如箒彗也孛如芒散貌也本志謂奎爲庫兵軒
轅爲后宮賈后將廢之兆(凡元經星變者紀異以戒人修德也其間或有應驗亦以不應
者天道遠也)大風由鴈門風自北來也胡戎來窺中國失道稽
留之象也洪範云霧常風若([illegible])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
(謂孔子履漢祖劍之類皆藏在武庫皆焚之)春秋凡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武庫
火者有盜焚之㣲不獲盜焉調兵器者丙戌新作武庫大
調兵器局謂不書新作武庫曰([illegible])失政也何謂失政夫武

元經薛氏傳　卷一　七

備中國大政也([illegible])盜焚之不能討賊雖
新作無所益也故書兵器而已不書作武庫言中國武備
弛矣(終有劉聰亂華之禍)傅咸者司隸玄之子也剛簡峻整有父風
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自表解冀州乃遷司
徙左長史(有楊駿也)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天下聽於冢宰大
懼天光有蔽人心或異今若此而明公處之未爲易也時
司隸荀愷有兄喪自表赴哀詔未報而愷私造楊駿而行
咸奏曰詔未下而行宜加顯貶駿甚憚之遷御史中丞致
書汝南王亮曰楊駿見誅孟觀李肇封數千戶侯自古封
賞無若此者今後莫不樂國有禍其可極乎不納(亮以[illegible]見誅[illegible])
後爲司隸奏僕射王戎備位公輔典掌選舉不能凝庶績
但開張駿覓不能康正請免戎官吳郡顧榮聞之曰傅長

虞爲司隷勁直忠果所可貴也書司隷卒重世卿也（春秋貴重世卿亦如此）

經元康六年春下邳王晃薨三月彭城有流血三百餘步夏四月大風五月匈奴攻北地殺太守秋七月氐賊僭稱帝冬十月命周處討氐賊關中饑大疫

傳曰下邳王晃宣帝弟孚之子也孝友貞廉有宗 之望惠帝即位晃領護軍屯東掖又誅楊駿有功 司空薨字位既而張華代之不書張華華備位而 不繼賢王故不書代（明三公不才為八年台星折以張本） 彭城呂縣 流血三百餘步本志謂視之不明火不炎上則有赤眚赤祥又彭城下邳獻王所治之國也入爲司空既而遽殞彭城失望之象也（流血驗）也四月大風言天下皆然也故不書地（不書郡國所在） 先志謂冀

爲風爲木其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今四月大風常陰且暴陽失其治也（劉向亦然） 匈奴殺太守者何曰郝散之弟度元攻北地太守張損戰死之匈奴不名衆也太守不名氐微也曷謂微則不書曰郡守失其才爲匈奴所殺故微之氐賊者孰謂曰秦雍氐羌齊萬年也先是雍州刺史解意爲匈奴度元所破於是氐羌師齊萬年判僭稱帝圍涇陽萬年不書名言賊不足名也曷謂不書圍涇陽曰罪莫大乎僭號也貶大惡餘惡無所書可也周處者爲建威將軍詔討齊萬年稟梁王彤節制書人不書官者何曰元經之法人名重官任輕則書人以明人賢任卑也書官不書人者不賢也有書人則因舊史常制無所輕重矣元經權衡義例差別臨文示意在乎官不必備惟得賢而已或人稱職官稱任則官與人皆書之或官濫於庸人賢失於所任則書人不書官不書人不書官意有重有輕以譏失道焉耳（周處賢將也受制於梁王彤進止不得專智勇不得用故君子重其人不書官） 言官輕也（謂尉）（處終為梁王彤所置張本） 關中饑疫責凶荒不卹也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鎭關中民饑不能貸民疫不能恤彤之罪也故書關中饑疫以責都督之罪由彤也（梁王彤永康二年薨傳士議謚曰彤爲宰輔責重任愍懷之廢不聞一言諫○正南之數不能因勢輔讜趙王倫簒逆不能引身去昔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謂不能居官吾罪大矣不敢何以施法崇謚法不勤成名曰靈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乃謚曰靈彤罪如之）

經元康七年春帝正月癸丑梁王彤陷王師殺周處夏五月魯國雨雹（無傳）秋七月雍梁隕霜殺稼丁丑司徒王渾薨冬十月

傳曰陷王師殺周處何謂曰去年遣周處討齊萬年至是戰于六陌梁王彤與處有隙足令進軍絕其後不救遂爲賊所敗初萬年聞處來謂賊衆曰吾聞斯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受制於人則成擒耳既而賊屯梁山有衆七萬彤促處領兵五千擊之於六陌自旦至暮斬賊萬計救兵不至處按劍曰吾盡忠竭節之秋也遂力戰沒書曰陷王師以彤不忠於國也又書殺周處以彤私隙害人故書彤陷殺之爾（賊傳言晉家由賢爲始） 隕霜殺秋稼（關中米斛萬錢）骨肉相賣災甚也春秋書殞霜不殺草尚謂天反時爲災而況秋霜殺稼災可知矣王渾孰謂曰渾字玄冲魏司空昶之子平吳有大功江東士人悅附之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先請渾同乘渾閉閣拒之後瑋伏誅渾乃出凡

國政典故多渾所定書官以褒貴之也渾先知晉室亂乃謂賢王宜留居京師遂上書帝不納又上言論制三朝元會開計吏以訪郡國政化用以爲使王戎代渾爲司徒不書貶不足以繼渾之賢也故不書

經元康八年春帝正月丙辰地震詔發倉廩賑關中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郊禖石破爲二秋九月劉卞廢賈后不克冬十月

傳曰地震書日者日官謹天戒也春秋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公羊傳曰震者地動也言文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西方叛德也穀梁傳曰地不震者也地以不震動震則爲坤靜之德謹而日之象大臣強盛將動而爲變焉謂賈后強盛將擬太子適之象也坤臣道也妻道也詔賑關中書詔者得其詔也傳曰民饑不賑則詔不詔矣壬戌大赦者曰梁王彤專政殺周處氏羌未平故肆赦因以自

宥爲明年彤錄尚書事入輔賈后張本郊禖者何曰求世嗣之神也在郊故曰郊禖或曰高禖本志謂禖之壇石中裂破爲二木沴金之象也壇石神位自毀者取太子不利之兆謂明年賈后廢太子爵之兆劉卞者孰謂曰愍懷太子衛率也卞潛知賈后欲廢太子乃告司空張華曰東宮俊彥如林四率精兵萬數公居阿衡廢賈后以安晉祚可乎華不能故書曰劉卞廢賈后懷忠於晉祚也不克者貶華不能行也春秋以一字褒貶消數字以成文元經大義於是深矣

經元康九年春帝正月將軍孟觀伐氐大破之獲賊齊萬年梁王彤錄尚書事河間王顒出鎮關中成都王穎出鎮鄴夏四月鄴賊張承基伏誅六月戊戌高密王泰薨秋八月尚書裴頠爲僕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壬戌賈庶人殺太子及其母謝玖合后

傳曰孟觀者爲積弩將軍時齊萬年衆號數十萬觀領宿衛兵并統軍中士卒大戰十數皆敗之生擒萬年獻捷京師書將軍言官得人也萬年不書姓志在族滅逆黨也梁王彤錄尚書事阿賈后也阿順賈后謀廢太子河間王顒者安平王孚之孫石函之制非親王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最疏然特以賢舉也書出者內出外爲文賈后忌顒賢示以重鎮其實出之耳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於帝最親先是賈謐充孫也與皇太子博奕爭道穎旁觀厲聲曰國之儲君賈謐安得無禮謐懼言於賈后乃以穎出鎮鄴書出者懼之也二王同書出其情各異一以賢一以懼皆書出蓋君子不欲其出也鄴賊張承基等妖言署置逆黨數十人郡縣分捕之

言伏誅晉平賊也高密王泰而隴西王也改封高密宣帝弟馗之子也謚曰文獻尚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書曰僕射以人稱官也冬十一月甲子朔日蝕本志謂十一月日食十二月廢太子爲庶人之應也自武帝太始二年七月丙午至七年十月丁丑八年十月辛未九年四月戊辰七月丁酉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凡八年日食又咸寧太康凡十一年復八日食至此甲子及明年正月乙卯皆蝕天意若曰晉室衰亂由武帝始違忠臣之言惑賈后之勢遂及淪胥天譴既頻終不警悟經書甲子日蝕察其首以戒其終也賈庶人殺太子者何曰貶庶人以彰殺太子之罪也本史稱元康九年廢太子幽于金墉城明年改元永康正月太子於許昌今先一年因廢而書殺者言賈后

志存乎殺也謝淑妃惠帝妾又生愍懷太子適先爲賈后
幽於金墉尋殺之故書曰乃弑其母謝太后然妃書謝太后
何曰儲君既立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謝妃無罪見殺元經
固推而進之也故書曰太后賈氏乘惠帝昏愚賊害皇嗣
元經固抑而降之也各正以法且矯晉之失焉 案元經隱三年君氏卒左傳曰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附於姑故不書薨不書葬不稱夫人故不書姓而曰君氏言國君之母雖不薨不姓而稱書曰君氏言君之母氏尊稱也亦仲尼追書云耳今謝后之辛仲淹先書賊人之惡後正太母又無過春秋大義是明矣
經永康元年春帝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夏四月晉誅賈
庶人及其黨甲午趙王倫自爲相國五月己巳立皇孫臧
爲皇太孫六月葬愍懷太子秋七月冬十月黃霧四塞甲
子羊氏爲皇后

傳曰趙王倫廢賈后爲庶人尋殺之曷謂稱晉殺爲文曰
倫雖矯制而晉有天下當稱晉殺之明天下共誅之也 按春秋傳八年晉殺其大夫申侯公羊云稱國以殺也而後名曰事而不稱殺故稱名以殺罪之也凡罪稱國以殺而又名曰之若楚殺其大夫宜申宋殺其世子痤宋殺其公子微之類是也今誅賈氏不名而稱庶人示深賤之也其
黨數十人孰謂曰司空張華僕射裴頠皆大臣不能扶危
濟亂又死於不義故從而不書猶微人耳曷同微人曰倫
誅賈氏使張林收華及頠將行謂張林曰欲害忠臣邪林
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
曰非不諫也林曰諫君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遂與頠
皆夷三族以小辭虧大節屈於張林故曰同微人耳春秋
元經皆不齒也趙王倫者宣帝第九子傷太子無罪見廢
乃與嬖人孫秀同殺中郎士猗等矯詔勑三部司馬入華

林迎帝遂廢賈后乃矯詔自爲相國書曰自爲貶者也惠
君不君倫臣不臣故先貶之 謂明年倫篡帝位張本 太孫臧愍懷之
子也母王氏稱太妃趙王倫自爲太孫傳雖倫立之不貶
者臧當立也 其實趙王倫假太孫之名而立之非詔立臧時皆立而名之繼言愍帝詔立 葬愍
懷太子太子名遹初賈后令太醫程據合巴豆杏使黃門
孫慮與太子服之而死賈后表請以王禮葬之經書太子
不書王先稱其謚追而正之也 謚法[illegible]愍懷 黃霧四塞本志
謂金木水火土沴也時則有黃眚黃祥洪範視聽言貌皆
以思爲主心不思則其咎爲昏霧四塞焉羊氏者何曰玄
之女也既誅賈后故以立羊氏焉 案本史羊氏名獻容晉亡後沒於劉曜生二子而卒偽謚文獻皇后
經永康元年春帝正月乙丑倫篡帝位以帝爲太上皇太

孫爲濮陽王癸酉倫殺皇太孫三月齊王冏舉兵討倫夏
四月乘輿反正改元永寧立尚爲皇太孫六月壬辰大赦
秋八月校尉羅尚討西羌破之己巳下邳王韡薨 無傳 冬十
月流人李特盜據蜀十二月司空何劭薨
傳曰倫篡帝位故去族也殺太孫不稱弑者倫罪與弑君
同也 天下之與知倫同君 三月齊王冏倡義兵成都王穎河閒王
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兗州刺史王彥新野公歆皆
應之遂逐倫歸第誅之書曰討倫詔殺君之 與反
正者初倫遷帝于金墉城永昌至是 都臣乃迎
乘輿復歸正殿故曰反正 文也 立尚者何愍懷第三子也
長彰 補問反 永寧元年薨追封南陽王次曰臧即太孫也爲
倫所害謚曰哀次即尚也初封襄陽王帝既反正乃立尚

為皇太孫正也六月戊辰大赦詔云逆臣孫秀奉趙王倫竊據天位鎮東大將軍齊王冏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首建大策匡濟國難迎朕幽宮旋軫閶闔豈余一人獨享其慶宗廟社稷實有賴焉丁巳大赦淩者安也羅尚者誰曰羅憲兄之子也太康末為西戎校尉羌者戎之種有不順則校尉當討而破之嘉其功也流人李特自齊萬年之亂關中饑民流移漢中特在內依益州刺史趙廞因寵李廞遂據成都賊群盜皆起有君焉不書反也書盜言盜多也十六國晉書載記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成皆因晉亂各據於一方凡多何劭者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惠帝以劭為太子師遷至僕射趙王倫專政以劭為太宰厥後三王交爭劭知晉室不可救游於三王之間無怨者悔自足不

會稽劭有奏議文章多行於世書官薨無所譏也三王爭世合也五胡向雜爲大宰處名耳故不書之也

經太安元年春帝正月庚子譙王隨薨三月癸卯皇太孫尚疾薨夏四月彗星晝見五月梁王肜薨劉寔為太傅立清河王覃為太子秋七月冬十二月河間王顒及諸王殺齊王冏改元太安長沙王乂為太尉

傳曰譙王隨者宣帝弟之孫也父遜封於譙諡曰剛王襄封譙書薨常制也太孫尚薨書疾在襁褓曰尚幼夭而亡故書疾以明非殺害也晉室陵夷宗室屠戮自愍懷之禍及其子臧皆非天年獨尚雖非殺害天以疾薨實傷之也彗星晝見占云主兵劉向五紀曰春秋有彗孛於東北傳言記異也甘氏謂彗孛所當國受其殃蓋諸王相禍之應也梁王肜為侍中太宰領司徒書王爵不書官何也曰貶也爲誰貶曰倫之篡位以肜為阿衡不能討賊迎復其君故君子不與其為太宰也書王爵猶言沒於藩邸耳諸王非大逆死例書王爵非貶也劉寔者何曰字子真以孝廉計吏累遷至太傅寔終身儉素晉之名臣也書太傅以人稱官也太子覃者武帝子清河王遐之子也遐生四子覃為長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無繼必建儲副以固洪基昔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緒安於紹與此先生令典也清河王覃先帝眾孫之中今為嫡長宜奉宗廟之重以寧四海羣公卿士咸同大願乃立為皇太子書正也諸王殺齊王冏何謂曰冏獻王攸之子討趙王倫有大功率兵入洛頓軍豫章置甲士數十萬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庭舞八佾惟

寵親昵海失內望孫惠者諫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明公皆已居之矣稍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而躬擐甲冑一難也冒三百年之卒決全勝之策二難也捨殿堂之尊同將士之勞三難也任神武之略無疑慮之懼四難也外幽居復皇祚五難也然而大名不可久荷天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此四不可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公族值篡奪之禍骨肉罹梟戮之刑群公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今明公建不世之大功宜仿桓文之烈追臧札之風高拱營丘之藩則善矣冏不納有軍校李含之者奔于河間王顒游說圖冏顒乃上表冏春秋之義君親無將也冏擁強兵恐為不軌檄諸王共討冏斬之幽其子三王於金墉城冏三子超冰英故諸王太之顒名而不

晉王名譏王族自相滅舉顒爲首也諸王不名王衆多也
猶春秋稱人者衆之義
經太安二年春帝正月三月刺史宋岱斬蜀賊李特夏四
月李雄復盜益州　月義陽蠻稱號殺新野王歆六月詔
刺史劉弘討蠻張昌王師敗績陷江南諸郡秋八月校尉
劉弘斬張昌賊平顒穎伐長沙王乂乙丑帝出三里橋冬
十月
傳曰宋岱爲荊州刺史討李特斬之傳首京師夏四月特
子雄又據益州故書曰復盜也義陽蠻張昌少爲平氏縣
吏當李特寇蜀也昌潛遁聚黨千人會壬午詔發江左武
勇赴益土停留五日二千石免官于是郡縣驅逐因屯聚
爲盜昌先於安陸起攻郡守新野王歆討昌爲其所敗故

書曰殺新野王歆不書王師言歆便宜擊賊不意我盛而
死也歆宣帝之孫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昌作亂歆爲賊
所害于樊城是時賊殺南陽太守劉彬武陵太守賈隆零
陵太守孔紘豫章太守閻濟武昌太守劉根皆不書者舉
歆帝族爲首也南蠻校尉詔討昌戰于方城書王師敗績
挫國威也陷江南諸郡謂武陵零陵豫章武昌等郡也八
月斬張昌於清水書賊平言諸蠻皆平也劉弘遣其司馬
陶侃與昌苦戰累日昌竄于下雋山至是擒之傳首京師
諸蠻皆平嘉告功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於王王
親受之晉衰不復古禮但傳首京師亦足嘉焉顒穎不貶
去族也顒太原王瓌之子穎武帝第十六子共舉兵討長
沙王乂爲名其實謀篡逆也初顒之討冏也傳檄以乂爲

內主謂乂弱欲得內助乂圖廢惠帝立成都王穎也既而
乂輒勝冏顒乃潛使刺客圖乂不果詔乂拒之自八月至
十月乂致書于穎曰吾與卿及干十人同室皇產受封外
都今卿與太尉顒共起大衆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憤即
命將死者萬計酷痛無罪卿可遣陸機已送疑國家想來
者之前行一尺卻行一丈不順來矣卿宜還鎮以寧四海
宗廟無羞子孫之福也穎答書曰若能從太尉之命斬皇
甫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深思進退也右將軍皇甫商韋華兵
東海王越貳於乂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上表曰
陛下委臣朝政小心忠孝神明所鑒諸王承詔率衆見責
收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耳殿中左右以乂
功垂成而敗謀出之帝不省閣使張方梨殺之三軍無不

垂涕經書戕者言殘賊忠臣也春秋之義凡自內虐其君
曰弒自外而殺而戕今顒穎罪亞於弒君戕殺忠良故去
族而名之書戕以貶大惡也乙丑帝出三里橋避顒兵所
逼也顒使張方逼京師帝使皇甫商拒戰王師敗績甲申
帝軍于芒山丁亥至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卯旋於城東
丙申進軍緱氏十月帝還宮經書曰出言奔避無所葬也
天子無出之文惠帝自三里橋爲賊兵奚逼芒山偃師緱
氏背還宮崎嶇在外猶如春秋國君出奔之難故書出蓋
傷之甚
經永興元年春帝正月丙午尚書令樂廣薨詔雍州劉沈
及秦州皇甫重討顒攻長安不克穎自爲丞相二月顒矯
詔廢皇后羊氏降太子覃爲清河王三月廣陵陳敏討賊

石氷斬之揚徐二州平顒立穎爲皇太弟六月新作三城
門秋七月丙申衛將軍陳胗以詔討穎戊戌復皇后及皇
太子巳亥帝北征穎敗績于蕩陰幸鄴八月匈奴劉淵
盜起離石王浚攻穎於鄴帝還洛陽冬十月顒將方劫帝
幸長安十二月丁亥廢皇太弟穎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
傳曰樂廣孰謂曰成都王穎之妻父也長沙王乂以此問
廣廣對曰豈以三兒易一女哉乂猶疑
之廣竟以此憂卒代王戎爲尚書令書□閔賢以冤死
也帝爲顒所□□詔劉沈等將兵討顒攻長安爲顒所敗
書不□□流爲不□也穎以兵五萬屯十二門殿中素所
忌者皆殺之以三部兵代宿衛自爲丞相此將爲篡逆先
自進位也顒矯詔廢皇后羊氏羊玄之女也元康元年立爲
元經薛氏傳 卷一 十八
后至是顒矯詔廢欲誅之司隸校尉劉暾上表諫得免
太子覃太安元年立至是顒矯詔廢爲王經書降不書黜
覺無過不與其黜也陳敏爲廣陵度支石氷者戚
張昌之別將也昌既敗兵入揚徐爲寇敏與壽春都督劉
準同力擊破之乘勝北討徐州賊封雲皆斬之書曰徐揚
二州平嘉敏功也
焉顒立穎爲皇太弟者何顒專政惠帝不能制故書曰顒
立之也新作三城門非帝意也顒穎陰圖神器擅此興作
豈止不時而已右衛
將軍陳胗稱詔百寮討成都王穎因大赦復皇后及皇太
子巳亥奉帝北征至安陽穎遣其將石超拒戰矢及乘輿
帝頰中三矢時王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與王

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及蕩陰六王之軍皆潰故曰六軍
敗績帝爲石超所劫往鄴見穎穎迎于道左帝不與涕泣
穎改元爲建武不書不與其改元也匈奴劉淵字元海及
于離石自號大單于經書盜僭竊之漸也前安北將
軍王浚尚書沉之子也趙王倫篡位三公起義浚時都督
幽州有不平之色乃率鮮卑務勿塵合胡晉兵二萬人討
穎與石超戰於平棘超敗克鄴帝奔還洛陽浚不書官貶
也曰浚本心不執託名討穎其實爲亂華之首雖有一時
之功不能追終身之惡功小惡大故也張方者河間王顒
之將也以三千騎襲洛□逼帝之長安帝馳避後園竹
方特帝升車顒步騎三萬迎于灞上顒去族而張
去姓何也曰顒首惡也張方微也貶大惡則餘系焉丁
元經薛氏傳 卷一 十九
亥詔曰成都王穎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以還第令以豫
章王熾爲皇太弟此詔由顒出也故不書詔
經永興二年春帝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六月甲子王
戎卒秋七月甲午尚書諸葛攻冬十二月范陽王虓及東
海王越舉兵迎帝
傳曰甲午書朔者何春秋之法魯秉周禮晦朔朝正告廟
蓋國君所以須王之典禮尊祖之廟貌以示常制也故魯
公在楚必書于經左傳曰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
也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皆書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內
外也仲尼之意本欲書公所在雖奔外亦吾君也不可易
歲更朔而不書君行幸之地惠帝爲顒所脅雖曆數在躬
朔之禮廢矣故曰帝在長安猶書朔也王戎

少與阮籍嵇康為竹林之遊惠帝以戎浮
沉無蹇諤之節拜司徒性好利天下自
之為賢首之殊帝西遷也官而卒者比
也尚書諸曹大延及陽王者何康王
綏之子東海王越惠帝西遷虓與東平
王楙上言曰自建成都王穎為蕩邪所
誤論王之身不可深責於是虓先移與諸自許昌屯于滎
陽進東海王越為盟主乘虛而進上議據洛遣張方劉弘並
不能禦虓拔滎陽斬石超襲許昌破劉喬超喬皆穎將也穎於是
出奔書曰迎帝嘉之也謂明年帝還洛張方
經光熙元年春帝正月戊子朔帝在長安日有食之甲子
東海王越迎帝三月劉伯根反平之夏五月范陽地燃壬

辰太[illegible]穎於長安日光四散如血六月丙辰朔至
自長安及元光熙盜取太廟[illegible]衣秋八月越錄尚書事九
月劉輿誅司馬穎冬十一月庚午帝崩
傳曰戊子朔先書帝在長安後書日食者先典禮而後災
異也[illegible]東海王越遣[illegible]迎帝帝乘牛車行宮藉草
公卿跋涉書曰迎帝帝未至之文也劉伯根者何東萊人
也反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王浚遣將討伯根平之五
月范陽郡地燃可以爨本志謂火失其性視不明之罰也
壬辰初宏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日光如血蓋
天人之否極此矣丙辰書帝至自長安必告廟禮也春秋
桓二年書公至自唐傳例謂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勳焉惠帝自長安歸升舊殿哀感流涕謁太廟[illegible]

爵不成飲舍爵之禮然君子喜其至思欲成其禮焉大廟
見賈謐益太廟靈衣書盜不書名微也天下皆巨盜竊弄
故廟吏微不足名越錄尚書事不書王去族也何曰前書
王迎帝于長安以書王嘉之也此不書王去族者貶越將
復爲逆也聖人之於善惡不求備於一人雖惡者有善必
[illegible]者有[illegible]前書王後去族臨事加法春秋之
從也[illegible]者范陽王虓之長史也
[illegible]穎在太守馮嵩執穎送于鄴幽之劉輿恐為後患偽
[illegible]賜死書曰誅言穎有罪宜乎誅也不稱詔而書劉輿
[illegible]殺非君命也所謂不書王而稱姓者曰穎自立為
[illegible]有無君之心蕩陰之役劫帝之鄴至是既為范陽

所囚[illegible]所殺猶衆人爾非帝族也故曰司馬穎族從古氏後世
[illegible]
[illegible]庚午帝崩于顯陽殿不書葬不得其
紀[illegible]不得其終曰惠帝自即位政由后黨擅國
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類此及
崩因食餅中毒或曰司馬越之鴆斯不得其終故不書葬
按春秋書葬所貴之也不書葬則賤之也天子之葬於禮[illegible]

元經薛氏傳第一

元經薛氏傳第二　阮逸註

經晉懷帝永嘉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改元永嘉立皇氏爲皇太后梁氏爲皇后南陽王模誅司馬顒隰羡爲司徒王衍爲司空無貶詔除三族刑二月東萊王彌賊起三月將軍周馥討陳敏平之庚午立豫章王詮爲皇太子劉淵陷幷州夏五月汲桑陷鄴城殺新蔡王騰洛陽地陷有二鵝出秋七月琅邪王睿鎮建鄴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十二月汲桑賊平越嶲詔因清河王覃之禊

傳曰懷帝熾諱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崩帝以太弟入踐祚於光熙元年十二月即位明年改元永嘉始書即位謹始也元經取元年正月書即位皆端本正始之義王氏懷帝母也諱媛姬早卒追贈爲皇太后梁氏本王妃也至是立爲皇后

正也南陽王模誅顒者何曰顒自立逼惠帝遷長安將誅越遂挾懷太子覃與成都王穎相表裏及爲東軍所敗走南山復守長安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車上扼殺之書曰誅正其罪也詔王書姓絶其親也除三族刑古之道也唐虞盡刑罰不及嗣末世慘酷遂有夷族之說今除此刑雖衰世未能治平亦帝者之心書爲後法可也閏稱移四下諸此葛詔攻東萊人王彌者魏玄菟之守頎之孫也因劉伯根賊起于青徐穿亂天下書曰賊起言晉禍自此盛也陳敏廬江人自廣陵度支破石冰有功爲廣陵相惠帝西遷敏據江東及周馥討之會稽郡悉平故曰平之太子詮新都王遐之子覃之弟也初襲封豫章王至是立爲皇嗣正也詮後奔苟晞沒劉石劉淵入幷州劉琨獨保晉陽諸郡皆陷于淵書幷州

陷則諸郡可知汲桑者馬牧帥也寇魏郡陷鄴城遂殺新
蔡王騰騰者高密王泰子也迎惠帝歸洛陽以功封新蔡
汲桑賊攻鄴騰不能守而輕騎出走爲賊所害非不能守
也洛陽步廣地陷有二鵝出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說者
謂二鵝皆掛爲二之象也蒼冲大胡琅邪王興晉也白者
不能飛應西帝孳不振矣七月琅邪王睿鎮建鄴特書以
經明晉祚猶長也諸王出鎮無足稱者多故也九月戊申
荀晞破汲桑至十一月并州人斬桑於樂陵書平者喜賊
平也東海王越將謀篡逆今年因清河王覃於金墉城明
年害之不書王貶矯詔也
經永嘉二年春帝正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傳無二月石勒寇
常山五月王彌犯洛陽司徒王衍禦之冬十月劉淵僭號

漢十一月尚書令高光薨
傳曰石勒上黨羯人也初居武鄉山草木有鐵騎象未安
初并州刺史司馬騰虜群胡賣於冀州兩胡連一枷勒在
其中與汲桑同起歸劉淵後亦僭號稱趙寇常山書始爲
亂也王彌自寇米山入許昌開府庫取器仗有衆數萬進
逼洛陽京師大震城門晝閉詔司徒衍白官距守彌屯軍
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奔劉淵書曰禦之不能擒賊
也劉淵字元海末興元年反於離石至是僭稱漢下令曰
昔我太祖神武應期文帝以文德升明武帝拓土攘夷宣
帝搜揚俊乂今天佑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迭相殘滅
孫爲群公所推紹脩祖業不失舊物追尊劉禪爲孝懷皇
帝書淵僭號載記僞王淵爲首也[illegible]

趙後十一年張重華稱涼後一年冉閔稱魏後一年慕容儁稱燕後三十一年慕容垂稱後燕後二年慕容沖稱燕是歲乞伏國仁稱秦呂光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稱南燕禿髮烏孤稱南涼後二年李元盛稱西涼後二年沮渠蒙遜又自稱涼後四年譙縱稱成都王後三年赫連勃勃稱大夏後二年馮跋稱北燕其戰國者一百三十六歲凡十六國而元海爲僭首
高光者孰謂魏太尉柔之子惠帝西遷朝臣
奔散惟光侍帝及帝還洛以光爲少傳轉尚書令以疾卒
書官而卒嘉忠臣也
經永嘉三年春帝正月甲午彭城王釋薨三月戊申高密
王略薨丁巳越入京師於帝側收中書令繆播害之夏四
月丁卯太尉劉寔退老積弩將軍叛奔於劉淵七月戊辰
當陽地震三所九月南陽王模破芒蕩斗史並平之
傳曰彭城王釋穆王權之孫也襲爵封彭城高密王略文獻
王泰之子小心下士有父風恐懷初立選子弟有名稱者

爲宮友略侍太子左右累遷開府襲封高密書薨禮也東
海王越害繆播何也播字宣則光祿悅之子初越遣播詣
長安說河間王顒令奉帝還洛顒將張方言於顒不可播
復說顒斬方以謝東諸侯及帝即位以播爲中書令掌詔
命越忌播盡忠於國慮爲已患因入朝以兵執播於帝側
帝謂曰亂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
執播手歔欷不能禁越害朝野憤惋皆曰善人國之紀也
而越殺之其能終乎越不書王貶專殺忠臣也按本史越勒兵入宮於帝側收近臣繆播王延等十人並害之不書于經省文也
十劉寔漢之裔也好學博通
潔已無瑕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乃崇著讓論以矯之其
略曰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有讓賢推能乃通之其不
能有所讓絕之故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凡讓

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闕則以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是三公共選一公爲詳焉四征有闕則以四征所讓多者用之是一征闕而四征豫讓之詳焉按魏晉故事置征東征西征南征北四將軍各一員分掌重兵晉多以親王居之尚書闕以尚書所讓寂多者與之以八尚書共選一尚書固詳於主者選入尚書也郡守闕則郡守所讓寂多者用之固詳於主者選百郡守也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尚也世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如此賢愚咸知進身求通非脩已則無由焉愍懷立以寔爲師太安初寔遜位至懷帝即位復授以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帝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古之哲王莫不即元臣崇養老禮七十致仕所以優崇舊德以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

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臣聞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寔年九十今在旦暮而頻上露板宜聽寔所守至是詔曰君年耆告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書曰退老尊之也王衍代寔爲太尉不書非其繼也王衍爲石勒所敗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三公何得言不與世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夜使人排牆填殺之情言非其體意以此耳未嘗爲積弩將軍叛歸劉淵不貶去氏微也且言晉臣之陷于淵者衆不可勝貶也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二百餘步本志謂地拆裂者臣下分離不相從之象也言司馬越與苟晞交惡四方離散之應也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誘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及胡五斗叟郝索等數千人爲征亂西大將軍南陽王模遣將淳于定討破皆斬之書曰並平之善並日古也

經永嘉四年春帝正月二月闕 文碩歸順三月周玘討錢璯平之夏五月六州大蝗地震 六月劉聰弑劉和自立秋九月王如賊起冬十一月越帥師出許昌將軍周馥迎帝都壽陽不克

傳曰文碩者蜀李雄之將也叛殺雄大將軍李國以巴西歸晉曰歸順嘉之也五月幽并司冀秦雍大蝗食草木及牛馬死皆盡兗州地震本志謂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南濟河是其應也僞漢劉淵死其子和嗣位多猜忌御下無恩其舅呼延攸說和殺其弟聰聰攻西明 斬和遂自立書弑者言和雖僞號亦諸劉之君也聰弑和而篡其位宜貶大惡王如者新野人也遇亂流離至宛會詔促遣鄉乃結少年襲官軍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

安侯脫各帥師群盜應之凡數萬人結石勒爲兄弟書賊起言互盜盛起不復制矣按王如投王敦爲敦所殺王辛卯書晝昏至東午乃次旬本志謂夜妖也劉向云晝而瞑陰爲陽也臣制君也班固曰夜妖者風雲並起杳冥與常風同狀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專政而瞑晦王室蓋東海王越以京師死歿饑饉天下兵莫有至者率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府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越以太尉王衍爲軍司越自領豫州牧書出者猶言出奔叛其君也故貶去族周馥字祖宣浚弟也理識清幹選舉精密累言至鎮東將軍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及厲然又覩群臣甚盛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

交侵饑乃厄逼臣與沮約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
大計以殷王有屢遷之事周室有岐山之徙方今帝都饑
乏不可久居覩今平夷東南爲愈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
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楚人東遷遂宅壽春臣請選精卒三
萬奉迎皇駕令裴憲移檄豫州諸路荊揚江湘運米十五萬
斛絹十四萬疋以供大駕令王凌苟晞共平河朔臣戮力
以啓南路皇輿來巡司馬越大怒憾其圖己也以兵攻馥
馥憂疾而卒書曰不克惜其謀合事機而爲越所沮其後
晉果東遷焉之 按本傳元帝後問華譚曰周馥何故反 譚對曰馥見賊盜滋蔓王威不振故
欲移都以紓國難若從馥謀西晉 未亡也原情豈得為反帝乃悟
經永嘉五年春帝正月密詔苟晞討越乙亥流人杜弢
拔長沙庚午平原王幹薨二月汝南王祐奔建鄴三月戊

午越卒宗室三十六王沒于石勒流人汝班及蹇撫賊起
于零桂諸郡帝還都倉垣不克夏六月庚寅苟藩出奔轘
轅丁酉劉曜王彌石勒入京師帝蒙塵于南陽苟晞立豫
章王端爲皇太子秋七月俊假立太子置百官八月劉聰
陷長安南陽王模薨九月苟晞及豫章王沒于石勒十一
月猗盧寇太原
傳曰帝密詔征東大將軍苟晞討東海王越先是晞移檄
諸征鎮曰天步艱險禍亂離流元海造逆於汾陽世龍倡
亂於三魏晞於虛薄委於關東所以藩固皇室無俾壞城
夫舟楫不固則齊桓責楚襄王遏狄則晉文致討凡我同
盟在此行矣及詔討越上表曰越以宗室寵樹姦黨擅為
詔令縱兵寇暴臣祇奉前詔遣王模陳午等兵詣項進行

天討書曰討越辯其罪也流人杜弢本蜀郡人避亂南湘
中賊衆推弢爲牧故書曰寇掠長沙平原王幹者宣帝之
子也惠帝反正以幹為太保當齊王冏之平幹以百錢見
冏曰倫[illegible]亂[illegible]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
居不可不[illegible]冏[illegible]之[illegible]宗室日衰此兒最可久
後害之[illegible]矣及冏[illegible]越往[illegible]幹閉門不通使人謝
遺而自於門隙[illegible]當時莫能測其意者年八十書薨得
禮也汝南王祐者亮之孫也祐立爲威王遇中原亂南渡
江依元帝書奔以明內難也越卒者何東海王薨於項也
何[illegible]於項而書卒曰罪盈而死天下不與其為王也越
初卒祕不發喪衆推襄陽王範統其衆歸東海會石勒追
及於寧平城勒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謂天下報之焚其

骨以告天地經書卒罪宜誅爾三十六王者何曰越既死
其子毗自京邑同宗室子弟出奔遇石勒自武陵西河而
下皆被害[illegible]王陷于勒書三十六王言宗室盡沒矣沙班
蹇撫二賊[illegible]湘州虜其刺史荀眺破零桂東略武昌殺安
城太守郭[illegible]邵陵太守鄭融衡陽內史滕育書曰諸郡言
賊勢大也苟晞表請帝遷都倉垣帝將從人宮中及皇門
戀貲財不欲出遂止饑甚人相食百官皆流亡十八九帝
召近臣將行無車輿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
得進而還書曰不克討窮無爲矣荀藩者勖之子也時爲
司空聞劉曜等犯京邑藩先出奔轘轅不書官空其身也
爲三公不能安帝室掃群盜而先自亡去非社稷臣也帝
蒙塵於平陽者何曰劉聰僭據平陽及劉曜入京師帝聞

華林園門欲幸長安為劉曜初追及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執帝送歸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古者天子蒙塵於外國史氏之辭不忍書其囚執豫章王端者清河王遐之子也兄詮為皇太子以端封豫章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立為皇太子按本史端立七十日歿于勒王浚者司空沈之子也領幽州都督假立皇太子其實為妄將謀僭號故削去其姓貶僞假也按本傳及為石勒所敗責之曰不忠於晉積歲五十餘不顧酌姓南陽王模者高密王泰之子也有聲稱於宗室進位大尉洛陽陷降於劉粲為聰所害書薨終之以王禮也苟晞及豫章王沒于石勒者先是豫章王東奔苟晞承制錄尚書事居蒙城勒執晞殺之及端亦遇害端與晞同書沒傷端為晞所脅也猗盧者執謂曰何奴種也其先曰神元分國為三部一

曰昭帝神元統一部居上谷之北濡源二曰桓帝居代北參合陂三曰穆帝猗盧居定襄北盛樂城其後猗盧強盛總攝三部至是攻新興鴈門劉琨不能制白稱三部大人蓋後魏拓跋之先書寇太原言夷狄深入中國也

經永嘉六年春帝正月帝在平陽二月壬子日有食之癸丑琅邪王睿檄四方討勒夏四月丙寅將軍山簡卒秋七月木火金聚牛斗九月詔猗盧為代公辛巳雍州刺史賈疋敗劉粲長安人立秦王鄴為皇太子

傳曰帝在平陽王業已淪也然曆數猶存故元經書元以永嘉書春以帝正月書劉聰僞邑為平陽存其王而抑僞號也劉聰改元嘉平西晉楚號漢也代壬子日蝕本志謂秦王鄴於長安代前並無宗廟而帝蒙塵不能反正之象也琅邪王即元帝也因洛之亂渡建鄴荀藩等推王為盟主乃移檄四方共討石勒不書姓以真主討僞亂必貶僞以成文也山簡者何曰吏部濤之子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江漢歸附或宴會僚佐勸簡作樂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康正晉之罪人也何樂之有因流涕慷慨未幾卒書官而卒貴之也歲星熒惑太白聚於斗牛吳分野東晉中興之應劉琨鎮并州將劉粲寇晉陽又太原太守高喬降于粲于是琨奔長山乞師於猗盧乃來猗盧為代公賈疋者太尉詡之孫也累遷雍州刺史率兵三萬復長安劉粲聞之使劉曜來戰疋破之瞻中流矢追至甘泉書官不書詔命言疋勇略有復晉之志故特書以褒之秦王鄴者吳王晏之子也秦獻王簡無後以鄴嗣封賈疋既破粲曜三輔小安乃與衛將軍劉

琨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為皇太子書長安人不書官名者言民思晉室關輔歷亂眾欲立皇太子以平寇亂猶春秋書衛人立晉眾也

經永嘉七年春帝正月丁亥聰弒帝崩于平陽夏四月皇太子即位於長安愍帝建興元年丙午懷帝祭哀壬申大赦改元建興五月壬辰詔琅邪王睿都督陝東南陽王保都督陝西六月石勒陷山東九月荀藩薨冬十月荊湖陶侃討賊杜弢巳巳大雨雹十一月流人楊武陷梁州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傳曰劉聰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乃殺帝書崩于平陽言非其所也春秋書魯昭公薨于乾侯傳曰失其所也書聰弒帝者責在後君必討弒君之賊

也太子業即位于長安不係於建興元年而係於永嘉七年何也曰春秋八公即位於六公之傳遭喪繼位踰年正月則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于策以表之也杜預曰天子之喪制嗣子位定改元必須踰年此繼父之未不忍變於中年若六月癸亥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此則國史直書不須係改元而後書即位也漢魏而下則不然旣立年號又復易之元經依晉史舊文實甚日月而已故懷帝正月崩于平陽四月愍帝改元繼位皆舊史之文是以元經或因而錄之或改而筆之故曰筆則筆削則削古之道也五月壬辰詔曰陽九百六之厄雖盛世猶或遘之況朕幼冲纘承洪緒昔周分陝姬氏以隆元王東遷晉鄭是輔二公掃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琅

邪王宜為鎮東大將軍乃進位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者南陽王模之子全有秦州之地隴右氐羌皆從焉乃進位左丞相都督陝西諸軍各因其所鎮而任之順也六月石勒攻兗州刺史田徽由是山東郡邑皆陷于勒荀藩者司徒勖之子也遷至司空帝為太子時以藩世臣也令攝國政遇亂奔滎陽卒於開封書薨不書官貶其生不貶其死也生無功於朝不書官以貶之也死得令終即書以全之陶侃為荊州長史元帝見之大悅遷武昌太守杜弢杜曾賊起改侃為沔口侃急走入船獲免不書貶嘉侃之節終能平賊也不欲其敗也故不書敗巳巳大雨雹本志謂盛陽雨水而陰氣脅之轉而為雹劉向曰陰脅陽董仲舒曰臣脅君之應河東雨肉者肉妖也天下之亂河東妖孽尤甚焉

經建興二年春帝正月巳巳黑霧五日辛未日殞于地又三日相承自西而東三月石勒陷幽州殺王浚夏五月西平公張軌薨六月劉曜寇新豐將軍索綝破之秋七月劉曜逼京師將軍麴允破之　中郎將劉寅克頓丘

傳曰黑霧著人衣如墨連夜凡五日而止本志謂時君昏眊之妖也日隕者日不隕也有妖物象日之形墮於地爾三日相承者亦妖氣映日而人昧之有三焉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紅光彌天此皆妖也天晴則無之本志謂元帝渡江劉聰李雄各據曹劉舊疆三分之應也石勒陷幽州牧王浚大罵而死不書官貶其逆與賊同耳張軌者少以儒學顯名永寧中為涼州刺史化行河右摯虞曰天下方亂有避難者惟梁土耳執司馬楊　言曰東羌韓雅殺

秦州刺史張輔明公伏鉞一方宜懲不恪春秋之義諸侯相滅桓公不能救則相公恥之雅聞之降軌大發兵破王彌劉聰有功進位司空封西平公遣使朝貢歲時不絕朝廷嘉之俄患風遺令曰文武將佐當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善相和遜以聽朝旨年六十諡曰武公而薨褒忠勳也索綝者司空靖之子舉秀才累遷至安西將軍懷帝蒙塵綝糾合義衆破賊黨立秦王為主劉曜及趙冉寇新豐綝擊破賊書之告捷也七月曜冉復逼京師麴允討破之允金城人與將氏世為豪族而州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言多也累以戰功遷雍州刺史劉曜趙冉逼長安允討之殺趙冉書告捷也劉寅克頓丘頓丘石勒偽署太守邵攀所居也詔此中郎將劉寅往克斬邵攀

書克得儁曰克杜預曰不期而薄之取勝故以克為文按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左傳曰如二君故曰克此則言凡敵相等勝之曰克也

經建興三年春帝正月盜殺晉昌太守趙佩二月荀盧為代王夏四月將軍周訪討杜弢張彥六月發漢三陵辛巳敦雍州循從陵廟秋七月劉聰寇上黨劉琨救之王師敗績八月荊州刺史陶侃擊杜弢湘州平冬十二月涼州張寔進玉璽

傳曰凡稱盜不名者微也趙佩為晉昌太守遇亂為群盜所殺書官閔王臣也春秋之義書盜殺鄭公子發公孫輒傳云書盜非大夫上賤人微者莫得獲其名耳按春秋書盜或無名或將稱名者盜殺衛侯兄縶傳曰齊豹為司寇作不義書為盜今元帥所書盜殺王臣因使成文亦言人微不名獲其荀盧以永嘉六年封代公至是益強盛中國失道莫

能制四夷之僭故曰荀盧為代王自為者言自為也以明西晉莫能制莫能制其僭也周訪者尋陽人也與陶侃結為友元帝以訪累有戰功遷振武將軍詔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船艦訪以岐搶拒之賊將張彥陷豫章訪擊之臨陣斬彥書官以旌功也六月發霸陵杜陵及薄太后陵面如生得金玉不可勝計是時朝廷草創敕收其餘以實內府不書盜發者何譏世衰無法又收古陵餘物言非盜獨然由國自收之矣劉聰寇上黨先是劉琨下有徐潤者琨愛之獲軍令狐盛諫琨令去徐潤潤反譖盛于琨琨殺之盛子泥奔于劉聰聰以泥為鄉導攻上黨又襲晉陽劉琨救之為聰所敗譏琨之過也春秋之法有讒有敗有按劉琨力與丑伐爭戰雖小必不亂蠲大節故遂之而已因侃受元帝節度以周訪為前鋒討杜弢破之晉湘州平告功於元帝也為謂告功於元帝曰自建興初琅邪王南渡浙江湘稟東晉節制而中原否矣舊史以元帝未紹位故策書杜告且繫之於西晉耳案元帝永嘉初始都建鄴江東歸心及愍帝即位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乃分命諸將討江東叛者孫弼於宣城又分遣諸將平杜弢於湘州周訪趙誘功告於東晉張寔者西平公軌之子也玉璽者定經襲梁州有軍士得上璽其文曰皇帝璽群寮稱慶寔曰孤常恨義未初得玉璽諸將何役難那送于京師京師者長安者嘉其不虐臣節也宋云晉因長安時及大臨三日出將小國難之愍帝自窮年號曰飲建興此亦回節不能之效也

經建興四年春帝正月三月代王荀盧薨夏四月涼州張寔遣步騎赴京師五月雷照叛降李雄七月劉曜攻北地王師不戰而潰八月劉曜逼京師十一月辛丑帝蒙塵于平陽十二月己未劉琨出奔于段匹磾

傳曰荀盧雖夷狄事晉封爵於代貢奉不絕生為王臣死以王禮故書薨張寔遣者何曰張寔守安遣也賊逼京師四方阻絕惟寔遣五將東赴國難書字者嘉之也猶春秋書邾儀父傳稱者嘉之也雷照者平夷太守也殺南廣守孟柏以二郡叛降于蜀李雄不書太守者言非其守也王師不戰而潰者劉曜攻北地麴允麴昌士卒未和故不戰而師衆自散譏將主無法所以潰也八月曜逼長安內外斷絕公卿守小城自固京兆弘農馮翊上洛四郡之兵不敢進京師饑甚人相食死者太半帝膳以麴為粥而已十一月帝以羊車肉袒銜璧舁櫬出降曜以帝為懷安侯故書蒙塵于平陽不書降諱也春秋為內諱元經為中國諱聖人之情一也案春秋以魯為內以列國為外會有恥事則作微辭以諱之其旨非一公而已

也痛周公典禮在晉君臣不能秉而行故晉則書之悲詞之謂云甚矣吾衰也不復夢見周公此其志也元經以中國為內以內晉為外晉之衰戎狄亂華西主晉中國蓋傷之不忍書其降服亦春秋之諱也十二月
劉琨為石勒所敗乃奔段匹磾者何匹磾東部鮮卑也懷
帝朝以為右賢王助國征討假節大將軍劉聰逼洛陽琨
與匹磾結盟共討石勒勒攻樂平太守韓據棄城走琨不
能救乃奔幽州依匹磾從飛狐道入匹磾見之甚相重
曰出奔者言內地皆夷狄所有矣劉琨附奔匹磾勒內雄
經建興五年春帝正月帝在平陽宋哲奔江南二月太守
李距破賊劉暢三月琅邪王稱晉王改元建武七月大旱
胡蝗冬十一月丙子日有食之十二月戊戌聰弒帝崩于
平陽劉聰死

傳曰帝在平陽猶居外也宋哲為鎮東將軍當長安之陷
也哲與侍嵩俱候赴國難事不濟南奔元帝書奔江南寵
中原也琅邪王自永嘉之亂出鎮建鄴至是因宋哲奔江
南宣愍帝詔曰朕今幽塞窮城恐一旦奔潰卿詣丞相使
攝萬機王素服舉哀乃依魏晉故事稱晉王改元建武元
年按永嘉元年以後中國士族文物大半奔江南史筆附翊追書耳今元經但以建興五年盡十二月以全西晉之終焉其實三朝以後即建武之史也七月大旱咼請胡蝗曰司冀青雍四
州皆蝗是時石勒亦侵奪民稼時人語謂之胡蝗丙子日
蝕劉聰弒逆之兆也十二月聰大會使帝行酒洗爵晉臣
在坐者無不失聲泣麴允大哭乃自殺辛賓抱帝號哭
為聰所害書聰弒帝去其姓貶僭逆也崩于平陽言頃失
所當以天子之禮終焉劉聰死何以不去姓所以示賤
及卒則書姓名以彰其罪也聰弒二君賊害忠良不可勝
紀君子既貶其生又貶其死以族惡之甚乎聞其惡者于經者將暴其罪

元經薛氏傳第二

元經薛氏傳第三　　阮逸註

經東晉元帝太興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三月立皇太子（無傳即元帝也）夏四月戊寅禁招魂葬五月王敦段匹磾殺劉琨六月帝親雩戊戌立皇子晞為武陵王初置諫鼓謗木七月戊申詔州牧舉善察惡十一月新野王弼薨庚申詔公卿上封事新作聽訟觀己卯琅邪王渙薨復立昱癸巳詔旌異賢

傳曰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幼有令聞不顯灼然之迹蕩陰之敗也帝懼禍將出奔而月明無由去有頃雷雨晦暝因潛得去成都王穎先令諸關無出貴人帝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鞭帝馬曰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帝聽過至洛陽迎太妃歸琅邪永嘉初

用王導計求鎮鄴西都不守帝於三月即帝位經書正月即帝位者西祚已盡東晉首新故必於大興元年正月即位春秋所謂正始也且明中興始焉招魂葬非古禮也漢魏之術皆安也葬之為言藏也仁人於其親掩藏歸窆不豐不儉必約於禮焉延陵季子曰魂無不之此言葬形非葬魂也禁之禮也劉琨既奔歸段匹磾弟末波納石勒厚賂潛欲殺匹磾以琨為內應事覺為匹磾所囚王敦密勸匹磾害琨繼殺之書曰王敦段匹磾殺劉琨言二凶同惡殺賢人也帝親雩旱也春秋凡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襄五年秋大雩二十八年八月大雩皆傳云旱也今帝親雩善得禮也（按西晉四主凡五十二年大旱多矣未嘗親雩以祈農事今元帝中興能修雩祀得禮矣雖非龍見於時）皇子晞第四子封武陵王正也

（遵在武帝大元六年）初置諫鼓謗木者書賢君能復古道有意於治矣詔州牧舉善察惡戊申詔云州牧刺史相檢察不得阿私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當受暗塞之責此明東晉之治先乎旌別矣新野王弼者汝南王之子書薨得禮也十一月詔曰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天災譴戒彰朕不德公卿各上封事具陳得失朕將親覽焉聽訟觀者外朝別館也帝始精國政慮民訟壅隔特作此觀古之道也（[illegible]）琅邪王渙帝子也既踐祚以子哀奉琅邪恭王祀哀早世更以琅邪王子渙為琅邪王王薨復立皇子昱為琅邪王經言琅邪中興之國祀不可絕故書曰復立昱重繼也癸巳詔曰漢高經大難參經亡之賢齊師入魯脩下惠之墓其有高德名賢或未

旌録者具條列以聞書元帝得古義也舜紹堯興舉逸民繼世舉逸民天下歸心焉周武克商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斯皆聖王初興必賴賢獻共格于治元帝渡江首下此詔宜也

經太興二年春帝正月迎梓宮于平陽不克二月徐龕討平賊周撫夏四月陳川以浚儀叛徐龕以太山叛陳安以秦州叛五月將軍祖逖討石勒戰于浚儀甲子　史用訪討平賊杜曾七月太常賀循卒冬十一月一日石勒僭號趙南陽王保稱晉王於祁山

傳曰愍懷二帝皆播遷於平陽崩於劉聰皆不書葬言不得其禮終也至是正月丁卯崇陽陵毀五月癸丑又太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乃遣將軍梁堪脩復山陵迎梓柩於

平陽書曰不克存孝惠也按峻陽陵者晉武帝陵也太陽陵者惠帝陵也二陵在西都故云
劉曜所發掘書曰毀陵自毀不忍書發也言賊周撫者一名司堅為彭城內史殺沛
國內史周默反至是太山太守徐龕討平之斬撫傳首京
師書告功也以建康為京師四月陳州徐龕陳安三者同書叛言
中原未能平也平北將軍祖逖與石季龍戰于浚儀王師
敗績僅書皆陣曰戰不書敗者嘉祖逖之忠有志為晉平中
原君子不欲其敗也故諱其敗績甲子安南將軍周訪討
杜曾之賊戰于武當斬之書功也曾稱者其先慶氏避漢
宣諱改賀氏始為琅邪王司馬為參佐隨帝南渡加開府
儀同三司既卒旌中興之臣也石勒稱藩劉曜遣使持
節署勒進爵趙王封二郡如曹公輔漢故事也僭號者通
劉曜皆貶之也按石勒載記張賓等上疏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二十四郡為趙國內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河北至塞垣以大單于以撫百蠻勒許之

南陽王保者南陽王子也
愍帝初立以保為右丞相至是自稱晉王秦州之地
涼州張寔立之也按保傳曰保將陳安迎保襲降劉曜而死秦州大子寔嗣為
曰王元帝郡亦諸
經大興三年春帝正月二月　季龍破厭次刺史邵續
晉書沒三月慕容廆來獻　夏四月枉矢流于翼軫五月
太子詮遇害于平　徐龕率衆來降六月盜殺梁州刺
寔弟茂立將軍祖逖破石勒軍　八月辛丙祭神主于
於太廟將軍周訪卒皇太子　于太學九月徐龕又叛
于趙
傳曰邵續者孰謂曰散騎常侍之子也王浚假　樂陵
太守屯厭次石勒既破王浚授續子又遣人　續紿謂曰

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為叛臣遂與段匹磾共攻勒多勝
捷帝以續為冀州刺史為石季龍所襲　被執續呼其兄子
竺曰吾志在雪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自勉奉匹磾
為主勿有二心季龍送續于勒勒使讓之曰夷狄不足為君
耶何無上之甚也續對曰晉末饑亂奔竄無所故因保合
鄉宗族全老幼年歸于晉仍荷寵受期盡忠節實無二心
恐不容於明朝矣昔周文王生于東夷大禹生于西羌帝
王之興曾何嘗耶因去貞即偽不得早扣天門者大王負
囚囚不負大王也勒曰忠於其君者吾所求也竟遇害書
官以殁嘉其忠也燕公慕容廆將平州刺史崔毖陰結高麗
及宇文段國代廆欲分燕地廆與戰入宇文之營獲皇帝
之璽玉鈕遣長史裴嶷送於建鄴書來獻嘉廆不忘晉舊

也枉矢者何流星類也本志謂凡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
而外曰飛大者奔蛇行者枉矢也枉矢平流星而色蒼黑
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尺上反萌亦為以亂伐亂翼二十
二星天之樂府又主夷狄軫四星主冢宰輔臣又主車騎今枉矢流于其間則亂中華又有南侵之應太
子沒于劉聰至是遇害帝三日哭之禮也徐龕先以太山
叛于趙至是偕石勒率衆來降　官貶龕反復雖降不
為可信失盜殺張寔者何曰　兆人劉引挾左道客居涼
州燃燈懸鏡於山穴為光　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
引引鄉人閻沙牙門　仰引謂曰天與我神璽當王涼州
沙御寄與寔左　十餘人謀殺寔奉引為主寔潛知其謀
乃收引先　之而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書曰盜微者
無名氏也寔子駿年幼故衆立其弟曰茂但受涼州牧而

以兄子駿為西平公書茂繼立者賢之也（茂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曰先人以孝友北稱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汝當守晉節上不負晉主下保百姓吾氣絶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故書曰賢祖逖字士稚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性豁蕩不脩儀檢元帝南渡逖避亂淮泗帝用為徐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屯於淮陰鑄兵器而後進石勒遣將陶豹來戰逖使韓潛追擊于汴水豹宵遁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不言破陶豹而言破勒軍大其功也遷神主於太廟時初建宗廟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穎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曰商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懷帝上繼太祖不繼惠帝（不繼兄）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後入數則盈八（八世其名一也）盈八之理由愍帝不

出非上祖宜遷也書遷神主言遷毀議定猶八室也（天子七廟古之道也其間有兄弟繼立統則於叢作二世案晉元帝大廟七世即自豫章太守量量生穎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宣帝生景帝景帝弟文帝文帝生武帝炎炎生惠帝衷懷帝熾武帝孫鄴是為愍帝凡九神主除景帝與文帝兄弟義著祖宗百世不毀則自上自穎川次京兆及宣景文武惠懷愍凡八室神主昭穆始倫也）訪者字士達家潯陽與陶侃結友前後征討多戰功智勇過人與中興名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王敦雖懷逆謀然終訪之世不能為非年六十一卒贈征西大將軍書官而終貴之也太子釋奠之禮久廢江南文物始備於茲有以見人君先齒胄之禮由太學而興乎徐龕復叛于石勒不書石勒而書趙者言中原分裂猶敵國也故書國且言晉衰矣

經太興四年春帝正月二月徐龕來降鮮卑末波獻信璽癸亥日鬬三月置諸經博士夏四月段匹磾沒于趙七月戴若思劉隗王導都督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將軍祖逖卒十二月慕容廆為都督幽平諸軍事

傳曰徐龕復來降其去也可貶其來也可恕故君子亦書之以懷後至者也鮮卑末波者段匹磾從弟也襲匹磾而附石勒及中興末波奉送皇帝信璽於我鮮卑國也末波是其名也若春秋書長狄僑如之類別無官族褒貶之例癸亥日鬬者何曰本志謂大興三年乙卯日夜出高三丈有赤青珥四年二月癸亥日鬬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晉帝寵幸劉隗而擅威福王敦因之舉兵犯京師禍及忠賢之兆也置諸經博士博士秦官也漢因之九經皆有博士魏晉學校不絕元帝中興置周易儀禮公羊三經博士書曰

諸經皆當備置也（案本史經任博士者毛詩周禮禮記即有鄭玄春秋三傳[illegible]尚書有董景道周易有[illegible]徐邈王肅皆晉儒之著者也）段匹磾者鮮卑人王浚表為遼西公後遷幽州刺史至是與石季龍戰敗被擒於襄國晉書者朝服持晉節乃遇害書沒于趙趙晉敵國也匹磾不肯官晉也隔謂貶曰匹磾始與劉琨結盟事晉琨窮來歸之而匹磾害琨故旋踵亦被禍大計一虧小忠無益也（案劉琨詩王敦使匹磾殺琨又恐琨有衆為亂已遂不[illegible]）戴若思劉隗王導同書者何曰皆佐命功臣也若思死於王敦劉隗奔於石勒各不保其終王導者誅王敦有大勳于東晉然同書者舉其終所以待其終同其恩所以異其效爾若春秋書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但書其同盟無復以爵先後為義也

按[illegible]三賢主命者于敘傳云常用[illegible]以訓始為名其實傳數是也常山崩書災
[illegible]春秋書梁山崩杜云繫其所災不繫其國梁山不得
晉者名山不以封也今經所書者記災異也而言山崩非災異[illegible]
之[illegible]言一時[illegible]也祖逖字士稚范陽人元帝中興欲有恢
復之志嘗以期清中原遂以豫州刺史累破石勒進[illegible]
西[illegible]石勒不敢窺兵河南逖據武牢恐南無堅援乃卒
[illegible]未成而病發而卒于雍丘年五十六歲豫州士女
若喪考妣書卒以卒嘉其忠也慕容廆爲都督幽平諸軍
事初廆元康中居大棘城大棘之城[illegible]也爲鮮卑都督累有戰
功[illegible]都督幽州軍事平州牧書于經懷外夷也
經永昌元年帝正月改元王敦反三月帝大閱于郊外夏
四月王敦自爲丞相殺戴若思周顗五月周慮反殺譙王

甘卓六月旱秋七月太山陷于趙冬十一月太尉荀組薨
閏月乙丑帝崩于內殿
傳曰王敦反者何司徒王導從兄也潘滔嘗曰處仲敦字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為人所噬東海王
越以敦為揚州刺史元帝興以敦為師時劉隗用事頗疏
間王氏帝惡敦而畏之遂引劉隗刁協為心腹敦益不平
至是舉兵內向以誅劉隗為名帝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
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
殺敦者封五千戶侯三月帝大閱者帝親被甲徇六師于
郊外將伐王敦此先閱兵也春秋桓六年八月壬申大閱
傳云簡車馬也周禮大司馬之法仲冬教大閱戒眾庶脩
戰法萊所田之野陳車徒斬牲以誓曰不用命者斬之既

戒三闋三鼓徒三刺若大師則掌戒令及戰則巡陳眡
事而賞罰之大師謂王親征伐也書曰帝大閱言得禮也
王敦自爲丞相非帝命也敦既克石頭乃收周顗戴若思
殺謂逆臣同惡曰顗與若思帝委重兵不能善謀討賊而
自取夷戮亦猶一賊耳故皆貶宜矣春秋書趙盾不能討賊也況周顗戴若思
各領兵奉王命討敦而不克不書其官亦可貶其無功也甘卓字季思西晉之亂避
難棄官東歸遇陳敏後討陳敏有功累遷梁州刺史鎮襄
陽王敦向闕也卓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討之雖懷
義正而性不果毅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使求和
謝卓曰君旋軍襄陽當結好卓即還軍會襄陽太守周慮
承敦意詐言湖中捕魚乃襲害卓書曰周慮反者言慮
受官陰附王敦殺害忠良故先書其反而後殺卓焉

也卓書官貴之也七月石季龍攻太山執其守徐龕不書
守守賊不足書焉惜太山琅邪之國陷于賊不復歸矣荀
組者荀藩之弟字大章帝西幸以組爲河南尹兄藩貴盛
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但諷議而已洛陽陷組藩皆出奔
啟帝時組藩共保滎陽之開封元帝興組移檄勸進大興
初逼於石勒乃渡江錄尚書事遷太尉書官以襃書薨
也乙丑帝崩于內殿終以正也帝爲王敦所逼下凌上辱
悉憤而殂故弊逮禮有闕也按本史云晉室[illegible]越天命未改人[illegible]
[illegible]居僅全吳[illegible]終以下凌上辱悉憤告也蓋恭儉之德雖克而雄武之略不足也
經明帝太寧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癸未黃霧四塞蜀李
驤破[illegible]越巂漢嘉降于蜀二月葬元皇帝壬申殞霜殺
麥無傳按春秋隕霜殺菽[illegible]書況殺麥乎三月饒安東光安陵縣災王敦遂

五月京師大水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將軍陶侃平交州
梁碩秋七月劉曜滅陳安八月石季龍殺青州刺史曹嶷
傳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建興初立爲晉王太
子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庚寅即皇帝位經書太寧元年正
月帝即位者端其本始也穀梁春秋正以端本也癸未黃霧本志
日是時王敦擅權謀逆之兆也李驤者李特之弟也特子
雄僭號以驤領兵征涪執梓潼太守譙登又越巂漢嘉等
郡皆下之曰青降于蜀蜀土雄盛開拓漸廣也饒安諸縣
災春秋言內災係宗廟社稷則書外災來告亦書之元經
天下之書也無分內外凡天災盡載則書焉饒安東光安
陵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此災尤大者也本志謂
信道不篤或耀虛偽纔天者邪勝正則火失其性雖興師

不能救是謂火不炎上蓋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極陰
生陽之禍王敦自爲丞相專朝政將謀篡位諷朝廷徵已
帝不得已以手詔徵之敦遂屯兵于蕪湖窺釁而動也五
月大水春秋之例曰平原出水爲大水按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今
發水亦傷禾稼經因舊史書災異元立皇后庾氏者庾琛之女也明帝即位
立爲皇太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思順
以成肅雍之德正位閨房以著協恭之美宗嬪明秩載在
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使使持節兼太后受皇后璽綬
母儀天下潛暢后教其敬之哉經書正也按梁驃騎同三司
官九亮管詔命王中書令交州賊梁碩者攻陷交州殺刺史王諒平南
將軍陶侃遣將高寶討碩斬之傳首京師告功也陳安者
例曰初爲劉曜將也遣安擊張春滅之安於是叛曜至是

曜討安于隴城殺之書曰劉曜滅陳安兩名猶春秋諸侯
相滅非王命而滅之者皆爲不道也故兩書名俱貶也春秋
之亂自晉不王群雄行政使亂臣賊子互相屠滅有足傷
劉琨幽州段匹磾冀州部續兗州劉演皆附元帝勸進爲
晉藩屏至是趙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嶷遇害稱官見殺閔
忠臣也
經太寧二年春正月帝臨朝懸而不樂石季龍寇兗州
三月劉曜寇魏興南陽夏五月王敦矯詔以含爲將軍
七月壬申帝躬率六軍討王敦敦戰敗憤卒丁酉帝還宮

大赦賞功臣有差冬十月王導爲太保西陽羕爲太尉
州祖約保壽陽十二月帝謁建平陵
傳曰帝諒陰始臨朝行元會饗宴禮以宮懸不考聲言天
子衰制行吉禮故懸而不樂權宜也趙將石季龍攻我兗
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三月劉曜遣其將康平攻我魏興
及南陽皆二趙日侵晉也 敦矯詔以其子應爲武
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自樹其族將謀篡也丁卯王
導爲大都督溫嶠爲中壘將軍下敦守石頭城庾亮爲護
軍都督郗鑒爲行衛將軍都督從駕庾亮領左衛卞壼行中軍
將軍王邃祖約劉遐蘇峻陶瞻等環衛京師七月壬申帝躬
率六軍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壯士甲卒千人渡水掩
其不備大破之斬敦前鋒故康於是敦憤惋而卒乞 敦

衆濟水至宣陽門劉遐蘇峻自南塘横擊大破之賊黨悉
平十四年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封王導始興郡公溫嶠
建寧縣公卞壼建興縣公庾亮　縣公劉遐泉陵縣公
蘇峻邵陵公郗鑒高平縣　應詹觀陽縣侯趙胤湘南縣
侯卞　益陽縣侯其餘封爵各有差第平賊之功也王導
[illegible]陽彔晋並命得賢輔也祖約爲豫州刺史是時石勒將
石生寇汝南攻我豫州約退保壽陽晋曰削也十二月帝
謁建平陵行大祥之禮古者不封墓至漢而下帝王陵皆
立廟大祥謁廟以明孝思行之可也
經太寧三年春帝正月二月戊辰復三族刑三月壬辰立
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徵任旭虞喜爲博士　四月詔議
政道論直言五月陶侃都督荆湘雍梁州大旱自正月至

于是月秋七月郗鑒都督青徐二州詔興滅繼絶及五列
祀八月戊子帝崩于東堂九月癸卯太后臨朝●辛丑葬明
帝于武平陵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傳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本志謂誅及大逆止其三族
不在律令所以嚴惡類也又云女子有三從之義無自專
之道若父母有罪而刑已出之女或夫黨坐誅又有附姓
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刑令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或
産育則爲他族之毋嬰戮　非所以哀矜柔弱故三族
刑因王敦大惡之後行　以戒其惡也不及婦人矜弱事
也皇子衍長嫡也　爲皇太子正也處士任旭字次龍臨
海人元帝召不出事具隱逸傳　虞喜字仲寧
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自云不能測也

王導建學校下詔曰夫興化致治莫尚乎崇道教
明退素也任旭虞喜並潔静其操歳寒不移研精典墳前
雖不至今更以博士徵之事具儒林傳　四月詔曰大事物定其
命維新宜令大宰司徒以下詣都堂參議政道諸所因革
務盡事中又詔曰苟有一言亮正子違汝弼望共勗之吏
言明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宏遠
觀二詔可知矣陶侃都督荆襄等四州本史謂明帝分上
流之勢強本弱枝國之善謀也郗鑒自明帝時假節鎮合
肥帝伏鑒爲外援既平王敦又委鑒東北以禦[illegible]寇也詔
曰三恪二王世代所重興滅繼絶政道所先又宗室哲王
有功勳於大晉佐命功臣開國昭王者同山河苟廢絶禋
祀其用傷懐主者詳議應立後者以聞又詔曰郊祀天地

帝王之重事中興以來惟南郊未嘗北郊故四時五郊之
祀都不復設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依舊
詳處二詔皆古之道也書于經足以爲萬世法矣八月壬
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將軍陸曄丹陽尹
溫嶠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扶
育漢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忠臣之道乎敬聽顧命
受任託付雖有内外其致一也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在
脣齒表裏相資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冢宰保幼冲人戊
子帝崩于東堂正其終九月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帝幼故
也按明帝傳曰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四乃臨朝后凡下詔令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
下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禮也十一月日食本志謂癸巳
朔日蝕在卯至斗吳分也蘇峻之作亂應也按蘇峻平王敦有大功

受遺命嘆不預以此怨望而庾亮倚后威欽
峻於是謀逆故日食者太后之不明也

元經薛氏傳第三

元經薛氏傳第四　阮逸註

經晉成帝咸和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二月丁亥赦改元夏四月汝南人執內史祖濟叛甲子僕射攸卒六月徐州刺史劉遐卒秋七月江州刺史應詹薨九月蜀人寇涪陵冬十月汝南王祐薨封魏後𨺗南頓馬氏伏誅十一月壬子大閱于南郊趙將聰寇壽陽不克十二月劉闓叛于趙[illegible]兗

傳曰成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去年閏八月即皇帝位今年正月始書即位者春秋所謂正始也大赦改元咸和循常制也案元帝即位大赦改元建武自此以至明帝即位大赦改元永爲典制矣四月汝南人執內史祖濟小之也言且與衆同叛爾案春秋僖五年晉人執虞公書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十九年人執鄫子用人社稷云凡諸侯稱人以執者加民爲辭也經書晉侯執

曹伯者不及其民也則是汝南人執祖濟叛于蘭者人衆叛也鄧攸字伯道襄陽人永嘉時爲河東太守陷于石勒逃歸元帝時爲吳郡太守入拜侍中久之遷尚書左僕射卒書官爲良吏也案鄧攸事具良吏傳十二人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貴方比之張飛關羽間道歸元帝授以節度討周撫有功徙臨淮太守王敦之亂遐自彭城赴京師平王含討梟陵公遷徐州刺史至日卒誌功臣也應詹字思遠南頓人也魏侍中璩之孫也以學藝文章稱王澄爲荊州　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事聞洛陽傾覆詹操袂流涕勸澄赴援乃爲檄討義壯烈見者慷慨澄不能從　上元帝假節以詹爲建武將軍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　下至士秦罷侯置守綱紀廢弛　興　雜建侯守後

參古跡　大荒之後朝廷改創宜因　先舉元功以爲封
首又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爲夷達以儒術爲
俗末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宜修
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授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如此
則遠人尚德學士知方矣平王敦爲前鋒以功封觀陽
縣侯時爲江州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
下信之也昔從敘有功者宜蒙先朝之賞子玉軍敗子文
受賀之昔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右職脩明者嘗爲公卿
其不出職免官還爲平人徵勸必行歷世長久中　興不
足勸罰不足懼以此責成未見其可王敦新　人情未安
詹撫而懷之莫不懽心疾篤與陶侃書曰神州未夷四方
多難足下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書竟而卒贈儀同三司

且褒名臣也九月蜀李雄張　寇涪陵執太守謝俊書蜀
者賊衆也汝南王祐文成王亮之子祐字永猷元帝渡江
嗣封汝南王諡曰威書薨衍其終也曹勵者魏武帝之孫
也去年詔三恪二王應立其後者以聞至是封勵陳留王
以繼魏後書得禮也（案晉武受禪封魏帝爲陳留王故今曹勵襲之）南頓王宗
有罪宗西陽王羕之弟也與兄羕俱過江明帝踐祚宗與
虞胤皆爲帝所親昵委以禁旅連結輕俠恃寵益至是怨
望形於辭色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收宗宗以
兵距戰爲亮兵所殺詔貶爲馬氏書曰南頓不稱王貶也
稱伏誅國討之文也壬子大閱　王導策不廢武備也春
秋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簡車馬皆於農隙講事不以
不物則爲亂政故有國家者不可廢閱禮也（湖明年蘇峻反帝王導有）

（武備張本）石勒使其將石聰攻壽陽不克言祖約保壽陽足以
拒聰也（前年石生屯洛陽祖約爲有備也故豫州刺史退保壽陽言趙不克）劉闓爲濟岷太
守殺內史夏侯嘉叛歸石勒不書殺內史以叛罪大也（叛逆罪大不書殺也）梁王彤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嗣是爲懷王沒
于石勒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經書爲
宗室也
經咸和二年春帝正月秀才龐貴起義兵攻李雄三月益
州地震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冬十月劉曜掠河
南地十一月祖約蘇峻反司馬流帥師與峻戰死之廣陵
郗鑒帥師赴京師
傳曰寧州秀才龐貴起義兵攻雄將任回不克不稱將書
秀才嘉之也益州地震本志謂蘇峻作亂之兆（案咸和二年三月江

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豫州地震江陵郎應峻之亂在州郡應自蜀主李雄廢太子立弟班召亂之萌也）甲
申日蝕本志曰在井井主酒食中饋女主之象明年皇太
后憂崩之應也劉胤者何曜之子也初曜伐涼州張茂稱
藩于曜爲石勒所敗茂復攻曜掠春州使抱罕護軍辛晏
等與曜子胤相持七十餘日胤濟師逼抱罕　敗之遂畧
河南地言劉石相攻將亡之漸也（案劉曜既克張茂後廢長子熙而立少子）
（胤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存鳴鳩之仁何可替嫡而立庶臣請死以明志心乃止後與石勒戰敗被擒國乃滅矣）
十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
西平將軍不預明帝顧命遂懷怨望蘇
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推峻爲安集將軍
封邵陵公自有銳卒萬人潛有異志
徵峻爲大司農峻疑亮害己乃潛結祖約以討亮爲名

書叟以祖約爲首賊世卿也 祖約以逃功受與蘇峻不同而爲亂實首惡故先書而貶
之十二月峻兵入姑熟詔左將軍司馬流戰賊于慈湖流
敗死之罪在庾亮也 庾亮違用戰是亮失策也 郗鑒鎮廣陵則蘇峻反
鑒司馬劉 人宿衛京都又設壇刑白馬大誓曰
賊臣祖約 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制脅幽主拔木塞源
率 兆庶泣血咸 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戊
桓糾盟董卓淩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
我同盟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肯廣陵陲其外 鑒爲外援由是賊 鑒本傳曰
明帝初郎位王敦專制內外危 安西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經咸和三年春帝正月將軍溫嶠帥師救京
二月庚戌六軍與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 庾亮出奔 潯陽
潯陽丁巳峻矯詔以祖約爲中書令 皇太后庾氏憂

崩夏四月趙人攻宛王國叛 壬申葬明穆皇后五
月乙未帝遷石頭太守虞潭 庚米王舒起義兵于三吳
丙午將軍陶侃溫嶠 魏後率舟師次于蔡州六月賊攻
宣城殺內史桓彝壬辰廬江太守毛寶攻賊合肥拔之八
月劉曜石季龍戰于高堠九月司徒王導奔白石
白 月國將張龍兇
石 之
傳曰
周之舊典 速 速師老費
財兵未有 次所以 次潯陽者王從
期陶侃 合勢討峻 溫嶠遣王愆期鄧嶽紀
穆三師爲前鋒 鍾雅趙胤三帥次之丁未

峻自橫江濟 壼督六軍與峻戰于西陵王師
敗績峻攻 師又敗卞壼率曼周導陶瞻賁苑
之壼不 其死也 卞壼字望之濟陰人有名 從事書令峻反 未合立疾而戰逐 見害妻裴氏 子[illegible] 軍將軍與峻戰敗 [illegible]
門外亮走乘小船西奔攜三弟懌條翼投江 庾亮爲蘇峻敗 與
共推陶侃爲盟主侃左相稱勸不書其 貶曰亮
以舅氏與朝政作遺詔褒大臣而陶侃不 在其列是以
峻[illegible]與約舉兵誅亮失於先見 素亮本傳云南王宗謀發亮執政 [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以帝爲 [illegible] 不與亮不設宜峻與祖約反 祖約自平王敦
[illegible]
以此[illegible]鎮[illegible] 陽爲其境潛扞蘇峻舉兵遂推約爲

太尉 亮峻以約[illegible] 本傳云 人約之 [illegible]
大敗[illegible]逆殺 [illegible] 者[illegible]爲中書令 議亮召亂也皇太后
陽門兵敗賊揮戈接於帝坐突入
侍人皆見掠在庾氏以此疾座而終皆曰發前言不得命
終也南陽太守五國叛降石勒言趙強也葬明穆皇后節
庾氏尊得禮也帝遷于石頭爲蘇峻所逼也帝哀泣升
車宮中慟哭 石頭城在建鄴西北江寧之內 虞譚者翻之孫也討張昌平
陳敏皆有功累遷至吳興太守庾冰者亮之弟也時爲吳
國內史王舒者導之從弟也時爲會稽內史以三吳之兵拒
峻等皆有勳於先帝等皆起義兵嘉之也 明有 [illegible]
鮮有傾敗至侍郎七十九歲庾冰 [illegible]
攻賊于石頭冰勳爲多後入爲中書監 [illegible]
王舒者心學拔爲吳中都督陶侃京 [illegible]
帥上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 陶侃初不預明[illegible]

命深以為帳溫嶠推侃為盟主（侃子為峻所殺亮至侃不臨）乃會于此
將軍魏該以師四萬次于蔡州攻石頭皆次者過信宿也
三日已上必告其次謹師律有漸也桓彝字茂倫漢桓榮
之九世孫也補宣城內史聞蘇峻作逆彝慷慨流涕屯涇
陽及州郡多遣使降峻咸勸彝偽與通和彝曰吾受國
厚恩義在致死安能與逆醜通問峻遣將韓晃攻彝固守
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為所害故書賊攻宣城殺內史桓彝
彰書為謂逆黨不須名也（春秋同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傳曰豹作不義其書為盜）
（峻晃不名而書賊以目之也）毛寶者孰謂曰溫嶠參軍也蘇峻之亂嶠以
寶為前鋒時峻以萬斛給祖約寶設策力戰奪其米約用
大乏（嘉之）上為廬江太守攻祖約東關破合肥書拔之
旌功且往逆黨也（傳曰賊進攻寶南城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曰君是毛廬江耶寶曰）

（是晃曰君名勇何不出鬭寶曰君健將何不入鬭討郭默及賊將石遇有功累遷上為豫州刺史）
劉曜及石季龍戰于高候季龍敗績曜遂 於洛門
（為石勒擒劉曜張本）司徒王導 白石初導侍帝峻 加害峻遂
帝在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曰肆醜言道路未及二子奔
于白石白石即溫嶠庾亮屯所也庚午陶侃使督護楊謙
攻峻于石頭陣于白石峻輕 出戰墜馬遂斬之其賊黨
大潰餘黨不能復聚矣十月蜀李雄遣將張龍寇涪陵
太守趙弼沒于賊經書蜀不稱李雄言蜀也與晉相抗猶
敵國焉仍謂稱寇曰僭亂抗正侵我不已故寄抗以貶其
大過也（案李雄載記云雄特第三子也僭位南攻巴東中郡涪陵遣人譏至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
（州定羌）十二月石勒自率衆向洛劉曜常乘赤馬無故跼頓
乘小馬出復餘酒斗飲至西陽門撝陣勒兵乘之大潰曜

存醉令退墜於渠為石堪所執送于勒書獲之執之也春
秋之例凡諸侯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若
晉侯執曹伯是也（僖二十八年春三月丙午晉侯執曹伯又成十三年十二月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
（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傳例云凡君不道于民諸侯討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今勒與曜皆
僭亂國而經兩名之無曲直之辭也稱獲之因舊史文耳
（案曜在位十年而敗自元海起懷帝永嘉四年僭號至曜五世凡二十七年而滅）
經咸和四年春帝正月帝在石頭二月建威長史滕含奉
乘輿遷宮弋陽王羕薨夏四月乙未始安公溫嶠薨秋七
月有星孛于西北九月石勒盡滅劉氏冬十月廬山崩十
二月太尉陶侃討賊郭默
傳曰帝三年五月為蘇峻遷于石頭是時雖峻已誅峻第
逸猶熾盛故猶在石頭書未反正也二月丙戌諸軍攻石

頭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蘇逸大敗之含奉帝幸溫嶠
舟中書乘輿還宮正也（案溫嶠傳云滕含抱天子奔入嶠舟中群臣頓首）
羕者汝南王亮之第三子也（亮宣帝第四子母伏太后）元帝渡江累遷
至太保明帝寢疾羕與王導同受顧命依平安獻王孚故
事設床帳于殿上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
王至是蘇峻作亂羕稱述其勳峻既平賜死不書伏誅諱
也以諸侯曰羕偽辭卑遜苟免一時之禍其實非附峻也
若王莽之世揚 其情固焉伏誅國除刑太過矣
君子哀之故舊書曰死猶言自死不稱誅不與其誅也溫
嶠字太真博學能屬文初為劉琨參軍元帝立嶠累遷至
太子庶子明帝朝拜侍中參綜機密轉中書令王敦入輔
嶠知敦不軌詭為設敬總其府事于說密謀以附其欲補

丹陽尹敦搆逆嶠請爲備及平敦有功代應詹爲江州刺史鎮武昌聞蘇峻有變嶠屯潯陽率舟師赴難推陶侃同盟戎卒六萬旌旗百里直至石頭嶠創建行廟設壇場告天地祖宗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被面三軍莫能仰視賊平封始安郡公還武昌未旬日以齒疾中風而卒年四十二書薨貴之也帝冊書追贈侍中謚曰忠武初葬豫章朝廷追嶠勳德中大墓於元明二陵之北有星孛于西北本志謂犯斗二十三日古曰有兵亂九月石勒盡滅劉氏石勒與劉曜之子胤戰執其僞太子熙及胤等三千餘人皆殺之　族九千餘人來奔

國劉氏自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七年而滅春秋滕國通以滅爲文若楚　棄晉師秋齊師滅萊之類是也稱名者卽衛侯燬滅邢是也經書石勒名之劉曜氏之何也　貶勒以强滅人之國不以義也古之滅國猶存其嗣以嗣其先周滅紂封微子於宋是也今勒殺劉熙胤及王公三千餘人故書曰盡滅劉氏貶其酷甚也廬山崩本志云柴桑西地崖崩九江刺史災也陶侃討郭默默爲右將軍殺江州刺史劉胤不書官與賊也

經咸和五年春帝正月詔除諸將任子夏五月太尉陶侃擒郭默斬之六月初稅田畝三升秋八月石勒僭皇帝位九月造新宮繕苑城

傳曰自蘇峻反後諸將多以子爲質謂之保任至是王導慮郭默之不可制乃詔除任子之法郭默河內懷人也永嘉之亂默率衆自爲塢主累遷至潁川太守誅蘇峻遷爲右將軍板徵過潯陽潯陽劉胤饋默酒二器脯一頭默投

之水中矯詔襲胤殺之太尉陶侃聞之曰此必詐也圍之數重斬之傳首京師案郭默傳云侃惜默驍勇欲活得之而默將宋侯等恐爲侃見殺故不時出降侃縛默求功卽斬默于軍門所斬者四十人焉初稅田畝三升亦什一也按本志云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而畝稅米三升焉案元帝部于石長史人多少爲暇最非宿衞皆是農使要各自佃作卽以家至成帝將軍悉督上表曰古人言興家至甚不能使野無游盜也貪富兼并雖皐陶不能使也宿衞流人與後來官依舊故事年二乘興八倉庾可計矣　石勒之僭久矣至是李龍宥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略曰物望去劉氏明公者十九焉請以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大單于鎮撫百蠻乃卽皇帝位九月造新宮自蘇峻後始復宮室也繕治苑城增因舊制春秋凡興造有書不時因有非常則不然安王室敗闕備難不時亦無譏附安春秋書新作延廄新作南門皆書不時刺舊闕之繕常按時云耳元經則不然以安帝室廣城固制也

經咸和六年春帝正月趙將劉徵復寇婁縣司空郗鑒都督吳國二月詔以段遼爲驃騎將軍五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擧賢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秋七月蜀將李壽復侵陰平

傳曰去年趙石勒遣劉徵來寇由沙進入海虞至是劉徵又寇婁縣故書復寇言勒恃强不已郗鑒先出爲會稽內史至是加都督浙東五郡軍事備賊劉徵也段遼者何羅于匹磾之後陸眷之孫也自晉衰數據遼西之地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遣命爲驃騎蓋我好也三月壬戌日有蝕之本志謂帝年已長每幸司徒第見王導夫人如子姪之禮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虧君德之象也李壽蜀主

之族子也僞　漢王梁州刺史征代屢勝開地千里侵我
陰乎　强也
經咸和七年春帝正月夏四月石勒將郭　秋七
月太尉陶侃收復襄陽冬十　新宮
傳曰先是西中郎將趙弘及司徒中郎尾術勒之馬頭塢
勒將韓雍寇我南沙及海虞至是郭　陷襄陽侃遣其子
斌及南中郎將桓宣攻敬破之　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
新野襄陽經獨書侃勤王之師爲治　帝居新宮謹行在
所
經咸和八年春帝正月詔衆力士五百人　丙寅蜀將李
壽陷寧州癸酉張公庭爲鎮西大將軍丙子詔焚石勒之
賂夏四月以束帛徵處士五月乙未遼東公卒六月趙主

王舒卒秋七月趙石勒死子弘嗣其將石聰來降冬十月
石季龍弑石明石生　十二月石生將郭權以秦州降
傳曰詔舉力士不忘武備古之道也季龍攻我　州之
自爲曰遂陷九師被圍無救曰陷且言蜀寇强也張公庭
者何涼州張軌之子駿也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
遇賊因渡江太興二年至建業上書以州未知中興道使
願爲鄉道　連有國難未果　王是以訪爲治書御史拜
駿鎮西大將軍駿受上　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
十九年書字不名　之也石勒道使致賂詔焚之責其與
我抗禮也翟　字道深潯陽人廉潔不屑世事庾亮薦之
徵爲博士不起處書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太寧中與臨海
俱徵不就至是年太常華恆舉書爲賢良下

書並守道清正不營世務雖徵命而
難强而援引之禮簡乎政道須賢宜廊　以散騎
常侍徵之不起書曰處士以道自處也恭容庾鮮卑太常
于咸和五年加庾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庾與陶侃箋曰禮
都不守奮爲虜庭縱恪文武之士遊荷朝榮不能滅中原
之寇制天下之職君侯植根江陽發耀荊甸使葉公之權
有包胥之忠而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今
吳王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王討逆暴之羯檄命僞都之
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槁頹圾走圓哉楚漢輕
重惟在君侯若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都則羯寇必滅晁
在一方無由自發故遠陳成言不宣侃等議請封庾爲燕
王胡議未定而庾卒其弟三子號嗣位爲平州刺史督遼

郡內書遼東公卒嘉其欲附也王舒孰謂曰導從弟也隨
元帝渡江累遷至撫軍討蘇峻逆黨有功封彭澤侯
論曰務經書官褒功也石勒曰太興二年僞稱趙王至咸
和五年僭號趙帝至是卒書曰死者不與其君崩也爲臣
而從書死以其國位不正之稱乎石聰者勒之族子與石
季龍有隙遂來奔其實奔而書降何也曰晉中國趙非列
國之弟也故書來降
經咸和九年春帝正月隕石于涼州二三月會稽地震夏
四月石季龍攻郭權陷之六月蜀李雄死姪班嗣乙邠太
尉陶侃薨江陵公陸曄卒蜀李期弑其主班十二月石虎
弑其主弘趙人朱縱來降
傳曰隕石隕星也春秋僖公十六年書隕石于宋五今亦

州爲張駿分野仲尼筆法誌其災異以應人君奉天戒脩
新政也不爲涼州言吉凶也左氏所謂陰陽之事非吉凶
所生是也地震僭擬者必災及于大臣乎是時陶侃薨之
應也趙生鎮陽中起兵討叛李龍爲李龍所敗而生將郭
權以上邽來降詔以權爲秦州刺史上邽豪族害權降李
龍攻權於鄢陷之書陷者言中國之地陷于賊故也蜀李
雄字仲儁特之子也立兄蕩之子班爲太子其相李驤王
達皆諫曰吳王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
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雄不聽竟立班焉雄
生瘍於頭而卒書曰死者國位不正非可言崩也陶侃字
士衡鄱陽人舉孝廉至洛陽遷至江夏太守討張昌陳敏
有功中興歸元帝元帝加侃奮威將軍又擊杜弢破之爲

荊州刺史又討杜曾平之轉廣州刺史及王敦反詔侃領
江州敦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入討蘇峻之亂有
功拜大將軍上表遜　曰臣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
季龍畏圖未敘於此長兆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輿車
就船明日薨於樊谿年七十六謚曰桓書太尉薨正也陸
曄字士光吳郡人元帝於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乃以
曄清正爲侍中成帝踐祚拜開府儀同三司平蘇峻封江
　年七十四卒謚曰穆書公貴之也蜀李期雄
雄既不立巳子乃立兄子班於是李越　因雄殂弑
殺與期客圖之因班夜哭而越殺班於殯宮遂立期爲巳
經書期弑其主班而不書越罪何也首趙府弑共君賢其
不討賊今期及越共謀殺班期實首故書期弑其主罪其

骨肉相殘自期始也石虎字季龍勒養子也勒既立其子
弘而季龍不平乃廢弘群臣勸季龍即位書曰石虎弑其
君弘而名之僭僞也然國位不正亦人主耳故書弑焉
賊子也宋繼者何石季龍徐州從事也殺刺史郭祥來降
季龍將繼奔淮南書曰趙人微也曰來降抑僞以尊
經成康元年春帝正月（帝加元服乃改元）二月帝親釋奠夏四月
趙虎寇歷陽命大司馬王導禦之秋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冬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傳曰帝親釋奠書始也始元服乃親行禮重祀典也
（詩釋奠于太學本志祀孔子顔回配）石季龍自率衆南伐至歷陽臨江而旋
又遣石遇圍襄陽我師屯漳山救襄陽大司馬王導總其
事分遣劉峻救歷陽趙胤屯慈湖路永戍牛渚王允之屯

蕪湖郗鑒使陳光衛京師王國保襄陽經書王導禦之包
諸將以畧其文也（春秋元經皆有詳畧别變寧與也）長沙武陵大水二郡
連災沴也乙未日蝕是歲大旱米斗錢五百書災異也
（公羊說異以異災也元經不然異同說之）
經成康二年春帝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　立皇后杜
氏庚申高麗來貢夏四月皇后見太廟　揚州會稽
大饑冬十月廣州鄧岳擊夜郎新　興古並克
之（興古分郡地）是月詔封周漢後（繼周封漢後也）二十一月將軍司馬
勳爲蜀李壽所敗
傳曰彗掃星也史臣案彗體無光傳日爲光故夕見者則
東指朝見者則西指在日南北者則隨日光而指光芒所
及則爲災今彗見于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是時石虎兵

强江東武備不能振之象也皇后杜氏預之曾孫也父乂奕世名德故立爲皇后正也案本傳云后長猶無齒有求婚者以此中止及帝納而齒盡生者此異相高麗入方物東航夷海而至也是時慕容廆稱畢于於遼東與東夷校尉崔毖有隙毖與高麗伐廆爲廆所敗毖奔高麗來貢者懼慕容而欲以附中國也皇后見于太廟案嘉禮皆告于廟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皆有祝文今皇后見于廟所以明奉祭祀之本也揚州會稽二郡大饑詔開倉賑給禮也夜郎與古不奉貢既克之言歸順也詔封周漢之後其詔曰歷觀前代賓禮三恪故祀宋光于周典宗姬垂于漢策周漢之後絶而莫繼其詳求衛公山陽公近屬有後行脩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施行十一月遣建威將

軍勳安集漢中爲壽所敗案春秋敗或曰某師所敗其敗績一也但文有異爾公羊傳分爲二義非也

經咸康三年春帝正月辛卯立太學夏六月旱 慕容皝立爲燕王

傳曰禮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乃行事必用幣立學斯禮無聞魏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祠孔子雍元帝 與皇子講論 于太學今書立太學者以明但祠孔子于中 至是始別立太學也夏六月旱傷稼則書不書大雩譏廢禮也慕容皝者廆第三子也晉遼左之地擊段遼破石虎乃遣使劉詳獻捷于我自稱燕王從其好也且言皝才兼文武不貶其爲假王也案載記皝雄毅多權略通經學知天文凡行兵陣無不勝捷皝自立爲燕王乃上表于成帝曰歷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觀寡台城

必有偽禍局之中偽號釋實男以身當于外不援轄權附及秦昭委信二舅饑至凱國濃武重田紛盼死後好盡遣畏成帝暗弱外貲王舅小王莽生取帝位設賢若權侯王殺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實寡謀冀成敗然矣陛下舅庚亮執政輕每遣將故蘇峻社約不勝其情臣與亮冰名位咏班出處懸親臣獨抗言者爲陛下爲求計世昔淪福陳宰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族昔王章劉向上章未嘗不斥王氏谷永張禹依違不對取譏後世臣披墾林保仁爲上將臣若不害誰當言者又與庾冰書曰若功熟事舉必享申貽之名如或不立將有采實之述方今四每有飼懸之急夏有倦述之冠吾雖寡薄早素元寄凡將之投務農三時用武況乃王者之咸豈同言而語我水見書甚邑遂與何充箏表就稱燕王因其封格誅辭乃下令曰百無無田者與充圖耕之貸樂參者陽牟一頭依魏皆皆去中州未平官不可城符充平西鐶徐吏議之封生祭得實處王臣之贈賜錢三萬立東庠扶譖宮行鄉身之蘧就自造大章以伐就章著典誠十鎬伐高麗扶餘肯虎之其文武才如此

經咸康四年春帝正月二月石虎敗段遼夏四月蜀李壽弑其主期篡其位石虎爲慕容皝所敗六月王導爲丞相秋七月冬十月

傳曰石季龍因慕容皝稱藩請封段遼求救爲遼患季龍至遼敗未季龍怒皝不會軍乃伐皝皝擊敗之降段遼以歸先書石虎敗段遼後書虎爲皝所敗者 石虎成文也春秋列國相伐披所赴告而書之 內相伐無所譏貶李壽者驤之子也殺期廢李期爲 公期謚死壽即篡位改元稱漢興元年經書弑不 謚貶壽篡逆也案李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六月改司徒之官爲丞相以太傅王導爲之案本志丞相秦官自迄王倫以後非人臣之職太宰太傅太保周三公名官名易非正名也

經咸康五年春帝正月三月廣州刺史鄧岳伐蜀執霍彪夏五月征西庾亮擊巴郡獲李閎晉檀秋七月丞相文獻公王導薨辛酉何充錄尚書事八月復丞相爲司徒辛酉太尉郗鑒薨九月石虎寇沔南邾城江夏圍石城略漢東

民　幽冀冬十二月琅邪王岳為司徒
傳曰郗鑒字伯山王導命為從事討蘇峻及郭默皆有功
遷交廣二州刺史　都督寧州建寧人孟彥者執李壽將
霍彪以降歸郗鑒故書伐蜀大中國也（案本志分益州置寧州統八郡巴）
郡為石虎李壽交侵為邊患數亮代陶侃都督江荊豫益
雍梁六州於是進鎮蕪湖遣將巴郡江陽獲石虎將李閎黃植
春秋之法狩于河陽得臣曰獲僖元年十月壬午公子友
率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傳曰嘉其獲也今書亮獲虎將
亦嘉之義也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元帝為琅邪王導奉
帝渡江與從兄敦同宣有以康濟者吳人紀瞻顧榮乃相
率拜於道左導乃進計以結人心於是吳衆顧榮賀循之
及洛京傾覆導收賢人君子荊楊安安朝野傾心矣歷相

三朝累遷至太傅薨年六十四帝舉哀　依漢博陸
侯故事葬之謚曰文獻薨而書謚　元老中興大功
非群臣所比故書謚異常典也何充字次道王導庾亮皆
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望之夫由是拜命有副時望
故書後丞相為司徒　導薨故徙衛將軍郗鑒字道徽高平
人躬耕隴畝以　著名與千餘家避難于嶧山元帝假
驃騎將軍　帝立王敦專政伏鑒為外援及平蘇峻詔
進為司空至太尉上疏遜位衆察讓薨年七十一喪事如
溫嶠故事書薨禮也石虎遣其將夔安寇沔南張貉陷邾
城皆陷之又寇江夏義　我太守毛寶樊俊鄭進為毛
師諱也且傷寶後進以志死也遂民入幽冀識時主不能
王也春秋之義有諱有譏有歸於微懲勸著元經亦然耳

琅邪王嶽郎康帝之母弟也為司徒　含歷試也琅邪元帝
始興之國故先經始事文見此焉（謂建元元年康帝嗣張本）
經成康六年春帝正月庚子庚亮薨　二月庚辰有星孛于
太微夏四月秋七月聽政于東堂
傳曰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　風格峻整明帝即位
以亮為中書監成帝立進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
亮先朝遺詔不及陶侃祖約以此失人心及平蘇峻王敦
皆有功遷司空薨年五十二謚曰文康書薨禮也（經不書謚）星
孛太微本志謂甘氏云孛彗所當之國受其殃春秋有星
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今加于太微者天子之庭
五帝之座也　曰　微為衛衛主平言天庭理法平也有
妖孛于太微　天庭受客應之故明年杜皇后崩六年帝

崩之兆　聽政東堂依中興故事也元帝朔望坐中堂
經成康七年春帝正月甲午朔日有蝕之（無傳）三月　戊戌杜
皇后崩夏四月葬恭皇后秋八月東海王沖薨冬十二月
司空陸玩薨
傳曰杜后諱陵陽崩年二十一無子謚曰恭書葬禮全于
終也東海王沖字道讓元帝之子也帝以東海王越無子
乃以沖嗣薨年三十一陸玩字士瑤吳人也初王敦逼以
軍期溫嶠上表申理之得不坐累遷至尚書令司空玩既
拜命有人詣之索杯酒寫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為
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戚仰良箴既而謂賓佐曰我
為三公是天下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謗納後進謂若布
衣縉紳莫不蔭其德字薨年六十四謚曰康

經咸康八年春帝正月己未朔日有蝕之夏六月癸巳帝
崩于西堂年二十二葬興平陵
傳曰正月日蝕六月帝崩之應也帝少爲庾氏兄族所制
及長頗留心萬幾雖無雄武之度而有恭儉之德

元經薛氏傳第四

元經薛氏傳第五　阮逸註

經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春帝正月即位夏四月遣將伐蜀
秋七月丁巳詔桓溫北伐圖中原冬十二月石虎侵張駿
戰于河西虎兵敗績
傳曰康帝諱嶽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庾冰謀
立長君遂詔帝爲嗣及即位欲定制度年號　與中朝故
改元曰建元焉四月遣益州刺史周撫　陽太守曹據伐
蜀李壽敗之于江陽七月石虎將戴開率衆來降詔曰慕
容皝摧殄羯寇是天亡之始也中原之舉宜加籌量戴開
歸順宜遣使詣安西諮謀軍事安西駿也張　以輔國將軍桓溫
入臨淮庾亮爲都督以圖伐石虎冬十二月石虎恐京州
爲後患張駿每遣使渡江多爲虎所獲於是伐駿爲駿所

敗春秋之例敵未陣曰敗某師若莊十一年敗宋師于鄑
是也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若莊二十八年甲寅衛人伐
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或書地若僖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又宣十二年六
月荀林父及楚人戰于邲楚師敗績是也
經建元二年春帝正月張駿討于闐破之二月慕容皝及
宇文歸戰于昌黎歸兵大敗奔漠北夏四月張駿敗虎于
三交城秋八月平北將軍桓宣卒衛將軍褚裒鎮金城
九月巳東楊謙擊李勢戰獲其將樂高丙申立皇太
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葬崇平陵
傳曰張駿東界置沙州西界置河州於姑臧築城　流沙
伐鄯善鄯焉耆前部皆臣於晉南羌于闐不服駿遣和

將謝艾大破之鮮卑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渾攻慕容皝
皝不與戰渾不設備皝卒騎兵擊之渾大敗乘勝斬其將
涉夾干盡俘其衆徙五萬餘部落于昌黎攻涉夾干城曰
威德城行欽至之禮宇文歸遁于漠北張駿遣將張瓘敗
石虎將王擢于三交城不書名微也桓宣譙國人累有戰
功次于祖逖周訪都督沔北前鋒軍事鎮襄陽石虎攻襄
陽宣募精勇出其不義　退之庾翼北討以宣爲司馬梁
三州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後爲石虎將
李羆所敗發憤卒蜀李勢驕吝荒淫不恤國事巴西太守
楊謙擊其將申陽走之獲其將樂高經曰勢亡國自此始
也立皇子聃正嗣也戊戌帝崩年十月乙丑葬于崇平陵
崩葬並書從舊史文也

經穆帝永和元年春帝正月即位司空庾冰薨尚書令諸
葛恢卒六月癸亥地震秋十月都亭肅侯庾翼卒司馬朱
燾討于瓚戴義平之八月豫州路永出奔趙張駿伐焉耆
傳曰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即位時二歲皇太后褚
氏臨朝攝政正月甲戌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
改元庾冰字季堅亮弟以戰功還會稽內史初王導初薨人
情洶然衆望歸冰咸曰賢相康獻皇后臨朝徵輔政冰辭
以疾尋卒年四十九贈司　忠　書薨進而賢之也曷謂
賢曰冰以兄亮　雄傑而天性清慎　於政理家
無私積世以此稱　書三公足勸來者諸葛恢字道明琅
邪人祖誕父靚仕吳弱冠知名過江名亞王導庾亮元帝
初以恢爲　簿太興初爲會稽太守政績第一累遷尚書

令卒年六十二六月地震王約陽盛弱夏陰蔽陽之象也
庾翼字稚恭少有大畧見杜乂殷浩輩語人曰此輩束之
高閣俟天平然後議其任耳謂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
勿以常人遇之累遷南郡太守保石城得全翼之功多亮
卒授翼都督六州軍事代亮鎮武昌時稱才幹由是河南
皆懷歸附遣使東至遼東慕容皝西到京州張駿要結二方欲
謀大舉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詞色康帝即
位翼上疏北伐曰賊虎年已六十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
東若北無掣手之虜則位南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輙發良
人不顧忿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北進安陸入沔輙
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潯陽守袁真西陽守曹
據精銳三萬并北平桓宣揚搖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

數年與後可指襄臨　竊謂桓温可渡廣陵何充據淮
泗路永進屯合肥於是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
陽有衆四萬大會僚佐陳旗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
此射矣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俄遇疾而卒年四
十一書曰都亭肅侯嘉其武也于瓚戴義何庾翼部將也
翼卒乃作亂翼司馬朱燾及將軍袁真討平之末爲豫州
刺史庾翼既卒乃叛歸石虎書曰出奔內　張駿伐焉
耆北接烏孫地方四百里焉耆以東皆服　張駿遣沙州
刺史楊宣轝理西域降之得衆四萬焉
經永和二年春帝正月録尚書事何充卒夏四月己酉朔
日有蝕之五月京州牧張駿薨六月趙將王擢執涼州護
軍胡軍及伐金城涼張冲降涼將謝艾拒　趙師敗績秋七月首

空爲儀同三司冬十一月桓溫伐蜀十二月枉矢流于西
北長半天
傳曰何充孰謂曰充字次道灊人也少與王導善歷顯
官王導庾亮並薦充方器有萬之望由是加　尚書侍
中庾氷兄弟以外戚權重爲外物所攻說帝宜立長君成
帝從之充建議曰武王不授聖弟漢景欲傳梁孝朝臣
以爲不可今琅邪即位如孺子何康帝疾篤氷翼欲奉簡
文充建議立太子是謂穆帝氷翼既卒充輔幼主以褚裒
者皇太后父宜綜朝政薦裒錄尚書事此選以功臣爲先
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重之性好釋氏供沙門費巨億不
吝親友則無所施遺　獲譏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
宙勇邁終古充曰何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

圖作佛不亦大乎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贈司空不書贈
譏無大功而忝大位也四月己酉日蝕五月涼州牧張駿
卒駿以通好於我上疏稱臣曰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
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寢有殄廢之痛
臣遐域僻陋勢極秦隴石勒李雄既死人懷反正謂虎期
宜不崇朝雍容江表坐觀　目前之安替四祖
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　肖吟荒漠痛心長路者
也少康中興起于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況以荆楊慓
悍臣州突騎吞噬遺　在于掌握我在位二十二年卒四
月食五月駿薨子重華繼立趙
石虎遣將王擢麻秋　金城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秋涼州
會華任謝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大破之初有

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
敵之兆也世稱一代名將也褚裒卒李野獻后父也褚謂
李野有皮裏春秋謂安亦重之曰裒四時之氣備矣以后
父求出江州刺史在官清約而不諂庾亮亮使郭璞筮之
曰非人臣卦及太后臨朝有司奏議欲加不臣之禮裒上疏
固讓歸藩進儀同三司亦固讓不稱也十一月桓溫師將
軍周撫袁喬等伐蜀拜表輒行見諸葛亮八陣圖于魚腹
平沙之上壘石八行相去二丈溫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
皆莫能識 溫 成 四年 溫克 張本也 枉矢流西北本志枉矢以亂伐亂
之應也
經永和三年春帝正月三月桓溫攻成都李勢降夏四月
秋九月地震冬十二月蕭敬文陷涪州取巴西通漢中

傳曰桓溫與李勢戰于笮橋溫參軍龔護沒衆懼彭更誤
鳴進鼓於是進攻之勢衆大潰遂勝　城勢面縛昇櫬　溫焚櫬送于京
師九月地震者桓溫陰盛臣　兆也振威護軍蕭敬文
害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遂取巴西通漢中 蜀亂
未已也
經永和四年春帝正月夏五月大水秋九月燕王慕容皝死
子儁嗣位冬十月石虎將苻健見竟陵
傳曰燕慕容皝死在位十五年子儁僭號追謚文明皇帝儁
既立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穆帝遣使朝儁大
單于燕王苻健者苻堅之伯也在石虎　竟陵者苻氏
餌根本也

經永和五年春帝正月石虎僭號于鄴夏四月周
撫獲之益州平石虎死子世嗣僭位五月石遵自立秋七
月褚裒伐彭城遣將與石遵戰於代陂王師敗績八月涼
州人攻趙人長城戍敗之冬十月趙人攻宛執南陽太守
郭啓十一月石鑒弒石遵自立十二月將軍褚裒卒
傳曰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授與其子弘虎私 上首
都萊國以來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克定十有三州成定
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實在我而授黃吻小兒上晏駕之
後不足留種也後果廢弘自立至是僭稱皇帝建元曰太
寧君鄴太修宮觀凡在位十五年 死其子世嗣位爲石
遵所廢石遵自立僞稱王也在位凡三十三日褚裒伐彭
城遣將王龕李邁及石遵將李農合戰執王龕殺李邁者

太尉也涼人司馬 攻長城戍涼伐池公楊初攻西城晉
敗之涼 也十月趙人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
啓而 石遇亦遵族子書人微之也石鑒者遇之從弟也
初鑒立石沖鎮薊聞之曰世受先帝之命而遵擅 殺
罪逆莫大乃大舉兵親討之石鑒與石閔謀廢遵率中士
執之于如意觀初遵與宮人彈棊見甲士至問曰反者誰
也對曰義陽王鑒當立乃殺遵于琨 殷鑒即位以石閔
爲武德王諸裒自彭城爲石遵所敗憂慨發疾而卒年四
十七謚曰元穆追贈太傅不書賊常材也
經永和六年春帝正月鑒而不祭閏月冉閔弒趙 石鑒
自立僭號魏丁丑彗星見于亢乜丑氐師符 來降以爲
氐王三月趙故將麻秋鴆殺符洪夏六月 石祇及其弟琨

攻冉閔爲閔將王泰所敗秋八月譙王無忌薨十二月免
蔡謨爲庶人
傳曰正月元會鑒而不樂以褚裒之喪也冉閔者 謂石
閔也本姓冉石虎養爲孫父瞻季龍子之閔 力絶人胡
夏符將符懶之既殺石鑒群臣上尊號 僭位於南郊改
元永興國號大魏始襄國遣使臨告我曰逆胡亂中原今
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諸來也朝廷不答責其無禮也
彗星見于亢占曰爲兵大疫冉閔殺胡十餘萬人中原大
亂之兆也氐師 者堅之祖也洪弟健始入關其先氐羌
故號氐 虎既死麻秋嫉洪故鴆殺之石祇者亦
衆十萬伐鄴爲閔將王泰所敗死者萬餘也譙
王無忌者劉王遜之孫也無忌字公壽隨桓溫伐蜀有功

薨謚曰列稱功也 業無忌傳無忌父承爲王敦所害及敦平無忌見王廙子耆乃以刃之中丞
車騎奏無忌專殺付廷尉帝曰無忌情可矜以贖論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累
遷侍中司徒謨謂所親曰我爲司徒爲後代所哂上司徒
印綬章表十餘不受帝年八歲甚懼問左右所以召人何
以不至太后詔若不來宜罷朝宗輩將軍殷浩奏免謨爲
庶人 謨議殷浩之專政
經永和七年春帝正月丁酉日有蝕之符健僭號秦王夏
四月刺史司馬勳與符健戰五丈原王師敗績五月劉顯
殺石祇劉啓來奔秋八月趙人冉遇來降九月峻陽太陽
二陵崩 傳無 十一月趙姚弋仲魏冠哲來降十二月趙人周
成高昌樂弘李歷相次來降
傳曰符健洪之子也既敗王師 乃僭號皇帝位不書帝未

與其僭帝也然則符健僭王何以書曰諸侯王人臣皆稱
焉帝則天下真主稱之僭不亂真春秋之大例也劉顯者
石祗之將也祗使顯攻冉閔爲閔所敗乃密降閔請殺祗
以自効於是殺祗閔其祗首者通衢劉啓者顯之從弟也
趙兗州刺史惡顯所爲乃來奔自是趙國分裂故冉遇姚
弋仲魏說周成高昌樂弘李歷皆趙戍之臣避亂來降
經永和八年春帝正月辛卯日有蝕之無二月峻平崇陽
二陵崩夏四月冉閔爲慕容儁所滅將軍謝尚討　賊張
遇王師敗績秋七月趙故將王擢請降冬十月將軍周撫
討
傳曰峻平崇陽二陵崩遣　衛五陵　不能固
皆崩有盜穴之故也去年峻陽太陽二陵崩不書盜者告

不以盜故不書盜冉閔既殺石祗盡誅諸胡遣使常煒者
聘于慕容儁儁使封裕詰之曰閔石氏養常材負恩篡逆有
何祥應僭稱大號煒對曰痕鳥紀於　王麟　龍表于漢
魏寡君應天御曆能無祥乎又問曰閔鑄金爲七象爲而
不成奈何　有天命乎　煒曰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左右
欲殺煒儁曰兵交使在其間赦之乃遣慕容恪伐閔閔寺
不恪逆擊皆勝閔本常山追及於孤水擒閔斬之于龍城
閔國亡周制九代之法其祿曰滅言冉閔滅趙以非辜故
亦爲慕容儁非辜滅也張遇以許昌反詔安西將軍謝尚
討之戰于許昌王師敗績符健始其弟雄襲遇虜之不書
虜耻王師之不若家張遇者健之將也初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復反而尚討之爲遇所敗坐王擢者石虎故將也遣使來請降拜秦
免欲付廷尉書王師敗績尚云

州刺史求幾擢爲符健所逼奔于涼州書曰請降賓來服
且顯叙文者獨故將也永和三年反據滑城至是周撫始
斬平之冉智者冉閔之子也閔既國亡智以鄴降送傳
國璽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僚稱賀求幾爲其經
馬願執之降慕容恪書請降言求降于我也
經永和九年春帝正月　華遣王擢與符雄戰
敗績三月交州刺史阮敷破林邑五月張重華取秦州八
月遣河間王欽脩五陵冬十月姚襄叛　未涼張重華薨
子耀靈立是月張祚弒耀靈自立
傳曰張重華使王擢伐符健擢既敗單騎而還重華素服
爲戰亡者舉哀復授擢兵遂襲取秦州林邑國者漢象林
縣也即馬援鑄銅柱之處也其國主范文永和三年攻陷

日南殺太守至是交州刺史阮敷發兵擊破之河間王欽
者彭城元王植之子也河間王顒無後以欽爲嗣使脩五
陵謹也姚襄者何羌人弋仲之子也隨求降襄叛擊殺洛
敗之掠淮南有衆七萬　稱大單于走入關爲符堅所殺
張重華死年二十七立子耀靈年十歲張祚弒之自立僭號
稱帝改和平元年涼自此亂矣
經永和十年春帝正月帝臨朝周成反襲洛陽二月桓溫
伐關中廢殷浩爲庶人夏四月桓溫符萇戰于藍田五月
郭敞叛六月桓溫與符雄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
傳曰周成者冉閔降將也自宛陵襲洛陽桓溫伐符堅書
曰關中言姚襄亦入關不止諸符而已殷浩字深源善玄
言於[illegible]以[illegible]部督徐兗揚豫青州諸軍事桓溫素忌

治上浩罪曰吾中軍敗浩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受傳征之
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姚襄　弟入貶浩不
能撫用除圖殺害生長亂階自浩始也乃廢爲庶人符萇
者何萇健之子也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健　萇率衆五
萬距溫轉戰于灞上萇敗退溫衆饑乃還不書敗之者
譏溫無功也溫將伐健收記云健聞溫來收麥以待之故溫衆大饑引還
經永和十一年春晉正月甲辰汝南王統薨夏四月壬申
隕霜姚襄寇外黃六月秦符健死秋七月宋混殺張祚立
玄靚冬十二月慕容恪寇廣固壬戌上黨人請降
傳曰四月隕霜也春秋傳云天反時爲災人反德爲亂
則妖災生正陽用事而隕霜者陰反陽也臣叛君也本志
謂虐德常寒之罰劉向云誅罰不由君出在下之象也此

時桓溫專政之應姚襄者弋仲之子既叛晉自稱大單于
攻外黃爲邊將高季所敗而退六月符健死子生嗣僞位
書秦者別秦自爲國也言非晉所統也宋混者敦煌人也
與從宗人張瓘起兵聲言張祚無道遂殺之而立玄靚宗內
外惧人怨作暴　成稱藩於燕衆在位罪爾恪
者皝之子　見儁之子暐既僭帝位以恪叔父大功總攝
朝政圖洛陽故兵臨廣固秦由大震符堅親將以備潼關
恪不利而還是時桓溫初收洛邑故青寇宥復廣固
洛東虎牢之地上黨人馮審自稱太守背符生來降
非歸命也始結援耳
經永和十二年春帝正月壁帝不樂將軍段龕敗慕容
二月太尉桓溫討姚襄夏四月秋七月桓溫　冬十
月入洛陽陵　傳無
經升平元年春帝正月加元服始親政丁丑隕石于槐里
一將軍段龕與慕容恪戰死之三月帝釋奠于中堂夏五
月將軍謝尚卒符堅敗姚襄斬之六月符堅殺符生自立
符堅將張平以并州請降　無傳　案張平本石季龍將也石虎死平歸慕容儁至是稱藩
[illegible]
傳曰帝即位時年二歲至是年十六矣加元服告于太廟
始親萬機故改元隕石隕星也春秋隕石于宋五叔服曰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案本志曰星墜者當其下有戰場
慕容恪字玄恭皝第四子也及儁之世恪專總朝政秦州
刺史段龕敗慕容恪至是爲恪所擒皆書死之閔忠也
釋奠中堂者權爲太學也本志謂古禮立學必釋奠于先

聖先師漢元帝始祠孔子至魏使太常釋奠孔子于辟雍
晉常親釋奠于中堂權也　晉未立太學故權以中堂爲學　謝尚字仁祖豫
章太守鯤之子也永和中累遷至僕射桓溫平洛陽表尚
爲鎮會疾不行徵拜衛將軍卒姚襄者弋仲子也弋仲相
石祗于襄國　祗石季龍之子也　常戒諸子曰吾以晉亂而石氏待我
厚今石氏已亡中原無主自古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
汝即歸晉乃降至是襄入關討符生爲生所敗符堅命斬
之堅襄皆名者戎夷首事其事無所褒貶也符堅字永固
雄之子也其先戎人也祖曰洪事石季龍居鄴雄生堅及
符生嗣後僞位殘虐無度於是堅殺之自立爲大秦天王
書曰自立非正也皇后何氏父準散騎侍郎以名家應選
禮也賜酺大赦　不書非古也　古酺設者人則可矣故書罪

冬十一月雷異也
經升平二年春帝正月慕容儁陷冀州五月有星孛天船
秋八月將軍謝奕卒十二月郎將荀羨及慕容儁戰于山
茌王師敗績
傳曰慕容儁字宣英皝之子也永和八年僭號燕帝至是
僭盡有冀州諸郡有星孛天船本志謂彗星出天船有謫
占曰兵喪主除舊布新天船主大水外夷交侵之象謝奕
字無奕安兄也累遷至都督豫司冀并四州諸軍事書卒
得常也荀羨字令則侍中崧之子也尚公主累遷徐兗監
軍事救青州段龕為慕容儁所敗書王師敗績譏羨致其
敗也
經升平三年春帝正月三月甲辰詔王公戶助糧運秋七

月將軍高昌奔滎陽冬十月郎將謝萬郗曇皆為慕容儁
所敗交州刺史溫放之討林邑降之無傳
傳曰比年出軍糧運不繼詔王公以下士戶借一人以助
運蓋國歷也高昌者孰謂本石季龍將也石亡稱藩于我
至是為慕容儁所逼奔滎陽時中國無主亡人奔散言滎
陽不書晉譏晉不能庇也謝萬將兵次下蔡郗曇次高平
皆敗績言慕容方强晉日削也
經升平四年春帝正月慕容儁死暐嗣位夏四月秋八月
辛丑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桓溫封南郡公
傳曰燕儁將死　右行
蝕在角幾
淺者、淺蝕深者　門人主愚之
既

明年帝崩之兆桓溫自平姚襄後以　功至是封南郡
公
經升平五年春帝正月北中郎將郗曇卒廣州刺史滕含
卒夏五月帝崩于顯陽殿立琅邪王為帝七月葬穆帝
傳曰郗曇字重熙司空鑒之後也累遷至北中郎將都
督徐兗刺史鎮下邳書官卒無譏也帝年十九無嗣崩于
顯陽以以壽終也以顯陽殿為正寢故也琅邪王丕字千齡成
帝長子也穆帝崩太后詔以丕即帝位七月葬穆帝譏速
也
經哀帝隆和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二月庚希鎮下邳袁
真鎮汝南立母周氏為皇太妃三月甲寅朔日有蝕之五
造壽山崩叛臣呂護寇洛陽戴施奔宛五月丁巳詔庚希

鄧遐救洛陽七月庚希與慕容恪戰于禮丘破之冬十月
陽貧民米五斛
傳曰哀帝於升平五年五月即位至今隆和書即位者從
正始也庚希袁真並假節出二鎮防慕容暐也周氏初以
選入成帝宮生哀帝帝詔有司崇為皇太妃儀服與太后
同春秋之義毋以子貴禮也丁丑涼州地震浩亹山崩本
志曰張天錫亡之兆也天錫明年弒玄靚呂護者冀州刺史先為
慕容恪所攻退保滎陽至是叛歸慕容暐反寇逼洛陽河
南太守戴施奔宛桓溫大衆在宛也書寇盛晉衰也且言
洛陽將不救也庚希鄧遐以舟師救洛陽並書者褒政在
一臣　而已慕容暐將劉則及庚希將何謙戰則敗書
其敗之者褒退也賜貧民米書元旱也

經興寧元年春二月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薨癸卯帝至琅邪夏四月桓溫錄尚書事癸卯慕容暐陷密城秋七月涼州張天錫弒西平公玄靚自立丁酉葬章太妃九月大司馬北伐冬十一月盜殺江州趙毗

傳曰改元大赦大赦不書譏非古也凡赦國之大權有不得已則赦之今改元無大故而赦故不書太妃周氏先以帝封琅邪及帝立而尊穆帝太后故周氏猶居琅邪及薨帝奔喪于琅邪非古也曷謂非古也天子之母當居天子之宮周氏雖避嫌太后不當猶處琅邪諸王之第也故經書至琅邪言巡幸何也天子無外安有奔喪之文故不書奔喪禮也桓溫錄尚書事臣強自此始乎哉慕容暐攻密城陷之滎陽太守劉遠逃歸江陵遠不書微也（微不足書也）張

元經薛氏傳　卷五　上四

天錫駿少子玄靚之叔也玄靚沖幼性弱天錫專政大臣張欽欲討天錫事泄伏誅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乃自立書弒言玄靚亦國君也世受晉封爵天錫專政篡立故書弒以貶其大惡也周大妃謚曰章丁酉書葬禮也大司馬北伐不書名而書官者尊天子之官抑權臣之盛也不言伐某而曰北伐者示天子之大不以中原外之諱晉之衰故持抑司馬之官以明邦政大四方焉故曰北伐云耳盜殺者姚襄故將張駿焚武昌掠府藏而殺刺史也駿不書名微也（名者舉江州爲言也毗不才而爲）盜所殺春秋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傳曰書盜言無大夫也又昭二十年盜殺衛公孟縶狎齊豹以戈擊公孟殺之齊豹衛司寇不書官不書名稱盜貶不義也張駿本冠當也故書盜云

經興寧二年春帝正月二月慕容評襲許昌癸卯帝耕藉田三月庚戌大閱秋七月徵桓溫入朝苻堅侵河南

傳曰慕容評者暐將也潛來襲許昌太守李福死之侵汝南汝南太守朱斌遁于壽陽又圍陳郡太守朱輔固守晉不書者諱晉弱不稱帝無帝王才識逼於桓溫之手慕容氏侵中原君子不忍彰晉之衰也故特諱不書竟其欲真主挺生以興復中原乎帝耕藉田禮也哀雖衰弱猶能務農之本是謂禮典焉（農爲邦本興禮所先）庚戌大閱禮也先王之制居安慮危况晉室陵夷兵不可廢而不講桓溫者何溫既復洛陽上疏陳便宜七事詔溫參朝政至赭圻固讓乃鎮揚州書曰徵桓溫入朝識也（溫雖擅權于外大敵不然）苻秦侵

元經薛氏傳　卷五　上五

僭號惟慕容暐先據洛故使河南春秋之義無鐘鼓曰侵

經興寧三年春帝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二月桓沖監六郡事丙辰帝崩于西堂琅邪王奕嗣帝位三月壬申葬哀帝丙午慕容恪陷洛陽

經廢帝太和元年帝正月即位二月乙丑涼張天錫公三月新蔡王遐薨夏五月戊寅皇朱序平涼州動冬十二月慕容暐陷魯郡

傳曰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母弟也哀帝二月崩嗣皇帝位今正月始書即位者改元建正然後即位春秋書制也張天錫以涼州稱藩故晉命之以公爵稱涼者自爲一國也新蔡王遐者武哀王騰之後也騰子確確子滔滔子衡衡子遐遐薨而子晃嗣封爲桓溫所廢司馬勳晉

宗室濟南王遂之曾孫也咸和中自列乃受梁州刺史及
周撫卒勳反桓溫遣朱序討勳勳暴虐民心不附自潰序
執送于溫溫斬之書曰梁州勳不書姓削 稱賴之于
三月慕容暐遣將慕容厲陷魯郡高平
經太和二年春帝正月戊四日羅崇破慕容暐于竟陵將
究桓豁獲趙盤秋九月郗愔鎮徐州
傳曰慕容暐遣其將趙盤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桓豁為
荊州刺史慕容暐將趙盤寇宛陽太守擊獲之于魯陽送京師
叛將子方為寇子也自會稽內史遷 究簡文所為用
也簡文輔政命 為
經太和三年春帝正月三月丁巳日有蝕之 無 月吳
風折木秋八月尚書王述卒

傳曰大風者洪範狂常風若思之不睿是 極凶
短折也王述 湛孫也少襲父爵累 令書卒
無足稱也
經太和四年春帝正月戊四月大司馬
九月桓溫至枋頭而歸辛丑慕容 於
垂兵叛十二月桓溫反 于涂中
傳曰大司馬孰謂曰桓溫也曷謂不書桓溫 馬之
九代之法天子任以邦政使專征不庭 哀司馬之
官天子所任也不止桓溫獨當此職 之意欲天子征
伐肆中原服四夷故不書溫也 也桓溫至枋頭何以
書曰溫糧運不繼焚舟而 已矣策拜政之辱故不書
官特書名以示貶也溫枋頭既歸收軍為慕容垂所追敗

于襄邑亦不書官貶也袁真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叛者疑
桓溫也溫敗于襄邑歸過于真真怒乃以壽陽降慕容暐
稱王起郎簡文也桓溫自山陽會于涂中在誅北伐也
經太和五年春帝正月二月袁真死其子瑾嗣事四月部
將竺瑤破袁瑾秋九月益州賊李金根反梓潼太守周虓
討平之冬十一月秦將王猛滅燕以慕容暐歸
傳曰袁真死其從朱輔立其子瑾號建威將軍夏四月桓
溫遣部將竺瑤破瑾於武丘九月廣漢賊李引 益州賊
李金根反自稱聖王詔周虓字孟威討平之 將王猛
攻壺關慕容暐遣慕容評率兵四十 于潞川評
大敗鄴降歸長安書秦燕二國 也夷狄滅夷
狄或不名非例也 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楚夔皆稱 不書名宣十六年晉士會率師滅
赤狄甲 書名元經之旨以秦燕猶列國耳且明
晉不能
經太和六年春帝正月將軍桓伊破秦將王鑒 桓溫
于袁瑾三月將軍周楚卒夏四月秦苻堅滅仇池以楊纂
歸十一月桓溫屯白石丁未廢帝為東海王崩于吳縣
傳曰桓伊字叔夏侍中景之子朝廷以苻堅強盛選能捍
禦場者用伊為淮南太守堅使王鑒張蚝來 袁瑾伊擊
王鑒敗之書曰秦將言苻堅猶敵國也丁亥平袁瑾壽陽
平也周楚字元孫征西訪之孫也隨父撫入蜀拜將軍犍
為太守撫卒朝廷以楚襲爵建成公監梁益二州軍士世
在蜀得物情司馬勳反楚討平之又李金根賊反楚平之

許有功書官以卒世閥也周訪以功閥偽齊名桓王敦終訪之世不敢討逆拟随桓溫平蜀
有功謂孫據陷于符堅堅問曰我元會晉家何如據曰我狄成湯何敢北天子世閥名臣仇池楊氏其
先氏一人也數世襲封仇池公至楊世者初降秦既而稱
藩于晉世死其子纂嗣位立而絕於秦纂殆楊統起兵武都
迎纂分争符堅遣將符雅率師七萬取仇池進攻益戰
于陝中纂降雅雅送長安書歸者降歸也封纂漁川侯柏
溫屯兵于白石詣闕諷太后集百官于朝宣太后令曰琅
邪王奕以母弟入繼大位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
莫知誰子欲樹偽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
可懷今廢為東海王　拜　莫不歔欷帝君吳縣公於
納辱沉湎　武　元十一年崩于吳縣今年若干
者帝無　其廢也故以帝禮終之而言崩于吳縣明

失所　昭公孫于乾侯明失所也

元經薛氏傳第五

元經薛氏傳第六　　阮逸註

經簡文帝咸安元年帝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一月桓
溫分兵屯衛乙邪溫廢武陵王晞十二月初薦淥酒於太
廟
傳曰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第六子也桓溫既廢帝以
太后詔迎帝於會稽　變服巾幘受璽綬不書即位譏之
傳曰簡文自太和元年位為丞相錄尚書事不能制桓溫
之跋扈以輔幼主雖踐祚體元亦　其未盡善也故不書
即位冬十一月帝既即位桓溫慮有變故分兵屯衛桓溫
不稱官貶其專也武陵王晞者元帝第四子出繼武嘉王
詰後遷太宰無學　而有幾幹溫素忌之溫既立簡文乃
表晞謀逆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手詔報溫曰若晉祚猶

長公宜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則請避賢路溫乃止奏徙
新安郡爲郡淥於太廟者自此始故曰初薦
經咸安二年帝正月二月秦符堅執慕容桓夏拜百濟爲
樂浪太守秋七月內史周少孫討庾希平之　末立皇太
子昌明是日帝崩于東堂
傳曰慕容桓暐之族子也暐既滅桓收合餘衆攻　東太
守韓稠堅遣將軍朱嶷擊桓執之百濟國王旬入貢遂拜
鎮東將軍樂浪太守樂浪幼之此庾希者　帝降和初鎮下邳
與袁真分守至太和二年有　入于海陵入京口遂晉
陵太守卞耽秋七月　內史周少孫討擒之賊平昌
明孝武帝字　從舊史文也
經孝武帝寧康元年春正月帝即位二月桓溫來朝三月

癸丑除四桁桄〈音航〉夏五月旱七月己亥桓溫卒八月壬子崇德太后猶攝政冬十月西平公張天錫來貢十一月秦人陷梁益我師南遁

傳曰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四子也咸安二年立爲皇太子簡文崩帝即位至明年正月改元寧康書即位以謹始也桓溫既立簡文也望禪位於已不副所望武帝即位詔溫入赴山陵書曰來朝外之也初溫依諸葛亮故事威勢翕赫衆與入朝求歸姑孰窺何神器至是詔衆京師故曰來朝四桁桄者丹陽行格竿桄也除之嘉惡及民也己亥桓溫卒不書官貶之也溫自成康而來成傾中外廢東海立簡文有志篡奪此亂之大者卒幸免誅也不去其官不書薨爲晉誅惡也崇德太后者何康帝后褚氏也父

裒后自穆帝嗣位蔡謨等奏 漢和熹順烈並臨朝近以明穆故事以垂光制於是居崇德宮謂之崇德太后及桓溫廢海西公立簡文后復臨朝稱制君子曰非婦所以治内也親外事非禮也然權宜避嫌必假母儀之舉所以制弱命之君猶伊尹周公不挾后勢終歸于[illegible]允白父后禮當尊親其實光尊之可也漢魏而下后族臨朝[illegible]不兆亂故元經書猶有可止之辭也然則孝武帝冲幼恕后攝政奈何曰時諸桓方強王坦之之輩執政庸懦不能辟左袒之師討廢君之賊雖崇德臨朝何益晉祚哉張天錫來貢方物言中原傳統無來者惟天錫而已書公貴之也秦苻堅遣將楊安陷梓潼梁益我師周仲孫以騎三千南遁仲孫爲寧州刺史堅益州倉[illegible]人不堪命秦楊安師師陷之書曰我師不言仲孫罪在晉也不任賢也致陷全蜀不書仲孫不足稱也

經甲戌寧康二年春帝正月二月兖州刺史刁彝卒三月丙戌彗星見于氐夏五月蜀賊張育僭號蜀王爲秦所滅秋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天門蠻〈無傳〉攻郡太守王匪死之癸酉將軍桓石虔破秦姚萇于墊江〈無傳〉

傳曰刁彝字大倫少遭家難彝手刃讐人祭父墓由是知名官至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彗星見于氐有星孛于天市皆古曰有兵喪張育以蜀來稱藩蜀賊言自僭非懷晉也天門蠻者蠻僭也太守死之以死守天門義之也

經乙亥寧康三年春帝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藍公王坦之薨封中軍丹徒謝安領揚州秋八月立皇后王氏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無傳〉十二月神獸門災〈無傳〉詔賜民米〈無傳〉癸巳帝釋奠于東堂

傳曰大赦者以去年冬錢步射作亂朱序平之故赦其餘黨也王坦之字文度父述與皇大和中稱爲名臣坦之襲父爵累遷至大中正簡文臨終詔坦之與謝安輔幼主遷中書令終於都督徐兖青諸軍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惜之稱謚書薨褒賢也丹徒控阨吳揚州扼淮北故安冲分主之重外禦也立皇后王氏者王蘊女也諱法慧初帝將納后訪之公卿僕射謂人曰昔毛嘉恥于魏朝楊駿傾晉室帝若納后如有父如王蘊則可〈蔡王蘊者濛之子也爲吏部性平和不抑寒素爲吳興太守有德望及后立蘊辭恩澤求外郡孝武晉少子自然爲簡爲百姓所悅會稽内史儀同三司子恭列有事〉訪蘊女容德乃應選

釋奠之禮自魏齊王正始五年使太常釋奠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享至晉成帝穆帝並以堂為太學故曰釋奠于東堂禮也

經太元元年春帝正月加元服見太廟改元始臨朝案晉武冠儀注武帝故事金石宿設百僚陪位殿上鋪大床御府奉見幘簪太尉加黃太廟保加冕侍中加兗上服華群臣上壽三呼萬歲古禮冠皆在廟晉自成帝以來加元服以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擬在廟之儀夏五月癸丑地震秋九月秦陷梁州張天錫亡冬十二月秦攻伐執其主涉翼犍

傳自漢以來加元服皆以正月見于太廟明冠禮也晉始臨朝者言太后歸政也癸丑地震陰盛極也秦陷梁州之應乎張天錫晉僭屬也秦之陷涼于是中原掃地矣天錫張駿少子也荒于声色不恤政事人情恐懼秦符堅遣

將苟萇攻涼天錫降于秦國遂亡秦自張軌為涼州至天錫九世共七十六年而亡書亡 郡為辭也涉翼犍匈奴猗盧之後也符堅遣將符洛率幽州兵十萬討代戰于弱水道陰山其子寔君縛父降秦堅徙入太學召翼犍問曰漠北人好學否翼犍對曰若不好學陛下教臣何為堅善待之終身

經太元二年春正月二月朱序鎮襄陽夏四月秋七月老人星見八月桓沖來朝丙戌都督六州桓豁卒壬寅尚書簡公王彪之薨

傳曰朱序世為名將使鎮襄陽備秦也老人星見于秦世不足為祥也桓沖者溫弟也代溫為都督江楊諸軍事牧姑熟脩臣節也都督桓豁卒謚 字朗子父彝豁累有戰功遷征西開府堅跋仇池豁以梁州楊亮及益州周仲孫敗績豁威略不固辭開尋卒謚曰敬不書謚無功也王彪之字叔武累遷尚書僕射時豫州謝奕卒簡文問彪之欲以桓雲代之彪之曰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若其弟處西藩權在一門人事不可豫量簡文曰君言是也簡文崩群臣未敢立嗣或云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立何容得異乃定謝安欲以太后臨朝彪之曰先代主在襁褓子母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終問僕與君等今上年十歲及令從嫂臨朝豈當數之謂乎謝安每言事不能決者也咨王公無不得判以疾卒謚曰簡書薨貴之也

經太元三年春正月二月作新宮三月暴風發屋夏五月陳留王曹恢薨無傳秋七月冬十月

傳曰作新宮譏也謝安欲營宮室王彪之曰中興初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成帝居蘭臺是以更營脩築始合豐約之中可脩補而已强寇未殄宜休兵養士何勞擾百姓以脩屋宇為能耶終彪之世子是始作新宮故譏其困民力也暴風發屋不思之咎厥罰常風管輅曰思心不容常風之罰

經太元四年春帝正月二月秦符丕陷襄陽執朱序及四月秦陷魏興吉挹死之五月秦陷盱眙秋九月盜殺建安守傅湛冬十一月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傳曰朱序字次倫守襄陽符丕攻陷于堅南伐遣序說謝石反謂石曰堅衆百萬悉到莫可與當乃及其未會擊之淝水大敗序得歸吉挹字祖中桓豁表為魏興太守秦將

甚鍾圍魏興挹力不能抗城陷挹爲賊所執挹閉口不言不
食而死追贈益州刺史春秋書挹執毛璩璩者毛寶之孫
世不書璩微其不才益殺傳凡法春秋齊豹稱盜作例書不
義則書益
經太元五年春帝正月乙巳尊高平陵夏四月大旱五月
大水秋九月皇后王氏崩無傳冬十月李遜據交州反
傳曰漢故事陵上立祭殿至魏制以謂古不墓祭自有廟
設於是園邑寢殿遂廢至晉武帝始謁崇陽陵一謁高平
陵逮江左元帝崩後諸公有謁陵辭告之事非洛邑之舊
也褚太后臨朝拜陵以帝幼故也高平陵簡文陵也帝自
即位自此始行謁陵之禮大旱大水案春秋書災異大旱則
書雩大雨則書大水李遜九真太守也據交州反交州統
七郡所以互相制也

經太元六年春帝正月沙門居殿內夏六月庚子朔日有
蝕之秋七月甲午交阯杜瑗平李遜冬十有二月秦將寇
竟陵冠軍石虔擊擒之
傳曰帝溺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南朝佛弊自茲始也日
言政不由帝矣庚子日蝕陽德衰而夷盛之象杜瑗交阯
太守也斬李遜以平交州來告秦苻堅遣將閻震攻竟陵
初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今絕倫金革弗避進
爲冠軍將軍閻震以襄陽之衆來攻石虔拒之賊阻潋水
屯管城石虔設討夜渡水賊始覺力戰大破之進克管城
擒閻震書冠軍嘉之也
經太元七年春帝正月林邑來貢夏四月秋八月癸卯大
赦無傳九月東夷五國來貢秦將掠沔北民去冬十月丙子
雷
傳曰林邑其先漢象林縣馬援鑄銅柱之地去南海三千
里漢末有區功曹者自上稱王厥後外甥范熊氏代立其
俗開北戶以向日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水不閑平地
四時無雪霜人保跣黑色其王服天冠披瓔珞聽政子弟
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武帝太康中曾
來貢至是范能獻方物經書來貢尊中國之舊也東夷五
國者扶餘三韓肅慎倭人俾離也在玄菟東北並武帝太
康曾獻方物東晉置東夷校尉以統之秦堅遣其將都貴
焚燒沔北田穀掠襄陽百姓而去書曰掠沔北民去不言
焚田穀所重民而已民亡穀將安保乎冬雷徵陽也

經太元八年春帝正月二日黃霧四塞夏四月將軍楊亮
伐蜀擒秦將魏光秋七月將軍郭洽及秦將張崇戰于武
當敗之八月秦苻堅來寇渡淮冬十月秦將苻融陷壽春
乙亥將軍謝石謝玄謝琰桓伊及苻堅戰于淝水堅爲慕
容垂所敗十一月立曹妖子壼誕爲陳留王句町王翟遼
及慕容垂合兵攻洛陽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
傳曰黃霧四塞中原復亂之象也楊亮拔蜀五城苻堅將
魏光爲亮所擒王師復振也苻堅大舉伐江南是時桓沖
率十萬人分諸將攻襄陽桓石虔攻沔北楊亮伐蜀進攻
涪城郭銓攻武當堅將張崇救武當姚長救涪城亮與崇
戰敗之自是堅大怒亟自帥師南伐衆諫止不聽慕容垂
苻融於堅言於堅曰司馬昌明以餘燼之資敢拒王命兄

大秦曆符陛下神符不宜以賊虜遺子孫堅大喜率步騎
二十五萬爲前鋒長安戍卒六十萬騎居其後堅至項城
而諸州軍始至咸陽幽冀兵始至彭城蜀漢兵順流而下
東西萬里水陸齊進八月堅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濟淮
至壽陽見王師部陣齊整又望八公山草木皆人形曰何
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及遣降人朱序往說謝石欲脅而降
之序紿私謂石曰秦百萬至則莫可敵也乘其未集在速
戰挫其前鋒可以得志從序言列陣逼淝水遣使謂秦符
融曰君懸軍深入逼水爲持久之計豈欲戰乎若少退使
將士周旋秦軍麾退奔不可止融馬倒被殺因茲潰敗王
師乘勝追擊之堅中流矢單騎遁還淮北堅嘆曰朕若聽
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于是張天錫朱序徐元喜皆奔
元經薛氏傳 卷六 八
歸晉焉慕容垂僞請撫燕代反攻鄴慕容泓奔關東收鮮
卑衆數千堅自此弱而晉粗安焉經書符堅來寇言無遠
略但速寇而已初堅爲慕容垂所勸令亟進諸軍皆敗獨
垂全軍而反果中垂計故書曰堅爲慕容垂所敗且言晉
之福幸也曹靈誕者魏陳留奐之裔也明帝永寧三年詔
興滅繼絶于是曹奐之後勘者魏武之孫也封陳留王至
是卒以靈誕爲後禮也句町王翟遼者丁零雜類也叛堅
反與慕容垂兵共攻秦洛陽楊世者氐人也世爲仇池稱
藩于晉世死其子纂立爲符堅所擒送長安至是復奔歸
隴右欲復與仇池也
經太元九年春帝正月封寶爲臨川王遵爲新寧王將軍
劉牢之克譙城將軍桓沖降新城魏興上庸三郡二月辛

已宣城公桓沖薨夏四月己卯增太學生百人姚萇僭稱
秦王六月癸丑崇德皇太后崩秋七月高密王純之脩洛
陽陵己酉符堅及慕容沖戰于鄭西堅敗績八月司空郗
愔薨九月都督謝玄克鄄城冬十月河間王曇之薨（無傳）庚
午符朗來降十二月秦將呂光竊據河右
傳曰脩文帝淑儀郗氏生臨川王郁郁卒以武陵王孫寶
爲臨川王嗣焉遵字茂遠元帝孫武陵王晞幼子也襲封
新寧王劉牢之爲將軍以符堅餘寇屯結在譙牢之擊平
譙城於淮北地也桓沖遣上庸太守郭寶伐秦魏興上庸
段方並降之新城獨常遁走三郡皆平不書郭寶者桓沖
之功也初姚萇降符堅爲將安以山南之事及堅敗歸
長安萇奔渭北自稱大單于秦王背符堅不書以僭王罪
元經薛氏傳 卷六 九
大故書之崇德太后褚氏崩謚康獻禮也高密王純之者
獻王泰之後也符堅既留秦洛陽復屬晉使純之脩諸祖
陵禮也丁酉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堅使符方成驪山
符暉符琳兵五萬桓沖以婦人乘牛揭竿摧麾率衆攻暉
于鄭西暉出戰敗走書曰符堅敗績自是沖逼長安郗愔
字方回司空鑒之子也襲封南昌公官至江東五郡都督
徵拜司空愔固辭不就薨謚曰文穆不書謚者略之也謝
玄及桓石虔高茂趙遷諸軍北伐玄遣劉牢之攻兗州克
鄄城秦刺史張崇奔于慕容垂于是牢之據鄄城書謝玄
都督指蹤之攻也符朗字元達堅從兄子也爲青州刺史
遣使詣謝玄來降授散騎侍郎（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呂光字世明氐
人也事符堅討西域平龜茲自西國還至涼州因居姑臧

苻堅死京號三軍縞素大臨于是自稱大都督隴右河西
諸軍事
經太元十年春帝正月二月蜀將任權平益州三月滎陽
鄭燮來降夏四月苻宏來奔秋八月太保文靖公謝安薨
姚萇殺苻堅九月苻丕僭位于晉陽冬十月乞伏國仁稱
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傳曰任權爲蜀郡太守斬秦刺史李平故書平益州鄭燮
來降稱人無官也苻宏者堅太子也堅爲慕容沖所逼出
奔五將山宏來降晉晉處之于江州苻丕不書官亡國號
冠也謝安自安石年四十始爲桓溫司馬遷吳興太守入
遷侍中簡文崩桓溫入赴山陵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
坦之汗流倒執手版安從容謂溫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

耶溫笑語移時桓溫死安總關中事孝武詔爲中書監之
大淮淝安遣其弟石兄子玄等敗堅以總統功拜太保上
疏求北征都督十五州假黃鉞性好音樂及登台輔朞喪
不廢樂出鎮廣陵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薨年六十六謚
曰文靖苻堅奔五將山姚萇圍執之求國璽于堅堅曰小
羌敢逼天子五運次序無汝羌名璽以求死萇縊堅于新
平佛寺書姚萇殺苻堅以胡殺胡兩國常人事苻丕者堅
長子也鎮襄鄴聞堅死據晉陽以張蚝爲侍中王永爲尚
書令苻沖爲僕射改元曰太安僭尊號乞伏國仁鮮卑人
也屬勇士川壽春之役爲苻堅前鋒及堅敗也國仁集諸
部十餘萬自稱單于秦河二州牧以乙旃音渠爲左相以
屋引出支爲右相置天水洛陽等十三郡築勇士城居之

號西秦
經太元十一年春帝正月慕容垂僭位于中山苻丕未殺
慕容沖僭號夏四月封百濟餘暉爲王代王拓跋珪始稱魏
秋八月封孔靖爲奉聖侯將軍朱序擊翟遼走之冬十月
慕容垂破苻丕於河東僭號十一月苻登僭位于隴東
傳曰慕容垂字道明皝子也及僞僭號封垂爲吳王鎮信
都敗桓溫于枋頭名始振慕容評忌之垂奔苻堅堅大會
郊迎意欲圖慕容暐及堅擒暐以垂南伐垂軍獨全其子
寶言于垂曰今天厭亂德以衆士崩可因而取之垂曰且
縱令北還更待其隙後據鄴都即位于中山百濟國高句
驪屬也世持節爲鎮東將軍其子餘暉嗣位爲王稟晉命
大王自太康中郝散猛猗盧而後世居代北至是拓跋珪

始居中華故稱魏戎始變華也孔靖曾聖之後也漢故以
孔霸封褒成君至魏文帝詔孔羨爲崇聖侯孔震爲奉聖
序侯至是以靖襲封禮也丁零翟遼反朱序遣將軍秦膺
擊之遼走凡敵敗曰敗之降曰降之敵遁曰走之以死從
書曰死之此舊史文也苻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苻丕爲
晉將馮該所斬而登自狄道起兵衆立爲主隴東秦州地
登于軍立堅神載以輜軿羽葆青蓋建黃旗引軍東乃告
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今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
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登之罪也今合義師造虜庭
奮不顧命爲期因欷歔流涕將士感慟皆刻矛鎧爲死休
字示以戰死登以長矟勾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
分配故人人自爲戰所向無敵攻萇泉壁姚萇救之靈壹

詐爲内應以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有雷惡地馳諫
登曰姚長多計必爲姦變宜思之登乃止長聞惡地諫登
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諧登矣吾事必不成登聞長懸
門待之驚曰幾爲竪子所誤
經太元十二年春帝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夏四月
滎陽高平太守徐含遠六月東帛聘戴逵龔玄之秋八月
立皇子德宗爲太子冬十一月王遐之討翟遼敗之
傳曰翟遼者丁零翟斌之後也父貞與苻丕内外相應爲
鮮卑乞所殺遼奔黎陽遣子釗南寇至陳潁朱序擊走之
高平翟暢者執其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者翟微之也
戴逵字安道譙人也博學好談論能鼓琴攻書畫少時以
雞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自鐫之武陵王晞召逵鼓琴逵

不往曰不爲王門伶人也後居會稽剡縣嘗著論曰儒家
尚譽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以容貌相欺
至于末僞道家夫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則有越檢
之行情禮具虧至于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
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苟乖其本
聖賢所無奈何其高論大率如此龍玄之字道玄武陵人
也好學安于陋巷帝下詔曰昔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
谷流繁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武戴逵龔並高其操
弘儒業並以散騎常侍備禮徵逵皆不就君子謂江左固
多高雅之士雖世勤干戈國步艱難而道風常在王遐之
滎陽太守也討翟遼於洛口敗之
經太元十三年春帝正月夏四月譙敬王恬鎮青兗六月

乞伏乾歸僭號河南王秋九月翟遼寇洛陽冬十二月尚
書令謝石卒
傳曰譙敬王恬剛王遜孫也忠正有幹局宗臣之勳望也
都督假節重親任也乞伏乾歸者國仁之弟也太元十年
騎據枹河是年卒衆立其弟乾歸遷居金城僭號翟遼寇
洛陽河南太守郭給拒破之謝石字石奴安之弟也無他
才特以破苻堅功遂居清顯聚歛無厭取譏當世不書薨
貶其非公輔之任也
經太元十四年春帝正月將軍劉牢之平妖賊劉黎二月
呂光僭號三河王翟遼寇滎陽夏六月都督桓石虔卒秋
七月宣陽門災冬十一月乙巳雨大氷
傳曰彭城賊劉黎僭稱皇帝于皇丘劉牢之討平之呂光

字世明氐人也太元九年據河右至是僭號改元太安翟
遼攻滎陽執我太守張卓桓石虔小字鎭惡從桓冲入關
冲爲苻健所圍石虔躍馬拔冲于衆萬之中而桓三軍歎
服威震敵人時有患瘧者言桓石虔來以怖之病愈人畏
如此與苻堅將閻震戰俘萬人獲馬千匹裝鎧三百進據
樊城移鎭馬頭至歷陽而卒宣陽門四柱災宣陽朝門天
火曰災也雨大氷劉歆說陽不下通陰不上達故雨而木
爲之氷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氷者陰之盛木者
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時有害則陰氣脅陽大木先
寒故雨大氷
經太元十五年帝正月譙敬王恬薨劉牢之及翟釗戰于
太山走之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三月乙酉朔地震

秋八月將軍朱序破翟釗於懷縣
傳曰譙敬王恬字元愉嘗爲中丞簡文初立未解嚴而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劾奏溫大不敬溫聞奏嘆曰此兒敢彈我真可畏也在朝皆憚之授鎮北將軍薨謚曰敬劉牢之以驍猛應選初爲謝玄參軍鎮北府丘敵人畏之慕容垂叛將翟釗救符堅將張遇於太山擊走之慕容永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將王次相遇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將勿支首追永破之上太行乙酉地震群小弄權天下側目也朱序既追慕容永至上黨白水相持三旬乃還攻翟釗於石門遣別將擊翟遼于懷縣走之
經太元十六年春帝正月慕容永冠洛陽夏四月秋七月改築新廟成冬十一月姚萇擊符登於安定

傳曰楊佺期爲河南太守城洛陽慕容永來寇佺期擊走之改作大廟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迎神主于行廟設脯醢之奠姚萇退還安定符登圖之四面大哭哀声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亦哭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以謂堅神有靈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之曰新平之禍非萇之罪也臣兄襄假路求西暫見鄉里陛下使人要路拒擊之不遂而沒使臣行殺非臣之罪今符登求族尚欲復讎臣爲兄報怨情理何負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符登而圖臣耶陛下勿討臣過登升樓遙謂萇曰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萇不應乃斬神象首以送登連戰而萇屢敗
經太元十七年春帝正月大赦除逋租宿債夏四月齊內

史將諸反秋七月新作東宮冬十月丁酉太白晝見辛亥都督王忱卒庚寅封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封皇子德文爲琅邪王大旱
傳曰大赦除逋租救弊之權也齊將詣殺樂安太守辟閭濬據青州反平原太守辟閭渾討平之太白晝見按星經云與日爭明強國必弱小國必強女主昌王忱字元達父坦之有淨陽公王忱是其幼子也恃才放酒效于登之爲荊州威風肅然深得物情末年嗜酒連月不醒卒於官謚曰穆會稽王道子琅邪孝王之後也累遷至丞相皇子德文封琅邪重祖藩也道子徙封會稽杜僭亂也大旱不書月日者自秋至冬不雨其旱可知矣
經太元十八年春帝正月癸卯地震夏六月始興三郡大

水秋七月旱冬十月姚萇死子興立
傳曰癸卯地震乙未又地震是會稽王道子與帝荒怠政事信用小人之應也始興南康廬陵三郡大水深五丈漂害民甚也秋七月旱者境內諸郡不雨傷稼也姚萇疾還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伊緯尚書狄伯支受遺輔政謂其子興曰有毀此人者慎勿聽之汝當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乃死興嗣位秘不發喪乃以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興自稱大將軍率衆伐符登符登大敗興乃發喪行服僭即位于槐里
經太元十九年春帝正月夏六月壬子追尊鄭妃爲皇太后秋七月荊徐大水八月尊太妃李氏爲太妃后慕容垂

冠原丘姚興殺苻堅

傳曰鄭太后諱阿春父愔爲安豐太守后少孤元帝爲琅邪王時納爲夫人生簡文帝潯陽公主至是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后而儀不行朕今依陽秋及二漢故事上太妃尊號簡文宣太后于是立廟于太廟西禮也荆州大水傷秋稼遣使賑恤之太妃李氏者簡文爲會稽王時使卜人筮之織紡中得李氏形長黑色宮人目爲崑崙帝召時寢生孝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文至是會稽王道子啓曰母以子貴皇太妃啓冕褒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宜詳案舊典崇正名號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附神主于宣太后宜也慕容垂曰吾不以逆賊累子孫乃發步騎七萬

攻永弟友于晉陽垂别將慕容農入白壁關永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天井關至壺壁永精騎五萬阻河西以自固垂陣于壺壁南遣别將分爲二翼又設伏于深澗大戰垂引軍爲退永追奔數里伏兵斷後二翼夾擊之永大敗奔長子圍之永奔北門擒殺斬之既平晉陽乘勝遣其子寶攻寇原丘東平太守韋簡及垂將尹國戰死之姚萇死苻登聞之喜曰符與小兒弄將折杖以笞之于是盡衆而東姚興所敗登奔平凉與追而殺之

經太元二十年春帝正月尚書令陸納卒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夏四月秋七月冬十一月魏王拓跋圭伐慕容寶于參合敗之

傳曰陸納字祖言玩之子也少有清操貴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飲酒曰飲三升便醉卿飲如何納曰可二升於是謝溫一醉王坦之刁彝在坐惟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納曰明公之飲三升納可三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乃納至都不受俸祿久之徵拜左民尚書除參軍有役僕留已餘並遣官選吏部尚書謝安詣納設菜而已備遷尚書令自固不渝尋卒庚辰日蝕帝居濟度也慕容寶者垂子也既平晉陽乘勝討魏徙河西以安資之參合陂也是夜魏師潛至寶軍奔潰寶與慕容農後寶在走入門踰青山襲魏平城陷之寶至雲中魏來攻寶大敗之

經太元二十一年春帝正月夏四月慕容垂死子寶嗣位六月呂光僭王秋九月庚申帝醉自崩

傳曰慕容寶伐魏至雲中聞父垂死遣令謂寶曰強冠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行服寶乃即位呂光既平西域至涼州乃稱天王改元飛龍帝崩年三十五溺于酒色多爲長夜之飲長星見帝于華林園以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豈有萬歲天子耶連年水旱災變帝無醒日哮[illegible]人莫不能自攻所幸張貴人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illegible]妃人怒是夕帝醉寢崩時會稽王道子亦昏惑竟不推[illegible]曰帝醉自崩言非天年乃自殞爾

元經薛氏傳第七
經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即位加元服魏道武帝皇始元年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自稱大單于甲寅尊李氏爲皇太后戊午立王氏爲皇后三月光將段業自稱涼州牧夏四月王恭庾楷殺王國寶王緒秋七月慕容麟殺慕容祥[illegible]冬十月

傳安帝諱宗德孝武長子也即位之歲當魏道武帝之皇始元年也然則一歲而書二帝何也文中子曰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天命之所歸乎皇始之帝也徵天命以授魏也晉宋之主近于正體于是未忘中國晉本中國之舊也未嘗有棄晉之功圖中國之志或問皇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假立以識時不欲遽專齊梁陳之君則斥之四夷以明中國有代矣元經至魏大和乃中國紀年也禿髮烏孤鮮卑人其先于後魏同出西行時樹機能侵有涼州之地武帝遣馬隆破之其後思復發受呂光假節河西都統烏孤嗣位至是稱大單于西平王李太后諱王季尊爲崇訓太后皇王后諱神愛父獻之母新安主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至是立爲皇后禮也段業爲建康太守有沮渠男成者說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府君以蓋世之才豈可受垂亡之主男成今唱大義欲屈撫君撫臨鄙州乃推業爲涼州牧甲戌王恭兗州刺史庾楷庾州刺史共舉兵以討僕射王國寶王緒爲名朝廷乃殺國寶王緒以解兵晉書曰王恭庾楷殺王國寶王緒言政在諸侯矣初國寶女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游處之又因尼妙音與太子母陳淑媛游帝悅其諂媚與從弟王緒皆見知于道子倚以心腹爲時所嫉俄掌朝政于是王恭檄庾楷舉兵討之道子立不能與拒諸侯乃收國寶賜死幷斬緒以謝恭楷以諸侯而天子弱矣且明道子執政之罪也

經隆安二年春帝正月三月龍州災五月蘭汗殺慕容寶秋七月慕容盛誅蘭汗王恭庾楷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反八月桓玄敗王師于白石九月詔會稽王道子率將軍謝琰王珣討桓玄冬十二月魏道武帝改元天興都平城襄陽流人叛杜炯反京口

傳曰龍州災沴火也桓玄篡之象也天戒若曰王者流遷龍舟失水故災之耳慕容寶既敗于魏師南奔蘭汗蘭汗者垂之舅盛之妻父也必謂無貳至龍城爲汗所殺慕容盛聞寶死盛馳赴哀汗妻乙氏亦哀盛遣其子蘭穆迎盛舍之親敬如舊盛夜因如廁袒而踰垣入于東宮與舅睦人李旱等斬汗及其二子王恭者蘊子也欲誅國寶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王國寶很以姻戚驟登顯列先帝登遐夜乃犯閣欲矯遺詔賴王太后聰明而逆謀不果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昔趙鞅興甲除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义表至戒嚴道子割庾楷四郡隸江州楷怒使人謂恭曰彤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乃告殷仲堪桓玄衆推恭爲盟主故書曰反以恭爲首勘桓玄者溫之子也聞王恭有憂國之言而桓玄潛意于恭業乃說荊州刺史殷仲堪曰國寶并緒互相表裏若用殷覬爲荊州則君何以處仲堪曰討將安出玄曰說王恭與晉陽之

師我當率荊楚之衆此桓文之舉也俄移都督交廣玄
不行乃與庾楷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率南
蠻校尉楊佺期攻九州王師擊之爲玄所敗詔弟子加貴
斂道子王元顯等討之玄奪走潯陽魏道武帝攻元天興
並率慕容寶始有燕趙之地于鄴置行臺建號也北燕也寶慕
陽道入宮禮拔降姚興也杜炯新安太守反于京口詔會
稽王世子元顯討平之
經隆安三年春正月二月林邑陷日南九真遂寇交趾交
趾太守杜瑗討破之段業自稱涼王仇池公稱藩三月陳
天公爲皇后長六月慕容德陷青州殺辟閭渾秋八月秃
髮烏孤死利鹿孤立冬十月秦姚興陷洛陽十一月妖賊
孫恩陷會稽十二月桓玄襲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梁氏

纂殺呂紹自立
傳曰林邑國漢家象林縣馬援鑄銅柱之地也其先范逸子
文文攻大岐界戎僕徐 屈都乾魯扶單等七國幷有其
子衆四五萬太和中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數
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鏟平其城遣使告交州求
日南之北橫山爲界林邑少田故貪日南之地四年文又
襲九州害八十八九文死其子佛立寧康中佛常日貢至
是復來寇日南九真于是交州虛弱而林邑亦弊矣外象諸振
國嘗以寶物自海落入貢以貿貨物而交州刺史及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由是憤怨反爲其攻破杜瑗討
破之虛告功也段業前年自稱牧至是僭王仇池公稱藩
以言楊氏稟晉命也陳夫人諱婦女松滋潯陽人也初入
宮爲淑媛生安恭二帝至是尊爲皇太后禮也秦不稱

南燕據廣固寇青州殺我龍驤將軍辟閭渾自此北鄙無
主而入慄于魏矣宋慕容德先撒青州諸郡曰逆賊辟閭渾父劉昔用
征勤絶凶命渾于覆巢之下蒙汝龕阻亂淄川我太辛東吳越授下之雅岱北之士有斬全外之尤盜據東泰遺附
披之斬于苫城渾者賞同佐命軍出奔追
禿髮烏孤將終謂群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
故衆立其弟利鹿孤徙居西平遣使梁明韓涼段業問曰
有子何以不立明對曰有子若奴然先王之命也業曰昔
成王幼周召作宰漢昭八歲而金霍夾輔不亦可乎明曰
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
業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何必偏也爲是紹與 非業
曰美哉君使也姚興攻洛陽執我太守辛恭靖 自是二京
之種皆陷後秦矣孫恩者孫秀之子也父泰事錢塘杜子
恭學妖術誑百姓愚者敬之後有罪伏誅恩逃于海聚黨

百餘人因元顯暴攻百姓騷動因襲會稽殺內史王凝之
有衆數萬于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
凡八郡賊皆應恩起兵害太守民死者十七八焉仲堪者
顯騎殷師之子也能清言善屬文與韓康伯齊名累遷至
荊益都督隨桓玄所誘而反聞恭楷已死乃奔還玄大少
授以仲堪與楊佺期交質追至江州及之其後仲堪佺期
共繫玄爲玄所敗佺期走襄陽仲堪走鄭城皆爲玄所殺
嘗曰桓玄襲江陵言桓氏強非仲堪能擊之也梁呂纂字
永緒光卒堅時入大學以此交結公侯堅敗纂奔至姑臧
及光死于紹秘不發喪纂入哭之甚哀紹懼讓位于纂纂
不許既而呂超言于紹宜早圖之紹不從曰兄弟至親也
豈有此乎每念家尚兄弟未嘗不痛心也臨機不斷大事

矣吕弘不樂紹立乃告纂廢吕邑之又請光爲中宗纂
于是率壯士夜踰禁城守衛以劍斬纂中額壯士執守衛
者纂曰勿殺又士也纂外結紹登閣自殺吕超出奔廣武
纂僭即天王位謚紹爲隱王書曰吕纂弑紹不言兄弟盲
兄不兄弟不弟故兩書若凡人相殺之文也
經隆安四年春帝正月二月星孛太連夏四月孫恩寇決
口五月東亭侯王珣卒己卯孫恩寇臨海謝琰自死六月
庚辰司馬劉裕討孫恩于南山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傳丁卯秦姚興納乞伏乾歸降丁卯僕射王雅卒元顯殺
東偏冬十一月元顯封其子彦璋爲東海王十二月河右
李暠稱凉公
傳曰巳卯星孛于奎長三丈上至紫微入北斗奎至三台

三月遂經于太微帝坐端門占曰彗掃天子廷闕道易主
象也孫恩寇浹口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聞劉牢之來討
曰我不失作勾踐也王珣字元琳導孫也初爲桓温掾與
謝玄齊名温稱珣曰謝掾四十必擁旄仗鉞王掾當作黑
頭三公累遷左僕射封東亭侯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郄恢
並以文辭見名于帝珣嘗夢人遺以大筆如椽俄而帝崩
哀册謚議皆珣草以疾解職成餘年書侯重世封也王導
謝琰字瑗度安之次子也破苻堅有功封望蔡公又平王
恭遷衛將軍孫恩作亂詔琰與劉牢之俱進討既而不爲
武備息自海島淅齡視忽寇決口入餘姚遇山陰琰遣參
軍劉宣之拒思城咸以謂宜持重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
聽賊掩至塘路窄琰軍魚貫而進賊在艦之旁射之至千

秋亭琰敗績爲帳下都督張猛斫琰馬墜地被害謚曰忠
肅書曰自死譏不能兵又不恤其帳下宜乎自敗死焉孫
恩浮海向京口劉裕緣海拒之及戰大敗恩狼狽赴船走
姚興取勃勃乾歸亂于西北得禮蒙遜擅於河右洛諸將
帥統撫二方於是乞伏乾歸先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
降言之歸其千熾磐官爵經不書伐言與實勉勃勃而權
納乾歸也元顯者會稽王道子子也驕侈聚斂專總百揆
故封其子彦璋爲東海王書曰元顯封其子言政不由帝
世凉武昭王季曰高子玄盛初事段業業疑讒於索嗣而
疑高於是晉昌太守唐瑤檄六郡推嵩爲凉公建年曰庚
子也玉門陽關廣田積粟爲東伐之資 經 王雅字茂達魏
衛將軍肅之曾孫也性接下敬慎任過其才時人以佞幸

目之道子爲太子太傅而雅爲少傅時王珣有時望其男
婚而賓客車馬甚盛俄聞雅拜少傅輒廻詣雅雅應接傾
心禮之孝武將擢王恭殷仲堪爭雅曰殷仲堪雖謹於細
行於界不長四海無事必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
矣帝不聽有職稱其知人末年慎默而已無復辯正遷僕
射卒君子謂茂達潛知季世非已能救故隱以保全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茂達之謂矣車胤字父子舒爲桓温
從事與吳隱之齊名皆以寒素聞於世善於賞會當時皆
云坐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輒開筵待之孝武帝嘗講孝
經陸納侍講卞耽謝石袁宏執經胤與王混摘句時論榮
之太元中增置太學生胤 傳 博士進 爵臨湘侯以疾去職
後爲吳興太守不赴遷吏部尚書 元顯有過胤密言於道

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偷乃卒書曰元顯殺其偷
譏無君也
經隆安五年正月二月呂超殺呂纂立其兄呂隆夏五月
沮渠蒙遜殺段業六月孫恩至丹徒秋七月段興殺秃髮
盛九月呂隆降姚興
傳曰[illegible]也又嘗責怒呂超超頓首稱不敢纂乃
引超[illegible]纂勸纂酒昏醉超以劍刺纂洞胸纂
首以[illegible]纂[illegible]太子昵近小人番和太守超以骨肉之
親[illegible]令已除之矣乃立隆沮渠蒙遜臨松胡人
也博涉書史頗曉天文雄稽各權[illegible]合呂光殺其二父蒙遜
於是起兵[illegible]合山依[illegible]封之為臨池侯蒙遜密請兄男
成曰業信讒愛佞無[illegible]可今除業以奉公何如男成

不許蒙遜告男成叛業收男成殺之蒙遜泣告衆人曰男
成忠於段公枉見害諸君能為報讎乎衆皆泣從之嘉胡
起兵[illegible]應遂斬業業京兆人儒素長者無權略故為蒙遜
所誘而死孫恩至丹徒乙亥內外戒嚴命高素張崇之守
石頭劉[illegible]備淮口司馬休之毛
邃備[illegible]孔安國屯中堂譙王尚之衛京城震恐設
備也[illegible]之子也在位驕恣多所猜忌其臣段
興因衆心搖動夜鼓譟大呼盛聞變左右出戰俄一賊
從闇中擊傷盛召叔父[illegible]以後事而死[illegible]立乃誅段[illegible]
等夷三族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超既殺纂[illegible]於
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在位多殺
豪望以立威名曰外營[illegible]魏安人焦朗者說姚碩德[illegible]

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請子魏等[illegible]民死者大半[illegible]
生靈之沉溺布徽政於王門碩德從之率衆至姑臧[illegible]
出戰敗還超請隆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機[illegible]
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乃降碩德碩德表隆為涼[illegible]
經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大赦改元詔將軍元顯[illegible]
司馬尚之討桓玄三月劉牢之叛降桓玄辛未桓玄敗王
師于新亭殺元顯及其六子壬辰遷道子于安城酖殺之
[illegible]禿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立孫恩死盧循為主秋七
月乙亥奴殺新蔡王崇[illegible]冬十月雍州劉軌叛歸慕容德
傳曰大赦改元政出元顯也道子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
一委元顯故妄行政令赦出無名焉桓玄兵至京師置之
惟給粹孫而食劉牢之以元顯信任張法順故叛歸桓玄

玄至新亭元顯棄船屯國子學堂列陣于宣陽門玄出大
桁牢之率衆逐元顯執之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
顯答曰為張法順所誤遂殺之立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
市詔遷之於安城郡尋亦爲殺禿髮鹿孤[illegible]
位少[illegible]鹿孤在位軍國事皆委傉檀及立自號涼王遷
居樂都歸款于姚興雍州慕容德稽收之地也德既僭號
于滑臺而東接[illegible]於是劉軌皆歸德懼有[illegible]之誅
也孫恩敗投之水死妖黨猶曰為水仙衆推盧循復為寇
經元興二年春二月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夏四月癸巳
朔日有蝕之秋八月桓玄自號相國楚王冬十一月壬午
移[illegible]神主于琅邪十二月玄篡位帝蒙塵于潯陽
[illegible]逆者[illegible]篡也癸巳日蝕帝將蒙塵之兆[illegible]

玄加九錫自稱楚王起荊州為國號也冬十月壬午遷帝
于永安宮癸未移晉神主于琅邪降諸侯舊封也桓玄於
姑孰僭帝位大赦改元建始(與趙王倫同號)又號永始(執權年同)其矜
僭逆如此於是劉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於廣陵玄
震駭出南門南奔過乘輿西上帝蒙塵于潯陽玄所逼也
經元興三年春正月帝在潯陽二月庚申劉裕置留臺具
百官夏四月劉裕討桓玄武陵王遵稱制攝萬機五月壬
午督護馮遷斬桓玄乘輿反正奉神主入太廟閏月桓振
陷江陵帝蒙塵于賊營六月毛璩討桓希斬之秋七月戊
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冬十月盧循寇廣州南海慕容德死
兄子超立
傳曰帝在潯陽桓玄軍中也劉裕置行臺司徒王謐推裕

錄尚書事四月丙戌詔以幽逼於玄萬機虛曠乃立武陵
王遵遵元帝孫也字茂遠初封年十二授拜流涕感動左
右桓君嘗詣遵遵曰吾門何謂通桓氏左右曰桓溫諱宗
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
以聰慧稱桓玄降遵為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濟水
入淮舡破不得出會義旗興復詔攝萬機內外敬之五月
桓玄義軍戰于崢嶸洲玄敗走將投梁州桓希益州都督
馮遷抽刀而前玄曰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殺天子之賊耳
遂斬玄首送京師梟于大桁乘輿反正復奉神主歸太廟
禮也桓振復據江陵以拒義師擁帝居賊營六月毛璩自
領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桓氏始衰也皇后何氏諱法倪
父準后無子穆皇后居永安宮與安帝蒙塵至巴陵劉

裕來后還都至是崩盧循諶曾孫也娶孫恩妹恩亡衆推
循為主泛海至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遣
使貢獻朝廷多虞權假循廣州刺史慕容德迎其兄之子
超于長安德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立超寤而告其妻
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太子
經義熙元年春帝正月帝江陵南陽守魯宗之破桓謙桓
振于祚溪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戊戌詔大赦改
元二月譙縱殺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將軍劉懷肅斬桓
振帝至自江陵四月劉裕還京口秋八月冬十一月乞伏
乾歸破仇池楊盛
傳曰魯宗之起兵襲破襄陽進軍擊桓振與桓謙北走帝
得反正乃改元義熙以義兵至重熙也譙縱巴西人也始

為安西府參將蜀人愛之刺史遣縱東下縱有武志因民
不樂東行道次涪城毛璩聞之自涪城步還成都率兵討
縱璩戰死焉劉懷肅自云杜伐桓振廣武將軍唐興斬振
奉帝至京師書曰至自江陵告于廟也劉裕還京口言自
還也非詔命能至矣乞伏乾歸既附姚興署乾歸為左賢
王率衆攻仇池楊盛于西陽侵大破之
經義熙二年春帝正月刺史司馬榮期擊譙子明于白帝
夏五月封法蓮為高陽王秋七月冬十月封劉裕豫章公
劉毅南平公何無忌安成公
傳曰譙子明者譙縱將也司馬榮期為益州刺史擊子明
于白帝以破賊來告也南陽王法蓮高密王之子也十月
論匡復功劉裕為首劉毅何無忌次之其餘封賞有差未

晉略也
經義熙三年春正月二月車騎將軍劉裕來朝劉裕殺殷
仲文及其弟叔父道叔狩駱球夏五月大水(傳無)六月赫連
勃勃僭位于朔方八月劉敬宣監征蜀冬十一月赫連勃
勃敗禿髮傉檀慕容雲殺慕容熙自立
傳曰劉裕來朝者用劉穆之之謀自丹徒領揚州入輔宜
政且疑殷仲文等異己也殷仲文雖娶桓玄妹而素不交
密作玄九錫辭納貨賄家累千金玄敗乞解職待罪詔不
許還爲東陽太守意不平劉毅深相禮接之不過何無忌
無忌疑其薄己中傷之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心腹之
疾(初敕文云陽植外餘桓氏不族胤)至是以仲文與駱球謀反及其弟並
誅之晉裕殺者以其聽何無忌中傷之也然仲文畜朋會

稔不爲無過不稱官從殺之也赫連勃勃字屈丐劉淵族
也長八尺五寸腰十圍美風儀性辯慧尚平沒奕于以女
妻之事姚興使鎮朔方時有河西鮮卑獻馬八千與姚興
勃勃襲殺沒奕于并其衆僭稱天王國號夏以謂夏禹苗
裔也劉敬宣者牢之之子也牢之之平孫恩威名甚振初與
王恭同起兵背恭自降詔討桓玄輒降玄尋又背玄歸晉
有劉襲者謂牢之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
王兗州(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元顯)今復反桓公(玄)一人三
反豈可得乎敬宣先還京口失期不到牢之疑爲劉襲所
殺矣乃自縊俄敬宣至與高雅之同奔慕容超玄敗復還
京至是使平盧循還征虜將軍監征蜀勃勃僭號求婚于
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伐之殺萬餘人掠羊馬數十萬去

傉檀追之其將焦朗諫曰不如從溫圍北渡趨萬斛堆阻
水結營制其咽喉百勝之術也其一將賀連曰彼牛羊塞
路財貨若山不能抗我宜在速追傉檀追之勃勃聞而喜
乃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逆擊大敗傉檀慕容熙
者垂少子也爲妻苻后起承華殿士與穀同價典價軍杜
靜載棺上書諫熙怒斬之苻后死熙如喪考妣使有司案
驗臨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淚則罪之群臣莫敢含辛爲
淚將軍馮跋觀熙政衆虐推慕容雲爲主發上方 千
閉門拒熙熙葬苻氏收髮貫甲身馳赴難攻北門不克走
微服隱于林中索而殺之雲葬于苻氏之墓國人皆笑之
(傳無書所以言存稱也)
經義熙四年春帝正月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劉裕錄尚書

事夏四月僕射孔安國卒秋七月冬十一月大風拔樹十
二月陳留王曹靈誕薨
傳曰德文即恭帝也劉裕意先尊德文而後已圖進位也
孔安國僕射愉之子也安國儒素清正嘗爲東海王師詔
曰鄉導遵津梁依仁游藝乔至左僕射卒大風拔木膚猶
兵至之兆也曹靈誕魏陳留王奐之後也晉崇重國賓也
經義熙五年春帝正月二月慕容超寇宿豫執劉千載趙
元二太守而去三月將軍劉裕伐慕容超夏六月丙辰震
于太廟秋七月九月盜殺高雲馮跋代雲位冬十月魏紹
弒其君道武帝
傳曰慕容超字祖明長八尺精彩秀發德甚愛之名之曰
超立爲太子及嗣位遣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執

南陽太守趙元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而去震
于太廟者何春秋僖十五年震伯夷之廟罪人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今震太廟天戒若曰廟社不靈人主竊權
臣震蕩傳慝之咎發於此乎高雲即慕容雲也本姓高氏
自以謂無功德而豪傑所推常懷懼畜養壯士以為腹心
有離班桃仁者專典禁衛賞賜月至數千不測殺雲而衆
推馮跋為主跋字文起信都人也慕容寶召署為將軍至
是僭稱天王魏道武帝拓跋氏諱珪獻明皇帝之子也其
子清河王紹作亂弒崩長子嗣誅元凶紹而立號明元皇
帝

經義熙六年春帝正月三月將軍劉裕克慕容超齊地悉
平賊循來寇將軍何無忌拒循於豫章死之夏五月戊子

將軍劉毅及循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僕射孟昶自殺秋
七月盧循去寇荊州復走尋陽八月秦將桓謙寇江陵冬
十一月蜀將譙縱陷巴東

傳曰慕容超任公孫五樓故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至是劉裕代超慕容鎮言曰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
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謂阻守
大峴上策也超不從俄而公孫五樓段暉皆敗而超守廣
固乞救於秦會秦為赫連所破救兵不至超歎曰吾守齊
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裕用降人張綱以衝車版屋及飛
樓懸梯臨其城超支解綱卅城破執超神色自若一無所
請送建康市斬之何無忌東海郯人其舅劉牢之無忌始
寄東海王彥璋客於劉闍檀玄反甚懼言曰劉裕勇冠三
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
酷似其舅舉大事何慮不成及破桓玄遷都督八郡事盧
循別帥徐道覆順流大艦重樓無忌率衆拒之長史鄧潛
之諫曰舟艦居上流流蜂蠆有毒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
之賊必不敢捨我遠下俟其疲老擊之無忌不從戰敗無
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躬視督戰握節死之劉毅為衛
將軍以盧循自江陵與徐道覆合勢來寇江寧詔毅拒戰
于桑落洲為循所敗孟昶聞賊至京師大懼乃自殺循攻
石頭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乃進攻京口掠無所得迴
據尋陽將取荊州劉裕統大衆繼進戰大敗之循單舸收
散卒走桓謙以玄既亡乃奔蜀進譙署為荊州刺史率衆
而下至枝江刺史劉道規擊而斬之譙縱遣其弟子明為

鎮東將軍攻巴州克之遂屯于白帝自稱成都王十二月

經義熙七年春帝正月二月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
夏四月交趾刺史杜慧度斬盧循於水中秋七月冬十月
涼李暠敗沮渠蒙遜

傳曰劉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盧循歸不能入徐道
覆保始興至是皆為刺史所斬傳者京師賊悉平也涼李
暠初西特留女名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從姑梁
褒母養之其後禿髮傉檀假道北山遣使送敬愛于酒泉
與暠通好暠率騎二萬略地至建康沮渠蒙遜聞之來侵
建康暠大怒率兵追及戰于彌安大敗之

經義熙八年春帝正月二月甲寅山陰地陷五月乞伏公
府殺乞伏乾歸秋八月皇后王氏崩庚辰劉裕矯詔殺劉

毅及[illegible]謝混大赦天下冬十二月將軍朱齡石伐蜀
傳曰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illegible]曰地陷裂者臣下分
離坤道喪也乞伏乾歸於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至是𢦤于
五谿有鼻頭北[illegible]乾歸[illegible]之依為兄子公府所殺及其諸
子十餘人公府[illegible]乾歸長子熾磐率兵討之公府走
𢦤遠[illegible]山[illegible]四子熾磐之熾磐自立王[illegible]后
許稱[illegible]之安北無子嗣年二十九葬休平陵號安僭[illegible]
府[illegible]齊樂浩人也討桓玄功最多嘗與何無忌不平
毅能引[illegible]不校時論韙之又討盧循其功累加都督荊揚
交廣諸[illegible]劉裕覺其二於已乃奏帝曰劉毅傲狠
凶戾稱藩日久長惡不悛志在姦宄從弟藩遠相影響招
聚劉毅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輕佻躁脫竊動內外連謀

百惡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收劉[illegible]謝混誅之裕自率衆
討毅命王鎮惡等至豫章焚舟而進攻陷外城毅與戰至
日暮焚其諸門力攻之毅自北門單騎走去江陵[illegible]而縊死
殺數者言劉裕志在除毅而迷及藩混也且以裕專殺故
不書官朱齡石伐蜀縱出命尚書令馬耽者封附庸以待
王師縱自縊而死
經義熙九年春帝正月三月劉裕殺諸葛長民[illegible]弛
湖池[illegible]秋九月封劉義真桂陽公冬十二月[illegible]
諸葛長[illegible]
傳[illegible]長民琅邪人有文武幹才不持行檢始為桓玄
[illegible]又劉裕舉義長民預謀以討玄功升輔國將
[illegible]六[illegible]益太尉留府事貪饕殘虐百姓苦
之劉毅誅死且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乎貪
賊當思常冒富貴必履危機今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
裕聞而疑之伏壯士幔中引長民與語壯士自後拉而殺
之收其弟黎民黎民驍勇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逃
于山中追擒戮之[illegible]四月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
田詔賜貧民因而弛湖池之禁古之道也昔文王靈臺靈
沼與民共之漢詔以苑囿給賜貧民晉祚下衰劉裕臺此
所以取民心也雖然但能法古利民民之至也劉義真者
何裕次子也無功而封公將自愛其家也高麗扶餘種也
倭國大海山島百餘小國相接魏時有三十國戶七萬餘
面文身自言太伯之後其道當會稽東重譯入貢
經義熙十年春帝正月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磐

滅禿髮傉檀秋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城東府
傳曰戊寅地震劉裕之權盛矣乞伏熾磐與沮渠蒙遜合
勢攻傉檀傉檀敗而歎曰蒙遜熾磐昔脊於吾而我歸之
不亦痛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身與其聚而同斃不若
分而獲全以兄之子樊尼使之西逐降熾磐熾磐遣使郊
迎諸城從而皆下惟浩亹尉賢政對曰受涼王厚恩為國
藩屏雖知樂都已潰妻子被擒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
命者羅[illegible]待命晉文覧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委付之重
偏用恥焉大王將安用哉熾磐遣傉檀子手書諭之賢政
謂武臺曰汝為國儲不能盡節棄父背君虧萬世之業我
義士也豈若汝乎既而傉檀至乃降書滅者傷滅其國也
丁巳日蝕革命之徵也城東府者何尚書府也自道子亢

題分東府西府掌其事左劉裕因之居東府今城之內不復存焉（傳言爲錄尚書事其實以功加號）

經義熙十一年春帝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舉兵討劉裕二月秦姚興死子泓立三月辛巳劉裕及司馬休之戰于江津王師敗績（休之義故書王師）夏四月司馬休之魯宗之出奔姚興劉義真封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秋八月丁未僕射謝裕卒（傳無）冬十月

傳曰司馬休之字季預譙敬王恬第三子月討王恭庾楷有功後爲桓玄所敗奔慕容超及玄敗復歸京師遷平西將軍都督荊雍六州子文思作亂休之上疏請解荊州歸罪闕庭不許遂與魯宗之共誅執政者時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在都下皆爲裕先賜死自率兵征之遺休之治

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遠近所知送與司馬君使自訓厲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未跡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士僑舊一無所問吾於惓惓期物自有由來韓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厲西畿士庶惶駭莫知師出之名也辱疏始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平西經略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功家國賴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當默然使及干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不先咨時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欲誑國士天地不容在彼不在此矣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乎左右之手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良可恥也吾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受命之臣乎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裕得書而歎曰事人當如此魯宗之自襄陽會休之屯江陵拒裕戰于江津大敗俱奔姚興興死裕平姚泓又奔魏○隆裕之子與朱齡石論平蜀之功故皆封公己酉霍山崩出銅鍾六枚記異也（在神祠名山多以鍾磬藏其地故隧而出）

經義熙十二年春帝正月姚泓遣將軌寇襄陽夏赫連勃勃取秦州秋八月琅邪王德文代秦姚泓冬十月秦將姚洸以洛陽降己丑高密王恢之脩五陵

傳曰軌者宗之子也宗之既奔秦遣其子軌欲取襄陽爲晉將趙倫所擊敗走身赫連勃勃攻秦上邽克之秦州刺史姚平又攻陰密姚恢棄安定奔長安書曰取秦州言易也（經書取秦州者……克上邽……勃勃秦州刺史鎮上邽城）

八月劉裕同琅邪王德文伐姚泓經書德文不稱裕者先宗王而抑權臣也裕心欲挾帝弟之勢遠伐中原本防他變爾經特不書裕姚征伐自諸侯出抑其太甚也冬十月裕將檀道濟至洛陽姚洸懼出降高密王恢之河南王恬之子也姚洸既以洛陽降詔恢之脩宣景文武與帝陵禮也

經義熙十三年春帝正月甲戌日有蝕之二月涼李嵩死子歆立二月將軍王鎮惡破姚紹于潼關夏四月劉裕敗魏師于河西秋七月劉裕克長安滅姚泓冬十二月僕射劉穆之卒

傳曰李嵩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殆不復起矣死者人理吾不恚之所恨志不申耳吾終之後世子歆猶卿子也無使驕

自任䝉年六十七諡曰武昭王歆字士業府寮奉為涼公
姚泓遣胡翼度據潼關遣姚讚步騎五萬拒晉師於潼關
裕使王鎮惡自秋杜西渡渭逼姚難引師而西是時大霖
雨渭水漲不得北渡鎮惡水陸俱進追及姚難姚贊陣涇
上拒鎮惡鎮惡敗之迴還長安姚紹總其事聞晉師過關
嘔血而死書曰破姚紹紹總師也魏遣將娥青救姚泓至
河曲為劉裕所敗斬其裨將阿薄子七月劉裕進攻長安
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宗室百餘人亦降裕盡殺之送泓
建康市斬之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立至泓三世而滅共三十二年
經義熙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沈田子殺王鎮惡于長
安劉裕封宋公秋七月冬十一月赫連勃勃敗王師于青
泥復陷長安十二月戊寅劉裕弒帝崩

傳曰夏赫連勃勃聞劉裕破姚泓謂群臣曰裕克長安利
在速返必留子弟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易於拾芥耳
於是據安定盡有嶺北之地裕遣勃勃書請通和勃勃命
皇甫徽為文陰誦之乃召裕使口授令人為書答裕裕覽
文奇之既而留子義真守長安而還勃勃之臣王買德進
計曰劉裕以亂政亂未有德政濟蒼生使弱才小兒守之
非經遠之計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耳無暇有意於中
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冥清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斷
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險絕水陸之道義真獨坐
空城逃竄無所可謂兵不血刃而自定矣勃勃從之使買
德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至義真使沈田子逆戰不利
田子與王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討沈田子於是關門

自守赫連夜襲長安裕聞之大懼召義真鎮洛陽使朱齡
石守長安義真東歸百姓逐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勃勃
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可謂算無遺策也復陷長安貶
裕之罪也言速篡位無意於中原也戊寅帝崩於東堂年
三十七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無所辯凡動
作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有讖云昌明之後
有二帝故裕密使王韶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然後禪
代也故經書劉裕弒帝崩春秋之制凡弒君稱君君無道
也稱臣臣之罪也又例曰凡自虐其君曰弒也君子謂劉
裕殺姚泓之已降及宗室從而遇害其後蕭齊篡宋亦陰
見殺劉無少長盡幽死易所謂積不善有餘殃其劉裕之
謂乎

經晉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帝即位立皇后褚氏甲午劉
裕還彭城四月秋七月劉裕移鎮壽陽冬十月乙酉劉裕
以義真鎮揚州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十二月黑龍四
見東方
傳曰恭帝諱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義熙十四年
十二月劉裕矯安帝遺詔曰大司馬琅邪王體自先皇明
德光懋屬惟儲二眾望攸集其君臨晉邦奉系宗祀允執
厥中燮和天下闡揚末誥無廢我高祖之景命遂即位劉
裕自伐秦回是月始朝焉移鎮壽陽以其子義真鎮揚州
張外勢以窺內也丁巳日蝕晉祚盡此言黑龍四見者何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常陰厥咎弱時則
有龍蛇之孽有下人代上黑陰色也見東方劉氏出東

之應也

經元熙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劉裕至京師諷帝禪位于宋

傳曰六月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旨諷帝禪位草詔而請帝書之帝謂左右曰晉氏久失之矣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裕以帝爲零陵王居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舊法然有其文而不備其禮焉明年裕使兵人踰垣弒帝于内房謚曰恭帝年三十六經不書弒謂前年已弒安帝今過以禪則弒之義欲蓋而彰焉

元經薛氏傳第七

元經薛氏傳第八

阮逸註

經宋高祖武帝永初元年後魏明元帝五年夏六月宋受晉禪秋七月陳留王曹虔嗣薨八月癸酉立義符爲皇太子九月北涼滅西涼

傳曰不書正月二月系晉朔也不言即位晉元熙二年夏已書晉禪于宋也曷謂今六月復書宋受晉禪曰晉史畢辭宋史興辭元經包晉宋之史異辭其事則一也事一辭異猶春秋之法也陳留王曹虔嗣魏後也書姓以別非宗室王也義符長子也立爲皇太子正也北涼沮渠蒙遜元始九年伐西涼李士業滅之不書名氏志其地以告也曷謂舉地以告曰東晉涼州牧自張軌世稟晉命至是李暠據墩煌沮渠蒙遜據張掖世各僭號建元其實晉一牧

而已故舉涼地相滅爲文不書姓氏如春秋赤狄白狄之類皆狄而已無所褒也

經永初二年春帝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二月乙丑策舉秀才孝廉夏四月禁淫祀房廟秋七月晉恭帝爲宋所滅書弒司馬氏冬十一月葬晉恭帝

傳曰郊祀就南木陽位也祀周祭天名也祀天以遠祖配自三代以來尊此禮惟周公因攝政率天下諸侯朝于明堂由是尊文王祭于明堂以配上帝魯用天子禮樂因周公以尊祖也故魯之郊卜郊卜牲過則書以示訓也今宋之革晉相沿漢魏舊典凡郊祀告天肆赦所以易民耳目尚其於尊祖因心則與古制異焉策試州郡所舉秀才孝廉從延賢堂行漢故事也禁淫祀房廟者何自秦漢而下

方士妖術非鬼而祭妄求私福謂之淫祀正寢之旁設以
房室無猶而祭謂之房廟宋初知其弊故詔禁止之禮也
晉恭帝既禪位封零陵王宋使兵人殺之書爲宋所害此
宋史與晉史異辭也晉史曰劉裕弒帝崩宋史曰晉帝爲宋所害元經因晉宋
二史成文在晉安帝時劉裕人臣也故書弒所以貶亂臣
之逆也在宋祖之世晉恭降爲王宋爲君主故書爲宋所
害以宋前代非義而死元經實傷之再雖傷之亦必變文
所以明宋爲君主猶害人臣也按本史曰零陵王殂宋志也言宋志在於殺者春秋
鄭伯克段傳云是謂鄭志也盡滅司馬氏之族不書于經何也曰義熙
十四年貶裕弒君已重故其滅尤酷之也愍晉恭帝如魏
明帝愍漢山陽公故書權也
經宋初三年春帝正月詔刑無輕重悉原之徐羨之録尚

書事二月星孛虛危夏四月封楊氏爲都群王癸亥帝崩
于西殿秋七月冬十一月魏師克滑臺
傳曰正月甲辰詔刑罪無輕重皆原之非禮也易謂非聖
夫國之刑制原情輕重故赦眚肆赦怙終賊刑堯舜
之爲也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
典蓋輕重中典臨事適宜無幸免無濫入民是以信不犯
有司古之道也今刑無輕重悉原之出於一人之私妄求
于一時之福天安信栴哉傳言五月帝果崩赦罪無足驗也徐羨之録尚
書事帝顧托也帝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
而無遠志非如兄韶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故書徐羨之
舉顧託之首也星孛于虛危占曰虛二星主死喪哭泣危三
[illegible]有孛焉此帝將崩之兆也楊盛仇池公楊世之

後也世長子簒居仇池其第統起兵武都與簒分立簒爲
符秦所滅而統獨存至是宋初有天下務懷遠方故封其
子孫以盛爲王宋權也癸亥帝崩于西殿帝漢楚元王之
後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世居丹徒京口以平孫恩桓玄
有大功晉義熙至録尚書事討慕容超以車四千兩爲二翼
方軌徐行攻滅之廻討盧循以萬鈞神弩摧陷之又北伐
加位相國策封宋公討姚泓平長安進爵宋王晉恭帝元
熙二年禪位于宋帝不許太史令駱達奏天文符讖晉
義熙之元年太白晝經天凡七占曰人更主異姓興又五
虹見鎮歲大白熒惑聚東井入太微黑龍四登天漢遂建
武至建安一百六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四十
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一百五十六年揖讓咸歸於

宋廢帝即天子位在位三年崩年六十七魏明元帝遣將
攻滑臺克之書曰臺不守也
經少帝景平元年春帝正月帝即位夏四月魏師陷虎牢
執毛德祖太皇太后崩秋七月立張夫人爲皇太后冬十
月星孛于氐魏明元帝崩
傳曰少帝諱義符高祖長子也魏師既克滑臺乘勝攻虎
牢陷之執宋刺史毛德祖德祖毛寶宗子也執而不殺言
魏強也知爲力屈非降故不書降太皇太后蕭氏崩高祖
初爲宋公宋王加太妃太后之號武帝踐祚尊之曰太皇
太后至是崩于顯陽殿年八十一張夫人生少帝有司上
尊號爲皇太后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也星孛于氐者占云
氐四星王者宿宮后妃之府有星孛焉營闈有變之兆也

魏明元皇帝拓跋氏諱嗣道武帝長子也崩時年三十二
謚曰明元書崩抗帝以尊中國也
經景平元年春帝正月巳卯朔日有蝕之二月徐羡之殺
廬陵王夏五月衆廢帝為榮陽王六月癸丑徐羡之殺榮
陽王崩
傳曰巳卯日蝕帝將廢之應也徐羡之殺廬陵王義眞義
眞武帝第二子也昔從帝收中原留義眞鎮長安為赫連
勃勃所逐武帝崩徐羡之等議眞與少帝不協遂廢為庶
人遣吏殺於徙所書徐羡之殺者賤其專殺也衆廢帝者
何徐羡之傳亮王弘檀道濟謝晦中外衆臣共議帝過惡
非失美之使舍人刑安泰殺帝於金昌亭然則廢帝稱衆
者天下之公也殺帝書羡之者亂臣之首也曷謂天下之

公曰天之生民樹之以君衆樹之也失道則為獨夫故廢
昏衆明以安天下此所謂公也既廢矣又從而殺之此亂
臣之惡羡之為首乎故時書徐羡之殺帝别未立君惡行
殺逆以明一日不可以君也
經文帝元嘉元年魏大武皇帝始光元年春正月帝即位
夏四月秋八月大赦改元九月丙子立皇后袁氏
傳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少帝既廢百官迎帝立
之八月丁酉即位于中堂書正月即位者正五始也大赦
改元以元嘉為首也魏大武諱燾明元長子即位之歲改
元始光適與元嘉並相並嫡皇后袁氏名齊嬀父湛左光禄
大夫后初適帝為王妃至是立為皇后正也
經元嘉二年春帝正月辛未祀南郊夏四月秋八月乙酉

彭城王義康為司空冬十一月楊玄為武都王
傳曰秦漢而下郊祀志記有甘泉后土五神祇事多不
經魏晉之君親祀郊祭以祖配天損益不定元帝過江立
郊祀儀依漢獻帝都許故事乃設南郊於巳地依漢光武
故事正月廷郊之禮按周禮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故宋禮
亦公營制而門惟用辛從古禮也彭城王義康者武帝第
四子也少聰察司徒王弘表王宜入輔政乃拜司空稱也
楊玄者仇池公楊盛之子封爵也襲也
經元嘉三年春帝正月丙寅誅徐羡之傳亮詔將軍到彥
之執謝晦誅不言二月巳卯謝晦伏誅夏五月乙巳涼州牧
沮渠蒙遜攻大將軍冬十二月以祁徐佩之友
傳曰徐羡之字宗文初為從軍與武帝同府深相親結以

佐命功進録尚書事無學術而局度詳整傳亮字季友咸
玄孫也博涉經史至中書令有佐命功與徐羡之同受顧
命及少帝廢義眞死迎立文帝帝有誅羡之亮意羡之走
出自縊戮尸付廷尉亮亦命追收之臨刑曰亮受先帝遺
命翼贊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詞乎遂伏誅謝晦
字宣明晉太常裒之玄孫也美風儀時人方之楊德祖從
武帝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晦及聞廢陽論没武帝欲比
伐晦以王粲詩諫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
人喟然傷心肝武帝流涕乃止與徐傅及檀道濟共輔政
同廢少帝授荆州為外援及文帝誅徐傅晦奉表曰不執
誅之沮渠蒙遜自晉義熙八年僭號河西王其後宋齡石
遣使聘之蒙遜遣使報聘因表曰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

諸臣始其朝廷休問承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
可謂天贊大晉督生英輔也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荊揚之
饒安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之功以資戎虜乎若六軍北軫
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諸戎爲晉右翼前驅自是宋依晉
故事並遙加蒙遜官號羈縻之也吳郡太守徐佩之聞羨
之既誅乃謀反事泄亦伏誅
經元嘉四年春帝正月乙亥曲赦建業二月乙卯幸丹徒
謁京陵夏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冬十月
傳曰曲赦建業慮都下徐傅親黨或不安也故赦之辛巳
南郊不書略也元嘉三年已書傳辭詳矣幸丹徒京口也高祖之考孝
穆侯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有天子氣宋國以高祖
陵曰初寧陵皇考陵曰京陵謂京陵因京口地爲名者也

六月日蝕皇子劭立之應也逆子立天不與也故先見譴于上
經元嘉五年春魏太武皇帝神䴥元年帝正月甲申大閱
觵夏六月詔遣使賑贍秋七月冬十二月魏太武帝伐夏
以赫連昌歸
傳曰自去年五月疾疫至今年正月陰陽從序故六月戊
子都下大水大火災異不絕乙卯遣使巡行賑貸民禮也
後魏太武皇帝因泰州獻狀可因獻白鹿改元神䴥夏四
月魏伐赫連昌至技陽山拾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至黑
水祈天告祖宗乃誓衆六月大破昌昌奔上邽虜昌及其
家人萬數軍騎珍寶不可勝計遂班師書以十二月者從
赴告也六月破赫連昌十二月魏始告捷于宋也春秋列國赴告冊書交相紀
南北朝則通使問亦以捷相告古史遺法也

經元嘉六年春帝正月辛丑祀南郊三月丁巳劭爲太子
夏五月日有蝕之秋七月百濟國遣使來貢十一月己丑
星晝見十二月西河河南國並遣使來貢
傳曰劭者孰是曰文帝子也立爲太子不書皇言劭立不
足爲皇嗣也百濟者其先東夷三韓國中諸小國之一也
後漸强大晉義熙中百濟王餘映朝貢授以鎮東將軍百
濟王宋自元嘉以來每歲遣使貢方物此即餘映也星晝
見者日無光也曰日無光君德不明故星侵日晝見象臣
不從君權也西河者鮮卑乞伏乾歸之後也河南者其先亦鮮
卑慕容亞洛干之後也二國皆東北通秦隴右流沙之地
其子孫以吐谷渾爲姓自號河南王至是遣使來貢紀此
國二路隣益州常通商賈其來非懷中國之德也貢以貿

商貨耳
經元嘉七年春帝正月二月壬戌雪且雷三月遣將軍到
彥之侵魏夏六月封楊難當武都王秋七月冬十月立錢
署戊寅魏克金墉城又克虎牢壬辰遣將軍檀道濟拒魏
師到彥之至滑臺奔退
傳曰雪且雷紀異也到彥之督諸將王仲德竺靈秀尹冲
段宏趙伯符垣護之朱脩之等北侵魏自淮入泗泗水竭
日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以朱脩之守滑臺尹
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月魏軍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
衆潰而死魏師進滑臺彥之棄舟步奔彭城乃免彥之罪
當役經不書者賢其奔也楊難當者何仇池公之後也國
號武興難當自稱武興王至是通使于宋宋封之曰武都

王始置錢署以鑄四銖錢濟一時之急非經久之利也國法自太公作輕重九府子母相權使貧富各得利用後世失其權宜於執一故錢輕則富者增價錢重則貧者不給於是有盜鑄犯上之亂作焉晉宋以來四銖錢古也經書始置譏失政也檀道濟以到彥之侵魏河南復為魏所克於是詔遣都督諸軍北略地書曰拒魏師言苟自固守非制勝之詞也

經元嘉八年春帝正月二月癸酉檀道濟逝歸魏定河南三月大雩六月乙丑大赦又大雩秋七月冬十月

傳曰檀道濟至濟與魏師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食盡竭夜唱籌量沙以為米魏人謂食糧有餘殺之乃遁歸不書官譏小智失大謀也（南史云道濟全軍而返名大振此史諱其遁也）書曰魏

定河南言江左不能與爭也自是中原定於魏矣大雩旱也又大雩猶未雨也旱而救懼民有饑也然政令一失陰陽失序救之何益乎故書大赦又雩譏非禮也

經元嘉九年魏太武延和元年春帝正月二月詔佐命功臣配享廟庭夏五月太保王弘薨秋七月以殷景仁為僕射冬十月以皇子紹為廬陵王魏伐夏赫連氏及乞伏氏

傳曰二月詔曰故太傅長沙景王（劉道憐）故大司馬烈武王（劉道規）故司徒文宣公（劉穆之）華容公弘（王弘）永脩公道濟（檀道濟）故龍陽侯（王鎮惡）咸有文德以弘帝載有武功以隆景業而太常未銘從祀闕享宜配祭廟庭勒功天府禮也太保王弘字休元導之曾孫也弘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武帝因宴集言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是時傅亮等並撰詞以稱功

德獨弘對曰此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要文帝立又以定策功累遷錄尚書事進太保薨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不營財物不事威儀將加榮爵於人又先呵責而後施行若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或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若撫勞之是與人主分功此妾以事君者也聞者皆悅服書官以飛賢之也書殷景仁為僕射者其得人也同時劉湛代景仁為領軍不書貶湛也也君謂景仁善而劉湛惡曰湛與景仁素相善皆謁於武帝湛常居外任而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而湛陰結彭城王義康以傾景仁故一書一不書善惡分矣皇子紹為廬陵王者繼孝獻王義眞嗣也乞伏國仁之孫熾磐死以慕末嗣位為夏赫連所滅赫連氏自勃勃死子昌立為魏

所虜昌弟定復據平涼至是魏滅之二國先後不同而并書之者以示魏與中原諸國位相繼滅矣（赫連乞伏本二國晉之）

經元嘉十年春帝正月甲寅封義宣為南譙王夏林邑王遣使朝貢秋七月曲赦梁益秦三州冬十一月楊難當據梁州沮渠蒙遜死子茂虔立

傳曰義宣帝弟也改封南譙王初封武陵王群蠻充斥者宜不能制改封南譙優親王也夏林邑闍婆呵羅單國遣使朝貢皆以商利來耳案夷貊傳林邑國漢象林縣古越裳之域地廣六百里馬援植銅柱之所也其王法服皆著瓔珞如佛像之飾以吉貝為幡旗（結也吉貝木）其大姓謂之婆羅門闍婆達國者遣使奉表其詞曰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

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轉尊法輪度脫衆
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呵羅單國其王曰沙跋摩奉詔曰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三達六通爲世間尊是名如來
北時南朝信尚佛法故海繼得以交易因而羈縻之封之曲
徇若情非禮也益梁秦三州雖遠隔南朝然去就不定是
時楊難當皆宋歸魏故曲赦三州以安叛黨也十一月初
難當據梁州亦號東益州其城東連秦嶺西接宕昌言語
與中國同地植九穀婚姻有六禮知書數出桼麻銅鐵於
本國自稱仇池王沮渠蒙遜臨松胡人先世爲沮渠之官
遂爲氏蒙遜博練群吏頗曉天文有英略權變乃叛呂光
據金山門段業晉隆安五年自立爲涼州牧至義熙八年
僭號至是死子茂虔嗣僞位焉

經元嘉十一年春帝正月夏四月刺史蕭思話復梁州五
月丁卯以沮渠茂虔爲西河王
傳曰蕭思話爲梁南二州刺史會氏帥楊難當寇漢中思
話破氏寇收漢中置戍於葭萌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
下史官書曰復梁州從告功也沮渠茂虔爲西河王來通
好也
經元嘉十二年春帝正月辛未祀南郊馮弘爲燕王夏四
月丙寅都下震六月大水以穀百萬斛賑民九月蜀將張
秦爲寇
傳曰辛未南郊舉舊制也馮弘者何北燕馮跋之弟也跋
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子孫有食馮鄉因爲氏焉初事慕容寶
後附高雲作亂衆推跋爲主晉大元二十年僭號于昌黎

跋寬仁有大度躬勤儉子家勸農桑省徭役每遣守宰必
親見東堂問爲政之要令極言無隱於是朝野競勸又建
大學置博士諸僞政皆莫能比後爲魏師伐地震尤甚跋
問其臣閔尚尚對曰地三陰陰主百姓震有左右之占今
震者向左臣恐百姓將西移乎跋乃遣使巡行問民疾苦
賜以穀帛元嘉七年跋卒而弟弘立通好南朝故封爲燕
王來遠從權也都下地震零陵王大妃殂之應也(晉帝大妃也)
水以穀賑民禮也
經元嘉十三年帝正月癸丑朔帝有疾不朝會三月帝殺
司空檀道濟夏四月秋七月晉零陵王大妃殂九月封皇
子濬爲始興王駿爲武陵王魏伐燕馮弘奔高麗
傳曰帝疾不朝會書變常也南河元會自晉武帝詔太康

儀注用魏制著爲典常謂之咸寧注也咸寧注曰先正一
日有司宿設夜漏未盡群臣集庭燎上賀起謁報百官太
官賀郎官不至計吏皆入其奏大鴻臚各奏群臣就位侍
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
座鴻臚奏請朝賀掌禮郎讚皇帝延諸王登殿延太尉等
公各奏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訖引下殿復故位以贄受
贄郎以璧皮帛付謁者以羔雁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
雅樂乘黃令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謁者以次入皆
再拜皇帝又出僕射跪奏請群臣上壽上觴再拜上萬歲
四廂樂作百官再拜乃行百官酒太樂奏登歌三終乃降
太官具御飯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太樂
令奏云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鼓吹令奏進衆技乃

不詭群討吏前授敖戒鉞鼓作群臣北面而拜出北淡魏
祭用人代也宋公晉制每年正月朔御殿受朝賀以爲常典
故不比年書之今歲帝疾不視朝故特書不朝會以明常
歲皆朝會也檀道濟尚平今鄉人隨宋武建義爲前鋒所
至望風降以佐命功數帥兵拒魏師三軍依附帝忌憚朝
廷皆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帝寢疾聽信領軍劉湛
湛及彭城王義康皆忠信宜殊徵道濟不復可制乃矯詔
收付廷尉父子八人皆誅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白浮鷗
枉殺檀江州明無罪也故書帝殺者言文帝不能保爲晉
零陵王大妃恭帝太后也以晉儀葬之禮也濟帝之次子
駿第三子即武帝也成書首始封也殤弘者賤之弟也爲後魏所伐
弘東奔高麗高麗殺之北燕以晉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

至弘三世而滅凡二十八年也歸于魏
經元嘉十四年春帝正月辛卯祀南郊夏四月蜀賊張尋
降秋七月冬十二月河南西河呵羅單國使朝貢
傳曰蜀賊張尋及其黨趙廣來降遷之建鄴河南吐谷渾西
河沮渠呵羅單西南夷並遣使朝貢
經元嘉十五年春帝正月以吐谷渾慕延封隴西王夏四
月秋七月辛未地震新作東宮武都河南高麗倭人扶南
林邑國使朝貢冬十月立儒學于北郊
傳曰吐谷渾慕延其先鮮卑慕容氏也西徙上隴過抱罕
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界東盤川西于闐北高昌
東北秦嶺萬千餘里古流沙地也有青海出龍馬至慕容
延始通江右故封隴西王新作東宮太子劭居也武都揚

難當也河南即吐谷渾慕容延自號河南王也高麗王高璉
也高麗王高璉宋武帝初踐祚加璉爲鎮東大將軍馮弘奔高麗宋遣使王白駒往取之高麗將孫漱殺弘不
不奉南來王白駒復殺漱於海璉執白駒送于宋宋不欲違遠人意下白駒獄由是璉每歲來貢焉倭國王
名諱無姓氏物產與儋耳朱崖同宋初除安東將軍倭國
王扶南國在日南群海西灣中去日南七千里東通交州
西接天竺安息外交易東西日有萬餘商人珍物無不有
人分書與佛經相似林邑有扶南相達崇佛法而備禮
諸儀故多入貢因商利也帝好文立四學以雷次宗掌儒
學何尚之掌玄學何承天掌史學謝元掌文學並館于郊
法古四郊學也
經元嘉十六年春帝正月戊寅觀武于北郊夏六月李子
僭號南平王秋九月魏伐北涼擒其主茂虔冬十二月乙

亥皇太子劭冠
傳曰閱武北郊與魏南侵備御也漢魏以來立秋之日郊禮
畢乃揚威武斬牲于東門以薦陵廟其儀帝御戎服乘白
馬衆騎騶執弓射牲命割者載以獲車送陵廟以束帛賜
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名曰貙劉貙猛獸也劉殺也名兵習孫
吳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並拜天子下車與公卿親識貙
劉乃遂告自東晉天子不親令進退而武臣不傳六十四
陣至宋惟有閱武之名而無習兵之法矣案六十四陣此
諸葛亮習黃帝八十一陣遺制也晉馬隆得其術乃以八
陣法伐也凉自後有桓溫者因伐蜀於魚腹平沙上親武
侯八陣基址以石縱橫爲八行此則方排成八八六十四
陣之因也其變化即後人莫得傳其首焉唐李靖有兵書對問三卷得此

沮皇子鑠文帝第三子書始封也魏師伐凉擒沮渠茂虔平姑臧於是魏盡平凉州舊地焉（僞國盡亡矣）太子劭冠帝往觀之幘無故墜地元兇之兆也

經元嘉十七年魏大武太平真君元年春帝正月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九月壬子葬元皇后冬十月劉湛有罪誅十一月僕射殷景仁卒

傳曰袁皇后袁湛女適文帝爲妃生子劭后族貧每就上求錢帛上性儉不過五十千而已潘淑妃有寵后因潘求三十萬錢宿昔便得由此恚恨成疾至是崩命顏延之爲哀策文上益八字云撫存悼亡感今懷昔詔謚曰元皇后劉湛字弘仁父柳晉儀同湛襲安衆縣男嘗自比管葛不爲文章累遷給事中與殷景仁並任湛曰今世宰相何難

正當漢南陽郡功曹耳後景仁專内任而湛猜隙漸生結彭城王義康以傾景仁殷黨附義康帝不平之湛亦知必敗會丁艱伏甲于室以待上臨事泄伏誅不書官貶有罪也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少有大成之量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於理舊章記注莫不撰錄文帝委遇尤厚劉湛與義康　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上聞之徙景仁西掖門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義康計不得行景仁稱疾停家養老數年雖不見任而密函去來朝政大小必問焉及誅劉湛外人莫知預計也卒謚曰文成公

經元嘉十八年春帝正月夏五月甲申江水溢害居人冬十一月僕射王球卒氐楊難當寇漢川

傳曰江水泛溢害居人陵汾陽下陵上也王球字蒨玉司徒謚之子正方獨立歷位侍中時舍人徐爰有寵於上命球與之相結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上嘗謂球曰舊王可謂王庭無當才文劉湛殺景仁權傾内外球雖姻戚未嘗往來選職接客甚希而銓衡有序尋代殷景仁爲僕射江夏王義恭啓文帝曰王球誠能淡退有素然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功非其所長帝曰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楊難當兄之子曰文德奔漢中族弟磨香攻文德因冠漢川焉

經元嘉十九年春帝正月夏四月始奉祠大赦五月將軍裴方明破楊難當秋七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十二月丙申詔奉聖胤封西凉李寶歸于魏

傳曰帝久疾初愈始親祠大赦南朝以赦罪爲求福非古

也裴方明與秦凉二州刺史劉道真同討仇池破之告功也甲戌晦日蝕案星曆凡日月合朔則蝕春秋傳以爲月掩日也朔有晦日大小當使然耳按春秋書曰食則無朔而有日者或無朔無日者有朔無日者餘則日朔皆備推食師無明文歷代所占從異但食即占之不限晦朔也今參會若天戒若曰陰陽所散文帝爲義康義恭諸侯擅權小人構隙國家亂之應也客星在北斗占曰凡客星所出有兵喪北斗帝居也臣下有陰窺神器之象詔奉聖孔氏子孫世世得襲封宋沿晉制行之禮也李寶者西凉武昭王暠孫也書歸于魏不抗兵以庇民也（暠之光也爲別立傳於載紀史官）

經元嘉二十年春帝正月二月魏克仇池夏四月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秋七月冬十月壬午耕籍田水旱大

傳曰仇池楊難當去年爲宋所討難當兄子文德奔魏別
于宋拔封武都王至是復爲魏所克書曰仇池不書文德
重其地微其人也皇子誕帝第四子也書始封也初置藉
田以水旱相繼欲行藉田以祈農福妄也案藉田之制殷
曰貢商曰藉周曰徹其實皆什一稅也藉之言借民力耕
穫以奉神報先而將劝非邀福也周人藉千畝天子躬耕
所以勸農務本漢文帝始脩藉田迄魏氏三祖皆舉三推
之禮晉武帝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乘輿御木輅以耕江
左元帝賀循定儀注未詳迄今宋國水旱饑脩此禮失古
義也
經元嘉二十一年春帝正月諸郡禁酒二月辛卯以子宏
爲建平王夏四月秋九月以沮渠安周爲河西王冬十月
雷且電

元經薛氏傳 卷八 十六

傳曰諸郡南兗州南豫州浙江西並禁酒行權酤也是時
國窘竭故權酒利以苟安焉建平王宏帝第五子書始封
也沮渠安周者孰謂非沮渠之裔也自茂虔爲魏所殺蓋
安周是其疎族潛附於宋虚授以州刺史河西王非實封
也冬雷且電陽德失所也（凡雷之聲由電也雷電並耳）
經元嘉二十二年春帝正月辛卯朔始用新曆二月甲戌
立子褘爲東海王昶爲義陽王夏四月秋九月癸酉黃武
帳堂冬十二月范曄及伏誅免義康爲庶人
傳曰新曆者何承天所撰元嘉曆也褘帝第六子昶帝第
七子皆始封也晏武帳堂帝先勑諸子且勿食至會所
賜饌既而日旰諸子有饑色因誡之曰汝曹少豐泰不知

百姓艱難今特使爾識饑當節儉用物也古者享以訓恭
儉晏以示慈惠今帝誡諸子因饑使知節儉亦慈惠在其
中矣范曄字蔚宗車騎范泰第四子也作宣城太守乃刪
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徐湛之則無以謝天下上得劭咒
詛巫蠱之言上謂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將謂空言不意
親覩此不幸也先其是起畢昴入大微掃帝座端門滅於
翼軫又熒惑逆行守昏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耀劭
與始興王濬（帝第二子也）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行酒密與隊
主陳叔兒及張超之謀是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曰魯
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率素養士二千人皆
被甲入其夜與徐湛之語至旦燭猶未滅超之行弒上以
几白障五指俱落而崩遣人殺吏部江湛即僞位詔曰徐

元經薛氏傳 卷八 十七

湛之殺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
元爲大初遷大行皇帝於太極殿劭成服號慟義師至劭
自督戰督務打退故爲義師所乘大敗入府庫井中擒之
與濬並伏誅汗其東宮南平王鑠字元休帝第四子也元
凶既立以鑠爲録尚書事及義師入以歸義最恥常懷憂
悒眠中蹶起無復魂守食中遇毒而薨
經宋武帝孝建元年春帝正月即位
經孝建二年
經孝建三年
經大明元年
經大明二年
經大明三年

經大明四年
經大明五年
經大明六年
經大明七年
經大明八年五月
經少帝（業子）永光元年春正月即位
經明帝（湘東王彧）大始元年春正月即位魏取淮南地
經大始二年魏天安元年
經大始三年
經大始四年
經大始五年
經大始六年

經大始七年魏獻文帝傳位于子孝文帝
經大豫元年四月帝崩
經宋廢帝蒼梧王昱元徽元年春正月即位
經元徽二年加元服
經元徽三年魏延興五年
經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
經元徽五年帝凶惡爲楊玉夫弒崩魏獻文帝爲后所弒
經順帝準昇明元年春正月即位（明帝子九歲）魏太和元年
經昇明二年南齊蕭道成專政
經昇明三年禪位僞齊

元經薛氏傳第八

元經薛氏傳第九

經後魏孝武帝太和四年春正月（一本書帝即位）
文中子曰或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矣又曰中國之道不替孝文之力也又曰太和之政近雅矣（都洛陽得中國[illegible]定明堂脩制度與[illegible]文物先王之道得化）一明中國有法也（[illegible]制定律令舉兵百萬[illegible]江陵其後宜武孝明皆修大[illegible]）又曰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illegible]）

[illegible]

蕭常聞元經之常[illegible]

[illegible]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詩[illegible]）

[illegible]民有庇（[illegible]）且居先王[illegible]

元國路[illegible]受先王之道（[illegible]）子先王之民矣（王子民亦[illegible]）謂之何哉（[illegible]）不[illegible]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稟於天命吾安敢至之哉（天命[illegible]歸於中國[illegible]）

帝都洛[illegible]明堂[illegible]

[illegible]儿詔祭帝自述之

經太和五年
經太和六年
經太和七年
經太和八年
經太和九年
經太和十年
經太和十一年
經太和十二年
經太和十三年
經太和十四年

經太和十五年
經太和十六年
經太和十七年江南王肅來奔
經太和十八年
經太和十九年
經太和二十年（改姓元氏）
經太和二十一年
經太和二十二年伐江南至樊城而還
經太和二十三年帝崩
經後魏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春正月即位
經景明二年
經景明三年南齊爲梁蕭衍所篡

經正始元年
經正始二年
經正始三年
經正始四年（改元永平）
經永平元年
經永平二年
經永平三年
經永平四年（改元延昌）
經延昌元年
經延昌二年
經延昌三年
經延昌四年

經後魏孝明帝（詡）熙平元年春正月即位
經熙平二年（改元神龜）
經神龜元年
經神龜二年（改元正光）
經正光元年梁改普通元年
經正光二年
經正光三年
經正光四年
經正光五年
經孝昌元年
經孝昌二年
經孝昌三年（改武泰）

經武泰元年帝崩（立孝文曾孫釗）爾朱榮弑帝釗別立子攸改元
永安
經孝莊帝永安元年即位
經永安二年
經永安三年帝殺爾朱榮
經前廢帝（恭）普泰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
經後廢帝（朗）中興元年春正月即位於信都高歡立之
經出帝 永熙元年春即位
經永熙二年帝辛長安
經永熙三年帝在長安宇文泰鴆帝崩
經西魏文帝大統元年（寶炬孝文之孫）即位於長安高歡立元善
見號東魏

經大統二年關中大饑
經大統三年
經大統四年
經大統五年
經大統六年
經大統七年
經大統八年
經大統九年
經大統十年
經大統十一年
經大統十二年梁中大同元年
經大統十三年東魏高歡卒子澄嗣

經大統十四年東魏侯景奔梁
經大統十五年侯景殺梁主蕭衍高澄
經大統十六年高洋弒東魏靖帝自立國號齊
經大統十七年帝崩
經西魏廢帝欽元年從周制立不稱元年春正月即位
經二年陳霸先誅侯景梁蕭繹立於江陵
經三年帝爲宇文泰所廢崩
經西魏恭帝廓廢帝弟元年以宇文泰爲大師
經二年蕭詧立于江陵號後梁
經三年宇文泰卒子覺立弒帝崩
經周閔帝覺元年春帝正月即位陳霸先篡梁自立
宇文護弒帝崩

經周明帝毓武成元年春帝正月即位
經武成元年陳霸先卒高洋卒
經武成二年宇文護弒帝崩
經周武帝邕保定元年高演卒北齊興
經保定二年蕭詧卒
經保定三年
經保定四年
經保定五年改天和
經天和元年陳文帝卒北齊高緯大亂
經天和二年
經天和三年
經天和四年

經天和五年
經天和六年改元建德
經建德元年遣使聘陳
經建德二年
經建德三年
經建德四年
經建德五年
經建德六年舉師伐鄴高緯亡改宣政
經宣政元年伐陳獲吳明徹帝崩改元大象
經周宣帝贇大象元年春帝正月即位改元
經大成元年春帝禪位於太子衍曰靖帝
經周靖帝衍大定元年楊堅輔政伐陳盡取淮南

經大定二年禪位于隋

經隋文帝堅開皇元年春帝即位封子廣晉王

經開皇二年陳宣帝卒

經開皇三年蘇孝慈置藉田

經開皇四年後梁蕭巋來朝

經開皇五年正月朔日有蝕之立義倉

經開皇六年築長城

經開皇七年後梁蕭琮來朝國亡

經開皇八年出師五十萬伐陳鎮星入東井

經開皇九年春正月白虹夾日晉宋齊梁陳亡

王凝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懷帝永嘉二年中國大亂而元帝渡江中興衣冠往依之卒不貴者無人也元帝明帝成帝賴王導爲輔至康穆之世皆稱不衰至孝武賴謝安爲之佐后桓玄篡劉裕興晉無賢故衰也齊梁陳不與其爲國也言宋有梏晉之功故君子猶與之至齊梁陳無復及中國但自相篡立故君子不與其爲國及其亡也則君子猶懷之因齊梁陳三國之亡無繼權晉宋也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因閏且言其國亡也言自亡矣凝曰晉宋先亡今具其之何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宋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責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日君子責齊陳梁之嗣也不能禮樂但自相篡而已矣及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日者君子猶書宋之嗣也言齊梁陳亦晉宋之遺人也此元經所以書也

文中子曰春秋以天道終乎故止獲麟麟不遇時天不窮矣元經以人事終乎故止陳亡先王之道掃地是人事之極矣薛收曰何謂也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

續元經後二十八年終如春秋左傳至孔子卒

元經薛氏傳第九

續元經第十

庚戌 隋文帝開皇十年春

辛亥 經開皇十一年春帝正月焚陳寶器

突故 三月突厥獻七寶椀

壬子 經開皇十二年

癸丑 經開皇十三年春新作仁壽宮

甲寅 經開皇十四年春詔州縣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乙卯 經開皇十五年春帝正月封泰山夏六月焚緯文布

詔相州送焚之

丙辰 經開皇十六年春

丁巳 經開皇十七年夏五月有群鹿入殿門

戊午 經開皇十八年春二月伐高麗 以漢王諒為元帥師水陸三十萬征高麗

秋九月漢王諒還兵死者十二三

己未 經開皇十九年

庚申 經開皇二十年夏四月有大聲如雷 冬十月廢太子勇

立晉王廣為太子 煬帝

辛酉 經仁壽元年夏五月大風拔木

壬戌 經仁壽二年陳叔寶薨

癸亥 經仁壽三年春河南大水文中子奏策於大極殿 年二十四

甲子 經仁壽四年春 秋七月無日光帝崩 太子廣弒

乙丑 經隋煬帝大業元年春正月 不書即位弒父之帝 赦天下共誅也 帝開汴

渠秋八月御龍舟幸江都宮

丙寅 大業二年

丁卯 大業三年煬帝幸東都

戊辰 大業四年

己巳 大業五年幸東都

庚午 大業六年幸江都

辛未 大業七年幸涿鹿秋河南山東大水

壬申 大業八年駕征遼

癸酉 大業九年又征遼楊玄感反 楊素子

甲戌 大業十年又征遼秋七月還東都代王侑留守京師

乙亥 大業十一年幸汾州及雁門

丙子 大業十二年七月幸江都越王侗留守東都

丁丑 義寧元年唐公李淵入長安改元義寧立恭帝文中子

年三十八 恭帝義寧二年宇文化及弒帝崩 隋三十八年

戊寅 唐高祖武德元年

隋開皇元年文帝受禪是年文中子生煬帝大業十三年改元義寧恭帝立文中子卒明年宇文化及弒恭帝

續元經第十 終

資治通鑑釋例一卷

（宋）司馬光撰

明宣德三年書林劉文壽刻本

通鑑釋例一卷內府藏本

宋司馬光撰。皆其修通鑑時所定凡例。後附與范祖禹論修書帖二通。有光曾孫尚書吏部員外郎伋跋、語稱遺稾散亂、所藏僅存、脫略已甚、伋輒掇取分類、爲三十六例。末題丙戌仲秋、乃孝宗乾道二年。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序、謂光没後通鑑之學、其家無傳。後因金使問司馬光子孫、朝廷始訪其後之在江南者、得從曾孫伋、使奉公祀。凡言書出於司馬公者、必鋟梓行之。蓋伋之始末如此。其編此書時、嘗有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版本。惟伋跋稱三十六例、而今本止分十二類。蓋并各類中細目計之也。伋又稱文全字闕者、伋亦從而闕之、而今本竝無所闕、則已非原刻之舊。胡三省又云、溫公與范夢得修書二帖、得於三衢學官。與劉道原十一帖則得於高文虎氏。伋取以編於前例之後。今本止有與夢得二帖、而道原十一帖無之。殆後人以通鑑問疑別有專本、而刪去不載歟。其書雖出於南渡後、恐不無以意損益、未必盡光本旨。而相傳已久、今故與問疑竝著於錄、以備參考焉。

資治通鑑釋例

溫公修書凡例

用天子例

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四方皆尊以為正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帝后稱崩王公稱薨

書列國例

列國南北五代與諸國本非君臣從列國之例帝后稱殂王公稱卒秦隋未并天下亦從列國之例

書帝王未即位及受禪例

帝王未即位皆名自登位不名以後不書名

書稱號例

天子近出稱幸遠出稱巡還京師曰還[illegible]如西京曰如遷都曰遷其都凡新君即位改元曰某宗後皆曰上[illegible]太上皇曰上皇上太上皇太后號曰尊[illegible]皇后太子曰立廢封曰徙公侯有國邑曰國[illegible]列國君主下之官不稱某國[illegible]行在京師天下以[illegible]

書官名例

節度使並稱曰為使相曰同平章事曰領凡官名可省者不必備書公相以善去曰罷以罪去曰免

書事同日例

兩國事同日不可中斷者以日先事一國事已更以其日起之如齊建武元年十月辛亥魏主發平城云云辛亥太后下令廢帝為海陵王云云

書兩國相涉例

凡兩國事相涉則書其主兩國事相涉則稱國號不相涉而事首已見則稱上稱帝

書斬獲例

凡戰偽走而敗殺及之曰斬首千餘級千級以上不書獲雜輜重兵械雖衆其數多不書

書字例

凡以字行者始則曰名某字某以字行字又不字可知者不復重述雖知者亦述之

書反亂例

凡誅得罪者皆曰誅無罪者曰殺有罪而反叛者曰亂

右溫公作通鑑之例發凡舉要皆有深意乃以遺孫吏部君以得其遺稿於殘編之中撮其要例凡三十六今取其可知者附于此云

鄱陽[illegible]先生撰[illegible]

[illegible]

聚群書五十餘家考異而錄之以附益為考異凡文公集傳疏而釋之使三百篇經傳之旨以義[illegible]然明白且與[illegible]加矣而又[illegible]長者[illegible]說而一究乎其是之歸者[illegible]讀是經者不煩口說而[illegible]中義理了然豈不為後學之大幸歟[illegible]

日論及史學先生嘗曰少微先生通鑑節要一書甚有益於學者不旬日讀之而數千載興亡治亂瞭然在目誠為讀史之捷徑也然統紀廢置學者莫知適從當以文公朱子之例讀之然後進於綱目庶乎三綱五常之道未嘗不較然於世之法可得而識其旨意義例之未詳雖旁援古今之努未免其意之繁也吾嘗將史氏通鑑音釋[illegible]王氏音訓音義集覽[illegible]又諸書訓釋而標注之以備[illegible]不敢以為學者之助也讀之者[illegible]

乃得出示名曰資治通鑑釋義觀其名物制度皆有義不
待悶默而句讀瞭然明備又補其所略者二十餘處
初學得此讀之明白易曉誠爲至寳書肆刻板承
師命正其統紀功閒好事君子請板行矣資治讀之冊
包羲氏沒神農黃帝堯舜氏作今自神農以上首出庶
物繼天立極聖神之君而文獻無考不愈之概數化
一日筋得仁山金先生通鑑前編則始於帝堯又
得東陽白巖許先生觀史治忽幾微則始於太昊包羲
氏矣又見四明陳氏之世編古帝系氏之古今一統又
皆始於盤古及天皇氏不勝其仍因而筆之謹其世而
著其號削其怪而存其常以俟考焉一日子從姪文蔚
以宗文叙書首水源公外紀全書拜而言曰外紀閒
書每稱三皇五帝而是書始於黃帝餘略之今小微
通鑑所未外紀先東簡略者惜無刻不能與併刊

矣又自序考王以上諸王元年不書甲子年數互有參
差倘得吾叔考而補其未備以竟所識一快事甚言
適與予意所合遂以前所著者撮其大要而參之以外
紀之全書自盤古天皇氏以迄神農氏而接乎黃帝以
見上有所承使知上古聖人開物成務制作之實自帝
堯以後用邵子經世書甲子以注王元年之下使得以
有所考於是首之以歷代帝王傳授總圖以見國統之
離合先之以讀通鑑法以見史學之大旨爲脩齊治平
之用次之以總要通論以見歷代君臣治亂得失
之由又次之以資治通鑑綱例使知通鑑之書一字一
義褒貶予奪皆有深意所以設之例凡正統之年號歲下
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節有四其一曹東周君以
見赧王入秦秦歷七年而周家之緒尚存別呂政之爲後
秦以見莊襄王爲周之餘其二嵗而繫周紀數自年之宗祀

嵗或其一黜秦吳王莽之號而書孺子嬰之年其三黜
列帝室之胄紹承大統大書以表其年依年以列其紀
魏晉則黜曹操竊僭僞其孫權之號分注于下其
四表中宗編年之年而黜武氏之僭偏別其係嗣以明
其爲王法所必討之賊餘如列國胡漢之氏僭位晉建
矣歟五胡割據南北二朝如刁協輩考之世天下爪
分並各分注其年此皆所以曾
君父崇正統而黜僭竊貶多寡是附而觀乎綱目全書不盡
見矣所言稱述以爲後之論者增附之於所以崇正道而
闢異端者也約取其要而爲綱分年次以著之萬一而敢
以附于外紀之明第欲自便於觀覽云爾錄完求正而
兼陽大尹町江張公光啓深加賞識爲序于篇端而
文公之見而喜曰是吾志也因請梓行因述其便覽于此
高明君子幸恕其狂僭而有以教之是所願也昔咸淳
著雍涒灘中夏甲戌前人京兆劉剡敘

資治通鑑釋例 甲

大事記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

（宋）呂祖謙撰

明刻本

大事紀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書取司馬遷年表所書、編年系月以紀春秋後事。復採諸書以廣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漢武帝征和三年。書法皆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朱子語錄所謂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者、此亦一證也。其書作於淳熙七年。每以一日排比一年之事。本欲起春秋後迄於五代會疾作而罷。故所成僅此、然亦足見其大凡矣。當時講學之家、惟祖謙博通史傳、不專言性命。宋史以此黜之降儕儒林傳中。然所學終有根柢、此書亦具有體例。即如每條下各註從某書修云云、一一具載出典。固非臆為筆削者可及也。通釋三卷、如說經家之有綱領、皆錄經典中要義格言。解題十二卷則如經之有傳、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見。凡史漢同異及通鑑得失、皆稽析而詳辨之。又於名物象數旁見側出者、並推闡貫通、夾註句下。朱子語錄每譏祖謙所學之雜、獨謂此書為精密。又謂解題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觀書中周慎靚王二年載魏襄王問孟子事、取蘇轍古史之論、後孟子集註即引用其說。蓋亦心服其淹通、知非逾師淵輩所能望其項背也。所附通釋、文獻通考作一卷。此本乃宋嘉定壬申吳郡學舍所刻、實分三卷。通考蓋傳寫之誤云。

大事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旣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録資治通鑑目錄舉要曆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頗為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于五代分為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干卷淳熙七年正月一日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起周敬王三十九年 止漢武帝征和三年

大事記卷第一

東萊呂祖謙伯恭

庚申周敬王丐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齊簡公壬四年晉定公三十一年秦悼公十年楚惠王章八年宋景公頭曼二十六年衛出公輒十二年陳湣公越二十一年蔡成侯朔十年鄭聲公勝二十年燕獻公十二年吳王夫差十五年並史記年表

春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經終

夏四月齊陳恒與闞止爭政殺止遂執簡公寘于舒州以左氏傳魯史併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魯史

宋向魋謀殺景公不克入于曹以叛[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魯史

齊陳恒弒簡公于舒州立簡公弟驁而相之遂專國權

孔子沐浴朝魯哀公請討之不果從以[illegible]年表[illegible]左氏傳

秋有星孛魯史

冬[illegible]

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齊平公驁元年晉定公三十二年宋景公三十七年衛出公輒[illegible]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魯史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魯史

冬魯及齊平子服何如齊端木賜為介齊歸魯侵地(以上魯史)

(史左傳記年表)

閏十二月衛太子蒯聵自戚歸于衛衛出公輒出奔魯(以上春秋左傳附世家)

熒惑守心宋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景公不可(以上史記)

(以上年表世家)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楚惠王十年衛莊公二年陳湣公二十三年宋景公三十)

春二月衛公子還成出奔宋(以上魯史)

夏四月孔子卒(以上魯史左傳)

六月衛孔悝出奔宋(左傳)

秋七月楚白公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于高府(以上左傳)

宋人侵楚(左傳)

楚葉公沈諸梁率方城外人討公孫勝誅之迎楚子復位(以上左傳楚世家古史)

衛太叔遺奔晉(以上左傳)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十七年齊平公三年晉定公三十二年陳湣公二十四年楚惠王十一年衛莊公三年吳王十八年)

春衛太子疾殺渾良夫(衛占)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吳師敗績(以上左傳)

夏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以上左傳)

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以上左傳)

冬十月晉趙鞅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公孫般師而還(以上左傳)

十一月衛莊公歸于衛般師出石圃作亂莊公死于戎州己氏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以上左傳古史)

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左傳)

魯哀公會齊平公盟于蒙(以上左傳)

周敬王四十三年(魯哀公十八年齊平公四年楚惠王十二年衛公十四年宋)

(景公四十一年衛侯起元年)

春宋殺石師皇瑗(以上左傳衛占)

楚公孫寧敗巴師于鄾(以上左傳)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公自齊復歸逐石圃(以上左傳)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彊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琅琊為封邑(以上史記世家)

秦悼公薨子厲共公立(以上史記秦世家)

周敬王四十四年(秦厲共公元年衛出公後元年楚惠王十三年吳王二十年)

春越人侵楚(左傳)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不及（以左傳修）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以左傳修）
王崩太子仁嗣位是爲元王（以左傳皇極經世修）
吳伐楚（以史記年表修）
周元王元年（魯哀公二十年齊平公六年晉定公二十六年衛出公[illegible]宋景公[illegible]鄭聲公二十[illegible]）
元王二年下
夏齊人魯人鄒人會于廩丘謀伐晉（以左傳古録修）
冬吳子殺公子慶忌（以左傳修）
十一月越圍吳（以左傳修）
晉定公薨子出公錯立趙鞅降三年之喪爲期（以[illegible]）

（表修）
晉趙簡子卒（以左傳修）
晉趙襄子無恤代（以史記趙世家修）
蜀人聘秦（以史記年表修）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以史記鄭世家修）
周元王二年（魯哀公二十一年齊平公七年晉出公一年[illegible]）
夏五月越人聘魯始通使于上國（以左傳古録修）
秋八月齊平公魯哀公邾桓公盟于顧（以左傳修）
周元王三年（魯哀公二十二年齊平公八年晉出公二年楚惠王十六年宋景公四十四年[illegible]）
元王三年

夏四月越人納邾隱公於邾邾桓公奔越（以左傳古録修）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以左傳修）
越子會齊晉諸侯于徐州（以史記皇極經世世家修）
越人致貢賜越子胙命爲伯（以史記世家修）
越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吳所侵宋地（以史記世家修）
越范蠡辭祿遊五湖（以皇極經世修）
越子殺大夫文種（以史記皇極經世修）
隕石于宋（以外紀）
周元王四年（魯哀公二十三年齊平公[illegible]晉出公[illegible]楚惠王十七年[illegible]）

年下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敗齊高無丕於犂丘（以左傳修）
秋八月魯叔青如越越諸鞅聘魯（以左傳修）
蔡成侯薨子聲侯産立（以史記世家修）
楚人聘秦（以史記年表修）
周元王五年（魯哀公二十四年齊平公十年晉出公[illegible]）
夏四月晉公及魯臧石伐齊取廩丘（以左傳古録修）
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以左傳修）
魯哀公以公子荆之母爲夫人以荆爲太子（以左傳古録修）
閏四月魯哀公朝于越越將妻公季孫肥使因太宰嚭

納賂乃上（以上杜預左傳修）

義渠聘秦（以史記年表修）

元公子開路弑滑公自立（以世家修）

周元王六年（衛出公後七年、宋景公四十七年）

夏五月庚辰衛褚師比及諸大夫逐出公出公奔宋（以左傳修）

彗星見（以史記年表修）

周元王七年（魯哀公二十六年齊平公十二年晉出公六年宋景公四十八年衛出公後八年）

夏五月越臯如后庸宋樂茷魯叔孫舒伐衛納出公越人受賂不克納師還立莊公之弟黔實悼公（以左傳古録修）

冬十月宋景公薨景公無子取元公曾孫得與啓畜諸公宮大尹矯命立啓六卿逐啓乃大尹而立得（以左傳修）

已崩太子介嗣位是爲貞定（以史記本紀皇極經世書修）

晉荀瑤城宅陽（以水經注修）

周貞定王元年（魯哀公二十七年齊平公十三年晉出公七年宋昭公得元年衛悼公黔元年鄭聲公卅三年）

春越子使后庸聘魯且言歸邾上之田於邾二月魯哀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以左傳修）

夏四月魯季康子卒（以左傳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齊陳恒帥師救之晉師乃還（以左傳修）

秋八月魯哀公將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甲戌出奔越魯人立其子悼公寧（以左傳古録修）

甲寅 周貞定王二年（魯悼公寧元年）

彗星見（以史記年表修）

周貞定王三年（晉出公九年）

晉地震（以史記修）

周貞定王四年

燕獻公薨子孝公立（以史記世家修）

周貞定王五年（晉出公十一年鄭聲公三十七年燕孝公元年）

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荀瑤恥趙無恤無恤由是甚瑤（以左傳古録修）

周貞定王六年（晉出公十二年秦厲共公十四年楚惠王二十六年鄭聲公三十八年）

晉人楚人聘秦（以史記年表修）

鄭聲公薨子哀公易立（以年表修）

晉河絕于扈（以外紀修）

周貞定王七年（鄭哀公易元年）

周貞定王八年（秦厲共公十六年）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以史記本紀修）

晉定公薨晉公子出公鑿立

周貞定王九年

周貞定王十年

周貞定王十一年

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爲己邑

出公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

荀瑤立昭公曾孫驕國事皆決於瑤

晉荀瑤滅夙繇

周貞定王十二年

蔡聲侯薨子元侯立

晉荀瑤伐衛

晉二卿宴於藍臺荀瑤戲韓康而侮韓氏之相段規

晉河水赤三日

周貞定王十三年

晉取秦武城

齊平公薨子宣公積立田成子卒子盤立

周貞定王十四年

鄭人弒哀公立聲公之弟丑

周貞定王十五年

周貞定王十六年

晉荀瑤與魏駒韓虎圍趙無恤于晉陽無恤使其臣張

孟談約韓魏攻荀瑤滅之三分其地張孟談辭趙氏耕

於負親之丘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

晉趙氏使新稚狗伐狄取左人中人

周貞定王十七年

晉知開奔秦

周貞定王十八年

秦左庶長城南鄭

衛悼公薨子敬公弗立

蔡元侯薨子齊立

周貞定王十九年

燕孝公薨子成公立

周貞定王二十年

趙人逆女於秦

杞出公薨子簡公春立

周貞定王二十一年

晉知寬奔秦

周貞定王二十二年（楚惠王四十二年秦[illegible]四年）
楚滅蔡（史記年表）
周貞定王二十三年
周貞定王二十四年（秦厲共公三十二年楚惠王四十四年）
楚滅杞（史記年表）
楚與秦平（以史記世家修）
周貞定王二十五年（秦厲共公三十三年）
秦伐義渠虜其君（以史記年表修）
周貞定王二十六年（秦厲共公三十四年）
日有食之（以史記年表修）
秦晝晦星見（以史記年表修）
秦厲共公薨子躁公立（以史記本紀修）
周貞定王二十七年（秦躁公元年）
周貞定王二十八年（秦躁公二年）
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立二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弟嵬弑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以史記本紀修）
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爲河南桓公（以[illegible]修）
秦南鄭反（以[illegible]修）

周考王元年
周考王二年（晉哀公十八年）
晉哀公薨子幽公柳立（以世家修）
周考王三年
周考王四年（晉幽公元年）
晉幽公反朝韓趙魏公室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以史記世家修）
周考王五年
周考王六年（秦躁公八年）
六月秦雨雪（以史記年表修）
日有食之（以史記年表修）
周考王七年（燕成公十六年）
燕成公薨子湣公立（以史記世家修）
周考王八年（秦躁公十年燕湣公元年）
彗星見（以史記秦本紀修）
周考王九年（楚惠王五十七年衛敬公十九年）
楚子薨子中立（以史記世家修）
衛敬公薨子糾立是爲昭公是時三晉强衛如小侯屬之（以史記世家修）
周考王十年（魯悼公三十七年楚簡王中元年衛昭公元年）

楚滅莒（以史記年表修）
魯悼公寧子元公嘉立（以史記魯世家修）
周考王十一年（魯元公元年，秦躁公十三年）
義渠伐秦侵至渭陽（以史記年表修）
周考王十二年（秦躁公十四年）
秦躁公薨弟懷公立（以史記秦本紀修）
周考王十三年（晉幽公十年，秦懷公元年）
冬晉桃杏實（以外紀修）
甲寅周考王十四年（魯元公四年，晉幽公十一年）
晉幽公會魯元公于楚丘（以外紀修）

周考王十五年（衛昭公六年）
王崩太子午嗣位是為威烈王（以史記周本紀皇極經世修）
衛公子亹弒昭公代立實懷公（以史記衛世家修）
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實東周惠公（以史記修）
乙卯（以皇極經世修）
周威烈王元年（晉幽公十三年，秦懷公四年，衛懷公亹元年，鄭共公三十年）
趙襄子卒以兄伯魯之孫獻子浣為後徙治中牟
子之弟桓子逐浣自立於代（以皇極經世史記世家修）
秦庶長鼂弒懷公國人立其孫靈公（以史記本紀修）
鄭共公薨子幽公已立（以史記世家修）

晉韓康子卒子武子啓章立魏桓子卒子斯立（以史記年表世家皇極經世修）
周威烈王二年（晉幽公十四年，秦靈公元年）
晉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迎獻子復位（以史記趙世家皇極經世修）
周威烈王三年（鄭幽公元年）
晉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其弟駘（以史記世家修）
周威烈王四年（秦靈公二年，鄭繻公駘元年）
秦作上下畤（以史記年表）
周威烈王五年
周威烈王六年（晉幽公十八年）

盜弒晉幽公魏斯誅亂立幽公之子烈公止（以史記世家年表修）
（以年表修）
周威烈王七年（晉烈公止元年，楚簡王十三年）
晉魏氏城少梁（以史記世家修）
晉韓武子都平陽（以水經注修）
楚伐晉南鄙（以外紀修）
晉趙獻子城泫氏（以水經注修）
周威烈王八年（秦靈公七年，晉烈公二年）
秦與晉魏氏戰少梁（以史記秦世家修）
越滅郯（以外紀修）

甲子 周威烈王九年 晉烈公三年 秦靈公八年
晉魏氏復城少梁 以年表修
秦城塹河瀕 表年
秦初以君主妻河 表年
周威烈王十年 晉烈公四年 秦靈公九年
晉趙氏城平邑 以水經注修
周威烈王十一年 齊宣公四十一年 晉烈公五年 秦靈公十年 衛愼公十一年
秦城籍姑 表年
衛敬公之孫頹弒悼公而代之實愼公 以稽古錄史記世家修
秦靈公薨國人廢其子獻公而立其季父簡公 以稽古錄修

大事記卷一 十四

齊田公子居思伐晉趙氏鄗圍平邑 以水經注修
周威烈王十二年 秦簡公元年 衛愼公頹元年
中山武公初立 表年
西周桓公薨子威公立 以世本修
周威烈王十三年 齊宣公四十三年 晉烈公七年 秦簡公二年
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以史記世家年表修
秦與晉戰敗鄭下 表年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以林紀修
周威烈王十四年 齊宣公四十四年 晉烈公八年 魯元公十九年
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以史記世家年表修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以史記世家修
周威烈王十五年 齊宣公四十五年 晉烈公九年 魯元公二十年
齊田白伐魯取一城 以史記世家年表修
齊田莊子卒子和立 以史記世家索隱世本修
周威烈王十六年 齊宣公四十六年 晉烈公十年 魯元公二十一年
日有食之 以史記年表修
命晉韓啓章趙浣伐齊入長城 以紀年修
魯元公薨子穆公顯立 以史記世家修
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虜其將韓舉取平邑 以水經注修
周威烈王十七年 晉烈公十一年 秦簡公六年 魯穆公顯元年

大事記卷一

魯穆公尊事孔伋以 以孟子史記孔叢子修 伋傅爲相泄柳申詳爲臣然終
不能用 以孟子史記孔叢子修
孔伋作中庸 以史記世家修
秦初令吏帶劍 表年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以史記世家修
晉韓武子卒子虔立趙獻子卒子籍立 以史記世家修
周威烈王十八年 齊宣公四十八年 晉烈公十二年 秦簡公七年 楚簡王二十四年 魯穆公
二年 鄭繻公十五年
晉魏斯伐宋遂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山
其後中山復國 以史記世家列傳稽古錄修

齊宣公薨子康公貸立以史記世家修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以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趙氏以公仲連為相以年表趙世家修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齊康公貸元年

宋昭公薨子悼公購由立以世家修

大事記卷第一

大事記卷第二

東萊呂祖謙伯恭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侯籍六年韓景侯虔六年楚聲王五年燕閔公三十一年宋悼公購由元年

九鼎震本紀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通鑑

燕閔公薨子釐公立以世家修

楚聲王圍宋十月以呂氏春秋修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燕釐公元年楚六年

王崩太子驕嗣位是為安王以史記本紀世家修

盜殺楚聲王國人立其子類是為悼王以史記世家通鑑目錄修

周安王驕元年秦簡公十四年楚悼王類元年

秦伐魏至陽孤以世家年表修

周安王二年秦簡公十五年韓景侯九年趙烈侯九年楚悼王二年魏文侯二十五年鄭繻公二十

十五年

魏韓趙伐楚至桑丘通鑑

鄭圍韓陽翟年表

韓景侯薨子烈侯取立以世家修

趙烈侯薨國人立其弟武侯通鑑

秦簡公薨子惠公立通鑑

周安王三年 秦惠公元年晉烈公二十一年魏文侯十六年韓烈侯元年趙武侯元年劉編 二十四年
王子定奔晉 年表
魏虢山崩壅河 年表
楚歸榆關于鄭 年表
周安王四年 楚悼王四年鄭繻公二十五年
楚伐鄭敗鄭師圍鄭鄭繻公殺其相駟子陽 以年表世家修
鄭人列禦寇為李耳之學著書傳於世耳楚人為周守藏室史與孔子同時楊朱亦師耳與宋人墨翟春秋後各以其學行天下 以列子史記莊子修

周安王五年 韓烈侯三年
日有食之 以年表修
盜殺韓相俠累 年表
周安王六年 宋悼公六年鄭繻公二十七年
鄭駟子陽之黨弒繻公而立其弟乙實康公 通鑑
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 以世家修
周安王七年 秦惠公五年宋休公元年鄭康公元年
秦伐綿諸 年表
周安王八年 韓烈侯六年齊康公十一年魯穆公十六年鄭康公二年
田和伐魯取最韓救魯 以年表世家修

鄭負黍叛復歸韓 通鑑
周安王九年 晉烈公二十七年魏文侯三十年韓烈侯七年楚悼王九年齊康公二年秦惠公七年
魏伐鄭城酸棗 年表
楚伐韓取負黍 年表
晉烈公薨子孝公頎立 以世家通鑑目綱修
魏敗秦于注 世家
周安王十年 晉孝公頎元年
周安王十一年 秦惠公九年韓烈侯九年魏文侯二十四年趙武侯六年齊康公十四年楚悼王十一年

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年表
齊田和徙其君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皇極經世
魏韓趙敗楚師于大梁榆關 以楚世家魏趙世家修
楚與秦平 世家
周安王十二年 秦惠公十年晉孝公二年魏文侯三十五年齊康公十五年魯穆公二十年
秦與晉戰武城 年表
齊伐魏取襄陵 以世家修
魯敗齊師于平陸 通鑑
周安王十三年 秦惠公十一年魏文侯三十六年齊康公十六年楚悼王十三年衛慎公二十六年

秦侵魏陰晉（表）

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為諸侯（通鑑）

周安王十四年

周安王十五年（秦惠公十二年韓烈侯十三年魏文侯三十八年趙武侯十三年）

秦伐蜀取南鄭（本紀）

韓烈侯薨子文侯立（通鑑）

魏文侯薨子武侯擊立（通鑑）

趙武侯薨國人復立烈侯之子章（是為敬侯）（通鑑）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通鑑）

周安王十六年（秦出公元年韓文侯元年魏武侯擊元年趙敬侯章元年齊康公十九年田齊）

（太公和元年周安王十六年）

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通鑑）

趙始都邯鄲（世家）

趙公子朝作亂出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通鑑）

魏武侯浮西河美山河之固吳起曰在德不在險（列傳）

魏以田文為相文卒公叔代之吳起出奔楚楚悼王以為相（以史記列傳）

周安王十七年（秦出公二年韓文侯二年魏武侯二年趙敬侯二年田齊太公二年宋休公十一年魯穆公十五年鄭康公十一年）

秦庶長改出公及其母迎靈公之子連于河西而立之

寔獻公是時秦數有亂魏奪其河西地（以呂氏春秋修）

田齊伐魯破之（年表）

魏城安邑（年表）

趙敗田齊于靈丘（以世家修）

韓伐鄭取陽城（年表）

韓伐宋執宋公（通鑑）

田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以世家修）

周安王十八年（秦獻公元年魏武侯三年趙敬侯三年田齊桓公午元年）

秦出公死（本紀）

田齊伐魏趙救魏于廩丘田齊敗績（以世家修）

周安王十九年（秦獻公二年魏武侯四年趙敬侯四年衛慎公三十二年）

秦城櫟陽徙都之（以本紀修）

魏敗趙人于兔臺（年表）

趙築剛平以侵衛（世家）

周安王二十年（秦獻公三年魏武侯五年趙敬侯五年田齊桓公三年衛慎公三十三年）

日有食之既晝晦（以年表通鑑修）

趙圍衛衛慎公乞師于魏魏與田齊伐趙以救衛取剛平（以世家戰國策修）

周安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二十一年趙敬侯六年魏武侯六年）

楚悼王薨子肅王臧立宗室大臣攻吳起殺之（以列傳修）

趙人楚人伐魏取棘蒲 以世家修

周安王二十二年 衛慎公七年魏武侯七年趙敬侯四年田齊桓公五年楚肅王[illegible]年

鄭康公十六年

韓魏趙伐田齊至桑丘 年表

鄭伐韓 以年表世家修

周安王二十三年 魏武侯八年趙敬侯八年齊康公二十六年田齊桓公六年衛慎公二十[illegible]

趙襲衛不克 年表

齊康公薨于海上其所食一城入于田氏田氏遂滅齊 以年表世家修

趙伐魏取黃城 以世家修

齊桓公薨子威王因齊立 以世家修

周安王二十四年 魏武侯九年趙敬侯[illegible]年[illegible]

狄敗魏師于澮 通鑑

魏韓趙伐齊至靈丘 年表

齊伐燕趙救燕 世家

秦初為市 以秦紀修

晉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 通鑑

周安王二十五年 晉靖公俱酒元年[illegible]

蜀伐楚取茲方

楚為扞關以距之 以世家修

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 以世家修

韓[illegible]侯[illegible]侯立 以世家修

趙[illegible]中山戰于房子 以年表

周安王二十六年 [illegible]

王崩子烈王喜立

魏韓趙[illegible]公食一城而分其地 以世家

趙[illegible]

周烈王元年 [illegible]

韓滅鄭因徙都之

日有食之

趙敬侯薨子成侯種立 以世家修

[illegible]成侯爭立為亂不克

秦初為戶籍相伍 以世家修

周烈王二年 趙成侯元年 [illegible]

周烈王三年 燕桓公元年 [illegible]

六月雨雪

燕敗齊師于林狐（以上燕世家）

魯伐齊入陽關（魯世家）

魏伐齊至博陵（魏世家）

燕釐公薨子桓公立（燕世家）

宋休公薨子辟兵立（宋世家）

衛慎公薨子聲公訓立（衛世家）

周烈王四年（[illegible]）

趙以大戊午爲相（趙世家）

趙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趙世家）

魏敗趙於北藺（魏世家）

周烈王五年（[illegible]）

魏伐楚取魯陽（魏世家）

韓嚴遂弒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韓世家）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公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以上魏世家）

趙與秦戰高安秦師敗績（以上趙世家）

周烈王六年（[illegible]）

趙伐齊取甄衛伐齊取薛陵（以上世家）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始以齊強天下（以上世家）

齊威王來朝（[illegible]）

韓分鄭地長子與趙（以上[illegible]）

楚肅王薨無子立其弟宣王良夫（[illegible]）

韓懿侯趙成侯伐魏與魏罃戰于濁澤魏師敗績遂圍

魏韓趙不和解去罃之位始定（以上魏世家）

宋桓公薨子剔成立（宋世家）

魏趙韓滅晉徙靖公于屯留（晉世家）

周烈王七年（[illegible]）

■育食之

秦大疾（[illegible]）

魏敗韓于馬陵（魏世家）

中山築長城（趙世家）

魏敗趙于懷（魏世家）

王崩弟扁嗣位是爲顯王（以上周本紀）

秦拔冬花（本紀）

周顯王元年（[illegible]）

秦雨金櫟陽（以上秦本紀）

齊伐魏取觀津（齊世家）

趙人歸齊長城（齊世家）

趙與韓來攻（以上趙世家）

韓城邢丘（以水經注修）

周顯王二年（韓懿侯四年 趙成侯八年）

趙與韓分周爲二（以趙世家徐廣注修）

河水赤于龍門三日（以水經注修）

周顯王三年（秦獻公十九年 魏惠王五年 韓懿侯五年 趙成侯九年 齊威王十三年）

魏侯與韓懿侯會于宅陽遂伐秦城武堵秦敗之於洛陰（以水經注魏世家修）

趙與齊會阿下（以趙世家修）

魏公子景賈伐韓與韓將韓明戰于陽魏師敗走（以水經注修）

周顯王四年（秦獻公二十年 魏惠王六年 韓懿侯六年 趙成侯十年 燕桓公八年）

魏伐宋取儀臺（以魏世家修）

趙攻衛取甄（以趙世家修）

周顯王五年（秦獻公二十一年 魏惠王七年 韓懿侯七年 趙成侯十一年）

秦章蟜伐魏趙與韓救之戰于石門秦敗魏趙韓斬首六萬王以黼黻賀秦（以秦本紀年表世家修）

周顯王六年（秦獻公二十二年 魏惠王八年 韓懿侯八年 趙成侯十二年）

秦攻魏少梁趙救之（以趙世家修）

魏伐趙取列人及肥（以水經注修）

周顯王七年（秦獻公二十三年 韓懿侯九年 魏惠王九年 趙成侯十三年 燕桓公十一年 衛聲公）

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于澮獲其將樂祚（以年表通鑑古史修）

韓大雨三月（以年表修）

秦庶長國伐魏與魏戰于少梁魏師敗績獲其將公孫痤（以世家通鑑古史修）

趙成侯與韓懿侯遇于上黨（以趙世家年表修）

衛聲公薨子成侯速立（以世家修）

燕桓公薨子文公立（[illegible]）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illegible]）

魏與趙戰于榆次陽邑（[illegible]）

魏侯會韓懿侯于巫沙（[illegible]）

大事記卷第二

大事記卷第二

東萊呂祖謙伯恭

周顯王八年秦孝公元年韓懿侯十年魏惠王十年趙成侯十四年燕文公元年齊威侯速元年

孛星見西方以年表

魏相公孫痤卒以商君傳修

趙與韓攻秦以趙世家修

魏伐韓取皮牢以魏世家年表修

秦孝公下令求能出奇計強秦者衛人公孫鞅自魏入

秦因景監求見以通鑑本紀修

秦伐魏圍陝城以本紀修

秦伐戎斬獂王以本紀修

周顯王九年秦孝公二年魏惠王十一年趙成侯十五年齊威王十九年

致文武胙於秦以本紀始皇紀修

魏與趙伐齊以世家修

周顯王十年秦孝公三年韓懿侯十二年魏惠王十二年楚宣王十一年

星晝墜于魏有聲以年表世家修

秦用公孫鞅變法修刑勸耕戰以本紀修

秦置法官以商君修

韓懿侯薨子昭侯立通鑑

魏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以水經注修

楚伐魏決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以水經注修

周顯王十一年秦孝公四年韓昭侯元年魏惠王十三年趙成侯十七年齊威王二十年

秦敗韓師于西山以年表

趙成侯與魏侯遇于葛孽以世家修

齊以鄒忌為相以年表世家修

秦太子犯法衛公孫鞅刑其師傅以商君傳修

魏侯及韓昭侯盟于巫沙以世家修

韓使許息以相道易鹿於魏以世家修

甲子周顯王十二年秦孝公五年韓昭侯二年魏惠王十四年趙成侯十八年齊威王二十一年楚宣王

侯趙成侯會于郜以世家年表

取韓黃池以年表世家修

取轅以年表世家修

成侯朝齊以世家修

尸原迎卒于秦以秦本紀

○齊封鄒忌為成侯以世家年表

周顯王十三年秦孝公六年趙成侯十九年韓昭侯三年魏惠王十五年齊威王二十二年燕文公六年楚宣王十四年

韓昭侯宋公會于共公會衛成侯朝魏以年表世家修

趙成侯燕文公會于阿以世家修

齊威王趙成侯宋公會于平陸以年表世家修

秦以公孫鞅為左庶長（以世家修）

周顯王十四年（秦孝公十年，齊威王二十五年，魏惠王十六年，趙成侯二十年）

宋公十五年，魯共公二十二年，衛成侯九年

齊侯魏侯會田于郊（以世家修）

趙作檀臺（以世家修）

秦孝公魏侯會于杜平（以世家修）

魏侵宋黃池宋復取之（以世家修）

魯共公卒子康公毛立（以世家修）

楚以昭奚恤為相（以戰國策修）

趙伐衛取漆城之（以水經注修）

大事記卷三　三

周顯王十五年（秦孝公十一年，齊威王二十五年，楚宣王十六年，魏惠王十七年，趙成侯二十二年）

宋公十六年，魯康公元年，衛成侯十年

秦敗魏師于元里取少梁（以[illegible]修）

魏伐趙圍邯鄲趙求救於齊楚（以戰國策古史修）

齊田忌將公孫閱圍魏襄陵以救趙（以戰國策水經注修）

楚景舍帥師救趙（以世家修）

宋伐趙圍一城（以古史戰國策修）

周顯王十六年（秦孝公十二年，魏惠王十八年，齊威王二十六年，楚宣王十七年，趙成侯二十三年）

魯康公二年，衛成侯十一年

魏拔趙邯鄲十二諸侯遂稱王（以戰國策修）

齊田忌與魏戰於桂陵魏師大敗（以世家修）

齊亦稱王（以世家修）

楚景舍取魏睢濊之間（以戰國策修）

韓伐東周取陵觀邢丘（以世家修）

周顯王十七年（秦孝公十三年，[illegible]）

秦大良造公孫鞅伐魏（[illegible]）

[illegible]魏襄陵（以世家修）

[illegible]十二城塞固陽（以世家修）

[illegible]十八年（秦孝公十四年，[illegible]）

秦城商塞（[illegible]）

大事記卷三　四

秦公孫鞅圍魏固陽降之（以年表修）

韓以申不害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韓由是興（以通鑑修）

魏歸趙邯鄲趙與魏盟漳水上（以年表修）

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十五年，[illegible]）

秦徙都咸陽（以世家修）

秦壞井田開阡陌（以[illegible]修）

秦弛廢衛之禁（[illegible]）

秦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以傳修）

秦聚小都鄉邑為三十一縣置令丞（以傳修）

秦孝公魏惠王遇於彤以世家年表修

趙成侯薨公子緤與太子爭立緤敗奔韓太子遂立是為

肅侯以世家修

周顯王二十年秦孝公十三年趙肅侯元年

秦初置有秩史以年表修

周顯王二十一年秦孝公十四年韓昭侯十一年魏惠王二十三年趙肅侯二年

秦初為賦以本紀年表修

秦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以商君傳修

趙肅侯與魏王遇于陰晉以世家修

韓昭侯朝秦以世家年表修

甲戌 周顯王二十二年趙肅侯二年

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以世家修

周顯王二十三年趙肅侯四年衛成侯十六年

趙肅侯來朝以世家修

魯康公薨子景公偃立以世家通鑑修

衛更貶號曰侯以世家修

周顯王二十四年魯景公元年

周顯王二十五年秦孝公十八年趙肅侯六年齊威王三十五年

秦會諸侯于京師以本紀通鑑修

趙攻齊拔高唐以世家修

齊田忌攻臨菑不勝出奔以世家修

周顯王二十六年秦孝公十九年魏惠王二十八年韓昭侯九年齊威王三十六年

王致伯于秦以通鑑修

魏以中山君為相以世家修

趙攻魏首垣以世家修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以世家修

周顯王二十七年秦孝公二十年齊宣王辟彊元年

諸侯西賀秦以年表本紀世家修

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以本紀年表修

周顯王二十八年魏惠王三十年韓昭侯十八年齊宣王二年

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於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以列傳世家修

魏城濟陽以世家修

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孝公二十二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韓昭侯十九年趙肅侯十年

秦公孫鞅會齊趙共伐魏虜公子卬大破其軍魏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

魏徙都大梁以世家修

秦封公孫鞅為列侯食商於十五邑號商君（以本紀列傳修）

楚滅邾（以本紀注修）

楚宣王薨子威王熊商立（以世家修）

周顯王三十年（楚威王熊商元年）

楚聘莊周為相不就周學出老耳著書十餘萬言（以列傳修）

周顯王三十一年（秦孝公二十四年魏惠王二十一年）

秦與魏戰于岸門（以本紀年表修）

秦孝公薨子惠王立（以年表本紀修）

大荔圍秦合陽（以年表修）

秦公孫鞅出奔魏魏人不納復入商於以叛秦克之於澠池車裂鞅滅其族（以列傳戰國策修）

蘇秦說秦連橫不受（以列傳世家修）

甲申 周顯王三十二年（秦惠王元年韓昭侯二十二年趙肅侯十三年楚威王三年）

楚威王韓昭侯趙肅侯蜀人朝秦（以本紀年表修）

韓申不害卒（以年表）

周顯王三十三年（秦惠王二年魏惠王二十五年齊宣王七年燕公三十四年）

天子使人賀秦（以本紀年表修）

秦初行錢（以年表本紀修）

孟軻見魏惠王王問利國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以孟子年表修）

齊宣王與魏惠王韓昭侯會于阿南（以世家列傳修）

秦興師求九鼎齊使陳臣思帥師求救而秦兵罷（以戰國策修）

宋太丘社亡（以年表修）

周顯王三十四年（秦惠王三年魏惠王三十六年韓昭侯二十四年趙肅侯十五年齊宣王八年）

秦君冠（以本紀修）

秦拔韓宜陽季復歸於韓（以年表修）

趙起壽陵（以世家修）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于甄（以世家修）

周顯王三十五年（秦惠王四年魏惠王後元年韓昭侯十四年趙肅侯十六年齊宣王九年楚威王七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致文武胙於秦（以本紀年表修）

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以年表修）

韓作高門（以年表世家修）

蘇秦說燕與趙合從燕文公納之趙（以年表列傳修）

越王無彊伐楚楚威王大敗越師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自此散微（以世家修）

周顯王三十六年（秦惠王五年魏惠王後二年韓昭侯二十六年趙肅侯十七年齊宣王十年楚威王八年燕文公二十九年衛成侯二十九年）

楚威王伐齊大敗申縛於泗上遂圍徐州趙燕皆侵伐
齊乃請和於諸侯乃罷兵（以國策六國表修）
韓昭侯薨子宣惠王立（以世家修）
齊敗燕於權（以戰國策修）
蘇秦說趙肅侯以六國合從肅侯使蘇秦約韓魏齊楚
皆聽命蘇秦并相六國為從約長（以列傳修）
秦使公孫衍伐魏禽魏將龍賈取雕陰（以世家年表修）
秦以張儀為客卿（以列傳修）
秦以公孫衍為大良造（以年表修）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以通鑑修）

衛成侯薨子平侯立（以通鑑修）
周顯王三十七年（秦惠王六年魏惠王後三年韓宣惠王元年趙肅侯十八年齊宣王十一年楚威王元年燕易王元年衛平侯元年）
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伐趙趙決河水灌之齊魏之師乃
去從約遂解（以世家列傳修）
魏以陰晉與秦（以本紀年表修）
齊伐燕取十城已而復歸之（以世家修）
周顯王三十八年（秦惠王七年）
義渠內亂秦庶長操將兵定之（以年表修）
周顯王三十九年（秦惠王八年魏惠王後五年）

秦伐魏圍焦曲沃（以世家年表修）
魏以少梁與秦（以年表修）
周顯王四十年（秦惠王九年魏惠王後六年……宋公四十一年）
秦伐魏渡河取汾陰皮氏拔焦（以通鑑修）
楚莊蹻定黔中以西自王于滇（以西南夷傳修）
楚威王薨子懷王熊槐立（以世家修）
魏伐楚取陘山（以世家修）
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以世家修）
周顯王四十一年（秦惠王十年魏惠王後七年……楚懷王熊槐元年宋王偃元年）

秦敗趙師于河西殺其將趙疵取藺離石（以世家修）
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以通鑑修）
秦以蒲陽歸魏又使公子繇為質（以通鑑修）
魏納上郡十五縣于秦（以本紀年表修）
秦以張儀為相（以本紀年表修）
秦陳軫奔楚（以列傳修）
四十二　周顯王四十二年（秦惠王十一年魏惠王後八年）
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以通鑑修）
秦歸焦曲沃於魏（以通鑑修）
周顯王四十三年（秦惠王十二年魏惠王後九年……）

七年燕易王七年

秦初臘（以上本紀）

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以上世家）

秦楚燕齊魏各出銳師萬人會趙葬（以上世家）

大事記卷第三

大事記卷第四

東萊呂祖謙伯恭

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十三年　魏惠王後十年　韓宣惠王八年　趙武靈王元年　衛平侯八年）

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以上秦本紀）

趙武靈王加肥義秩（以上趙世家）

韓韓舉趙護帥師與魏師戰韓趙敗績（以上年表）

衛平侯薨子嗣君立（以上世家）

周顯王四十五年（秦惠王更元年　齊宣王廿九年　燕易王八年　魏襄王元年）

蘇秦自燕奔齊為間（以上列傳）

齊聚學士於稷下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以上世家）

秦張儀伐魏取陝（以上本紀）

秦築上郡塞（以上列傳）

周顯王四十六年（秦惠王後二年　魏惠王後十二年　韓宣惠王十年　趙武靈王二年　齊宣王二十七年　燕易王十年）

秦張儀與齊楚魏大臣會齧桑（以上本紀世家）

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以上年表趙世家）

楚柱國昭陽伐魏敗魏師於襄陵取八邑復移兵伐齊陳軫說之而還（以上世家）

周顯王四十七年（秦惠王後十二年魏惠王後十二年韓宣惠王十一年趙武靈王四年）

韓魏太子朝秦（以本紀修）

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儀相伐魏取曲沃平周（以列傳年表修）

韓宣惠王與趙武靈王會于區鼠（以世家年表修）

周顯王四十八年（韓宣惠王十二年趙武靈王五年齊宣王二十二年燕易王十二年）

王崩太子定嗣位是為慎靚王（以皇極經世修）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以通鑑修）

趙迎婦于韓（以年表修）

韓公仲公叔用事（以戰國策通鑑修）

燕易王薨子噲立（以通鑑）

周慎靚王元年（秦惠王後五年齊宣王二十燕王噲元年衛嗣君五年）

衛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以世家修）

齊迎婦于秦（以年表修）

秦惠王游北河（以本紀修）

周慎靚王二年（秦惠王後六年魏惠王後十六年韓宣惠王十四年趙武靈王十年齊宣王二十三年燕王二年）

秦伐韓取鄢（以年表修）

楚城廣陵（以年表）

魏惠王會諸侯于臼里將復尊天子不克（以戰國策）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以通鑑）

魏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以孟子通鑑修）

周慎靚王三年（秦惠王後七年魏襄王元年韓宣惠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八年楚懷王十一年齊宣王二十一年燕王三年宋王十五年）

蘇秦約楚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楚懷王為從長攻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皆敗走（以楚世家本紀通鑑修）

義渠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以戰國策修）

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遂稱王（以世家修）

秦伐魏（以列傳修）

周慎靚王四年（秦惠王後八年魏襄王二年韓宣惠王十六年趙武靈王九年齊宣王二十八年景公二十九年）

齊敗魏趙于觀津（以世家年表修）

韓與趙魏伐秦秦使庶長樗里疾與戰修魚虜韓將申差敗趙公子渴斬首八萬二千（以本紀年表世家皇極經世修）

齊大夫殺蘇秦（以列傳通鑑修）

魏因張儀請成于秦秦復以張儀為相（以列傳本紀年表修）

魯景公薨子平公旅立（以世家修）

周慎靚王五年（秦惠王後九年趙武靈王十年齊宣王二十七年燕王五年魯平公旅元年）

苴蜀相攻皆告急於秦秦使張儀司馬錯帥師取蜀貶
蜀王爲侯使陳莊相之以本紀列傳修
秦伐趙取中都西陽以本紀修
齊以孟軻爲卿以孟子修
蘇代與燕相子之爲婣代説燕王噲以國讓子之王從
之以古鑑修
周愼靚王六年
王崩太子延立是爲赧王以本紀世家修
徙都西周以本紀
周赧王延元年秦惠王後十一年魏襄王五年韓宣惠王二十九年趙武靈王十一年齊宣王二

十九年
秦侵義渠取二十五城以表修
秦樗里疾伐魏取焦及曲沃又大破韓師及魏公孫衍
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以世家本紀年表修
燕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太子又
不克而死以世家修
齊章子伐燕取之醢子之殺王噲以通鑑世家修
燕人逐齊師趙召公子職於韓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
不克以通鑑外紀世家修
孟軻致爲臣於齊而歸以孟子修

秦封公子通於蜀以本紀修
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以通鑑修
周赧王二年秦惠王後十三年魏襄王七年韓襄王元年燕王職元年趙武靈王十六年齊湣王元年
十六年
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法不果行以孟子修
十年
秦惠王會魏襄王於臨晉立魏公子政爲太子以本紀年表修
秦庶長樗里疾伐趙虜趙將莊豹拔藺以本紀列傳修
齊田嬰卒子文立實孟嘗君招諸侯游士及亡人有罪
者爲食客凡數千人是後魏公子無忌趙公子勝楚黃

歇皆效之以列傳修
楚屈原作離騷以列傳修
楚懷王魏襄王如趙以趙世家修
秦使張儀説楚絶齊親秦許賂以商於地儀歸背楚賂
楚使屈匄帥師伐秦以通鑑列傳修
周赧王三年秦惠王後十四年魏襄王八年韓襄王二年燕王職二年趙武靈王十七年齊湣王二年楚懷王十七年宋王
十七年
秦魏章樗里疾甘茂大破楚師于丹陽虜其將屈匄及
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斬首八萬取漢中地六百里
置漢中郡以本紀年表世家列傳修

楚懷王悉兵襲秦秦大敗之於藍田韓魏襲楚至鄧楚
乃引兵歸割二城以和于秦 以世家戰國策
楚景翠圍韓雍氏 以世家注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以世家
秦庶長樗里疾助師救韓敗楚 以本紀韓世家
齊宋圍魏煮棗 以世家注
秦樗里疾與魏伐齊虜其將聲子于濮遂伐燕 以本紀年表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 以年表世家
秦惠王魏襄王會于臨晉 以本紀注
周赧王四年 秦惠王十四年 [illegible]
[illegible]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illegible]
秦伐楚取召陵 以本紀
魏伐衛拔二城 以列傳
蜀相壯殺蜀侯降秦秦以王子煇爲蜀侯 以本紀華陽國志
楚因張儀既而赦之儀遂說楚韓齊趙燕連横事秦 以列傳
[illegible]
秦惠王薨子武王立六國連横之約皆解 以本紀列傳
周赧王五年 秦武王元年魏襄王 [illegible]
秦武王魏襄王會于臨晉 以本紀

客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則從臣不
事大臣爽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事近臣
夫 以戰國策
秦蜀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誅壯 以本紀列傳
秦出張儀魏章於魏 以本紀
趙立吳娃爲后生子何 以世家
秦伐義渠丹犂 以本紀
周赧王六年 秦武王二年 [illegible]
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爲右丞相甘茂爲左丞相 以本紀
張儀死于魏 [illegible]
趙築野臺 以世家
周赧王七年 秦武王三年 [illegible]
秦武王韓襄王會于臨晉 以世家本紀
秦樗里疾免相相韓 以本紀
秦武王魏襄王會于應 以世家
秋秦丞相甘茂庶長封伐韓宜陽 以本紀列傳
秦渭水赤三日 以本紀
綱目 周赧王八年 秦武王四年魏襄王十二年 [illegible] 趙武靈王十九年楚懷王 [illegible]
八

正月趙武靈王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以趙世家修)

楚景翠救韓(以國策修 八月本紀)

秦拔宜陽斬首六萬又取武遂筑之韓使公孫僖入謝於秦以請平(以甘茂傳 通鑑修)

秦逐公孫衍其後為魏所殺(以國策 犀首傳修)

魏太子朝於秦(以魏世家修)

八月秦武王舉鼎絕臏而薨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為昭王(以本紀 年表修)

癸亥年八[illegible]子為太后[illegible]

秦以魏冉為將軍衛咸陽(以本紀 穰侯傳修)

趙初胡服(以世家修)

周赧王九年([illegible])

[illegible]

秦歸武遂於韓(以年表 世家修)

楚與齊韓合從(以楚世家 通鑑修)

秦甘茂樗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軍奔齊樗里疾與魏和罷兵(以年表 甘茂傳修)

秦以樗里疾為丞相(以本紀修)

趙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使通固主胡致其兵(以世家修)

周赧王十年(秦昭王二年 魏襄王十三年 趙武靈王二十一年 楚懷王二十四年)彗星見

[illegible]

趙攻中山取丹丘爽陽鴻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以和(以趙世家 通鑑修)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逐惠文后出悼武王后於魏(以穰侯傳 本紀 通鑑修)

楚倍齊而合秦(以楚世家修)

秦迎婦於楚(以本紀 年表修)

魏城皮氏(以本紀修)

周赧王十一年(秦昭王三年 楚懷王二十五年)

秦昭王冠(以本紀修)

秦昭王楚懷王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以楚世家修)

周赧王十二年(秦昭王四年 [illegible])

[illegible]

彗星見(以本紀 年表修)

秦取魏蒲阪陽晉封陵(以世家 年表修)

秦復取韓武遂(以世家修)

趙攻中山(以世家修)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為質於秦而請救秦客卿通

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以世家修）
周赧王十三年（秦昭王四年 魏襄王十七年 韓襄王十年 趙武靈王二十年 齊湣王十二年 楚懷王二十七年 燕昭王十七年）
魏襄王韓太子嬰朝秦秦昭王會之於臨晉以歸
魏（以本紀世家修）
楚太子橫自秦亡歸（以世家修）
周赧王十四年（秦昭王六年 魏襄王十八年 韓襄王十一年 趙武靈王二十五年 齊湣王十三年 楚懷王二十八年）
秦蜀郡守煇反司馬錯定蜀誅之（以本紀年表修）
秦伐韓取穰（以世家修）
秦庶長奐與齊韓魏共攻楚敗楚於重丘殺楚將唐昧
斬首二萬（以本紀世家修）
趙惠后薨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以世家修）
秦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本紀修）
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秦晝晦（以本紀修）
秦蜀郡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以漢書溝洫志修）
魏史起引漳水溉鄴（以溝洫志修）
周赧王十五年（秦昭王七年 魏襄王十九年 韓襄王十三年 趙武靈王二十六年 齊湣王十四年 楚懷王二十九年 燕昭王十九年）
今樗里疾卒以樓緩爲相趙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
秦相秦免緩而相冉（以年表修）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以本紀修）
韓太子嬰卒楚圍韓雍氏時納公子蟣蝨爲韓太子楚
下敗蟣蝨不得歸韓（以世家及注修）
從甲與秦共東周（以本紀修）
華陽君伐楚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襄城（以年表世家修）
楚以太子橫質於齊（以世家修）
齊王魏王如韓（以世家修）
趙攻中山林胡樓煩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置
雲中雁門代郡（以本紀世家漢書地理志修）
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郡（以漢書匈奴傳修）
周赧王十六年（秦昭王八年 魏襄王二十年 韓襄王十四年 趙武靈王二十七年 齊湣王十五年 楚懷王三十年 燕昭王二十年）
秦將羋戎攻楚取新市齊章子魏公孫喜韓暴鳶助
攻楚殺唐昧取八城（以年表世家修）
戊申趙武靈王傳國於少子何實惠文王以肥
義爲相國并傅王武靈王自號主父（以世家修）

魏襄王與齊湣王會於韓在公子咎為太子（以韓世家修）
秦昭王誘楚懷王會武關至則執之楚大臣共立太子
橫為王實頃襄王（以世家修）
秦以田文為相（以孟嘗世家年表修）
周赧王十七年（秦昭王九年魏襄王二十一年韓襄王十四年趙惠文王何元年楚頃襄王十六年燕昭王）
年楚頃襄王橫元年
秦以樓緩代田文為丞相囚文欲殺之文亡歸齊齊以
文為相（以通鑑年表孟嘗君傳修）
齊韓魏伐秦敗秦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使公子
池割河東二城以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以六國表秦世家通鑑修）

趙封公子勝為平原君（以十年表修）
秦伐楚大破楚軍斬首五萬取十六城（以年表楚世家修）
辛丑周赧王十八年（秦昭王十年魏襄王二十二年韓襄王十五年趙惠文王二年楚頃襄王二年燕昭王十二年）
楚懷王自秦走趙趙人不受秦追及之以歸（以通鑑世家修）
魯平公薨子湣公賈立（以世家修）

大事記卷第四

大事記卷第五

東萊呂祖謙伯恭

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十一年魏襄王二十三年韓襄王十六年趙惠文王三年齊湣王十八年燕昭王）
（年楚頃襄王二十六年）
莘昆見（年表以本紀修）
楚懷王薨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諸侯由是不直秦（以世家修）
楚與秦絕（以世家修）
魏伐楚（以世家修）
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還歸行賞大
赦置酒酺五日（以世家修）
封公子章為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以世家修）
魏襄王薨子昭王立（以世家修）
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以世家修）
楚以王子蘭為令尹放屈平於江南（以列傳修）
周赧王二十年（秦昭王十二年魏昭王元年韓釐王咎元年趙惠文王四年楚頃襄王四年燕昭王）
（昭王十七年）
秦丞相樓緩免以穰侯魏冉為丞相（以年表修）
秦于楚果五城（以本紀修）
趙公子章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李兌誅之遂

弑主父於沙丘以世家修
燕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以列傳修
秦尉錯擊魏至軹以年表修
周赧王二十一年秦昭王十六年魏昭王二年韓釐王二年趙惠文王四年齊湣王二十年
燕昭王十八年
秦向壽伐韓取武始以本紀修
秦左庶長白起攻韓新城以列傳修
秦敗魏師于解以年表修
趙以鄭易與燕以世家修
秦五大夫呂禮奔齊以本紀列傳修

秦以任鄙爲漢中守以本紀修
齊田甲作亂田文以嫌疑出奔已而王召文復其位文遂歸老於薛以列傳修
周赧王二十二年秦昭王十七年魏昭王三年韓釐王三年
韓魏攻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於伊闕斬魏將犀武虜韓將公孫喜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又涉河取韓安邑以東至乾河以本紀世家列傳修
周赧王二十三年秦昭王十八年楚頃襄王七年
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又攻楚取宛葉以本紀列傳修

楚迎婦于秦以世家修
秦丞相魏冄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以年表列傳修
周赧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十九年韓釐王五年楚頃襄王八年
秦左更錯伐楚取鄧以本紀修
秦伐韓拔宛以年表世家修
秦丞相燭壽免復以魏冄爲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爲宛侯公子悝爲鄧侯以本紀列傳修
周赧王二十五年秦昭王二十年韓釐王七年魏昭王七年
東周君朝秦以本紀修
秦丞相魏冄伐魏魏與秦河東地四百里以年表列傳修

韓與秦武遂地二百里以年表世家修
魏芒卯以詐見重
周赧王二十六年秦昭王二十一年魏昭王七年
秦丞相魏冄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以年表列傳修
周赧王二十七年秦昭王二十二年魏昭王八年齊湣王二十六年楚頃襄王十一年
十月秦昭王自稱西帝遣魏冄立齊湣王爲東帝齊湣王稱帝二日復歸之十一月秦昭王亦去帝復稱王以年表世家修
秦拔趙梗陽以世家修

周赧王二十八年 秦昭王二十年 魏昭王九年 趙惠文王十二年 齊湣王二十六年

秦攻趙拔新垣曲陽 以趙世家修

趙伐齊 以趙世家修

周赧王二十九年 秦昭王二十一年 韓釐王十七年 魏昭王十年 趙惠文王十三年 齊湣王二十七年 燕昭王二十八年 楚頃襄王十四年 宋王四十三年

魏以田文為相 以薛歸魏 以戰國策史記修

齊以呂禮為相 秦伐齊 呂禮出奔 以戰國策史記列傳修

秦將司馬錯攻魏河內 魏獻安邑 秦出其人 募民徙河東 賜爵 赦罪人遷之 以本紀通鑑修

趙伐齊 以趙世家修

秦敗韓師于夏山 以韓世家修

趙李兌約五國伐秦 無功還 趙成皐而罷 以通鑑修

宋滅滕 以戰國策修

齊湣王與魏楚滅宋 三分其地 宋王偃奔魏 死于溫 以年表修

齊取楚淮北 以世家修

周赧王三十年 秦昭王二十二年 韓釐王十八年 魏昭王十一年 趙惠文王十四年 齊湣王二十九年 楚頃襄王十四年

齊湣王殺司馬穰苴 狐咺 陳舉 以通鑑國策修

秦蒙武伐齊 取河東九縣 以本紀修

秦昭王與楚頃襄王會于宛 又與趙惠文王會于中陽 以本紀世家修

周赧王三十一年 秦昭王二十三年 韓釐王十九年 魏昭王十二年 趙惠文王十五年 齊湣王三十年 楚頃襄王十五年 燕昭王二十八年

燕樂毅會秦楚韓趙魏五國之師伐齊 大破之濟西 諸侯兵皆罷 樂毅獨追入臨菑 齊湣王奔莒 燕封樂毅為昌國君 使以兵平齊城之未下者 以燕世家史記修

楚趙取齊淮北地 以年表世家修

秦昭王 魏昭王 韓釐王會于西周 以本紀年表修

齊相淖齒弒湣王于莒 莒人殺齒 奉湣王子法章立之 以戰國策史記世家修

齊王蠋不受燕封 死於畫邑 以列傳修

燕盡降齊七十餘城 獨田單守即墨與莒皆不下 以列傳修

周赧王三十二年 秦昭王二十四年 魏昭王十三年 趙惠文王十六年 齊襄王法章元年 韓釐王二十年 燕昭王三十年

秦昭王與楚頃襄王會于鄢 秋又會于穰 以本紀世家修

秦拔魏安城 兵至大梁 燕趙救之而還 以本紀年表修

秦免相魏冉 以本紀修

衛嗣君薨 子懷君立 以世家修

趙以廉頗為上卿 藺相如為上大夫 以通鑑列傳修

原缺

燕昭王使方士入海求三神仙（以封禪書修）

周赧王三十三年（秦昭王二十五年魏昭王二十二年韓釐王十四年趙惠文王十七年衛懷君十年）

秦伐趙拔兩城（以年表世家修）

魏大水（年表）

秦昭王與韓釐王會新城與魏昭王會新明邑（以本紀修）

周赧王三十四年（秦昭王二十六年魏昭王二十五年韓釐王十五年趙惠文王十八年楚頃襄王十八年）

秦攻趙石城（以世家修）

趙決河水伐魏（以世家修）

秦魏冉相趙（以世家修）

秦復以魏冉為丞相（以本紀年表修）

楚約諸侯為從將以伐秦因欲圖周王使西周武公說

楚而止（以世家修）

周赧王三十五年（秦昭王二十七年魏昭王二十六年韓釐王十六年趙惠文王十九年楚頃襄王十九年燕昭

王二十九年）

秦赦罪人遷之南陽（以本紀修）

秦白起伐趙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以本紀年表修）

秦地動壞城（年表）

秦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以上庸漢

北地與秦（以本紀世家修）

楚封莊辛為陽陵君（以戰國策修）

周君朝秦（以本紀修）

秦昭王與楚頃襄王會于襄陵（以本紀修）

趙徙漳水武平西（以世家修）

周赧王三十八年（秦昭王三十年魏昭王十九年趙惠文王二十二年楚頃襄王二

十二年）

秦白起與蜀守若伐楚拔巫黔中以為黔中郡（以本紀年表修）

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以世家修）

趙大旱（以世家修）

周赧王三十九年（秦昭王三十一年魏安釐王元年趙惠文王二十三年楚頃襄王二十二

年）

秦白起伐魏取兩城（以本紀世家修）

楚頃襄王收東地兵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

邑以為郡距秦（以本紀世家修）

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以年表修）

趙樓昌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使廉頗代將攻幾取之

（以世家修）

周赧王四十年（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韓釐王二十三年趙惠文王二十四年楚頃襄王二十三年）

秦以魏冉為相國伐魏韓暴鳶救魏魏冉破之斬首四

萬鳶走開封魏割八縣以和魏冉復伐魏走芒卯入北

宅遂圍大梁魏割溫以和（以本紀田完列傳通鑑修）
趙廉頗拔魏房子安陽（以趙世家修）
周赧王四十一年（秦昭王三十五年魏安釐王三年趙惠文王二十五年齊襄王十年韓[illegible]公一十三年[illegible]王三年）
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以年表魏世家修）
趙燕周攻齊昌國高唐遂取之（以世家修）
魯湣公薨子頃公讎立（以世家修）
周赧王四十二年（秦昭王三十六年魏安釐王四年趙惠文王二十六年[illegible]魯頃公讎元年齊襄王十一年楚頃襄王二十六年）

趙魏伐韓華陽秦魏冉白起客卿胡傷救韓敗魏將芒卯於華陽斬首十三萬（以）又敗趙將賈偃沉其卒二萬於河取觀津魏予秦南陽以和以其地為南陽郡遷免臣居之（以世家列傳本紀修）
秦復與趙觀津將之同伐齊齊使蘇代說魏冉而止（以列傳修）
趙取東胡歐代地（以世家修）
秦將使白起與韓魏伐楚楚使黃歇說秦昭王昭王乃止白起與楚和（以列傳修）
魏城西周（以本紀修）

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以通鑑修）
周赧王四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魏安釐王五年趙惠文王二十七年韓桓惠王元年[illegible]楚頃襄王二十七年）
楚太子完為質於秦（以世家通鑑修）
趙徙漳水武平南（以世家修）
趙河水出大潦（以世家修）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以通鑑修）
韓魏與秦楚伐燕（以年表世家修）
周赧王四十四年（秦昭王三十八年魏安釐王六年趙惠文王二十八年[illegible]燕武成王元年）
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以世家列傳修）

秦客卿竈攻齊剛壽（以世家列傳修）
秦[illegible]（以列傳修）
秦以范雎為客卿（以列傳修）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昭王三十九年魏安釐王七年趙惠文王二十九年[illegible]）
秦伐趙圍閼與趙使趙奢救之大破秦軍解閼與圍（以世家列傳修）
西周君如秦以應為秦太后養地（以本紀通鑑修）
秦與楚攻齊剛壽（以世家修）
周赧王四十六年（秦昭王四十年魏安釐王八年趙惠文王三十年[illegible]）
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以通鑑修）

周赧王四十七年 秦昭王三十九年 魏安釐王九年
秦五大夫綰拔魏懷城 以秦紀魏世家年表修
周赧王四十八年 秦昭王四十年 魏安釐王十年
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以秦紀
周赧王四十九年 秦昭王四十一年 趙惠文王三十三年
秦拔魏邢丘 以秦本紀魏世家修
秦免魏冉相國尊宣太后擯以其卿說雎為客卿封應侯 以范雎傳修
秦華陽君芈戎王弟涇陽君以宗封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 以趙世家修

周赧王五十年 秦昭王四十二年 趙孝成王元年 齊王建元年
秦昭王以次子安國君柱為太子 以秦本紀修
趙以平原君趙勝為相 以平原君傳修
秦宣太后芈氏薨魏冉就封於陶 以秦紀修
齊楚攻魏秦救魏魏復定魏王欲與秦伐韓求故地公子無忌諫而止 以史記魏世家修
秦攻趙三城趙使長安君為質於齊以求救齊師出秦師乃退 以趙世家修
秦伐韓以山東平地之 以范雎傳修

趙以齊安平君田單為將伐燕拔中陽又攻韓注人拔之 以世家戰國策修
齊襄王薨子建立國事決於母太史氏號君王后 以世家修
周赧王五十一年 秦昭王四十三年
秦白起攻韓陘城拔汾旁五城斬首五萬 以年表世家列傳修
秦城廣武 以秦紀修
趙以田單為相 以世家修
周赧王五十二年 秦昭王四十四年 楚頃襄王三十六年
秦白起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 以年表修

楚太子完自秦亡歸 以楚世家修
楚頃襄王薨子考烈王立 以楚世家修
周赧王五十三年 秦昭王四十五年 楚考烈王元年
楚人納州于秦以平 以楚世家
楚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食淮北十二縣 以春申君傳修
秦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 以秦紀修
秦葉陽君悝出就封不至而死 以秦紀修
秦白起拔韓野王絕上黨道韓獻上黨於秦上黨守馮亭以郡降趙 以白起傳修
周赧王五十四年 秦昭王四十六年

秦攻韓緱氏藺拔之（以白起傳）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昭王四十七年趙孝成王六年齊王建五年楚考烈王十三年）
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使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斬趙裨將茄六月攻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廉頗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壘取二尉趙以趙括代廉頗將秦亦使白起代王齕將絕趙糧道（以白起傳）
齊人楚人救趙趙請粟於齊弗許（以世家通鑑修）
九月秦白起大破趙師於長平殺趙括阬降卒及前後斬首凡四十五萬（以本紀列傳修）

周赧王五十六年（秦昭王四十八年魏安釐王十八年韓桓惠王十二年趙孝成王七年齊王建六年）
正月秦太子中男異人質於趙飲口不韋妻生子政（以戰國策史記列傳修）
秦白起分軍為三使王齕拔趙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氏說秦相范睢罷白起兵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以本紀列傳修）
趙不入六城於秦使虞卿以賂齊秦反賂趙以和（以列傳修）
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以通鑑修）
九月秦五大夫王陵攻趙圍邯鄲（以列傳世家修）

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昭王四十九年魏安釐王十九年趙孝成王八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燕武成王十四年）
正月秦王陵攻邯鄲亡五校以戰不善免使王齕代之（以白起傳本紀修）
趙使趙勝乞師于楚楚黃歇帥師救趙（以世家列傳修）
魏使新垣衍入趙議尊秦為帝魯仲連沮止之（以列傳修）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以通鑑修）
魏晉鄙救趙留軍壁鄴（以魏公子傳修）
周赧王五十八年（秦昭王五十年魏安釐王二十年趙孝成王九年楚考烈王十六年）

[illegible]月[illegible]殺白起杜郵（以本紀列傳修）
[illegible]汾城旁魏公子無忌矯殺晉鄙奪其軍救趙破秦軍秦走景陽亦將兵至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王齕解邯鄲圍奔汾軍拔新中而去公子無忌遂留趙（以本紀列傳世家年表修）
秦太子異人自趙逃歸太子以為嗣更名曰楚（以列傳修）
秦初作河橋（本紀）
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韓桓惠王十七年魏安釐王二十一年趙孝成王十年楚考烈王七年）
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本年表）

秦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與諸侯約從攻秦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以通鑑修

大事記卷第五

大事記卷第六

東萊呂祖謙 編

秦昭王五十二年 楚考烈王八年 燕孝王三年 魯頃公十九年

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誅 [illegible]

相國范雎免以客卿蔡澤為丞相 [illegible]

西周民東亡西周君於𢆯狐 [illegible]

楚伐魯取徐州 以[illegible]

丞相蔡澤免 以[illegible]

燕孝王薨子喜立

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

秦昭王五十三年 [illegible]

楚齊韓燕趙皆來賓魏獨後使將軍摎伐之取吳城魏委國聽令 [illegible]

韓王來朝 [illegible]

趙邯鄲奔焚 [illegible]

秦昭王五十四年 楚考烈王十年

楚徙都鉅陽 以[illegible]

王郊見上帝於雍 以本紀修

秦昭王五十五年 [illegible]

趙平原君卒（以世家修）
衛懷君朝魏魏執而殺之更立其弟元君（以世家修）
秦昭王五十六年（韓桓惠王二十二年趙孝成王十五年燕王四年衛元君元年）
秋王薨太子柱立是為孝文王追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與先王合葬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以本紀修）
立子楚為太子（以列傳修）
趙奉太子之子政來歸（以列傳修）
燕栗腹卿秦伐趙趙使廉頗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於代遂圍燕燕割五城與趙和乃解圍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信平君（以世家修）

秦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王除喪即位赦罪人辛丑王薨太子楚立是為莊襄王尊孝文王后為華陽太后又尊母夏姬為夏太后（以本紀呂不韋傳修）
燕將攻齊聊城齊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以書下之齊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以列傳修）
秦莊襄王楚元年（韓桓惠王二十四年趙孝成王十七年齊王十六年楚考烈王十四年）
（○元年下當注燕王五年衛王十五年）
大赦（以本紀修）
以呂不韋為相國（以本紀列傳修）
東周君與諸侯謀來伐王使相國呂不韋誅之[illegible]遷東周君於陽人（以本紀通鑑修）
封呂不韋為文信侯封河南洛陽十萬戶（以列傳修）
蒙驁伐韓拔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以本紀世家修）
趙以相樂乘圍燕（以世家修）
齊王后薨（以世家修）
楚滅魯徙魯頃公於卞邑（以魯世家修）
（○元年下當注燕王十五年魯頃公二十三年）
秦莊襄王二年（魏安釐王二十九年趙孝成王十八年）
蒙驁伐趙取榆次新城狼孟二十七城（以本紀修）
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魏趙攻燕（以世家修）

楚徙封黃歇於吳（以年表修）
秦莊襄王三年（魏安釐王三十年韓桓惠王二十六年趙孝成王十九年齊王十八年楚考烈王十六年燕王八年）
（○二年下當注燕王七年楚考烈王十五年）
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以本紀修）
蒙驁伐魏拔高都汲魏王迎公子無忌於趙以為上將軍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於河外走蒙驁追至函谷而還（以世家列傳修）
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以世家修）
五月丙午王薨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國事皆委於呂

不韋號稱仲父 以本紀傳修
晉陽反 本紀
秦始皇帝政元年 魏安釐王三十一年
蒙驁擊定晉陽 以本紀修
作鄭國渠 年表
魏公子無忌以毀廢 以傳修
秦始皇帝二年 魏安釐王三十二年 趙孝成王二十一年
趙以李伯爲代郡守 以世家修
趙李牧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 以列傳修
趙廉頗伐魏拔繁陽 以列傳修

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偃立 以世家修
趙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 以傳修
秦始皇帝三年 魏安釐王三十三年 韓桓惠王二十九年 趙悼襄王偃元年
蒙驁伐韓取十三城 以本紀修
大饑 以本紀修
十月蒙驁攻魏暘有詭 以本紀修
秦始皇帝四年 魏安釐王三十四年 趙悼襄王二年 燕[illegible]
蒙驁拔暘有詭 三月軍罷 以本紀修
趙李牧伐燕拔武遂方城 以年表世家修

七月蝗疫令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以年表通鑑修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增立 以世家修
魏公子無忌卒 以年表列傳修
秦始皇帝五年 魏景湣王增元年 趙悼襄王三年 燕王十三年
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初置
東郡 以通鑑修
燕劇辛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以世家修
趙相魏相會盟于柯 以年表修
冬雷 本紀
秦始皇帝六年 魏景湣王二年 韓桓惠王三十二年 趙悼襄王四年 齊王建二十四年 楚考烈王

二十五年 燕王喜十四年 衛元君十
楚魏韓趙燕衛合從來伐取壽陵至函谷關爲我所敗
諸侯之師移攻齊取饒安而罷 以本紀春申君傳趙世家修
拔魏朝歌 以世家修
徙衛於野王并濮陽入東郡 以年表魏楚衛世家修
楚徙都壽春命曰郢 以年表世家修
楚考烈王納黃歇妾生子悍遂立爲王后悍爲太子 以春申君傳修
秦始皇帝七年 魏景湣王三年
彗星見 以本紀年表修

攻魏取汲（通鑑）
夏太后薨（通鑑）
秦始皇帝八年（魏景湣王四年 趙悼襄王六年）
魏與趙鄴（以趙世家）
王弟長安君成蟜將兵擊趙而反死於屯留軍吏皆斬
遷其民於臨洮（以本紀修）
河魚大上（以本紀修）
封嫪毒為長信侯國事決於毒（以本紀修）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以世家）
韓以韓玘為相（以事據傳修）（八年下註說苑 魯王三十四年）

秦始皇帝九年（魏景湣王五年韓王安元年楚考烈王二十四年）
彗星見竟天（本紀）
伐魏取垣衍蒲陽（以本紀年表世家修）
四月寒有凍死者彗星復見己酉王冠帶劍（以本紀修）
嫪毒作亂夷三族其黨與皆車裂滅宗輕者為鬼薪又
奪爵遷蜀遷太后於雍（以本紀呂不韋傳修）
楚考烈王薨子悍立是為幽王王舅李園殺黃歇滅其
家（以世家春申君傳修）
甲子 秦始皇帝十年（趙悼襄王八年衛王二十八年楚幽王悍元年）
十月相國呂不韋免就國（以本紀列傳修）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諫乃除逐客令復李斯官用其計
謀（以本紀列傳修）
齊王趙王來置酒（以本紀年表修）
用茅焦諫迎太后于雍復歸咸陽以茅焦為上卿（以本紀說苑修）
以尉繚為國尉（以本紀修）
秦始皇帝十一年（趙悼襄王九年 燕王喜十九年）
趙伐燕取貍陽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攻
鄴取九城（以本紀趙世家修）
趙廢太子嘉以燕子遷為太子（以世家傳修）

趙悼襄王薨子遷立（以世家）
徙呂不韋於蜀（以列傳修）
秦始皇帝十二年（魏景湣王八年趙王遷元年楚幽王三年）
呂不韋自殺（以本紀列傳修）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通鑑）
發四郡兵助魏伐楚（通鑑）
復嫪毒舍人遷蜀者（以本紀年表修）
秦始皇帝十三年（趙王遷二年）
正月彗星見東方（本紀）
桓齮攻趙平陽趙使扈輒帥師救之殺扈輒斬首十萬

秦始皇帝十四年

取趙平陽武城宜安趙李牧大破我軍於宜安肥

下桓齮奔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 以本紀世家修

發韓使韓非 以列傳修

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 以本紀通鑑修

秦始皇帝十五年 趙王遷四年 韓王安二十三年

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自太原拔狼孟番吾趙李

牧擊破我軍遂還

燕太子丹亡歸

地震 以本紀修

秦始皇帝十六年

韓獻南陽地 以通鑑

初令男子書年 以本紀

魏人獻地 以通鑑

趙代地大震 以本紀世家修

秦始皇帝十七年

內史騰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以本紀通鑑修

地震 以本紀修

華陽太后薨 以通鑑

大饑 以本紀世家修

衛元君薨子角立 以通鑑

秦始皇帝十八年 趙王遷七年 衛君角元年

定韓地

王翦楊端和桓齮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我師

殺齮趙王用郭開韓倉讒使趙葱顏聚代將殺李牧

廢司馬尚

楊端和圍邯鄲

秦始皇帝十九年

王翦大破趙軍殺趙葱顏聚三遂克邯鄲虜趙王遷滅

趙

王嘉也中山 以本紀修

王之邯鄲故與母家有仇者皆阬之 以本紀修

太后薨

趙公子嘉帥其宗之代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 以本

大饑

楚幽王薨弟猶立是為哀王立三月哀王庶兄負芻弒

哀王而立 以世家修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以通鑑

秦始皇帝二十年（魏王假元年楚王負芻元年燕王二十八年代王嘉元年）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王不中誅軻使王翦辛勝攻燕大破燕代之師于易水之西（以本紀世家刺客傳修）

秦始皇帝二十一年（楚王二年燕王二十九年）

王翦破燕太子軍拔薊燕王東保遼東斬太子丹以獻（以本紀通鑑修）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以本紀世家修）

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伐楚（以本紀王翦傳修）

大雨雪（本紀）

秦始皇帝二十二年（魏王三年楚王三年）

王賁伐魏引河溝大梁虜其王假遂滅魏（以本紀世家修）

楚人大破李信軍復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伐楚（以本紀王翦列傳修）

秦始皇帝二十三年（楚王四年）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大破楚軍於蘄殺其將軍項燕（以年表世家列傳通鑑修）

秦始皇帝二十四年（楚王五年）

王翦蒙武滅楚虜楚王負芻（以本紀世家修）

秦始皇帝二十五年（燕王三十三年代王六年）

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遂滅燕（以本紀世家修）

王賁滅代虜代王嘉（以本紀修）

王翦悉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以本紀修）

五月天下大酺（本紀）

大事記卷第六

大事記卷第七

東萊呂祖謙伯恭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齊王建四十四年）

定燕地（以本年表修）

王賁家佸自南攻齊入臨淄齊王建降遂滅齊（以本紀年表世家）

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以本紀修）

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以本紀）

除謚法（以本紀）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色尚黑書尚大呂數以六為紀（以始皇本紀封禪書修）

從李斯議不封諸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以本紀修）

更民名曰黔首（以本紀）

大酺（以本紀）

銷天下兵（以本紀修）

一衡石丈尺文字（以本紀修）

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於咸陽（以本紀修）

采古禮尊君抑臣者為時用餘皆滅之古樂[illegible]大韶周大武房中樂存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以本紀）

收泰半之賦租賦鹽鐵二十倍於古更戍力役三十倍於古（以食貨志修）

以黃金為上幣銅錢重半兩為下幣龜貝玉不為幣（以食貨志修）

築女懷清臺（以貨殖傳）

秦始皇帝二十七年定齊地（以本紀修）

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以本紀修）

作極廟（以本紀修）

賜民爵一級治馳道（以本紀修）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刻石頌秦功業遂封泰山禪梁父望勃海以東求僊人羨門之屬登琅邪留三月作琅邪臺渡淮之衡山自南郡由武關歸（以本紀封禪書修）

秦始皇帝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韓人張良狙擊始皇不中已去令天下大索十日遂登之罘琅邪道恆山道上黨入（以本紀封禪書修）

（解題）秦始皇帝三十年

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本紀）

使黥首自實田 以本紀並徐廣註
微行逢盜蘭池中大索二十日 以本紀作
秦始皇帝三十二年東巡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隄防考
入海方士遂巡北邊道上郡入 以本紀並封禪書列傳目本
蒙恬將三十萬擊匈奴 以本紀作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
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以本紀修
取閩越東越地置閩中郡 以東越傳修
蒙恬破匈奴單于頭曼北徙悉收河南地置四十四
縣築長城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以本紀匈奴傳修

遷易桑榆卜河 以主父偃傳修
以謫徙民南戍五嶺北實河南初縣 以本紀並南越傳修
彗星出西方 以本紀史記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謫治獄吏有罪者築長城及處南
越地 以本紀年表修
從丞相李斯議焚書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 以本紀修
秦始皇帝三十五年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以年表
役刑徒七十餘萬人作宮阿房及穿治驪山 以本紀修
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 以本紀

自謂真人不稱朕 以本紀
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 以本紀修
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於上郡 以本紀與列傳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 以本紀
隕石東郡 以本紀修
徙民三萬家於北河榆中 以本紀年表修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少
子胡亥從右丞相去疾守十一月至雲夢望祀虞舜上
會稽祭大禹至平原津而病使蒙毅還禱山川七月丙
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李斯與宦者趙高矯立胡亥為

太子殺長子扶蘇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 以李斯列傳修
九月葬始皇帝於驪山 以本紀修
殺蒙毅蒙恬子嬰諫不聽 以蒙恬列傳修
復行錢 以年表

大事記卷第七

刊五 大二字

大事記卷第八

東萊呂祖謙伯恭

秦二世皇帝 胡亥 元年 衛君二十一年楚隱王陳勝元年趙王武臣元年齊王田儋元年燕王韓廣元年魏王咎元年

冬十月戊寅大赦 以通鑑

以趙高為郎中令 以本紀傳

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 本紀

復自稱朕 本紀

春東行郡縣至碣石南至會稽遂並海至遼東而還 以本紀

十一月為兔園 年表

夏四月更為法律 以本紀列傳通鑑

殺諸公子公主 以本紀李斯傳

復作阿房宮 以本紀

徵材士五萬人屯衛咸陽 本紀

廢衛君角為庶人 以世家

秋七月發閭左戍戍卒陳勝起兵蘄據陳自立為楚王諸郡縣皆殺其長吏以應楚 以本紀列傳通鑑

楚使吳廣為假王擊滎陽三川守李由守滎陽拒之 以列傳

楚使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 以列傳

楚周文將兵數十萬入函谷關軍於戲秦大赦使少府章邯將酈山徒擊之周文敗走出關軍曹陽 以本紀列傳通鑑

八月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 以列傳

楚使魏人周市徇趙地 以列傳

趙使韓廣徇燕李良徇常山 以列傳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 通鑑

狄人田儋起兵於齊自立為齊王 以列傳通鑑

韓廣自立為燕王 以列傳

楚立周市為魏王市不受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 以列傳

番陽令吳芮率閩越東越舉兵以應諸侯 以漢書列傳

龍川令趙佗據南海郡 以列傳

秦二世皇帝二年 楚懷王心元年趙王歇元年齊王田市元年燕王韓廣二年魏王豹元年韓王成元年

冬十一月章邯敗周文於曹陽文走澠池章邯又大破之周文自殺 以通鑑列傳

楚田臧殺吳廣 以通鑑列傳

從李斯請行督責 以通鑑列傳

趙李良弒其王武臣來降 以張耳傳

十二月章邯擊陳破楚軍楚莊賈弒其王陳勝以降 以列

(以年表傳)端月趙張耳陳餘立趙歇為趙王(以年表列傳)

楚秦嘉立景駒為楚王(以年表列傳)

章邯圍魏王於臨濟(以年表傳)

楚劉邦以張良為廐將用其策(以列傳)

二月楚項梁以八千人渡江淮收兵六七萬人軍下邳(以本紀傳)

三月楚劉邦以兵屬項梁(以本紀月表傳)

四月楚項梁破秦嘉軍嘉與景駒皆死(以本紀月表傳)

魏周市如齊楚請救(以月表傳)

大事記卷八

楚項籍拔襄城坑其人(以本紀傳)

六月項梁會諸別將於薛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都盱台(以本紀傳)

楚立韓公子成為韓王以張良為韓司徒(以列傳)

齊王及楚將項它將兵救魏章邯大敗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田儋及魏相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以列傳)

章邯圍齊田榮於東阿(以列傳)

七月齊人立故齊王建弟假為王(以列傳)

大霖雨三月(以本紀月表傳)

八月楚項梁救田榮破章邯軍於東阿下(以本紀傳)

齊田榮逐其王假立齊王儋子市為齊王(以月表傳)

楚項梁請齊共擊章邯田榮不許(以本紀列傳)

用趙高計居禁中不見大臣(以本傳)

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請止阿房宮者遂成詔以屬吏去疾劫皆自殺(以本紀)

楚項籍劉邦大破秦軍于雍丘殺三川守李由(以本紀)

李斯具五刑夷三族以趙高為中丞相(以列傳)

殺博士正先(以漢書本傳)

九月章邯大破楚軍於定陶殺項梁(以本紀月表)

大事記卷八

楚懷王自盱台都彭城(以漢書本紀)

楚立魏豹為魏王(以月表本紀)

後九月楚懷王并呂臣項籍軍(以漢書本紀)

章邯擊趙大破之圍趙王歇鉅鹿(以本紀月表)

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定關中者王之使宋義項籍范增救趙使劉邦西入關(以本紀)

秦二世皇帝三年(楚懷王心二年趙王歇二年齊王市二年燕王韓廣三年魏王豹二年韓王成二年)

冬十一月楚項籍殺上將軍宋義懷王因使項籍為上將軍(以本紀傳)

十二月楚項籍渡河大破秦軍虜王離解鉅鹿圍（以本紀修）
項籍為諸侯上將軍（以本紀修）
趙陳餘亡居南皮（以列傳月表修）
春二月楚項籍破章邯邯退軍棘原（以月表本紀修）
夏四月 趙（…）攻章邯邯請盟於趙高不許（以列傳月表修）
六月 項籍大破章邯兵水上（以本紀修）
秋七月劉邦取南陽郡（以漢書本紀修）
章邯以兵降楚項籍（以本紀修）
八月楚劉邦破武關（以本紀修）
趙高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以本紀修）

九月誅趙高夷三族（以本紀修）
楚劉邦破嶢關（以本紀修）
楚義帝心元年（漢高帝元年）
冬十月劉邦至霸上秦王子嬰降遂西入咸陽封府庫
遂軍霸上待諸侯約（以本紀月表修）
項籍將諸侯兵四十餘萬略地西至河南（以本紀月表修）
十一月劉邦與秦民約法三章（以本紀修）
項籍坑秦降卒二十萬於新安（以本紀月表修）
劉邦使兵守函谷關（以本紀修）
十二月項籍破函谷關軍戲下西鴻門遂屠咸陽殺故秦

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以本紀修）
項籍不欲劉邦王關中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以本紀修）
春正月諸侯尊懷王為義帝（以本紀月表修）
二月項籍為天下主命徙義帝江南都郴分楚為四自
立為西楚霸王封楚將英布為九江王楚共敖為臨江
王番君吳芮為衡山王分秦為四封沛公劉邦為漢王
王巴蜀漢中封秦降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
為翟王三分關中以距漢分齊為三徙齊王市為膠
東王封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分趙為二徙
趙王趙歇為代王封趙相張耳為常山王分燕為二徙
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封燕將臧荼為燕王分魏為二徙
魏王豹為西魏王封趙將司馬卬為殷王分韓為二韓
王成如其故封楚將申陽為河南王（以月表本紀世家修）
漢王欲攻西楚蕭何諫乃止（以漢書月表修）
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以本紀修）
趙佗自立為南越王（以列傳修）
漢以蕭何為丞相周苛為御史大夫遣張良歸韓（以世家年表修）
五月齊田榮逆擊齊王都都走西楚（以本紀列傳修）

齊田榮殺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 以月表列傳修

秋七月齊王田榮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遂并三齊之地 以列傳修

齊彭越擊西楚與蕭公角戰大破之 以列傳修

陳餘請兵於齊以擊常山 以列傳修

西楚霸王不遣韓王成就國廢為穰侯尋殺之張良從歸漢 以世家列傳修

西楚奪衡山王吳芮地徙以為番君 以本紀修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以列傳修

八月漢王從故道襲雍大破雍王章邯於陳倉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遂定關中 雍王章邯守廢丘不下圍之 以本紀修

遼東王韓廣不肯徙國燕王臧荼殺之并其地 以漢書本紀列傳修

西楚立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以本紀修

漢高皇帝二年 楚霸王二年

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 以通鑑綱目修

陳餘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歸漢陳餘復立代王趙歇為趙王封陳餘為代王留傅趙使夏說守代 以列傳修

漢王次陝 以本紀修

河南王申陽降漢置河南郡 以本紀修

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擊韓韓王鄭昌降 以本紀列傳修

十一月漢立韓太尉信為韓王 以本紀列傳修

漢王都櫟陽 以本紀修

漢拔隴西 以月表修

漢治河上塞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以本紀修

春正月西楚霸王伐齊與齊王田榮戰於城陽榮敗走為平原民所殺 以本紀修

漢拔雍地 以本紀漢書修

漢大赦 以本紀修

二月西楚復立故齊王田假為齊王 以月表修

漢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 以本紀修

漢置縣鄉三老 以漢書本紀修

殷王司馬卬叛西楚西楚使陳平擊降之 以世家修

三月齊田橫收齊散兵逐齊王假 以列傳月表修

漢王渡河西魏王豹降 以本紀修

漢王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 以本紀修

楚陳平降漢 以世家修

漢王為義帝發喪於洛陽 以本紀修

夏四月齊田橫立齊王榮子廣為齊王西楚霸王攻之不下 以本紀修

漢以彭越為魏相國徇魏地 以漢書本紀修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西楚霸王
自齊還大破漢軍睢水上漢王適楚以太公呂后歸 以本紀修
齊田橫盡定三齊之地 以列傳修
漢王還至下邑下馬踞鞍問張良曰吾欲捐關以東誰
可與者良曰指之黥布彭越韓信三人則楚可破 以世家修
五月漢王屯滎陽軍復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 以漢書本紀修
漢築甬道取敖倉粟 以本紀修

魏王豹叛漢附楚 以漢本紀修
六月漢還都櫟陽壬午立子盈為太子大赦令太子守
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以本紀修
漢引水灌廢丘雍王章邯自殺 以本紀修
漢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北地上郡 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漢修祀典 以本紀修
關中大饑 以本紀
漢王如滎陽 以本紀修
九月漢韓信虜魏王豹 以漢本紀修
後九月漢韓信禽代相夏説於閼與遂取代 以韓信傳修

原缺

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韓信擊齊 以史本紀列傳修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以漢本紀修
臨江王共敖薨子尉嗣 以漢本紀修
八月漢使彭越劉賈燒楚積聚 以漢本紀修
漢彭越徇梁地取十七城 以本紀修
九月西楚霸王留曹咎守成皋自擊彭越復取十七城
以本紀修
漢遣酈食其説齊下之 以通鑑綱目

西楚霸王四年 漢高帝四年

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歷下軍齊王田廣走高密西楚
使龍且救齊 以漢本紀修
漢大破楚軍於汜水殺曹咎 以漢本紀修
漢王渡河復取成皋與西楚霸王皆軍於廣武 以漢本紀修
十一月漢韓信大破齊楚於濰水殺龍且虜齊王廣齊
相田橫自立為齊王灌嬰敗之橫奔彭越遂盡定齊地
以列傳修
漢立張耳為趙王 以漢本紀修
漢王還櫟陽四日復如廣武 以漢本紀修
春二月漢使張良立韓信為齊王 以漢本紀修
蒯徹説齊王韓信以三分天下之計不從 以列傳修

秋七月漢立黥布為淮南王（以漢書本紀）

八月漢初為算賦（以漢書本紀）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以漢書本紀）

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轉送其家（以本紀）

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以本紀書）

西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九月西楚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以羽本紀）

大事記卷第八

大事記卷第九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西楚項籍至固陵遣使許齊王韓信魏相國彭越地皆引兵來會（以本紀書）

十一月西楚大司馬周殷畔九江兵降（以本紀書）

十二月王與諸侯兵大破西楚軍於垓下項籍走死東城楚地悉定（以本紀書）

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故項籍臣稱其故名者盡拜為大夫鄭君不從逐之（以本紀列傳書）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韓信軍奪其軍（以本紀書）

盧綰滅臨江虜其王尉（以本紀書）

春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封魏相國彭越為梁王（以本紀書）

赦天下（以本紀書）

二月甲午即皇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陽（以本紀史記書）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以本紀）

封故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故粵王亡諸為閩粵王（以本紀書）

帝西都洛陽（以本紀書）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以本紀）

復諸侯子在關中者十二歲(以本紀修)

民聚保山澤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自賣爲人奴婢者免爲庶人(本紀)

詔守尉長吏善遇高爵(以本紀修)

置酒洛陽南宮(本紀)

名故齊王田橫未至洛陽三十里自殺(以通鑑修)

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以通鑑綱目)

帝西都關中(以本紀修)

六月赦天下(以本紀修)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陷代地帝自將征之(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以史記月表通鑑修)

八月立趙太子敖爲趙王長沙太子臣爲長沙王(紀修)

九月滅燕虜臧荼封太尉盧綰爲燕王罷太尉官(記年表修)

使樊噲以丞相將兵攻代(以史記本紀修)

項籍故將利幾反帝自擊破之(以本紀修)

後九月治長樂宮于長安(以史記前漢本紀修)

漢太祖高皇帝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本紀修)

十二月帝遊雲夢會諸侯于陳執楚王韓信是日赦天下(以皇極經世史記本紀修)

帝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本紀)

始剖符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爲徹侯(以通鑑修)

春正月丙午分楚地爲二國以淮東東陽鄣吳三郡五十三縣封從兄將軍賈爲荊王以淮西碭薛郯三郡三十六縣封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史記漢書本紀通鑑修)

壬子以雲中鴈門代三郡封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六郡七十三縣封子肥爲齊王(以本紀修)

以曹參爲齊相國(以列傳修)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舉卿以下衆官如漢朝(高五王傳)

徙韓王信國於太原(以本紀修)

三月封雍齒爲什方侯(以本紀通鑑修)

定功行封又作元功十八人位次(以史記通鑑年表修)

帝歸櫟陽(以本紀修)

張良杜門不出(以列傳修)

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爲太上皇(以通鑑修)

立大市於長安(以史記年表修)

以張蒼爲主計(以列傳修)

秋匈奴冒頓圍韓王信於馬邑九月信以馬邑降匈奴

與匈奴南陸太原至晉陽（以本紀列傳修）

命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有兩生不肯行（以列傳修）

漢太祖高皇帝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正於長樂宮始用新儀以叔孫通爲奉常（以列傳修）

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本紀）

帝北征韓王信于銅鞮信走匈奴遂征匈奴至平城白登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以本紀列傳修）

十二月帝還過趙不禮趙王張敖（以本紀書）

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爲合陽侯（本紀）

辛卯封子如意爲代王（以本紀修）

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産子復勿事二歲（本紀）

二月帝至長安遂定都丞相以下自櫟陽徙治長安（以史記本紀漢書志修）

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本紀）

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本紀）

夏四月帝如洛陽（以本紀修）

以陳豨爲趙相國監趙代邊兵（以本紀列傳修）

徙豐民於驪邑更命曰新豐（以志修）

漢太祖高皇帝八年冬帝東擊故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過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弒帝不果（以列傳修）

以趙武侯靳歙爲車騎將軍（以列傳漢紀修）

十一月帝至自東垣（以本紀修）

春三月帝如洛陽（以本紀修）

復吏卒至平城者終身（以本紀修）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以本紀修）

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本紀）

九月帝至自洛陽（以本紀修）

漢太祖高皇帝九年冬十月未央宮成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楚王交及群臣朝於未央宮置酒前殿帝奉玉巵爲太上皇壽（以史記本紀漢書修）

遣劉敬奉宗室女翁主名爲長公主以妻匈奴單于（以史記漢書列傳修）

十一月徙楚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及燕趙韓魏彊族於關中（以史記本紀漢書列傳修）

十二月帝如洛陽（以本紀修）

春正月廢趙王張敖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以本紀修）

詔丙寅前殊死以下皆赦之（以漢紀修）

二月帝至自洛陽（以本紀修）

以張敖故臣田叔孟舒等十人爲郡守諸侯相（以本紀修）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既（以本紀五行志修）

以丞相蕭何為相國（以表修）

罷省南河上中地郡復隸內史（以地理志修）

以御史大夫周昌為趙丞相（以史記年表修）

漢太祖高皇帝十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燕王盧綰荊王賈梁王彭越楚王交齊王肥長沙王吳臣朝於長樂宮（以史記修）

以符璽御史趙堯為御史大夫（以史記漢書年表周昌傳修）

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以漢紀通鑑修）

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以史記漢紀修）

八月令諸侯王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以本紀）

九月趙相國陳豨反於代帝北征次于邯鄲（以漢書史記本紀皇任世盛修）

詔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不能決者以聞（以漢書刑法志修）

漢太祖高皇帝十一年冬十月帝在邯鄲大破陳豨軍

以周勃為太尉定代地（以本紀年表修）

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以本紀）

故韓王信與匈奴據參合柴將軍武擊斬之（以本紀列傳修）

帝還雒陽（以本紀修）

封子恒為代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以本紀修）

赦天下（以本紀）

二月立郡國朝獻口賦法（以通鑑綱目修）

詔郡國求賢（以本紀修）

三月廢梁王彭越為庶人徙蜀尋夷三族（以本紀列傳修）

分梁地為二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以本紀列傳修）

夏四月帝至自雒陽（以本紀修）

五月遣陸賈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以本紀修）

帝有疾樊噲排闥問疾（以通鑑列傳修）

秋七月淮南王英布反擊殺荊王劉賈并其地北渡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帝自征英布發關中巴蜀兵為皇太子衛軍霸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從軍（以本紀修）

立子長為淮南王（以史記本紀修）

漢太祖高皇帝十二年冬十月帝大破英布軍於蘄西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長沙王吳臣誘殺之於番陽（以本紀列傳修）

帝還過沛置酒沛宮復其民世世無所與（以本紀修）

周勃樊噲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以通鑑史記本紀修
罷太尉官以年表修
更以荊爲吳國立兄喜之子沛侯濞爲吳王以通鑑本紀列傳修
十一月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以本紀修
十二月帝至自淮南以荀氏漢紀修
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張良叔孫通諫不聽太子侍
燕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皆從帝見之大驚
遂止以留侯傳修
下相國蕭何廷尉即赦出之以通鑑修

帝召燕王盧綰不至春二月使樊噲擊之以本紀列傳修
立子建爲燕王本紀
立南武侯織爲南海王不克就國以本紀漢書修
三月詔不義擅起兵者天下共誅之以本紀修
刑白馬與羣臣盟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
約者天下共誅之是時同姓王者九國唯長沙王吳臣
以異姓猶王天子所有者九十五郡以史記年表漢書王陵傳修
詔陳平誅樊噲以周勃代將平縛噲詣長安以傳修
夏四月詔陳平灌嬰將兵十萬屯滎陽以本紀列傳修

帝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赦天下以本紀修
以陳平爲郎中令復樊噲爵邑以本紀修
盧綰亡入匈奴以本紀修
五月丙寅葬長陵皇太子羣臣反至太上皇廟上謚曰
高皇帝是日太子嗣位是爲孝惠皇帝以本紀修
尊皇后曰皇太后本紀
詔高爵宗室外戚民老者幼者有罪寬其刑以本紀及注修
田租復十五稅一本紀
詔吏六百石以上其家唯給軍賦故吏嘗佩二千石官
印者亦如之以本紀修

令郡國立高皇帝廟以本紀修
漢孝惠皇帝元年冬改諸侯王相國爲丞相荀悅漢紀
召趙丞相周昌詣長安以周昌傳修
太后殺趙王如意及其母戚氏以呂后紀外戚世家修
令民買爵以贖罪以本紀修
賜民爵戶一級本紀
徙淮陽王友爲趙王以史記本紀
賜酇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謚曰令武以史記本紀修
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以史記大事紀書
漢孝惠皇帝二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來朝以史記本紀修

齊王獻城陽郡為長公主湯沐邑尊公主為太后 以本紀列傳

春正月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本紀

隴西地震 本紀

夏旱 本紀

秋七月辛未相國酇文終侯蕭何薨 以本紀世家

癸巳以齊丞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 以史記大事記

漢孝惠皇帝三年春大發關中民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本紀修

復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匈奴單于 以本紀修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本紀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本紀

秋七月都廐災 本紀

南越王趙佗入貢 以本紀修

蜀湔氐反擊平之 以史記大事記修

漢孝惠皇帝四年冬十月壬寅立長公主女張氏為皇后 以列傳本紀修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本紀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 本紀

省法令妨吏民者 本紀

除挾書律 本紀

立原廟渭北 以叔孫通傳

長樂宮鴻臺災 本紀

雨血于宜陽 漢書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本紀

漢孝惠皇帝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 本紀

春正月復發關中民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本紀修

夏大旱 本紀

秋八月己丑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 以本紀修

九月長安城成 本紀

漢孝惠皇帝六年冬十月諸侯王以都城成來賀 以史記本紀

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曲逆侯陳平為左丞相 以本紀修

齊悼惠王肥薨 以漢書

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王赦齊境內 以大事記

匈奴單于冒頓為書嫚太后樊噲請擊之從季布議而止 以列傳修

令民得賣爵 本紀

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以本紀修

夏六月舞陽武侯樊噲薨 以本紀修

立西市修太倉（以史記大事紀修）
留文成侯張良薨（以漢書本紀通鑑修）
以周勃爲太尉（通鑑）
漢孝惠皇帝七年冬十月詔灌嬰將車騎材官屯滎陽（以本紀修）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本紀）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本紀）
秋七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本紀）
太后使呂產將南北軍（通鑑）
九月辛丑葬安陵皇后張氏名後宮子爲太子至是即

位謁高廟（以史記大事紀修）
太后臨朝稱制赦天下（本紀）
甲寅 漢高皇后呂氏元年冬十一月甲子以右丞相王陵爲帝太傅左丞相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不治事監宮中（以史記漢書本紀參修）
太傅王陵謝病免（以列傳修）
追尊太后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爲悼武王（以本紀修）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本紀）
二月置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以本紀修）

夏四月魯元公主薨立公主子張偃爲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以史記）
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山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
立呂台爲呂王（以史記本紀漢書年表修）
五月趙王宮叢臺災（本紀）
秋桃李華（本紀）
御史大夫趙堯抵罪以上黨守任敖爲御史大夫（以漢書百官表修）
乙卯 漢高皇后呂氏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呂台薨子呂

嘉爲呂王（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春正月詔定列侯朝位（以本紀修）
己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本紀）
楚王遣子郢客入都歺業齊王遣弟章入宿衛夏五月丙申封郢客爲上邳侯章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章（以史記年表列傳修）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本紀）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無後立襄城侯山爲恒山王更名義（以史記漢書本紀通鑑修）
行八銖錢（本紀）

封鄭文終侯蕭何夫人同爲酇侯（以史記年表修）

漢高皇后呂氏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本紀）

秋星晝見（本紀）

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通鑑）

漢高皇后呂氏四年春二月以未封孝惠後宮子太爲昌平侯（以年表通鑑修）

夏四月丙申封淮陽丞相呂勝爲贅其侯楚丞相呂更始爲滕侯呂忿爲呂成侯太中大夫呂它爲俞侯舞陽武侯樊噲夫人呂須爲臨光侯（以史記年表修）

廢少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史記本紀通鑑修）

封軹侯朝爲恒山王（以史記本紀修）

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通鑑）

禁南越關市鐵器（通鑑）

漢高皇后呂氏五年春南越王趙佗自稱南武帝（本紀）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立壺關侯武爲淮陽王（以通鑑修）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本紀）

初令戍卒歲更（以史記本紀大事記修）

漢高皇后呂氏六年冬十月廢呂王呂嘉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爲呂王（以通鑑修）

天大星晝見（本紀）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本紀）

齊王遣弟興居入宿衛封爲東牟侯（以列侯年表修）

秩長陵令二千石（以）六月城長陵（本紀）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本紀）

行五分錢（本紀）

漢高皇后呂氏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本紀）

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本紀）

己丑晦日有食之既晝晦（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通鑑）

立惠帝後宮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以史記本紀）

割齊琅邪郡立高祖從祖弟大將軍營陵侯澤爲琅邪王（以本紀年表修）

夏五月追尊太上皇妃昭靈夫人曰昭靈后（以本紀修）

六月趙王恢自殺廢其嗣（以史記本紀修）

朱虛侯章侍宴以軍法行酒（以荀氏漢紀通鑑修）

陸賈說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相結（以荀氏漢紀通鑑修）

大后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恒謝願守代邊乃立武信

侯呂祿為趙王（以史記本紀修）
九月燕靈王建薨太后殺其子國除（以史記本紀修）
南越侯長沙遣隆慮侯周竈擊之（以通鑑輯要修）
漢高皇后呂氏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
通為燕王（以通鑑）
春三月太后祓還遂病（以史記本紀修）
夏四月丁酉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諸中官宦者
令丞皆為關內侯（以史記本紀年表修）
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以史記本紀）
秋七月以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將北軍呂王產居南軍（以史記本紀修）
辛巳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赦天下以產為相國祿女
為帝后（以史記本紀修）
合葬長陵（以史記外戚世家）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以史記本紀修）
八月丙午齊王舉兵討呂氏西攻呂國之濟南（以史記本紀列傳修）
相國呂產使灌嬰擊齊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以史記本紀修）
九月庚申太尉周勃入北軍使朱虛侯章入宮殺呂產
及長樂衛尉呂更始諸呂無少長皆斬之（以史記本紀修）

西廢魯王張偃為南宮侯（以史記本紀年表修）
壬戌復以帝太傅審食其為左丞相尋免（以史記本紀修）
戊辰徙濟川王太為梁王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以史記本）
遣朱虛侯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以史記本）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己酉晦至長安廢少帝代
王即皇帝位是為文帝誅高后所名惠帝子弘朝武太（以史記本紀年表修）
以代中尉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代郎中令張武
為郎中令（以史記本紀修）
赦天下賜民爵戶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大事記卷第九

大事記卷第十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 以史記本紀

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 以史記本紀

尊代太后曰皇太后 壬子遣太后弟車騎將軍薄昭奉迎于代 以史記本紀漢書

增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章等封邑 以史記本紀漢書

十一月徙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太尉周勃爲右丞相太將軍灌嬰爲太尉 以通鑑

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 以本紀

十二月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以本紀

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 詔曰某安之 有司三請乃立長子啓爲太子 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以本紀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 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高年孤兒布帛米肉 以史記本紀

選皇后兄弟師傅賓客 以通鑑

楚元王交薨 太子辟非先卒 立次子宗正上邳侯郢客爲楚王 以本紀列傳

夏四月齊楚地震 二十九山同日崩 大水潰出 以本紀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 以本紀

令民賦四十 丁男三十而一事 以賈捐之傳

脩代來功 封衛將軍宋昌爲壯武侯 以本紀

從高帝入漢中者列侯益封 二千石以上賜食邑 以史記

秋八月辛未 右丞相勃免 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以通鑑

遣陸賈諭南越 趙佗謝罪去帝號 以史記列傳

齊哀王襄薨 立太子則爲王 以世家本紀

以賈誼爲太中大夫 以列傳百官表

漢孝文皇帝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獻侯陳平薨 以通鑑目

詔列侯各之國 以本紀

十一月乙亥 周勃復爲丞相 以通鑑

癸卯晦日有食之 詔求言 舉賢良方正 罷衛將軍軍 太僕馬 以本紀

潁陰侯騎賈山上書言事 以列傳

春正月丁亥 親耕籍田 以本紀

三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 朱虛侯章爲城陽王 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 皇子武爲代王 參爲太原王 揖爲梁王 以本紀

以太中大夫石奮代張相如爲太子太傅 以萬石傳漢紀

三月除誹謗妖言律 以本紀大事記史記

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以本紀修
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以本紀修
燕敬王澤薨立子嘉為燕王以年表列傳修
漢孝文皇帝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
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絳侯周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
太尉官屬丞相以本紀修
夏四月城陽王章薨立子喜為城陽王以本紀列傳修
吳王濞淮南王長來朝以年表修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以本紀修

五月匈奴寇北地上郡之河南帝幸甘泉令丞相灌嬰
將車騎八萬五千擊之於高奴匈奴敗去以史記漢書本紀大事記修
以漢書匈奴傳修
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以本紀修
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以本紀修
從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以太原國地盡
與代以史記漢書諸侯王表史記大事記修
濟北王興居反罷丞相兵以陳武為大將軍帥四將軍
十萬衆擊之使以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秋七月帝至自太原以本紀修

八月陳武破濟北軍虜其王興居興居自殺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以太中大夫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以列傳修
漢孝文皇帝四年冬十二月乙巳潁陰懿侯灌嬰薨以年表通鑑修
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為丞相以史記漢書年表修
召河東守季布至邸罷歸郡以列傳通鑑修
以安丘侯張說為將軍擊匈奴代以史記年表修
匈奴單于冒頓請和親許之以列傳修
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賜諸侯王子邑各二

千戶以本紀修
六月雨雪以漢書本紀修
秋七月絳侯周勃下廷尉赦復爵邑以列傳修
作顧成廟以本紀修
漢孝文皇帝五年春二月地震以本紀修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以通鑑修
楚夷王郢客薨立太子戊為楚王以年表修
漢孝文皇帝六年冬十月桃李華以本紀修
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至雍死以本紀修
帝幸上林中郎將袁盎却慎夫人坐以列傳修

遣中大夫意使匈奴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
于復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單于（以列傳修）
漢孝文皇帝七年冬十月令諸侯王子列侯母妻及吏
二千石無得擅徵捕（以本紀修）
夏四月赦天下（本紀）
初置南陵（以大記）
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本紀）
召長沙王太傅賈誼入見遷為梁王太傅（以列傳修）
漢孝文皇帝八年梁王太傅賈誼陳政事（以列傳及荀氏紀修）
夏封故淮南王長子四人為列侯（以史記漢書本紀列傳修）

有長星出于東方（本紀）
漢孝文皇帝九年春大旱（本紀）
溫室鐘自鳴（以大記）
漢孝文皇帝十年冬帝幸甘泉（以本紀修）
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以通鑑綱目）
帝幸上林登虎圈嗇夫為上林令謁者僕射張釋之諫
乃止（以史記列傳荀氏漢紀修）
諸侯王皆來朝（以史記大事記修）
遣太常掌故鼂錯往濟南從伏生受尚書（以本傳儒林傳修）
漢孝文皇帝十一年冬十一月帝幸代春正月帝至自
代（以本紀修）
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國除（以荀氏漢紀）
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縣又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以賈誼傳修）
博士鼂錯論太子未知術數拜為太子家令（以列傳修）
匈奴寇狄道從鼂錯議募民徙塞下（以鼂錯傳修）
漢孝文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隄
興卒塞之（以史記河渠書大事記修）
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本紀）
二月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以本紀修）

三月除關無用傳（本紀）
鼂錯請募民入粟於邊拜爵免罪從之（以通鑑修）
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本紀）
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弟者力田廉吏縣以戶口率置
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以本紀修）
吳國有馬生角（以荀氏漢紀修）
追謚故淮南王長為厲王（以列傳修）
甲戌 漢孝文皇帝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以本
紀修）
夏除秘祝（本紀）

五月除肉刑 以本紀
謚殺御史大夫馮敬 以賈誼傳
放梁王太傅賈誼卒 以本傳年表
六月除田租稅 以本紀
除戍卒令 以史記大事記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稽粥十四萬騎
攻朝那塞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遂至彭陽使騎至雍
甘泉以周舍爲衛將軍張武爲車騎將軍將車千乘騎
十萬屯長安旁以備長安以昌侯盧卿甯侯魏遬隆慮
侯周竈皆爲將軍屯上郡北地隴西張相如爲大將軍

董赤欒布爲將軍大發車騎以擊匈奴匈奴遁走出塞
以本紀傳
以中郎署長馮唐爲車騎都尉赦囚徒魏尚復以爲雲
中守 以史記列傳荀氏漢紀通鑑
春三月增諸祀壇場珪幣 以本紀
河間文王辟彊薨立太子福爲河間王 以通鑑漢書年表修
漢孝文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以本紀修
以公孫臣爲博士議改正朔服色 以史記封禪書修
夏四月帝幸雍始郊見五帝 以本紀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策之 以本紀
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 以通鑑
新垣平以望氣見 以本紀
漢孝文皇帝十六年作渭陽五帝廟夏四月帝郊見五
帝於渭陽以新垣平爲上大夫命諸生刺六經作
王制 以封禪書郊祀志修
復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 以郊祀志修
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 以通鑑
內實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楊虛侯將閭爲齊王安
都侯志爲濟北王武成侯賢爲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爲

膠東王平昌侯卬爲膠西王扐侯辟光爲濟南王又分
淮南爲三國立厲王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
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 以古史通鑑修
秋九月得玉杯新垣平言候日再中詔更以明年爲元
年作汾陰廟 以郊祀志修
漢孝文皇帝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
以本紀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於北宮 以本紀及外戚傳修
詔議民食 以本紀修
漢孝文皇帝後二年夏帝幸雍棫陽宮 以本紀修

代孝王参薨立十七子登爲代王（以本紀列傳修）

興匈奴和（以本紀修）

月戊辰丞相張蒼免六年以御史大夫關內侯申屠

嘉爲丞相封故安侯（以表列傳修）

星隕梁野（以漢紀修）

漢孝文皇帝後三年春二月帝幸代（以本紀修）

匈奴老上單于稽粥死子軍臣立爲單于（以通鑑史記列傳注修）

秋大雨四十五日（以漢書五行志修）

以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以列傳年表修）

漢孝文皇帝後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以本紀）

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爲庶人（以本紀）

帝幸雍（以本紀修）

漢孝文皇帝後五年春正月帝幸隴西（以本紀）

三月帝幸雍（以本紀修）

六月齊有狗生角（以前漢紀修）

秋七月帝幸代（以本紀修）

漢孝文皇帝後六年冬匈奴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免故楚相蘇意郎中令張武爲將軍屯飛狐句注北地又以河內守周亞夫宗正劉禮祝茲侯徐厲爲將軍屯細柳霸上棘門數月匈奴亦去（以史記漢書列傳修）

夏四月大旱蝗（以本紀）

漢孝文皇帝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遺詔短喪（以本紀通鑑日紀修）

乙巳葬霸陵上謚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以漢書本紀史記修）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通鑑）

乙卯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爲章武侯兄子竇彭祖爲南皮侯（以史記年表修）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本記）

長沙靖王吳著薨無子國除（以史記年表修）

漢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令郡國皆立廟（通鑑綱目）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通鑑綱目）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以史記本紀修）

匈奴入代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約和親（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以本紀食貨志通鑑修）

減笞法（通鑑綱目）

以太中大夫周仁爲郎中令張歐爲廷尉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以年表通鑑修）

太中大夫鄧通免尋坐盜出徼外鑄錢沒其家（以列傳）

削趙王遂河間郡膠西王卯六縣（以史記吳王傳修）

大事記卷第十

大事記卷第十一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孝景皇帝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本紀）

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本紀）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通鑑）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通鑑）

六月丞相故安節侯申徒嘉薨（以年表修）

封故丞相蕭何孫係為武陵侯（以漢書史記本紀修）

秋與匈奴和親（本紀）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丁巳以內史鼂錯為御史大夫（通鑑）

彗星出東北（本文）

雨雹於衡山（以史記本紀修）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庭中（以史記本紀修）

漢孝景皇帝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詹事竇嬰以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以史記竇嬰傳修）

楚王戊來朝削其東海郡（以史記楚元王傳修）

春正月長星出西方（以史記本紀修）

劉吳王濞會稽郡（以史列傳修）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反南連越北通匈奴吳楚圍梁膠西濟
南菑川膠東圍齊帝以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
將軍擊吳楚故爭事竇嬰為大將軍屯滎陽曲周侯酈
寄擊趙將軍欒布救齊赦天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
七國周亞夫壁昌邑南以梁委吳而絕其糧道二月吳
楚食盡引去亞夫追擊大破之楚王戊自殺壬午晦日
有食之三月東越斬吳王濞於丹徒欒布破諸侯兵膠
齊圍齊王將閭自殺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

膠東王雄渠皆伏誅立齊太子壽為齊王夏六月乙亥
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立子端為膠
西王勝為中山王宗正禮為楚王秋九月酈寄欒布破
趙趙王遂自殺（以史記本紀列傳通鑑修）
賜民爵一級（以本紀）
漢孝景皇帝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以本紀）
夏四月乙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以本紀通鑑）
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以本紀）
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以年表修）
賜梁王武汝南王非天子旌旗（以世家修）

秋[illegible]月臨江哀王閼薨無後國除（以年表本紀修）
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以史記本紀）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以年表通鑑修）
漢孝景皇帝五年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春正月作陽陵邑募民徙居之（以通鑑本紀）
夏五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為隆慮侯（以史記本紀）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以本紀）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以通鑑）
漢孝景皇帝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以本紀）
秋九月皇后薄氏廢（以本紀）

後九月伐馳道樹填蘭池（以史記本紀）
漢孝景皇帝七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以列傳修）
十一月乙丑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以史記本紀年表修）
中尉衛綰免以濟南太守郅都代之（以列傳年表修）
庚寅晦日有食之（以通鑑）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罷太
尉官（以史記本紀通鑑修）
夏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王氏為皇后丁巳立膠東
王徹為皇太子（以史記本紀修）
以故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以列傳修）

漢孝景皇帝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本紀

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以史記漢書本紀修

衡山地震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以史記漢書本紀通鑑修

漢孝景皇帝中二年春二月定諸侯薨葬立嗣之制以漢書本紀修

匈奴入燕本紀

三月臨江王榮下中尉府自殺國除以史記本紀年表修

夏四月有星孛於西北本紀

乙巳立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以年表本紀修

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郡尉爲都尉本紀

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通鑑

梁王武使人刺殺故楚相袁盎詣闕謝罪以通鑑日紀

中三年 漢孝景皇帝中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本紀

十二月匈奴王徐盧等七人降皆封爲列侯以史記年表世家本紀修

春三月丁巳封子乘爲清河王以史記本紀年表修

夏四月旱禁酤酒以荀氏漢紀漢書本紀修

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食之丞相周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以本紀官表修

漢孝景皇帝中四年春三月作德陽宮以本紀修

夏大蝗以史記本紀修

秋赦徒作陽陵者史記本紀

漢孝景皇帝中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以本紀修

春三月丁巳立子舜爲常山王以年表本紀修

夏五月甲戌封皇后兄王信爲蓋侯以年表修

六月丁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本紀

大水通鑑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本紀

令諸侯王不得治國更名諸侯丞相爲相宅官皆損其員以百官表本紀修

秋九月詔諸獄疑輒讞之以本紀修

地震通鑑

漢孝景皇帝中六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以通鑑修

十一月改諸官名本紀

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本紀

春二月乙卯帝幸雍郊五時以史記本紀通鑑修

三月雨雪本紀

夏四月梁孝王武薨立其子買爲梁王以本紀年表修

五月丙戌分梁地立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以本紀年表修）

定長吏車服之制（以本紀修）

戒笞法定箠令（本紀）

匈奴入鴈門上郡（以本紀修）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本紀）

以甯成爲中尉（以通鑑列傳修）

城陽共王喜薨（通鑑）

漢孝景皇帝後元年春正月詔獄讞不當不爲失（以本紀修）

三月丁酉赦天下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月民得酤酒（以史記本紀修）

五月丙戌地震（以史記本紀修）

秋七月丙午丞相劉舍免（年表）

乙巳晦日有食之（本紀）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以年表列傳修）

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本紀）

漢孝景皇帝後一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本紀）

春正月地一日三動（史記本紀）

以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令內史郡不得以粟食馬令徒隸衣七緵布（以史記本紀修）

三月匈奴入鴈門（史記本紀）

夏五月詔貲筭四得官

租長陵田（史記本紀）

秋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史記本紀）

漢孝景皇帝後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史記本紀漢書修）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史記本紀）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通鑑月）

甲寅皇太子冠（史記本紀）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本紀）

二月癸酉葬陽陵上謚曰孝景皇帝丙子太子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史記大事記史記孝武本紀修）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以漢書史記本紀修）

漢孝武皇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之士轅固以老罷歸以董仲舒爲江都相莊助爲中大夫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以本紀列傳修）

春二月赦天下（本紀）

行三銖錢（本紀）

夏四月詔民年九十以上復子若孫令供養（以本紀修）

五月詔脩山川祠（以本紀修）
六月丞相衞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
田蚡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臧爲郎中令（以年表本傳修）
秋七月詔省衞士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以本紀修）
徵魯申公議立明堂帝問以政事對曰爲治者不在多
言顧力行何如耳（以本紀列傳修）
又徵枚乘道死（以列傳修）
內史甯成抵罪免（以年表通鑑修）
漢孝武皇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以通鑑）
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獄死丞相竇嬰太尉田

蚡免以石建爲郎中令弟慶爲內史（以年表列傳通鑑修）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以本紀）
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以本紀）
初置茂陵邑（以本紀）
漢孝武皇帝建元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
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以年表通鑑修）
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以本紀）
初作便門橋（以本紀）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以本紀）
廢濟川王明爲庶人遷之房陵國除（以列傳修）

閩越圍東甌遣莊助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以本紀列傳修）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以本紀）
始爲微行（以通鑑）
起上林苑（以東方朔列傳）
甲申 漢孝武皇帝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以本紀）
六月旱（以本紀）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以本紀）
南越王趙佗死其孫胡立爲南越王（以列傳通鑑修）
漢孝武皇帝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以本紀）

置五經博士（以本紀）
夏五月大蝗（以本紀）
秋八月廣川惠王越薨立其太子齊爲王清河哀王乘
薨無子國除（以本紀列傳修）

大事記卷第十一

大事記卷第十二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孝武皇帝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本紀）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竇氏崩（以本紀修）

六月癸巳丞相許昌免以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之言從申刑名百家之禁延文學儒者以百數（以百官表儒林傳修）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本紀）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擊之閩越王弟餘善殺郢謝罪上無諸孫丑為越繇王餘善為東越王（以列傳修）

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以百官本傳）

匈奴和親（通鑑綱目）

唐蒙通夜郎置犍為郡（以列傳修）

漢孝武皇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以本紀修）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本紀）

夏四月赦天下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本紀）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帝親策之（以通鑑修）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本紀）

天星盡搖（以荀悅漢紀修）

主父偃徐樂嚴安上書言事皆以為郎中（以列傳修）

漢孝武皇帝元光二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畤（以本紀修）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以封禪書通鑑修）

立太一祠（通鑑綱目）

夏六月從王恢議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擊單于不克恢下獄死（以本紀列傳修）

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以列傳修）

漢孝武皇帝元光三年春河徙從頓丘入勃海（以本紀修）

夏五月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以通鑑修）

漢孝武皇帝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殺魏其侯竇嬰（以本紀列傳修）

春三月乙卯丞相武安侯田蚡薨（以本紀修）

夏四月隕霜殺草（本紀）

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通鑑）

地震赦天下（本紀）

漢孝武皇帝元光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春正月薨謚曰獻（以史記年表通鑑列傳修）

發巴蜀丈卒治西南夷道 以本紀夷傳修

治鴈門阻險 本紀

秋七月大風拔木 本紀

乙巳皇后陳氏廢 本紀

以張湯爲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 以列傳修

八月螟 本紀

策賢良文學擢公孫弘爲博士尋以爲左內史 以年表列傳修

漢孝武皇帝元光六年冬初筭商車 本紀

春穿漕渠通渭 本紀

夏大旱蝗 本紀

秋匈奴入上谷以太中大夫衛青爲車騎將軍出上

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

將軍出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廣敖失師

賀亦無功唯青至龍城頗斬首虜賜爵關內侯 以史記匈奴傳

漢書本紀史記公孫敖傳荀氏漢紀修

遣司馬相如通邛都置一都尉十餘縣 以西南夷司馬相如傳修

西南夷始置郵亭 以史記本紀修

爲董偃置酒宣室中郎東方朔諫曰宣室者先帝之正

處也淫亂之漸其變爲篡詔更置酒北宮 以列傳修

漢孝武皇帝元朔元年冬匈奴盜邊以衛尉韓安國

材官將軍屯漁陽 以韓安國匈奴傳修

十一月詔議二千石不舉孝廉者罪 以本紀修

子據生春三月甲子立夫人衛氏爲皇后 以本紀列傳修

赦天下 本紀

秋匈奴入遼西漁陽鴈門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

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 以本紀修

東夷薉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置蒼海郡 以本紀修

燕王定國有罪自殺國除 以史記年表修

甲寅 漢孝武皇帝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

毋朝 本紀

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邑土封子弟爲列侯 以本紀荀氏漢紀修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車騎將軍衛青擊走之遂取河南

地置朔方五原郡 以本紀匈奴列傳修

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本紀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本紀

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以通鑑修

齊厲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族誅齊相主父偃 以史記年表漢書列傳修

御史大夫張歐告老帝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請爲

太常典家業從之 以列傳孔叢子修

漢孝武皇帝元朔三年冬匈奴單于死其弟左谷
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來降 匈奴傳
以左內史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中大夫張湯為廷尉 年表
族誅郭解 遊俠傳
春罷蒼海郡 本紀
三月赦天下 本紀
張騫使月氏還以為太中大夫 張騫傳
夏匈奴入代郡殺太守共友 匈奴傳
六月庚午皇太后王氏崩 外戚傳

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 西南夷傳
大旱 本紀
匈奴入鴈門 匈奴傳
漢孝武皇帝元朔四年冬帝幸甘泉 本紀
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 本紀
漢孝武皇帝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丞相薛澤免以
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以上本紀公孫弘傳
以汲黯為右內史董仲舒為膠西王相 以上本傳
春大旱 本紀
匈奴侵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圍右賢王獲首虜

萬五千級還拜青為大將軍 以上本紀列傳
夏六月詔博士弟子員 以上本紀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 以上列傳
賜衡山王賜不朝 列傳
漢孝武皇帝元朔六年春二月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
軍十萬餘騎擊匈奴 以上本紀
赦天下 本紀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斬首虜萬餘右將軍蘇
建前將軍趙信為單于所敗信降匈奴建盡亡其軍 本
票姚校尉霍去病有功封冠軍侯 以上列傳

六月置武功爵 本紀
漢孝武皇帝元狩元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畤獲一角
獸 以上本紀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本紀列傳
十二月大雨雪 本紀
夏四月赦天下 本紀
丁卯立子據為皇太子 以上本紀
遣謁者巡行天下賜孝弟力田老耄孤寡帛各有差 本紀
本紀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本紀

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以本紀）
復事西南夷（以史記通鑑南夷大定傳漢書西）
漢孝武皇帝元狩二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時（以本紀漢書）
春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以本紀通鑑）
以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獲首虜萬八千餘級（以列傳漢書）
夏得馬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以本紀漢書）
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以本紀志漢書校）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合騎侯公孫敖出北地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去病至祁連山斬首虜三萬餘級益封五千戶裨將三人皆封侯敖騫失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幾沒無賞（以本紀列傳漢書）
江都王建有罪自殺（以本紀）
秋匈奴昆邪王將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本紀）
以方士齊人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封禪書）
作甘泉宮（以封禪書）
漢孝武皇帝元狩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以本紀）
夏大旱（以漢紀）

五月赦天下（以本紀）
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以本紀）
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酇侯（以本紀年表漢書）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以本紀）
山東大水徙貧民於關西朔方七十餘萬口（以平準書通鑑）
作昆明池（以本紀）
漢孝武皇帝元狩四年冬造白金皮幣罷半兩錢行一銖錢（以本紀平準書）
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桑弘羊爲侍中（以平準書）
初筭緡錢（以本紀）
以卜式爲中郎（以平準書）
春有星孛于東北（以本紀）
夏有長星出于西北（以本紀）
遣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絕幕擊匈奴青圍單于不克去病封狼居胥山獲首虜七萬餘級益封五千八百戶前將軍李廣自殺（以列傳）
衛青霍去病皆加大司馬（以百官表列傳）
匈奴請和親博士狄山與張湯異議遣乘障爲匈奴所殺（以列傳）
右內史汲黯免以義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楊僕

夏四月雨雹(以本紀修)
關東郡國十餘飢人相食(以本紀修)
常山憲王舜薨太子勃嗣立有罪國除爲常山郡以寘
上子平爲真定王子商爲泗水王(以本傳修)
徙代王義爲清河王(以本紀修)
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立爲單于(以匈奴傳修)
以關都尉尹齊爲中尉(以百官表修)
漢孝武皇帝元鼎四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時(以本紀)
始巡郡國東度河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
陰脽上至滎陽而還(以本紀封禪書修)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以本紀修)
春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夏四月乙巳封爲樂通侯
(以本紀封禪書修)
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以本紀修)
秋得馬於渥洼水中(以本紀修)
中尉尹齊免徙廷尉王溫舒代之以故少府趙禹爲廷
尉中大夫兒寬爲左內史(以百官表修)
遣安國少季諭南粤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以南越傳修)
以方士公孫卿爲郎(以封禪書修)
造赤側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以平準書修)

漢孝武皇帝元鼎五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時遂踰
隴登空同北出蕭關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還(以本紀修)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郊見太一于甘泉泰畤(以本紀修)
三月南粤相呂嘉殺漢使者及其王興王太后樛氏立
興兄子建德爲王(以本紀列傳修)
夏四月赦天下(以本紀)
丁丑晦日有食之(以本紀)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擊南越(以本紀修)
賜卜式爵關內侯(以本傳)

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
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以本紀年表修)
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封牧丘侯(以百官表修)
五利將軍欒大坐誣罔誅(以本紀本傳修)
西羌反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以本紀修)
漢孝武皇帝元鼎六年冬十月朝會不置酒(以楊僕傳修)
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以本紀)
令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馬(以平準書修)
路博德楊僕滅南越獲其王建德相呂嘉以其地爲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以本紀)

春　辛緱氏城視僊人跡（以郊祀志修）
西羌反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擊滅之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以本紀列傳修）
秋冬越王餘善反遣韓說王溫舒楊僕擊之（以本紀書修）
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以本紀修）
以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以百官表修）
作六輔渠（以溝洫志修）

漢孝武皇帝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北巡登單于臺臨北河勒兵十八萬匈奴讋不敢出乃入塞罷兵還甘泉（以本紀匈奴傳修）
遣趙破奴擊西域虜樓蘭車師王（以本紀大宛傳修）
東越殺其王餘善降遷其民江淮閒虛其地（以本紀修）
貶御史大夫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右內史兒寬代之（以列傳表修）
以大農丞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以平準書修）
置均輸（以平準書修）
以咸宣為左內史閻奉為水衡都尉（以百官表修）

春正月帝幸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夏四月帝封泰山降禪肅然山改元赦天下復東北至碣石九
而還（以本紀封禪書修）
令吏民入粟補官贖罪罷告緡益歲漕六百萬石賜桑弘羊爵左庶長（以平準書修）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以本紀修）
齊王閎薨無子國除（以表修）
漢孝武皇帝元封二年冬十月帝行幸雍祠五畤（以本紀修）
春正月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塞決河作宣房宮（以本紀河渠書溝洫志修）

帝至自瓠子（以通鑑修）
初立越祠雞卜（以封禪書通鑑修）
作甘泉通天臺長安作蜚廉桂觀（以本紀封禪書修）
朝鮮王衛右渠反攻殺遼東都尉涉何（以本紀通鑑修）
六月赦天下（以本紀修）
秋作明堂於汶上（以通鑑修）
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擊朝鮮（以本紀修）
又遣郭昌衛廣平西南夷未服者降滇王以為益州郡（以本紀西南夷傳修）
以御史中丞杜周為廷尉（以百官表修）

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春作角抵戲（以本紀修）

夏朝鮮殺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荀彘坐爭功誅楊僕免爲庶人（以本紀修）

夏旱令天下祠靈星（以封禪書修）

武都氐反分徙酒泉郡（以本紀修）

〔甲戌〕漢孝武皇帝元封四年冬　月帝幸雍祠　春

三月還祠后土赦汾陰三縣（以本紀修）

帝至自汾陰（以封禪書修）

夏大旱關東流民二百萬口（以本紀慶傳修）

匈奴寇邊遣郭昌趙破奴屯朔方（以本紀匈奴傳修）

漢孝武皇帝元封五年冬帝南巡至南郡望祀虞舜于九嶷親射蛟江中獲之遂北至琅邪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祠太一五帝于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受計於明堂赦天下夏還甘泉郊泰畤（以本紀封禪書修）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烈侯衛青薨（以本紀及衛青傳修）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本紀修）

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絶國者（以本紀修）

漢孝武皇帝元封六年春作首山宮（以本紀修）

三月帝幸河東祠后土（以本紀修）

益州昆明反遣拔胡將軍郭昌擊之（以本紀修）

秋大旱蝗（以本紀修）

以宗室女爲烏孫公主妻烏孫（以西域傳修）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以匈奴傳修）

漢孝武皇帝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冬至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以本紀及封禪書修）

乙酉柏梁臺災（以本紀修）

十二月甲午朔禪高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正月還受計于甘泉（以本紀修）

二月作建章宮（以本紀修）

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

定官名（以本紀修）

築受降城（以匈奴傳修）

秋八月幸安定（以本紀修）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以本紀修）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燉煌（以本紀修）

詛匈奴大宛（以封禪書修）

漢孝武皇帝太初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牧丘恬侯石慶薨（以本紀修）

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以本紀修）

三月幸河東祠后土（以本紀修）
夏四月赦汾陰安邑殊死已下（本紀）
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本紀）
秋蝗（本紀）
李廣利攻大宛郁成城不克還屯敦煌（以通鑑列傳修）
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擊匈奴皆沒於虜（以本紀列傳修）
漢孝武皇帝太初三年春正月帝東巡海上夏四月還
脩封泰山（以本紀修）
匈奴烏師廬單于死季父句黎湖立（以史記漢書匈奴傳修）

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遣彊弩都尉路博德
築居延澤（以本紀匈奴傳修）
秋匈奴入定襄雲中張掖酒泉（以本紀修）
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高祖功臣至是見侯四人（以通鑑修）
大發兵復遣李廣利圍大宛宛殺其王毋寡以謝獲善
馬數十匹（以通鑑列傳修）
漢孝武皇帝太初四年春李廣利軍還封海西侯八千
戶執樓蘭王詰闕既而遣歸國（以列傳修）
秋作明光宮（以本紀修）
匈奴句黎湖單于死弟且鞮侯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以匈奴傳修）
冬始稅武關出入者（以本紀修）
漢孝武皇帝天漢元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二月
幸河東祠后土（以本紀修）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匈奴欲降之不可乃徙之海上
（以通鑑列傳修）
夏大旱（以荀氏漢紀修）
五月赦天下（本紀）
秋大搜（以本紀修）
發謫戍屯五原（本紀）

守軍正丞胡建撞斬監察御史釋之（以荀氏漢紀列傳修）
漢孝武皇帝天漢二年春帝幸東海還幸回中（以本紀修）
夏五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還
為匈奴所圍死者十六七又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
河無所得騎都尉李陵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萬餘
級陵兵敗降匈奴（以本紀列傳修）
大史令司馬遷下蠶室著書百三十篇（以列傳修）
秋大搜（本紀）
齊楚燕趙盜羣起遣直指使者暴勝之逐捕以軍興法
誅二千石以下（以本紀列傳修）

遣開陵侯成娩發樓蘭兵擊車師匈奴救之引還 以西域傳

漢孝武皇帝天漢三年春二月以執金吾杜周爲御史

大夫 以百官表修

初榷酒酤 以本紀

三月帝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 以本紀修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以本紀

秋匈奴入鴈門 以本紀

漢孝武皇帝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

宮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出鴈門

游擊將軍韓說出五原皆戰不利引還 以本紀修

夏四月立皇子髆爲昌邑王 以本紀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 以本紀修

漢孝武皇帝太始元年春正月徙郡國豪傑于茂陵雲

陽 以本紀并注修

夏六月赦天下 以本紀

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立 以匈奴傳修

漢孝武皇帝太始二年春三月更黃金爲麟趾褭蹏 以本紀修

秋旱 以本紀

作白渠 以溝洫志修

漢孝武皇帝太始三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饗外國客 以本紀

三月帝幸東海琅邪浮海而還 以本紀修

子弟陵生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以通鑑修

以直指使者江充爲水衡都尉 以年表修

漢孝武皇帝太始四年春三月帝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

明堂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脩封 以本紀修

夏四月幸不其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 以本紀修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以本紀

十二月帝幸雍祠五畤

漢孝武皇帝征和元年春正月帝至自北地 以本紀修

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遣使者立其子昌爲趙王 以[illegible]傳

夏大旱 以本紀

冬十一月大搜十一日乃解巫蠱起 以本紀修

漢孝武皇帝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坐巫蠱族誅 以本紀列傳修

涿郡鐵官鐵飛 以五行志修

三月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爲左丞相封澎侯 以五行志列傳修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以本紀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平陽侯曹宗故長平侯衛伉
敬因杅將軍公孫敖皆坐巫蠱誅（以本紀五行志列傳）
帝幸甘泉（以本紀傳）
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皇太子據斬充發兵與
丞相劉屈氂戰敗出奔皇后衛氏自殺初置城門屯兵
八月辛亥據自殺于湖（以本紀傳）
癸亥地震（以本紀）
九月立趙敬肅王少子偃爲平干王（以本紀列傳）
匈奴入上谷五原（以本紀傳）
漢孝武皇帝征和三年春正月帝幸雍至安定北地而

還（以本紀傳）
匈奴入五原酒泉（以本紀）
三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以本紀傳）
夏五月赦天下（以本紀）
遣開陵侯成娩發樓蘭六國兵圍車師降其王（以通鑑列傳）
六月丞相劉屈氂坐巫蠱誅（以本紀列傳）
李廣利深入至郅居水軍敗降匈奴（以通鑑列傳）
秋蝗（以本紀）
以高寢郎田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作思子宮（以年表通鑑列傳）

大事記卷第十二終

大事記通釋卷第一

東萊呂祖謙伯恭

易大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
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
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
誥咎單作明居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
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太甲三篇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
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
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
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作盤庚三篇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
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
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
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
篇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
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王勝殷殺
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
彝作分器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
巢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
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
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
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
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周公作無
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
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
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
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
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
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命作冊畢分居
里成周郊作畢命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冏命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
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魯侯伯禽
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秦穆公伐鄭晉襄
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
志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桃夭后
妃之所致也兎罝后妃之化也芣苢后妃之美也漢廣
德廣所及也汝墳道化行也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鵲
巢夫人之德也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草蟲大夫妻能以
禮自防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甘棠美召伯也行

露召伯聽訟也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殷其雷勸以義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小星惠及下也江有汜美媵也野
有死麕惡無禮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騶虞鵲巢之應
也○柏舟言仁而不遇也綠衣衛莊姜傷己也燕燕衛
莊姜送歸妾也日月衛莊姜傷己也終風衛莊姜傷己
也擊鼓怨州吁也凱風美孝子也雄雉刺衛宣公也匏
有苦葉刺衛宣公也谷風刺夫婦失道也式微黎侯寓
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丘責衛伯也簡兮刺不用賢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北風刺虐也靜
女刺時也新臺刺衛宣公也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柏

舟共姜自誓也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君子偕老刺衛
夫人也桑中刺奔也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也蝃蝀止奔也相鼠刺無禮也干旄美好善
也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淇奧美武公之德也考槃刺
莊公也碩人閔莊姜也氓刺時也竹竿衛女思歸也芄
蘭刺惠公也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
詩也伯兮刺時也有狐刺時也木瓜美齊桓公也○黍
離閔周宗也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陽陽閔周也揚
之水刺平王也中谷有蓷閔周也兎爰閔周也葛藟王
族刺平王也采葛懼讒也大車刺周大夫也丘中有麻

思賢也○緇衣美武公也將仲子刺莊公也叔于田刺
莊公也大叔于田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羔裘刺朝
也遵大路思君子也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有女同車
刺忽也山有扶蘇刺忽也蘀兮刺忽也狡童刺忽也褰
裳思見正也丰刺亂也東門之墠刺亂也風雨思君子
也子衿刺學校廢也揚之水閔無臣也出其東門閔亂
也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溱洧刺亂也○雞鳴思賢妃也
還刺荒也著刺時也東方之日刺衰也東方未明刺無
節也南山刺襄公也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盧令刺荒也
敝笱刺文姜也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猗嗟刺魯莊公也

○葛屨刺褊也汾沮洳刺儉也園有桃刺時也陟岵孝
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十畝之間刺時也伐檀刺貪也碩
鼠刺重歛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椒聊刺晉昭公也綢繆刺晉亂也
杕杜刺時也羔裘刺時也鴇羽刺時也無衣美晉武公
也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葛生刺晉獻公也采苓刺晉
獻公也○車鄰美秦仲也駟驖美襄公也小戎美襄公
也蒹葭刺襄公也終南戒襄公也黃鳥哀三良也晨風
刺康公也無衣刺用兵也渭陽康公念母也權輿刺康
公也○宛丘刺幽公也東門之枌疾亂也衡門誘僖公

也東門之池刺時也東門之楊刺時也墓門刺陳佗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月出刺好色也株林刺靈公也澤
陂刺時也○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素冠刺不能三
年也隰有萇楚疾恣也匪風思周道也○蜉蝣刺奢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鳲鳩刺不壹也下泉思治也○七月
陳王業也鴟鴞周公救亂也東山周公東征也破斧美
周公也伐柯美周公也九罭美周公也狼跋美周公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也常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天保
下報上也采薇遣戍役也出車勞還率也杕杜勞還役

也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
物得由其道也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
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也蓼蕭澤及四海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弓天子錫
有功諸侯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六月宣王北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
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
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

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
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
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
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
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
微矣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
田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
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
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斯干宣王考

室也無羊宣王考牧也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正月大
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正大夫刺
幽王也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小弁
刺幽王也巧言刺幽王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巷伯
刺幽王也谷風刺幽王也蓼莪刺幽王也大東刺亂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北山大夫刺幽王也無將大車大
夫悔將小人也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鼓鍾刺幽王
也楚茨刺幽王也信南山刺幽王也甫田刺幽王也大
田刺幽王也瞻彼洛矣刺幽王也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桑扈刺幽王也鴛鴦刺幽王也頍弁諸公刺幽王也車
舝大夫刺幽王也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
公刺時也魚藻刺幽王也采菽刺幽王也角弓父兄刺
幽王也菀柳刺幽王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采
綠刺怨曠也黍苗刺幽王也隰桑刺幽王也白華周人
刺幽后也緜蠻微臣刺亂也匏葉大夫刺幽王也漸漸
之石下國刺幽王也苕之華大夫閔時也何草不黃下
國刺幽王也〇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
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棫樸文
王能官人也旱麓受祖也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皇矣美
周也靈臺民始附也下武繼文也文王有聲繼伐也生

民尊祖也行葦忠厚也既醉太平也鳧鷖守成也假樂
嘉成王也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泂酌召康公戒成王
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
伯刺厲王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抑衛武公刺厲
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雲漢仍叔美宣王
也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韓奕
尹吉甫美宣王也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常武召穆公
美宣王也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召旻凡伯刺幽王
大壞也〇清廟祀文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維
清奏象舞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天作祀先王
先公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
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執競祀武王也思文后稷配
天也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
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豐年秋冬報也有瞽始作
樂而合乎祖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雝禘大祖也載
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武奏
大武也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載芟春籍田
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絲衣繹賓尸也酌告成
大武也桓講武類禡也賚大封于廟也般巡守而祀四

嶽河海也○駉頌僖公也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也○那祀成湯也烈祖祀中宗也玄鳥祀高宗也長發
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

大事記通釋卷第一

大事記通釋卷第二

東萊呂祖謙伯恭

歲目

上章涒灘一

周敬王三十九年
齊簡公壬四年
秦悼公十年
宋景公頭曼三十六年
陳湣公越二十一年
鄭聲公勝二十年
吳夫差十五年

魯哀公蔣十四年
晉定公午三十一年
楚惠王章八年
衛出公輒十二年
蔡成侯朔十一年
燕獻公十一年

閼逢困敦

周敬王四十二年
齊平公驁四年
秦悼公十四年
宋景公四十年
陳湣公二十四年
鄭聲公二十四年
吳王十九年

魯哀公十八年
晉定公三十五年
楚惠王十二年
衛侯起元年
蔡成侯十四年
燕獻公十六年

上章涒灘二

周威烈王午五年
齊宣公積三十五年
秦靈公四年
宋昭公得四十八年
鄭繻公駘二年
燕簡公十三年

魯元公嘉十年
晉幽公柳十七年
楚簡王中十一年
衛慎公亹五年

閼逢困敦

周威烈王九年
齊宣公三十九年
秦靈公八年
宋昭公五十二年

魯元公十五年
晉烈公止二年
楚簡王十五年
衛慎公九年

[illegible]桓公六年
燕湣公十七年

上章涒灘三
周顯王八年
韓懿侯十年
趙成侯种十四年
楚宣王良夫九年
宋公剔成九年
衛成侯遫元年

秦孝公元年
魏惠王罃十年
齊威王因齊十八年
燕文公元年
魯共公奮十六年

閼逢困敦
周顯王十二年
韓昭侯一年
趙成侯十八年
楚宣王十二年
宋公剔成十三年
衛成侯五年

秦孝公五年
魏惠王罃十四年
齊威王二十二年
燕文公五年
魯共公二十年

上章涒灘四
周赧王十四年
韓襄王十一年
趙武靈王二十五年
楚懷王二十八年
宋君偃二十八年
衛嗣君二十四年

秦昭王六年
魏襄王十七年
齊閔王十三年
燕昭王平十一年
魯平公十六年

閼逢困敦
周赧王十八年
韓襄王十五年
趙惠文王二年
楚頃襄王二年
宋君偃三十二年
衛嗣君二十八年

秦昭王十年
魏襄王二十一年
齊閔王十七年
燕昭王十五年
魯平公二十年

上章涒灘五
秦始皇六年
魏景閔王增二年
齊王建二十四年
燕王喜十四年

韓桓惠王三十二年
趙悼襄王偃四年
楚考烈王完二十二年
衛元君十年

閼逢困敦
秦始皇十年
魏景閔王六年
齊王建二十八年
燕王喜十八年

韓王安二年
趙悼襄王八年
楚幽王悍元年
衛元君十八年

上章涒灘六 漢高皇后呂氏七年
閼逢困敦 漢文帝前三年
上章涒灘七 漢武帝元狩二年
閼逢困敦 漢武帝元狩六年
上章涒灘八 漢宣帝神爵二年
閼逢困敦 漢宣帝五鳳二年
上章涒灘九 漢哀帝元壽二年
閼逢困敦 漢平帝元始四年
上章涒灘十 漢明帝永平三年
閼逢困敦 漢明帝永平七年
上章涒灘十一 漢安帝永寧元年
閼逢困敦 漢安帝延光三年
上章涒灘十二 漢靈帝光和三年
閼逢困敦 漢靈帝中平元年
上章涒灘十三
漢後主延熙三年
吳大帝赤烏三年
魏邵陵厲公芳
閼逢困敦

吳大帝赤烏七年 蜀後主延熙七年 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

上章涒灘十四 晉惠帝永康元年

閼逢困敦 晉惠帝永興元年 蜀武帝李雄建興元年 漢光文帝劉淵元熙元年

上章涒灘十五 晉穆帝升平四年 燕幽帝慕容暐建熙元年 秦宣昭帝苻堅甘露二年 代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建國二十三年

閼逢困敦 晉哀帝興寧二年 燕幽帝建熙五年 秦宣昭帝苻堅甘露六年 代昭成帝建國二十七年

上章涒灘十六 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 魏太宗明元帝泰常五年 西秦乞伏熾磐建弘元年 夏赫連勃勃真興二年 燕馮跋太平十二年 涼沮渠蒙遜玄始九年

閼逢困敦 宋文帝義隆元嘉元年 魏太武帝燾始光元年 西秦乞伏熾磐建弘五年 夏赫連勃勃真興六年 燕馮跋太平十六年 涼沮渠蒙遜玄始十三年

上章涒灘十七 齊高帝蕭道成建元二年 魏孝文帝宏太和四年

閼逢困敦 齊武帝永明二年 魏孝文帝太和八年

上章涒灘十八 梁武帝蕭衍大同六年 東魏孝靜帝元善見興和二年 西魏文帝元寶炬大統六年

閼逢困敦 梁武帝大同十年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 西魏文帝大統十年

上章涒灘十九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閼逢困敦 隋文帝仁壽四年

上章涒灘二十 唐高宗顯慶五年

閼逢困敦 唐高宗麟德元年

上章涒灘二十一 唐玄宗開元八年

閼逢困敦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

上章涒灘二十二 唐德宗建中元年

閼逢困敦 唐德宗興元元年

上章涒灘二十三 唐文宗開成五年

閼逢困敦 唐武宗會昌四年

上章涒灘二十四 唐昭宗光化三年

閼逢困敦 唐昭宗天祐元年

屠維協洽 周世宗顯德六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二十二年 南漢劉鋹大寶二年 北漢劉承鈞天會三年

九一千四百四十年

論語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
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
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
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illegible]由曰是魯
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illegible]而誰以易

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
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
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
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
曰祿之去宮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
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顏淵問
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孟子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

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
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

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
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
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
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
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

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
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
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
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齊宣王問曰齊
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

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
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
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

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
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
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
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
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
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

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
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
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
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
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
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
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

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
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
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
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
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
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
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
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以
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
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
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
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
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
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
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

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
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
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劉向戰國策序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
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
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
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
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
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
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

君者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
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詩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
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
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
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
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
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
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
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
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

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簒盜之人列為侯王詐
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傳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
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
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
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恥競
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
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
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
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

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
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
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
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
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
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
西向事秦是故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
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
下杖於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
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

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
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
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王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
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
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
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
太史公自序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
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維驥騄耳章
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

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
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
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
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
霸道作魏世家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絶立廢晉人宗
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
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
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
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illegible]
秦能明其術撥[illegible]公後世遵其法作[illegible]天下

惠樹秦無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強作蘇秦
列傳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
儀列傳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
茂列傳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
功作穰侯列傳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
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能忍詢於魏
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
傳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
傳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
斯列傳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
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
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
非之作項羽本紀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
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
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如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
之于天然后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
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

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
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
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
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
安然王迹之興[illegible]賢者爲天下雄安在無
土不王

大事記[illegible]

大事記通釋卷第三

東萊呂祖謙伯恭

程氏遺書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太史公自序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
誅籍業帝天下惟等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諸侯畔項
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
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與信
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
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運籌帷幄之中制
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
大於細作留侯世家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
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收西河上黨之兵
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
作黥布列傳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楚漢相距
鞏洛而韓信為塡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
傳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
張丞相列傳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

輔作酈生陸賈列傳徙強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
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漢既譎謀禽信於
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
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
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
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荊燕世家天下
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
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
作齊悼惠王世家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鎮
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惠之早賞諸
呂不台崇強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
宗禍作呂太后本紀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
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
文本紀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
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
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
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敗犯旭

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偏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向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漢興以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強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敦

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向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吳

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

五年胡氏假陸賈對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子使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章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無

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寥寥千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乎漢家之宜乎大宋及酉歲有七嘆曰嗚呼天乎使陸生有見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　趙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戮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荊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夏禹湯文及皐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
大臣韓信彭越之冤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禁獄黥布陳
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褻素故尊君抑臣而
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
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
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崩陊可以正中國
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矣則必
復井田之制不以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
阡陌僭擬公侯貧民寃苦失職矣則必用虞制五刑
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一赦以啓後世惠姦宄

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
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臣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
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適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體
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矣
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董仲舒賢良策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
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
猶懼有缺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
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
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

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
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管
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
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
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
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
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乎凡所爲屑屑夙
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
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

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
澤臻山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
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
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
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愼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
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捋後害子大
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
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
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
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
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
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
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
之樂宜於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
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

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
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
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
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
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
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
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
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
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

在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
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
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
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
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
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
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
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
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
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
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
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
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
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
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
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

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化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以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者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仲舒對曰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

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

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於是天子復冊之仲舒復對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得以令名而桀紂之可

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紂暴慢謗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於紂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

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大事記通釋卷第三 終

大事記解題卷第一

東萊呂祖謙伯恭

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

解題曰 大事記者列其事之目而已無所褒貶抑揚也熟復乎通釋之所載則其統紀可考矣解題蓋爲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雜博求新奇出於人之所不知也至於畜德致用淺深大小則存乎其人焉次輯之際有所感發或并錄之此特一時意之所及筆者不可以是爲限斷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首年號以名其後惟以六甲紀之簡而易見今

從之凡所記大事無待箋注者更不解題此卷本末已見左傳者亦不重出

春秋

解題曰 伊川程氏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

之誘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意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宋向魋出奔

胡氏曰向氏自是微矣向者桓之別也故或謂之桓氏

陳恒弒簡公

胡氏曰臣弒其君天下皆得誅之況鄰有賊尤義所當討也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孔子已告老去位沐浴而朝蓋奉大義以卜天意若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所處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垂老有此一事可為魯之君臣皆莫之從也噫非天乎程氏與其門人之論如此橫渠張氏載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有星孛

胡氏曰不書其方史闕文

周敬王四十年高無平出奔

胡氏曰國高天子之貳守也田常作亂故無平出奔元王五年犁丘之役無平復見于傳蓋田氏尋復之也史記年表是年書齊自是稱田氏謂諸侯不復知有齊也

趙鞅伐衛

胡氏曰按左傳司馬氏稽古錄敬王二十七年晉趙

歎納衛太子蒯聵于戚此師其為蒯聵而來與
子服回端木賜

解題曰 景伯也賜子貢也史記魯世家曰田常初相款親諸侯杜預曰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

衛太子蒯聵自戚歸衛

解題曰 史記年表在前一年今從左氏 杜預云頓丘衛縣西戚城 杜河東又相州臨河縣東有戚城也

熒惑守心

解題曰 心宋之分也史記失其月今附年末餘倣此

周敬王四十一年衛公子還成奔宋

解題曰 公子還成瞞成也衛舊臣也

夏四月孔子卒

解題曰 魯史左傳皆書己丑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

衛孔悝奔宋

解題曰 悝立莊公者也

白公殺公子申公子結執楚子

解題曰 申子西也結子期也楚子惠王章也吳楚僭稱王用春秋例書其本爵

陳侵楚

解題曰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方城

解題曰 方城山在汝州葉縣西十八里

衛太叔遺奔晉

解題曰 太叔衛舊族也

周敬王四十二年衛太子疾殺渾良夫

解題曰 良夫立莊公者也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吳師敗績

解題曰 史記正義云吳地記云笠澤松江之別名按

國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 [illegible] 不勝棲於會稽用范蠡計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 [illegible] 北至于禦兒 [illegible] 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湖大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
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
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
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
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
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
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
必哭泣葬埋之如子令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
其達士絜其居摩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
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
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
有三年之食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
種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
我不可以怠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飢市無赤米而
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若今起
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
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
與我戰中國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
已吾用禦兒臨之

慍而又戰奔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
去之王曰善乃大戒師伐吳吳王起師軍于江北
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
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
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
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
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
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
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
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於沒

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
釋題曰觀國書之子也瓘田常之兄也田氏雖專國
猶挾舊族以填服內外也觀其謂晉致師若之辭
田常之兄哉

楚滅陳
釋題曰朝子西之子武城尹也陳舜之後姓嬀氏自
胡公至湣公凡二十三世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
武王武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以元女
大姬配其子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遂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以其子妣滿於陳○宛丘之側○按前漢地理志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史記年表在前一年今從左氏

公孫般師

解題曰般師襄公之孫也

戎州

解題曰戎之在中國而屬衛者也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史記正義曰即滑州南縣）

魯哀公會齊平公盟于蒙

解題曰是會也齊侯稽首魯守舊禮不稽首齊一變至于魯此其驗也（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

周敬王四十三年右師皇瑗

解題曰右師宋卿之長也皇者戴之別也

楚公孫寧敗巴師于鄾

解題曰寧子西之子令尹也鄾楚邑也巴人圍鄾故命寧伐之（杜預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初誅白公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葉公之賢春秋以來數人而已然觀其與孔子語以攘羊證父爲直父子之至恩大義既不明矣至於僭王無上川舉楚之臣自子文以降皆莫覺莫悟也先立乎其大者此春秋賢大夫之所同病與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彊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琅琊爲封邑

解題曰按史記世家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彊者（鮑牽姓姒晏嬰姓姜之世臣也）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所食（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琅琊沂州也正義曰安平以東萊登沂密等州皆爲田常封邑）公族世臣國之幹也欒郤不原不微則三家不能分晉國高鮑晏不滅則田氏不能篡齊

秦悼公薨子厲共公立

解題曰秦記書悼公享國十五年生剌龔公剌龔即厲共語轉而然耳（秦記蓋秦史之舊者今在[illegible]）

周敬王四十四年越人侵楚

解題曰以誅吳也

楚公子慶公孫寬

解題曰慶序司馬之上蓋貴者也

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

解題曰荊越之侵也三夷越之屬也言男女無君長
也子高師師是時猶未老也

冬王崩

解題曰史記年表在前一年今從左氏皇甫謐曰敬
王四十四年崩與左傳合以踰年改元則一還元王
之元於次年

吳伐楚

解題曰為越所驕也楚世家是年書吳王夫差彊陵
齊晉來伐楚

周元王元年

解題曰世本作貞王介

齊魯鄭會于廩丘謀伐晉

解題曰按左傳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
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預曰晉公室卑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廩
丘城在濮州雷澤縣北六十里

[illegible]慶忌

解題曰慶忌以勇聞於諸侯世之言慶忌者多異當
以左氏所載為止

越圍吳

解題曰按國語越王伐吳吳人出而挑戰一日五反

王欲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
以為紀無過天極究其所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
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
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
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
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
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
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
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
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
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
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史記世家夫差二十一年越王句踐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滅吳
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相出
入勢篇在管子十五卷辭氣奇峻不類春秋時語意者戰國之
和為管子范蠡之學者潤色之然國之三年以待其
衰必蠡之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莫不由之至百家分裂之後闕觀當觀各名其家此特其一端也

晉定公薨子出公錯立趙鞅降三年之喪為期

解題曰錯世家作鑿禮為君斬衰三年趙簡子始降

之

晉趙簡子卒

解題曰史記年表在貞定王十一年今從左氏

晉趙無恤滅代

解題曰代北狄之別也（世家曰翟犬者代之先也）其國在今蔚州史記年表貞定王十二年書滅代後趙簡子死十九年按趙世家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食令宰人以枓擊殺代王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是時襄子猶未除服當從劉氏外紀蘇氏古史載於此襄子聞新稚狗之勝而能戒念伯魯之廢而傳國於子可謂有君子之資矣至於夏屋之役行如虎狼獨何歟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摹遂以為臨大利決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悠悠千載同陷一見豈不哀哉

蜀人聘秦

解題曰蜀見於牧誓地與秦接秦記書蜀人來賂賂即聘也聘必有幣也秦用夷不能盡行聘禮故其國史凡聘皆謂之賂

晉荀瑶

解題曰瑤智伯也

周元王二年越人聘魯

解題曰杜預曰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周元王三年越人納邾隱公

解題曰隱公邾子益也桓公盂之太子也隱公以敬王三十三年為吳所囚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三十五年隱公奔齊至是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桓公奔越

越滅吳

解題曰吳姬姓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前漢地理志吳地斗分埜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注星土[illegible]十二次今所謂十二次之分也[illegible]之耳）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好用劍輕死易發

越會諸侯徐州

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青舒其字從人越王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賜越子胙

解題曰胙祭肉也齊桓葵丘之禮也杜預曰尊之比
二王後
越以江北地與楚魯宋
解題曰越王勾踐已會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是
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廣地至泗上史記
正義曰泗上徐州泗模劉氏升反越王宗亡於楚而
攻晉左史倚相謂楚惠王曰越已破吳兼十兆散年
盡大甲傷秦兵走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即一兵之分吳
惠王曰善起師隨之越王精攀楚文種一我蓋矣
與戟必不克不如以賂之乃詔
寓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
又與魯泗東方百里
吳所侵宋地于宋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
稱霸王

范蠡遊五湖
解題曰按史記國語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
滅吳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反國蠡以爲大名之下
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反至五湖辭
於勾踐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勾踐曰不穀
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
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
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勾踐曰所不
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
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

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
莫知其所終極
越殺文種
解題曰種與蠡皆越謀臣也蠡既去種獨留蠡還書
招之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遂見殺
周元王四年晉荀瑤敗齊犂丘
解題曰智伯賢於人者五犂丘之役見其三焉親禽
顏庚射御足力也拒長武子之辭巧文辯慧也決戰
不卜獲穀果敢也告於天子卜之龜春秋之末猶知
周元王五年公子何

解題曰何栢公之弟也
魯哀公以公子荊之母爲夫人
解題曰是時魯既衰矣觀左傳所載宗人釁夏猶守
禮如此
越將妻公季孫肥使因大宰嚭納賂乃止
解題曰嚭亡吳者也勾踐不以爲首誅而又寵秩之
其不終霸也宜哉肥季康子也
義渠
解題曰義渠西戎之別也應劭曰義渠北地也史記正義
曰括地志云周先公劉不窋居之義渠乃
寧州豐州西戎即封拘邑秦爲北地郡

周元王六年彗星見

解題曰 史記書於秦紀蓋秦見之而秦史所書也

周元王七年越伐衛納出公不克納

解題曰 越欲舉霸者之職沒於利而不克也出公遂卒于越潁濱蘇氏古史曰左傳出公復入之八年悼公立其事甚詳而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黜出公子而自立悼公五年卒事既失實不可復信但取其年以定悼公之年而已今從之

宋景公死六卿逐啓及大尹而立得

解題曰 史記世家載景公六十四年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以左傳攷之景公在位四十八年未及定嗣而沒所謂公子特即得也得特聲相近語轉而譌也三事史記皆誤今從左氏

貞定王

解題曰 史記作定王介世本司馬貞索隱蘇氏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及皇極經世稽古錄並作貞定王今姑從稽古錄紀年並列衆說以待知者

晉荀瑤城宅陽

解題曰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荀瑤城宅陽濟瀆之旁有故宅陽城也魏將攻魏芒卯入北宅乃此地屬滎陽

周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

解題曰 左傳曰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杜預曰魯國蕃縣東南有台亭）二月盟于平陽（杜預曰平陽東平陽縣）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杜預曰祉從繒吳盟）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齊陳恒帥師救之晉師乃還

解題曰 桐丘杜預曰潁川許昌縣東有章丘亭觀左傳所載田常軍政之明師律之嚴拊循士卒之厚豈所謂盜亦有道歟

秋八月魯哀公將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甲戌出奔越魯人立其子悼公寧

解題曰 句踐時號霸故哀公依之句踐卒史失其年意者在此後歟潁濱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於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氏歸於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自是迄於秦始皇之世月日多不可考間有可見者則書之

周貞定王二年魯悼公元年

解題曰 史記世家曰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界

於三桓之家年表三年書悼公改元今從稽古録書於是年

周貞定王五年荀瑤恥趙無恤

解題曰智趙之隙自此始

周貞定王八年秦伐大荔取其王城

解題曰大荔戎之別種也徐廣曰今之臨晉也按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外紀曰是時義渠大荔最彊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杞哀公薨

解題曰哀公即閼路也

周貞定王十一年晉出公奔齊道死荀瑤立昭公曾孫驕

解題曰驕哀公也按世家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生忌忌善智伯早死故智伯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世家載出公十七年出奔年表貞定王十三年始書晉哀公改元蓋出公今年出奔明年道死又明年哀公始即位改元也

晉荀瑤滅仇猶

解題曰仇猶狄國也戰國策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仇猶亡之高誘曰仇由狄國仇由卽仇猶也智伯欲攻仇猶而無道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仇猶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知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仇猶亡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

周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瑤襲衛

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序藍臺之宴云還自衛姑載於此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曰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顔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知伯乃止南文子公孫彌牟也

晉三卿宴於藍臺

解題曰國語曰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襄子者荀瑤既滅而其臣私諡之也康子者韓宣子之曾孫虎也段規者又韓子之相也

周貞定王二十三年晉哀公驕元年
【綱鑑】年表作忌
秦武城
【釋義】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城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
齊平公薨子積立是為宣公田成子之子盤立
【釋義】曰田成子陳恒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蓋
自春秋以後遂稱田氏也盤相齊宣公宣公名年表作
就匣盤世本作班
周貞定王二十六年晉荀瑤與魏駒韓虎圍趙無恤于晉
陽

【釋義】魏駒魏桓子也司馬貞索隱曰世本襄子生
桓子駒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
北齊以為晉陽置龍山縣隋開皇十年改龍山曰晉陽
而以古晉陽縣為太原縣（隋唐地理志所謂晉陽縣乃古龍山縣所謂太原縣乃古晉陽縣）自北漢劉氏以前郡治太原晉陽二縣太平
興國四年王師下北漢徙州治陽曲縣（本漢狼孟縣也）而空
其故城按史記戰國策通鑑外紀知伯請地韓
魏韓魏與之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趙以圖鄭之辱
不與知伯陰結韓魏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
之張孟談曰董安于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戰國策尹鐸作尹澤字之誤也）主其定居晉陽襄子乃奔保晉陽三家之兵
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趙世家作分水）圍三年城不浸者三
板（皇極經世乙丙年書知伯韓魏攻趙襄子于晉陽蓋誤也）襄子使張孟談與韓
魏合謀三月丙戌三國反攻知氏殺知伯於鑿臺之
上（鑿臺世家作渠以灌晉陽日主高臺而水其上）共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
曰分地必取成皐康子曰成皐石潘之地也寡人無
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
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
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
果從成皐始趙襄子行賞高共（一作赫）無力而受上

賞功臣皆恚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
失人臣禮是以先之張孟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
霸之所以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
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
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
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
者身尊任國者權重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
也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臣觀成事聞往古臣主之
權均能美未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
決色乃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知伯之臣豫讓

剌趙襄子不克見殺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

【解題曰】三晉魏趙韓也按史記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

晉趙氏使新稚狗伐狄

【解題曰】按國語列子外紀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

周貞定王十七年晉知開奔秦

【解題曰】開荀瑤之族也荀氏自晉以來或稱知氏按年表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周貞定王十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解題曰】史失其名庶長秦官見左傳魯襄公十一年按秦記秦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是歲乃周桓王二十二年魯桓公十四年則秦有此官久矣秦楚發於戎狄不用周禮故官名異於他國

周貞定王二十一年晉知寬奔秦

【解題曰】按年表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率邑人奔秦或者守別邑而未下若燕將守聊城之類歟

周貞定王二十二年楚滅蔡

【解題曰】蔡叔度周文王之子武王封於蔡（世本曰居上蔡）周公放蔡叔舉其子胡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史記曰胡於是為蔡仲）自蔡仲至侯齊凡二十四世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一年太史公曰管蔡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自春秋後記于秦叔凡史記本紀本書本世家不傳所載並不編按事皆書出於它紀它書它世家它傳者稱按某書筆出本紀本傳者所所注皆亦據所出）

周貞定王二十四年楚滅杞

【解題曰】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周武王克殷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自東樓公至簡公春凡十九世楚

惠王滅之世家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契之後爲殷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伯翳之後至周武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潁濱蘇氏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盖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晋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郯子郯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爲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楚與秦平

解題曰平者常不平也按秦年表厲共公卜四年初楚人來賂是後不害相侵伐盡史失之

周貞定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

解題曰按外紀秦伐義渠虜其王是時韓魏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

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

解題曰河南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水經注云河南縣故郟鄏地也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城周於中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illegible]以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水經注云其城方七百二十方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孔子序洛誥曰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也在河南城周之王城也左傳城周之下都也王城外天子所會諸侯則宴之下邑則得處之大臣所居洛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illegible]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稽古錄謂桓公爲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周之名推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

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殺民蓋在下都之地命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世本曰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居洛陽）

秦南鄭反

解題曰 水經漢水東過南鄭縣南酈道元注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水經因名）按本紀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今躁公之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往來不常先當屬秦與今屬興元府

周考王二年晉哀公驕子幽公柳立

解題曰 按晉世家哀公十八年卒年表貞定王十三年書晉哀公元年以年數之哀公之卒當在今年用踰年改元之例則幽公當以明年改元而年表乃書考王四年盖是時晉既衰微記載之不能詳也年表書鄭幽公改元盖亦然

周考王四年絳曲沃

解題曰 杜預云新田絳即平陽絳邑縣故絳乃平陽絳邑縣西絳邑城曲沃河東聞喜縣

周考王六年日有食之

解題曰 失其月

周考王九年楚子熊子中立

解題曰 楚子惠王也中簡王也

周考王十年楚滅莒

解題曰 楚世家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杜氏釋例曰莒國嬴姓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封兹輿期於莒今城陽莒縣是也（莒即密州）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不知誰賜之姓也十一世兹丕公始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矣四世楚滅之

魯悼公薨

解題曰 史記年表書於十三年今從稽古録

周考王十二年秦躁公薨弟懷公立

解題曰 秦記曰懷公從晉來享國

周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實東周惠公

解題曰 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illegible]）（[illegible]）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二世盖專所以別封少子[illegible]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非也東

周者指威烈王所居洛陽也鞏班之東邑也世本
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爲政於洛陽而東邑
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爲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才
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東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爲
西周矣

周威烈王元年晉趙襄子卒以兄伯魯之孫獻子浣爲
後徙治中年

解題曰 趙簡子捨其長子伯魯而立襄子襄子以伯
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
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穎濱蘇氏曰
今之中年非趙地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盡蓋
自有中年耳 [illegible]

秦庶長鼂弒懷公國人立其孫

解題曰 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
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爲靈公秦
記作肅靈公云居涇陽

鄭共公薨

解題曰 按世家共公在位三十年薨當在此年而年
表於威烈王三年始書幽公改元必有一誤今兩存
之

晉韓康子卒子武子啓章立

解題曰 正義曰世本云武子名啓章

周威烈王二年晉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迎獻子復位

解題曰 桓子自立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
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子

周威烈王四年秦作上下畤

解題曰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
西畤祭白帝後十六年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後八
十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
年秦靈公作上下畤於吳陽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
帝六國表曰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
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
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
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
君子懼焉

周威烈王六年盜殺晉幽公魏斯誅亂者

解題曰 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
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年表書魏誅晉幽公盡有

脫字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救晉幽公因年表之誤也外紀威烈王四年晉幽公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

周威烈王七年晉魏氏城少梁

解題曰按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書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史記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

晉韓武子都平陽

解題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外紀存成陽王二時

晉趙獻子城泫氏

解題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今澤州高平縣

周威烈王八年越滅郯

解題曰郯少皞氏之後也嬴姓國在東海郡今海州方春秋時大皞之後猶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存而少皞之祀莒郯實司之至於戰國二皞之世穪任僅見於孟子之書而已此臧文仲所以發不祀忽諸之嘆也

威烈王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

解題曰以備秦也

秦城塹河瀕

解題曰以備晉也

秦初以君主妻河

解題曰用諸河以求福也戎狄之俗也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鄴民苦歲為河伯娶婦豹始禁之正與此同時魏與秦鄰意者染秦俗與索隱君賈作君主謂初以此年取也女為君主猶公主也

周威烈王十年晉趙氏城平邑

解題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在河水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盡在漢東郡

按郡之間在世家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乃威烈王十五年

周威烈王十一年藉姑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里

秦靈公薨國人廢其子獻公而立其季父簡公

解題曰簡公懷公子而昭子之弟也秦記曰簡公從晉來享國

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

解題曰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於鮮虞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

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蓋始於此及定公四年
晉合諸侯於召陵謀爲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
山不服棄盟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中山是
時勢已漸強能爲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
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
與諸夏抗歟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徐廣曰
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吉史謂周衰
已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說是也或者徐廣徒
聞中山姬姓遂傅會其世系歟

周威烈王十三年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白襄子之子莊子也外紀曰襄子盤莊子白皆相宣
公世家作陽狐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一里

秦與晉戰敗鄭下

解題曰秦師敗也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解題曰按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西 注河南孟門山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illegible]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
河水又南過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 注昔大禹[illegible]

縣河又南[illegible]縣又南至華陰潼關河
水又東過河北縣[illegible]大陽縣又東過砥柱間 上砥柱山名也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illegible]陝州陝縣東北[illegible]
春秋後河患
見於史傳者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
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
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
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
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
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
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其自
宜也戰國之時河水潰地隄岸如今岸所書者蓋亦
無幾至於秦漢已後河始爲世大患賈讓之論可謂
究其本末矣

周威烈王十四年莒及安陽

解題曰世家作伐魯葛及安陵 史記正義曰[illegible]城今宋州[illegible]四十里安陽故城是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

解題曰擊文侯之子武侯也繁龐史失其國 [illegible]

周威烈王十五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
解題曰年表書伐魯取都都即城也
齊田莊子卒子和立
解題曰和田太公也史記索隱曰按汲冢紀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盖立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錄也
周威烈王十六年命晉韓趙伐齊入長城
解題曰按外紀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是時三晉自通王室亦如列國特未賜命耳後漢志濟北國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在平陰
魯元公嘉子顯立
解題曰索隱曰世本作衎
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元年
解題曰年表在威烈王十九年以世家元公在位之年計之當從稽古錄書於此年
魯穆公尊事孔伋
解題曰伋子思也淳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觀諸孟子皆非是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是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可得也況敢臣之乎以臺無餽之事觀之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無惑乎魯之削也穆公雖不能終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子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強暴之閒克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相之力也

最[illegible]義孔叢子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下二章於安王二十五年是歲穆公之二十八年也去孔子殁百有三年子思適事孔子恐未必至是時尚存

中庸

辨疑一 按鄭氏禮記目錄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伋作

之孔叢子載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圍子思[illegible]思[illegible]乃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非著書

[illegible]時[illegible]而中庸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固注傳之疑程氏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書

秦初令吏帶劍

辨疑二 佩玉三代也佩劍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矣秦記七年又書百姓初帶劍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辨疑三 臨晉按前漢地理志故大荔秦滅之更名臣瓚曰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元里矣其

魏文侯伐秦所取築而守之也秦孝公所謂魏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此類是也史記正義曰臨晉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元里故城在同州澄城縣界

周威烈王十八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

解題曰按史記戰國策韓詩外傳古史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樂羊樂羊不顧中山烹而遺之羹羊啜之盡一盃中山知其忍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外記云魏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之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也文侯更少子摯使太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

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倉唐使於文侯以詩諷之文侯乃出少子摯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及文侯子武侯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國其後與諸國並稱王則其勢又強矣意者若鄭莊公克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所以能復興歟索隱之說亦然

洛城重泉

解題曰洛城失其地重泉屬馮翊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本紀書於七年

齊田和伐魯取成

解題曰成孟氏之邑也史記作郕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

秦初租禾

解題曰秦不用周禮所謂初租禾者變其國之舊制耳其增其損不可知也

魏城雒陰合陽

解題曰鄭蓋長安之鄭乃桓公所始封非新鄭也合陽即馮翊之郃陽雒陰史記正義曰雒漆沮水也雒陰城在水南郃陽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

楚子楚子當立

解題曰當楚聲王也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

解題曰虔韓景侯也雍丘史記正義云今汴州雍丘也

地理志古杞國

鄭城京

解題曰以備韓也京鄭叔段之邑也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周威烈王十九年負黍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在洛州陽城縣西二十

七里今屬河南府

毋丘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毋音貫括地志云故貫城卽古貫國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

晋魏斯好賢師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解題曰按史記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式也史記又以田子方爲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田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盡得其實吳起西門豹皆翟璜所進也吳起始事曾子毋死不歸曾子與

乃學兵法以事魯君齊人攻魯起妻齊女乃殺之求將大破齊師魯君疑之去事文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illegible]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illegible]并見文侯以鄴[illegible]河內[illegible]治[illegible]

魏李悝作盡地力之敎又平糴法又著法經六篇

解題曰按前漢書志注佐遲大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百里[illegible]九萬頃除山[illegible]

二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民謂工商)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illegible]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孰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illegible]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糴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賊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令之名例律也

周威烈王二十一年晋魏氏以公孫成爲相

解題曰成文侯之弟魏成也文侯召李克卜相曰[illegible]

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所親達視其
所舉克出過翟璜璜曰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
矣璜曰臣何負於魏成子克曰魏成子以食祿千鍾
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克亦翟璜所進也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

解題曰史記齊年表世家皆書田會以廩丘反會非
叛齊也叛田氏也

晉趙氏以公仲連為相

解題曰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
二人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烈侯累問公仲
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
君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
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
者田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
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
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使使
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相國非當時之官後人追
書也年表書此事於威烈王二十四年以番吾君之
言逆數公仲初相之歲當載於此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宋昭公薨

解題曰按外紀初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
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
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
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
之

大事記解題卷第一

大事記解題卷第二

東萊呂祖謙伯恭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解題曰九鼎大禹所鑄三代所傳王室之大寶鎮也是歲大夫篡盜受王命者三國盖天下之大變也九鼎安得不震乎天下之戰國七秦變於戎者也楚變於蠻者也燕變於狄者也魏趙韓齊皆大夫竊國者也今一旦而頻命其三焉三代之禮樂刑政自是而廢古先聖賢之後周室所褒封者自是而盡戎狄盜賊自是而横行中國人事之變如此天地之氣豈得不為之動哉天人之際可謂與聞矣所以告人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解題曰此司馬氏通鑑之所始也稽古録曰先是大夫之專國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禮之紀綱盡矣自此巻以後凡事之本末當求之通鑑訓釋名義參考同異蒐補闕遺當求之解題本末全在通鑑者解題更不重出通鑑雖已載解題間有訓釋參考或通鑑未備解題間有增備者本末皆書錄見通鑑所記大事不在通鑑者各標所出書

楚聲王圍宋

解題曰自是楚皆書王按呂氏春秋慎勢篇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莊王康王皆在大事記前聲王事今附於聲王弑之前一年

威烈王二十四年國人立其子類

解題曰楚悼王名年表作類世家作熊疑類者通中國之名也熊疑者蠻夷之名而稱於其國者也楚之君世以熊為名盖蠻夷之俗如靈王名熊虔而春秋止書虔不以蠻夷之語通中國也世家書楚之諸君昭王之名軫惠王之名章是舉其通中國之名也悼王之名熊疑宣王之名熊良夫是舉其蠻夷之名也盖互見之也

周安王二年桑丘

陽 解題曰年表作桑丘世家作乘丘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陽翟屬潁川郡夏禹之國

周安王三年魏號山崩

解題曰在弘農陝縣故虢國史記皆於魏年表世是時屬魏也

楚歸榆關

解題曰 歸者昔取之、而今歸之也（史記正義曰榆關在鄭之南大梁之西）

周安王四年楚伐鄭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

解題曰 駟氏鄭舊族也楚年表書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蓋殺子陽以說也前年楚方歸榆關于鄭今年乃圍之意者子陽干犯大國而見討與子陽專國諸子或謂之君繻公之微弱能殺之何也蓋平日很暴積怨於民至是因大國之討以發其怒名為君討

實則民殺之耳故列子謂民作難而殺子陽世家書楚伐周鄭殺子陽以鄭為周字之誤也

列禦寇李耳楊朱墨翟

解題曰 耳老子也孔子嘗問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者於書者自其所見也列子不受鄭子陽粟是與子陽同時今附於此列子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存者也玄牝一章今見於老子此戰國秦漢以來所以多言並言黃帝老子而謂之黃老也孔子定書而始堯典其有以哉以列子所載楊朱遇老子 老子中道而嘆

章觀之則朱受學於老子不疑朱之言見於孟子者固多後人所附益為我之說亦畧可見矣史記謂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雖不可考然楊墨之說肆行於天下必在春秋後蓋異端之說非王教盡廢不能興也

周安王五年盜殺韓相俠累

解題曰 盜聶政也按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文侯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殺其君哀侯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弒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韓哀

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居魏使政刺俠累與世家不合蓋其事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時耳（戰國策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illegible]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韓王之會聶政[illegible]）

周安王七年䜌諸

解題曰 䜌諸西戎之別也

周安王九年魏伐鄭城酸棗

解題曰 取鄭地而城之也（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東）

十五里古文 東縣南也國

注

解題曰 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

周安王十一年宜陽

解題曰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

齊田和徙其君康公于海上

解題曰 按田敬仲世家齊康公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魏韓趙敗楚師于大梁榆關

解題曰 按楚世家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大梁魏地不知楚追三晉之師至於是與或者楚伐魏而韓趙救之世家誤以為三晉伐楚與索隱曰榆關當在大梁之西 史記正義曰大梁今汴州浚儀也

楚與秦平

解題曰 按世家楚厚賂秦與之平蓋為三晉所敗而求援於秦也

周安王十二年秦與晉戰武城

解題曰 晉三晉也秦記不書何國

襄陵

解題曰 徐廣曰在南平陽縣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在晉州臨汾縣東南

平陸

解題曰 徐廣曰東平平陸 史記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即古厥國

周安王十二年陰晉

解題曰 水經注渭水逕華陰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惠王五年改曰寧秦今屬華州

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澤

解題曰 按世家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

侯周天子許之 史記正義曰括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

周安王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

解題曰 本紀書秦伐蜀年表書蜀伐秦取南鄭今從本紀

魏文侯薨

解題曰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相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相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 古史曰魏文侯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

信故推與衛處無悲於其身與人不知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猶當世傳行其善雖而微文不能違遂也

周安王十六年田齊太公和元年

解題曰齊猶未滅故稱田齊以別之至康公年呂氏絶祀乃去其民

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

解題曰按世家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序傳曰王後不絶舜尚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豪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子長所序實因左氏盛德必百世祀之論

此蓋當時習俗之見左氏不能自拔而載之耳春秋末士大夫不知大義如此尚何言者然其尊古先神明之胄乃故家遺俗相傳之語特施於篡逆之田氏則非丶丶所也方是時苟有王者肇修人紀明逆順以示之則其敎聖賢嚴世系之風俗乃封建之所憑藉而久存者也

趙始都邯鄲

解題曰西漢志云趙敬侯自中年徙此張晏曰邯鄲山在東城下城郭從邑故加邑云師古曰邯音寒

趙公子朝作亂

解題曰朝武公子也武公薨其子不得立故作亂不勝出奔魏與魏襲邯鄲為趙所敗而去

吳起曰在德不在險

解題曰吳起戰國初以善戰稱者也史記正義曰西河即龍門河也

魏以田文為相

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者也呂氏春秋作商文所載吳起問荅與史記畧同按吳起傳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餘並見通鑑說苑載楚王以吳起為苑守居一年以為令尹又載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章息既為苑之縣以苑之為郡所以打北方也

周安王十七年秦庶長栽出公及其母

解題曰庶長失其名按呂氏春秋秦小主夫人小主即出公夫人即其母也用奄變群賢不悅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是時在魏西可聞之欲入因群臣與民從鄭所之塞渭陽中之塞也右主然守塞弗入高誘曰右主然秦守塞吏也弗內公子連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焉氏塞在安定菌改入之高誘曰菌改亦守塞吏入之內公子連也夫人聞之大駭不言出公母事故也其令吏與卒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不言出公可知也公

子連立是為獻公懲右主然而杜重罪之德菌改而
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高誘曰監突秦大夫也）秦公子之
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於主
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官大）
（大夫秦爵高秩士）非賜守塞者人米二千石（右主然所部之卒也）史記載
庶長紱出公及其母乃迎獻公呂氏春秋載獻公既
入乃弒之先後雖不同然右主然菌改所載事不啻
以秦相著書所載必可據也（史記正義曰河西郡同州等州）

魏城安邑

解題曰魏都也按前漢地理志魏絳自魏徙安邑蓋鹽
池在西南後漢志鹽池也猗氏長六十四里猗氏蓋安
邑之屬邑也

靈丘

解題曰徐廣曰按前漢地理志代郡有靈丘縣（史記正義曰蔚州靈丘縣也）

陽城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陽城即洛州夏禹所都今河南
府

韓伐宋執宋公

解題曰按年表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安二十一年秦止從死

解題曰秦自武公以人從死之後遂以為常至獻公
即位而始止之也

周安王十九年秦城櫟陽徙都之

解題曰漢之萬年也屬左馮翊按孝公令往者厲躁
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
河西地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
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令（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櫟陽縣東北今京兆府櫟陽縣）

兔臺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在河北

周安王二十年趙圍衛衛慎公乞師于魏

解題曰按戰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昔者趙氏襲衛
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
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
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
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
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
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
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

故剛平之殘也中年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所謂剛平之殘中年之墮即趙世家今年齊魏為衛攻我取我剛平之事也棘蒲之燒即趙世家明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之事也黃城之墜即趙世家敬侯八年拔魏黃城之事也（史記正義曰剛平蓋在河北）

周安王二十一年

解題曰 是年秦獻公之四年本紀書正月庚寅孝公生孝公與邦之主秦人重而記之本紀蓋采秦史也

楚悼王薨宗室大臣攻吳起殺之

解題曰 太史公曰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餘見通鑑

[illegible]

（[illegible]）

解題曰 史記正義云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

周安王二十二年鄭伐韓

解題曰 年表書韓文侯七年鄭取晉世家書韓文侯七年鄭反晉晉者三晉之通稱也鄭是時服屬於韓故世家謂之反也

周安王二十三年齊康公薨于海上田氏遂滅齊

解題曰 齊姜姓其先四岳佐禹平水土封於呂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史記正義曰營丘...）

（[illegible]）

自太公至康公凡二十九世為陳氏所滅（[illegible]）

前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琅琊高密膠東

山城陽比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
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臨淄名營丘故齊詩
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
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
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大公以齊地負海舄鹵
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
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
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
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

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
功名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
散緩之則放縱史記貨殖傳曰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此其疆土風俗之大畧也自田和遷康公
海上既篡齊而有之矣史記年表每歲猶繫康公之
年至於今年康公卒始書田氏遂并齊而有之何邪
蓋康公雖爲田氏所篡僅食一城然未嘗爲天子所
絕其位號猶在也故田齊太公卒則繫之康公二十
四年而書田和卒田齊伐燕取桑丘則繫之康公

十五年而不書其爲田齊其書法可謂正矣至
敬仲世家乃書曰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
田氏方見其實焉康公所食者一城而曰皆入田氏者蓋一城之舊邑因多也并一家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邑大於聚都入邑戰國之所謂城即古所謂都也

黃城

解題曰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

齊桓公薨

解題曰按扁鵲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扁鵲曰君
有疾不治將深桓侯不使治遂死傳言曰是時齊無
桓侯非也桓侯即田齊桓公也田氏篡齊韓魏趙篡

晉周王因命之爲諸侯皆侯爵也春秋之時諸侯死
而謚者多僭稱公三晉與田氏篡國之初其死而謚
皆稱本爵未敢用春秋之僭制韓烈侯景侯虔之子也
魏武侯文侯斯之子也趙武侯烈侯籍之子也篡國
再世尚止稱本爵自是而後則謚名僞號無復限極
矣田桓公亦篡國再世扁鵲傳稱桓侯乃當時所稱
至於田敬仲世家所謂太公桓公皆威王之後追書耳

周安王二十四年澮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
縣東南

魏韓趙伐齊

【考異】按齊世家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魏世家云安王趙誤也趙死在安王二十一年

秦初為市

【集覽】秦東遷後始建國逼於戎狄未備朝市之制故獻公為市而商鞅築冀闕也

周安王二十五年茲方

【質實】史記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也

楚為扞關以拒蜀

【集覽】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也蘇秦說趙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扞敵之關非獨楚有之也然趙之扞關陸道之關也楚之扞關水道之關也張儀為秦會楚其辭曰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此正論自蜀泛江伐楚之道也李熊說公孫述口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亦謂此關也 扞關史記正義曰扞關在峽州巴山縣界

魯穆公薨

【考異】據年表穆公薨在烈王元年通鑑考異曰漢律曆志帝君在位之年與魯世家注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今從之

趙與中山戰于房子

【質實】中山已見是後見不知其何為之年 史記正義曰房子趙州房子縣

周安王二十六年魏韓趙共徙晉靖公食一城而分其地

【書法】按世家靖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 竹書年表晉滅其君 所分者絳與曲沃之地也其後又書趙與韓魏分晉封晉君於端氏趙肅侯元年又書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求縱注於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竹書所謂晉桓即史記所謂晉靖公也徙屯留之歲史記竹書所載雖不同要之三晉既分晉地尚奉靖公以一城其後奪其城徙之屯留始夷於編戶矣田氏篡齊而徙康公食一城三家篡晉亦徙靖公食一城事體畧同然田氏猶待康公死無後而收其城三晉不待靖公之死而生奪其城使為庶人則又不如田氏也今用齊年表書法移三家滅晉於奪靖公所食之徙處屯留之年

年以竹書攷之晴公猶在一歲晉使者於鄭尚被轄公之命晉何嘗滅乎史記之書誤矣

中人

解題曰 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

周烈王元年韓滅鄭

解題曰 鄭姬姓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弟友於宗周畿內之鄭今華州鄭縣是爲桓公及幽王時遷於河南新鄭水經注竹書紀年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爲桓公然則新鄭即鄶地也今鄭州新鄭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自桓公至鄭君乙二十三世前漢地理志鄭與韓同星分本高辛

氏火正祝融之虛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序傳曰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潁濱蘇氏曰渾罕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鑄作刑書昔厲晏叔向爭於曰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無法則不能字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什民

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爲亡之先後也

秦初爲戶籍相伍

解題曰 昔未有而今始作之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家爲隣五隣爲里皆所謂相伍也

周烈王三年六月雨雪

解題曰 今之四月也

燕敗齊師于林狐

解題曰 燕在春秋世服屬於齊至是乃敗齊師雖適當威王初立不親政之時亦其強大之漸也燕世家書伐齊敗于林營今狐作營

魯伐齊入陽關

解題曰 陽關本魯地後爲齊所取杜預曰在泰山郡鉅平縣東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博城縣南西臨汶水

伐陵

解題曰 史記正義云在齊州西界

宋桓公辟兵立

解題曰 潁濱蘇氏曰按索隱汲冢紀年亦桓公辟兵莊子曰桓公出前驅呼辟蒙入以爲狂而史記作辟公辟兵且名辟兵而謚辟事必不爾史記蓋誤也

周烈王四年趙以大戊午爲相

解題曰肅侯十六年游大陵出于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後此蓋三十餘年未知其猶爲相歟或去位而猶諫歟味其諫語其相業可知矣

趙伐衛取鄉邑七十三

解題曰按魏年表伐衛取都鄙七十三蓋都鄙之邑也邑地小故數多如宋與向戌邑六十之類

北藺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

周烈王五年魯陽

解題曰魯南陽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縣以魯山爲名

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

解題曰哀侯之弑傳記多誤以爲聶政已見本條按史記正義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若山即懿侯也韓山堅即韓嚴也晉桓公即晉靖公也

高安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在河東

周烈王六年趙伐齊取甄衛伐齊取薛陵

解題曰按世家齊威王召阿大夫與語曰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然則甄[illegible]其阿之屬邑歟[illegible]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解題曰按世家滑稽傳齊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illegible]即墨大夫[illegible]而封之召阿大夫[illegible]烹之并其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餘並見通鑑

齊威王來朝

解題曰魯仲連列傳[illegible]曰昔者齊威王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所謂率天下諸侯而朝周者率先朝周爲諸侯倡也烈王崩在明年

韓以鄭地長子與趙

解題曰趙世家是年書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按鄭滅六年矣安得復有鄭意者韓滅鄭之時趙與有勞焉至是韓始以地酬其功賜長子屬上黨

韓懿侯趙成侯伐魏與魏戰于濁澤

解題曰懿侯即懿王也按世家初武侯卒也子罃[illegible]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illegible]

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公孫頎王錯皆魏大夫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伐魏戰于濁澤([illegible])大敗魏君(罃也)遂圍魏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如兩分之趙不可韓不說以其師夜去趙亦歸餘見通鑑公孫頎說韓懿侯之時名惠王而謂與公中緩爭為太子未葬未即位之稱也韓趙圍魏之時謂惠王為魏君已葬已即位之稱也惠王既在魏都而又挾上黨分國之半公中緩難不知其所據何地其亦分國之半歟及韓趙退師之後始殺緩而位定耳汲冢紀年惠王二年又書魏大夫王錯出奔韓錯惠王之黨位定而反出奔其事雖不可考或者恃功而見逐歟年表通鑑皆載濁澤之戰於惠王二年當以魏世家為正(及冢紀年云魏武侯元年封公中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七年公中緩如邯鄲以作難通鑑云晉通殺公中緩而立書誤)

魏趙韓滅晉徙靖公於屯留

解題曰三晉徙靖公於屯留(今潞州屯留縣)則奪其所食成而降於家人矣趙世家載於肅侯元年當周顯王二十年竹書紀年載於梁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竹書蓋魏國當時之史其載前世治亂雖多詭怪至於晉戰國事必可信也今從之([illegible]年云[illegible]成侯[illegible]公於屯留[illegible]後更無晉事趙世家成侯十六年又書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蓋世家之誤也)

晉姬姓

周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illegible])(曰[illegible]居[illegible]于鄂地今在大夏括地志云唐城[illegible]州翼城縣西[illegible]里[illegible])叔子燮徙居晉改國號晉侯([illegible]叔虞之子燮父[illegible]居晉[illegible]唐[illegible])([illegible])自唐叔至靖公凡三十七世按前漢地理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序傳曰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

寧權晉國以耗晉世家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周烈王七年馬陵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此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或云在鄭州中牟

中山築長城

解題曰以備趙也

懷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懷城在懷州武陟縣西

周顯王元年齊伐魏取觀津趙入歸齊長城

解題曰年表書趙侵齊取長城按田敬仲世家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後書遂起兵西擊趙衛魏惠王請獻觀津以和解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冀州棗強縣東南本趙邑今屬冀州與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然則趙侵齊取長城必在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前至是畏齊強而歸之也年表誤矣齊世家書惠王獻觀津之由曰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救趙世家敘韓趙敗魏於濁澤華甚詳齊威王未嘗與也

趙與韓來攻

解題曰按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蓋將分周爲二也

韓城邢丘

解題曰按水經注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韓都鄭故戰國策諸書多稱韓爲鄭邢丘故邢國今屬邢州

周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

解題曰初西周惠公封少子以奉王東周惠王雖獨擅河南之地然禮樂征伐之大者王猶與聞焉至是趙與韓攻周分而爲二則東西周各爲列國不復相關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於其上耳自是而後凡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君也趙韓攻周其興師之由雖不可考意者爲西周而擧歟周本紀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

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解題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二日

周顯王三年魏侯與韓懿侯會于宅陽遂伐秦戰武堵

秦敗之於洛陰

解題曰 魏侯魏惠王也是時未稱王按魏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徐廣曰括地志云名城武堵爲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今本作洛陽

趙與齊會阿下

解題曰 趙世家成侯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按田敬仲世家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之後諸侯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雖未可盡信然距阿下之會首尾纔五年耳當從別本史記正義曰阿下即東阿也

魏公子景賈伐韓與韓將韓明戰于陽魏師敗走

解題曰 按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公子景賈率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逋

周顯王四年儀臺

解題曰 徐廣曰一作義臺史記正義曰[illegible]

周顯王五年秦章蟜伐魏[illegible]

解題曰 獻公之遺意[illegible]伐魏意在於復河西之地也自是秦之勢浸強矣左氏紀諸侯侵伐雖大戰猶未嘗書斬首幾萬也以斬首計級自石門之戰始[illegible]地志云石門山[illegible]秦紀

書天子賀以黼黻盡賜之命而錫以冕服也侯伯異服七章六曰黼七曰黻皆在裳秦不用禮故史官不知其爲賜命耳楚世家曰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服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

周顯王六年魏伐趙取列人及肥

解題曰 按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又云伐邯鄲取肥列人與肥並在今洛州肥鄉縣

周顯王七年魏公叔痤敗韓師趙師于澮

解題曰 按戰國策魏公叔痤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痤辟曰夫使士卒不崩兵起餘教也脉形地之險阻使三軍不惑若巴寧爨襄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復益田四十萬爲百四十萬故指篇鮑氏應曰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樂祚趙將也

韓大雨三月

解題曰 失其時

秦庶長國代魏獲其將公孫痤

解題曰古史曰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衍耳惟趙世家及秦魏韓年表皆云虜太子痤按孟子梁惠王言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太子申戰歿於齊而未嘗為虜於秦也凡史記言是年秦虜太子痤者皆非前漢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秦惠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故韓國也今同州韓城縣

趙成侯與韓懿侯遇于上黨

解題曰即春秋所謂遇也上黨今潞州趙成侯十三年乃韓懿侯九年趙世家誤書為昭侯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

解題曰秦本紀書獻公二十四年薨今從年表通鑑孝公生二十一年矣

魏與趙戰于榆次陽邑

解題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與邯鄲榆次陽邑榆次今太原府榆次縣陽邑今太原府太谷縣

魏侯會韓懿侯于巫沙

解題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在滎陽東今屬鄭州

大事記解題卷第二

大事記解題卷第三

東萊呂祖謙伯恭

周顯王八年公孫痤卒

解題曰痤去年爲秦所獲尋歸之而終於相位也今年衛鞅以痤將死薦之魏惠王不能用故自魏適秦則痤之死必在今年

皮牢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澮高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南皮牢當在澮之側

秦孝公下令

解題曰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illegible]音義曰河謂龍門西河山謂華山）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所謂泗上十二諸侯也）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正義曰楚北及魏西與秦相接北楚自梁州漢中郡南有巴渝及江南有黔中郡地魏西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恩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因嬖臣景監（正義曰入也）以求見按商君傳鞅初見孝公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後五日復求見鞅未中旨罷見孝公善之而未用衛鞅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其間雖有辯士增飾之辭然戰國之時指以為帝王之道者類皆迂濶而難行者也知王道之近且易者惟孟子一人而已

秦伐魏圍陝城

解題曰按本紀孝公既下令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獂戎邑也地理志天水有獂道縣

周顯王九年致文武胙

解題曰祭文武歸其胙異姓諸侯之殊禮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周顯王十年公孫鞅變法

解題曰法始於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畧有詳要之皆本於伏羲也變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革有因要之不能大異於秦也學者苟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與商鞅變法之令並觀之（商鞅傳變法之令已載於[illegible]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删不告姦者腰斬一句後以匿姦之罪爲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

其民通鑑皆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家次如漢賜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邸大略可睹矣商子徠民篇曰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鄰者三晉也彼土狹而民眾其宅參居而并處土不足以生其民而民不西者秦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諸侯之士來歸者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無知軍事即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歟富強耕戰之所害見於此杜氏通典曰商鞅誘三晉人利其田宅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使秦人應敵於外餘並見通鑑

秦置法官

解題曰 按商子定分篇為法令置官有遷徙物故使史民學讀法令知法令所謂者為之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者於主法令之官各以其所欲問之法官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官謹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故天下之民無不知法者方孝公之時未為天子亦未置丞相蓋秦人以秦法補之然法官之置出於鞅則無疑也

魏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解題曰 按水經注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郡國志曰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者是矣今屬開封府陽武縣

楚伐魏決白馬之口

解題曰 按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本衛國曹邑今滑州白馬縣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張儀曰決白馬之口以沉魏氏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金堤既建故渠水斷漢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東郡白馬界尚謂之白馬瀆長垣今開封府長垣縣

周顯王十一年西山

解題曰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岐州陳倉縣西北

趙成侯與魏侯遇于葛孽

解題曰 魏侯魏惠王也時未稱王徐廣曰葛孽在馬丘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葛孽二城名在魏州魏縣西南

齊以鄒忌為相

解題曰 按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

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見三月而受相印年表書於是年戰國策曰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求諫

秦太子犯法

【解題曰】事見通鑑去年

魏侯及韓昭侯盟于巫沙

【解題曰】魏侯魏惠王也時未稱王按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鄭即韓也

韓使許息以軹道易鹿於魏

【解題曰】按水經注滎陽縣河東岸有故城城內有故臺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軹道與鄭鹿所謂鹿即此城也

周顯王十二年黃池

【解題曰】吳王夫差晉定公所會盟之地也後漢地理志黃池在陳留平丘縣南今屬開封府平丘縣南

趙成侯朝齊

【解題曰】年表書趙孟如齊此當時國人所記而年表襲用其語也趙自烈侯篡晉受封至成侯四世矣國人記事尚仍前日大夫之稱文武之澤在人者深矣威烈王之命三晉其可罪也歟

齊封鄒忌為成侯

【解題曰】諸侯擅封同姓見於[illegible]有自晉昭侯封成師始諸侯擅封異姓見於[illegible]自齊威王封鄒忌始

楚尹黑迎女于秦

解題曰楚與秦自春秋以來爲甥舅之國尹黑則其使也

周顯王十二年韓昭侯魯共公衛成侯朝魏

解題曰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曰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以年考之即宋公剔成也衛成侯鄭釐侯來朝鄭釐侯者韓昭侯也[illegible]書戰國策載魏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illegible]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主君衛大夫之稱仍其前日之號也尚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無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括蒼鮑氏曰即此年魯衛宋韓來朝之事也

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

趙成侯燕文公會于阿

解題曰趙年表阿作河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以餘竟二水並過其西之但經成北由口阿以齊有濮阿故曰西阿紀年書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所謂燕成侯者或者文公之初謚歟

秦以公孫鞅爲左庶長

解題曰秦記凡廢立者皆多稱庶長蓋輔相之尊爵也按本紀孝公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所謂百姓便之者鞅之法使貧弱者失職豪猾者因便之也法之始行豪猾未能遽與功利僕妾服用皆就損抑蓋亦苦之及其久也能攻戰者得志焉能告訐者得志焉損下益上者得志焉踴躍稱嘆合爲一辭宜孝公以爲百姓果便之而尊其位重其任也彼貧弱者日以失職餘息奄奄怨氣滿腹而不敢吐孝公安得而知之哉

周顯王十四年齊侯魏侯

解題曰齊侯威王也魏侯惠王也時皆未稱王

趙作檀臺

解題曰按世家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榮椽或以爲

地名索隱謂榦楊是良材可爲椽斷飾有光榮故趙
因用之以爲檀臺其說是也左傳宋伐鄭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亦其比也
當是時秦孝公厲志脩政求復河西之地而魏惠
王乃溺心淫侈恬不爲備方以寶珠驕齊又以榮椽
令趙其愛國也宜哉

秦孝公魏侯會于杜平

解題曰魏書本爵而秦書僭稱者魏是時未稱王秦
之僭稱公自春秋以來非一日矣孝公明年爲元里
之役今年尚爲好會其商君之謀與史記正義杜平在同州澄城縣界

楚以昭奚恤爲相

解題曰失其年戰國策載明年景舍請救趙已與昭
奚恤爭論今附見此年之末楚宣王問群臣曰吾聞
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江乙說狐虎之說又
挾魏以譖之則昭奚恤爲敵國所畏可知矣乙之言
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此數術家之論也
夫下比周則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闞唐
之牛李上亦豈能安乎

趙伐衛取漆城之

解題曰按水經注濮渠之側有漆城竹書紀年梁惠
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城之今屬濮州

周顯王十五年秦取少梁

解題曰此秦孝公復河西地之始也

齊田忌衛公孫倉圍魏襄陵以救趙

解題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衛公
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襄陵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
襄公之所葬故曰襄陵

宋伐趙圍一城

解題曰梁惠王伐邯鄲徵師於宋宋請於趙曰弊邑
不從則恐危社稷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
下吏之有城而已趙許之宋入因遂舉兵入趙境而
圍一城焉

周顯王十六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齊敗
魏亦稱王

解題曰邯鄲趙國都也爲魏所拔或者是時暫徙都
與十二諸侯者當時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蓋宋魯滕
薛諸小國在淮泗之上者也按戰國策史記魏惠王
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騶忌子曰
不如勿救段干朋曰魏氏幷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不
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乘魏之敝威王從其

計使田忌為孫臏為師南攻襄陵趙又求救於楚昭奚恤謂楚王曰不如無救景舍曰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則魏可破也楚用使景舍救趙是歲魏惠王既拔邯鄲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孝公遣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不足以王天下不若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遂廣公宮建九斿用天子之制齊楚皆怒戰國策又曰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天下皆從齊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又曰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此兩說與上所載尚異事蹟不同并存之識難不可盡拘但魏自拔邯鄲之後稱王則無可疑也齊田忌孫臏乘魏之敝自襄陵擊魏大敗之桂陵按臏傳所載小異書從田齊世家桂陵史記正義云在曹州乘氏東北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楚景舍亦取睢濊之間餘見通鑑按漢志梁國睢陽注梁國有濊陽南臨濊水故水經按竹書紀年惠成王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諸侯師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當是時齊楚大勝魏大敗豈有齊楚反求成之理蓋魏史曲筆也

韓伐東周取陵觀邢丘

解題曰東周者顯王之所居也邢丘年表作廩丘

周顯王十七年大良造

解題曰按前漢書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級一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為公士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劉劭曰步卒之有爵為士官也二上造師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三簪裊師古曰以組帶馬曰裊簪裊者言飾此馬也裊音乃了反四不更師古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師古曰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師古曰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劉劭曰亦為之國大夫七公大夫與上同八公乘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劉劭曰自吏民爵不得過公乘過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九五大夫師古曰大夫之尊也劉劭曰自公士至五大夫皆軍吏也十左庶長師古曰庶長言為眾列之長也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古曰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師古曰言皆主上造之士也十七駟車庶長師古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為眾長也十八大庶長師古曰又更尊也劉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共軍也然將庶人更卒故以為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方偏裨也十九關內侯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通典曰荀綽百官表注云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劉劭曰關內侯無土寄食在都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又有倫侯建成侯趙亥昌武侯馮毋擇是也但有封名而無食邑二十徹侯師古曰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通典曰漢志曰徹侯金印紫綬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以其所食吏民役使漢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所謂大良造即大上造也秦記載用事者不過曰左右庶長然則左更以上皆商君之所增與本紀年表皆書鞅伐魏安邑降之安邑魏都也按魏世家惠

王三十一年始自安邑遷都大梁通鑑刪之當矣

諸侯圍魏襄陵

解題曰皇極經世載衛鞅會韓趙之師圍魏襄陵當改

魏築長城塞固陽

解題曰以備秦及西戎也史記正義曰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踰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

周顯王十八年韓以申不害為相

解題曰申不害者荊人也故鄭之賤臣學本於老子而主刑名以術干韓昭侯魏之圍邯鄲也昭侯問申不害曰吾誰與而可申不害始合於昭侯然未知昭侯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也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請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豈能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昭侯不害微視昭侯之所說以言於昭侯昭侯大說之至是遂以為相餘見通鑑

魏歸趙邯鄲

解題曰皇極經世書趙伐魏魏歸趙邯鄲當改

周顯王十九年秦徙都咸陽

解題曰商君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櫟陽徙都之商君語趙良治秦之功曰大築冀闕營如魯衛則秦昔未有此制至是始築之也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於此門闕咸陽在今為京兆府咸陽縣秦故城在縣東十五里漢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屬長安武帝元三年別為渭城縣屬右扶風後漢書之唐咸陽年於涇陽始平置咸陽縣屬京兆府漢書國曰關中去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也在渭北始皇都咸陽城南大據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也其令記元屬

秦壞井田開阡陌

解題曰阡陌田間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商君變法至是十年矣始能壞井田開阡陌蔡澤稱商君之功亦曰決裂阡陌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畫野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其迹也毀之之難如此則成之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商君必欲變井田為阡陌者其意果安在歟井田之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一夫之地環之以遂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百畝之間廣二尺深二尺曰遂遂上有徑九夫為井一井之地環之以溝廣四尺深四尺溝上有畛自溝而為洫自洫而為澮自澮而為川經緯錯綜若畫棊局雖有強者百畝之外不容兼并也雖有弱者百畝之內不至侵奪也撫弱愚智各得其所天生民而立

之君九以爲此商鞅不知代天理物之意徒欲歛辟姦猾以利吾國故除溝洫之限立賣買之法工於耕戰全多貲厚者雖兼十夫百夫千夫之地曾莫之禁彼愚弱之民不能趨事赴功以利吾國雖殍死中野於我何加損哉其設心如是特盜賊之長雄耳非可與論君道也班固有言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傾隣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盖得之矣

秦弛虞衡之禁

解題曰古者虞衡皆有厲禁其詳見於周官所以公天施而育庶物也至商鞅始撤之按前漢食貨志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然則弛虞衡之禁與除井田盖同時也

秦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

解題曰內者納也息者子也子弟納妻而生子則不許同居也商君之初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及是雖止有一男納妻生子亦不容不分異矣商君謂趙良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先王之禮不下庶人由命士以上父子始異宮今商君制禮乃過於先王抑不知果其情歟

秦聚小都鄉邑爲三十一縣置令丞

解題曰此始以都邑爲郡縣之始也前漢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

周顯王二十年秦初置有秩史

解題曰商鞅既廢井田比閭鄰里之制亦壞故置有秩史以董之也按前漢百官表縣令長丞尉是爲長吏 [illegible]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 [illegible] 十亭一鄉鄉有三老 [illegible] 有秩 [illegible] 嗇夫 [illegible] 游徼三老掌教化 [illegible]

夫職聽訟收賦稅後漢志云有秩嗇夫掌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前漢百官表不言有秩所掌蓋與嗇夫所主之職同歟言之也游徼徼循禁賊盜後漢志云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又按後漢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五主五家以相檢察雖不載所起觀商鞅初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則始於鞅明矣鄉官者政事之所基也鞅既刬滅三代之制猶置三老掌教化何邪蓋初變古者必有餘澤遺韻間見層出於汙法暴政之中至於再變三變則遂蕩然矣

周顯王二十一年秦初為賦

解題曰譙周曰為軍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

秦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

解題曰變周制也鄭玄曰桶音勇今之斛也

周顯王二十三年魯康公薨子景公偃立

解題曰康公薨年從世家景公名從年表

衛更貶號曰侯

解題曰衛本侯爵自春秋以來例僭稱公至是以其國日削自貶其號從稱其本爵也

周顯王二十五年秦會諸侯于京師

解題曰孝公求霸而為尊周之名也槪遣[illegible]之公子少官會諸侯朝天子[illegible]今年之會意者孝公亦不親往歟

高唐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博州縣也

齊田忌出奔

解題曰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

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成侯齊之名相也勢之相軋遂至於此

周顯王二十六年魏以中山君為相

解題曰中山是時服屬於魏若諸侯入仕於王國也

首垣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在河北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疆立

解題曰通鑑載威王四十六年乃卒宣王元年當顯王之三十七年當攷

顯王二十七年諸侯西賀秦

解題曰以去年天子致伯而賀也

秦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

解題曰戰國策載魏惠王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天下皆從按魏克邯鄲邯鄲即為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也今從史記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史記正義曰逢澤亦名逢池在汴州浚儀縣東南

周顯王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

解題曰田忌前三年出奔至是復將宣王召而復之也魏世家魏伐趙齊救趙擊魏此乃往歲桂陵之戰是時田忌孫臏亦為將而桂陵馬陵地名相近易於混殽故誤記耳今從孫臏傳年表書田忌田嬰田盼為將孫子為師嬰盼蓋忌之佐貳也戰國策載魏客之言曰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舉盼而不數忌豈嬖緝書出其右歟徐廣曰馬陵在元城史記正義曰虞喜云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有陵澗谷可以置伏龐涓敗即此也按徐廣云元城非是

魏城濟陽

解題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風俗傳曰縣故宋地也應劭曰今陳留濟陽縣是也

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公孫鞅虜魏將公子卬魏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

解題曰秦圖河西之地久矣至是因魏馬陵之敗始用師而得之也史記正義曰同州華州以北按魏世家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

魏徙都大梁

解題曰安邑與秦界河既獻河西地則迫秦不可都故徙都大梁[illegible]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所謂惠成王即惠王也年與史記所載不同當考

秦封公孫鞅為列侯

解題曰賞虜公子卬取河西地之功也楚世家書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蓋商與楚接境鞅之封邑南侵楚地耳[illegible]正義曰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周之商國於材在鄧州內鄉縣東十里古於邑也

楚滅邾

解題曰按杜氏釋例邾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氏產六子其第五子曰晏安邾蓋晏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

苗裔邾挾爲附庸居邾今魯國騶縣是也自挾至儀父十一世始見春秋齊桓公霸進爵稱子文公徙于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前漢地理志騶縣故邾國[illegible]一十九世爲楚所滅水經注楚宣[illegible]成邾今附於宣王之末年[illegible]

周顯王三十年楚聘莊周爲相

解題曰周蒙人[illegible]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楚威王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

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失其年今載於威王元年

周顯王三十一年岸門

解題曰年表去年書與晉戰岸門本紀今年書與晉戰雁門按索隱紀年云與魏戰岸門下又云敗韓岸門蓋一地也此云雁門恐聲誤秦與韓魏戰不當遠至雁門也[illegible]以此考之年當從本紀地名當從年表[illegible]

秦孝公薨子惠王立

解題曰本紀書惠文君立是時未稱王也戰國策止稱惠王蓋略舉其謚如衛公叔文子本謚貞惠文子而後人但稱文也

大荔圍秦合陽

解題曰圍秦之役也大荔西戎之別也

秦公孫鞅車裂

解題曰按戰國策史記惠王涖政有頃商君告歸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

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惠王車裂之秦人不憐餘見通鑑澠池在今河南府澠池縣[illegible]有大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illegible]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

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
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按商子開塞篇曰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勸用以去農戰篇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其國必削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一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事商賈書辯慧皆怠於農戰故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之故不收王毛出寇此大史公霸謂與其人行事大數者也

蘇秦說秦連横

解題曰 連關中之謂横合關東之謂從按戰國策史記蘇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府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資用之絶去秦而歸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用意如此

周顯王三十二年楚韓趙蜀朝秦

解題曰 以惠王新立而朝之也

韓申不害卒

解題曰 按列傳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

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公孫鞅徒法而無術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雖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十七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罰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

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徇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徇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商君雖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主無術於上之患也李奇謂申不害為術商鞅為法韓非兼行申商之術觀非此論則奇之說信矣

周顯王三十三年天子使人賀秦

解題曰 賀亦聘也

秦初行錢

解題曰 秦前此未以錢為幣也

孟軻見魏惠王問利國

解題曰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廣漢張氏栻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人之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間壤之判慮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其事雖善而紛交要譽與惡其聲之念或萌乎中是亦利而已矣

齊宣王與魏惠王韓昭侯會平阿南

解題曰 年表阿作河 [illegible] 按列傳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即此會也

秦興師求九鼎

解題曰 按戰國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使顏率說齊王曰秦為無道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以顏率解之而止劉川姚氏曰以春秋後語考之周君周顯王也齊王齊宣王也戰國策不載年今附見於宋太丘社亡之前

宋太丘社亡

解題曰 古者立社植木以表之因謂其木為社故哀公問社而宰我對以松柏栗社周之楚社潁川之長社 [illegible] 亦以其木名其社也所謂太丘社亡者蓋壇壝毀壞此社之樹摧拔散落不見蹤跡民因以為亡與按封禪書宋太丘社亡而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 [illegible] 東坡蘇氏曰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設之神妖以為說也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 [illegible]

周顯王三十四年秦君冠

解題曰 是時未稱王也冠禮之尚存者也即漢所謂加元服也

秦伐韓宜陽

解題曰韓年表止書秦拔我宜陽拔秦武王四年并茂拔宜陽其役甚大其事甚詳然則今年拔宜陽特暫得之耳

壽陵

解題曰古者不豫凶事其豫為之者則有之矣一則以其年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一則以其位也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至於死而可制如絞紟衾冒則未嘗豫為之也諸侯五月而葬以一國之力為陵墓有餘矣何必豫為壽陵之名見於書傳者蓋自此始墓之稱陵在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是民之墓亦通稱陵也秦記載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後始稱陵然則名王者之兆域為陵其出於戰國之際乎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于甄

解題曰史記魏世家今年書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也哀王特不稱謚謂之今王汲冢書止於哀王二十年哀王二十三年卒故謚之今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令從之

周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

解題曰齊魏之王以戰國策考之蓋在魏拔邯鄲之歲而秦本紀今年又書齊魏為王未知孰是然戰國策之所載似得其實蓋魏以邯鄲之勝齊以桂陵之勝志得意滿各僭稱王容有此理若今歲則魏方衰弱齊亦未有大功何為驟稱王乎然齊魏年表今年書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者齊魏稱王其日已久全是其會諸侯欲其皆稱王以同已之僭也但諸侯未即從之耳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特稱王於其國至此其名號始通於諸侯乎魏世家書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按孟子與惠王語皆稱王自是追尊乎

蘇秦說燕與趙合從

解題曰蘇秦去秦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公曰燕有朝鮮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遼東北有林胡樓煩史記正義曰二胡在嵐之北西有雲中九原史記正義曰二郡在勝州也南有嘑沱易水史記正義曰嘑沱...

[illegible] 車六百乘騎六
千匹南有碣石[illegible]鴈門[illegible]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所以安[illegible]者以趙之為蔽
其南也與趙從親則燕必無患矣文侯從之資蘇秦車馬
金帛以至趙[illegible]奉陽君曰[illegible]燕離則趙重
齊燕合則趙輕今君合燕於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
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燕者
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
齊而西無趙哉而君甚不[illegible]蘇秦抱弱燕而
孤於天下哉是[illegible]而使合[illegible]奉陽君曰善乃

使人與秦交[illegible]
[illegible]
楚威王大敗越師殺王無彊越自此散微
【[illegible]】曰越姒姓夏后帝少康之子封於會稽以奉守
禹之祀[illegible]十世至於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
允常卒子句踐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illegible]
[illegible]鼫與卒子王不壽立[illegible]
王不壽卒子王翁立[illegible]王翁卒子王[illegible]
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illegible]

[illegible]
時越興師北伐齊與中國爭彊齊威王使人說王無
彊曰願大王轉攻楚[illegible]長沙楚之粟也竟陵澤楚之
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楚
矣[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越遂釋齊
而伐楚楚威王大破越殺王無彊盡取吳故地至浙

江北而越以此散諸族子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
海上服朝於楚潁濱蘇氏曰吳以[illegible]上[illegible]陵
夷齊晉結怨楚秦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不
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
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終世彼
親見其害知所以自鑒矣哉至王無彊無[illegible]之知
而有夫差之忌其殘宜矣
周顯王三十六年楚威王伐齊大敗申縛於泗上
【[illegible]】曰按戰國策史記魏惠王之為齊敗於馬陵也
告惠施曰寡人[illegible]不忘欲悉起兵攻之何如對

曰王君欲報齊不如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閒則楚必伐齊必王乃朝齊張丑謂齊相田嬰曰今餽魏十萬之軍而禽其太子又臣萬乘之魏楚王好用兵而甚務名必為齊患田嬰不聽遂納惠王而與之並朝齊王再三楚王怒田嬰復欺楚徐(日齊說趙令戍楚敗於齊欺楚)楚王自將兵伐齊與齊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大敗申縛圍徐州趙人至枝桑燕人至格道齊使陳毛聽罪於楚西說趙北說燕天下乃齊釋楚令齊逐田嬰嬰使張丑說楚王曰王所以勝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

而用申縛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矣楚王因弗逐(以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及張丑說楚之辭觀之由盼為國所畏百姓所服如此而楚王……)

齊敗燕於權

解題曰按戰國策權之難(後漢志南陽涿……)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田嬰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

戰而勝兵罷敝趙可以取唐曲逆(中山邑)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矣然再趙弗救子噲(子文公)孫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今從鮑氏所編戰國策載於文公末年

蘇秦說趙肅侯以六國合從

解題曰按史記戰國策蘇秦從燕之趙說趙肅侯曰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

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欲出辭斷絕人之交願無出於口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君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此臣

之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强於趙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西有常山(正義曰…)南有河漳(正義曰并州潞州)東有清河(正義曰今貝州)北有燕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不敢伐趙者韓魏(…)之南蔽也韓魏不能支秦則禍中於趙矣竊為君計莫若約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以擯秦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趙肅侯乃飾車百乘遣蘇秦約諸侯是時秦使公孫衍攻魏取雕陰(正義…)(…)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乃激怒張儀入秦秦惠王以為客卿儀與秦俱學從横術於鬼谷先生者也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正義…)洧水南有陘山(正義曰…三十里)地方九百餘里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次說魏惠王曰魏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水卷(正義…)衍酸棗(正義曰…)地方千里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正義曰…)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正義曰…)今乃欲事秦事秦必割地以效實兵未用而國已虧矣魏王曰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秦之攻齊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正義曰…)之道徑乎亢父之險(正義曰…)(…)故恫疑虛喝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今乃西面而事秦(…)竊為之齊王曰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西有黔中(正義曰…)(…)東有夏州(…)

以陘爲之夏州而夏者不誤夏州在東據括地志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正義曰蒼梧山在道州南北有陘塞即陘山郇陽徐廣曰成者今之順陽乎正義曰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二者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本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括要起民曰王國之亡蘇秦也而況而已能深究從學之刑富也惟楚藏得百辦秦之心而患諸國之不可合合之數矣異夫猜疑從者也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告趙王行過洛陽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蘇秦喟然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此蹶卿大夫之說然學取秦而士夫其數耳田埤而士與以養此游士所以數子天下而使亂所以不急也所繫重不大乎哉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餘見通鑑其說六國辭有與當時事不合者皆辯士所增飾也公子成與李兌代主父於沙丘而說趙之辭乃謂奉陽君捐館舍當是時秦之勢未能勝齊楚而說齊楚之辭皆曰西面而事秦費此二十年後張儀連橫說楚懷王猶曰長為昆弟之國況楚威之世乎又此類皆後人所增也

秦以公孫衍為大良造

解題曰 賁雖陰之功也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自是而後不可勝紀矣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者必曰三晉兩周云按張儀傳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戰國策石行春論大根如是倫曰故次錯王之士

周顯王三十七年秦使公孫衍激齊魏伐趙從約遂解

解題曰 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史記謂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非也當以徐廣之說為正

魏以陰晉與秦

解題曰 魏納陰晉以和秦更名曰寧秦陰晉乃華陰函谷關之所在地形險要之故喜得之也

齊伐燕

解題曰 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燕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蘇秦遂往說齊宣王曰燕雖弱秦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乎齊乃歸之蘇秦去年合從力說六人以秦恐惕諸侯今年乃自為此言大抵辯士多皆如此

周顯王三十八年義渠內亂

解題曰義渠西戎之屬於秦者也不乘其亂而滅之國乃謂出師討定之猶有大國之義焉

周顯王三十九年焦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焦城在陝州城內東北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於焦後封姬姓是時屬魏

魏以少梁與秦

解題曰秦本紀書魏納河西地年表書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蓋孝公取河西地之時尚有未盡者也按戰國策繆留謂韓宣惠王曰魏用犀首（即公孫衍也 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孝公取河西地蓋商鞅之力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力也是時公孫衍張儀皆信用於秦以事理推之惠王以其皆魏人而厚之觀收其用而譏衍爭利互相傾奪乎至於賣其宗國以媚秦也

周顯王四十年取汾陰皮氏拔焦

解題曰汾陰城在蒲州汾陰縣北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並見史記正義）焦去年所國者也按魏年表世家後年書秦歸我焦曲沃則曲沃亦嘗拔矣

楚莊蹻自王于滇

解題曰按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秦奪楚巴黔中去威王薨五十年矣誤）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元封二年滇王舉國降

魏伐楚取陘山

解題曰按楚世家魏聞楚喪取我陘山所謂北有汾陘之塞也（徐廣曰在密縣 索隱曰陘亭）又按戰國策楚魏戰于陘山魏許秦以上洛（屬弘農）以絶秦於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不何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周顯王四十一年雍石

解題曰雍石縣今屬石州

公子華蒲陽

解題曰年表公子華作公子桑史記正義曰蒲陽在隰州濕川縣

魏納上郡

【解題曰】張儀既取蒲陽而復歸之故魏以上郡爲謝也魏世家書盡入上郡于秦豈上郡所統不止十五縣前此有為秦所取者與春秋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杜預注曰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戰國之時縣屬於郡此所謂上郡十五縣是也方孝公商鞅時幷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及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按戰國策城渾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者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北也故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使城渾之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此故之則鄢之州治之君邪勢韓視之地也郢者縣之注城謂之注郢史記正義曰魏前納陰晉次納同丹二州今納上郡而盡河西濱洛之地矣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勝州固陽並上郡地輿地廣記云上郡乃今綏延安府鄜銀夏綏德保安地之

秦陳軫奔楚

【解題曰】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欲去秦而之楚王問陳軫軫曰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

周顯王四十二年秦縣義渠

【解題曰】義渠後後見盖韓以為縣猶令其君主之故其後復國也

周顯王四十三年秦初臘

【解題曰】臘者蜡之別名也風俗通云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漢曰臘春秋時宮之奇已稱虞不臘矣則非始於秦也特秦前此未嘗為臘惠王始講之耳如始皇更名臘曰嘉平亦復用夏之舊名也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後漢志亦曰季冬之月勞衆大享臘與禮記蜡祭之義略同秦年表書初臘會龍門意者勞衆宴飲於此地歟龍門山屬同州韓城縣

秦楚燕齊魏各出銳師萬人會葬

【解題曰】左傳諸侯之大夫會晉平公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既葬諸侯之

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諸侯大夫皆欲見新君必皆以幣行其徒必不減千人也以千人會葬既葬修矣今五國會通萬乃至於各出銳師萬人視春秋又十倍焉送死淫靡如此民不堪命可知矣呂氏春秋節喪篇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當周葬是之法如此則送葬之人以萬人會葬不足怪也

大事記解題卷第三

大事記解題卷第四

東萊呂祖謙伯恭

周顯王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解題曰 按張儀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蓋張儀之請也秦紀書四月戊午魏君稱王按周紀齊楚世家是歲皆書秦惠王稱王蓋秦紀本書君稱王如韓世家十一年君號為王之比今本衍一魏字耳惠王之未稱王也天子猶致文武胙自稱王之後訖於周亡史不復書蓋既稱王則不復事周矣

趙加肥義秩

解題曰 武靈王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

周顯王四十五年秦惠王後元年

解題曰 本紀書更為元年蓋如竹書紀年魏惠王後改元也

齊聚學士於稷下

解題曰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史記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齊有稷門齊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其下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堂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出故曰稷門蓋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亦異說

于如經門齊[illegible]學士盛且數百千人是時諸子並起秦漢以後所謂六家九流持其[illegible]

[illegible]

秦張儀伐魏取陝塞

解題曰本紀去年書取陝按張儀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當從年表書於今年史記正義曰上郡今鄜坊等州

周顯王四十六年齧桑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即左傳采桑服虔云翟地也

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

解題曰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大恐召張登說田嬰而止高氏以五王為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五王為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之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與中山俱為小國使宋是時稱王則齊何為獨恐中山視魏之僻王又在慎靚王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雖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

七國唯楚僭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

楚柱國昭陽伐魏

解題曰陳軫見昭陽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為令尹矣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今又移兵而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不勝身死爵奪昭陽乃引兵而去史記是年書齊宣王卒通鑑移於取燕之年孟子載伐燕取燕甚詳蓋通鑑所據也

周顯王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

解題曰 按公孫衍傳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高令公韓以南陽與衍然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然則魏王不聽張儀之說者公孫衍間之也衍傳又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儀復說其嗣君哀之始去魏復相秦耳按戰國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者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秦之伐魏多矣陳軫之說齊不知秦何年以其說明知故附見於此陳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懷王而懷王合六國伐秦秦伐魏取曲沃平州據四耳陰之為魏哉奪秦故在此時未可知也庚

區鼎

解題曰 史記正義曰蓋在河北

周赧王四十八年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

解題曰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史記以田嬰為齊威王少子宣王庶弟索隱曰田嬰者諸田之別子也戰國策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齊王弟明也列傳載其子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所謂三王者威宣湣也然則嬰之卒文之代立招致賓客皆在湣王之時史記正義曰薛在徐州滕縣界

韓公仲公叔用事

解題曰韓宣惠王雖兩用公仲公叔以戰國策考之公仲實專政叔間亦用事終不若仲之權寵也

周慎靚王定元年衛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解題曰降侯而稱君也濮陽即左傳所謂帝丘衛成公自楚丘徙都之史記正義曰濮陽在濮州西濮縣也

秦惠王游北河

解題曰巡北邊也徐廣曰戎地在河上秦始皇使蒙恬斥逐匈奴拓地至北河方惠王時固未盡屬秦也正義曰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黃河也晉義曰河千里一曲此是北河在夏州北

周慎靚王二年秦伐韓取鄢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今許州鄢陵縣西北有鄢陵許
城是
楚滅廣陵
解題曰廣陵在秦屬九江郡漢吳王濞所都也景帝
滅吳以為江都國武帝曰廣陵國東漢為廣陵郡東
晉時以郗鑒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此宋置廣陵
郡文帝兼置南兗州齊梁因之梁末地入北齊改曰
東廣州析廣陵江陽為二郡北齊末地歸於陳復曰
南兗州尋為後周所取改為吳州隋開皇中改為揚
州始以廣陵為治所罷廣陵江陽二郡大業初置江
都郡唐武德三年曰南兗州七年曰邗州九年曰揚
州貞觀十八年復置江揚郡與江都分治天寶元年
并為廣陵郡領淮南節度今為揚州
魏惠王會諸侯于曰里將復尊天子不克
解題曰按韓非子曰魏惠王為曰里之盟將復立天
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
君與大國不聽魏焉能與小國立之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但止言魏王而不言惠王以曰里為九里以彭喜為身喜以鄭君為韓王耳蒋之說鄭猶魏也彼梁當指其所都也
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哉
者拼各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執曰里之盟不知何
年今附於魏惠王薨之前
魏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
衍義曰潁濱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也然
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
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
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
享國一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
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
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人
盈城故既一復散裂為五胡離為南北隋文帝又能
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
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兇虐殺戮
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擇皆不能有天
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鉏僭偽而
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二十年而削平之功
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罰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
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
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癘疫而無死於兵亂

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
之雖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周慎靚王三年蘇秦約楚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楚
懷王為從長攻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皆敗走

解題曰按楚年表是歲書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
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正義曰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今桃林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存焉狹如函山壁在數十深谷中容一車水經注河水又東右合門水門水即洪水也其水之左右卻函谷山門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今屬陝州靈寶縣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
歸以此攻之蘇秦始者合從雖未幾解散至是復再
申前約而攻秦也秦紀書韓趙燕齊帥匈奴攻秦匈
奴之名始見於此合六國之衆又益以匈奴出師可
謂盛矣賈生曰諸侯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
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
進蓋謂此也是後六國雖屢大舉此戰蓋其始焉以
懷王之昏弱而為盟主蘇秦之反間而約諸侯張儀又
在魏陰為秦用安能有濟乎戰國策云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施惠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此六國既敗共和于秦之事也

義渠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

解題曰是時義渠已復國按戰國策義渠君之魏公
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
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
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
君之國也義渠曰謹聞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
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
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十足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致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
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衍與義渠君語其相魏之後
歟

秦伐魏

解題曰按張儀傳儀復說魏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
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

周慎靚王四年齊敗魏趙於觀津

解題曰按楚世家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敗伐韓
與齊爭長蓋去年楚懷王帥諸侯伐秦不利齊獨居
後為毆諸侯固已服之今年又有觀津之勝於是遂

為諸侯長矣所以秦挾脩魚大捷之威與之爭長也

韓與趙魏伐秦秦使庶長樗里疾與戰脩魚虜韓將申差敗趙公子渴斬首八萬二千

解題曰三晉同攻秦而韓世家張儀傳戰國策獨言秦敗韓申差斬首八萬秦年表雖書與韓趙戰而亦不及魏焉豈非韓師獨大敗趙敗而不甚魏雖同約而未嘗同戰耶秦紀書此戰為詳而載於去年與六國伐秦并為一事按張儀傳齊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欲說魏王事秦年表觀津脩魚之戰皆在今年為得其實樗里疾惠王之弟也樗里其所居也

齊大夫殺蘇秦

解題曰張儀說魏王背從約之辭曰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不可成亦明矣則秦之死蓋在今年也

魏因張儀請成于秦秦復以張儀為相

解題曰張儀留魏六年而襄王始聽其說則秦之賦魏其用力亦勞矣

周慎靚王五年苴蜀相攻皆告急于秦秦使張儀司馬錯帥師伐蜀貶蜀王為侯使陳莊相之

解題曰苴者蜀之別也譙周曰苴今之巴郡也按索隱設[illegible]開戰不勝為儀所滅然則儀雖異議終與[illegible]伐蜀也蜀王本治廣都秦既平蜀張儀移於少城築成都以象咸陽為蜀郡治後世皆因之史記正義曰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伐蜀滅之因武巴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

秦伐趙取中都西陽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中都在汾州平遙縣西即西都也西陽即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南

齊以孟軻為卿

解題曰史失其年孟子自謂久於齊非我志又載自齊葬於魯反於齊則喪母之時方為齊卿也樂正子曰前以士後以大夫以三鼎後以五鼎至於燕人畔齊之後乃致為臣而歸是時蓋已去齊久矣然則居齊歲月雖不可考必涉數年也今附載於燕噲讓國之前

蘇代與燕相子之為姻代說燕王噲以國讓子之王從之

解題曰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滅然之噲亦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徒惜是名以篡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來得國也削說以堯讓天下於[illegible]

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噲於是
乎以燕讓之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
舜益而以啓人爲吏已而啓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
收印自三百石吏以十一而效之（以石計祿始見於此）其愚至
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
之論是論肆行則利欲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
無非實禍泯泯棼棼人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
不惑者其惟知實理乎

周愼靚王六年王崩太子延立是爲赧王

解題曰 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延謚法無赧正以微弱

竊鈇逃責赧然慚愧故號曰赧耳

徙都西周

解題曰 赧王雖徙都西周特主其祭耳土地人民政
事皆西周武公專之赧王無預焉西周武公乃惠公
之長子宋忠謂王赧謚曰西周武公非也按楚世家
楚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
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攻之名爲弑君則武公爲
赧王之臣明矣豈可合爲一人乎

周赧王元年秦侵義渠取二十五城

解題曰 報李帛之役也

秦樗里疾伐魏取焦及曲沃又大破韓師及魏公孫衍
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

解題曰 張儀歸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故秦伐
魏初韓既敗於濁澤（即脩魚之戰）公仲謂韓王曰不如因
張儀爲和於秦與之伐楚韓王將使公仲西講於秦
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軫曰王警四境之內起
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
信王之救己也韓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是因秦
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乃興師言救韓發信
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韓王大說止

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
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
下笑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怒興師與韓氏戰於
岸門楚救不至韓師大敗魏年表又書秦人走犀首
岸門意者其救韓歟按後漢地理志潁川郡潁陰有
岸亭徐廣曰岸門即岸亭（史記正義云焦城在陝州城內東北西焦水爲名按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於焦其後又封姬姓）

燕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太子又
不克而死齊章子伐燕取之醢子之殺王噲

解題曰 汲冢紀年云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按戰國

策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擧燕國然則齊之取燕非因子噲之亂亦緣諸侯連兵不解無與競者也秦伐韓楚趙救韓史記皆不書意者即岸門之戰歟

燕人逆齊師趙召公子職於韓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不克

解題曰通鑑書燕人叛燕之於齊非叛也遂人殺齊戍春秋書曰齊人殲於遂不謂之叛也孟子非作史其曰燕人畔特因用齊人之語耳按戰國策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按樂毅傳樂毅賢好兵趙人擧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是時毅實事趙也）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齊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曰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齊宣王問孟子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即謂此也外則諸侯謀之內則燕人攻之此所以不能有其國歟是時昭王未立燕國無主故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趙雖納之而燕人不受也

秦封公子通于蜀

解題曰 按華陽國志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莊爲相則公子通代故蜀王爲侯也

周赧王二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法不果行

解題曰 以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三篇首章攷之孟子先適梁次適齊次適宋（陳臻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illegible]）次適滕其在宋也雖未嘗與王偃語如戴不勝戴盈之之徒其意亦拳拳矣然皆志儒力弱不足以有爲（[illegible]）獨滕文公尊信甚篤觀孟子荅畢戰井地之問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則既命戰推行之矣遠方之人願受一廛而爲氓者踵至則推行亦既有效也不幸文公信道不

篤溺於許行之說曾於齊楚之威不能終其緒豈非
過宋之疑終未能泮然與孟子去齊既知道之不行
矣其於滕也特欲見古道之可行而已故勉文公之
言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用意止如
是尚不得申豈非天哉年月不可考今載於去齊之
次年

秦惠王會魏襄王於臨晉立魏公子政為太子

解題曰 按張儀傳秦取曲沃之明年魏復事秦蓋既
和而為會也制人之父子而立其所厚秦之無道甚
矣襄王之子昭王史失其名意者即政與

秦廢長樗里疾伐趙虜趙將莊豹拔藺

解題曰 莊豹世家作趙莊蘇代曰龍賈之戰(魏王三十六年)
岸門之戰(韓王元年)封陵之戰(魏王十年)高商之戰(史不言)趙
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此所謂趙莊之
戰也(史記正義云趙屬西河郡)

齊田嬰卒子文立實孟嘗君招諸侯游士及亡人有罪
者為食客凡數千人是後魏公子無忌趙公子勝楚黃
歇皆效之

解題曰 自周衰王制頹廢四民無常居而游士姦俠
散於天下此四公子之客所以成也彼四公子者皆

身為輔相不為其君甄別賢不肖使上下各得其職
乃植私黨以相夸其流激數百年至魏其武安之後
始稍衰止可勝歎哉按列傳田嬰卒於湣王之世今
附見於湣王元年

楚屈原作離騷

解題曰 離騷者變風變雅之又變者也雖發於忠憤
其辭跌宕蓋多失其正矣詩止於陳靈其有以哉按
屈原傳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徒入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
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上官大夫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
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
怒而疏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
騷者猶離憂也本傳載此事於張儀說楚絕齊之前
今從之

秦使張儀說楚絕齊親秦許賂以商於地儀歸背楚賂

楚使屈匄帥師伐秦

解題曰 按楚世家秦惠王患齊楚從親乃宣言張儀
免相使南說楚王曰齊楚王大說置相璽於張儀故

本紀年表皆書張儀相楚
周赧王三年秦魏章樗里疾甘茂大破楚師于丹陽虜其將屈匃及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斬首八萬取漢中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解題曰本紀年表皆書庶長章敗楚屈匃樗里疾傳云助魏章攻楚敗楚屈丐取漢中地甘茂傳云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惠王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然則疾與茂為魏章之副也丹陽按後漢志南郡枝江有丹陽聚史記正義云歸州秭歸縣東丹陽城是楚子熊繹之始封也有張儀傳又云秦齊共攻楚殺屈匃取丹陽漢中之地蓋齊怨

楚而助秦耳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又或謂魏冉曰楚包九夷又方千里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以此考之九夷之地蓋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宋盖不遠也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
楚懷王悉兵襲秦秦大敗之於藍田韓魏襲楚至鄧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藍田在雍州東南從藍田關入藍田縣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
楚景翠圍韓雍氏韓宣惠王薨子倉立是爲襄王秦庶長樗里疾帥師救韓敗楚齊[illegible]圍魏[illegible]秦樗里疾與魏伐齊虜其將聲子于濮遂伐燕

解題曰雍氏在[illegible]時楚[illegible]故[illegible]漢志在潁川陽翟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十三年書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即宣惠王秦助韓[illegible]敗楚屈匃[illegible]又云齊宋聞有秦[illegible]史記[illegible]此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此是前圍雍氏

之事也至於後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世家合而爲一誤矣本紀書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不載敗楚年表書秦助韓攻楚不載與魏伐齊以田敬仲世家攷之合紀表所書始爲備耳燕與齊韓秦魏既勝齊乘燕之無君而伐之也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解題曰燕亂首尾三年無君而昭王始立
秦惠王魏襄王會于蒲坂
解題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于蒲坂關今河中府河東縣

周赧王四年燕昭王怨齊禮郭隗以招賢者

解題曰按戰國策說苑燕昭王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今載於昭王改元之年

秦伐楚取召陵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召陵故城在豫州偃城縣東四十五里

魏伐衛拔二城

解題曰魏年表書圍衛按世家魏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君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而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衛不如以魏釋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于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釋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王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言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所謂如耳以詐見重者也

蜀相壯殺蜀侯降秦秦以王子煇為蜀侯

解題曰壯即陳莊也所殺者公子通也意者通叛秦故莊殺之以降與壯明年為甘茂所誅茂傳書蜀侯煇相壯則通既死煇即代之也華陽國志曰秦封王子煇為蜀侯

楚以張儀既而赦之儀遂說楚韓齊趙燕連橫事秦秦惠王薨子武王立六國連橫之約皆解

解題曰張儀至楚楚嬖臣靳尚使懷王幸姬說王救之[illegible]楚王既赦張儀儀遂說楚王與秦和親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卒許張

儀與秦儀遂之韓說韓王事秦韓王聽儀計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西說趙北說燕皆聽儀六國連橫說先聽儀說秦楚故儀之後所說上五國其說諸國之辭晉曰帝秦掏焚日要姊嫁女高ㄨ第之國以楚果維故母長儀歸報未至惠王薨其約亦解然則儀秦之從橫皆不能久也張儀說辭亦多誇詐辯士所增飾如云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之類皆非當時之實也

周赧王五年客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則從臣不事大臣矣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事近臣矣

解題曰此秦武王逐張儀前政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所謂大臣者張儀甘茂也所謂從臣者公孫郝也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甘公也不如公孫郝然則當時所指為從臣者愛習而侍從者也文武成康之際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列之於六官之屬胥豈有中外之間哉秦乃屏其愛習為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遇昏弱之主則大臣從臣表裏締結合為欺罔遇英武之主如秦武之流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為得駕馭之術不知體統舛雜中外痞隔致亂之道也

秦蜀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誅壯

解題曰按甘茂傳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本紀云誅蜀相壯煇雖侯蜀壯實掌其柄故壯反而煇不誅也

秦出張儀魏章於魏

解題曰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請之魏秦王乃具革車三十乘入魏按戰國策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相穢寡覺王曰惠王見武王上黨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書公孫郝善韓郝即顯也後稱公孫史記則郝奭本一人記其名者不同耳然則儀之逐其公孫衍之力與魏章亦魏人惠王時數將兵蓋儀之黨也

趙立吳娃為后生子何

解題曰此武靈王見弑之兆也武靈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內其女娃是為惠后甚有寵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然至於廢長立少取沙丘之禍方是時武靈王志吞天下而精神荒越形於寤寐卒踐妖夢以殞其身然則英武之君其可以治情性為不急哉

秦伐義渠丹犂

解題曰丹犂西戎之別也

周赧王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爲右丞相甘茂爲左丞相

解題曰丞相之名始於此疾茂並相雖出於公孫衍之力然當世辨士不過此數人迭盛迭衰亦理勢之常也衍特隨時上下仆其已顛迎其將至以爲己利耳

魏張儀卒

解題曰按魏世家張儀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蘇代北見梁王告之曰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莫若太子自相梁王從之十年張儀死儀本傳稱相魏一歲卒非也頴濱蘇氏曰戰國之爲從横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耶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謂王召所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疏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趙築野臺

解題曰按趙世家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周赧王七年秦樗里疾免相相韓

解題曰疾相韓未幾復歸秦按甘茂傳秦武王使甘茂伐宜陽茂曰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時疾已歸秦矣

秦武王魏襄王會于臨

解題曰徐廣曰在潁川大城

周赧王八年正月趙武靈王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

解題曰武靈王可謂有天下之志矣肥義老臣也當是時趙國之先務無若愛子臣嬌之急曾不聞有所正焉五日之議果言何事乎若區區於南攻北討之

閭舍其本而末是圖亦不足以稱當軸處中之任矣

楚景翠救韓

解題曰 按戰國策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而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周本紀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

秦拔宜陽斬首六萬又取武遂城之韓使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解題曰 宜陽在秦屬三川郡(三川伊洛河也)在漢屬弘農郡在今河南府福昌縣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通一池二殽皆在境內(縣帝中二年始分西也縣乃今河南府永寧縣)爲蓋控扼之地也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秦志在宜陽以入三川挾天子按圖籍號令)說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王所親也故欲以歸功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韓上黨南陽之賦以積宜陽)名曰縣其實郡也昔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王與之盟甘茂攻宜陽三鼓而卒不下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用於秦右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宜陽拔(案楚世家昭雎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史記正義曰平陽韓邑也)是以故尤畏秦此公仲侈之所以請平也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九鼎顯於天下其功大)(秦攻周必斷)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楊達之策雖不行然當是時天下猶惡攻周可見王澤之深也不如是豈能以數小邑立於強暴之間乎

秦逐公孫衍 其後爲魏所殺

解題曰按戰國策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衍雖爲衍所引權利相傾固不足怪者衍既去秦其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然則衍去秦之後終爲魏所殺也衍與儀秦乃說士之倡故皆詳其終始焉之置諸篇末下甘茂在衍（陽之徙昭王之知茂之韓向爲相然是時 翔末熊毀群臣成之附析亦並在武王之世也）

八月秦武王舉鼎絶臏而薨無子異母弟稷立爲昭王

解題曰按甘茂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廿□通三川以窺周室之言也昭王之立本紀六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趙世家云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燕送歸立爲秦王穰侯傳云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然則趙燕爲之外主魏冉爲之内主也（紀年作昭王本紀作昭襄王）

秦立羋八子爲太后聽政

解題曰羋楚姓也八子婦官也（漢外戚傳有美人八子）秦惠王正后是爲惠文后實（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下七子長使少使之）生武王徐廣以爲楚女今宣太后亦楚同姓其惠文后之妾媵與按穰侯傳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事後世婦人預政始於此

秦以魏冉爲將軍衛咸陽

解題曰魏冉宣太后之異父弟也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昭王之爲王宣太后之爲后皆其力也冉握兵柄居中顓政若漢大將軍之比甘茂之徒雖爲丞相然大權不在焉後世外戚預政始於此

趙初胡服

解題曰武靈王既胡服公子成稱疾不朝王自請之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史記正義曰樓煩嵐勝以北也 州已北七國時秦隰石等州地趙西境也）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公子成聽命乃自胡服（戰國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所謂胡服也師比胡帶之鉤也）

按戰國策武靈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諫曰國有

國籍變籍則亂令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恐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然則武靈王胡服騎射蓋始教一邑然後偏行之於境內以斗贊之言考之則公私騷動可知矣變古之難如此況復古乎按水經注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貉服邯鄲者趙都也武靈王胡服之事也據年與史記不同

周赧王九年秦歸武遂于韓

解題曰按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取其地而遷其民既而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繇此怨讒甘茂

楚與齊韓合從

解題曰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趙宿蘇大曰蘇秦為縱橫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固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于韓甘茂黨于魏向壽黨于楚皆借秦之強以恐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安矣言何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禍然士君子其間以書也蓋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實深可勝誅乎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併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雎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謂拔宜陽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於是懷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楚世家載此事於懷王二十年是時宜陽未拔武遂未歸也大抵戰國之事多經辯士潤色故多差舛今從通鑑載於懷

王二十三年

秦甘茂樗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軍奔齊樗里疾與魏和罷兵

解題曰按戰國策秦楚攻魏圍皮氏楚王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使人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此甘茂既奔樗里疾與魏

秦和之事也

秦以樗里疾爲丞相

解題曰 按本紀昭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嚴君樗里疾所封也本傳戰國策皆言甘茂亡秦之齊蓋時方代魏自魏而奔齊也

趙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楡中 史記正義曰勝州所治楡林 使趙固主胡致其兵

解題曰 入而不有曰略胡役屬於趙故使趙固主之

周赧王十年趙攻中山取丹丘爽陽鴻之塞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以和

解題曰 按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自趙陘與兩軍連倂兵 合軍曲陽 中山將與趙二軍至曲陽合軍 攻取丹丘 史記正義云丹丘州縣 華陽 作華陽史記正義云華陽在定州恒陽縣北 鴟之塞 作鴻史記正義云鴻上在定州唐縣北 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 史記正義云封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東垣在恒州真定縣 中山獻四邑以和王許之罷兵

解題曰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冄誅之逐武惠文后出悼武王后於魏

解題曰 惠文后昭王之適母也悼武王后惠王寧所事君母也自昭王宣太后之立魏冄獨擅國事二后及大臣諸公子皆失職不平故相與爲變事既不克昭王之位始定而宣太后魏冄之權亦固矣

楚倍齊而合秦秦迎婦於楚

解題曰 按楚世家懷王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

魏城皮氏

解題曰 去年國故城之按水經注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伐我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十三年城皮氏

周赧王十一年秦昭王冠

解題曰 按秦記惠文王昭襄王皆生十九年而立若二十而冠則當在元年而本紀皆書於三年兩書必有一誤也

秦昭王楚懷王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解題曰 上庸本庸國地屬漢中 今爲房州竹山縣 楚莊王始滅之原句之敗爲秦所取

也至是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故秦復歸之也〔史記正義曰黃棘蓋在房襄二州〕

周赧王十二年秦取魏蒲阪陽晉封陵

解題曰陽晉本紀年表作晉陽晉陽趙地也今從世家〔史記正義云蒲阪河東縣也陽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illegible]封陵在蒲州〕

秦復取韓武遂

解題曰甘茂所歸者也

周赧王十三年魏襄王韓太子嬰朝秦秦昭王會之於臨晉以蒲阪歸魏

解題曰臨晉秦地臣瓚曰在河之西舊說曰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

周赧王十四年秦蜀郡守煇反司馬錯定蜀誅之

解題曰本紀云蜀侯煇反年表云司馬錯往誅蜀守煇蓋煇始為侯而終為守也

秦伐韓取穰

解題曰今鄧州穰縣

秦庶長奐與齊韓魏共攻楚敗楚於重丘殺楚將唐眛斬首二萬

解題曰楚太子殺秦大夫而亡故伐之

趙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

解題曰惠后吳娃也娃方死憐其子而將立之故令周紹傅之也按戰國策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人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乎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紹即袑也武靈王廢長立少之意已見於此而其論立傅時有古之遺言故為贊於右

解題 年表載於明年

秦蜀郡守李冰鑿離碓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

解題曰按桑欽水經江水東過犍為武陽縣青衣

水沫水從東南來合而注之酈道元注昔
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脈漂疾害舟船歷代
患蜀郡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
所穿也江水東逕成都縣
縣有二江雙流郡下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
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傳記入其年今附於昭王誅蜀守煇之歲

魏史起引漳水溉鄴

解題曰漳濁漳也按水經濁漳出上黨長子縣西歷壺關屯留潞武安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漢志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漢志載於李冰鑿離堆穿二江之後今從之

周赧王十五年秦樗里疾卒以樓緩為相趙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秦免緩相冉

解題曰冉內挾太后之重外結鄭國之交此所以代緩為相也冉傳云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然則趙亦惡緩識其國之虛實歟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

解題曰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又曰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令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又曰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令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其微如此其所爭又細此可不哀哉本紀載

於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之前今從之
韓太子嬰卒楚圍韓雍氏將納公子蟣虱爲韓太子楚
師敗蟣虱不得歸韓
補曰 按韓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
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楚戰國策曰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
[illegible]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illegible][illegible]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
[illegible]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illegible][illegible]幾瑟者蟣虱也公叔主公子咎者也齊師助公
[illegible]者也又曰[illegible]叔胡衍出幾瑟於楚史記[illegible][illegible]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illegible]
[illegible]書主爲太子不勝[illegible]之徒乃出奔楚也 公 楚王欲內之遂圍雍氏[illegible]
[illegible]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illegible][illegible]二年本紀襄王十九年紀云此本言楚入韓氏楚人

故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戰國策與世家
所載差錯重複不可詳考大略則二公子各有所主
公仲主蟣虱公叔主咎蟣虱既不得入公仲亦主
咎耳戰國策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
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所請太子者咎也是時公叔公仲爭推幾瑟內得父兄必公仲也又曰胡衍
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
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illegible]公仲始注蟣虱而
後亦持兩端于置嗣不定大臣外連敵國相與爲市國之不
亡者幸也
韓徵甲與粟於東周

補曰 周服屬於韓故徵之也按本紀楚圍雍氏
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使蘇代見韓相國[illegible]
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亦有相國然則諸國故秦也韓曰楚圍雍氏期三月
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
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戰國策曰楚圍雍氏五月韓令尚靳求救於秦
宣后曰救韓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
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入言於秦王果下
師於殽以救韓此周紀所載楚圍雍氏之事也[illegible]圍解[illegible]秦惠王猶在位安得有宣太后乎楚[illegible]
雍氏[illegible]出[illegible]已數年兩者皆不合今附注於此
秦華陽君伐楚取襄城史記正義曰許州縣也地理志云屬潁川郡

趙攻中山林胡樓煩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置
雲中鴈門代郡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郤千餘里置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
補曰 按前漢匈奴傳晉北有林胡[illegible]正義曰朔州春秋時地
也如淳云卽儋林也樓煩史記正義云嵐州樓煩胡地也之戎燕北有東胡[illegible]
正義云烏丸之先也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烏丸國本東胡漢初冒頓滅其國餘保烏
丸山因以爲號山戎史記正義云左傳[illegible]山戎北戎無終三名[illegible]
陽[illegible]本北戎無終子國趙武靈王變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
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史記正義云[illegible]嬀州
懷戎縣東北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

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史記正義曰[illegible]嬀州)漁陽(史記正義[illegible])右北平(史記正義云[illegible])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秦開不知當燕何君之世然秦武陽乃開之孫計其年或在昭王時今從匈奴傳繼趙武靈王置雲中鴈門代郡之後(史記正義曰[illegible])

周赧王十六年秦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江夏有新市縣

魏襄王與齊湣王會於韓立公子咎爲韓太子

解題曰按戰國策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胡衍教公仲謂魏王曰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是齊魏皆主咎而排幾瑟也故相與爲會而立之

秦昭王誘楚懷王會武關至則執之楚大臣共立公子橫爲王是爲頃襄王

解題曰懷王將入秦昭睢屈平皆諫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入武關秦伏兵其後因留懷王按水經注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少習出武關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左傳楚司馬[illegible])[illegible]

以田文爲相

解題曰昭王聞孟嘗君之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爲相

周赧王十七年秦以樓緩代田文爲丞相田文欲殺之文亡歸齊齊以文爲相

解題曰本紀在明年臨川王氏安石曰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狼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齊韓魏伐秦敗秦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使公子池割河東三城以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解題曰按史記戰國策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秦三國攻秦入函谷秦昭王謂丞相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

夫兵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功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illegible]

趙封公子勝爲平原君

解題曰趙年表書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勝惠文之弟也是時惠文王尚少肥義相國公子成李兌用事勝之稚弱豈有爲相之理特以王弟而受封耳

周赧王十八年魯平公薨子賈立

解題曰按楚八年表魯文公元年當赧王二十年則平公之薨當在十九年今從通鑑考異書於十八年

大事記解題卷第四

大事記解題卷第五

東萊呂祖謙伯恭

周赧王十九年楚懷王薨于秦

解題曰是後八十六年楚戍卒陳勝稱大楚首難於蘄郡縣豪傑皆應之遂以滅秦范增說項梁立懷王孫心也其言曰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終之降子嬰灞上覆秦社稷者實義帝所遣之沛公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其不可誣蓋如此懷王庸主耳使沒於楚民豈以其存亡繫心哉及秦遇之無道則擧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傳百年而不衰又以見天理入心至公而初無定在也

楚與秦絕

解題曰楚之視秦蓋不共戴天之讎絕之正也明年已受秦粟又三年而迎婦於秦可勝誅哉

魏伐楚

解題曰按戰國策或謂魏王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以史記考之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非中山之與國今削去齊字餘屬從趙王亦曰物固有勢異而

患同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蓋為楚與趙久連兵中山失其助而亡也

中山膚施大赦酺

解題曰按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西周之君）也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其主弗之惡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大赦即春秋所書肆大眚非三代之舊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詔橫賜得令羣飲食謂之酺羣飲之禁遠自周公賜酺之制亦必非始於趙也（周禮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春秋祭酺如之注曰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也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張曰漢律不得言物為禮故云發無故羣飲酒也祭酺而民相聚酬必有今錢為之也時曾與云周族訓六尸曾子曰周故其在酺與郭王故云合錢飲酒為酺旅酬相也似之也鄭江云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趙自簡襄以來經略中山主父胡服騎射攻戰十年令始克之故大行慶賜焉史記正義云徐廣云膚施在上郡今延州膚施縣年表載滅中山於明年弑主父之後當世家

封公子章

解題曰主父得國之慶方新而殺身之釁已兆所謂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者也肥義阿其主立少又輕以身受任及爭國之形已見始區區憂之亦晚矣其前息之沉繳李兌不勸之脩公子章而勸之稱疾避位蓋守小諒而無大略宜其為姦雄所輕也（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在朔州定襄縣界）

放屈平

解題曰王子蘭勸懷王入秦者也而以為令平屈平諫懷王入秦者也而放之江南頃襄王可謂不君矣按史記屈平眷懷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顦顇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以死（史記正義云江南以叙等州楚東境）

周赧王二十年秦予楚粟

解題曰楚饑而歸之粟也是時秦楚已通矣

沙丘

解題曰按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

燕以樂毅爲亞卿

辨疑曰 按本傳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史失其年今附于弑主父沙丘之後

周赧王二十一年 武始

辨疑曰 前漢地理志魏郡有武始縣

秦左庶長白起攻新城

辨疑曰 秦紀作左更白起 史記正義云新城在洛州伊闕縣

鄚易

辨疑曰 今之莫州易州易漢涿郡之故安也

呂禮奔齊

辨疑曰 按穰侯傳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本紀不書出奔綱削也 然則禮未嘗得罪於昭王特避穰侯之偪耳後六年秦紀復書呂禮來歸則其權寵能與穰侯相軒輊可知矣

任鄙爲漢中守

辨疑曰 以備楚也按白起之[illegible]相秦舉任[illegible]漢中守鄙與烏獲孟說以力事秦武王至大官孟說必旅必嘗中廢至是穰侯復舉之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秦本紀及年表後六年皆書任鄙卒蓋鄙之守邊秦之所倚也

齊田甲田文

辨疑曰 按齊年表田甲劫王相薛文走初人或毁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湣王蹤跡驗問孟嘗君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乃復謝病歸老於薛

周赧王二十二年 白起敗韓魏犀武公孫喜伊闕乾河

辨疑曰 按穰侯傳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起既代壽每戰必克遂成秦并吞六國之勢冉之是舉可謂有大功於秦矣 韓世家云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戰國策云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卑辭割地以講於秦又云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又云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蓋秦以東周之助韓魏故攻之也 起之謝疾不肯伐趙也昭王使應侯責之曰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君嘗以事

擊衆取勝如於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起曰伊闕
之戰韓孫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
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
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
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論伊闕之勝莫詳於此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闕在洛州南注水經云昔大禹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故謂之伊闕故今名南魏謂之龍門也乾河源出絳州絳縣東南穀山南流注河逕水冬乾夏溼故曰乾河水經注又云左傳趙鞅使女寬守闕塞即伊闕也

周赧王二十三年垣宛葉

解題曰 史記正義云垣即絳州垣縣宛鄧州縣葉汝

州縣

周赧王二十四年封魏冉公子市公子悝

解題曰 冉市悝之封皆取於鄰國非秦地也公子悝
以本紀考之乃葉陽君然則公子市必涇陽君也非
昭王之親母弟豈得與穰侯同封乎市之宛去年所
取悝之鄧今年所取冉之穰與陶史雖不載何年得
之蓋亦近歲取之耳穰今鄧州穰縣陶乃漢之定陶
今之曹州濟陰

周赧王二十五年東周君朝秦

解題曰 兩周之君自別為國各事大國以自固非二
赧所能制也

魏冉伐魏

解題曰 按本傳穰侯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

魏芒卯以詐見重

解題曰 所謂見重者本國用其謀諸侯服其智也按
戰國策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
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
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
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以此觀之則卯之見重可知
矣 戰國策云秦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儀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令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魏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遂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數年一端芒卯之詐可知也

周赧王二十六年秦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解題曰 按穰侯傳穰侯為將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
六十餘軹者河內之屬邑也 秦紀昭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白起傳書虜公孫喜之明年取魏城六十一以穰侯傳年表參考之取河內城大小六十一蓋在穰侯兩相受封之後秦紀年表所書皆非也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

周赧王二十七年楩陽

解題曰年表作杜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

周赧王二十八年新垣曲陽

詳題曰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曲陽在懷州濟源縣新垣近曲陽

趙伐齊

解題曰按世家惠文王十二年趙梁將攻齊

周赧王二十九年魏以田文爲相秦伐齊呂禮出奔

詳題曰按孟嘗君傳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公輕君不如收周最親弗必走孟嘗君從其計呂禮嫉害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穰侯書曰子不如勸秦王伐齊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以齊湣之暴孟嘗君若未去齊豈敢召穰侯之兵乎考之戰國策孟嘗君去齊相魏蓋在齊滅宋之前（戰國策事見齊五國伐秦下）又載薛公爲魏相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幷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君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其辭與史記孟嘗君遺穰侯書皆同然則此書乃孟嘗君爲魏相時所遣也

秦將司馬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

詳節曰史記正義曰河內即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秦前後取三晉地多出其人非特三晉之民不樂爲秦秦亦欲自置其腹心以守新遽也平民應募者旣賜之爵又徙罪人以實之赦云者旣遷則與平民齒也戰國策載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幷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其論秦最得其情故附見於魏獻安邑之後

趙伐齊

詳節曰按世家韓徐爲將攻齊

趙李兌約五國伐秦

附解曰按戰國策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齊楚）

謗魏也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於秦又欲與
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李兌欲自封魏王不說齊入
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
攻秦也為趙也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
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
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
[illegible]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illegible]
[illegible]善韓徐以為上交[illegible]
[illegible]王固可以反疑齊乎[illegible]
魏王聞此言必欲事王而怨於趙諸侯互相猜
貳如此而欲攻強秦不亦疏哉戰國策又云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illegible]
此大事也見於戰
國策者前後非一章史記乃遺略不載今載於齊滅
宋之前[illegible]

宋滅滕

【釋義】杜氏世族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
武王封之居滕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至宣公十七
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觀孟
子所載滕定公文公則杜氏之說誤矣戰國策記宋
王偃滅滕其說是也公丘縣今為徐州滕縣

齊滅宋

【解題】曰宋子姓自微子至王偃三十二世按前漢地
理志宋地房心之分野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昔
堯作游成陽阜曰成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
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
藏宋為齊楚魏所滅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
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illegible]
[illegible]秦之故
宋也蘇代復止之[illegible]
蓋蘇代為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戰國
策載蘇代說燕之辭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
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
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
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對曰
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積散西困

三年民憔悴士罷弊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
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
竭也安猶取哉且異日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
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
論齊之亡形莫詳於此 戰國策 [illegible]

論其世考其事皆以[illegible] 宋燕王使張魁使於齊齊客而諸侯[illegible] [illegible]之辭也呂氏春秋曰齊攻[illegible]燕王使[illegible]使於齊[illegible]燕王[illegible] [illegible]

蘇秦[illegible]

齊取楚淮北

解題曰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
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 史記正義云淮北謂徐泗二州地

周赧王三十年司馬穰苴狐咺陳舉

解題曰按戰國策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
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宗族離心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 [illegible]

日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曰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穰苴景公以為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

陽是歲公[illegible] [illegible]

中陽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在汾州隰城縣南

周赧王三十一年樂毅破齊濟西臨菑昌國

解題曰按趙世家是歲書燕昭王來見蓋樂毅勸昭
王約趙楚魏伐齊又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伐齊之
舉其重在趙故昭王身約之也 樂毅傳樂毅趙楚韓魏燕之兵[illegible]

以伐齊破之濟西田敬仲世家[illegible]三晉秦出兵[illegible]通鑑既舉楚字

又按戰國
策燕舉兵使樂毅將而擊齊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
軍破向子以一輿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
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王奔莒 [illegible]

[illegible]

臨淄 臨淄青州臨淄縣古營丘之地城臨淄水故曰臨淄 見史記正義
餘並見通鑑濟西謂濟州已西 史記正義
昌國在淄川縣東北 見史記正義
延中陳

民曰樂毅之下齊也止侵略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求逸民顯而禮之祀威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凡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爲也此孟子所以敎齊宣王者齊王不能用之於燕而樂毅能用之於齊

殺淖齒秦法章

解題曰延平陳氏曰法章之立於莒王孫賈之力也賈之母曰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用此心則不待四百人亦足以殺淖齒而況於四百人乎

周赧王三十二年廉頗

解題曰按本傳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史記本作陽晉云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拜爲正卿以勇氣聞於諸侯今年齊已破亡拔其地不足言功意者即去年助燕破齊之事與

藺相如

解題曰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齊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亡歸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史記正義曰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餘並見通鑑

燕求三神山

解題曰此後世人主求仙之始也按前漢志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傳在勃海中世主莫不甘心焉燕昭之未破齊厲志復讎必未溺心於此也今附於克齊之次年

周赧王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解題曰趙世家前年秦與趙數擊齊齊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趙乃輟謝秦不擊齊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是時齊地皆入於燕獨有莒即墨僅存耳蘇厲

之書皆不及之恐非此時事況樂毅方爲燕經略全齊豈得爲趙將攻魏耶年表所書秦伐趙拔兩城必有所因世家所載未可据也

秦韓會新城

解題曰 韓年表世家書與秦昭王會兩周間所謂新城蓋兩周間地名也（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許州襄城縣即古新城縣也）

周赧王二十四年石城

解題曰 前漢地理志右北平有石城縣（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相州林慮縣東南有石城此石城是）

趙伐魏

解題曰 按趙世家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蓋以水攻也魏徙都大梁近河秦之滅魏亦用此策耳

魏冉相趙

解題曰 是歲秦本紀年表書秦復以魏冉爲丞相蓋相趙未幾復歸相秦也

楚約從將伐秦西周武公

解題曰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秦爲大鳥負海內處東西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

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敗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然卒無成功者特暫激於人言初未嘗有復讐之大志豈能有所立哉楚世家又書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說楚相昭子而止是時

齊止餘兩城爲燕所圖何暇與楚連和伐秦蓋所載不能無小差也西周武公者西周惠公之長子即戰國策所謂西周君通鑑謂之東周武公誤矣餘見通鑑

周赧王三十五年秦赦罪人遷之南陽

解題曰 以備楚也史記正義曰南陽今鄧州

光狼城

解題曰 史記正義曰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

隴西黔中

解題曰 隴西今秦[illegible]州之地黔中今黔

辰沅等州之地

楚以上庸漢北地與秦

解題曰黃棘之盟秦以上庸歸楚楚至是復割與秦也史記正義曰上庸漢北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

周赧王三十六年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解題曰鄢楚之別都也在今襄州之宜城縣南豐曾氏鞏曰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遂拔之酈道元水經注云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即是水也舊堨去城百里許水從西灌城東入注為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為臭池也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西陵屬江夏郡在西漢為郡治有雲夢宮今之安州雲夢縣也

秦趙會澠池

解題曰龜山楊氏時曰趙社稷安危之機不在璧之存亡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數年趙卒有君被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太史公序傳曰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合兩說觀之相如之抗秦特戰國以氣相加之習俗至於體國而深自克則非戰國之士也

齊襄王誅譖田單者田單伐狄

解題曰齊襄王方復國而忌其元勳使無貂勃之諫齊之為齊未可知也田單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魯仲連前知其不能下狄雖厲氣循城僅以成功其所存亦可覩矣君臣之志皆有所在齊之不興宜哉

荀卿

解題曰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周赧王三十七年楚莊辛

解題曰按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

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郢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

白起攻楚取郢楚頃襄王徙都陳

解題白按戰國策應侯謂武安君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

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楚所以敗秦所以勝略見於此矣又按穰侯傳後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

室莊辛告楚襄王亦謂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然則戰勝者雖白起主謀者實穰侯也史記正義云括地志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是平王所都之地也夷陵峽州夷陵縣是也荊州西應郡云夷山在其上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是其地武安在鄂州武安縣西南

周君朝秦

解題曰本紀書周君來朝未知其爲東爲西也

趙徙漳水武平西

解題曰趙惠文王十八年大潦漳水出然則徙漳水者爲水患也惠文王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按水經及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至武安縣南入于濁漳兩水既合支流逕部鄉經趙趙竟故不得不治耳史記正義曰武平亭在瀛州文安縣北

周赧王三十八年巫黔中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東今黔府亦其地

周赧王三十九年楚復取江南十五邑

解題曰楚頃襄王既失郢都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

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剏叙又載楚襄王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蓋楚衰亂之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莊辛特不能大有所爲耳

幾

解題曰幾魏之邑也史記正義曰幾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

周赧王四十年秦魏冉圍大梁

解題曰魏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秦貪戾之國也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願王之必無講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穰侯曰善乃罷梁圍[illegible]

[illegible]北宅史記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

趙廉頗拔魏房子安陽

解題曰按世家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徐廣曰房子屬常山[illegible]

周赧王四十一年齊昌國高唐

解題曰趙世家書藏周將攻昌國高唐取之不書何國按前漢地理志昌國屬齊郡高唐屬平原郡皆齊地也

周赧王四十二年秦魏冉白起救韓敗魏趙華陽

解題曰華陽亭名在密陽[illegible]卷屬河南郡[illegible]蔡陽今蔡州上蔡水之陽[illegible]長社屬潁川郡觀津屬清河郡[illegible]脩武非鄧州之南陽[illegible]晉始啓南陽即此地也免臣蓋秦之臣以罪免者遷以守新邊秦不信敵國之民故徙其國人使錯居之也秦華陽之役蓋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傳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之者誤耳

魏城西周

解題曰按周本紀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所謂周者西周也周君者西周武公也周王者赧王也太丘社之亾九鼎已毀特以虚名餙魏耳使九鼎是時尚存則後十餘歲秦遂滅周鼎必入於秦始皇何為索之於泗水哉（周紀書周亡秦取九鼎寶器亦非也）

周赧王四十三年趙河水出大潦

解題曰自威烈十三年書晉河岸崩壅龍門至是始復書趙河水出（安王三年雖書魏其山崩壅河然此自為山所壅非河為患也）亦不闕蕩復城邑數十年而不可塞如後世之甚者也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解題曰按趙世家明年書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豈非惠王武成王終始之際或有異論聞於鄰國歟

韓魏與秦楚伐燕

解題曰按燕世家燕惠王七年卒韓魏秦楚兵伐燕蓋乘燕之變也楚世家書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秦本紀亦書佐韓魏楚伐燕然則是役也韓魏為兵主秦楚助之而已

周赧王四十四年秦客卿竈攻齊剛壽

解題曰秦本紀書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按范雎今年說昭王之辭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與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齊年表明年書秦楚擊我剛壽是今歲攻而未能下也（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兖州龔丘縣界壽鄆州之縣）

秦滅義渠

解題曰前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不書何年按昭王初見范雎之言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今載於范雎為客卿之前

范雎

解題曰按范雎傳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閑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

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
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
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
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
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
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
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
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
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
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

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
秦數困二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
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
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
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
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秦昭王大說以傳車召范
雎穰侯挾太后而主斷昭王厭之久矣范雎先使王
稽言於昭王謂秦危於累卵意蓋在此及穰侯越三
晉攻剛壽以廣其私邑昭王益不能堪所以范雎書
入而亟召也說辯亦多辯士所附益如所謂穰侯為

秦詐不忠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方穰侯之
時勝敵辟地無歲不書安得有所謂閉關十五年者
乎大抵觀戰國之事者取其大旨而已不必字字為
據也通鑑載於明年今從本傳書於昭王三十六年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圍趙閼與

解題曰 按戰國策秦攻趙藺離石祁拔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然則藺離石祁之拔蓋白起為將也括蒼鮑氏曰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趙以公子郚為質於秦而請內焦括蒼鮑氏曰弘農陝有焦縣黎括蒼鮑氏曰[illegible]郡有黎[illegible]黎縣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
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

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
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
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
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
秦王大怒令衛胡伐趙攻閼與趙奢救之魏令公子
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助趙牽制秦也昭王二十入年魏已獻安邑於秦豈戰國之際城邑往來不常是時或屬魏與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幾地名本屬魏[illegible]王三十九年趙擊[illegible]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使秦[illegible]此[illegible]取之自是遂為遂秦師既為趙秦所敗不能取閼與師還因擊幾[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幾者曰其本魏地而稱之也下文止[illegible]廉頗救幾大
敗秦師餘見通鑑趙奢始治國賦報王三十五年已

為將攻齊麥丘至救閼與之時爲將亦既久矣閼與

史記正義曰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有閼與山世傳奢距秦軍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據今洺州去潞州三百里恐潞州銅鞮縣西北閼與聚是趙奢破秦處

以應爲秦太后養地

解題曰 按戰國西周策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應在潁川父城縣應鄉養地即子華書所謂自天子

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者也是時范雎之間言已入而天下尊秦太后猶若此得非穰侯猶未見於外耶

攻齊剛壽

解題曰 穰侯猶在相位故攻剛壽之師猶未已也去年范雎初見昭王首以剛壽撼穰侯豈非其言甚密外庭不得而聞歟

周赧王四十七年秦拔魏懷城

解題曰 按范雎傳昭王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周赧王四十九年邢丘

解題曰 年表作廩丘世家作鄆丘 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平皋故城本邢丘邑漢置平皋縣在懷州武德縣東南

秦免魏冉相國奪宣太后權

解題曰 范雎傳書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按本紀明年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宣太后之沒書薨書葬初未嘗廢魏公子無忌諫魏王親秦之辭止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亦未嘗言其廢也穰侯雖免相猶以太后之故未就國及太后既葬之後始出之陶耳范雎傳所載特辯士

增飾之辭欲誇范雎之事而不知甚昭王之惡也邵氏皇極經世書曰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爲相封應侯蓋得其實矣

秦華陽君芈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

解題曰 昭王聞范雎之說赫然震怒若迅雷之不及掩耳彼四貴者豈容皆久留咸陽穰侯葉陽其去既別見於後則華陽涇陽必以此時就封也今從范雎傳載於此 史記正義云涇陽雍州縣也

周赧王五十年安國君柱

解題曰 按史記索隱安國君名柱

解題曰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
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
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
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
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
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
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
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
發亦特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
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强
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
魏魏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
故地信陵君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
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
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
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
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
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
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

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韓世家不載其事是時韓王少也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
地與大梁鄴土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
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
事閼與事見前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
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徐廣曰或以爲今江夏鄳是史記正義曰…
所行甚遠所攻
甚難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
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
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
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
丘…城垝津…以
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

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徐廣曰出滎陽屬鄭州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滎澤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北七里言決溝於大梁之後漲灌大梁也大梁必亡皇甫

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惡安陵君因告秦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至今安陵君事秦也使者惡之也大梁必亡秦之欲誅之久矣

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正義曰葉陽今許州葉縣昆陽故城在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北今屬許州

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史記正義曰許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南國必危史記正義曰許在魏之南故曰南國

國無害已戰國策作國無害乎夫憎韓不愛安陵氏

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南國則諸侯皆危矣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史記正義曰秦在河西晉國至大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

從林鄉軍以至于今林鄉在許州也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陶即定陶衛即濮陽北至平監史記正義曰平監在平陸平陸縣西南所亡於

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大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

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趙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也通韓上黨於共寧史記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寧衛州獲嘉縣使道安城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信陵君之諫世家不書其從違然亦不書魏與秦同伐韓取故地之事必以其言而止也當是時范雎為謀主謂秦之有韓如人之有腹心之疾故以破韓為首務其所以覬魏者豈誠愛魏哉特欲孤韓之黨耳信陵君之書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

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
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
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秦已滅周六國垂亡
魏始再用之猶能収合諸侯折强秦之鋒若用之於
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殆未可量也信
陵君諫辭稱秦太后毋也而以憂死今謂於宣太后
薨之後

趙使長安君爲質於齊

解題曰是歳秦宣太后薨趙太后齊君王后復見於
史大抵當時諸國皆母后專政也

趙以田單爲將伐燕

解題曰按戰國策趙王割濟東三城城邑市五十七
與齊求安平君爲將攻燕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
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此與
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
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
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
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
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
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馬服君曰君之所以求
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使安平
君智則奚以趙之强爲趙强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强
趙之兵以杜[illegible]燕將曠日持久令士大夫
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府庫散倉廩虛乃引其兵而歸
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已而得三城城大無能過
百雉者此即趙世家今歳所載之事也但載所得之
城微不同耳平原君謀國如此趙之不競有以哉

周赧王五十一年秦城廣武

解題曰按范雎傳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

因城河上廣武 史記正義云陘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也廣武在鄭州滎陽縣

周赧王五十二年秦白起攻韓取南陽絶太行道

解題曰南陽河内脩武也昭王三十四年嘗取之魏
矣今歳又書取之韓或者中間嘗屬韓也范雎嘗獻
謀於昭王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斯役
也其取上黨之漸歟 史記正義云大行在懷州河内縣北

周赧王五十三年州

解題曰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

秦華陽君

解題曰悝與魏侯同時封為諸侯者也諒穀說昭王之辭曰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然則悝其昭王之母弟歟范雎論四貴王弟居其二曰高陵曰涇陽獨無所謂葉陽者高陵或其別名也悝在四貴之中就封獨後豈昭王獨薄其罪乎

上黨守馮亭以郡降趙

解題曰趙孝成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下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上黨守馮亭使者至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曰此大利不可失也嚴尤三將叙曰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乎原君贊上黨以致長平之禍以嚴尤所載考之其君臣蓋力守其初計雖未必能克秦猶未至於禍趙也卒怵於反間竟以趙括代廉頗何遽忘其前語耶蓋趙王素畏白起聞王齕為將則易之故臨敵易將而無所憚秦王聞趙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守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其亦聞趙之初計歟推將之謀至使敵國聞之國非其國矣餘見通鑑

周赧王五十四年錄氏

解題曰今河南府偃師縣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白起大破趙師長平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在澤州高平縣西水經注上黨之曰長平括趙之南秦壘在城口一軍於食城水河相去不里秦軍趙城敗據[illegible]壘[illegible]壘中因山為臺今號曰白起臺谷人

周赧王五十六年異人生子政

解題曰按始皇紀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徐廣曰作正宋忠云以正月生故名正

太原上黨項班

解題曰秦上黨郡仍今河東路潞澤遼平定威勝地太原則莊襄王之世別為郡矣今史記正義云太原郡在[illegible]州原武縣西也

趙不入六城於秦使虞卿賂齊

解題曰顧濱蘇氏曰游說之士皆歷抵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無翻覆之病非說客也餘見通鑑

周赧王五十八年十二月秦殺白起

解題曰按戰國策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

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幷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勿聽其後秦欲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

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頓首曰臣之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人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

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下之王不荅而去范雎傳云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於鄭安平使將擊趙其後昭王責范雎亦曰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然則起之死皆雎之力明矣

新中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相州安陽縣也秦昭王拔之更名安陽

秦質子異人逃歸

解題曰按戰國策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使子

異人誦異人曰以棄捐在外無師傅不習於誦王止
之秦之焚書蓋兆於此餘見通鑑

河橋

解題曰 河之有橋初見於此

周赧王五十九年韓魏楚救趙新中

解題曰 按趙世家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蓋去年秦取趙新中而也守之故今年趙與三國攻之而逐之也

赧王入秦盡獻其邑

解題曰 按稽古錄周自武王以來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而亡周紀書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史記正義曰西周卯西周武公也王赧卯周王也周君與王赧此年俱辛通鑑書赧王入秦盡獻其邑歸赧王於周久理其之書從通鑑所謂周君王赧卒蓋史記衍周君二字周民遂東亡秦取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𢠸狐史記秦紀明年書周民東亡今併遷西周公孔屢從事於其明年正義曰西周公惠武公太子昔也來忠云下盤西周武公罪也按西周武公殿有益則其把之孫西周末之前遷𢠸於法其子二愚音悸者賈誼曰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報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道而千餘歲不絶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 賈誼論周秦長短之由蓋得其旨至於所謂飾法設刑而天下治乃申韓之餘習非王之所先也

大事記解題卷第五

大事記解題卷第六

東萊呂祖謙伯恭

秦昭王五十二年

解題曰是歲秦既滅周故以秦年統諸國曹冏六代論曰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獨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荊楚負固方城

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唇吻(七粉反)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暨乎戰國諸姬微矣至於王赧降為庶人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前漢諸侯王表曰數極德盡旣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亡至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莊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并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為三十五年無主也)秦據形勝之地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呂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以其書成之歲月也涒灘者申也適當始皇[illegible]經世始皇八年歲在[illegible]呂氏春秋者[illegible]不韋書時人以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之秋[illegible])其聽言篇曰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然則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秦固未嘗敢稱天子蓋海內無主之時也

王稽誅

解題曰范雎既相言於昭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昭王召王稽拜河東守三歲不上計([illegible])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安平降趙

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illegible])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

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内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

范雎免蔡澤爲丞相

解題曰太史公序傳列秦將相曰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天下患衛秦毋燕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強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至於范雎蔡澤獨曰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強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其辭與前數子異矣

西周民東亡

解題曰赧王既獻西周之邑其民不樂屬秦亡歸東周去年秦歸赧王於周使寄食舊國所謂西周君者亦使之同秦吏守故地焉今赧王既卒西周民又東亡故降西周君爲庶人而遷惡狐也自赧王降周敍已絶東周雖未亡特郡莒附庸之類耳所以存之而未論也按蔡澤傳蔡澤爲秦相東收周室然則遷西周君其蔡澤爲相之日歟惡狐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即惡狐聚

徐州

解題曰史記索隱曰按說文𨙸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徐與𨙸並音舒史記正義曰徐州當此時屬魯故楚伐取也

秦昭王五十三年楚齊韓燕趙皆來賓

解題曰按秦紀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史記正義曰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亦名吳山周武王封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吳城即此也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盡周亡而諸侯皆服於秦也

趙邯鄲廥焚

解題曰邯鄲趙國都也廥說文曰芻藁之藏也

秦昭王五十四年楚徙都鉅陽

解題曰事見年表按楚頃襄王徙都陳而始皇六年春申君用朱英策去陳徙壽春不云自鉅陽徙壽春也年表所載未可知今姑存之

解題曰令鳳翔府天興縣

秦昭王五十五年平原君卒

解題曰按孔叢子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今以事考之則斌之品題實當穿特隨俗而不察耳頴濱蘇氏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

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哉

衛懷君朝魏魏殺之立其弟

解題曰懷君者嗣君之子也世家載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則亦嗣君之子也兩說不同通鑑從徐氏按嗣君在位四十二年懷君在位二十一年使嗣君有弟尚存蓋亦八十餘矣徐氏之說是也

秦昭王五十六年追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與昭王合葬

解題曰唐八子孝文王之母也芊八子以昭王之母遂階尊稱既失禮矣唐八子又加以合葬則又甚焉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自魯成風以來是禮廢矣於秦乎何誅

燕栗腹伐趙

解題曰延年陳氏曰燕使栗腹約懽於趙反而言趙之可伐其為使也可謂不周矣背約見信於敵而其君不早信用急而後相之猶足以却趙師賢者之於國何如哉

趙以廉頗為假相國

解題曰假相國之名始於此後二年趙又有假相樂乘楚漢之間是名益紛紛矣所謂假者未必與聞國政特借相國之名以重其權而已

秦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王除喪即位赦罪人辛丑王薨

解題曰按本紀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

聊城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

魯仲連以書下之

辯題曰穎濱蘇氏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陵犯衍而從横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矣

秦莊襄王元年大赦

辯題曰按本紀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孝文王莊襄王元年皆有赦秦漢以後初即位肆赦蓋始於此至於修功臣厚親戚布德惠則自古人君初政之所常行雖秦之暴不能廢也

遷東周君於陽人

辯題曰按本紀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陽人在汝州梁縣西）前漢地理志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其縣名即星分野所載河南雒陽以下是也星經出於戰國之末故舉當時東西周疆界以言之地理志又謂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此亦其末流之敝耳

封呂不韋河南洛陽

辯題曰割東西周之地以封之也

拔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

辯題曰按本紀年表世家使蒙驁伐韓拔成皐滎陽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所謂三川者河洛伊也三川為郡則始天下之樞混一之勢成矣自惠王以來禱祠而求者也成皐滎陽本東虢國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虎即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則東虢蓋畿內諸侯也（[illegible]）（[illegible]）周宣以後故以封鄭至戰國地入於韓秦既滅東西周又取韓成皐滎陽合而為三川郡此郡之境即東都王畿之舊也在今為衛懷孟開封鄭河南陝虢拱之地滎陽成皐自春秋以來常為天下重地由秦而上百楚於此而爭霸（謂鄭也）由秦而下楚漢於此而分雌雄天下既定七國淮南衡山之變猶睥睨此地而決成敗

自東都以後言形勢其忽之者鮮矣人事既改則地之輕重亦有時而移也

楚滅魯

解題曰魯姬姓武王封周公於少皞之虛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子伯禽受封之魯是爲魯公（公之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也）至頃公凡三十三世前漢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起魯公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陰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故城今兗州曲阜縣是又云在兗州泗水縣東北陬水史記正義下下云下邳地志云下邑）

秦莊襄王二年揄次新城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揄次并州縣即古揄次地也新城者朔州善陽縣西南狼孟在并州陽曲縣東北

魏趙攻燕

解題曰按趙世家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

楚徙封黃歇於吳

解題曰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若取之是無申呂也黃歇告於楚王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其說與申公巫臣同意則利吳之安且富耳

秦莊襄王三年

解題曰秦紀莊襄王有四年穎濱蘇氏曰秦紀多以先王之末年爲後王之元年當以年表爲定今從之

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於河外

解題曰按本傳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自戰國以來秦爲諸侯所敗者獨孟嘗信陵兩戰耳一則名之正也一則將之賢也名以利敗賢以疑廢六國之亡安得責命於天哉（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今澤州是汲在衛州所理汲縣故城）

秦拔魏高都汲（徐廣云汲一作河內）

龍兌汾門臨樂葛平舒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龍兌在北新城兌音奪汾門在

易州北平縣臨樂在幽州固安縣葛在瀛州高陽縣
平舒在蔚州靈丘縣
五月丙午王甍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國事皆委於呂
不韋號稱仲父
解題曰 按本紀當是之時秦地已幷巴蜀漢中越宛
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
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招致賓客
游士欲以幷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
將軍王年少初卽位委國事大臣
晉陽反

解題曰 反而歸趙也
秦始皇帝 政 元年作鄭國渠
解題曰 前漢溝洫志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
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顔師古曰中讀爲仲卽九嵕山東仲山也西邸瓠口史記正義曰焦穫藪亦名瓠並北山東
注洛史記正義曰洛卽同州西漆沮水也三百餘里欲以漑田中作而
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
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
以富強卒幷諸侯因名曰鄭國渠始皇雖少而其謀
國者乃如此

魏公子無忌以毁廢
解題曰 魏安釐王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
魏趙脣齒國也秦圍邯鄲公子數請賓客辯士說王
萬端豈獨爲其姊計哉及奪晉鄙軍以存趙則遂爲
深讎矣雖迫於危亡不得已而復用公子然猜且間
猶夫人也雖微秦間亦不可與共功矣
秦始皇帝二年趙以李伯爲代郡守
解題曰 按戰國策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王說之以爲
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不[illegible]故不墮也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

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
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
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孝成
王紀納上黨將趙括未得爲明主然猶能用頗牧以
持其國觀李伯之事則其能駕馭豪傑蓋有以也今
附於孝成王甍之歲
趙李牧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
解題曰 按本傳李牧大破匈奴單于奔走其後十餘
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悼襄王元年廉頗旣亡入魏
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然則李牧之滅匈奴蓋在

孝成王之世令附見於孝成王薨之歲單于者君長之號前漢匈奴傳云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繁陽

解題曰按前漢志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

秦始皇帝三年大饑

解題曰秦紀所書蓋秦之地饑也

暘有詭

解題曰暘音場蓋地名

秦始皇帝四年趙李牧拔武遂方城

解題曰年表世家皆書於今年李牧傳載於悼襄王元年今從年表世家

七月蝗疫令百姓內粟拜爵

解題曰入粟拜爵始於此

魏公子無忌卒

解題曰按本傳公子謝病不朝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秦始皇帝五年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東郡

解題曰裴駰曰陳留有酸棗縣汝南有長平縣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東郡今為傳濮大名滑開德之地（史記正義云燕虛 [illegible]）

趙龐煖取燕軍殺劇辛

解題曰燕昭〻〻招賢者也劇辛自趙往蓋燕之舊臣也辛與龐煖舊交素之而反為所殺不知辛之不察與或者煖之才特有進不可以故素待之也然則人豈易知哉

會盟于會柯

解題曰戰國末猶有會盟故特著之

秦始皇帝六年楚魏韓趙燕衛合從來伐為我所敗

解題曰秦本紀書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史記正義云[illegible]在常山）秦出兵五國兵罷而趙世家云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則燕亦同伐秦非止五國也齊自君王后以來事秦不與諸侯同伐是以諸侯歸師移兵攻之且以償兵費也徐廣曰饒在新豐饒安在渤海或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illegible]）

朝歌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在衛州縣西本妹邑殷都也

徙衛於野王

解題曰衛世家載於後二年非也今從年表魏楚世家（史記正義曰野王懷州城也）

楚徙都壽春命曰郢

解題曰楚都所至命曰郢猶晉都所至命曰絳也壽春今壽州壽春縣

楚考烈王納黃歇妾生子悍

解題曰春申君傳載此於徙都之後今從之（李園女弟說春申君曰君相楚二十餘年而幽王又育兄弟則春申君納妝女在考烈王未[illegible]年前正當此時也）

秦始皇帝七年彗星見

解題曰按本紀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夏太后薨

解題曰莊襄王母也

秦始皇帝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兵擊趙而反

解題曰師古曰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謀反作亂故賜長安君死斬其軍吏遷其黔首也屯留上黨縣也臨洮即今之洮州也按本紀下文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司馬貞徐廣謂成蟜爲將軍而反秦軍擊之而成蟜壁於屯留而死士卒爲成蟜戰死者皆戮其屍然則成蟜據邑而反戰不勝而死耳

河魚大上

解題曰按本紀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illegible]）前漢五行志曰劉向以爲近魚孼也逆流而上也

封嫪毐爲長信侯

解題曰按本紀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毐國（[illegible]）戰國策曰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閭門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三之交最爲天下上矣今由嫪毐氏善秦而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棄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嫪呂爭權略見於此孔叢子載此

說以爲順之策乎順相趨延退有聖賢之風乎忌
出此乎
以韓玘爲相
解題曰李斯上二世書曰趙高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然則韓之滅蓋由相玘今載於韓王安卽位之年
秦始皇帝九年垣蒲陽衍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垣在絳州垣縣西北蒲邑在隰州隰川縣南蒲水之北衍在鄭州
王冠帶劒

解題曰始皇年一十一帶劒秦俗也
嫪毒作亂夷三族
解題曰按呂不韋傳秦紀有告嫪毒實非宦者毒閹之秦王驗左右未發秦王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其黨謀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秦之兵制皆見於此縣卒一也衛卒二也官騎三也戎翟四也舍人五也）（秦國太后用事故太后璽亦可發兵）欲攻蘄年宮爲亂（蘄年宮在雍）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卽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

五十萬追斬毒於好畤其黨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衛尉內史之名始見于此魏有中大夫須賈則非獨秦有之也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爲佽飛掌弋射者）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又輕者乃奪爵徙蜀）四千餘家家房陵餘
見通鑑
秦始皇帝十年逐客
解題曰李斯傳云韓人鄭國來閒秦作渠而覺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方是時呂不韋專國不韋亦客也孰有敢言逐客者乎本紀載於呂不韋免相之後

得之矣
齊王趙王來置酒
解題曰凡諸侯相朝主國設饗燕以禮之未有賓客反置酒者蓋齊趙畏秦極其諂而然也齊世家書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然則秦亦置酒以報之歟
用茅焦諫迎太后于雍
解題曰按本紀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繇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徐廣曰在咸陽南宮也）說苑所載其辭多浮夸且未見所以動始皇者

本紀所書簡而實矣戰國策載頓弱面說始皇不孝始皇勃然而怒頓弱告以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乃霽怒問戰國可兼之計然則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倍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以尉繚為國尉

解題曰按本紀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

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尉繚之策大略與李斯同不過以金啗之耳前此范雎之散合從戰國策云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見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於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之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後此陳平之間項羽陳平說高帝曰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項王諸臣也內相誅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間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每用每中有言禮義廉恥於多事之際必競以為迂闊不知撥亂之策莫要於此為人上者盍亦少思哉

秦始皇帝十一年燕貍陽

解題曰史記正義云按燕無貍陽疑字誤當作漁陽

趙廢太子嘉

解題曰按趙世家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嘉既正且賢猶能堀起於敗亡之後但勢去而不能支耳使得承統緒豈不能保邦於未危乎此太史公所深恨也遷族類不正竟無行而亡其國然則帝王之家政其可不以族類為先乎嘉遷廢立不知何年今附見於悼襄王薨之前

徙呂不韋於蜀

解題曰致堂胡氏曰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

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欲蓋而益彰矣古之有國
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惡族類之麗也而嬴楚悅
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䝂心自是有天下者
蓋呂姓也而栢翳宗祧至此已絕爲史者當自始皇
元年書爲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録矣

秦始皇帝十二年呂不韋自殺

解題曰 按本紀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
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
臨遷勿奪爵秦特其國人與他國人不同於此略可
見六百石以上則秩之稍高者也 漢郡吏容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

說餘見通鑑

不雨

解題曰 按本紀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解題曰 按呂不韋傳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
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秦法雖峻然始皇亦
幷天下以前猶閒有寬宥至於用水德之後則無復
有此等政事矣

秦始皇帝十三年平陽

解題曰 平陽世家作武城李文公作武遂 史記正義云括地志

云平陽在相州臨漳縣西

秦始皇帝十四年桓齮取趙平陽武城宜安

解題曰以年表世家考之去年桓齮攻平陽殺扈輒今
年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李牧與戰却之趙封牧爲
武安君通鑑用李牧傳并載於去年不知牧傳特終
言之也史記正義曰武城即貝州武城縣宜安在恒
州藁城縣西南肥在恒州藁城縣西春秋時肥子國

韓非

解題曰按新序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號曰法
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六經孔
孟之教與人之公心合故治世宗之申商韓非之說
與人之私情合故末世宗之欲各有所合也

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

解題曰按本紀年表皆書韓王請爲臣於殺韓非之
後則非韓非所將之命也

秦始皇帝十五年大興師伐趙拔狼孟番吾趙李牧擊
破我軍遂還

解題曰番吾已爲秦所得至是復書取者邊地
往來固無常也秦大興師志在滅趙而爲李牧
所却國其可以無人乎

一可以無入乎 [illegible]

秦始皇帝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

解題曰 按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不復重民之生此制廢缺久矣始皇復令男子書年其制及男而不及女特恐民之群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哉然下一切之令而使書之亦豈能得其實乎 [illegible]

秦始皇帝十七年內史騰滅韓

解題曰 韓姬姓自景侯虔受封至王安凡十一世按本紀李斯之復留也以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然則秦之并六國始於韓者蓋李斯之策也秦初并天下令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此則其出師之名也前漢地理志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野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史記貨殖傳潁川敦愿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

華陽太后薨

解題曰 按呂不韋傳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別葬杜東

大饑

解題曰 秦紀趙世家書之蓋一國饑也

衛元君薨

考異曰趙世家書元君二十五年卒通鑑用徐廣云書於二十三年今從之按廣註年二十三年卒今本無之

秦始皇帝十八年定韓地

書法曰年表於虜韓王安之明年書秦滅韓於虜楚王負芻之明年書秦滅楚於虜燕王喜之明年書秦滅燕於虜齊王建之明年書秦滅齊於虜代王嘉之明年書秦滅趙例以悉定其地爲滅耳獨虜魏王假一明年不書秦滅魏豈非虜王假之年魏地即定乎

手牧殺司馬尚

質實曰按戰國策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冣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又載司空馬去趙謂平原令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劒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趣出自殺其恭如此李牧傳乃謂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使不受命韓倉安得而數之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乎

秦始皇帝十九年王翦虜趙王滅趙

集覽曰趙嬴姓與秦共祖惡來之後造封惡來之弟季勝之孫爲趙自烈侯受封至王遷凡九世秦初幷天下令曰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此皆其出師之名也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木之謳聞者莫不殞涕前漢地理志曰趙地昴畢之分壄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淸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

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懁忮車略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

王翦屯中山

解題曰 以臨燕也

王之邯鄲故與母家有仇者皆坑之

解題曰 始皇之稍新國如此

太后薨

解題曰 始皇母也

楚幽王薨弟猶立是為哀王

解題曰 猶年表作郝

秦始皇帝二十年易水

解題曰 史記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

秦始皇帝二十一年薊遼東

解題曰 薊燕國都也今燕之南劉縣水經注云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以名邑猶

郡之晉五遼東秦漢皆為遼東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魏司馬懿滅之仍為郡西晉之亂慕容廆據之後魏滅慕容氏其地歸于入於高麗唐李勣平高麗置安東上都護府統之至德後廢

王賁伐楚

解題曰 按王翦傳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

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伐楚

解題曰 按王翦傳李信蒙恬南伐楚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本紀今年書王翦謝病老歸

大雨雪

解題曰 按本紀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秦始皇帝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大梁滅魏

解題曰 魏姬姓畢公高之後自文侯受封至王假凡九世秦初并天下令曰魏王始約服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此則其出師之名也前漢地理志曰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在河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

一曲寘之河之側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晉文
公霸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歌曰
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魏
自立為諸侯風俗見晉及秦三十六郡解題今溝洫志大司空掾王
橫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
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
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空使
緣西山足而東北入海然則因秦引河灌大梁之後
禹之故道亦失矣戰國策蘇代說燕王曰秦正告魏曰楚攻則決河內水灌則滅大梁
我以為然故事秦然則決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矣

楚人大破李信軍復使王翦代楚
解題曰王翦傳書李信攻鄢郢破之引兵而西與蒙
恬會城父荊人大破李信軍按鄢郢白起取以置南
郡是時不屬楚久矣傳之誤也
秦始皇帝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大破楚軍
於蘄殺其將軍項燕
解題曰按本紀今年王翦虜荊王荊將項燕立昌平
君為荊王反秦軍於淮南明年王翦蒙武破荊軍昌
平君死項燕遂自殺年表世家王翦傳皆不載項燕
立昌平君令兩存之潁濱蘇氏曰昌平君者楚人為始皇相國攻嫪毐者也始皇二

十一年將攻荊徙昌平君於郢平輿今蔡州平輿縣
秦始皇帝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滅楚
解題曰楚芈姓出於祝融吳回之孫季連其後中微
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季連之苗裔鬻熊
事文王封鬻熊曾孫於楚自鬻熊繹至王負芻凡四
十一世秦初并天下令曰荊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
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
誅得其王此則其出師之名也前漢地理志曰楚地
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
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史記貨殖傳曰楚有三俗

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
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
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
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
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
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
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衡山九江
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豫章長沙是
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
而合肥受南北朝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

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前漢地理志曰亦至秦漢紀楚世家書滅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秦郡秦避莊襄王諱易楚爲荊不應置楚郡檢之說是也但三十六郡中亦無秦郡之名以地理考之南郡九江鄣郡會稽郡皆楚地也

秦始皇帝二十五年王賁滅燕

解題曰燕姬姓周武王封召公於北燕史記正義曰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燕姞姓之國黃帝之後在薊州自召公受封索隱曰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爲召公至王喜凡四十四世前漢地理志曰燕地尾箕分埜也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史記貨殖傳曰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楚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代俗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

王翦悉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

解題曰通鑑作降百越之君按賈誼過秦論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而今在三十三年今年方置會稽郡百越固未盡服也

大事記解題卷第六

東萊呂祖謙伯恭

秦始皇帝 十六年王賁蒙恬滅齊

解題曰齊田姓陳公子完奔齊食菜於田春秋後改姓田氏自田和代齊至王建凡七世秦初并天下令曰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此則其出師之名也 [illegible]十一年齊[illegible]

按蒙恬傳始皇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之將帥多世其家賁翦之子也恬武之子驁之孫也潁濱蘇氏曰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特至而救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遽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不親湣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從俾秦之兄客與五國相隨而亡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非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遠

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況[illegible]乎

更號皇帝

解題曰按本紀初并天下令丞[illegible]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

百秦[illegible]附見於此相國不常置如[illegible]非宅相於此至相國呂不平[illegible]其名耳丞相有左右[illegible]於馬去疾李斯大事[illegible]相也始[illegible]士伏五人散決柱東數中太尉金奏[illegible]事[illegible]房日孟夏太[illegible]上公卿[illegible]大夫食公卿奏事[illegible]國大夫者[illegible]御史[illegible]王下士[illegible]之多[illegible]小臣[illegible]

[illegible]

本御史書事[illegible]以掌記事[illegible]下侍御[illegible]其[illegible]國[illegible]後[illegible]右[illegible]將其軍[illegible]周秦官[illegible]太[illegible]七千石一人[illegible]士二[illegible]七[illegible]侍[illegible]郎中[illegible]令掌宮[illegible]門戶[illegible]太史[illegible]世[illegible]官之門衛屯兵五日四日延日[illegible]大[illegible]廷尉掌[illegible]九[illegible]卿[illegible]議者名之者[illegible]秦以六曰[illegible]日正宗[illegible]之親[illegible]以八[illegible]日[illegible]治粟內史掌[illegible]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illegible]少府[illegible]軍國[illegible]用者小也[illegible]府[illegible]名官日[illegible]有禁錢以[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四人在殿中主發書[illegible]令丞[illegible]呂不韋[illegible]司空[illegible]秦事之中為尚書[illegible]秦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

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按戰國策子楚事孝文王言稱陛下則秦稱之久矣蔡邕曰陛階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謂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平定天下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按前漢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至秦然後天下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蓋三皇五帝以為號其[illegible]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

太上皇

解題曰 三代稱王故武王既克商推王迹所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始皇既自稱皇帝矣追尊其父乃獨去帝號豈非以父未嘗有天下不使同己之稱乎然則帝號之義始皇初不知也

除謚法

解題曰 五峯胡氏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

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黨之是不以天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

定爲水德

解題曰方鄒衍推五德之運（史記正義曰始皇采鄒衍五德之運所勝爲行 以周爲火德自謂水德勝之用母氏子如淳云今鄒衍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人視之特陰陽末術耳（自周人尚赤不通其所建 秦以爲夏人尚黑[illegible] 以爲服色所尚耳 秦審知衍之更始也）若無預於治亂之數也及至始皇始采用之定爲水德以爲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則其所繫豈小哉後世遂相沿以爲大事不可不知也

以十月爲歲首

解題曰子爲天正於律爲黃鍾鍾者種也陽氣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丑爲地正於律爲大呂呂者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寅爲人正於律爲大簇簇者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自古正朔不過此矣至於建亥之月萬物該藏豈有用之爲正者哉按秦紀昭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次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秦軍伐趙次書正月兵罷五十年先書十月武安有罪爲士伍次書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次書二月攻晉軍斬首六千而呂不韋春秋季秋紀亦書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則自昭王以來用十月爲歲首久矣特始皇亦定爲制耳

從李斯議不置諸侯

解題曰五峯胡氏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世暴主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之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軍數焉於是有五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illegible]矣郡縣之制作[illegible]

易之獘生矣數易之獘生而民無定志矣獄訟興
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於文繁而不究害賞信失
素而不任仁賢其獘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
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
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
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生食者衆
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
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
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
能徒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畫制而

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秦廢之夫焉非徒
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誠畫制而
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久皆千餘載論興廢則
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秦郡縣天下然後控也自秦
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
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
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子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
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
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辯民志定教化行
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廢郡

縣反是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解題曰三十六郡者內史（漢三輔）及三川（漢河南郡）河東南陽南郡九江（漢並因之）鄣郡（漢故鄣郡治在今湖州長興縣西南當考）會稽潁川（漢並因之）碭郡（漢梁國）泗水（漢沛郡）薛郡（漢魯國）東郡琅邪（漢並因之）齊郡（漢菑川）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漢並因之）九原（漢改為五原郡）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漢並因之）黔中（漢改為武陵郡今辰沅州之地）長沙（漢改為長沙國）凡三十六郡其後并南越閩越置桂林（漢改鬱林郡）南海（漢因之）象郡（漢日南）閩中（後漢武帝徙其民虛其地）合四十郡（案分析見漢書地理志）

三川河東在諸郡之首者蓋所以陪輔關中地勢莫重焉即漢所謂三河也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內與河東號為三河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郡置守尉監

解題曰按前漢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漢郡尉）

百有三置都尉各九十後漢志去每屬國置都尉一人監御史秦官掌監郡闕

策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使安邑令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復圖有次子吾難敗法圖遂置之然則六國皆已置御史監郡矣非獨秦也漢省之守者守其地也尉者分其兵權也監者使其覘睨監之也通典曰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

吏民名曰黔首

[illegible]曰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一衡石丈尺文字

[illegible]曰自商君為政平斗桶權衡丈尺其制變於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秦之文字多李斯趙高所定亦非保民之教也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至於後世則鮮或舉之矣

禮樂

[illegible]曰按通典鄭玄禮序云周衰諸侯僭忒自孔子時禮已不綴具秦并天下收儀禮而歸之咸陽但采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漢志云諸侯踰越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禮制之官已去其籍秦叔孫通以為博士通典又曰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前漢志曰周有房中樂秦名曰壽人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按儀禮記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秦車服之制可見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末諸侯有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自以尚水德故郊社服用皆以袀玄以從冕旒前後邃延董巴輿服志云袀紺繒也東都賦云袀是也袀音鈞又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之乘輿所常服又采楚制作遠遊冠滅齊獲其君冠制高山冠賜近臣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謂之法冠一名柱後惠文冠謂之獬豸冠也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謂之惠文冠所謂貂蟬也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為絳袙表其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謂之幘其略如此秦車服制並見通典二世元以鄭音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音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知說不通辭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世謂李斯用趙高一言按李斯子三川守由與盜通李斯不得聞見之是時趙高一日戰古者李斯方作樂以為秦相李斯不得聞見之用曰一名山之自秦以文帝以武為武之樂以為相樂見樂相李斯不得而秦史

秦祀典唯雍四畤上帝為尊故雍四畤春以為歲禱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若一歲祠見八分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

圭幣各有數皆坐塵埋無俎豆之具（自此俎豆之法）廢三年

一郊（此天子之親郊也郊之始此見郊祀志）三年

收泰半之賦

【解題】按前漢食貨志始皇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師古曰泰半三分取其二）董仲舒曰秦改帝王之制小民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今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愚按四年八月初為算賦口賦與算賦之制當考）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曰什稅五也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分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今並附見於始皇并天下之年

上幣下幣

【解題】按前漢食貨志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鎰史記正義曰二十四兩為鎰師古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以鎰為金之數也高祖初得天下名為上幣錢為下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下幣。志云一兩二十四銖兩之為兩一百二十四銖為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古者以玉為瑞以龜為寶以貝為貨而鍾鼎之屬則有國有家之所傳守也戰國以後以金錢為尚不曰黃金萬鎰則曰致幣千萬而已圭璧鍾鼎宗廟朝廷之所重者徒以供耳目之玩若所謂龜貝者又委於泥沙莫知其貴矣此風氣之一變也

烏氏倮畜牧及巴寡婦清臺

【解題】按貨殖傳烏氏倮（師古曰烏氏縣名倮名也）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始皇之所褒表賓禮者如此史失其年今載於初并天下之歲

秦始皇帝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鷄頭山回中

【解題】此始皇既并天下巡郡縣之始也隴西唐隴右道今秦河鞏燕涼沙等州之地北地今寧州鷄頭山在城州上祿縣東北酈道元云蓋回中宮在雍州西（自此以下出史記正義）

作極廟

解題曰 始皇預自爲廟也漢之作顧成廟放此以見譏廟以識

賜民爵一級治馳道

解題曰 以治馳道之勞故賜之爵也自此後終秦世賜爵者不重出賈山至言曰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鄒嶧山刻石

解題曰 刻石始於此史記正義曰國系云邾嶧山魯穆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邑變山在兗州鄒縣南北去黃河三百餘里

封泰山禪梁父

解題曰 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誇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史記正義曰泰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北梁父在兗州泗水縣北

作琅邪臺

解題曰 按本紀並勃海以東過黃腄史記正義曰腄逐瑞反黃縣广城在萊州黃縣東南古腄縣在黃縣南窮成山史記正義曰在萊州文登縣北登之

罘史記正義曰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史記正義曰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始皇立層臺於山上復十二歲復除也作琅邪臺復者復其身也然復有大小遠近之別有復其祖者有復其身者有復其家者有復其一歲者有復二歲者有復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者有復世世者觀本紀書皆可考也立石

刻頌秦德曰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列侯倫侯之下皆有官名考

武關

解題曰 今商州商洛縣有少習即秦武關也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

秦始皇帝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

解題曰 博狼沙在鄭州陽武縣界當官道史記正義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致堂胡氏曰哉者謂良年少輕用其身黃石老人之過

不害也故爲後期之約墮罷之事而折其虛氣使能隱忍以就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爲報讎非有事漢之志苟得斃呂政於一椎有心愜矣餘亦何求哉者不達又若覆其敗者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揮椎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能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置中兔何敗獲之虞乎是亦淺淺乎待良矣

秦始皇帝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

解題曰索隱曰應劭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人臘蓋改從殷號秦重伏臘故有羊未之賜

使黔首自實田

解題曰阡陌之弊至是出矣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杜氏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幷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爲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治者未之有也

微行逢盜

解題曰始皇爲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行之時爲微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

秦始皇帝三十二年東巡刻碣石門

解題曰按本紀普一（世作康晉曰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五峯胡氏曰制井田所以制國也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備天下四乇猛虎狂狼貪妄得騁其欲而遂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言於習坎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戎狄之禍夫悲夫

考入海方士

解題曰瓚曰考校其虛實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南越

解題曰漢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始皇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卽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壻四曰今歲所發嘗逋亡人贅壻賈人也五

曰故有市籍六曰父母有市籍七曰大父母有市籍皆賈人之類也然則所謂七科謫者其因秦之舊乎兵出於農固有定籍矣吏有罪者廢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壻者託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科皆非調發所及故遣之此雖暴政然亦有說也南越君長史不書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置閩中郡史失其年今附於置桂林南海象郡之後

蒙恬大破匈奴收河南地築長城

解題曰按本紀列傳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單于頭曼不勝秦北徙悉收河南地[illegible]並河以東屬之陰山[illegible]因河爲塞築長城[illegible]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illegible]至遼東萬餘里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illegible]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illegible]

曰有[illegible]陶山北假中[illegible]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illegible]十餘年威振匈奴[illegible]遷謫衆北河

解題曰按主父偃書秦皇帝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illegible]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又按水經及注河自西域注于蒲昌海[illegible]隱淪不見復出於積石山[illegible]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illegible]東北逕歷敦煌酒泉張掖南又東過隴西金城天水又東北過安定又北過北地朔方又屈而北流爲北河東逕於高闕[illegible]

以謫徙民戍五嶺河南

解題曰 按本紀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索隱曰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山爲三十四縣是也匈奴傳作四十四縣（[illegible]正義云[illegible]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輿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渚五曰越嶺）

彗星出西方

解題曰 本紀作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

解題曰 按本紀列傳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博士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 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 [illegible]）頌稱始皇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善人生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illegible]）皆燒之（[illegible]）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燒者下之書）（[illegible]）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此見知法也）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如淳曰[illegible]）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illegible]）欲以學法令以吏爲師（[illegible]）制曰可 餘見通鑑

始皇下淳于越之議意雖惡之然未必知李斯之陷也逢君之惡其罪大斯之謂與戰國陋儒箝章句而不知踐履守陳跡而不識時宜荀卿疾之於是輕詩書法後王以矯一時之弊初不知李斯假其說其禍如此其極也天下之惡始於陋儒而疾陋儒者實成之

秦始皇帝三十五年甘泉

解題曰 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

作宮阿房又穿治驪山

【解題曰】按本紀阿房宮未成成欲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其役益多矣至是遂役七十萬人分作阿房驪山焉（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秦阿房宮本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

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

【解題曰】驪邑始皇之陵邑也漢自人君即治山陵及徙民置邑陵旁皆秦制也雲陽甘泉宮所在也秦開直道表謂之通甘泉紀謂之郡雲陽漢武帝幸甘泉祠泰一而公卿稱皇帝郊見泰一雲陽盡一地也在漢屬左馮翊（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illegible]雍州雲陽縣本[illegible]邑）

坑諸生

【解題曰】按本紀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秤石百二）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於財未可為求

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諸生犯禁者皆坑之餘見通鑑 延平陳氏曰焚詩書殺學士秦之所以亡也其所以致亡者始於自用自用則惡夫非之者而儒生分別是非常不可屈已以從天下之善而欲屈天下從已私能無亡乎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徙民三萬家於北河榆中

【解題曰】以備匈奴也按水經注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唐勝州榆林縣）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數矣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少子胡亥從

【解題曰】東坡蘇氏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以

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redacted]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

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葬始皇於驪山

[illegible] 前漢劉向上成帝疏曰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夫死者無終窮而國家有廢興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竪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

啓蒙括家敎

解題曰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illegible]

復行錢

解題曰秦行半兩錢憙者始皇末年嘗不用錢而二世復之也

大事記解題卷第七

大事記解題卷第八

東萊呂祖謙伯恭

秦二世皇帝元年郎中令

解題曰按前漢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 [illegible] 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illegible]

[illegible] 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 [illegible] 所謂三署五官署左右署也 [illegible] 所謂三郎中郎侍郎郎中也二世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即謂此也 [illegible]

始皇帝廟

解題曰二世下詔令郡臣議尊始皇廟郡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

東行郡縣

解題曰按本紀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

見通鑑

更爲法律

解題曰以秦法爲疎更密之也

公主

解題曰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百官表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如淳曰帝姊妹曰長公主諸侯女曰翁主顔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謂之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

復作阿房宮

解題曰按本紀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賈誼曰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鄉使二世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矣二世不

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作阿房宮繁刑嚴誅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

徵材士五萬人屯衛咸陽

解題曰屯衛有常數雖始皇之侈猶未至於五萬也秦之軍制內則有屯衛外則置材官於諸郡按刑法志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然則材官即秦法（用勁沛人爲材官引彊）南北軍之屯蓋因秦之屯衛而更其制也

滅衛

解題曰 衛姬姓自康叔受封（史記正義曰康畿內國名也宋忠云康叔從康徙衛）至君角九四十世按前漢地理志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今懷州）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九百年最後絶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秋七月發閭左戍戍卒陳勝起兵於蘄據陳自立爲楚王諸郡縣皆殺其長吏以應楚

解題曰 按晁錯言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飮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

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應劭曰秦時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皆盡發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號大楚曰張楚如淳曰張大楚之義也）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秦博士猶漢大常博士之職也）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以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盜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

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餘見通鑑 陳郡 秦屬泗水郡
漢陳潁川郡所治今爲陳州宛丘縣

李由守滎陽

解題曰 李由斯之子也三川郡治洛陽而由守滎陽者蓋控扼之要地滎澤廣武敖倉雲秋皆在封內也

張耳陳餘

解題曰 張耳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宦魏爲外黃令 陳餘大梁人好儒術父事張耳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陳涉入陳豪傑父老說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涉不聽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陳王以所善故人武臣爲將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北略趙地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 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莫不嚮應於是殺其守尉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豪傑皆然其言餘見通鑑

楚周文將兵數十萬入函谷關軍於戲秦大赦使少府章邯將驪山徒擊之周文敗走出關軍曹陽

解題曰 周文 周本作周章 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數十萬至戲軍焉 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 餘見通鑑

武臣自立爲趙王

解題曰 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自立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

解題曰 沛父老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

抗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
族其家盡讓劉季乃立季爲沛公[illegible]旗幟皆赤[illegible]高祖以蕭
何爲丞督事[illegible]
餘見通鑑沛豐本秦泗水郡之屬
縣豐者沛之豐邑今爲徐州沛縣[illegible]
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吴
[illegible]項梁嘗有櫟陽逮[illegible]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
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illegible]
仇吴中每吴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
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既斬會稽守部
署吴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
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
公衆乃皆伏餘見通鑑下相屬漢臨淮郡

楚立周市爲魏王市不受

[illegible]按月表二世元年九月魏王咎始咎在陳不
得歸國二年十二月陳涉死咎自陳歸立蓋周市據
魏虚位四月以待咎也

番陽令吴芮聞越東越

[illegible]按漢書本傳芮秦之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
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
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東越傳云諸侯叛秦閩越
王無諸越東海王搖率越歸鄱陽令吴芮從諸侯滅
秦

龍川令趙佗擁南海郡

[illegible]按本傳佗真定人秦用爲南海龍川令南海
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番禺可以
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
陽山湟谿關曰[illegible]盗兵且至急絶道聚兵
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龍川
今循州龍川縣

秦二世皇帝二年從李斯請行督責

[illegible]延平陳氏曰盗賊蜂起四方瓦解而王公方
且高爵厚祿之計大臣重爵祿天下可亡也

趙李良弑其王來降

[illegible]按張耳傳秦將詐稱二世遺李良書不封曰
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然
則二世之近臣欲爲諸侯用者多矣

楚莊賈弑陳勝

[illegible]諸侯之起半歲矣至是周文敗陳勝吴廣武

臣皆死（[illegible]十二月[illegible]死）此秦勢振諸侯勢衰之時也

解題曰秦楚之際月表二世二年三年正月皆謂之端月蓋避始皇諱名改正爲端也是後正月皆謂之一月以漢未一統正朔未有所繫也

章邯圍魏王於臨濟

解題曰按魏月表是月章邯已破涉圍咎臨濟（史記正義云臨濟今齊州縣）

下邳

解題曰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從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今屬兗州

四月魏周市如齊楚請救

解題曰按月表臨濟急周市如齊楚請救

六月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都盱台

解題曰項梁渡江軍淮北則楚之勢復張矣盱台今盱台軍

楚立韓公子成爲韓王

解題曰子房所以始從景駒又因沛公從項梁者凡以爲此以子房高世之士[illegible]兵間者哉

正咎爲其民約降定[illegible]

解題曰周市之義魏咎之死君臣皆可觀矣延平陳氏曰咎活其民而自死其死足取也

大霖雨三月

解題曰按月表天大雨三月不見星漢書本紀曰大霖雨七月至九月

楚項梁請齊共擊章邯田榮不許

解題曰此項氏與田榮有隙之始也

用趙高計居禁中不見大臣

解題曰按本紀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二世之可患弃至此此沙丘之謀所以樂得其爲善君也

馮去疾李斯馮劫屬吏

解題曰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illegible]）李斯既就獄仰天而歎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

朝也斯獄中之歎乃嗟吁所謂於卿者問何闕乎然
當時猶有李斯盡忠胡亥極刑之語特趙高之惡既
甚故斯反見稱耳使斯氏至思李斯豈不甚可憐哉
餘見通鑑

殺三川守李由

解題曰 三川守重地也故以丞相子守之漢魏相爲河南太守丞相車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父死自劾去大將軍霍光責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亦此意也由當土崩之時吳廣圍之而不能下與羣盜轉戰經年然後不支雖以親任亦以才舉也始皇雖暴其控制四海亦有術矣既失其本故末不足恃耳夏侯嬰傳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從擊章邯軍東阿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轅趣攻戰此捷嘆之際月中深可見者也

李斯具五刑夷三族

解題曰 潁濱蘇氏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
諱聞過失李斯播詩書頌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
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復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
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
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媮合取容使高勢已
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
不幸也

以趙高爲中丞相

解題曰 高官者故以爲中丞相

殺博士正先

解題曰 按漢書京房傳昔附於趙高用事有正先者
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孟康
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今載於殺李斯之後

九月章邯大破楚軍定陶殺項梁

解題曰 此秦再振諸侯再衰之時也本根既撥雖邯
有趣伏兵有利然亦何關於大勢哉史記正義云今
曹州定陶縣

彭城

解題曰 今徐州彭城縣

後九月

解題曰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
後九月顔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
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
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
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
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

章邯擊趙大破之圍趙王鉅鹿

補注曰按本紀章邯使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集解應劭曰恐敵抄輦其糧故築垣牆如街巷也史記正義云築垣牆也云鉅鹿邢州平鄉縣城餘見通鑑

宋義

補注曰按荀悅漢紀項梁輕秦故楚令尹宋義諫梁不聽然則懷王置宋義爲元帥者非特喜其知兵亦以楚之耆舊大臣故尊任親倚之也史記漢書不載義嘗爲楚令尹荀氏所據蓋楚漢春秋語書也

秦二世皇帝三年冬十二月項籍爲諸侯上將軍

補注曰救趙諸侯也

趙陳餘亡居南皮

補注曰邯鄲圍解陳餘與張耳初相見即棄將印亡去當載於此月表所以八月書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者南皮特欲見二人俱不從楚入關故并書耳非餘至八月始亡也南皮今滄州南皮縣

棘原

補注曰史記正義云張晏云在漳河晉灼云在鉅鹿南按南鉅鹿城在漳水之南

章邯請兵趙高不許

[illegible]趙高用事於中雖章邯力戰於外終不免焉

降虜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楚項籍大破章邯汙水上

解題曰所以趣其降也

趙高弒帝于望夷宮

解題曰按李斯傳本紀二世入上林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宮趙高使其弟郎中令趙成爲內應令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前漢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吉曰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曰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伏宿屋矣漢宮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其事加之也長史欲詳事留司馬門此闕門也樂遂斬衛令郎官者死者數十人郎未宦者也徒漢何進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遷三署郎入守宦官廬列郎官外官書官內也二世自殺餘見通鑑

誅趙高

解題曰班固曰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官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

日月獨斜民念郗慮父子作推近取於户牖之間者皆猜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一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責人㓨霸上河决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决憐其志嬰死之義備矣

楚義帝元年冬十月劉邦至霸上秦王子嬰降

解題曰 按本紀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故曰霸上本長陵東一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奉天子璽符節今適臣下用制秦興六璽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又始皇得藍田玉爲璽螭虎紐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史記上美曰漢官儀云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八倩故獸云漢作圖璽文云符以竹長六扶夕師御合符名云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降軹道旁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

秦嬴姓帝顓頊之苗裔柏翳伯益之後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周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自襄公至子嬰凡三十四世按前漢地理志秦地東井輿鬼之分埜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民俗質木不恥寇盜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幷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阨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遂西入咸陽封府庫還軍霸上

解題曰 秦二世元年九月立爲沛公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二年十月泰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就泗川守壯拔薛十二月雍齒以豐降魏正月沛公見[illegible]

王景駒請兵攻豐二月攻碭拔之三月擊豐不下聞項梁兵衆往請擊豐四月項梁益沛公卒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六月沛公如薛共立楚懷王七月沛公從項梁救田榮東阿章邯敗沛公項羽追北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八月沛公與項羽西略地斬三川守李由於雍丘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還軍從懷王軍於碭後九月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遣沛公西入關自碭至陽城與杠里（[illegible]）攻秦軍壁破其二軍三年十月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

遇彭越因助攻昌邑未下過高陽用酈食其說襲陳留拔之三月攻開封未拔與秦將楊熊（[illegible]）戰白馬破之四月南攻潁（[illegible]）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illegible]）至陽城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圍宛七月南陽守降（[illegible]）沛公既定南陽至丹水還攻胡陽（[illegible]）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illegible]）

皆降所過無得鹵掠（[illegible]）遣魏人甯昌使秦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illegible]）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九月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illegible]）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illegible]）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illegible]）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illegible]）秦王子嬰降軹道旁（[illegible]）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此高帝自起沛至入關所歷也

項籍將諸侯兵四十餘萬

【釋題】曰諸侯兵從項羽入關者可見者楚柱國共敖趙相張耳趙將司馬卬齊將田都（[illegible]）故齊王建孫田安（[illegible]）燕將臧荼（[illegible]）瑕丘公申陽番君吳芮魏王豹韓王成（[illegible]）若秦之

韓之則司馬欣將之為楚雖不在四十萬之數

新安

【釋通】曰史記正義曰本誌州澠池縣東今屬河南府

鴻門

【釋通】曰史記正義曰姚察云鴻門今新豐古城東十七里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開即是也

漢王曰如約

【釋通】曰義帝初為項梁所立特從民望耳梁名為臣實則君也章邯既擊殺梁遂以楚為不足慮乃擊趙楚之來亦皆惴恐不知死所義帝乃并呂臣項羽軍以收主權自將之進都彭城以張國勢置宋義諸將之上而不羣不服拒項羽入關之請而不遣不從至於獨遣沛公扶義而西則所見又有大者焉可謂天下之英主矣不幸宋義得志而一戰為項羽所乘羽既得志存鉅鹿降章邯擁諸侯四十萬之衆入咸陽威震天下帝嘿然寄坐雖屠人亦無日而知之矣及羽使人致命使漢獻唐昭豪之必然一言下心惟羽是狥帝不恤不屈卑之曰如約帝豈不知羽之不從哉正其義而已矣此真主天下之約者也死生禍福帝如彼何哉

故天下主命徙義帝江南都郴分楚為四自立為西楚霸王封楚將英布為九江王楚共敖為臨江王番君吳芮為衡山王分秦為四封沛公劉邦為漢王遷之巴蜀漢中封秦降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三分關中以距漢分齊為三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分趙為二徙趙王歇為代王封趙相張耳為常山王分燕為二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封燕將臧荼為燕王分魏為二徙魏王豹為西魏王封趙將司馬卬為殷王分韓為二韓王成如其故封楚將申陽為河南王

【釋通】曰項羽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illegible]

英布王九江都六 [illegible]

共敖王臨江都江陵 [illegible]

吳芮王衡山都邾 史記正義曰 [illegible]

沛公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illegible]

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高祖入秦百姓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內有小城南憑北結環雉合繞參差皆漢所修築章邯王雍都廢丘五康曰歸名今槐里是章邯日即周時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更名廢丘司馬欣王塞索隱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桃師■日華河華之因為名塞耳非桃林也都櫟陽董翳王翟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日更名為翟都高奴顏師古曰今在鄜州界

王田市王膠東都即墨田都王齊都臨菑田安王濟北都博陽趙王歇王代都代張耳王常山史久湖為常山都襄國史記正義曰邢州城本漢襄國韓廣王遼東都無終滅荼王燕都薊魏王豹王西魏都平陽羽封諸侯有梁地乃徙豹於河東都平陽司馬卬王殷都朝歌中大■土表云址高帝鎮唐國故地故商為殷在衛州安陽

縣即故冢殷虛南去朝歌自三十六里故殷歸故王都朝歌殷韓王成不徙封都陽翟按世家張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是韓王成未為項羽所略入關之時已有陽翟也楚將申陽王河南都洛陽項羽自逐其君而據其地亦令諸侯之臣逐其君而據其地主約如此雖微田榮陳餘亦豈得莫居乎彼章邯司馬欣董翳貴秦子孫二十萬以求利父老方欲傳刃其腹羽乃使之王關中以距塞得入心之漢王何其愚也

沛公欲攻西楚蕭何諫乃止

解題曰 項籍欲擊沛公項伯止之漢王欲攻項羽蕭何止之世皆非項伯而是蕭何以羽之暴雖能沛公亦豈得免乎非羽存亡之所係也

罷戲下

解題曰 史記索隱曰戲音羲水名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是羽初停軍於戲水之下後雖引兵西屠咸陽亦還軍戲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名受封邑殆令說自戲下各就國

趙佗自立為南越王

解題曰 按南越傳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漢以蕭何為丞相周苛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 漢置丞相御史大夫官制悉因秦舊也高祖起為沛公蕭何為丞督事固已處副貳之任矣入關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其自處者固非群有司之職業也以周苛榮陽之節觀之斯甚所以為何之佐與

齊田榮弒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

解題曰 榮所事也

遣張良歸韓

解題曰 張良為韓王送沛公故漢王就國而歸韓西楚霸王不遣韓王成就國廢為穰侯尋殺之張良棲

歸漢

【解題曰】按漢書本紀良以明年冬十月至漢

西楚奪衡山王吳芮地

【解題曰】按本紀高帝詔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粤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今附見於西楚廢殺韓王成之後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

【解說曰】致堂胡氏曰智謀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藏也陳平所謂臣為事來言不可過今日是也韓信才士爾稍留漢中見王未有以處之則思去而它適無足惜者蕭何既深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特為信乃為漢王也方是時王未奇信則罵何為詐亦理之常而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固示不用之端激之使亡又為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信必還而為漢盡力也殆見漢王輕英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恢廓大度何又稱人傑豈固為是區區小數以動一信哉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面稱孤不如是不足以折其威而收其心信事項羽官不過郎中位[illegible]言不聽計不用而來非布比也或者以為漢王蕭何所述作史者亦復不悟至編於傳先生諸語中殆門人勦入之非先生語也臨川王氏曰韓信論楚漢形勢大抵漢能順民心而楚常失之則勝負存亡居然可見此信所以能佐高祖致天下也當楚漢之際策士至多然其智計不過規取一城一邑見小利而遺大略信所論乃天下形勢而已唯大形勢為繫天下之勝負存亡取一城一邑見小利者何能致天下

留蕭何漢中

【解題曰】按世家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illegible]

[illegible]

陳倉

【解題曰】今鳳翔府寶雞縣

遼東王韓廣不肯徙國燕王臧荼殺之

【解題曰】荼所事也

漢高帝二年 西楚霸王二年 冬十月漢王如陝

[illegible]延平陳氏曰漢王如陝填撫關外父老其[illegible]

城陽

解題曰今濮州臨濮縣

二月西楚復立故齊王田假爲齊王

解題曰田榮所逐者也

漢置縣鄉三老

解題曰按漢書本紀舉[illegible]以上有修行行師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老秦法也尊其恩禮而責以教化高祖蕭何之規摹也

置河內郡

解題曰漢王降申陽而置河南郡降魏豹而得河東郡虜司馬卬而置河內郡三河之地皆爲漢有矣故告諸侯之辭所以有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之語也 古帝王皆都三河漢皆因秦都關中故東狀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都涇渭之南

楚陳平降漢

解題曰司馬卬爲漢所虜而項羽反遷怒擊卬有功之人其暗如此楚則有功者見誅漢則無功而見知此二國興亡之決也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

解題曰漢元年夏四月漢王從杜南入蝕中 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 張良送至褒中漢王至南鄭拜韓信爲大將軍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畤又大敗走廢丘圍之 按曹參傳參還定三秦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 漢王東如咸陽而遣諸將略地秋九月漢王遣兵出武關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項羽發兵距之不得前二年冬十月漢王如陝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降十一月漢王還歸都櫟陽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下河內虜殷王卬至修武陳平降南渡平陰津 蘇林曰在河陰 至洛陽從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爲義帝發喪四月漢王劫五諸侯兵 顏師古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 五十六萬人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五萬人歸漢漢王令定梁地遂入彭城項羽自齊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 史記正義云睢水首受浚儀縣蒗蕩水東經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 大破漢軍漢王以數十騎遁去過沛求室家不相得獨遇孝惠魯元載之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 按年表高祖二年兵初起使太公中涓[illegible]高帝起兵太公呂后留豐至沛間行歸漢爲楚所獲也 此高帝西入

漢川東平關中西伐楚之所歷也此高帝初與項羽之規摹也及彭城既敗之後規摹改矣致堂胡氏曰漢王置酒高會宴安不虞父執妻虜漢業之覆在頃刻間使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狃於小勝逸欲生焉是以至此可爲監也

齊田橫定三齊

解題曰 項羽之救彭城追漢王田橫亦得收齊

漢王下馬踞鞍問張良

解題曰 按世家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衆燕伐齊

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餘見通鑑

漢王屯滎陽

解題曰 按本紀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

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

解題曰 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京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史記正義曰京縣有大索城楚漢戰滎陽京索間即此三城耳

漢築甬道取敖倉粟

解題曰 秦建敖倉於成皐（太康地理志）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孟康）酈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滎陽成皐控南北之衝故秦積粟於此通典曰巨橋盈而殷喪成皐溢而秦亡

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

解題曰 以太子監國以諸侯子爲衛而丞相蕭何居留之任規摹如此誰謂蕭何爲刀筆吏乎

雍王章邯自殺

解題曰 周文數十萬之兵至戲下二世倉皇失措非章邯則束手就亡矣所以猶能屈強兩歲皆邯力也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欣董翳望風稽顙獨邯堅守廢丘攻之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籍尤之於王莽徐道覆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漢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北地上郡

解題曰 河上渭南塞國也（見地理志）中地北地隴西雍國也（見地理志本紀通鑑）上郡翟國也（見地理志）

漢修祀典

解題曰 按漢本紀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

匈奴冒頓殺其父頭曼

解題曰 按列傳冒頓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史記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 膚施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

令附見於漢與項羽初相距於滎陽之年（漢高皇帝三年 西楚霸王三年）

井陘

解題曰 史記索隱曰地理志云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嶝是也今為真定府井陘縣

楚范增辭歸道卒

解題曰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眜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餘見通鑑 延平陳氏曰陳平更以惡具以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夫項王之使飲食之人也不然則陳平之間豈難見哉

漢丞相蕭何遣昆弟子孫從軍

解題曰 按蕭相國世家漢三年漢王與項羽距京索

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漢與君臣之際於此可觀矣

五月漢留周苛滎陽遁入關

解題曰 按漢本紀紀信誑楚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 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 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 附此識 國以來王者之制也太史公為帝黃曰朝以十月中服黃墩左纛言遂為漢定制也）餘見通鑑

秋七月臨江王共敖薨子尉嗣

【解題曰】月表尉作驩

九月西楚霸王擊彭越

【解題曰】按本傳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漢高皇帝四年
西楚霸王四年

高密

【解題曰】今密州高密縣

汜水

【解題曰】顏師古曰臣瓚以汜水在成皋城東此說得之青祀高帝即位於汜水之陽此水在濟陰青敷劒反

漢王復取成皋與西楚霸王皆軍廣武

【解題曰】按本紀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輸餘見通鑑 五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西征記云東廣武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現存

濰水

【解題曰】顏師古曰濰水出琅邪北經縣東北經都昌入海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濰水今俗謂百尺水在密州高密縣即漢韓信夾濰水戰處

田橫奔彭越

【解題曰】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漢初為筭賦

【解題曰】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兵車馬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

【解題曰】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

軍士死者吏為棺斂

【解題曰】高帝八年從下是令

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代其從兄苛也昌名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

四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illegible]為界

解題曰 史記正義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顏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

楚歸太公呂后

解題曰 事在通鑑延平陳氏曰待其必助食盡然後[illegible]生得其時矣

大事記解題卷第八

大事記解題卷第九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西楚項籍至固陵

解題曰 晉灼曰即固始也顏師古曰本名寢丘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今(屬)光州

十二月王與諸侯兵大破西楚軍於垓下

解題曰 垓下屬沛郡洨縣按史記本紀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史記正義曰孔將軍蓼侯孔熙費將軍費侯陳賀也）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漢書全載此）陣即馬陵所謂會公不識者也陣者兵之末羽以不仁失天下亦不在一戰利鈍之間然羽少學兵法略知其意即不肯學負其雄才高氣而無沉深縝密之度其病已見於此時是故驚大而忽小者君子懼焉

項籍走死東城楚地悉定

解題曰 東城今濠州定遠縣烏江縣本秦東城縣之烏江亭今屬和州

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羽之時人皆有力於漢氏者也【項伯也以射陽侯平】
羽賞首功封平臯侯劉它項它亦賜姓在楚嘗保漢太祖公 祖以爲大公侯封則項它宜也助比肅侯漢祖公
子桃侯劉襄項襄也以客從漢封其一人不見史記 云封項氏四人爲射陽侯平臯侯桃侯玄武侯
碭姓始於此成都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
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
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
祖不可改也後世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臣賊
夷狄以逆族異類爲同宗是則古之賜姓者別之後
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之
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

爲後世法也
故項籍臣稱其主名者盡拜爲大夫鄭君不從逐之
【解題】曰按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
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
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高帝之怨
項羽可謂甚矣惡其姓而使其宗族改之賤其名而
迫其故臣稱之雖恢廓大度及困厄不可消釋稱忿
乃如此然則天資豈可恃哉
王還至定陶
漢二年【漢紀】自下邑稍收士卒軍碭西[illegible]

遣隨何說九江王布叛楚五月至滎陽兵復大振與
楚戰滎陽南破之六月漢王還櫟陽秋八月漢王復
如滎陽九月韓信虜魏王豹三年冬十月韓信滅趙
下燕十一月黥布從隨何說起兵攻楚爲楚所敗十
一月布間行歸漢漢王與陳平黃金四萬斤間楚君
臣四月范增辭楚歸疽發背死五月紀信誑楚漢王
閒出滎陽至成臯入函谷關轅生說漢王出武關令
楚所備者多漢王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兵南漢王
堅壁不戰是月彭越擊楚下邳羽乃使終公守成臯
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

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
城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
小脩武馳入張耳韓信壁奪其軍遣韓信擊齊楚遂
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八月漢王
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使彭越劉賈燒楚積聚彭
越下梁地十七城九月項羽留曹咎守成臯自擊彭
越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楚人
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願
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史記正義
曰卽汜水縣山險之道也】杜太行之道【史記正義曰太行山名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

滑井之南羊腸之道也 距蜚狐之口 臣瓚曰蜚狐本代郡西南 師古曰瓚說是也正義曰據[?]井飛狐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 南有山俗稱飛狐口也今為河東蔚州飛狐縣 守白馬之津 戰國策張儀曰以白馬之口[illegible] 涉曰白馬津名水經注云河逕黎陽縣南 為白馬津[illegible]滑州黎陽 即此也今屬滑州白馬縣本衛之曹邑也 以示諸侯形制之勢乃復謀取敖倉四年十月漢擊殺曹咎司馬欣於汜水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還相守廣武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入成皋韓信擊殺龍且於濰水遂滅齊漢王疾愈西入關留櫟陽四日復如廣武項羽少助食盡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楚解而東歸五年十月漢王用留侯陳平計追項羽十二月滅楚垓下還至定陶二月甲午即位

高帝既敗彭城後圍項羽終於滅楚首尾五年之間歷也

春正月遂立齊王信為楚王

〔解題〕曰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

二月甲午即皇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

〔解題〕曰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

[illegible]

諸侯王固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五峯胡氏曰封[?]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心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吾以秦莫不敵人之和而有秦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illegible]

[illegible]

封故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故粵亡諸為閩粵王

〔解題〕曰芮為項羽所廢至是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

南海立芮為長沙王是時孫章屬黥布象郡桂林南海皆屬趙佗芮之所有者獨長沙耳立諸與粤東海王搖從諸侯滅秦項羽主命不王也以故不從楚漢擊項籍亡諸搖帥粤人佐漢至是復立亡諸為閩粤王王閩中故地都冶 獨搖未封

帝西都洛陽

【講】曰 按史記本紀高祖欲長都洛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解】曰 自屯衛之外各還農畝也

復諸侯子在關中者十二歲

【解】曰 即漢二年集櫟陽為衛者也顏師古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又曰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然則諸侯子為衛意者亦有更代矣

民聚保山澤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解】曰 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此還定安集之大政也

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解】曰 詔曰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立者衣戚有定品良者世為良賤者世為賤以飢餓自賣者本良人也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兵荒而陷身於此遂將為百世賤人尸此責者其誰乎高帝之詔可謂真知作民主之職矣

詔守尉長吏善遇高爵

【解】曰 詔曰軍吏卒會赦 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 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 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 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

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時兵皆罷遣家
故有是詔
置酒雒陽南宮
解題曰臯陶之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高帝論得天下之由獨以用三傑自許而自起豐沛以來與民休息之志貫于幽明其大略可謂合矣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與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以此考之秦雖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建宮闕於洛陽高帝之西洛陽名為都而終西京之世實以為別都趙汸勸周亞夫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擊鳴鼓霍光以丞相車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光武遣朱鮪入洛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然則自高帝迄于王莽洛北宮武庫皆未嘗廢周公卜宅之意固非後世喻至於天下之形勢則始皇李斯高帝張良之矣

召故齊王田橫未至雒陽三十里自殺
解題曰彭越既受漢封橫入海居島中高帝從召之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是時兵皆罷歸家也洛陽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本橫至尸鄉廐置臣瓚曰廐置置馬以傳驛者謂自剄致堂胡氏曰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王俱帝之理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者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帝西都關中
解題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而論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豈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耳敬所謂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見言之東遷以前全盛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獨非山東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

六月大赦天下
解題曰正月之赦為項籍滅而下也六月之赦為定都關中而下也
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

解題曰太史公序傳曰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内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漢書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趙王吳芮長沙王彭越梁王黥布淮南王臧荼燕王盧綰燕王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彊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使樊噲以丞相將兵攻代

解題曰臧荼之餘黨尚在代地故假樊噲丞相之名以討之至於七年使樊噲留定代地則匈奴韓王信之餘寇耳

項籍故將利幾反帝自擊破之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楚縣令稱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後九月治長樂宮于長安

解題曰長安即秦咸陽也按史記大事記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然盧綰傳云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則長安為咸陽別名久矣是時高祖雖西入關尚居櫟陽方營宮室於長安謀徙都也

漢太祖高皇帝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解題曰始皇并諸侯而墮壞城郭高帝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短長於是可卜矣

十二月帝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執楚王韓信是日赦天下帝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

解題曰按史記漢書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是日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甲申始剖符封大功臣三十餘人為徹侯

解題曰按本紀甲申始剖符（顏師古曰剖破也與其人分破符而各授之也）曹參等為通侯（孟康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蕭何位第一而表在十三表以封前後故也是定十八侯之位次乃如蕭何為第一耳）史記留侯世家六年上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

春正月丙午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東陽鄣吳三郡五十三縣封從兄將軍賈為荊王以淮西碭薛郯三郡三

十六縣封弟交信君交為楚王壬子以雲中鴈門代三郡封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六郡七十三縣封子肥為齊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illegible]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荊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鄣郡今丹陽也吳郡今會稽）[illegible]

[illegible]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以碭郡薛郡郯郡[illegible]二十六縣立弟交信君交為楚王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illegible]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illegible]為代王[illegible]

[illegible]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illegible]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illegible]

以曹參為齊相國

解題曰按本傳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庶長子也而以參為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入相漢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官如漢朝

【解題曰】高五王傳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塡天下（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徙韓王信國於太原

【解題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九寸從入漢中說漢王曰上本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攻韓王昌昌降漢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破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潁川韓舊國也故徙之

三月封雍齒為什方侯

【解題曰】按年表雍齒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重故沛豪有功與上有隙故晩從什方今漢州什方縣

定功行封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以劉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子肥為齊王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至是始徧封功臣也

又作元功十八人位次

【解題曰】酇侯蕭何第一平陽侯曹參第二宣平侯張敖第三（張敖以高帝九年廢王為侯至今年言詔作元功十八人位次之史乃在九年以後也師古曰張敖無大功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絳侯周勃第四舞陽侯樊噲第五曲周侯酈商第六魯侯奚涓第七汝陰侯夏侯嬰第八潁陰侯灌嬰第九陽陵侯傅寬第十信武侯靳歙第十一安國侯王陵第十二棘蒲侯陳武第十三清河侯王吸第十四廣平侯薛歐第十五汾陰侯周昌第十六陽都侯丁復第十七曲成侯蟲達第十八高后二年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然則自十九以下皆平所定也平之第在四十七其自蕭曹而留侯之第尚在六十二何耶蓋平以智自將固不與功臣爭先若留侯澹然事外雖序曲逆之前亦所不願也高帝素識其雅意在當時先後必略有定次至高后世特因其

舊而銓品之耳

張良杜門不出

解題曰按本傳漢六年先載勸封雍齒次載勸都關中次載入關道引不出通鑑從本紀移勸都關中於五年既得之矣然併移杜門不出於五年則非也六年尚從帝至洛陽勸封雍齒豈得謂之杜門不出哉令從本傳載於今年

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

解題曰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師古曰言太上皇[illegible]已心因得尊雖父[illegible]夏五月丙午詔尊太公曰太上皇蓋用秦追尊莊襄王之制也

立大市於長安

解題曰既治長樂宮後作大市朝市之制備矣

以張蒼為主計

解題曰按列傳張蒼以代相遷為計相[illegible]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illegible]

[illegible]兵張旗志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illegible]令趨謂疾行為敬也皆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郎中令所掌也師古曰俠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illegible]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大行郎典客也史記據作書之時稱之耳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illegible]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illegible]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illegible]

[illegible]引諸侯王以下[illegible]至吏六百石[illegible]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置酒[illegible]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illegible]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illegible]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

禮者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為太子太傅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

【解題】曰按本紀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令并載於叔孫通朝儀之後是時韓信以列侯奉朝請張蒼以主計居相府也前漢刑法志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晉刑法志曰漢承秦制蕭何定律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興律廐律戶律蕭何謂之事律）三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此蕭何次律令之大略也漢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意者韓信之所申與律曆志曰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曆事方綱紀大基襲秦正朔用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史記曆書曰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高祖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如淳曰章曆數之章術（法也）程者權衡斗桶丈尺之法式（皆起於黃鍾之律權衡本起於黃鍾之重斗桶本起於黃鍾之龠丈尺本起於黃鍾之長）

帝北征韓王信於銅鞮信走匈奴遂征匈奴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解題】曰按列傳冒頓佯敗走引漢兵高帝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上白登（師古曰平城東北山上去平城十餘里）步兵未盡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用護軍中尉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其計秘世莫得聞（師古曰其事醜惡故不傳）平言於上曰胡者全兵（師古曰言備弓矛）請令張弩傅兩矢外鄉徐行出圍入平城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漢晉屬馬門郡後魏道武都平城置司州代尹孝文遷都洛陽改代尹曰萬年尹後周改曰雲中縣隋開皇初改曰雲內屬馬邑郡唐貞觀十四年以為雲州天寶元年改為雲中郡

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解題曰 重宿衛毓生齒也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
其耏鬢故曰耏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
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
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
應氏之說耏當音耐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義亦兩
通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耏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
長矣勿事不役使也
二月帝至長安遷定都丞相以下自櫟陽徙治長安
解題曰 帝自雒陽克之長安定都丞相以下與居留

百司皆自櫟陽來徙治也
詒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解題曰 按史記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是遷都之
始天子居長樂宮也及未央宮成則遂為天子之常
居而長樂則太后多處之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嚮而
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
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
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
然乎水經注渭水逕長安城北又東合昆明故渠故
渠東逕未央宮北蕭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

餘里頭臨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
丈土色赤而堅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倉龍闕
闕內有閤閤北有諸門未央宮東有宣室玉堂麒麟
含章白虎鳳凰朱雀鵷鸞昭陽諸殿天祿石渠麒麟
三閣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光明殿走
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連通故渠出二宮之間
謂之明渠明渠又東歷武庫北舊樽里子葬於此漢長樂
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明渠又東逕
漢長樂宮北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
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

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解題曰 宗正秦官高帝始復置之也本紀贊曰春秋
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
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
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
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
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
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
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

原缺

皇父其遷曰戎墳墓在豐鮮爲此漢之族系也

夏四月帝如洛陽

解題曰 史本紀行如雒陽秦漢謂乘輿爲行如始皇紀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是往指乘輿爲行也

以陳豨爲趙相國監趙代邊兵

解題曰 按盧綰傳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又高帝封豨之詔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然則高帝自平城還即封豨爲列侯以趙相國監趙代兵守代以備匈奴也今載於平

城還之年是時趙雖有舊相貫高趙午乃張耳故客非漢所置况豨本守代止借趙相國之名以鎮服趙兵耳初不預趙國之政也其後漢命周昌爲趙相國則豨不與趙政矣

漢太祖高皇帝七年冬帝東擊故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還過趙趙相貫高等謀逆不果

解題曰 [illegible] 東垣今真定府真定縣

以建武侯靳歙爲車騎將軍

解題曰 按本傳靳歙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王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帝至自東垣

解題曰 自東垣還長安也

復吏卒至平城者終身

解題曰 按本紀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 [illegible] 皆復終身勿事高帝 [illegible] 平城之功備嘗帝不行爲門之賞事同而報異此其興亡之判矣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

解題曰 顏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爲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氈及氍毹之類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叔向對韓宣子曰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 [illegible] 秦始皇并天下始重商賈烏倮以畜牧比封君與朝請蜀寡婦清擅丹穴之利以爲貞婦而客之先王崇本抑末之意亡矣至是始復

舊傳爲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蓋三代兵出於農而工商不預焉雖霸者不敢改也高帝擊陳豨時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其有見於此乎

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解題曰 民使及吏罪已發覺者不與

漢太祖高皇帝九年冬十月未央宮成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楚王交及羣臣朝於未央宮置酒前殿帝奉玉卮爲太上皇壽

解題曰 按本紀去年九月行自雒南至淮南王梁王

趙王楚王皆從即今歲朝賀之諸侯也史記本紀曰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以爲樂按將相年表大事記全載此文大事記上置酒前殿下有以太上皇字及上以下仲多下有太上皇笑曰字仲去年自代王廢爲列侯奉朝請在京師是時固在也年表合

任喜考異王氏以子漢爲王

遣劉敬奉宗室女翁主名爲長翁主以妻匈奴單于

解題曰 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翁者言其父自主婚

十二月徙楚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及燕趙韓魏強族於關中

解題曰 虞書之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其書雖亡然一視同仁類族辨物之意蓋可見矣秦始皇并六國徙天下豪強於咸陽十二萬戶自以爲强幹弱枝而項梁田儋輩乃出於所徙之外高祖劉敬又從而效之蓋不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勢固至於此也顏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詔丙寅前殊死以下皆赦之

解題曰 丙寅肆赦之日也丙寅以前若今降赦云昧爽以前也按劉羲叟長曆是歲十二月己巳朔正月戊辰朔然則丙寅者正月二十八日也

以張敖故臣田叔孟舒等十人爲郡守諸侯相

解題曰 按史記列傳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樂臣公

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

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乜直屬
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叔等
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
宣平侯乃進言叔等
以丞相蕭何為相國
[illegible]按史記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又立
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
存亡故不著漢書音義曰何特未為相國勸高祖立
之
罷渭南河上中地郡復置內史

[illegible]曰扶史記本紀項王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
西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董翳為翟
王王上郡三分關中以距塞漢王漢二年漢王定立
秦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又按漢地理
志百官表渭南河上郡屬塞國中地郡屬雍國皆故
秦內史地高帝定三秦分為三郡渭南即景帝右內
史武帝京兆尹之地也河上即景帝左內史武帝左
馮翊之地也中地即景帝右內史武帝右扶風之地
也 顏師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而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據史記如淳
說 秦內史掌治京師項羽分其地以為雍塞二國

高帝以為渭南河上中地三郡至是定都關中故
復秦治合而為一焉 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置王所封也
不可得而辨也
以御史大夫周昌為趙丞相
[illegible]曰按本傳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方與縣公
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
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
樂悲歌群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
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備萬歲

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
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乃可高祖曰然吾
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
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
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為我相
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
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
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
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illegible]

漢太祖高皇帝十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燕王盧綰荊王賈梁王彭越楚王交齊王肥長沙王吳臣朝於長樂宮

釋疑曰 按年表是歲長沙成王吳臣之五年成者芮之子也史記本紀令本臣誤作芮

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

釋疑曰 按通鑑考異漢書曰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說之時漢書本尚未誤也顏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故之

八月令諸侯王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釋疑曰 郡國置別廟始於此

九月趙相國陳豨反於代帝北征次于邯鄲

釋疑曰 史記本紀書趙相國陳豨反代地漢書本紀作代相國非也自代王劉喜之廢不復置王其地皆入趙故明年擇立代王之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是時安得有代國乎陳豨雖為趙相國特監趙代兵守邊耳至於民事則周昌治之也按列傳本紀上欲自擊陳豨信武侯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亡人可使者乎[illegible]上以為忠我賜入殿門不趨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illegible]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illegible]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illegible]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

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illegible]）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illegible]）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illegible]）

讞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不能決者以聞

解題曰按刑法志高皇帝七年（[illegible]）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illegible]）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illegible]）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illegible]）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illegible]）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illegible]）高帝明獄庭簡而要大而周可謂知務者矣郡國二千石所能斷者既下縣道論決

其不能決而上之廷尉者蓋無幾矣廷尉所能斷之既下郡國論決其不能決而奏之天子者蓋絕無而僅有矣體統既明不待衡石程書齋居決事而天下自無一夫之冤矣彼秦皇漢宣之流矜其小慧悉以四方之奏讞而自治之有司拱手倚成於上積棟充宇豈區區兩目所能徧察哉

漢太祖高皇帝十一年冬十月帝在邯鄲大破陳豨軍以周勃為太尉定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故韓王信與匈奴據參合樊噲擊斬之帝還雒陽

解題曰以史記漢書紀傳考之陳豨始與淮陰侯有反謀後以招賓客為周昌所按遂不自安而韓王信又遣王黃等誘之（[illegible]）遂反於代地邯鄲以北皆陷於豨高帝既駐蹕邯鄲以扼之衝中故人任敖為上黨守復堅守不下故豨不能南今年冬羽檄所徵天下兵既集車騎將軍靳歙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擊豨所署丞相敞破之遂降曲逆（[illegible]）豨將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illegible]）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illegible]）太尉周勃取道太原

入定代地（據其心也）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稀與韓
王信趙利軍於樓煩勒復擊破之（[illegible]）
稀復從利守東垣（[illegible]）
[illegible]
利者趙苗裔韓王信初反時立以為王者也故高
帝親擊之降其城更名東垣曰真定春正月淮陰侯
之謀泄誅於長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韓王信引胡騎入居參合為稀應援為樊
噲柴武所居（[illegible]）
[illegible]王黃等其麾下受賜賞（[illegible]）
生致之稀雖猶存然衆散援亡不日可擒故留周勃
樊噲定代地而帝班師還雒陽為明年冬勃與噲斬
稀於靈丘（[illegible]）
[illegible]

封子恒為代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
以西為雲中郡
【正誤曰】按本紀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
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
原之地益屬代（[illegible]）代之雲中以西為雲
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illegible]）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
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
王都晉陽（[illegible]）史

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子長少游四方識
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如
此類非一漢書多改之蓋班氏所未達也（[illegible]）
[illegible]
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illegible]）秦漢之間指
[illegible]
太行在漢屬河內郡楚王山陽之間在今

蜀懷州在天下之中（蜀懷州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也

二月立郡國朝獻口賦法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賢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

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

癃病勿遣

二月廢梁王彭越為庶人徙蜀尋夷三族

解題曰 遣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此所謂反形未具者曰也使其欲反豈單使所能掩捕哉高帝非不察此特欲因事除之耳以韓彭之氣略皆斃於呂后之手未妻謹與俱來之語此固韓侯陳平嬌服而不敢動者與蒯徹之辯欒布之節固足以免身然亦不乏有動乎其中也太史公曰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子長有秦漢間俠氣故有論著如此使子長而知道則其所感特有大者焉不必於此深嗟而屢嘆也

分梁地為二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解題曰 按本紀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詔曰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頗益淮陽既分梁地為二國以其地狹故又則

二郡地以益之也二郡既罷則所割之餘地皆入秦

郡矣地理志二郡不書高帝世嘗罷而史記年表載

高祖封諸侯王漢獨有十五郡東郡潁川亦在其中

豈非未幾即復為郡與

五月遣陸賈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

解題曰 按列傳本紀秦滅趙佗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師古曰中縣之民中國縣中也）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稽首稱臣陸生歸報拜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臣按人本閔其取之逆也孝文子論帝商人曰以亂書國奉禮以守備禮不終春秋之曾蓋有取之以亂而誠守之以禮者矣嘗得賈者之論因末嘗不許之屏味文下辭意抑揚蓋可見也我國秦漢之際昭氣既久緣以逆取順守為當然至併興湯武而姓之陸生之言其禍天下後世豈淺哉況高帝以仁華累是生井拜不知湯武而高帝受命生亦不足以知之也以前亦無此論叔孫通陸賈輩郊言之使益未知當責之戒也）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陸生之論止如此高帝猶為不懌而有慙色是其奏諸又未嘗不稱詩書則曰稱二之說莫人知以可知主使中得周王子為篇為明日之論豈止如李當若武也有威威焉而已哉）

帝有疾樊噲排闥問疾

解題曰府趙倩猶曰古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效公竊也已病罪也何也君廢於德是交于小人得行其志矣然明其陋之非開其盡豈小哉且疾而惡見人者氣使之然也開樊噲之言笑而起者志壹之動氣也詎謂高帝不嘗以學乎

秋七月淮南王英布反擊殺荊王劉賈幷其地北渡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

解題曰 昔君文武不平官不務答庶至齊信用賦于天下則必有跪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高帝無嚴士救猖一至于此蕪乃於丕平宮庭丞齊信之理所未足與方布之反天下震動而根本不搖亦其

務外之意天實臨之故也相如言新豐日世有然哉言是兵法之[illegible]世為

之則上勝者相連屬遠要以爭以會因而成多遠程矣者勝負抵是矣

而定下者則守邊隅遠作罪以自生於小地勢亦以不知察薛公之言上計云中策楚并齊魯及燕趙者

此處道地之謂中計也云下策計云取吳下蔡歸長沙以餘此道遠要爭利者也云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

此守邊者也是作罷者也

帝自征英布發關中巴蜀兵為皇太子衛軍霸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從軍

解題曰高帝自即位以來大調發無過此者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為皇太子衛則內史兵籍皆調以南征而京師南北軍悉從帝以出矣又徵諸侯兵又赦天下死罪以下皆從軍出師之盛前此所未有也觀出師之盛則布兵勢之張從可知矣

漢太祖高皇帝十二年冬十月大破英布軍於蘄西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長沙王吳臣誘殺之於番陽

解題曰按史記年表下相侯冷耳以楚丞相堅守彭城距布軍功侯二千戶方楚王交已敗高帝軍未至布所以不能遽北者由冷耳堅守彭城以扼其衝也蘄即陳涉所起之蘄高帝約非劉氏不王而長沙

以異姓介於其間所謂著於甲令而稱忠者也非少

鄱芮之忠而臣亦與焉之吳芮傳云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

若令鄧長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敬著令中使持王也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帝還過沛置酒沛宮復其民世世無所與

解題曰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周勃樊噲定代郡雁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

解題曰當城屬代郡

解題曰按年表十一年絳侯周勃為太尉後官省按勃以太尉平代蓋事迄而罷也

省太尉官

又以荊為吳國立兄喜之子沛侯濞為吳王

解題曰按本紀列傳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荊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為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

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濞
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
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爲布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
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三郡五
十三城

十一月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illegible]曰按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並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

[illegible]門去洙水百步[illegible]葉曰夫子墓塋方一里[illegible]人藏孔子所乘車[illegible]是顏路所請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遺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
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
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
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
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
先謁然後從政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
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
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張良叔孫通諫不聽太子侍
從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皆從帝見之大驚
遂止

[解題]曰按留侯世家留侯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
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
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illegible]
[illegible]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
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
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

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
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
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
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以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
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
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
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illegible]叔
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

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
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
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
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
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
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
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

曰鴻鵠高飛一擧千里羽翮已就橫絶四海橫絶四
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
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程氏易傳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
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
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
通者明處也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
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
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
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

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畫策公卿及天下之心其
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此者由攻其蔽
與就其明之異耳致堂胡氏曰子房引致四皓羽翼
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
勞其功亦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子
房爲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
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且子房時然後
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帝言甚多非天下
所以治亂安危者故不載嗚呼良豈有費言哉
下相國蕭何廷尉卽赦出之

解題曰 按世家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
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
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
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
大說上已聞淮陰侯誅益封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
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
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
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
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

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
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
一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
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
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
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
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
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
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
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
君自謝民君臣之間事如此則其為民請苑安得不
疑其收人心乎王衛尉之言明於大體真宜在人主
左右者也

帝召燕王盧綰不至春二月使樊噲擊之立子建為燕
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
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
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
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二綰詔諸侯
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上

立南武侯織為南海王不克就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南武侯織亦粤之世也立以為
南海王高帝已封趙佗為南越王王桂林象郡南海
三郡今又分南海以封織者蓋蠻夷貴種姓織既學
之詳備以中國之威佗必不能拒所以拔其地殺其
勢也然南越傳無織就國之事蓋會高帝崩不及納
之耳文穎曰高帝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陽[illegible]王佗之郡未得奪之

三月詔不義擅起兵者天下共誅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
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師古曰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
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
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師古曰[illegible]
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
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
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時反者數起故有是詔

刑白馬與羣臣盟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者天下共誅之是時同姓王者九國唯長沙王吳臣以異姓特王天子所有者九十五郡

【釋義】曰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韋昭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illegible]）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illegible]）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師古曰自太行[illegible]）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illegible]）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觀僭於天子（[illegible]）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九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illegible]）趙分為六（[illegible]）梁分為五淮南分三（[illegible]）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illegible]）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尊卑明萬事各得其所矣漢書功臣表曰漢克項羽始

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 曰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illegible]之宗廟 師古曰[illegible] 重以白馬之盟 [illegible]云高后欲立諸呂爲王[illegible] 陵曰高皇帝刑白馬[illegible]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illegible] 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 [illegible]

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云[illegible]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

夏四月詔陳平灌嬰將十萬屯滎陽

附錄曰陳平既執噲來至京師聞高帝崩乃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按本紀稱高帝崩審食其發喪之辭曰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則守滎陽之詔乃高帝未崩前所下也蓋以天下新定恐易世之際人心或動搖故以信臣重兵填南北之衝也

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子長之論則仲舒用夏之忠之論也非特子長仲舒爲然漢初[illegible]蕭之徒大意亦莫不然也子長於夏紀舉孔子正夏時於殷紀舉孔子善殷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畧聞之矣猶乎其不舒究之也

是日太子嗣位是爲孝惠皇帝

附錄曰惠紀丙寅太子即皇帝位蓋葬之日既見太上皇廟始即位也按史記本紀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

尊呂皇后曰皇太后

附錄曰按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

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
埜長陵子長之論即仲舒因夏之忠之論也非特子
長仲舒爲然漢初蒙循蕭曹絳灌之徒大意亦莫不
然也子長於夏紀舉孔子正夏時於殷紀舉孔子乘
殷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畧聞之矣惜
乎其不舒究之也

是日太子嗣位是爲孝惠皇帝

解題曰 惠紀丙寅太子即皇帝位蓋葬之日既葬太
上皇廟始即位也 按史記本紀是時高祖八子長子
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
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
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
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
臣爲長沙王

〈五十一〉

尊皇后曰皇太后

解題曰 按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
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仔娙
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仔視上卿比列

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
（…一月得百八十斛是爲一歲凡得二…）傛華視
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十六爵）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
（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
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
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
公乘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也）順常視二百
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
（…言其可安靈也保林言其可安林也…）

〈五十二〉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斤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官未有號位但稱家人子也…）
（…不滿百石…）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詔高戚室外戚民老者幼者有罪寬其刑

解題曰 按本紀爵五大夫（第九爵）吏六百石以上及
宦皇帝而知名者（…）
有罪當盜械者（師古曰…）
皆頌繫（…）
以上爵（…）及內外公孫（師古曰…）
耳孫（…）

[illegible]

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illegible]

詔吏六百石以上其家唯給軍賦故吏嘗佩二千石官印者亦如之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治其事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illegible] 三公之子不免戍邊故軍賦之外乃有所蠲焉惠紀所載即位後所施行者有三一曰復田租十五稅一二曰高爵宗室外戚民老孝弟者有罪貰其刑三曰賜吏六百石故吏二千石以上家獨給軍賦此三條則蕭何輔惠帝之初政蓋可觀矣

漢孝惠皇帝元年冬改諸侯王相國為丞相

解題曰 史記大事記書除諸侯丞相為相按漢書百官表景帝中五年改諸侯王丞相為相則荀氏漢紀所書是也今從之

令民買爵贖罪

解題曰 金作贖刑見於舜典以罪在可疑既不忍殘其肌膚又不忍流之遠土故使出金以贖罪之人非利之也今惠帝之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是時爵一級直錢二千三十級為錢六萬入官既多於古又無以詳之富者雖其罪無疑以納金而獲免貧者雖其罪可疑以無金而受刑失古意矣賣級錯起於戰國然用以賞有功尚有說焉及此令之下令請爵其弊究不過竭六萬錢非唯免死子弟親當亦得加爵此何義乎甚矣蕭何之不思也 [illegible]

賜民爵戶一級

解題曰 自秦以來賜民爵者或以力役或以征伐或以遷徙未有普賜天下民爵者也普賜天下民爵自惠帝始是後及於武帝凡初改元莫不普賜民爵卹帝以後史始不書未知遂廢而不舉歟亦史以為常

事乃不書徵荀氏漢紀曰賜民爵初元年故也
在一級普賜民爵今年初改元又普賜民爵與諸帝一賜民爵而已 九賜民爵所以
宣恩惠慰人心也此漢人之論也為政而欲人人悅
之豈政體哉蕭何之相漢於時務之要則知之矣三
代之政體蓋未之講也

以酈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諡曰令武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
以年表考之酈侯呂台也台之父周呂侯澤太后之
兄嘗從高帝征伐者也王諸呂之兆蓋見於此班氏
本紀刪之

始作長安城西北方

解題曰 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
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
歲乃興徒九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
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
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
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為相時實何之規模

漢孝惠皇帝一年齊王獻城陽郡為長公主湯沐邑尊
公主為太后
魯元公無恙時止稱長公主呪與欲請和
親與高帝間合之辭可見也及其死也始以齊所獻
城陽郡為魯國封其子偃為魯王諡公主曰魯元太
后九公主生前稱魯元公主者皆史家追書耳顏師
古曰如淳以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此
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
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
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按張耳傳
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
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
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隴西地震

解題曰 按荀氏漢紀隴西地震天開東北廣十餘丈
長二十餘丈本志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人主
微之應

秋七月辛未相國蕭何薨

解題曰 按東觀漢紀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
百步蓋陪塟也功臣表云以客初從入漢為丞相備
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上定諸侯為法令立宗廟侯
八千戶此當時有司論功之語也太史公曰蕭相國
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

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功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漢孝惠皇帝三年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解題曰 按列傳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武帝既滅東甌地入會稽郡東漢永和三年以會稽郡章安縣之東甌鄉置永寧縣今為溫州永嘉縣 [illegible] 存缺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解題曰 京師有大役既不欲勞遠方之民又不欲使諸侯不預故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以補今春大役之餘功焉調發止於徒隸則良民弗知都數止於二萬特以示諸侯均休共戚之意且使耳目習熟後有興發不至扞格而已其心可謂仁其慮可謂遠矣此乎陽侯秉政之時也讀史者第謂參能遵蕭何之約束而已抑不知立約束固不易遵約束亦豈真不事事者所辦哉觀此一條可以少悟矣按史記本紀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盡元年蕭何特提

始於西北方而已今年春始發畿內民十四萬人大築其半夏又發諸侯徒隸補治之涉明年其事始就耳

秋七月都廄災

解題曰 按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又騎馬駿馬二令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又邊郡六牧師菀令又牧橐昆蹏令皆屬焉大廄者天子之法廄即此所謂都廄也未央是時天子居之宮供天子之用也家馬供天子之私用非戎祀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騎馬駿馬其所用雖未可

詳考然非天子之所御也龍馬以下五監皆牧養之所也邊郡六牧師菀漢官儀所謂牧師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頭是也牧橐師古云牧養橐駝也昆蹏爾雅云騉蹏研善陞甗郭璞謂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騉蹄蹄如研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是也 [illegible] 此西都馬政之大畧也

蜀湔氐反擊平之

解題曰 按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

同師以東北至揲榆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
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
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都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
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
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
夷也所謂覇氏特其一種耳

漢孝惠皇帝四年冬十月壬寅立長公主女張氏為皇
后

【解題】曰荀氏漢紀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

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
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群臣莫敢諫過矣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解題】曰此曹相國之政也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

【解題】曰帝年十七即位至是年二十一

省法令妨吏民者

【解題】曰此曹相國之政也

除挾書律

【解題】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秦亡此禁雖弛然猶載
於律至是始除之

作原廟渭北

【解題】曰按叔孫通傳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朝太后於長樂宮是非時問起居以使謁帝常居未央宮太后居長樂宮長樂在未央之東故曰東朝
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
下通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在高廟西高帝衣冠藏在高寢月出遊於高廟顏師古曰不如古說寢之朝遊雅以高陵寢蓋衣之實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
哉文穎曰衣冠出遊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下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
主無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原廟

也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原廟致堂胡氏
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
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
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
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
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於
禮媟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可則不若帝以
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
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長樂宮鴻臺災雨血于宜陽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

癸丙子織室災

解題曰 荀氏漢紀曰洪範者天人之大法本於五行通於五事善惡吉凶之應於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亂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木為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金為言言曰從從作乂人時暘若厥福康寧言失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火沴金火為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水

為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聽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土沴水土為思思曰心心曰叡叡皆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荀氏所載皆伏生劉向父子

房之說也雖支離附會入於巫史然其大體出於無穢故不可忽也

漢孝惠皇帝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

解題曰 荀氏漢紀曰常燠也

八月己丑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

解題曰 按功臣年表以中涓（如淳曰謂[illegible]書謁出[illegible]中涓受[illegible]）[illegible]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左丞相出征齊魏以右丞相（[illegible]）為平陽侯萬六百戶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

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九月長安城成

解題曰今年正月再發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役城其半則城既成矣書於九月者至是餘功始畢也但書城成不書有所調發者餘功至微有司之所能具役不及民也

漢孝惠皇帝六年冬十月諸侯王以都城成來賀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

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曲逆侯陳平為左丞相

解題曰高帝疾甚呂后問蕭相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去秋曹參既薨故復秦兩相之制以陵為首相以平為次相又復置太尉官以周勃為之皆按高帝之遺言而行之也觀此則呂氏之邪謀生於惠帝即世之後明矣

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王赦齊境內

解題曰按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然則漢諸侯王之繼世必待

天子之使命之而後立也以留侯之重又當其盛時乃親為此行者蓋齊之地勢號為東西秦漢朝廷之不與他藩國同故屈元老以策命之又特赦於境內非常例也史記大事記書八月赦齊今幷書於此

匈奴單于冒頓為書嫚太后樊噲請擊之從季布議而止

解題曰通鑑載於三年按匈奴傳冒頓為書遺高后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今移於陳平拜相之後

令民得賣爵

解題曰許以已之爵賣與他人也賈誼說文帝曰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高帝既嘗以飢饉令民得買子矣然則今歲之許民賣爵其亦歲惡與

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解題曰按本紀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以此法考之女子十六不嫁即出五算視句踐又甚一歲亦不近人情恐五字誤

夏六月舞陽侯樊噲薨

解題曰方高帝之疾篤惡趙王如意不容於呂氏讒者以噲與呂氏有連因其形而譖之故帝暴怒遂欲誅之耳以噲之伉健而呂須又為之內蘇明允謂高后之末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大尉不得入北軍蓋得之矣然高帝欲誅噲之意乃為戚氏計非為劉氏計也

立西市修太倉

解題曰大市蕭何所作蓋所謂東市也史記大事記書立太倉按蕭何已作太倉今從漢書本紀

留文成侯張良薨

解題曰按功臣年表以廄將從起下邳陳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以韓申徒下韓國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郤為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戶

漢孝惠皇帝七年冬十月詔灌嬰將車騎材官屯滎陽

解題曰高帝之將崩也遣陳平灌嬰將兵屯滎陽令歲首天下無變而調發十萬衆塡滎陽者蓋惠帝以趙王如意戚夫人死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因有病至是病必益侵故踵高帝舊事復遣灌嬰焉

秋七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解題曰漢書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后虧損至德悲夫

太后使呂台呂祿呂產將南北軍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孝惠裕寬無志曰擢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肩鈇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繆哉投其雄林麻哉劉氏皆因辟彊啓之觀高祖遺言呂后以為相國勃堪寄託之任今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不在衰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從其壽豈敢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尊之也愿獨在呂宗矣何可并之耶
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盡先朝舊
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勃酈商以紿呂
祿吕亦審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誦言誅諸呂豈
不難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
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難豈若制之易由
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為謬矣摭禍之論唯忠
誠足以格其邪心威重足以奪其非望氣蓋足以折
其姦謀為能與於此苟於是三者有所未足焉則王
陵之憤發陳平之逡巡皆審於自量者也或曰以陳

平之謀濟王陵之戇其可乎曰平世固可以長短相
濟至於臨天下之大變非湊補縫縫所得辨也或者
又曰若如德裕之說陳平死於呂后之前則宗何曰
由其上者簡而易由其次者險而難理固然也人不
可小成學不可輕用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曾子豈苟
云乎哉

九月辛丑葬安陵皇后張氏名後宮子為太子至是即
位謁高廟

解題曰春秋書子同生所以嚴正適重國本也考之
左傳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

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此所謂太子生之禮也其嚴如此蓋一國之
本當與一國公之也惠帝為四海神民之主而家適
所出曖昧莫知其從來縱使非呂氏子亦何以解天
下之疑乎此所以社稷將覆而幸存也惠帝傳高廟
大宗之重而失職至此豈可諉之母而逃其責哉

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解題曰前此秦宣太后之屬雖內秉大權猶外假人
主之號令而行也呂太后在惠帝世蓋亦如此至是
出臨朝自稱制以號令天下所謂少帝者不復預事
矣

漢高皇后呂氏元年

解題曰此少帝之元年也而史記漢書皆以為高后
元年者蓋四年太后廢少帝立恒山王為帝以太后
制天下事不復改元則此元固可以謂之高后之元
也

冬十一月甲子以右丞相王陵為帝太傅左丞相陳平
為右丞與客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不治事令
宮中太傅王陵謝病免

解題曰按百官表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後省以王陵免而省也本傳曰呂太后怒佯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與陳平並為相方張辟彊勸陳平授諸呂兵柄之時陵固在旁胡為不引大義以正之矣此大臣至議王諸呂始抗言力爭亦無及矣忠有餘而識不足此高帝所以錯之慧也

春正月除三族辠妖言令

解題曰除秦法也

置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

解題曰漢初君臣大意如此至是始設官耳耕織者秦孝公商鞅之規摹也孝弟力田者高帝蕭何之規摹也使於孝弟力田深探其本而張其綱紀豈止軍秦之舉而已哉然大司徒之職而止以二千石擧之其任輕矣

夏四月長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

解題曰按高后六年宣平侯張敖卒是時敖尚無恙而封其子偃為魯王者蓋為繼公主之後也敖既在始從公主之謚追封為魯元王不使子繼父而使子繼母不使婦從夫而使夫從婦悖於三綱甚矣

丁卯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山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四月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齊丞相壽為平定侯（[illegible]）少府延為梧侯（[illegible]）乃封呂種為沛侯（[illegible]）呂平為扶柳侯（[illegible]）張買為南宮侯（[illegible]）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為王封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建成康侯呂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祿康侯

五月趙王宮叢臺災

解題曰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酈道元水經注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今遺基舊墉尚在是時趙王如意既鴆死淮陽王友繼王趙又幽死梁王恢繼王趙又為其后逼死

御史大夫趙堯抵罪以上黨守任敖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呂后怨趙堯如此而終惠帝之七年居位如

故者蓋獨未敢肆也按任敖傳高祖嘗辟吏吏繫呂
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御史
大夫副貳丞相者也用人如此無遠慮矣

漢高皇后呂氏二年春正月詔定列侯朝位

詳節曰 按本紀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
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
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
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藏于高廟世世勿
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
言（者不著不當食其不食事也）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酈商潁陰
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
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
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
（...）
（...皆不第之）又按史記本紀七年秋太后使使告代王
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
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
（...）請立為趙王蓋高帝定十
八侯位次蕭何第一曹參第二張敖第三周勃第四
今年盡定諸侯朝位蕭曹皆（...）以逸遷張敖為第一

敖既死遂以祿補其處耳（按去年九月丙寅封侯不應便作第一者）
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

詳節曰 服虔曰縣有蠻夷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
郡武都道屬武都郡

楚王遣子郢客入都受業齊王遣弟章入宿衛夏五月
丙申封郢客為上邳侯章為朱虛侯以郢客為宗正又
以呂祿女妻章

詳節曰 諸侯子入京師受業及宿衛皆三代之制也
國語載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
（...）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
命魯孝公於夷宮（...）
（...）
也史記楚世家載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
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即其事也按列傳年來楚元王交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卿門
人也又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
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高后二年封上邳侯為宗
正蓋以其宗室之賢而用之也漢制非劉氏不為宗
正齊哀王二年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

裏以呂祿女章者才武故厚結之高后欲王呂氏故諸劉之望皆見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屠

行八銖錢

【解題曰】應劭以八銖為秦半兩錢按律歷志二十四銖為兩蓋八銖錢比于兩錢其輕四銖比榆莢錢則甚重耳是時民患莢錢太輕故行此錢

封鄭文終侯蕭何夫人同為鄭侯

【解題曰】按年表蕭何薨子哀侯祿嗣孝惠六年祿薨無後高后二年封何夫人同為鄭侯孝文元年罷更

以何少子筑陽侯延為鄭侯婦人自古無封侯者至是呂后以女主稱制故亦使臣下效之焉及逆內外之迹其亂甚矣

漢高皇后呂氏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解題曰】按水經及注大江出岷山東南在蜀郡氐道縣（岷山又謂之汶山今屬茂州汶山縣）江水出峽歷荊門江陵華容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今鄂州江夏縣）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今興州順政縣[illegible]皆沮縣地）漢水出嶓冢山（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illegible]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今為興元府西縣）沔水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為漾東流為沔蓋與漢合也）

（[illegible]）東逕沔陽（今[illegible]）南鄭（今興元府南鄭縣）西城（今金州西城縣）鍚縣（今金州平利縣）襄陽南過宜城縣（今襄陽府宜城縣）鄀縣（今郢州）石城（今郢州長壽縣）竟陵（今復州）又東南與陽口合（[illegible]）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illegible]）

（[illegible]）則所謂江水漢水之溢者必在江陵江夏之間也以此考之

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

【解題曰】按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今商州上洛）

東逕熊耳山北（[illegible]）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也東北過盧氏縣南（今河南府長水縣）過宜陽河南（今河南府福昌）又東過洛陽南伊水從西來注之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illegible]）東北過陸渾縣（今河南府伊陽縣）至洛陽縣南北（[illegible]）入于[illegible]

汝水溢流八百餘家

【解題曰】按水經及注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黃栢谷（今汝州魯山縣）西即盧氏界也其水東流至堯山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滍水一水東

為汝水東南過潁川郾縣今縣屬許州又東過汝
上蔡縣今上蔡縣又東至原鹿縣
南入于淮

漢高皇后呂氏四年丙申封淮陽丞相呂勝爲贅其侯樊丞相呂更始爲滕侯呂忿爲呂成侯太中大夫呂它爲俞侯舞陽武侯樊噲夫人呂嬃爲臨光侯

解題曰按史記惠景間侯者表高后四年四月丙申封侯者十人併與本紀所書呂嬃數之則爲十一人以今表不載呂嬃者九十一人之中而諸呂居其五焉其餘六人亭邑侯朱通則以爲呂國丞相而封也茲侯徐厲則以爲恒山王義丞相而封也成陶侯周信則以從高帝起爲呂氏舍人自河南守而封也山都侯王恬啓則以爲梁國丞相而封也醴陵侯越則以爲長沙國丞相而封也梁王高帝諸姬子長沙王異姓亦得皆封者蓋呂勝呂更始朱通徐厲皆以諸侯王相封故併封趙長沙國相以自解耳猶子産復伯有後併與子孔之後復之之意也史記本紀云封諸呂爲侯及諸侯丞相五人班氏本紀不載其有封諸侯相大人若不數諸呂則有四人恐五字誤獨封衛尉衛無擇爲樂成侯者不知其說或以其親近而封之與

以平陽曹窋爲御史大夫

解題曰參之子也

禁南越關市鐵器

解題曰四夷不王中國閉關以絶之然後貿易有禁令他方奉貢職而有司乃有此請宜其叛也或曰不禁之是遺之以戎器之資有司之請豈爲過哉曰釜以炊鑄以田鐵豈特用於戎器哉推王者無外之心勿禁之可也苟必欲禁之猶當於初受封之時明立條約佗受封十餘年乃始爲之禁安得不反側哉

漢高后呂氏五年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解題曰今環慶涇原靈武之地

初令戍卒歲更

解題曰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周初之戍期一年半而更也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代則春秋時之戍期一年而更也秦末漢初之戍期雖不可得而考然兵革並起執必淹久至是天下無事故令戍卒歲更也

漢高皇后呂氏六年秋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長陵

解題曰呂后負高帝之付託而區區封崇塚墓餙兆

雞晨鳴而妾婦之態於是乎見矣顏師古曰張晏謂
起縣邑故築城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
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
即號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解題曰 顏師古曰狄道屬隴西（今為臨洮州）阿陽天水之縣
也（今屬秦州隴城縣）

行五分錢

解題曰 高后二年以莢錢之輕行八銖錢至是又以
八銖之重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續高皇后呂氏七年己丑晦日有食之既晝晦

解題曰 日行遲月行速每二十九日半月已行天一
周與日相及聚會共舍一歲九十二會故一歲九十
二朔方其共合也月體掩日則下土望之若為物所
食因以食名之比曆家所謂合朔也史之所載或食
於晦或食於月二日者曆法差也按荀氏漢紀日有
中道月有九行中道一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牽牛
東至角西至婁夏至至東井去極近故晷短立八尺
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去極遠
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
分西至婁去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
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日為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
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
而短陰勝故為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有寒有暑此之謂也若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為
寒退而短則為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
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月有九行者黑道
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
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
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青赤出陽道白
黑出陰道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
則陰雨凡災異所起或分野之國角亢氐韓鄭也房
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牽女須女趙也虛危齊
也營室東壁衛也奎婁魯也胃昴畢趙也觜參魏也
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軫楚也

夏五月追尊太上皇妃昭靈夫人曰昭靈后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顏師古曰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媼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武哀侯宣
夫人高皇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

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illegible]宣夫人曰昭哀后

陸賈說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相結

解題曰 延平陳氏曰陸賈直入坐而陳平不見其念之深者慮社稷也心術如此可謂忠矣

秋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恒謝願守代邊乃立武信侯呂祿為趙王

解題曰 文帝秦外來北藩於代所以得全於呂氏之時也卻徙趙之命可謂識事幾矣按史記本紀太傅產丞相平等言[illegible]武信侯呂祿[illegible]上侯位次第一[illegible]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太后殺其子國除

解題曰 欲取其國封呂通也

南越侵長沙遣隆慮侯周竈擊之

解題曰 按南粵傳南越王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

漢高皇后呂氏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

解題曰 台之子也

春三月太后祓還遂病

解題曰 按漢書五行志祓霸上[illegible]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撠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然則如意猶能為妖乎曰志正氣平人之常也志有所懷方氣之盛猶隱伏而未見及其氣衰則惑易亦何所不有哉

夏四月丁酉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諸中官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

解題曰 西漢宦者無封侯者惟張釋以勸王諸呂而封按年表高后八年九月奪侯蓋諸呂敗誅而奪其爵也其餘為關內侯者必同時除其封也釋雖奪侯猶為宦者令後九月晦文帝自代邸入宮釋與有勞焉蓋釋多奇計[illegible]故陳平因任之以安輯宮寺亦未嘗如後世急於濟難假之封爵以亂百世之典矣也方諸呂喋血之時釋豈特不敢有建陵之章綬哉雖宦者令亦不敢自保也乎以至公奪其非據之封以用才存其舊守之職[illegible]死之不暇矣

然則平之所以能扶國命於將傾者蓋有以也諸官加中
者皆奉入其中太僕之類官者令丞屬少府閣內侯者如於秦惠王之後秦地日廣受封於關外為列侯者如律侯之類是也有侯號而居關中無國邑者關內侯也其賜邑者乃特恩耳

秋七月以趙王呂祿為大將軍將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解疑]曰惠帝之崩固已命台祿產將南北軍已而相繼封王至是高后為身後計復命祿產以王而領禁兵也

辛巳太后崩于未央宮

[講義]曰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遺詔赦天下以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

[解題]曰按史記外戚世家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合葬長陵

[辨疑]曰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亦知呂氏之將敗以智免也上陸賈朱建之計乎

八月丙午齊王舉兵討呂氏西攻呂國之濟南相國呂產使灌嬰擊齊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庚申太尉周勃入北軍使朱虛侯章入宮擊呂產及長樂衛尉呂更使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辛酉廢魯王張偃為南宮侯壬戌徙以帝太傅審食其為丞相戊辰徙濟川王太為梁王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己晦至長安廢少帝代王即皇帝位是為文帝誅高后先惠帝子弘朝武太以代中尉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北軍代郎中令張武為郎中令赦天下賜民爵戶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列傳高后崩祿產皆居長安專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illegible]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illegible]齊王與其舅父駟鈞[illegible]

光禄[illegible]男父矣[illegible]文帝三年 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
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
反舉兵欲圍王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
符驗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
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
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 [illegible] 於是齊
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
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
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請大王幸之臨
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西馳見齊王齊王留琅邪王
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既見欺不得
反國乃說齊王曰大王當立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
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
計事齊王乃具車送琅邪王 [illegible]
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 [illegible] 於是齊王
遺諸侯王書曰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
廢帝更立 [illegible] 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
呂分齊為四 [illegible] 忠臣進諫上

惑亂弗聽 [illegible] 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
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 [illegible]
[illegible] 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寡人率兵入
誅不當為王者 [illegible]
[illegible] 漢聞之相國呂
產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灌嬰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
氏變共誅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
以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欲待灌嬰兵與齊合

而發 [illegible] 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
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令其子寄紿說
呂祿歸將印之國呂祿信酈寄日與出游獵 [illegible]
過其姑呂嬃嬃大怒 [illegible] 九月庚
申旦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見相國產計事 [illegible] 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
[illegible]
[illegible]
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

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illegible]）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illegible]）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illegible]）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illegible]）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illegible]）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illegible]）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為劉氏（[illegible]）

（[illegible]）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illegible]）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illegible]）衛尉毋入相（[illegible]）產殿門（[illegible]）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裴徊往來（[illegible]）

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乃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illegible]）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illegible]）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illegible]）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illegible]）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illegible]）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illegible]）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illegible]）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illegible]）使人誅燕王呂通（[illegible]）而廢魯王偃（[illegible]）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illegible]）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illegible]）

虛名耳 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齊兵
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
使使召責問魏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灌嬰兵亦罷滎陽而
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
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
以此言觀之則非劉氏子明矣 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
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
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
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 [illegible]
大臣皆曰 [illegible] 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
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
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 [illegible]
[illegible] 乃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
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
人則大臣安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
謝再反然后乘 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邸

[illegible] 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
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
議之 [illegible] 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
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
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
與陰安侯 [illegible] 列侯頃王后 [illegible]
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 [illegible]

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
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
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
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illegible]
[illegible] 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
牟侯興居清宮 [illegible]
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
去兵 [illegible] 滕公乃召乘輿車

少帝出就舍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
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
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遂入而聽政夜拜
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
中還坐前殿於是下詔書曰間者諸
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
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
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年秋也周幕年
以秦漢閏之

大事記解題卷第九

刊正大字一百二十八
小字四十一字

大事記解題卷第十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
王

解題曰澤少帝時為齊王所詐失國自歸長安故史
記本紀書故琅邪王漢書削故字

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

解題曰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
嗣王某踐履也阼東階也主人所升降也士冠禮注
云阼猶酢也所以荅酬賓客也天子祭祀唯至尊獨

升東階羣臣皆由西階也周康王將受顧命由賓階
隮者未即位不敢當主也文帝已即位故初謁高廟
即阼階而升史記書即阼為其正位為尊之始也漢
書削即阼二字

尊代太后曰皇太后壬子遣太后弟車騎將軍薄昭奉
迎于代

解題曰按史記外戚傳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
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
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為代
太中大夫太中大夫秩卑薄昭之拜蓋在文帝即位後也

增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章等封邑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illegible]）欲代劉氏（[illegible]）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illegible]）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illegible]）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illegible]）

（[illegible]）太尉身率襄平侯通（[illegible]）持節承詔入北軍（[illegible]）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illegible]）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illegible]）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illegible]）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illegible]）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

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

補遺曰 齊地城陽濟南琅邪三郡也楚地當攷

十月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增曰 高后除三族罪而收坐父母妻子同產之律猶在至是乃除之 按刑法志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其安之有司三請乃立長子啓為太子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解題曰 按景帝紀注景帝年三十二即位然則文帝之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僞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阼之

然惶不克勝所言皆發於中心非好名也至於言親

王文王淮南王特因有司有豫建之請故荅以近親

賢王尚多豈為不豫而已亦非為禪讓不情之語也

有司之言曰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

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

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

撫海內然則當時之廷臣蓋其知此者矣因賜天下

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顏師古韋昭以謂雖非已

生正嫡但為後即賜之爵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

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史記漢書兩本紀所載大略皆同但史記

云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所謂秉德以陪者專為爭讓也漢書削惠仁以好德一句石云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失文帝之意矣史記又云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大祖漢書削親率士大夫一句則與下文建諸侯之語不相應於文義亦未足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高

年孤兒布帛米肉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

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

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以上孤兒九歲以

下布帛米肉各有數古者天子必娶於諸侯是時漢

諸侯皆劉氏故不得已援母以子貴之義立母為后

右漢書削諸侯皆同姓之語失其旨矣賜天下鰥寡

孤獨窮困即漢書所載振貸之詔也及年八十以上

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即漢書所載存問

長老之詔也漢書缺其文史記載其故也

選皇后兄弟師傅賓客

解題曰 按申屠嘉傳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

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

故欲相之廣國少為人所略賣為奴脫節其賢至此

豈非擇師傅賓客之力乎古者天子諸侯不內娶故

教養外戚之法無傳焉封建既廢外戚未必乏也族尤

不可不教養也乎帝親經呂氏之禍故知其為急務

耳東京雖置四姓小侯學而實[illegible]往稷得

非未嘗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若訓導之任者

特章句之陋儒乎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解題曰 致堂胡氏曰文帝當陽而有此災異何也或

以為呂氏感陰餘氣所感如條洪所言為旱為禁

又餘厲也非耶曰天地之變非一端苟以為人事致

之則如五行穿鑿附會泥而不通使人不之信者多

矣蓋以為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有修德正厥

事反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考也要之為天下主父天而毋地父毋震怒顔色異常人子當栝栗恐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呂氏之禍既已往矣未來之應庸可恐諱然文帝方以德化天下尚倹素務敦朴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所以有災異之徵而無其應乎

令郡國無來獻令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詳節曰 按賈捐之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師古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脩代來功封衛將軍宋昌為壯武侯

詳節曰 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是夜即以兵權付之藩國舊臣蓋習見高祖疑棄韓信軍遂以為慮大事當如此雖有私心上易知之說示人不廣之說亦不暇恤也至於即位半年之後始脩代來功所封者獨宋昌一人必以[illegible]此乃已事固可以伸吾議抑之意亦也自今觀之文帝之時非楚漢未定之際乎勃之為人非飛揚跋扈之才使高帝而在亦必不以此待之矣然則賞稟之不大者豈特大舜臨下以簡之德未易識哉雖高帝屈群策之略亦莫知其涯涘也按惠景間侯者表壯武侯宋昌中元四年奪侯國除不載其由正使有罪不能全護先帝功臣孝景亦未可無責也史記十表意義弘深始學者多不能達今附見于此三代世表以世系為王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以百世本支言之黃帝之初先列諸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三代皆出於黃帝可知矣〔[illegible]〕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則親疎之相輔可知矣當顓頊以下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焉則正嫡旁支之繼續皆可知矣〔[illegible]〕以天下大勢言之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

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
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
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
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與
同姓強弱亦略相當也如高祖十二年高祖弟交王
楚高祖子肥王齊高祖兄子濞王吳高祖子長王淮
南高祖子建王燕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
高祖子友王淮陽高祖子恒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
下之勢同姓甚強而異姓絕無而僅有也[illegible]
以當世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
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
帝時存者七十一則時之守先典特[illegible]得其大
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illegible]太
初以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illegible]皆可知矣
[illegible]如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
四元朔侯者二十七[illegible]元狩侯者十二皆以匈
奴封元鼎侯者十六[illegible]以匈奴
兩粵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既駱南粵朝鮮西域
封則將之用兵孰多孰少皆可知矣建元以來王子
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

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則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
次第皆可知矣以君臣之職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大
事記沛公為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
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
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帝奉玉卮上太上皇壽曰令臣
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書
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
彼班氏作漢史苟欲自出機軸盡變子長之例分異
姓王同姓王為兩表漢初規跡相錯之意不復見同
姓諸侯王表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諸表廢
國經年緯之制徒列子孫曾玄世數是特聚諸家之
譜諜耳天下大勢當世得失泯然莫可考何名為表
哉太史公諸表秦楚之際月表此一時也漢興以來
諸侯年表此又一時也至於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
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表異惠景間侯者表與建
元以來侯者表異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
元其亦有以矣彼班氏分諸侯王為兩表智不相近
理固應爾至於王子侯起於高祖則史家之常例也
至於中分西漢諸帝之功臣以高惠高后文為一卷
景武昭宣元成為一卷特以卷秩重大析之耳別外

感恩澤侯自為一表雖頗有意然其所發明者亦狹矣百官公卿表上卷叙官制沿革固有益於世若下卷所謂表者削去大事不記則所書者止於公卿拜罷月日而已并載九卿雖為繁碎猶非其大失也古今人表以區區一夫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之等差其不知量亦甚矣後漢書班固著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女弟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世遂疑此表出於班昭恐固不至如是之陋後漢史信入表未及竟而卒則大綱皆出於固特其間節目未備昭補而成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有旨哉

從高帝入漢中者列侯盡封二千石以上賜食邑

解題曰追脩高祖時遺功臣也按史記本紀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淮南王高帝子齊王[illegible]之功勞特封其外親漢書本紀年表皆止[illegible][illegible]父字蓋因之時已不[illegible]母兄弟為舅父如淳曰邑名六國時有清郭君清音靜

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解題曰自是專置一相武帝征和二年雖詔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劉屈氂為左丞相然右丞相竟未嘗拜也[illegible]

遣陸賈諭南越趙佗謝罪去帝號

解題曰按南粵傳文帝元年詔丞相平舉可使南越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乃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致堂胡氏曰賢哉文帝之[illegible]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

變亂法不能獨制[illegible]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illegible]隆慮侯周竈[illegible]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illegible]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長沙今湖南南郡今湖北也皆與南粵接界南粵今二廣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
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
土也朕不得擅變焉（[illegible]）吏曰得王之
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
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
通其道是爭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

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
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illegible]）
（[illegible]）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
國陸賈至南粵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
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
（[illegible]）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
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
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
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illegible]）
（[illegible]）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illegible]）

（[illegible]）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
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
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illegible]）使內史
藩中尉高御史平（[illegible]）凡三輩上書謝
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
異故更號為帝（[illegible]）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
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
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illegible]）且
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illegible]）其眾半羸南面稱王東

有閩越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
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
粵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
而臣事漢何也（[illegible]）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
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
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
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
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
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

飭遣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
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齊哀王襄薨立太子則爲王
解題曰 按世家文帝元年齊哀王卒太子則立是爲
文王
以賈誼爲太中大夫
解題曰 按本傳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
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
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
與李斯同邑而嘗學士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

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
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
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漢孝文皇帝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獻侯陳平薨
解題曰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
術 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平所好黃帝老子之術如此然觀此其張良陳平偉奇可見漢初所以尚黃老 方其割肉俎上之時
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
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

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
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李德裕然云諸葛亮言以子房之清雅不及陳平之濁俗觀此則二人之品格可見矣
詔列侯各之國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
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
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 自侯國往長安給役輸致 而列
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
者遣太子 李奇曰爲吏謂爲卿大夫者師所止特以恩愛見留也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求言舉賢良方正罷衛將軍軍者太

僕馬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
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
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庶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
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
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
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 乞言於匄政也 及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令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
此制科之所也 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 令執收戒使為其民

費也 朕既不能遠德故𢥠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
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
將軍軍（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此北軍又在南北軍之外也）太僕見馬遺財
足（師古曰太僕見在之馬當減留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禁）
（應劭曰傳置…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太僕掌輿馬也漢書衛將軍者…）

潁陰侯騎賈山上書言事

【解題】列傳賈山潁川人也祖父袪故魏王時博
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袪所言涉獵書記不能
為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從也潁陰侯灌嬰也）孝文時
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為人
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
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
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
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
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以
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
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
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
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
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
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
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仁者善養士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
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
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
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
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
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
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詩曰匪言不能
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
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

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 漢書百官表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大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 與之馳毆射獵諸侯聞之必怠於政矣

陛下即位損食膳不聽樂 [illegible] 減外繇衛卒 衛卒衛尉所將卒也 止歲貢 [illegible] 省廄馬以賦縣傳 [illegible]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 元年詔 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 [illegible] 賜天下男子爵 [illegible] 大臣皆至公卿 [illegible]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 [illegible] 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 [illegible] 憐其衣赭書其背 [illegible] 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 [illegible]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 [illegible] 以夏歲二月 [illegible] 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illegible]

春正月丁亥親耕籍田

詳節 按本紀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 師古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 [illegible] 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三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詳節 按史記本紀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

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
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
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

以太中大夫石奮代張相如爲太子太傅

解題曰　按本傳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
擧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
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張釋之問文帝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然則相如當時共推以爲長者文帝太
子師傅之選蓋如此

五月除誹謗妖言律

解題曰　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
妖言然則秦律也顔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
令今此又云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

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解題曰　兵符郡付之守國獨付之以相付也漢制諸
侯不得自發兵也齊魏勃紿齊相召平曰王欲發兵
非有漢虎符驗也然則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
之初作者豈非用銅以此始乎
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
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
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
之

漢孝文皇帝三年絳侯周勃免丞相就國

解題曰　以宰列侯之國爲名而罷之也勃功成不退
固非人主所能久安觀袁盎之進說蓋亦有私焉按
史記袁盎傳盎楚人也其父故爲群盜徙處安陵
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
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
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
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
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
爲太尉主兵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
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
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
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

盎遂不謝[illegible] 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
以為反徵繫清室[illegible]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illegible]
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illegible]
李德裕窮愁志云袁盎之對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
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
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illegible]
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

劉氏陳平用辟彊之計推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
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不可
知也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
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
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賈生之說論堂
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
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衆公者難與並為仁
矣[illegible]
以太尉頻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解題曰灌嬰功名次於周勃者也故以代之罷太尉

官屬丞相則兵柄歸相府矣
城陽王章薨立子喜為城陽王
解題曰章既薨子孫俾王豐者十世至王莽篡位始
絕章平日所存蓋可知矣赤眉起軍中常有齊巫鼓
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
縣官何故為賊軍中驚動樊崇等求景王後得七十
餘人唯盆子為近屬乃立之大亂之世妖誕並興固
無足怪然章之餘威震於青齊亦可見也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解題曰按列傳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

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
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
而舍之[illegible]
[illegible]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
盡收捕王母兄弟[illegible]美人[illegible]
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
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
侯言呂后[illegible]
[illegible]
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illegible]

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illegible]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illegible]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illegible]常心怨辟陽侯及孝文帝三年入朝甚橫乃往請辟陽侯[illegible]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氏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illegible]

五月匈奴冦北地上郡居河南帝幸甘泉命丞相灌嬰將騎八萬五千擊之於高奴匈奴敗去

解題曰按本紀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illegible]帝初幸甘泉[illegible]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者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匈奴傳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illegible]

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illegible]

解題曰帝將親擊匈奴故發兵衛守長安也獨發中尉材官者用征黥布故事也衛將軍其宋昌歟

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解題曰自甘泉之高奴勞丞相軍也自高奴之太原

駐蹕為丞相軍聲勢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以太原國地盡與代

辯疑曰 史記大事記今年書以地盡與太原太原更號代漢同姓諸侯王表亦書代王武文帝三年徙為淮陽王太原王參文帝三年更為代王蓋文帝自代王立為天子析舊國為二以封二子至是匈奴入寇內奉兩王外禦強敵事力不支故移武王淮陽使參盡有全代之地所以省其意之勞專職守之備也

濟北王興居反罷丞相兵以陳武為大將軍帥四將軍十萬衆擊之復以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

辯疑曰 興居觖望而反欲襲滎陽亦知戰國秦漢以來天下之常勢矣然區區祖策士之餘說欲用之於人民樂業之時聞車駕暫出遂生覬覦其識略非城陽匹也文帝亟罷丞相擊匈奴之兵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擊濟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寧侯魏遬深澤侯趙將夜皆為將軍屬武又別遣祁侯繒賀將兵屯滎陽應之如是汲汲者慮其萬一豕突據南北之衝雖不能為社稷大憂豈不甚費經理也文帝可謂知兵矣

以大中大夫賈誼為長沙大傅

辯疑曰 本傳曰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改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張相如馮敬為典客今年書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按誼至長沙三年始作鵩賦首稱單閼之歲蓋丁卯歲也若載謫賈誼於丁卯年則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無由譖之今附於甲子歲之末

漢孝文皇帝四年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為丞相

辯疑曰 按列傳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首歲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律令如淳曰五音清濁各有所比故比之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illegible]）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

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蒼德王陵（[illegible]）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召河東守季布至邸（[illegible]）罷歸郡

解題曰 郡國皆有邸所以通奏報待朝宿也[illegible]季布皆不能書其用文[illegible]之度不弘矣

以安丘侯張說為將軍擊匈奴出代

解題曰 按史記年表張說初以[illegible]屬魏豹以執鈹入漢以司馬擊籍以將軍定代侯[illegible]則說高帝時嘗擊匈奴者也

匈奴單于冒頓請和親許之

解題曰 按史記匈奴傳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illegible]）[illegible]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illegible]）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illegible]）係雩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illegible]）書至漢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

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

解題曰 屬籍宗正所掌也按高紀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illegible]）此族之諸劉散在四方非一族也諸侯王子謂未封侯者也所賜之邑就分本國之戶而祿之也

秋九月絳侯周勃下廷尉赦復爵邑

【解題】曰 廷尉陳氏曰孝文逮捕周勃誠過矣然勃以河東守尉行縣至絳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使漢以無罪加誅被甲持兵可以免乎逮捕之辱亦有以自取之也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賈山曰一人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是則人主不得聞其過而社稷危矣文欲不以威重壓士大夫者莫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然則獄吏貴於大臣 [illegible]

作顧成廟

【解題】曰 用秦始皇作極廟故事也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漢孝文皇帝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

【解題】曰 以五分錢太輕而更之也 [illegible] 賈誼諫曰 [illegible] 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器 [illegible] 以假貴臣 [illegible]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上不聽賈山亦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 [illegible] 云

漢孝文皇帝六年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至雍死

【解題】曰 按漢書史記列傳長驕恣不用漢法文帝令帝舅薄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無失南面之 [illegible] 不求守長陵

□下之真定先母𨚗父不謹數逆天子[illegible]
論行以高兄無憚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
皆有法[illegible]其在王所吏主者坐[illegible]
[illegible]令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
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
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illegible]
[illegible]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illegible]
[illegible]王若不改
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王得書不說六年
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謀以輦車四十乘[illegible]反谷口
[illegible]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
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
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盜賊中尉臣
福[illegible]
[illegible]
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
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illegible]擅為
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

漢諸侯人[illegible]及有罪亡[illegible]為治家
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
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illegible]
[illegible]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
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
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
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illegible]
[illegible]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illegible]以使長安尉奇
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illegible]與
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

[illegible]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
埋此下[illegible]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
罪者六人[illegible]為亡命
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illegible]擅罪人罪人無
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illegible]赦免罪
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
侯以下九十四人[illegible]前日長病陛下憂苦
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illegible]
[illegible]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
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

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
璧皇帝（高祖十年所立也）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
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諸侯王自所命春皆）
（乃長所自命欲見天子也）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
臣請論如法（於此棄之人也）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
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
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
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所謂明詔以恩不忍制事臣引議固爭者也）
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

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
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
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
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
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有司請給薪菜豉肉有司請子母從居而不詔令故漢）
（人才人從居皆以恩人也他可盡知者之誅罪因忍欲）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
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
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
（漢書音義曰中有監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
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

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今本...淮南王為人...）
（病死此縣矣）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
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
可（丞相御史其罪固可責...）上即令丞
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
市（...）
（...）而袁盎傳載盎辭文帝之辭曰陛下有
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侍區區辯士押闔之
浮說以導誘主聽雖能以辭御意然盡其心者亦深

矣文帝聞其策而壯乃曰淮南王有三子唯本陛下
耳其後分淮南地王（其三子）三子實甚於此賈誼上疏力
爭而盎則闇之盎之所以事文帝其所益不若...
之大也
帝（太子）上林中郎將袁盎郤慎夫人坐
解題曰 按本傳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
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
（...）
盎引郤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
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

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盎之為其愼夫人也，愼夫人而怨之，又其解之，先而文帝後 文帝先而怨，愼夫人皆盎為皇帝而解之，後怨則盎欲解，則此解父子也，君臣也，用史也，實不能盡述錄。載此事於三年，以本傳考之，文帝即位，盎見嘗任盎為中郎，至淮南王遷蜀，始書盎為中郎將，則二年言未遷為將，不得引卻愼夫人坐也。今從本傳載於淮南王事之後

遣中大夫意使匈奴。頭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

于。復以宗室女為公主，妻單于。

解題曰 報係雩淺之事也。按本傳，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願寢兵休士，故約以安邊民，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答其意 漢與匈奴約為兄弟，高帝使為兄弟 獨以約和親 所以遺單于甚厚。劉繒絮酒米食物，歲奉有數 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自為寇以事，其辭未嘗有先 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引前有名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既不從詐，如又為其所謂 敬如單于書。言如其約，信如此 古賢王之意

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師古曰：服天子所自服也，袷者衣無絮也，以繡為表，綺為裏 比余一。漢書作比疏，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 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漢書作犀毗，師古曰：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 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匹已 言諸物皆以遺其君也。其兵事者，自勞而稱可謂得大冒頓之意也。以文帝之世，猶不免於此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一遣者 一官者 之傳 遣為大害 皇女 閼氏 日說 漢患 云說者 言說 我行

漢孝文皇帝七年冬十月，令諸侯王子、列侯毋去妻及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解題曰 按本紀，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蓋漢初法制未定，諸侯毋妻子徵捕紛然，吏二千石亦擅徵捕，不由所屬，至是始限之也。

切置南陵

【解題】用秦始皇驪山故事也以文帝之賢而作痛起陵皆踊亡秦之迹豈當時在廷之臣智皆不足以及此與霸陵在長安南王粲所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者也始作未有名故謂之南陵按史記大事記九年以芷陽鄉為霸陵是時始有名

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解題】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顏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闕之務也按王莽傳壞渭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蓋取思之訓故有復思之說

梁懷王太傅賈誼入見是時誼為梁王太傅

【解題】曰按本傳賈生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 [illegible]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 [illegible]

漢孝文皇帝八年梁太傅賈誼陳政事

[illegible]

【解題】按誼疏及按本傳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以傳所序考之則纂集誼前後所上疏合為此篇以疏之辭考之則綱條相應又似一時所上何也蓋痛哭流涕太息之目必一疏所條畫班氏又取它疏以義類相從附之於其間耳如痛哭一條稱淮南厲王之謚而厲王追謚置園在文帝十二年又稱馮敬匕首陷其匈而馮敬之死當在文帝十三年兩者皆非誼初為梁王太傅時事凡此類皆班氏所附入也可為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 [illegible]

可為流涕者二謂匈奴謾侮侵掠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者有三變風俗也[illegible]可為長太息者有六見於史

[illegible]

[illegible]殺太子也[illegible]

說大臣也[illegible]

[illegible]誼之所論[illegible]

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晁錯明申商執味此跪譎然有洙泗典刑未見其為申商者讀至於諸侯王皆衆叛離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不缺則折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

夏封故淮南王長子四人為列侯

解題曰 按史記列傳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

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

漢孝文皇帝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解題曰 按外戚恩澤侯表軹侯薄昭十年坐殺使者自殺帝臨為置後按絳侯世家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是時蓋文帝元年也方帝即位之始昭受大臣重賂而莫之禁則縱其惡者非一日矣

帝幸上林升虎圈嗇夫為上林令謁者僕射張釋之諫乃止

解題曰 通鑑載於三年以本傳考之荀氏書於此年是也按本傳釋之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事[illegible]

（文以父兄任子弟為郎者如張安世是也有以富貲為郎者漢儀注謂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孝弟為郎者主父偃是也有以上書而為郎者董仲舒對策但云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以富貲者蓋多出此兩塗耳）及事孝文帝十歲不

得調（師古曰調選也）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

遂（自費中郎故此減仲之產不足以）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

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所謂謁者選主之）釋

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

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

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亦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

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

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上欲對失職虎圈中所當之數則不當缺）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

久之前曰（久之）陛下以絳侯周勃何

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

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

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敝如秦之所以亡）以

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

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

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

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具以質言之）

（秦漢得失）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紫微呂氏本中曰

世之治也君子在上位而其說行世之不治君子在

下位而其說隱夫說非隱也上之人不能顯其言而

用之也雖然君子為是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

論也天下之公論不能盡隱不行於上必傳於鄉黨

閭里而世之好事者常必相與珍貴而扶持之及世

之有為者則必質前日不用之說以為治取鄉黨閭里

之所珍貴而扶持者達之於朝廷施之於四海其效

可覩也當漢之治其用人必先曰長者舉事必先曰

大體懷王之遣諸將入關也曰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而西令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於是獨以高祖

素寬大長者卒遣高祖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

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

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并論孟舒所以為

長者張釋之問文帝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張歐之徒皆以長者處官世皆亦長者爭之及宣帝惋龔遂之對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此皆漢之治用人必先長者驗也袁盎當文景之世常引大體慷慨及黯事武帝亦引大體不拘文法太史公傳酷吏稱自郅都杜周之屬皆以酷吏為聲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田蚡與竇嬰爭辯韓安國數蚡何其無大體也及邴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群鬪死者不問問牛喘吐舌者恐時氣失節有所傷害誤

大事記解題卷十　四十四

吏服言知大體皆漢之治擧事必先大體驗也用人必先長者擧事必先大体此固漢之所以為治而非漢之君臣建為此言也因秦之世其說不行而為御黨閭里𥙿貴而扶持之者漢知天下公論所主而用之爾方秦之末用人先苛察亟疾以捷給為能以相先為能以衆陋而不取以在下者為相阿黨朋比而不用其擧事不以長遠重厚為計而不可按者計其入不考其出便於今不謀於後安於上不問其下之當否也持重者以為可鄙簡朴者以為可欺秦之治如此宜夫二說之不用也嗚呼說用

棄於上而隱於下為上者不可不察也

諸侯王皆來朝

解題曰 史記大事記今年書諸侯王皆來朝然則吳王稱疾不朝其猶在是歲之後歟

遣太常掌故鼂錯往濟南伏生所受尚書

解題曰 史記本傳曰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

大事記解題卷十　四十五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史失其年按鼂錯傳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今載於拜家令之前年

十一年冬十一月帝幸代春正月帝至自代

解題曰 警遣備省瀆濟也

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國除

解題曰 按史記梁世家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

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縣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纂要曰 按列傳梁王勝死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王武代王參皆文帝子也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師古曰[illegible]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王國[illegible]不幸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illegible]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illegible]逋逃而歸諸侯者已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文帝不用其策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illegible]

淮南向陳以南揵之江文帝不用此策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illegible]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illegible]而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

博士晁錯論太子未知術數拜為太子家令

纂要曰 按本傳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illegible]以文學為太常掌故[illegible]錯為人陗直刻深[illegible]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illegible]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illegible]遷博士又上書言[illegible]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

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illegible]）之

（[illegible]）

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illegible]）臣竊觀皇太子材高智奇馭射技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illegible]）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漢初黃老申韓世有傳授觀此傳及樂毅傳贊皆可考也獨儒者無聞焉故高祖以來黃老申韓迭用於世（[illegible]）

（[illegible]）而儒者獨不用殆非專時君之罪也太史公曰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其所感者深矣

匈奴寇狄道從鼂錯議募民徙塞下

解題曰 按本紀匈奴寇狄道又按鼂錯傳是時匈奴彊數侵邊上發兵以禦之錯時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illegible]）

（[illegible]）西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illegible]）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illegible]）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illegible]）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illegible]）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illegible]）風雨罷勞飢渴不困（[illegible]）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顏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弩者中國之所長）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顏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大相射也臣瓚曰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笥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若後世所謂歸義也）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

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邊郡之騎）（本與匈奴同）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即漢儀注所謂民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也）兩軍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

當也（文帝詳擇以來書者如此）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此所以由匈奴不過漢夫戰所以能為邊患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二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二步）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前所謂為之高城深塹者謂家室田作也）（此所謂復為一城者謂當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凡一城當有千家以上也）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說如是然至者如歸）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募罪人應募者少許罪人以成丁之奴婢輸官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平民有者許輸奴婢以拜爵）不足乃募民

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罪人及民欲[illegible]）（按百官表高爵謂公大夫以上也）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illegible]官不供之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此謂[illegible]者也）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illegible]）縣官為贖其民（[illegible]）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illegible]）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illegible]）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illegible]）使先至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

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此古之通法也[illegible]）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illegible]）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illegible]）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illegible]）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illegible]）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illegible]）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illegible]）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illegible]）一大治則終身創矣（[illegible]）欲立威者始於折膠（[illegible]）來而不得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漢孝文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隄興卒塞之

〇按河渠書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

東潰金隄（師古曰潰橫決也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曰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水經曰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注云城北十里有鉼河口有金隄宣房堰）

酸棗今開封府酸棗縣白馬今滑州白馬縣

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

解題曰四年既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故亦賜其女也

二月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解題曰惠帝之崩至此二十年矣以文帝之仁始得出嫁然則定制未立事之遺落者多矣

三月除關無用傳

解題曰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

鼂錯請募民入粟於邊拜爵免罪從之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解題曰荀氏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功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錄之按食貨志鼂錯復說上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每畮收一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或所其償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言所服也師古曰堅謂好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以富貴矣尊農夫農夫以貧賤矣（是時法律如此）故俗之所

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惡乖迕(此正中文帝之病)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
(師古曰謂賞賜也)所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
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
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而貴粟則賈不賤而農不傷農)夫能入粟以受
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
損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
(不為卒者入其錢耳)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復卒者免之)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師古曰所謂神農之教者也)以是
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
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
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
少級數為差錯又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師古曰支謂給之)可令
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粟於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
勿收農民租上復從其言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
之半
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悌者力田廉吏縣以戶口率置

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
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之
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
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甚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
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戶者
三匹(師古曰二百石以上者率百戶一匹也)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
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追謚故淮南王長為厲王
解題曰 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孝文十二年民有作
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
為貪淮南王地邪乃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陵
如諸侯儀
漢孝文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漢書刑法志五月齊太倉令淳
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淳于公無男有五女
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

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illegible]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慝其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illegible]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illegible]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當有以易之故[illegible]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

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刖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事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illegible]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illegible]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illegible]笞五百代斬左止者笞三百[illegible]造殺御史大夫馮敬

解題曰按賈誼既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不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illegible]

子名宜直為擋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大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刺
者雖不知主名以誼上考之今吳又見告則然為甚
者其出孫為然師吉曰踐世數數百斯謂諸侯王
刺客列傳百官表雖不載敬死之年然肉刑議尚存敬名
而賈誼傳亦稱梁王死後歲餘誼亦死是敬之見殺
必在賈誼前無疑也
故梁王太傅賈誼卒
續綱目按賈誼傳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
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梁懷王以十一年
年六月死王此懷兩年懷王氏詩曰懷王自墮馬賈傅王死嘉吉人事一年戒其言敘荀然為哭死弄為生
賈心良不欺消治聲利門姆著復何知東坡蘇氏曰賈生過禍者賦歹弔屈原好高闊廣岡臆無有遠舉之

志具後幸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使人君得如賈誼
臣則知其有猜介之不見用則憂傷病且不能
後復被疏為賈生者亦其功發哉合睢川後四歲齊
策撤上議觀之則賈生之器亦可見矣
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乃分齊為六國盡立悼
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
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此一事不用賈誼之說故
後十年文帝崩王育悼惠王淮南厲王諸子在十六年當帝後三年景帝崩後此實十年
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
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
者以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
史記云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六月除田租

解題曰用晁錯策務農積粟既多故除田之租稅
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
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富强富人占田逾侈
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
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
分於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
强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
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
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
仲舒嘗言宜限民名田至哀帝時乃限民田不得過
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
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
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强卒
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縱是觀之若
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
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
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
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

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

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右塾比長坐於左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

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於太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

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升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泰平而王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為邑邑四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率三十國為卒卒有

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率比年簡車徒群牧五年大簡車徒此先王制上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法也

除戍卒令

群按 按史記大事記是年除肉刑及田租稅律戍卒令蓋用晁錯募民戍邊之策應募者衆不必勞平民更戍也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稽粥十四萬騎攻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孫卬遂至彭陽使騎至雍甘

周舍為衛將軍張武為車騎將軍將車千乘騎十萬屯長安旁以備長安以昌侯盧卿、侯魏遬隆慮侯周竈皆為將軍屯上郡北地隴西張相如為大將軍共赤欒布為將軍大發車騎以擊匈奴匈奴遁走出塞

群按 中行說之謀也按史記漢書本紀列傳中行說降匈奴單于甚親幸之（[illegible]）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illegible]）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illegible]）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illegible]）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遺書以尺二寸牘及

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讀使或言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illegible]）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illegible]）（[illegible]）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佔佔冠固何當（[illegible]）

（[illegible]）

敎也言凄且當思念無為學佔佔耳韡目謂者冠無所當益也 日夜教單于候利

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

那塞蕭關殺北地都尉卬 㑹郵令原用臨涇將有漢劍郡郡為或貫閣朝部之

閱也按地理志朝那屬安定郡而來也尉對見若 蓋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所置是時猶屬北地也 師古曰功臣表云缾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 事文帝十四年封數此正合然則卬生遂面信害 乃云然則說同一冠書守郡卬之宜李無所錄也 會字漢書何傳同不云是卬復何從而知之年也

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按地理志彭陽屬安定今州彭陽起

使奇

兵入燒回中宮 漢書作騎安非是無步兵餘 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

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乃遣三將軍軍上郡北地隴

西 按年表皆高帝功臣也 寬皆為中功臣也 以中尉周舍為衛將軍 郎中令

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

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將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

后固要上乃止 文穎曰固堅也要之 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

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內史欒布為將軍 月餘

表東陽侯張相如以中大夫從高帝擊陳豨力戰功封 董赤以父董渫功封者也 故人以皇帝為大將軍 布傳 以燕相…

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

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 文紀 師古曰逐之行事也

以中郎署長馮唐為車騎都尉救囚徒魏尚復以為雲

中守

按列傳馮唐者其大父趙人唐以孝著為中

郎署長 署長也 應劭曰郎署長 此云孝子郎也 事文帝文帝輦

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

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

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時匈奴為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 當時名將

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

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

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

牧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

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揚子曰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

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 事以信臣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當是之時匈奴

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

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

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曰覆白之也 委任而責成功

故李牧乃得盡其志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

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 師古曰養錢私錢也 五日一椎牛

饗賓客 撑士在邊府賓者也 軍吏舍人 軍吏之吏雲中守之舍人 是以匈

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

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

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顏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此法論害時法害也]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罰為役罰作也]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騎之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漢之舉賢良如此韓國武帝初以賢良徵者九十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苟悅論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明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為安劉氏者必勃也

既定漢室迎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職晃然囚執俛首攝襟屈於獄吏豈不悲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動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墮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賢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

春三月增諸祀壇場珪幣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河間文王辟彊薨立子福為河間王

解題曰 辟彊趙幽王少子二年所封也

漢孝文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以公孫臣為博士

議改正朔服色夏四月帝幸雍始郊見五帝

解題曰 按封禪書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終始傳[illegible]）（秦始皇以周為火故從其所不勝而為水公孫臣以秦為水德漢從其所不勝而為土）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服色之事）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如淳曰十月陰氣在外[illegible]）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illegible]）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illegible]）衣皆上赤（[illegible]）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

解題曰 按鼂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illegible]）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illegible]）並建豪英以為官師（[illegible]）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illegible]）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illegible]）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illegible]）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曰平陽侯

臣盎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illegible]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illegible]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得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盎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其對為諸語以求售世固已多論之然論變法之意纔有[illegible]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兩語極稱其美以抄帝之意微見其端以起帝之疑此正錯之術數也賴文帝清靜寡欲不為其所動耳至於論三王計安天下本人情及亡秦之敗亦不可廢也[illegible]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當時議論之臣因以與錯比其遷為中大夫文帝特奇其材而已觀太史公所敘可見也[illegible]

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

解題曰齊明年紹封按史記年表河間哀王福元年薨無後國除為郡[illegible]至孝景前三年復為國

漢孝文皇帝十六年作渭陽五帝廟夏四月帝郊見五帝於渭陽以新垣平為上大夫命博士諸生摭六經作王制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說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illegible]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illegible]清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illegible]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illegible]後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

辯疑曰 按郊祀志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
因其直（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立五帝壇祠以五牢以文帝
之清靜寡欲一有所溺其惑如此況其下者乎是故
人主不可有所欲
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丙寅分齊為六國立悼惠王
子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武城侯賢
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膠西王
扐侯辟光為濟南王又分淮南為三國立厲王子阜陵
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
王

辯疑曰 文帝於賈誼之策一從一違者分齊以王悼
惠諸子蓋其所欲不王厲王諸子則非其所安也覲
過知仁亦可謂天資之厚矣天資雖厚不能裁之以
義及武帝之世淮南衡山之獄㝡戮生民以數萬計
恃天資而不學其患至此按悼惠王傳齊哀王既罷
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
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
燕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
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
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

章與居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興居發兵
反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
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至十五年齊文王
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
王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
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又按史記淮南王傳上
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
為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
漢孝文皇帝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
辯疑曰 受玉杯之獻卽明年之德靈實也以日再中

之說而改元卽哀帝之溺夏賀良也治廟汾陰欲祠
出周鼎卽始皇之求泗水也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使新垣平之不死漢其殆哉然武帝既
誅文成而五利之寵又甚於前文帝自是遂不復信
方士之誕蓋其天資本非多欲而能溺而斯故猶可
自拔也觀其遺詔之首曰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
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此纔六七年耳所見如出
兩人人恒過然後能改豈虛言哉至於忿疾新垣平
而復三族刑怠廢祠而怠於正朔服色郊祀之事
則備衆職者之責也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於北宮

解題曰 按史記漢書列傳大臣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詔議民食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孝文皇帝後二年夏帝幸雍棫陽宮

解題曰 按地理志右扶風雍縣棫陽宮昭王起有鐵官是後四年五年皆幸雍畫寫祈年諸宮皆在焉故時往遊豫也

復與匈奴和親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匈奴傳匈奴數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漢患之乃使人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自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

蘖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顏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今不追也單于無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

曰朕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惕不安未嘗壹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自今引所載親與此不可

[illegible]

八月戊辰丞相張蒼免庚午以御史大夫關內侯申屠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解題曰 按張蒼傳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年百有餘歲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為侯八年坐臨諸

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illegible]

申屠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 [illegible]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

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賢
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illegible]
有行故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
餘見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
安侯[illegible]是時太中大夫鄧
通方隆愛幸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
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illegible]則富貴之
至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illegible]上曰君勿言
吾私之[illegible]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
丞相府不來且斬通[illegible]通恐入言文帝曰
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illegible]通至丞
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illegible]吏今行斬
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
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
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illegible]
[illegible]

星隕梁野

[補註]曰按天文志八月天狗下梁野天狗狀如大流
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illegible]所
隊及望之火光炎炎中天圜如數頃田

漢孝文皇帝後三年匈奴老上單于稽粥死子軍臣立
為單于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老上單于稽粥死子軍臣立為
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
之[illegible]

秋大雨四十五日

解題曰按荀悅漢紀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
田山水出流五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千餘家殺
三百餘人史記大事記是年書置谷口邑具事多不
可考按地理志谷口邑在左馮翊九嵕山在西有天
齊公五牀山仙人五帝祠是時帝頻歲遊幸然則谷
口置邑或者亦為遊豫設

漢孝文皇帝後四年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

解題曰為日食而下也免官奴婢為庶人蓋特恩非
赦例也

以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

解題曰百家表文帝前三年（[illegible]）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按本傳釋之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illegible]）名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illegible]）拜廷尉不在前三年明矣本傳載釋之（[illegible]）尉當犯蹕盜高廟玉環兩獄其下云當是時中尉（[illegible]）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illegible]）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周亞夫文帝後六年始為中尉（[illegible]）若移釋之為廷尉於後三年則與周亞夫為中尉之年相近班固作表去文帝時已二百年恐簡編漫疵誤以後三年為前三年耳今書於後三年之末或曰百官公卿表從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歐中間無為廷尉者本紀景帝元年七月詔議吏受所監臨飲食財物法廷尉信又在議中然則廷尉信自文帝後元年拜官至景帝元年七月尚在職七月後始以張歐代之豈可置釋之為廷尉於後三年乎曰年表後元年雖書廷尉信而後七年又書奉常信則既徙為他職矣景帝元年議刑名復書廷尉信是信自廷尉而遷奉常又自奉常而遷故官遷徙往來表皆不載則[illegible]

缺多矣安知非後三年以前信已徙他官而釋之權其處乎又安知景帝元年七月以前釋之已出為諸侯相然後復用信（按本傳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illegible]）信就職未幾而易以張歐乎大抵遷官一往一來歲月既遠安能悉得其真而年表世尤罕讀無復善本故不勝其舛誤也

漢孝文皇帝後六年冬匈奴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免故楚相蘇意郎中令張武為將軍屯飛狐句注北地又以河內守周亞夫宗正劉禮祝茲侯徐厲為將軍屯細柳霸上棘門數月匈奴去亦罷

解題曰按匈奴傳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illegible]）趙[illegible]屯飛狐口（[illegible]）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illegible]安西細柳（[illegible]）傳渭北[illegible]

（[illegible]）霸上（[illegible]）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夏四月大旱蝗

解題曰 按本紀夏四月大旱蝗（顏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illegible]），減諸服御狗馬，損吏員（[illegible]），發倉庾（正義曰胡公云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民，民得賣爵（[illegible]）。

漢孝文皇帝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解題曰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自漢興至孝文以下子長專為武帝發也雖意有所偏亦可謂中武帝之病矣班孟堅贊盡用史記孝文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一章而自增兩語云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四字以結之失其旨矣

遺詔短喪

解題曰 按遺詔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illegible]）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illegible]）自當給喪事者（[illegible]）皆無踐（[illegible]）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illegible]）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

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illegible]）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illegible]）為將屯將軍（[illegible]）

帝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illegible]）

（發近縣不欲勞民也見卒謂在近縣爲材官騎士者也）發內史卒萬五千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illegible]）

（[illegible]）荀悅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五峯胡氏曰行而有悖於天有累於身雖父令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隳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況三年之喪仁

人君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illegible]）

（[illegible]）

乙巳葬霸陵上諡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解題曰史記書即位其例有二文帝至代邸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此即受朝南面之位也此所載乙巳太子即位于高廟此即廟見祚階之位也（[illegible]）文帝自外入故先即帝位然後即祚謁廟景帝繼先君之喪故既葬先即祚謁廟然後即帝位然以左傳攷之晉悼公自周入晉事体與文帝同先朝於武宮五日而後即位于朝未有不見廟而遽臨群臣者此陳平周勃不學之過也

乙卯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爲章武侯兄子竇彭祖爲南皮侯

解題曰高祖即帝位之後呂后兄弟封者二人皆以從征伐之功非專爲外戚也文帝即位後薄太后兄弟封者一人亦以從代來之功也景帝初即位首敗非有功不侯之約以寵毋家亦何面目入高廟乎然考其本末竇太后蓋亦有力焉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帝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及臣位乃

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
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
之帝趣侯信也以此觀之則兩侯出於竇太后之意
明矣使景帝事母以其道必不逢迎其私意以成其
過此責在帝不在太后也

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

解題曰 按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長沙靖王著二十一
年來朝薨無後國除

漢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
為太宗令郡國皆立廟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
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五行舞者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
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
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
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
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

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
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
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 按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
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
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
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
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
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
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
子所獻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請宣布天下
制可曰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

解題曰 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
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師古曰磽謂瘠薄也陿謂迫狹也毄謂繫養也或地饒廣
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薦草也師古曰薦稠草也
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

入景紀則皆不載蓋以為不足載也其旨微矣劉氏士畧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漢書太史公傳亦如之以張晏所列無篇之目較之史記武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惟武帝一篇亡耳司馬貞索隱信張晏之說遂為景紀後人取班書補之是殆不然學者今取司馬氏班氏二紀觀其書法則才識高下可然喻矣今各隨事辨之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而記傳亡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定本也如古文尚書逸篇皆不見至晉南渡以後始出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

匈奴入代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約和親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漢書止書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入代使匈奴不入代則陶青至單于之庭約和可也何緣止于代下乎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解題曰按食貨志文帝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中大夫周仁郎中令張歐為廷尉中大夫鼂錯為左內史

解題曰周仁以嘗為太子舍人而拜郎中令張歐以事太子而為廷尉鼂錯以太子家令而拜內史景帝初元除拜如此既示天下以不廣矣若深攷之仁本以醫工賤品乃以代先帝親信之張武武雖非宋昌比猶代國二千石也張釋之為廷尉天下所稱反以宿憾黜之豈歐所能繼乎此年七月書刑名雖隨歐於紀特書頌其事耳廷至於鼂錯之除則社稷安危所係也文帝置錯於東宮其害始見矣張歐傳云文帝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則東宮官屬言刑名者殺寔兒錯以才辯為之傑帥乎

太中大夫鄧通免尋坐盜出徼外鑄錢沒其家

解題曰通之貪倖苟復尊寵之適所以成夕之惡為景帝肆逐之可也今必置之死地其薄於孝可知

削趙王遂河間郡膠西王卬六縣

解題曰內史鼂錯之謀也按史記吳王濞列傳削吳豫章郡會稽郡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吳王削地書至即反前二年當書於此年是時鼂錯已為內史矣

大事記解題卷第十

大事記解題卷第十一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孝景皇帝二年 天下男子二十始傅

解題曰 顏師古曰 舊法二十三 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 傅讀曰附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閼爲臨江王餘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

解題曰 按五宗世家 德閼皆栗姬子也 餘非皆程姬子也 彭祖賈夫人子也 發唐姬子也 榮乃栗姬長子而不立者 將建儲故也 河間國都樂成 今河間府樂壽縣 臨江國都江陵 今江陵府 淮陽國都陳 今陳州宛丘縣 汝南國都平輿 今蔡州平輿縣 廣川國都信都 今冀州信都縣 長沙國都臨湘 今潭州長沙縣

六月丞相故安節侯申屠嘉薨

解題曰 自嘉之死 漢相之威權遂奪矣 御史大夫雖副貳丞相之官 今鼂錯爲之 陶青特充位而已 體統不正 蓋自此始

秋與匈奴和親

解題曰 脩去年代下之約也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

解題曰 按史記列傳 自申屠嘉死之後 景帝時開封侯陶青 桃侯劉舍爲丞相 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侯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諡哀侯 及今上 謂武帝也 時柏至侯許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温之孫諡哀侯 平棘侯薛澤 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侯薛澤 武彊侯莊青翟 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 高陵侯趙周 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事而死 等爲丞相 皆以列侯繼嗣 娖娖 音七角反 廉謹 爲丞相備員而已 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彗星出東北 兩雹於衡山 熒惑逆行守北辰 月出北辰間 歲星逆行天庭中

解題曰 史記景帝紀載災異甚悉 漢書皆略之 豈非以既見五行志 不復重出歟 失其旨矣

漢孝景皇帝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詹事竇嬰以病免 太后除嬰門籍

解題曰 按史記梁孝王世家 二十五年復入朝 是時上未置太子也 上與梁王燕飲 嘗從容言曰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 王辭謝 雖知非至言 然心內喜 太后亦然 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皇太后 皇后 太子各置詹事 是時竇嬰必爲太后詹事 故於母子燕飲之際 得以擧罰爵也 嬰雖免官 猶以外戚通門籍 竇太后惡其

正論故併與門藉除之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
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
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
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
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大
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
非忠臣也苟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
楚王戊來朝削其東海郡
解題曰按世家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
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

削吳王豫章會稽郡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
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南連越北連匈
奴吳楚圍梁膠西濟南菑川膠東圍齊帝以中尉周亞
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以竇嬰為大將
軍屯滎陽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赦天下斬
御史大夫鼂錯以謝七國周亞夫壁昌邑南以梁委吳
而絕其糧道二月吳楚食盡引去亞夫追擊大破之楚
王戊自殺三月東越斬吳王濞於丹徒欒布敗諸侯兵
解齊圍齊王將閭自殺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皆伏誅立齊太子壽為齊王夏六月乙

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立子端為
膠西王勝為中山王宗正禮為楚王秋九月酈寄欒布
滅趙趙王遂自殺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
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
天子為誅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
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漢書本紀則曰
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
太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鼂錯以謝七國

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詔將擊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
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
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合二紀而觀
之敘次之先後去取之詳略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
者矣吳王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東王膠西
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相不滿故謝之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
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
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

下及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

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拜袁盎為太常吳王弟子德侯通為宗正及晁錯已誅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

搜殺厄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太尉乘六乘傳，
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
全。（[illegible]）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
孟今無動。（[illegible]）
（[illegible]）吾據滎陽，滎陽以
東無足憂者。（[illegible]）
（[illegible]）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
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
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
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
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
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枚乘諫
吳王曰：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
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illegible]）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
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illegible]）
（[illegible]）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

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
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言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以索之言考之）
（劉宋本之解齊國齊王之■執死異未敗之前之紀，記悉書皆叙于吳敗之後者，特先叙吳事次序齊事耳）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川王也。）趙囚邯鄲，（[illegible]）
（曰漢將酈寄圍趙于邯鄲城因無異）王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illegible]將）
（蘇林曰：韓頹當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從北道之以距吳。）弓高宿左右，（服虔曰：[illegible]）
（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
察焉。吳王不用乘策。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
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
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
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
子卬等，（卬不獨於諸齊王中年長好兵，齊皆然吳王身自為使約之言也）令奉
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
亡命罪人，亂天下法，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
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
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諸國各殺
其大臣，如楚殺張尚，趙殺建德、王悍是也。）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
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

無道燒宗廟（謂燒孝文廟……國者也）鹵御物（如淳曰鹵掠也宗廟所藏……之物為御物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
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
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
（景帝曾孫……其諸也……）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
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
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晁錯為國遠
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
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
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皇極經世書七國平

梁孝王霸有東土（按孝王世家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十餘城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
賜民爵一級
解題曰以七國平故也
漢孝景皇帝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解題曰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
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解題曰榮景帝長子也徹武帝也按五宗世家景帝

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
曰榮德閼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
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獨不數武帝
者承宗廟大統故不別而為宗也（武帝母王太后乃王夫人兒姁之姊）
史記帝紀書立太子而不著名蓋言榮長子當主匕
鬯天下所共知不待名也
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解題曰以立太子故也
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賜梁王武汝南王非天子旌旗
解題曰按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

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
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為江都王治吳故
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梁孝王亦以破吳有功故有
是賜景帝之意不過假主親光寵以鎮服南方耳然
天子旌旗豈假人之具哉二王卒皆驕縱或累其身
（梁孝王）或殺其子（江都王子建立為王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從南事其治罪）
（與姊及江都王建逆自殺）蓋愛之者非其道也
秋七月臨江哀王閼薨無後國除
解題曰自七國平後諸侯有名而無實其始終皆不
載有故則書（閼之書薨以無後國除故也）

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
解題曰景帝壽陵也屬左馮翊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
解題曰處勃於輿壃以賞其貞信徙賜於江北以防其交通其名雖異然大意不欲淮南諸子近越耳淮南王安所以不從者以地不與越接也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曰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為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以此考之則淮南不與越接可知矣
漢孝景皇帝五年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解題曰本紀書於四年末蓋太初以正月為歲首之後所追記也班氏因其誤而失於釐正耳今移於五年之首中四年末本紀又書十月戊午日有食之亦誤也
夏五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為隆慮侯
解題曰按年表長公主嫖子也嫖竇太后女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栗姬太子子榮之廢王皇后武帝之立長公主有力焉史記本紀特書其子封侯以著其權寵也漢書削之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解題曰自高帝以來以宗室女名之公主嫁匈奴非帝女也
漢孝景皇帝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解題曰兩漢廢后自此始
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解題曰列樹以表道古制也伐之非矣殖蘭池雖不知其故然塞池以為陸豈小役哉春秋書毀泉臺穀梁氏以為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正此意也史記載於本紀所以譏景帝廢古制勞民力漢書削之
漢孝景皇帝七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解題曰按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是年太子榮廢為王梁孝王來朝乃梁孝王之二十九年也本傳曰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議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illegible]褚先生所敍竇太后與帝大臣之語袁盎等[illegible]辭皆世俗之言[illegible]乃辭歸國[illegible]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十一月乙丑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

解題曰史記本紀書廢栗太子繫以母姓者言由母失寵而廢也按竇嬰傳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

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於加慰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嬰守節不終雖有愧於張湛然猶知保傅之職者也

中尉衛綰免以濟南太守郅都代之

解題曰按列傳詔綰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中尉[illegible]者也景帝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代捕栗氏酷吏傳曰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

不避貴戚[illegible]

夏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王氏為皇后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解題曰景帝在而稱太后者妻賤不敢體至尊故繫於其子之國而稱太后也史記本紀先書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次書立膠東王為太子其書法可謂正矣班氏書立皇后王氏第循常例而已

以故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

解題曰按本傳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景帝欲治栗氏則以綰為非擊斷之才而免之既立太子則又以綰為醇謹而為太子太傅豈非竊取孔子論孟公綽之意乎然人固有貌似而不同者綰特醇謹無他耳非文帝用萬石君東陽侯之比也

漢孝景皇帝中元年

解題曰為立太子而改元也

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解題曰亦為立太子而下也史記本紀書除禁錮蓋常赦所不及也

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為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

解題曰錄功臣繼絕世也

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解題曰失其地

漢孝景皇帝中二年春二月定諸侯薨葬立嗣之制

解題曰始為定制因以抑損之也按本紀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誄策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諡為之定諡也誄諸春公諡孔子之頻是也葉哀葉也曾黍者之事也君列侯及諸侯太傳封拜則止用葉書命之列侯日初日又曰之國諸侯太傳曰初賜又曰柯官策命孟冊策命之也又諸立的封本叙錄不載用曰之官命以二下世冀考之則君御史大夫也頒御占日大侯賜者本者典春徒敢日夫鴻臚〻令者本者行人郎典客之侯實也徵陳日大行令步事之尊重者遣大為賜焉百官公卿表今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太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太行令當是表誤

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賜視喪事因立嗣子漢初立諸侯王所患之其至如惠帝時齊悼惠王薨

遣留侯全皐嗣于其聖可知矣今止遣光祿大夫弔襚之也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太中大夫又降光祿大夫一等也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輓喪謂引柩車也穿謂穿壙中也復土謂既葬而復土也治墳謂治墳墓土而穿家及轉役也此四事者每事不過三百人也畢事毋得過三百人未畢也身未定制之時主惟隨謂使役葬皆調發役使雖則從之官請者求未從不過此數也七國既平且節以制度之時有不當忠文太過反從侯宮耳如此事則當節者也

匈奴入燕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匈奴入燕遂不和親

三月臨江王榮下中尉府自殺國除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而漢書本紀乃書曰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史記所以不書其坐者蓋謂此特姑為之名其實召來使酷吏殺之耳班氏乃用他諸侯有罪例亦何所發明哉景帝深刻少恩既已廢榮而又必欲殺之郅都敢直諫雖非可投以風指者然麤厲庸暗如鷹犬唯主所用苟下之中尉府則都治之必不遺乃帝固知其可使也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雖竟免歸景帝復拜為鴈門太守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

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觀此則景帝之
情可見矣漢書作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非也是時帝爲恭都使匈奴聞之何太曰太加虎竟太后中都以典法故帝不能救也史記大事記又書臨江王徵自殺
葬藍田燕數萬爲啣土置冢上其逆天理悖人心忘
壹之動氣至於如此
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郡尉爲都尉
解題曰守之加太尉之加都皆隆其名也是時方抑
諸侯之權堅此所以殺役也
梁王武使人刺殺故楚相袁盎詣闕謝罪
解題曰按史記漢書列傳齊人公孫詭多奇邪計初
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內史
缺孝王新得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
乃詔王以韓安國爲內史竇太后始寵梁孝王以泰戚其家好安國以其寵親及同丹宜覆其自用韓安國爲內史之意則固公排青翊獲不臨於飢逆此鄉試善之所不能及也
詭與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上立膠東
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公孫詭羊勝之
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刺者至關中
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
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
之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吳楚已破上已以袁盎爲

袁盎爲楚相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鬭雞走狗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子盎進說其語塞梁王以此怨盎後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
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
此發覺其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
內史韓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入見王泣請死王曰
何至此觀此語則臨敗之狀可見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
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
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
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
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

廢王臨江孝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恚死用宮垣
事卒自殺中尉府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
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犯上禁撓明法太后
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若詭勝不當則景帝寤右日之太后憂遽日夜泣
弟子兄弟之間皆不能全夫韓安國所古者賢事并爲先務以恐動孝王也王乃令詭勝
皆自殺出之梁王始與詭勝有謀鄒陽爭以爲不可
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詭勝死
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賚以千金令求方略
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

卿往見語以共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群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

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作王皇后兄是時皇后正位已久不寵當之美人蓋指王皇后鄒陽以臣夫人兄姁也）留數日乘間而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王皇后立不惜智數王文結秦其卜有寵之助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非理切齒之如此也）長君誠能　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因自結於太后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觀此則讒詭自殺之後親親之怨尚未辭也）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子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是時文吏窮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往治之然後得釋因上書請朝（五日華胡氏叔）（恚嬈梁獄詞宮手奉見可詞書盧人子母見第之間者也漢景忌刺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寶明越人之虔堂者何無以太后於上不敢肆故也天理有亡在執肆之閒事孔子作春秋必記其其學本人若萬世不芳出習世家云梁孝自殺上內此恭望於梁王景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梁往侍轉此乃曳國為梁使待事至於殺諸侍府吏恩方為梁內史未嘗至京師也本傳載孝三世安國諫）

（按說勝羨使還作漢書事皆得勝當以此為證）

漢孝景皇帝中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解題曰 顏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

十二月匈奴王徐盧等七人降皆封為列侯

解題曰 外國歸義封者始於文帝世弓高襄成兩侯然二人者皆韓王信子孫本皆中國之人能自拔於匈奴率其衆復歸中國封之不為過也彼徐盧等本匈奴酋長景帝乃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之議雖若迂闊其用意則遠矣景帝所以顧沮之者以向者引正義裁后兄王信之封無辭以屈之故發憤於此

也人主不敢專封爵少與大臣共之蓋古之成法景帝欲行其意而輕廢之此亞夫所以謝病也自是以後人主益行其意封爵紛然丞相亦不復以此為職守矣

春三月丁巳封子乘為清河王

解題曰按地理志清河王都清陽今恩州清河縣

夏四月旱禁酤酒

解題曰文帝詔曰為酒醪以靡穀者多歲旱而禁酒意蓋在此也

秋九月丞相周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

解題曰亞夫既以守職忤意免代之者其選可知矣

漢孝景皇帝中四年春三月作德陽宮

解題曰臣瓚曰是景帝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秋赦徒作陽陵者

解題曰按本紀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蓋以犯罪抵死者多故願就宮刑者特免其死也然則景帝作壽陵徒役之衆刑辟之煩亦可知矣赦前及天下者有及一方者有及一所者此赦止及陽陵一所它縣不與也

漢孝景皇帝中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解題曰本紀書於去年末今移於此說見前五年

夏五月甲戌封王后兄王信為蓋侯

解題曰周亞夫免相既二年而王信始封侯公議之可畏如此

六月丁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大水

解題曰肆赦賜爵不知其由史記本紀書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然則恩霈或為水潦而下與

令諸侯王不得治國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它官皆損其員

解題曰諸侯王既不得治國則建空名於一國之上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矣漢初諸侯王國置官一如天朝僭擬太過今悉裁黜之簡陋不復成邦與郡縣殆無以異也方是時懲艾七國之禍惟恐諸侯之不輕及至莽篡逆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其兆實見於此是故為治者以執中為難按百官表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如淳曰盭綠也以綠為質）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

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

賈誼新書曰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則諸侯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

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illegible]所謂主者安在所謂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習乎形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眾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五宗世家贊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秋九月詔諸獄疑輒讞之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此詔則善矣然以苛為察以刻為明必有所自不反其本而治其末雖勤無益也司馬子長不載景帝諸詔其有以哉

漢孝景皇帝中六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解題曰 按世家三十五年冬復朝 年表中六年即梁孝王之二十五年也 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 既歸國之月而卒是以知其朝十月也 自殺袁盎之後凡再朝京師其始也帝至與同車輦其後也上疏欲留弗許交愛日疏數日薄寵之既過而摧折之復驕斯其所以憂死歟

十二月改諸官名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更命廷尉為大理 百官表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 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 百官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武帝元光四年竇嬰田蚡廷辯主爵汲黯是魏其然則景帝雖改為都尉[illegible]武帝[illegible]改為右扶風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長信詹事為長信府百官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應劭曰[illegible]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真二千石將行為大長秋百官表將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illegible]大行為行人[illegible]奉常為太常[illegible]典客為大行[illegible]治粟內史為大農百官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以大內為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illegible]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令為衛尉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illegible]

先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解題曰 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燿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

春二月乙卯帝幸雍郊五畤

解題曰 自文帝誅新垣平後至是始復郊五畤按封禪書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新

夏四月梁孝王武薨立其子買為梁王五月丙戌分梁地立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

解題曰 盡封其子所以慰太后之心分其地所以析尾大之勢

定長吏車服之制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轓[illegible]為之或用革如淳曰[illegible]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西漢之俗樂易有餘而節廉不足觀陳遵過左阿軍之事雖至季世此俗尚未改也

匈奴入鴈門上郡

詳節曰 按匈奴傳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然則今年與後二年之寇皆非大入也

以甯成為中尉

辨疑曰 五峯胡氏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為中尉以殘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變其犯法耶

城陽共王喜薨

辨疑曰 城陽景王章之子也吳王濞之反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章死雖久忠烈凜然七國尚不敢污其子以非義孰謂其生而觖望乎如古之柔節守職亦克肖其父者也漢書吳王濞傳脫去不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十八字

漢孝景皇帝後元年

辨疑曰 不知改元之由當考

春正月詔獄讞不當不為失

辨疑曰 景帝雖深刻然承文帝之後故恤刑之詔屢下焉

三月丁巳赦天下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辨疑曰 以改元而行慶賜也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如淳所謂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賜之其說是也苟官高而爵卑一旦去官雖孫役而不免也謂不更以下

中三年以旱禁酤酒至是除其禁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為丞相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辨疑曰 按本傳綰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而已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帝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譙郡張氏曰景帝[illegible]賞賜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矣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推會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也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

其未見於利害之際然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以勢
者易動以利不軌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
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
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
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其亞夫
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剛劫不善其形若難制而
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
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一周
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道委之夫昌之不能脫
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歟

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
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漢孝景皇帝後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解題曰史記列侯表各書元年蓋漢初封列侯猶有
君國子民之意也漢書列侯年表但書某年某月封不書元年史其書矣故文
帝遣列侯就國之詔曰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今列侯多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
教訓其民然則豈徒使之利租稅之入而已哉景帝
既不令諸侯王治事故亦省徹侯之國自是之後事
權皆在其相所謂侯國者亦與縣邑無異矣

以歲不登禁內史郡不得以粟食馬令徒隸衣七緵布

解題曰按史記本紀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
官是時關中本分三輔官稱內史郡漢書止書內郡非也所以禁以粟食馬者年荒重穀也沒入縣官者[illegible]沒入其馬也令徒隸衣七緵布索隱曰蓋今之七升布言其麤[illegible]之也正義曰緵八十縷也[illegible]止馬舂正義曰[illegible]之比為歲不登
禁天下食不造歲不造歲未詳[illegible]
此皆自古荒政之遺法與曲禮玉藻穀梁相出入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班史止載食馬粟一事餘

皆不書

夏五月詔貲算四得官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
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
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算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廉士算不必衆有
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
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租長陵田

解題曰長陵禁耕地必廣景帝賦以與貧民使奉陵邑可也今書曰租長陵田是利其租入而已奉先之意衰矣

漢孝景皇帝後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解題曰景帝習見漢初重本抑末之意故勸農之詔屢下焉按本紀詔曰其令郡國務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謂麻枲絲之屬）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也）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當時宮吏求利于此可見）

甲寅皇太子冠

解題曰景帝以甲子崩相距纔十日耳蓋武帝方十六未冠故亟加元服也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

解題曰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向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子長之贊如此輕重抑揚之意可見矣班孟堅乃謂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豈有旨哉（然賞罰氏曰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刑罰如不能有事以寬裁斷發果者刑罰任執以辭物如行平居則決害嚴行故是以嚴長大治）

癸酉葬陽陵（人故思太子而父子之寵廢正台而夫婦之業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恣安梁王輕許傳位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四皓中廢嘉相錯錯敘周節德夫婦之臣之道安貫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先其業耳曾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解題曰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上諡曰孝景皇帝

解題曰用史記文帝紀例書

丙子太子即位

解題曰按史記大事記書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景帝以癸酉葬武帝以丙子立用惠帝以來既葬即位之典也班氏景紀書甲子帝崩武紀又書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崩之日遽即位也其誤甚矣蓋武帝事國多歷年所招方士求長年恤典廢而不講受遺大臣如霍光輩皆不學少文故武帝以丁卯崩明日戊辰昭帝遽即位是後元之繼宣成之繼元哀之繼成皆以葬前正位號（昌邑王賀以丁卯帝崩自即位書於國其繼王耳）偶自古既葬即位之從遂廢矣班氏徒習見漢中葉以後故事不復知先王之典制謬誤若此比者非一條也

二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解題曰景帝封后弟已非故典武帝又封母之異父同母弟恩亦濫矣

漢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解題曰按封禪書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然則元狩以前年號皆史官追書也以帝紀考之一元則建元也二元則元光也三元則元朔也四元則元狩也有司不言元朔改元之由者言自建[illegible]顏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之士轅固以老罷歸以董仲舒為江都相莊助為中大夫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解題曰按本紀列傳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轅固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攻異端者必知其長短得失之病然後可治今固未嘗深考而祇詆之宜其起竇太后之怒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乃使固入圈擊彘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景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傳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illegible]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illegible]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illegible]

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解題曰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illegible]

行三銖錢

解題曰顏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見食貨志

夏四月詔民年九十以上復子若令供養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顏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糜鬻為復子若孫令得

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
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
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 [illegible]
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
養之事 [illegible]

五月詔脩山川祠

[綱]曰此武帝待祠之始也按本紀詔曰河海潤千
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
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發明]曰按史記列傳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
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為太中大夫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
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
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
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
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
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
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
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
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
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
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
夫王臧為郎中令 [illegible]
一歲中為郎中令

秋七月詔省衛士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

[發明]曰按漢書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 [illegible]

朱數本無二萬悉罷置道游者乃有二萬人耳 其省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 師古曰養馬之苑禁苑 不得數求禁令罷之

徵魯申公議立明堂帝問以政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如何耳

解題曰申公在漢初諸儒中進退出入盡多可議然其對武帝簡實要切一言而盡帝終身之病彼陸沈巖谷不為時用者其所存殆未可量度也按儒林傳王臧趙綰皆受詩於申公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又徵枚乘道死

解題曰按列傳乘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觀徵枚生之意宜其申公落落難合也

內史甯成抵罪髡鉗

解題曰按賈誼傳以上疏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按本傳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 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 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

致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 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漢孝武皇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解題曰按本傳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 人使之妄當真歌詩公聖 亨於天子之父必不敢行陰德流聲天下思率德用 行之訓必不敢怨望時欲叛逆今所為若是則所好 者英都邪論而已乎厚臣東平王來書之辭曰五 聖人所則為事不暴義王害樂道傳相皆儒者旦 又猶諸足以正身實惠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 忍必皆不足以留書訣盍於雖著不寢王蓋將 果其書事縱使之從不見用徒 若乎此也然不能其心而 又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 武帝方少 甘田分以王者之親本兵威不見諸侯之有威慈之學者以是有慚 盍也九紅以尊賢在 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 田蚡不可商諸可以其 以為益其誅也 遠謀

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獄死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免以石建為郎中令弟慶為內史

解題曰按史記列傳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

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此皆所以請興太平之事也）
舉適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
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
太后（此一舉所以致此儒者時不急於實求則所以有大可成開可除服也何謂美然天下亦有大）
（損益也）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推
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魏其等及建
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其竇太后也）竇
太后大怒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
盡下趙綰王臧吏皆自殺而免丞相太尉申公亦疾
免以歸（此非武帝意也故竇太后崩後武帝復用儒生焉）萬石君家以孝謹聞

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王臧以
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
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慶為齊相齊國
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申公既
為楚王戊胥靡歸魯退居家教不出絕賓客可謂深
自懲艾矣獨以詩經為訓疑者則闕不傳可謂有古
經師之模範矣彼趙綰王臧雖嘗北面稱弟子觀其
請毋奏事東宮觸竇太后之怒遂以姦利見誅輕淺
浮偽一至於是方在門時豈無可見者乎為申公者
聞其進用盍以辱吾道為憂可也今反依藉之以興

禮樂一舉而有　則擊其意術也　深考其
實一也眩於名位而忘其人之素二也罷黜庶幾行
志而不守初見武帝之正對三也得非自反尚未深
格局尚未進志雖及之而力尚未足以守之耶此儒
者之大戒也厭空言者必尋實行綰臧既敗之後石
建兄弟遂以孝謹並用事勢相激無足怪者雖然吾
竊有感焉陰長則陽消小人進則君子退至於孝謹
之人本非儒者之敵乃良貨美質教所當先為者也
儒者既無實行非特不足以啓迪之反使世俗從奠
之以為詘薄儒者之具苟儒者自名以為君子而指

彼為小人可不可耶

初置茂陵邑

解題曰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顏師古曰本
槐里之茂鄉也地理志屬右扶風

漢孝武皇帝建元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
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解題曰按列傳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
議者多怨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所以隱蔽）諸侯王自以骨肉至
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

原缺

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
證其君多自以侵冤〔此時諸侯微也〕建元二年代王登長沙
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
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
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
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
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
聚蟁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
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
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
照明月耀夜蟁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昬塵埃
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
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
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
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
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
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
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
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大

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
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
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
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
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
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籍計其數〕
〔而為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也〕盩厔以東宜春以
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

〔是時未分三輔關中諸縣分屬中尉左右內史也 [illegible]〕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東
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
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
其不高也〔[illegible]〕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
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
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殷作
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師古曰章華臺名在華容城中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
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

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五賊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事武帝言此事故諫焉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漢孝武皇帝建元四年南越王趙佗死其孫胡立為南越王

【附錄】曰按史記列傳佗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皇甫謐曰將漢興七十年佗壽百歲矣

漢孝武皇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

【辯疑】曰按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傳文（謂誤衍者也）以此言考之孝文尚置傳記博士安有獨遺五經之理本紀是歲書置五經博士者非始置也即岐所謂獨立五經罷傳記博士之時也然爾雅專載訓詁治經者所當通習故不必專置博士至於論

語孝經孟子於學者最為切要孝文立之當矣武帝有感於董仲舒之言崇儒罷黜百家而不深考其實遂使三書下同傳記之列豈不過甚矣哉

東萊呂祖謙伯恭

孝武皇帝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解題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按董仲舒傳仲舒為江都相中廢為中大夫（中大夫[illegible]乃宿衛親近之臣而論之中廢者蓋有事免則為安地無權則為散地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便殿災（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路寢也又立便殿為休息閒宴之處耳）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illegible]）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illegible]）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竇氏崩

解題曰按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

六月癸巳丞相許昌免以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之言[illegible]申刑名百家之禁延文學儒者以百數

解題曰武帝即位之初已罷申韓蘇張之言至於黃老以竇太后之故未敢廢也至是始禁之按史記儒林傳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擊之閩越王弟餘善殺郢謝罪立無諸孫丑為越繇王餘善為東越王

解題曰武帝即位以來舉兵者再矣三年嚴助浮海之役以竇太后在上尚未敢以虎符發兵也及是歲竇太后既崩遂命兩九卿將兵十萬（見淮南王安傳）分兩道擊閩越其志蓋肆矣然是兩役者皆兵未血刃而功

已以□武帝所以益輕用兵其使用兵之初則道[illegible]
敵亦必不為天下之福也
以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
解題曰 按史記本傳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還為滎陽令黯恥為令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illegible]

黯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為人也 [illegible]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 [illegible] 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illegible]

[illegible] 上默然怒變色而罷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illegible]

與匈奴和親

解題曰 王恢之議實探帝意所以屈於韓安國者蓋帝重違衆議而姑許之和親也故閱一歲有馬邑之役焉

遣唐蒙通西南夷置犍為郡

解題曰 按地理志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應劭曰故夜郎國今嘉州又按西南夷列傳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 [illegible]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

始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
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
報乃以爲犍爲郡

漢孝武皇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

解題曰 按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舉
孝廉秀才之始也猶有鄉舉里選諸侯貢士之遺法
爲自漢至隋雖時有汙隆法有臧否其源流要出於
古至煬帝始變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帝親策之

解題曰 本紀曰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公孫
弘元光五年擢第猶在此詔後若董仲舒帝即位之
初以賢良對策拜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坐論高廟
高園殿災下吏皆在此詔前本紀誤矣

天星盡搖

解題曰 按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
對曰星搖者民勞也

主父偃徐樂嚴安上書言事皆以爲郎中

解題曰 二子論征伐四夷之害與時事背馳武帝亟
召見獎擢之蓋所以開忠諫之路廣異同之議也世
言窮兵黷武者必曰秦皇漢武使三子者奏疏於始
皇之朝必干誹謗之辟矣一存一亡其分在此主父偃書

曰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
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
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嚴安書曰今
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
所以子民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
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
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
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
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
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
變則不可諱也此皆通鑑所不載

通鑑載於元朔
之元盖附見於分封諸侯王子弟之前一年以主父
偃竊奏董仲舒高園殿對考之高園殿火在建元六

年距元朔改元八年若主父偃果以是年初召見前
此未嘗見武帝安得竊仲舒草藁而奏之若召見親
近之後方竊奏仲舒奏藁則仲舒亦不應追論七八
年前災異也況田蚡死已久仲舒所謂貴而不正者
果安所指乎按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西入關見衛將
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
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是歲去高園殿火纔一
年耳仲舒之草奏論說蓋其時也偃方以口舌舉貴
忌仲舒雖出已右而陷之亦好進者之常態今移三
子上書於此年之末庶幾於事爲合主父偃傳載三子同時召見皆

[illegible]郎中不得祭術彙[illegible]所上書有[illegible]
二勞元年通[illegible]英亦據此然不若主以恒[illegible]重[illegible]
驗老蒼華歲月明白元後渠傳與上書後以爲驗
爲令不言除卿中與主父偃傳不同未敢據也

漢

孝武皇帝元光二年帝幸雍祠五時始親祠竈遣方上入海求蓬萊

解題曰 按封禪書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夫綰臧儒者也明堂成禮也宛若妖巫也祠竈賊事也論其名則有邪正高下之殊論其實則皆出於帝之多欲而已司馬子長並載於封禪書而無所輕重其有旨哉

立太一祠

解題曰 太一之名古無有也古之言者視八風之至會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一九宮之說其說具於鉞經雖執技者支離漫衍浸失其本然尚止施於醫也合謬忌所奏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是果安所從授哉

夏六月從王恢議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擊單于不克恢下獄死

解題曰 按列傳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心欲掃滅匈奴者武帝也而王恢首先見之奉朝主掌匈奴之議者王恢也而聶壹遂往誘之樞機相應如影響帝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帝既與王恢密謀此則盡衆議而已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之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漢固非一國之比然匈奴自冒頓之後視戰國時其強十倍矣此特一偏之說也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

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高帝不報平城之怨時宜耳非以天下爲度也兵謂之至今爲五世利其後有和親之事孝文帝後三年囊大謂發以其與匈奴和親之約三十年亦曰文帝時匈奴入寇武帝時天下之精兵在廣武則發以其擊匈奴今增兵者豈足以議者之口乎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固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不以此爲常者趙武靈王之謂矣且高祖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守邊固時有死亡兵者一人相望所謂仁者與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此兩言乃古之道也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太史公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其有者也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

勿擊使[illegible]
[illegible]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illegible]
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逆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
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
致之邊（[illegible]）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之以為
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
其右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illegible]）
（[illegible]）上曰善乃從恢議以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
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
王擊輜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illegible]）
（[illegible]）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下
恢廷尉自殺（[illegible]）

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解題曰按太史公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匈奴絕和
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自是後
遂出師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漢孝武皇帝元光三年河徙頓丘入勃海

解題曰按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
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
碣石（漢司空掾王璜言曰往者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
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頓丘
今開德府（澶州）濮陽清豐兩縣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
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是也所謂勃海者海之近此
諸州者是也

夏五月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

解題曰今開德府濮陽縣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
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也

漢孝武皇帝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殺魏其侯竇嬰

解題曰按列傳竇嬰已為大將軍方盛田蚡為諸曹
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蚡為丞相嬰
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
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灌夫字仲孺
潁陰人也吳楚反時父戰死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
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被甲持戟馳入吳軍至戲下
所殺傷數十人以此名聞天下武帝即位以為淮陽
天下郊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淮陽漢之要害郡如此）入
為太僕徙為燕相夫為人剛直使酒諸勢在己之右

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家與抗
千萬食客日數百人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
(古曰以人先家而卿相侍中素爲夫之賓客者衆以衆趣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勢亦欲
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
宗室爲名高(夫之交青成井持考世恃也以家累數千萬井籍勢則不能以耳)其
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夫嘗有服過丞相蚡
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嬰之夫以求)
(爲寵如此)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欲其坐納也)其蚡許諾夫
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旦平明

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
哉夫不懌乃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
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
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
與仲孺言乃駕往往又徐行夫愈怒及飲酒酣夫起
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
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不許
夫聞怒罵福(福上所謂引籍也)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謝蚡
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
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

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三年(列傳作四年以考之當在一年本)春
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
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
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之淮南王語言蚡未敢必時不聞)死夏蚡取
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
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
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
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
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
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

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
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
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
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蚡非敢重李蓋特以嬰夫所引之使亦然爲辦青辯彼書)
(曰蚡南青衛以禁夫而實欲不爲天下所由歸親嫩蒙衛而以實忍之也)夫曰今日斬
頭穴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
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夫不得
出籍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
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

丈（[illegible]）嬰言灌夫

醉飽市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illegible]）

（朝太后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

他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

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

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

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

心謗仰視天俯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

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illegible]）

（[illegible]）上問朝臣兩人孰是

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

（[illegible]）餘皆莫敢對於是上使御史簿責

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illegible]）

（官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嬰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

無遺詔（[illegible]）詔書獨

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書罪當棄市十

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乃聞有劾即陽病痱不食

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

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太史

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

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illegible]）

（[illegible]）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

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

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

呼哀哉禍所從來遠矣（[illegible]）

（[illegible]）

漢孝武皇帝元光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

春正月薨諡曰獻

綱目曰 按列傳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illegible]）

（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

加金帛賜以招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

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

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帝時

獻王來朝獻雅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立二十六年薨

巴蜀吏卒治西南夷道

解題曰 按史記列傳夜郎聽唐蒙約還報乃以為犍
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犍為郡名治道也)
發巴蜀吏卒千人(上指也)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轉漕)
(漕多名業以治道也)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大
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
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
故費以巨萬計(司馬相如傳通西南夷道而本言[illegible])
([illegible])治鴈門阻險
治鴈門阻險 解題曰 顏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
乙巳皇后陳氏廢

解題曰 按史記漢書外戚傳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
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而
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
子故廢耳陳皇后坐巫蠱祠祭祝詛賜策曰皇后失
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退居長門宮
巫蠱之禍蓋始於此
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
解題曰 按史記酷吏傳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
為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 能言其最勝也)調為茂陵尉
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
侍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
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諸律
令作見知(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吏傳得相監司(謂上下相伺察也)
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太中大夫宿衛之官而使之定
律令武帝時近臣奪有司之職類如此
徵賢良文學擢公孫弘為博士尋以為左內史
解題曰 按列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
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
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
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

選國人國推弘(當是時弘擧賢良者如此)弘至太常詔策諸儒弘
對曰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
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
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
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
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
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
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
業之本也(弘雖歷敘仁義禮樂其實以智術為主所以深入帝心者正在此耳)臣聞堯
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

餘烈也（風教之義弘為此說以諷武帝）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因當為博士帝以為不能）（[illegible]）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

志（[illegible]）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其然之不疑如此）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illegible]）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illegible]）

（[illegible]）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illegible]）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illegible]）習文法吏事（[illegible]）緣飾以儒術（[illegible]）上說之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illegible]）嘗與公卿

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指（[illegible]）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illegible]）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illegible]）弘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之此言為[illegible]）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illegible]）

盡以耐熱未必能有爲也此權宜之臣不當一日雖人主左右而弘乃眼識三年莫能以自結者深矣

漢孝武皇帝元光六年冬初筭商車

解題曰 按本紀元狩四年初筭緡錢平準書載公卿奏章曰異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所謂異時即指今年事也請筭如故者中間嘗罷之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即位甫一紀耳征利已至於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興利之臣不知爲誰是時鄭當時爲大農以㐌曰薦桑弘羊咸陽孔僅之事觀之益疑也故使非其建白可亦負奉行之責矣

春穿漕渠通渭

解題曰 按河渠書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

秋匈奴入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廣敖失師賀亦無功唯青頗斬首虜賜爵關內侯

解題曰 匈奴傳書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而本紀書於春按匈奴常以秋冬入邊當以匈奴傳爲正本紀載敖廣門代郡軍上詔曰僵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雁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李廣傳云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此廣敖所以敗也衛青以恩澤初爲將麾下必皆精騎非若廣敖所領新烏合之衆又所出適值不當強虜之鋒故僅得首虜數千以報是時武帝感欲貴青使拙廣封賞之科則賞之者必不止於關內侯矣此功雖不足道然出將之初衆皆敗蹶己獨見褒膺氣漸張累出之捷實基於此

遣司馬相如通卭都置都尉十餘縣

解題曰 按西南夷司馬相如傳相如喻告巴蜀還報是時卭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言卭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略定西夷卭

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除邊關 自僰道…蜀郡）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蜀郡也）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難蜀父老辭云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以為元光元年並自高祖元年數之正當此數）延平陳氏曰唐蒙請通夜郎以創越武帝許之至巴蜀民驚恐則曰非上意也知兵擧動之非是以歸過於下使相如還報深陳百姓之苦以成人君悔作之美不亦善乎繼不能爾又陳邛筰以夷道徼為務夫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臨邛諸公因門下交驩而卓王孫嘆尚其女之晚相如所以顧宦輩之買也（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也

西南夷始置郵亭

解題曰按史記大事記南夷始置郵亭蓋唐蒙通西南夷治夜郎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內郡焉

董偃置酒宣室中郎東方朔諫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淫亂之漸其變為篡詔更置酒北宮

解題曰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此至言也使武帝如陳

靈則朔必干戮治之誅矣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此漢之所以未亡也通鑑載於元光五年按列傳年表堂邑侯陳午以孝文三年嗣侯尚館陶公主四十八年薨則五年午尚未死也今移於午薨之年（楊子或問東方生曰故是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指之多不可數射覆亦絕倫談辯有世外之才以此得親主幸于顏不貪位不肯下光祿勳言詼諧何知其神時有仙人道者空傳）

漢孝武皇帝元朔元年冬匈奴盜邊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解題曰本紀書於去年之秋按匈奴傳去年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其冬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是時漢尚以十月為歲首所謂其冬即今年之歲首也又按韓安國傳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與匈奴傳所載合今書于今年

十一月詔議二千石不擧孝廉者罪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

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敎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
其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使武帝前曾其言則不特今文章有三代之風而已哉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闔郡而不薦一人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
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
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
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

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
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附下罔上者死附
上罔下者刑與聞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
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
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
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之有輕重哉法有輕重
子據生春三月甲子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解題曰按史記外戚世家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
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

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
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
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主因奏子
夫奉送入宮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於是立衛子夫
為皇后及衛后色衰趙之王
夫人李有子為齊王而中山李夫人有
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
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
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
可以配人主也司馬子長所以發勤論此者蓋後宮

或擇族類乃百王之大法治亂存亡之所從出其可
忽哉及班孟堅潤色以為外戚傳則多刊落之矣
赦天下
曰為立皇后而下也按本紀詔曰朕聞天不
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
據舊以監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
貸及詞訟在孝景帝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秋匈奴入遼西漁陽鴈門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

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
解題曰 按匈奴傳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
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韓安
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燕也匈奴乃
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
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得首虜數千又按史記韓
安國傳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
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
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

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
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
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旣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
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
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 元朔二年中卒
東夷濊君南閭等 二十八萬人降置蒼海郡
解題曰 按後漢東夷傳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
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
之地也漢初燕人衛滿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
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

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武帝始南擊
閩越次西通夜郎次北擊匈奴今年復定東夷濊君
之降則四邊皆騷動矣
燕王定國有罪自殺國除
解題曰 本紀通鑑載於二年按主父偃傳偃還中大
夫尊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
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
行上拜偃爲齊相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
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
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言其陰事告

偃受諸侯金然則齊王燕王之死非一歲事也史記
年表載齊王死於元年燕王死於二年今從之
漢孝武皇帝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
解題曰 淮南王安菑川王志也安淮南厲王子志齊
悼惠王子皆高帝孫而武帝之諸父行也是時衡山
王賜亦高帝諸孫而几杖之錫獨及二人者蓋安有
文學之名志有堅守不從七國之功也按年表菑川
王志以孝文十六年立元光五年薨今王乃其子建
嗣位之年無由免其朝請蓋志之賜几杖在前史
家幷書於此時

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土封子弟為列侯

解題曰 用主父偃之策也按本記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蓋因二國之請而遂宣布天下不欵自漢朝發端也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諸侯數患之患自是而除固天下之所共豢綏安之論亦不可不知也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車騎將軍衛青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解題曰 即蒙恬所取河南地也秦亡地復入於虜至是始歸中國焉本紀書置朔方五原郡是二郡皆新取也 地理志載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若如志所言則朔方新取五原特更名耳以五原郡諸縣考之稒陽有頭曼城則其地亦嘗為虜取矣志止謂之更名者豈非郡地雖多為虜所取而郡名尚存乎武帝盡復郡境易以新名紀雖謂之置亦可也 又按地理志朔方有金連鹽澤 按衛青傳青復出雲中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取河南地按榆溪舊塞 師古曰 鄧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其東經 按林名塞也榆溪塞在朔北塞西北也 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 如淳曰絕度也 北河作踰梁也 為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標題 以實新邊也

齊厲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族誅齊相主父

解題曰 主父偃為武帝謀治齊王之罪而并其國遂以得為齊相及既殺齊王武帝反大怒何耶蓋始雖利再言及其為之已甚害理傷義則惻怛之心不期生而自生也按菑川王傳元朔中齊國絕悼惠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地比齊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乃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豈非武帝有所深愧於其中歟

御史大夫張歐告老

解題曰 歐之歸老漢初所謂寬大長者於是盡矣按

列傳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㝡
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
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
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
陵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
而治子長之語亦少褒矣得非激於公孫董文多實
少有激而發與
帝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請為太常典家業從
解題曰 武帝尊鄉孔氏表章六經臧親為聖人之後
遇時如此乃遂逃不就大任方欲綴紀古訓以示來
嗣其必有以也帝其可不深自省感延退可度出言
有章真孔氏子孫也

漢孝武皇帝元朔三年族誅郭解

解題曰 遊俠始於王政之不行而盛於戰國之末雖
以始皇之暴隨秦名城殺豪傑不能少殺其勢田橫之
死自殺者至五百人私義之勝亦極矣文景以來累
加誅捕郭解傳云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劇孟傳云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
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瞷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然其鋒猶
未衰也至於武帝勢平文勝禁網日密自郭解之誅
而天下無大俠矣班固荀悅之論固不可易而司馬
遷訕薄拘學乃褒俠之情儒者不可不知也按郭解
傳御史大夫公孫弘當解大逆無道今附載於公孫
弘除目之後

春罷蒼海郡

解題曰 從公孫弘之請也

三月赦天下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
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
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是時方用張湯為廷尉
雖搖吉之論尚何益哉

張騫使月氏還以為太中大夫

解題曰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
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西域之議
始於此

六月庚午皇太后王氏崩

解題曰 武帝母也

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城朔方城

解題曰 弘之欲罷朔方蒼海西南夷皆良策也以弘
之智豈朱買臣浮辯所能屈哉以武帝攘斥匈奴之

意方畧故陽爲不勝耳其詐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殊非小補也弘雖號阿諛猶能小行其意視後世之阿諛者猶庶幾焉

漢孝武皇帝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丞相薛澤免以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解題曰 按本傳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

以汲黯爲右内史董仲舒爲膠西王相

解題曰 按列傳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汲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雖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爲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漢書列傳云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拜青爲大將軍

解題曰 衛青爲將至是三出擊匈奴龍城之役絶斬首虜數百初不足言唯二年取朔方地與今年圍右賢王爲大捷耳青遂正位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諸子列校皆封侯尊寵於是乎極矣明年霍去病遂興

夏六月置博士弟子員

解題曰 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即武帝贊所謂興大學也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

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自孔子後公孫弘始以儒者得政）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是時謂學者尚知本此）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 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孔臧也）博士平（平博士之長也博士太常之屬而負著其名者盡博士職始不繫於官長也）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昭至德

關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
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
而興焉舊官謂博士舊授徒之賞舍也至是官置弟子員來者師古曰故因舊賞而興舊之也
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
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此太常所補之也既曰太宗奏所補謂賙
太常所補弟子不過中而已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
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
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
弟子此郡國所擇非太常所補也以不自其文學已正者當太常太子也
以宗為之法也其選擇不必立一歲皆輒試大常所補郡國所擇皆有所至於受業

一年而後試考無二法也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以象文缺
學者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此學狀日太常不應掌故事故過之蓋應劭主之詳
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中宿衛以格之上選也
也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選非常也其不事學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謂諸不稱大不當舉之者
謂詔下之律令失職以上之文明也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
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之散為學者開入仕
之路者為不異一代實異之意異其所治而高仕之所不得也故以治禮掌故以文學
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
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為左內史右內史
大行卒史為京兆尹扶風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後為大鴻臚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
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
補中二千石屬二千石以上者也中二千石所謂掌故比百石者
右內史大行屬二千石也大行之吏中二千石文學掌故補郡
屬所補學者即以中守太守通一藝備員文學掌故郡太守卒史也既無掌故誦多者
書以著於此者也請著功令功令古曰今新嘉之比若諸選舉之令著它
如律令如師古曰此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
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公孫弘少時多文學之士大臣
公孫弘所以

漢孝武皇帝元朔六年赦天下
解題曰為伐匈奴而下也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斬首虜萬餘右將軍蘇
建前將軍趙信為單于所敗信降匈奴建盡亡其軍唯
剽姚校尉霍去病有功封冠軍侯
解題曰按本傳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
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正閎軍正也閎名也長
史安議郎周霸等師古曰安長史名也霸議郎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
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
曰不然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以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

腎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illegible] 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illegible] 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 [illegible]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去病為冠軍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户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

六月置武功爵

[illegible]曰按平準書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 [illegible]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者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illegible]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illegible] 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漢孝武皇帝元狩元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畤獲一角獸

[illegible]曰按列傳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有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

侍謀群臣終軍上對曰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孟康曰舜封禪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以應緝熙今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綱目】按史記漢書列傳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入朝武安侯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illegible]）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illegible]監為淮南中尉也）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是時詔[illegible]）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頑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

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反蹤跡具如此淮南衡山傳中反謀事具始此者特
安自剄國除為九江郡衡山王賜元光六年入朝其
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
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却其獄
知見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
奪人田壞人冢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
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
詣為之衡山以此恚謀反使子孝客枚赫陳喜作輣車
鍛矢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

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之淮
南王反衡山王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
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沛郡求捕
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
自告謀反王自剄國除為衡山郡史記年表衡山國除為郡又按平
準書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
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
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
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
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

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
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
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子據為皇太子遣謁者巡行天
下賜孝弟力田老耄孤寡帛各有差
解題曰按本紀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賜中
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爵民為父後者一級詔曰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
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
心憯怛師古曰憯痛也怛悼也千感反怛丁葛反昔日者淮南衡山修
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師古曰怵者誘也言如戎之戎

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
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師古曰眊字八十曰眊或匱於衣食
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致也
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宣詔者之文賜縣三老孝者帛
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
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
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也縣鄉即賜
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
而賜之勿令會聚也贅音之銳反

復事西南夷
解題曰按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按大宛傳漢以來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大宛傳載於元朔六年通從西南夷傳載於此）

漢孝武皇帝元狩二年十二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
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
解題曰按公孫弘傳已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

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按史記張湯傳湯見事趙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情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此禹之所以不為三公也）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亭平也）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以此為功力爭合為之也是以酷吏傳亦論之）
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

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獲首虜萬八千餘級
解題曰按本傳元狩二年春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音戾）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

以數之騎七十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夏得馬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解題曰大宛南越之師蓋也於此召康公珍禽奇獸之戒至是驗矣禮樂志載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太一之歌按本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詔曰冀州雅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然則渥洼出馬蓋與汾陰出鼎同年禮樂志以為元狩二年者蓋元狩二年馬出余吾水中當時司馬相如之徒必亦嘗作歌所以誤載於元狩耳史記樂書載渥洼馬歌汲黯諫詳

元狩四年汲黯已在淮陽所諫未必余吾馬歌而史不載也

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解題曰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樂也樂府雖鄭衛之聲然天子所常御上至郊廟咸用焉李延年至佩二千石印綬其尊寵非太樂之所可班矣按禮樂志武帝出樂府顔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始於此采詩夜誦夜誦者言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

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按李延年傳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中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作十九章之歌通鑑附於明年馬出渥洼水後今既從本紀載得馬於此年亦移立樂府於此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合騎侯公孫敖出北地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去病至祁連山斬首虜三萬餘級益封五千戶裨將三人皆封侯敖騫失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幾沒無賞

解題曰是時漢侯爵首虜多中率則得之故霍去病裨

將趙破奴輩皆計捕虜之數以封侯而李廣以四千騎當左賢王四萬眾氣益凛然從文吏之議僅得免責而已

秋匈奴昆邪王將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解題曰按平準書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又按霍去病傳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illegible]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

單糧扶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獲斬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皆[illegible]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賞乃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illegible]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illegible]郡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illegible]

以方士齊人少翁為文成將軍作甘泉宮

解題曰按封禪書曰郊雍獲一角獸明年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拜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偽為帛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後一角獸之明年即元狩二年也其誅從通鑑書於四年。

漢孝武皇帝元狩三年夏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安王

解題曰以寄憂死故復特封其少子也

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酇侯

解題曰按史記年表元朔二年酇侯勝坐不敬絕元狩三年封何曾孫慶為侯凡絕七年

作昆明池

解題曰按本紀發謫吏穿昆明池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illegible]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二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

漢孝武皇帝元狩四年冬造白金皮幣罷半兩錢行三銖錢

解題曰按史記張湯傳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又按平準書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illegible]封君皆低首仰給[illegible]

（方以入僮之）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更錢則用益饒 造幣則私家不…）（所以摧此 所以禁并兼也）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乃爲皮幣白金錫半兩錢鑄三銖錢

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桑弘羊爲侍中

【解題曰】按平準書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鹽鐵故二人領之）桑弘羊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以心計…）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漢人多言汲鄭其實當時非黨比也蒸畲不顧身以折功利之衝當時乃薦咸陽僅掊克之君以濟武帝之慾爲得並稱哉

初算緡錢

【解題曰】亦張湯之謀也按平準書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事在元狩六年也）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illegible]）諸作有租及鑄（[illegible]）率緡錢四千一算（[illegible]）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illegible]）商賈軺車二算（[illegible]）船五丈以上一算（[illegible]）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illegible]）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illegible]）

以卜式爲中郎

【解題曰】卜式爲小忠而不知大體者也其願輸家財半助邊丞相弘以爲此非人情不軌之臣與報罷之後助縣官之（…）不衮則非矯飾也惜其未嘗講學故區區以輸財爲忠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欲助費事勢相激故武帝寵式者曰厚嫉富豪者曰深民中家已上大率破雖陵手於桑弘羊輩苟無式以

形之未必如是之臨也

追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絕幕擊
匈奴青圍單于不克去病封狼居胥山獲首虜七萬餘
級益封五千八百户

解題曰 漢武擊匈奴深入大節有四元朔五年衛青
圍右賢王得人畜數十百萬一也元狩二年夏霍去
病深入二千餘里至祁連山二也其秋霍去病降昆
邪王置武威酒泉郡而河西空無匈奴三也今年衛
青與去病獲單于霍去病封狼居胥山鹵獲七萬餘級四
也自是之後漢軍希出既歲李廣利雖屢深入然戰

轉不利終武帝世不過此四大節而已按史記衛將
軍驃騎傳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
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
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
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始使去病出定襄未知單于所在也及諸獲俘虜言單于在東始知與定襄相當乃從令衛青出定襄以敵單于而使去病出代郡為漢援次有之青固宜當單于也然敢戰深入之士則去病將之單于則青當之一則兵甚精而敵衆一則兵不精有承里其有功無功未戰可以先卜失此豈春有歲表而昔才有能否也單于以精兵待
幕北而適值大將軍大將軍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
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漢匈奴從偽大當青所以蓋自也不驕

驃騎將軍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匈奴左方兵左賢王以下居東方者也其兵也人如單于所統之精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
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
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斬
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
軍相國當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
什三翰海北海名也減十之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
單于走遠北單于重衛青無所獲食于歲故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將
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

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
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
胡又按匈奴傳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
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吏
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秦始皇取匈奴河南地度河據陽山今漢武帝復取河南地度河西地皆屬則其地又廣於始皇矣

前將軍李廣自殺

解題曰世變有文質而人物有華實漢初人物固非
中葉所能用也李廣生非其時其留落不偶何足怪
哉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衛青霍去病皆加大司馬

解題曰按百官表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蓋借古官名以為寵非有夏官之實也

匈奴請和親博士狄山與張湯異議遣乘障為匈奴所殺

解題曰按張湯傳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 [illegible] 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 [illegible] 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illegible]

右內史汲黯免以義縱為內史王温舒為中尉趙禹為主爵都尉

解題曰汲黯去則漢朝無人矣義縱王温舒楊僕名皆在酷吏傳三人分典關輔民亦不堪命矣有興利之臣則必有酷吏蓋兩者相資為用而不可相無者也如桑弘羊之徒興利之臣也義縱之徒酷吏也兼之者其張湯乎

漢孝武皇帝元狩五年罷三銖錢行五銖錢初榷鹽鐵

解題曰按平準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

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去年二人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至是其法始成也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illegible]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illegible]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illegible]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illegible]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illegible]

按漢書列傳桑弘羊自以為國家興榷筦之利伐其功然則孔僅咸陽榷鹽鐵之時弘羊雖幼其畫策必多也鹽鐵之議自管仲始其海王篇曰桓公曰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

筴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注云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注云鹽十二兩十一乘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illegible]今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illegible]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illegible]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illegible]禺筴之日二百萬[illegible]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王九百萬也[illegible]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illegible]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六千萬[illegible]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此管仲稅鹽鐵之法也輕重甲篇曰管子謂桓公曰齊有渠展之鹽注云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請君伐菹薪煮泲水為鹽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

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煮鹽注云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業農人也煮鹽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粜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乙篇曰桓公曰衛謂寡人曰請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以此三篇參考之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自煮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行至於鐵則官初未嘗冶鑄也與孔僅桑弘羊之法異矣

董仲舒請限民名田不從

解題曰按食貨志董仲舒言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荀氏漢紀載榷鹽鐵董仲舒於去年今併錄於此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解題曰黯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解題曰此始皇之謫戍也

赦天下祠[illegible]君

解題曰上郡巫[illegible]祠也按封禪書天子病鼎湖甚召

置祠之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

漢孝武皇帝元狩六年楊可告緡右內史義縱坐廢格

誅

解題曰 廷平陳氏曰義縱在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其爲定襄掩獄解脫郡中不寒而慄專以鷹擊爲治豈可以治民哉然能以楊可告緡鋌爲亂民而使捕其黨此真太守之事而武帝誅之非縱無可誅之罪而所以誅之者適非其罪也

夏四月乙巳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解題曰 按三王世家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蓋言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 謂皇子封王之議皆去病之事也）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也減損郎員 自奉節儉）皇太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月令立夏封諸侯之）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太常禮官也大行令諸侯相 奏案者也宗正掌宗室也）昧死上言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臣賀諫議大夫博士臣安等

議曰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褒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 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

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御史大夫湯以故在告九卿攝職)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illegible])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illegible])

([illegible])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illegible])御史大夫湯(是時湯已視事矣)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illegible])又按漢書列傳王夫人生閎李姬生旦及胥

六月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行郡國

解題曰 褚大等之出也其實以私鑄金錢者衆難不能盡誅故遣大等聚黨之徒守相為利者而本紀云載之詔乃以振業鰥寡舉篤行之君子為名其末乃及姦猾為害者舉奏武帝之詔令務為虛飾大抵若此也荀悅漢紀曰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鰥廢病賑窮乏舉獨行之君子蓋徒信詔文而不考其實也

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霍去病薨以其弟光為奉車都尉

解題曰 按霍光傳去病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

大農令顏異坐腹誹誅

解題曰 致堂胡氏曰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為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以援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探心腹不可刑顯而罪之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凡所惡者孰不可殺哉

漢孝武皇帝元鼎元年

解題曰 通鑑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按封禪書欒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得鼎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

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六月得寶鼎后
土祠旁息淨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使然
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
鼎一事耳非兩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
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
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
之耳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illegible]

清東王彭離有罪廢遷上庸國除
考證曰梁孝王子也按列傳彭離廢為庶人徙上庸
國除為大河郡地理志不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

漢孝武皇帝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
自殺十二月壬辰丞相莊青翟下獄自殺
考證曰按史記張湯傳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
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
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
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
上問曰言變事縱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
之最明武帝未悟也至田信等發始并覺其詐耳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
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
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
怨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
與為大姦事下廷尉[illegible]
連告二人皆得之死其心刻深奸法律可見也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使人
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
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illegible]會人
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湯念
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三長史合謀
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
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
[illegible]事辭頗聞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
懷詐面欺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
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
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遂自
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illegible]
明丞相三長史捕湯賈田信分物致富之事不勝故皆見誅
承作栢梁臺

【解題曰】按平準書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

秋九月遣博士中等循行江南振救飢民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是時師旅宮室始興而憂民如此此武帝所以異於始皇也

置水衡都尉官

【解題曰】按百官表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廐辯銅九官令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自未置水衡[illegible]）又按平準書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

行赤側錢罷白金

【解題曰】按平準書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側）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

遣中郎將張騫使烏孫通西域

【解題曰】張騫始說武帝自蜀通西域為昆明所閉及得渾邪王地騫遂自酒泉燉煌通西域焉按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顏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燉煌西界）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illegible]）（[illegible]相屬）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按大宛傳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

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在西羌之中）

為中國河云自

玉門陽關去西域有兩道從鄯善（鄯即樓蘭也）傍南山北波

河（師古曰波河循河也波音彼義反）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

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

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

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

異俗又按張騫傳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

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

望侯以為質於外國

孝武皇帝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

【按】按本紀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

縣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

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

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十一月令民告緡以其半與之令株送徒入財補郎

【按】曰元狩四年下告緡之令臣瓚曰有能告以其半

畀之矣楊可告緡錢縱捕為可使者益雖有早卒之

實而告者少故可遣使以督之今年後申嚴雜令

以促之也按平準書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

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

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

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

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

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

置左右輔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

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

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

多從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

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

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郎選衰矣

正月戊子陽陵園火

【按】景帝陵也

常山憲王舜薨太子勃嗣立有罪國除為常山郡以憲

王子平為真定王子商為泗水王

【按】曰按景十三王傳常山憲王舜帝少子驕淫數

於禁上常寬之竇子勃嗣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舜母王夫人武帝母王皇后之妹也詔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本紀載立泗水王於明年秋今從列傳併載於此

漢孝武皇帝元鼎四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畤始巡郡國東度河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至滎陽而還

解題曰 按郊祀志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祀地祇曰古者天子而不久時儀之義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郊天有五畤故祠后土亦為五壇也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屬河東郡今河中府榮河縣本中日打自夏陽東幸汾陰夏陽馮翊之縣也中華書曰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不至不自至不以奉白發足平陳氏曰歲死河東隴西守自齋宿以承祭而祠之無儀也如不足蹤有宮觀有名山神逐变於此祠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脽者河之東岸特堆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

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

解題曰 按本紀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州漢河東汾陰十二部屬冀州是時分十三部以為九州言之故屬冀州也然實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周時乃兩分河間曰冀州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應劭曰古周子南君自以下皆號紀氏為周後故特以奉周師古曰子南其封號以為周後存史傳以奉周祀

秋得馬渥洼水中

解題曰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奇異者與凡馬倶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中尉尹齊免從廷尉王溫舒代之以故少府趙禹為廷尉中大夫兒寬為左內史

解題曰 尹齊張湯使督賊盜斬伐不避貴戚者也今為中尉以不勝任抵罪趙禹條侯以為文深不可居大府者也今為廷尉而治加緩名為平則其時可知矣王溫舒治中尉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此其所以

稱治也按史記酷吏傳溫舒死家直累千金數歲尹齊亦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illegible]況
眇然儒者方用酷吏之時豈宜在內史之選哉武帝
政事固有時或出於此也
遣安國少季諭南粵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
解題曰 武帝英主也苟貪區區南粵之地至使淫夫
誘寡婦政使無呂嘉之亂豈不為中國萬世之辱
哉按南粵傳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
太后
罷赤側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
解題曰 按平準書張湯死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
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illegible]
[illegible]鑄不禁而自少錢在此一言而已
漢孝武皇帝元鼎五年冬十月帝幸雍祠五時遂西踰
隴登空同北出蕭關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還
解題曰 隴或謂之隴坻或謂之隴坂唐謂之隴山今
謂之大隴山在漢屬天水郡隴縣在今屬秦州隴城
縣隴東則為漢三輔隴西則為漢天水隴西[illegible]

隴右之地隴者所以限東西也按隴州乃漢右扶風
隃麋汧縣之地西魏嘗置隴東郡則扶風在隴之東
明矣武帝幸雍遂踰隴蓋雍亦屬右扶風也按平準
書上於是北出蕭關[illegible]從數萬騎獵新
秦中[illegible]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
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
民得畜牧邊縣[illegible]官假馬母三歲而
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按本紀西臨祖厲河而還[illegible]
為安定郡[illegible]蓋武帝是行所涉也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郊見太一于甘泉泰時
解題曰 雍五時之祠五帝雖不合於經然猶用之以
祀天也至於甘泉太一祠壇則五帝壇圜居其下則
又以太一為尊於天帝矣皆方士矯誣不經之說也
平準書曰烈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
焉然則武宣之世所謂神光者皆是物也
夏四月赦天下

解題曰 按南粤傳下赦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擊南越

解題曰 是時衛青尚存而謀帥乃不及焉盖不以小故煩大將乃武帝之深略也按南粤傳本紀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illegible]）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横浦（[illegible]）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illegible]）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今梧州）皆將罪人（[illegible]）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illegible]）越（[illegible]）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illegible]）咸會番禺（[illegible]）禺凡五將出五道其後至番禺底功者獨伏波樓船兩將耳

賜卜式爵關內侯

解題曰 按列傳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群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臨菑習弩博昌習船以擊南越）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

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

解題曰 顔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服虔曰八月獻酎祭宗廟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按東方朔傳檄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然則酎祭在八九月之間也漢儀注謂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是歲武帝怒列侯不助擊南越故拈摭其酎金之惡奪其國盖以漢宗廟之法甚重可假以為名也曷嘗有定制

武漢儀注之妄多此類

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

解題曰 按列傳(衍)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西羌反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解題曰 按後漢西羌傳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絶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下)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餘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實之

漢孝武皇帝元鼎六年冬十二月朝會不置酒

解題曰 按武帝賜楊僕書曰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蓋此時也

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

解題曰 按平準書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囚南方樓船卒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按本紀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征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按地理志在太初元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里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絶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

令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馬

解題曰 失其年平準書載於擊西羌後今併書於此

路博德楊僕滅南越獲其王建德相呂嘉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

解題曰 按南越傳元鼎六年冬樓[illegible]軍將精卒先陷尋陜(史記正義曰[illegible]云尋陜[illegible]興西界三百里[illegible]令)[illegible]破石門(史記正義[illegible])

日廣州記云在番禺縣北三十里呂嘉拒漢積石鎮江曰石門也得越船粟因推而
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武帝責楊僕書曰將軍有先破石門尋陜之功
陜長以騎人為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掠也人以為獲此使記貴所謂積使伏急微失威伏
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
此史記貴所謂伏波使將者也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
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此樓船陂也伏波居西
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
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不知其千人止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
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此史記貴智所謂直者也樓船力攻燒
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為伏波者
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
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
之以
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越郎都稽
得嘉封為臨蔡侯蘇弘都稽伏波所定也太史公曰尉佗之王
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濕疫佗得以
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
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
之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
愈益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南海郡今廣
循潮梅惠州之地蒼梧郡今梧封賀昭藤龔州潯江
德慶肇慶府之地鬱林郡今鬱林
郡邕融象潯貴柳賓橫州之地合浦郡今南恩新容
高化雷欽廉州之地交趾今安南國交峯陸州之地
九真郡今化外愛驩長演山福祿州之地日南郡今
化外林景州之地朱崖郡今朱崖萬安軍瓊州之地
儋耳郡今昌化軍之地
西南夷反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擊滅之以為武都牂牁
越嶲沈黎文山郡
本紀書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
夷乎之以西南夷傳考之則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
兵擊越且蘭君悍逆行乃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然
則所殺使者即馳義侯也漢以南夷殺使者太守之
故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以擊之本紀所
書誤矣又按西南夷傳使王然于以誅南夷兵威風諭
滇王入朝今年所滅邛都筰都之屬南夷也元封二
年所滅勞深靡莫滇王之屬西夷也合而言之則揔
謂之西南夷武都郡今成鳳階州之地牂牁郡今化
外珍承漆西高州之地越嶲郡今黎州
化外嶲州之地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其地

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史記正義曰……今此外國州之域……）

（……今廣州是也）

秋東越王餘善反遣韓說王溫舒楊僕擊之

解題曰 按東越傳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今明州）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正義曰……）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延平陳氏曰東越深入張成劉[illegible]以[illegible]畏懦誅當是時可使者莫如樓船數其五過制馭而使之

此武帝用將之術也

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解題曰 以匈奴遮西域之路舉師通之也

以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 既行酎金之法遂擢式為三公也按平準書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式既見郡國不便縣官作鹽鐵而船有算……）

（……孔僅……天子……）上由是不悅式未得位之前其迹如彼既得位之後其言如此苟非質朴有素世胄懇之哉

作六輔渠

解題曰 按溝洫志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卯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漢孝武皇帝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北巡登單于臺臨北河勒兵十八萬匈奴讋不敢出乃入塞罷兵還甘泉

解題曰 武帝勒兵十八萬巡邊單于讋不敢出登封太山無風雨伏然庶衆神仙可至意氣之盛無如今年

遣趙破奴擊西域虜樓蘭車師王

解題曰 此武帝用師西域之始也按大宛傳自博望

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外國亦厭漢使禁其食物而擁蔽姑師（[illegible]）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言外國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驃侯破奴（[illegible]）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illegible]）其明年擊姑師（[illegible]）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王恢捕得其王（[illegible]）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illegible]）恢為浩侯（[illegible]）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東越殺其王餘善降遷其民江淮間虛其地

[illegible]曰武帝建元三年滅東甌今年滅閩越皆徙其民而空其地民有逃遁山谷者後頗出焉乃以閩越地立冶縣（[illegible]）以東甌地立回浦縣（[illegible]）皆屬會稽郡至吳孫氏始以東甌地置臨海郡（[illegible]）地置建安郡

貶御史大夫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右內史兒寬代之

[illegible]曰卜式雖貶秩猶以為太子太傅蓋以樸直待之也兒寬勸武帝自制封禪以尊諛見用本傳云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太号為老儒所見亦如此魯二生輕固董仲舒諸儒之風衰矣

以大農丞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置均輸平準

[illegible]曰按平準書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illegible]）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illegible]）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illegible]）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illegible]）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illegible]）

也平準在官所輸之物皆輸者也[illegible]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

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

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善許之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illegible]

出物以待[illegible]之物輸所以[illegible]

咸宣為左內史閻奉為水衡都尉

[illegible]曰咸宣[illegible]宣代兒寬者也史記酷吏傳凡十

人咸宣亦在其數其末云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

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

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

守馮當暴挫河東褚廣妄殺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

足數哉然則閻奉之徒又酷吏之下者也

春正月幸緱氏登中嶽遂東巡海上夏四月帝還登封

泰山降禪肅然山改元赦天下復東至碣石九原而還

原缺

[illegible]曰梁武帝將封會稽禪國山許懋建議曰舜柴

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

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

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

為封禪何其數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illegible]

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

告成夷吾又云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

受命之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

夷吾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

怪物以拒之秦始皇封泰山孫皓遣兼司空董朝

至陽羨封禪國山皆率德之事不足為法然則封禪

之禮皆道聽所說由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古

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於封禪

非所敢聞由是遂止漢武帝當天下全盛人才輻湊

之時曾不聞建此議者豈不惜哉封禪書謂羣儒既

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詩書古文而不能騁

則當時議論可想也

令吏民入粟補官贖罪除告緡益歲漕六百萬石[illegible]

弘羊爵左庶長

如瓜一夫之所獨見也不聞民天之辭[illegible]
星明年郊見於衆人所同見者曾景之省於一夫所
獨見者乃修大以為德星以此示下宜乎瑞物之多
也

漢孝武皇帝元封一年春正月辛雒氏遂至東萊
[illegible]文成五利故覺而誅者其言大也公孫卿詐
覺而不誅者其言遠也一則驟得富貴一則遷延歲
月驟得富貴者其敗速遷延歲月者其敗遲然則卿
之為害蓋甚於文成五利矣禱萬里沙雖以憂民之
名而蓋求僊之實然猶有所畏也若始皇則肆行而

不顧矣[illegible]
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塞決河作宣防宮
[illegible]按河渠書云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
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
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illegible]天子既
[illegible]
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illegible]
[illegible]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

行二渠復禹舊迹[illegible]
[illegible]
太史公
曰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
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
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
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防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
書

秋作明堂於汶上

解題曰按封禪書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險
不敞[illegible]上欲治明堂奉
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illegible]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
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
帶圖

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擊朝鮮
解題曰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海道也荀彘出
遼東陸道也

遣郭昌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降滇王以爲益州郡

解題曰 西南夷至是悉平西南夷傳所載大國夜郎滇卬都莋都冉駹白馬凡六國武帝之即位之初使唐蒙通夜郎司馬相如通卬莋雖名爲置郡縣然未能有之也及公孫弘用事遂罷西南夷其後張騫從開西域乃復交西南夷終未能服也南越已滅夜郎卬都莋都冉駹白馬五國皆平今嶲復降滇王益州郡今成都府路化外姚州

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

解題曰 西域傳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一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户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輕體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燿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illegible]之令觀也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及路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又朝鮮殺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荀彘坐爭功誅楊僕免爲庶人

解題曰 朝鮮之滅皆苟地之功以擅執楊僕不免於誅此武帝之軍政也太史公曰右渠負固[illegible]國以絕祀涉何誣功[illegible]爲兵發首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馳入塞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武帝不詰何之詐而使[illegible]以爲將駕御之術[illegible]殊不知兵速禍結[illegible]自此始[illegible]樓船將狹[illegible]樓船本持[illegible]五萬人及至朝國[illegible]王險所將齊兵[illegible]

耳甚故所羅將人者謂挾撲也不及難離咎（守古淺才意顯而窮如撲舩知之擇至舩咸）

軍火即出城上軍其衆逃山中城下擇日樓船收散卒悔失番禺乃

反見疑（楊僕與路博德俱伐南越番禺先陷陸後至而博德先受其降樓船不得擅功今圍朝鮮又前後失利故云）

王招納不會荀彘戰期因之以誅（遂因荀彘之言而誅）荀彘爭勞與遂皆誅

（[illegible]）

（[illegible]）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illegible]）

（兵至列口當待不待而擅先亡多為罪當誅贖為庶人）

夏旱令天下祠靈星

解題曰按封禪書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

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是歲甘泉生芝之前世）武帝信公孫卿之說為之下詔矯誣上天與王莽以地震為地動何異其所以小異於莽者詔語且疑且信又令天下脩高祖靈星之祠以祈農事未至如莽之無忌憚也

漢孝武皇帝元封四年夏大旱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解題曰按本紀夏大旱民多暍死公孫卿謂乾封三年今四年而旱益甚不正其欺罔之罪而行誅何哉流移之多亦由於歲之旱也按石慶傳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按慶傳名數者以謫其脫落戶籍之罪）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告令暫歸也）而按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武帝持文法蜂喉至於大旱民之水之時猶知覺過不為已甚若如公孫之財）慶慙不任職上書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閒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萬嶽通八神以合宣房（[illegible]）濟淮江歷山濮海閒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illegible]）

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以流民之多又為之郡縣之吏則不[illegible]）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illegible]）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綢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illegible]）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illegible]）慶素質見

詔輙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决慶甚懼不

知所出遂起視事 [illegible]所以得全也

匈奴冠邊遣郭昌趙破奴屯朔方

解題曰按匈奴傳是歲翕侯信死 [illegible]

者也 漢用事以匈奴 [illegible] 已弱可臣從也使楊信於匈奴

楊信為人剛直屈強 [illegible] 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匈奴俗見

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

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

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餘並見通鑑

漢孝武皇帝元封五年冬帝南巡至南郡望祀虞舜于

九疑親射蛟江中獲之遂北至琅琊春三月至泰山增

封祠太一五帝于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受計於明

堂赦天下夏還甘泉郊泰畤

解題曰按本紀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

九疑 [illegible] 登灊天柱山 [illegible] 自尋陽浮江 [illegible] 親射蛟江中獲之 [illegible] 薄樅陽而出 [illegible] 作盛唐樅陽之歌

[illegible] 遂北至琅邪並海 [illegible]

上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奉山增封甲

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illegible] 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夏四月詔曰朕巡荊揚輯江淮物

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

封禪其赦天下所幸郡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

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

大司馬大將軍長平烈侯衛青薨

解題曰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

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

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

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

意其為將如此 [illegible]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illegible]曰 按百官表漢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秩六百石員十三人 [illegible] 又按前後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阯 [illegible] 北置朔方之州 [illegible] 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 [illegible] 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 [illegible] 司隸校尉部 [illegible] 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內河南河東七郡豫州刺史部潁川汝南沛郡梁魯國凡三郡二國冀州刺史部魏郡鉅鹿常山清河郡趙平下 [illegible] 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國凡四郡六國兗州刺史部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城陽淮陽東平國凡五郡三國徐州刺史部琅邪東海臨淮郡泗水廣陵楚國凡三郡三國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郡菑川膠東高密國凡六郡三國荊州刺史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長沙國凡六郡一國揚州刺史部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郡六安國凡五郡一國益州刺史部漢中廣漢武都犍為越巂益州牂柯蜀郡凡八郡涼州刺史部隴西金城郡 [illegible] 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凡九郡并州刺史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上郡凡九郡幽州刺史部勃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涿代郡廣陽國凡十一郡一國交州刺史部南海鬱林蒼梧交阯合浦九真日南七郡

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illegible]曰 武帝以名臣文武欲盡慨然下詔舉未聞應書者然統御英傑羈策兵狀之雄略尚於此見之

漢孝武皇帝元封六年春作首山宮

[illegible]曰 文穎曰在河東蒲坂界

益州昆明反遣拔胡將軍郭昌擊之

[illegible]曰 按史記西南夷傳漢既誅南越而蜀西南夷 [illegible]

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柯沈黎文山郡欲地
接以前通大夏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
殺奪幣財於是漢發三輔罪
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衞廣等往擊昆
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
復為寇竟莫能得通於是自北道酒泉抵大夏
以宗室女為公主妻烏孫

辨疑曰烏孫頓得尚漢公主淇元封中遣江都王女
妻焉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

辨疑曰按史記匈奴傳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烏師
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
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漢孝武皇帝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幸泰山十一月甲子
朔冬至祠太一五帝于明堂

辨疑曰按封禪書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
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
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享曰天增授皇帝太元
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

十二月甲午朔禪蒿里

辨疑曰山名在泰山下

二月作建章宮

辨疑曰顏師古曰在未央宮西

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

辨疑曰按律曆志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
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
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
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
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
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
是乃詔御史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
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定東西立晷
儀下漏刻以追二
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

大百一十七之終也當考歲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朔晦日月所會…）[illegible]相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以上…）[illegible]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illegible]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illegible]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illegible]以造漢

太初曆乃選唐都分天部落下閎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又按本紀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illegible]定官名[illegible]協音律

[集覽]曰按百官表太初元年郎中令更名光祿勳[illegible]大行令更名大鴻臚[illegible]大衆令更名[illegible]大司農中尉更名執金吾[illegible]

名左馮翊主爵都尉更名右扶風[illegible]右內史更名京兆尹左內史[illegible]諸僕太僕更名曰僕是年初置羽林名曰建章營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illegible]又載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皆武帝初置不載年

築受降城

[集覽]曰按史記匈奴傳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

秋八月幸安定

[集覽]曰安定郡今涇州原州[illegible]今四州之地[illegible]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illegible]

[集覽]曰姚定漢等謂宛兵弱漢兵不過三千人即破

矣其後發甲卒十八萬歷四歲而僅克之蓋小人勸
人之用兵必易其事而少其數及兵連禍結勢不容
中止雖武帝之明猶墮其術中而不悟也按西域傳
大宛上長丈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詛匈奴大宛
解題曰 按封禪書是歲西伐大宛丁夫人雒陽虞初
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丞盡蓋蔄著於此
漢孝武皇帝太初二年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為丞
相封葛繹侯
解題曰 致堂胡氏曰宰相人臣所願為者也武帝多
殺至死人不敢以輔佐為榮蓋亦少省矣而公孫賀
懼禍不拜亦未有自答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
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
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祝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
覺而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
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凡曰有罪而大夫見殺鮮不
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
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解題曰 以征伐多官馬少故賦於馬以補之
漢孝武皇帝太初三年春正月帝東巡海上夏四月還
脩封太山
解題曰 自元封五年脩封至是五年
雎陽侯張昌有罪國除高祖功臣至是見侯四人
解題曰 按史記年表漢興功臣至太初百年之間見
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又按漢書年表漢興功臣
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
大發兵復遣李廣利圍大宛宛殺其王毋寡以謝獲善
馬數十匹
解題曰 從貳師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又
發戍甲卒十八萬又發天下七科適轉車人徒相連
屬則調發不啻三十萬也所得者善馬數十匹而已
漢孝武皇帝太初四年春李廣利軍還封海西侯八千
戶
解題曰 自是之後漢威行於西域矣從李廣利出敦
煌者六萬人馬三萬匹軍還而入玉門者萬餘人馬
千餘匹苟非以女寵之故特如荀彘楊僕或死或黜
矣
執樓蘭王詰問既而遣歸國
解題曰 赦之所以使為漢用也
秋作明光宮

新鐫曰 顔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

冬始稅武關出入者

解題曰 按本紀冬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關之有征舊矣今始書稅出入者豈漢嘗罷之與或徒行無所挾者亦稅之與當攷

漢孝武皇帝天漢元年五月赦天下

解題曰 爲改元而下也

秋大搜

解題曰 按本紀秋閉城門大搜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蹤倖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蹤倖者也

守軍正丞胡建擅斬監御史釋之

解題曰 武帝待奇士之法如此按列傳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守者未爲正官也）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四中壘大司馬府北司直監北軍蓋元年大司馬也）以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荀氏漢紀載於此年

漢孝武皇帝天漢二年春帝幸東海還幸回中

解題曰 東海郡今沂州海州（...）東淮陽軍地

夏五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還爲匈奴所圍死者十六七又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無所得騎都尉李陵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萬餘

敘陵敗降匈奴

【解題曰】本紀書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之遣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出居延北以到浚汚之博德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上疑陵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與因杅將軍出西河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然則公孫敖路博德李陵之出塞皆在秋也本紀以與李廣利出師同一事故併書於五月耳陵恥為貳師將輜重蓋少年之銳氣博德恥為陵後距亦老將之常態若武帝位置陵得其所於博德控制中其情安得有降將喪師之辱哉是將姦詐非難睍所以武帝既敗而即悟至於權衡群才各盡其用此乃王者用人之大略惜乎武帝終不察也

太史令司馬遷下蠶室

【解題曰】初上遣貳師將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文帝雖除肉刑至此猶有腐刑者蓋由於武帝之暴虐無常制也）武帝寵將衛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屬名位雖盛而豪傑賤之如糞土如李廣父子愈摧抑而豪傑愈崇之分為以黨人矣苟武帝以公議抑消弭怨仇則必有彼此之際武帝既不能自反則必疾視其下懷怨憤有待而發司馬遷之言適觸其機宜其不免也當是時群臣皆罪陵遷乃言陵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蓋為武帝忠計不暇顧衆謗耳以忠獲罪既得為臣之義餘何求哉反憤然追咎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抑不思左右親近則遷前日詆以為全軀保妻子者也猶區區望其致力不亦惑乎此學問不足之病也

著書百三十篇

【解題曰】古之為史者舉其大綱而已堯舜二典是也（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說者遂以尚書為右史所書殊不知二典兼載言事實一書皆紀事未嘗有為之言也）其後編年以序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至司馬遷始創紀表書傳之體焉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識其失古史之體則當矣然遷固為可以並古哉遷之學雖未粹感憤外馳往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統紀周秦楚漢之世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異於諸子百家者於其書猶有考焉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殆未易窺其涯涘也固特因遷之規摹而足成之耳其竄定遷史諸篇漢初豪傑之所存尚未深究況前於此者乎司

馬貞索隱曰班氏書亦以諸儒共所鑽仰其為訓詁
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唯已有二十四家太史公書
殘文斷句況難究詳古今為注解者絕希此遷所以
慨然發憤為智者道之正決也

秋大搜

解題曰 按本紀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晉灼曰搜
巫蠱也

齊楚燕趙盜群起道直指以次者暴勝之等逐捕以軍興
法誅二千石以下

解題曰 按史記酷吏傳自王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
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
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
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
群之數又按本紀冬十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
交依東方群盜擅自號攻城邑為檄告縣趣具食小
群以百數又按其謹察出入者餘並見通鑑

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兵擊車師匈奴救之還引

解題曰 漢用西域兵伐國自此始蓋以擊夷攻夷兵
也

漢孝武皇帝天漢二年春二月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
大夫

解題曰 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
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尉有
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家訾累巨萬

初榷酒酤

解題曰 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韋昭曰
以木度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
為榷獨取利也顏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
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
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酤音工護反彴音酌

三月帝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

解題曰 按封禪書武帝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
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
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武帝封禪其後
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餘並見通鑑太史公
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
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
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漢孝武皇帝天漢四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
步兵七萬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將萬騎步兵三萬

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出五原皆戰不利

引還

解題曰自衛霍出師後至是始復大發兵擊匈奴 蓋適大宛之役及今年伐匈奴凡兩發

夏四月立皇子髆爲昌邑王

解題曰李夫人之子也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

解題曰按本紀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然則前此雖有贖罪之令未嘗許死罪入贖也

漢孝武皇帝大始元年春正月徙郡國豪傑于茂陵雲

陽

解題曰本紀作雲陵顏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傳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遵使徙豪傑也鉤弋趙倢伃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爲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漢孝武皇帝太始二年春三月更黃金爲麟趾褭蹏

解題曰武帝老矣而夸符瑞之習猶未衰也按本紀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褭蹏以協瑞焉 顏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褭蹏是即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字有形制未彩令時言字全獸之類具事說來祥瑞故者改鑄爲麟趾褭蹏之形以爲藩法可

作白渠

解題曰鑿六輔渠後十六歲太始二年穿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餘並見通鑑

漢孝武皇帝太始三年以直指使者江充爲水衡都尉

解題曰充趙國邯鄲人本名齊與趙太子丹忤亡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罪天子怒收捕太子丹繫魏郡詔獄趙王彭祖上書訟太子罪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偽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衆以復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 彭祖爲子訟如其言嘗有理 充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以贖丹罪上不許初充名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問前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

國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充既見信任先劾外戚次劾公主次劾太子）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

漢孝武皇帝太始四年春三月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脩封

【新題曰】高皇既配上帝則景帝必配五帝也武帝去年登之罘山稱萬歲今年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若有鄉坐拜者是時帝既深厭方士之誕矣猶不治其罪者亦姑以自誣耳

漢孝武皇帝征和元年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遣使者立其子昌為趙王

【新題曰】此諸侯王未立太子京師自為擇嗣之例也延平陳氏曰武帝以庶子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則君國子民之道武帝非不知也

漢孝武皇帝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坐巫蠱族誅涿郡鐵官鐵飛三月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

【新題曰】公孫賀夫人衛皇后姊而敬聲皇后姊子既以巫蠱族誅則皇后太子之禍已偪矣百官表書四月賀下獄死五月屈氂為左丞相而劉屈氂傳載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與本紀五行志皆合（日本紀書[illegible]）（元五行志書三月屈氂為丞相）蓋表誤也是時雖虛右丞相以待賢者竟不除人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平陽侯曹宗故長平侯衛伉故因杅將軍公孫敖皆坐巫蠱誅

【新題曰】公孫賀之獄所連及也兩公主武帝女也（[illegible]）曹宗平陽公主之故夫家衛后之所自出也衛伉大將軍青之子衛后之弟子也公孫敖衛青貧賤之交亦衛氏之黨也（[illegible]）至是皇后太子之禍愈迫矣

帝幸甘泉

【新題曰】巫蠱之變皆成於武帝在外父子隔絕使不幸甘泉其禍或未至如是也

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皇太子據斬充發兵與

丞相劉屈氂戰敗出奔

解題曰按江充傳充為水衡都尉坐法免會朱安世
告公孫賀巫蠱連及陽石諸邑公主皆坐誅後上幸
甘泉疾病充因是為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此公孫賀
傳所謂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者也餘並見通鑑

[illegible]

初置城門屯兵

解題曰城門屯兵始於此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
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illegible]
[illegible]

原缺

特以分匈奴兵勢弱匈奴聞漢兵大出悉遠其輜重
益用起信之餘策也

遣開陵侯成娩發樓蘭六國兵圍車師獲其王

解題曰成娩天漢二年嘗發樓蘭兵擊車師者也按
西域傳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
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
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又按輪臺詔前開陵
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illegible]
千人

李廣利深入至郅居水軍敗降匈奴

解題曰按史記匈奴傳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illegible]
功多少功不得御[illegible]
[illegible]不有詔補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
使廣利得降匈奴[illegible]餘並見通鑑

以高寢郎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作思子宮

解題曰壺關三老上書於太子未死之前其事方急
言之為甚難田千秋上書於太子既死之後其事既
往言之為甚易以二人上書較之壺關三老之書理
明義正詞順意篤非千秋可望也然千秋立至御詔
適遇武帝之悔悟也帝謂千秋曰父子之門人所

難言公獨明其不然豈壺關三老上書之時怨氣方盛不暇深省歟班氏贊曰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大事記解題卷第十二　終

同校正鄉貢免解進士充府學直學鄭應奇

同校正鄉貢免解進士充府學直學李安詩

同校正國學內舍免解進士充府學錄鄭雲

同校正迪功郎新婺州武義縣主簿充府學正周浩然

大事記者史遷表漢事之目也以事繫年而列將相名臣於其下蓋不但存古策書之法而已特其體統未備猶有遺憾班固表公卿百官詳於拜罷而置大事弗錄失遷意遠甚

大史先生是書名襲遷史體備編年包舉廣而興寄深鑑不幸絕筆於征和而書法可槩見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通釋是書之總也解題是書之傳也學者玫通釋之綱玩解題之旨斯得

先生汲輯之意云嘉定壬申鋟木吳學謹識于後冬至前三日學掾東陽李大有書

靖康要錄十六卷

清鈔本

靖康要錄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錄五卷。不知作者。記欽宗在儲時及靖康一年之事。案日編次。凡政事制度及詔誥之類。皆詳載焉。其與金國和戰諸事。編載尤詳云云。是振孫之時已莫知出誰手矣。今觀其書。記事具有日月。載文俱有首尾。決非草野之士不睹國史日歷者所能作。考書錄解題又載欽宗實錄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邁等進。此必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此編。故以要錄名也。宋人雜史傳於今日者。如熊克中興小紀。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之類。大抵於南宋爲詳。其詳於北宋者。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然長編已多佚闕。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之。亦僅及哲宗而止。徽宗欽宗兩朝之事。遂以無徵。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起政和迄建炎。雖徵他書爲賅備。而所錄事蹟章疏。惟以有涉金人者爲主。餘則略焉。此書雖敘事少略。載文太繁。而一時朝政。具有端委。多有史所不詳者。即以補李燾長編。亦無不可也。

靖康要錄卷一
孝慈淵聖皇帝御名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恵恭皇
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于坤寧殿九月賜
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德軍節度進
封京兆郡王
崇寧元年二月改賜名烜八月又改賜今名
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祐景命有僕承家之
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以教宜及其時
京兆郡王御名高密郡王楷可以來年春擇日出就外
學其輔道講讀之官宜以端亮經直有文學政事人充
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荅拜於是以
秘書監蔡宙為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為侍講國子司
業汪澥為記室安德軍節察留後知入內侍省楊震提
舉官句本位
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度進封定王八月以
國子祭酒汪澥為翊善起居郎翟汝文為侍講起居舍
人俞㮚為記室俞㮚遷以起居郎石公弼代之會恵恭
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
出就資善堂聽講讀以光祿少卿李詩為翊善辟雍司
業耿南仲為侍講司門員外郎鄭脩為記室甲寅詔宰
臣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御名嘉王楷王迎揖於
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東向送亦如之
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講筵乞講讀官至資善
堂見二王許之四月鄭脩卒以左司員外郎張叔夜為
記室叔夜罷以符寶郎陳鍔代之
三年正月改官制授少保
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於文德殿或曰寧殿福先是御製禮
降議禮局戴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
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
下之心朕嗣纂纘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家嫡
長子御名年逮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求
惟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作離
為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閤立為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
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辨具以聞邦
家之慶與四海共之
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慶會上壽押百僚班又詔皇太
子謁廟特許遂室行禮
五年二月乙巳制曰若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之
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適追來孝垂
裕後昆永惟承宗之觀若如主器之長咨爾萬邦之有
衆聽予一人之告猷皇長子以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
孝友得於天資溫良成於日就出學外傅寧履無違既
冠祚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

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吉大延申
錫離冊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發惟康用克相
於我家以對揚於休命可立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
備禮冊命丁未出閤詔改其閤爲府甲寅有司備法駕
儀仗列于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庭執事
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遊
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冊于庭以翰林學士承旨
強淵明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冊文冊文與或云
引王夫婦富如是則礼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
蔡攸書冊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
百官稱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
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爲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
邦光並爲詹事秘書監李詩爲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
侍讀宗正少卿欣南仲爲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講
秘書少監趙栢改名煒爲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仲爲
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楙殿中侍御史華寔並爲舍人知
入內內侍省楊震董懋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容璣蔡
景年仝張彥卿周珣王若沖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
淵爲家令皇甫僅爲承受丁巳備法駕謁太廟奏免乘
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
奏乞免宮僚稱臣並從之
戊午奏臣竊觀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

有所攙無所不備考其職事實無毫末顯是慕爲虛名
徒費廩食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
念茲伏望
聖慈詳察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
於閑從冗率猶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
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淸心省事專精問學仰副君父教
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聽讀尋常須候通英經筵
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群臣莫及影御經筵
但欲遵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補聖明如臣之
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義臣問安視膳
之外退還府第纔有餘暇況不同往日深在禁嚴出入
不敢自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閒
隙即詣學官赴廳請讀所責爲學日益有以副聖慈撫
眷之意並從之
九月乙酉詔皇太子過天寧節赴垂拱殿上壽於親王
前別爲一班家令劉淵罷以梁平代之
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逢爲
賓客吏部侍郎劉煥給事中方會爲詹事太常少卿賈
安宅爲舍人內侍寶卿馮楊爲家令
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孺人朱氏
爲妃令所司備禮冊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
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

七年十月生子為嫡皇孫封秩比皇子以起居郎李彌
大起居舍人趙野為舍人彌大野辭以太寺少卿柯棐
為右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圖閣專其事
八月劉煥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為詹
事
宣和元年以秘書少監曾楙秘書監王易簡為舍人曾
楙遷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至七年李詩卒以禮部侍
郎王易簡為顯謨閣直學士充詹事兼侍讀
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喜文自以地偪而望崇每懷貌畏
講讀之暇唯以髹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莫
能測也

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　二十日差內侍
梁邦彥黃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
二十二日閤分大內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
事　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內內侍官黃僅傳
聖旨宣押
皇太子入殿內續有使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
至夜不出至五更
太上皇帝徑出殿往龍德宮寧德皇后出往擷景園改
充寧德宮是日
皇太子登寶位先是
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

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
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
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
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
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及即大位御垂拱殿
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
皇帝即位壬戌制曰我國家創業守成結二百年之祚
運光中國大莫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
念纘承之重惺劉春氷載惺臨馭之艱凜深朽索矧今
邊陲未靜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遹遐之望可

大赦天下應常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制以皇太子妃朱氏可立為皇后
癸亥詔越王燕王賜入朝不趍贊拜不名
詔梁方平將兵七千守濬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以
捍報虜騎漸逼故也
丙寅詔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道君
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令禮官討論典禮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
皇帝御明堂青陽左个以歲運播告天下又詔頒月朔
受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
太上皇帝百官班門外宰相執政進見

御札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詒載惟菲薄之資獲撫盈成
之運宵衣罔息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之志
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新美號庶格
神靈之祚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春宜特遵曾史踰年
之議適寧國步蓋將紹周人過歷之期自宣和八年正
月一日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成体朕意詔曰朕聞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若古有訓朕甚慕焉內顧眇
躬獲保大器未燭治道若臨深淵思聞盡言以輔不逮
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民禦戎
之策詢于有衆咸極敷陳惟言類是求惟善若是用毋
或回隱溺于導諛咨爾思良竚聞正論至於逆耳而利
行朕當舍己以從人雖有過差必無罪譴朕言必信衆
聽無疑自今中外臣僚以至民庶並許實封直言得失
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播告
遐邇咸知至意臣僚上言應諸軍坐倉指揮更不施行
從之
二日聖旨恭奉道君王音比以憂思感疾禱于太清旋
日康復方宴處琳館靡有萬機之繫可以躬伸報謝今
春就貢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宮燒香朕祗奉睿訓
敢不欽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偫毋或不虔
御史中丞陸德先除職與郡徽猷閣待制何㮚除御史
中丞　國子祭酒謝克家起居舍人唐重並除左諫議

大夫中書舍人王寓除給事中　侍御史鄭滋除中書
舍人　國子司業孫覿除侍御史任諒知京兆府替與
章赴闕　三日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
鄙劫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
師寔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銳於敵愾夢卜肇
於襲祥庶寧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應親征合行事
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疾速檢舉施行
聖旨道君太上皇帝臨御天下嘗恐一物失所一民不
被其澤朕每問安視膳親聞聖訓而臣下務為誕謾蒙
蔽四方利病不即以聞比者發自睿音親布德音凡擾
民害物之事一切除去百姓伏讀流涕嘆息自今仰官
司悉意奉行敢有苟簡滅裂懷奸挾情以沮格詔旨者
並重行典憲
聖旨詔命之出以信四方儻朝令夕改人用不孚自今
令三省詳議施行不得輙有改易使人心疑惑凡詔勅
有不經三省者官司不許施行違者並科違制之罪
聖旨方今軍興應內外官司局所除留後苑作制造御
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切依熙豐法
合罷者並罷錢物並歸在藏庫送納三省樞密院條具
以聞由是凡一百五處皆罷之
聖旨召募武學及第有材武方畧或有戰功及曾經戰
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

聖旨祖宗典訓具存綱紀修明四方孚信朕初時大統
當與執政大臣共遵成憲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事
並須參酌故實進呈取 旨施行吳敏除知樞密院事
唐恪除吏部尚書 李梲除同樞密院事
聖旨從官不才者並取旨罷召在外從官填缺 宋煥
除徽猷閣待詔添差發運使 王時雍除戶部侍郎
盧益除知東平府 蔡攸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鎮江府
聖旨來勔放歸田里 王黼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永
州安置李彥賜死王黼李彥並籍沒家產
門下侍郎吳敏除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行事
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聶山除親征行營使司
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司 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
蔡攸除參謝行宮使尚書右丞宇文粹中除參謝行宮
副使廣陽郡王童貫除東京留守
奏報斡离不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卻燒橋而遁
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夜漏二鼓
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
等相續而行侍從相從百官往往潛遁
四日聖旨叙來團結軍兵禦捍賊馬如立到功勞並當
不用常制倍加酬賞
兵部侍郎李綱除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事
李梲除副留守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
綱待班延和殿下聞宰相執政欲奉鑾輿狩襄鄧遂知
東上閤門事朱孝莊語之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
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
無例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曰諾即具奏得旨引
對因奏聞諸道路執政欲奉
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
太上皇帝以宗社傳
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嘿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
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
百官萬民所在捨此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
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
良弼自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丈城東
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守禦
陛下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視朕於此
俟卿遂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廷和殿車駕猶未
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城濠淺狹不可守綱曰城
壁且高樓櫓誠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惟樊
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
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嘿然綱
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齊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
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
高爵厚祿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

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
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
不以臣爲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不足
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缺趙野對曰尚書
右丞缺時宇文粹中從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
丞面賜袍帶幷笏上進膳訖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
計未決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詔綱留守以李梲副之
綱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
幸蜀宗廟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
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
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
捨此而去猶龍脫于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
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
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
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留朕將親往陝西以
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因請並逃二王至亦以固守爲
然上意稍定卽取紙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
宮國公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管少
有疏虞綱皇恐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
省宰執宿于內東門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
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
聖旨聶山充留守司隨軍計度轉運使

五日聖旨白時中罷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是日
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寓出太常寺
宰相至祥曦殿則禁衛皆以擐甲乘輿服御皆以陳列
六宮幞被皆將升車李綱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
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
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
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
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
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不遠以健馬
疾追何以禦之上感寤始命輟行綱謂宰執曰
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
皆拜伏呼萬歲
上復御宣德門見將士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
臨欄干久之復降輦旁問將士令大臣撰數語敘金人
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
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於是固守之議始決
聖旨右丞李綱充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指揮
使曹曚充親征行營副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
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準備差使統制統領準備
差使百餘人選三省吏兵戶房人吏數十人賜銀絹錢
一萬貫匹兩文官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
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

聖旨六尚局並依祖宗法七日制曰門下執三光而逆
萬物允資當軸之勲遡五品而鎮四夷尤賴秉鈞之大
丞頃廷號登冠台符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
侍郎李邦彥俊德明謨宏才遠略學貫天人而守之以
虛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晏冠倫魁旋
持從橐嘉猷姚畫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寔亞冢司
之重粵自定策獨見躅識日月增輝方壯朝廷之勢風
塵大警遠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
遺筭謀安之矯情鎮物方足抗符秦李靖之料敵臨機
何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
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井賦陪敦以彰躰貌之榮以示
倚毗之厚惟特所望非朕敢私於戲杜如晦長於斷謀
坐規陰平之運姚元崇善於應變永扶康泰之期勉紹
徽聲佇觀丕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
制曰股肱之起元首爾聞辭命之寄舟楫之濟巨川備
載高宗之命聿求俊望式賛鴻圖在考慎以惟精顧登
庸之敎後誕揚孚號明告治廷通奉大夫守中書張邦
昌識敏而器閎才全而學博潔於行己保禮義廉恥之
四維端以立朝茂正直剛柔之三德粵登膴仕亟告嘉
猷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妥允資厥難允賴協恭
是用擢陞亞揆之崇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於鳳詔俾
亮采於龍墀併衍爰田申加真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

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為甯戚年得君之寵於戲救寧中
外矯情當衆於謝安鎮服遐邇守正宜師於裴度欽承手
訓益茂乃功可特授正奉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
禮惟特端揆翊我初元頃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許罷
特須渙號用寵其僚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性
稟中和心存豈弟蚤通經術謁貢辭章平之聲既被眷
知居薦曾兩觀之地方朔騎猖狂之日乃爾謀經畧之
時排難戎庭懦弱說成於無斷投閑真館係全寔賴於
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獨戴闈春宮
之舊賓特示睠存聿崇躰貌錫隆名於秘殿俾秩任於
殊廷拓衍棘田陪敦圭賦於戲奉朱邸之佐嘗克盡於
忠規追赤松之遊尚永綏於壽嘏祇膺異數益躰至恩
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
聖旨令從官舉文武臣僚堪充將帥并有膽勇者以聞
是日金人斡离不軍至城下屯牽生監差駕部員外郎
鄭望之借工部侍郎充大金軍前計議使康州防禦使
高世則副之自東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
百步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一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
民廂軍之屬不預焉修樓櫓掛氈簾安砲坐設弩床運
磚石施燎炬乘檑木備大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
壁各有提舉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司諸門皆有中貴大小

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軍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
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
水門外護延豐倉有粟豆四十餘萬其後勤王之師集
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不
可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七日治
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至城下
八日聖旨趙野除門下侍郎
王孝迪除中書侍郎
蔡懋除左丞
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
吳幵莫儔權直學士院
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下而行營
使司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于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鉤
捍禦搭就岸投石碎之又于中流安頓叉木及運蔡河
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
達旦方定金人攻城北武泰軍節度河東河北路制置
使兼副統制何灌死之虜使吳孝民來詣還李梲鄭望
之馬世則同詣斡离不軍
九日傳報賊攻封丘酸棗門一帶甚急詔行營使李綱
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乞禁衛班直
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蔡盧端周行傳旨如所乞兵至
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
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
強弩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坐砲及之而金賊乘機渡
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
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
級皆耳有金鐶是日賊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
門尤急矢集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
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
賞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有
備不可攻乃退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於城下已昏黑矣
虜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并給事中來獻玉帶玉靶
刀名馬各一
聖旨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許翰除給事中
十日聖旨大金所需犒軍等物數浩瀚朝廷雖竭力應
付如供奉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
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恐未能供數忠義之民理宜
躰國將私家所有領助國用者限日下於戶部尚書聶
山等處送納朕當與汝等共享安泰令開封府多出牓
告諭
聖旨大金國重兵攻打京城欲盡行殺戮擄取財物朝
廷以生靈為念遣使講和只要金銀犒設人馬方肯退
回朝廷將一應官司庫務見在并文武臣僚之家金銀
應付外尚未敷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且措置庶免

吾民肝腦塗地可于在京仕庶之家將見在金銀權行
措用限日下於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藏匿並當籍沒
家財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半充賞如納數多當議
量度於文武官內安排與理選限不礙止法理為官戶
注授優便差遣
勑門下朕以寡昧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顧德弗類不
能仰當天意屬鄰入犯割地尋盟邊傳多壘於四郊豈
特覽國之百里征求財賄虐劉邊陲朕甚愧焉廷問公
卿及庶而坐夙夜祗畏不遑康寧畏犆艱虞宜從貶損
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冀上天助順萬國效忠
文狀不拔之基永底丕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御筆簽行宅諸王所有金銀絹帛並只今交付朝廷以
大金所要如違並從軍法
是日斡离不移軍牟駝岡牟駝岡者城外西北隅地也
岡勢隱然如沙磧三面阻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監牧
馬之所芻豆山積宣和中郭藥師來
太上皇命打毬於此知其可立營柵故虜至徑趨其所
寔藥師導之虜使欲得親王大臣為質皇弟康王請行
詔康王及少宰張邦昌同往軍前議事蔡懋充都大提
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從李綱所乞也
上御紫政殿引入使對出斡离不之書進呈道所以來
師犯中國之意大抵指陳道君之失開上內禪顧復講

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詔李棁奉使鄭望之
高世則副之是日棁至金人軍中斡离不南向坐棁
望之等北面再拜斡离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
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
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
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駝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
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
間之三鎮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
付棁等達朝廷棁唯唯而已是日康王出使軍前
十一日中書省劄子應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
北州軍已於誓書中議定使令交割與金國若有州府
不肯聽從仰將所賜州府令歸金國詔書指揮守臣並
月十日奉
聖旨降詔
十二日差李鄴高世則充金人送伴使
聖旨令張道濟於內侍之家共取銀五百萬兩金一百
萬兩仍差何㮚周文煥開封府拘收童貫蔡京諸位仰
差唐重謝克家李擢卲溥於蔡京童貫柯執中鄭仲高
儀王褒彭端劉宗元等家并將其餘戚里應所有金銀
並行具取日下於元豐庫送納如敢鋼情隱庇或轉為
藏隱許色人告給半充賞隱藏之人並行軍法
聖旨開封府尹王革為政修飭構造語言可落職在外

提舉華州雲臺觀日下出門本處居住王禹落職許隨
侍　梁師成朋附王黼衆議不容可責授彰化軍節度
副使華州安置差使臣日下押出門本處交割
御筆將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及祇曾應倡優之家并
袁陶武震史彥蔣翊郭老娘逐人家財籍沒并內侍省
官道官樂官曾經入內醫官筆官幕士忠佐并應曾經
特賜金銀許繫金帶人及楊球張補姜堯臣李宗賈祥
師寶李宗振宋煇董庠金錄並御聶山何㮚周懿文李
文只今直取旨條
上言竊見究冠掐撅侍從官美官躲國乃者營私抹已
圖去朝廷者十乙三四班綴空然衆目睽視訪聞禮部
尚書衛仲達素與趙良嗣狎昵無間今者忽稱病乞假
逐携家以行工部尚書張勸昇為八座乃求淮南幹官
舍事而去按仲達勸皆儉佞不才平日叨竊寵祿當急
難之際傾搖人心唱為避賊之計理不可容奉
聖旨衛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令開封府差人勾押前
來　將實郎李充除右司諫
十四日
聖旨三省樞密院號令所出躰統之嚴靡容僭差昔在
神祖釐正官制事不以小大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審
覆尚書省施行樞密為本兵之府朕嗣承大統惟懷永
圖嘉與輔臣共遵成憲自今除中書省畫旨門下省審
覆尚書省奉行樞密專兵政外一遵元豐官制毋或侵
紊
十五日太上道君皇帝幸揚子江至鎮江府
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顯
謨閣直學士聶山試戶部尚書
十六日門下朕祗膺駿命嗣守慶基立愛而始于家用
廣儀刑之化受祉而施于子載圖夾輔之勲眷賢胄之
夙成致褒章而申錫涓辰期吉渙號其孚皇子高州防
禦使諶莊重而溫良愿恭而美秀義稟乾坤之粹岐嶷
得於自然質凝金玉之英聰文敏而寖茂克謹承顏之
歲甫臨就傅之年茲
太上皇之嫡孫實予一人之長嗣已膺禁海之寄未疏
立社之封寵典有稽僉言來諗是用肆以臨川之衆國
特予雩木之要藩貝胄朱綬總中軍之使御元衮赤舄
視亞保之成儀並陞王爵之崇申衍戶租之富以明天
屬以孝人倫於戲聖人何以加於孝乎朕則身先於垂
訓天下無生而貴者爾其寵至而畢修祇服思求永綏
壽祺可特授檢討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納
金銀數多者先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者
奉
聖旨依奏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

戶部尚書聶山兼領開封尹
工部侍郎鄭望之特授戶部侍郎
聖旨李梲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罷
十八日
聖旨欽旁定帖錢並罷依祖宗法諸路贍學戶絕田產
合歸提舉常平司諸州郡見行錢可並罷
聖旨應枕降處分雖係御筆付出者並依祖宗法作
聖旨行下常切遵守
聖旨廉訪使者並罷其走馬承受其事依祖宗法
盖欽上章薦范宗尹朱夢說
聖旨依奏並召赴欽是日統制官馬忠以西京募兵至
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
始權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
十九日兵部尚書路允廸除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差奉使河東
二十日尋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而奉聖旨大金
國兵馬圍京城其勢甚急朝廷為宗社生靈遣使和議
須藉金銀幣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
萬兩今來所欽金銀上自宗廟宮禁爰與服飾之物盡
行剗刷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數尋
津致前去大金為見其數未足復遣使臣諭意雖為退
軍兼恐兵衆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却來攻城男子盡殺

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今來計無所
出遂將前後貴勝並行拘收別出牓文訓諭朝廷迫切
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為頭應執政侍從官宗室外
仍將在家所有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餘士庶諸
色人並仰於兩日內盡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
寄付送納不盡之数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論列於法許
相容隱之人亦許陳告並以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
告及金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仍與成忠郎金一千
兩銀一萬兩除賞外與承信郎如親隣知情不告而
不盡並與同罪籍沒家財誣告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
所降指揮事出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逐至家
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躰認朝廷愛民憂
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候事定日帛等推恩如敢違者
並行編配所有金銀積稻免納州南赴左藏庫州北赴
元豐庫州東恭場州西権貨務交受
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經原秦鳳路
兵至奏李綱上奏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
度歸一乃克有濟頗令師道平仲等總節制上降勅御
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御同官替曹詹可也
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東河北
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安及四方
勤王之師並隸宣撫使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

之而行營司所統者左右中軍而已
二十二日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為稱合用國
字者依自來躰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為稱
二十三日聖旨借到士庶金銀令拘收籍沒王黼李彥
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戶絶田産給還頒空名官誥補度
牒紫衣師號香藥
二十五日直秘閣折彥質落致仕除直龍圖閣充宣撫司
參謀官日下供職
開封府奏本府捉事使臣韓膺等狀發差趁王黼所
在契勘王黼二十四日至雍丘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
輔固村為盜所殺取到首級申報
二十六日宰執等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
宮官府器皿皆竭又送以服御羣王帶條真珠寶器珍
禽香茶錦綺酒果之類并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准
折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
萬兩於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
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為名揭長榜於通衢立限俾悉
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許奴婢及親屬諸色人告以其
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
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
二十七日勤王之師大集西兵將帥日至又聞金人虜
掠城北居民如故而城外皇妃皇子帝姬墳塋殯殯發
掘殆盡李綱奏上曰金人之兵號大其勢然得其實數
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
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
矣於是始有用兵之謀
二十八日捡會開封尹王革言兵曹掾孫恭士曹掾張
袞並擅棄官守出城逃竄奉
聖旨並特追毀以來出身文字除名勒停恭送桂州袞
送貼州編管令差人句捉管押前去
泗州奏承發運使盧宗元不下司牒奉
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歷淮南兩浙軍等處傳報發入京
遞角並令截住不得放行聽候指揮又於正月十四日
承恭謝行宮使司劄子奉
道君聖旨杭越兩將將兵江東路將兵及巡州不係將
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先具
兵帳申奏仍劄下鎮江府揚泗州照會如已差發過人
數並截留具奏臣等看詳本州先于正月初七日准尚
書省黄牒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
道君聖旨除敎門事外餘並不管臣等今來所承發運
司并行宮使司兩次指揮係是軍期要切利害未審合
與不合依稟施行奉
聖旨令依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揮

戶部尚書聶山徐延慶殿李士淮浙荊湖制置發運使
秘書省校書郎余應求奏臣聞春秋之義大正始允正
其始後或不正始之不正後將若何
陛下嗣位之初饋虜入寇雖日事守禦未暇施爲所尤
當正始以示天下曾未踰月其失有七若積日累月萬
幾之微所失可勝言邪雖曰宰輔非才朝廷之過亦陛
下之失也臣請陳之陛下踐阼之次日
太上皇后之典冊未舉而宣制先立中宮議者謂
陛下緩於父母之禮而篤於夫婦之愛若宰執有請是
導諛也若
陛下意而不能建明是縱欲也二者無一可此一失也
太學書生上書陳大臣之奸
陛下不能以義斷恩即賜施行遂使羣奸隨太上東去
今召之不敢來責之不卽罪可不爲深憂乎此二失也
虜人入寇長驅而南有大河之險以爲守禦梁方平何
灌各將兵數萬不爲夾河固守之計無故退師虜從馳
騎直抵城闕
陛下驚憂忍垢屈己而與之和二人之罪大矣稽之軍
法在所不赦何灌雖褫官自劾而梁方平偃然自如畧
不施行刑賞功罪如此何以使人必用命乎此三失也
人主以論相爲職得其人則天下治失其人則天下亂
今日所以召亂至此者論相非也
陛下中興尤宜愼此初罷白時中繼聞翰林草制縉紳
屬望賢相而宣制之日輿議沸騰或謂李邦彥之空疏
張邦昌之闒茸在上皇時備位政府累年曾無一言規
正裨補今日之事顧有罪爲往事已如此又烏能輔
陛下惟新之政乎若王孝迪蔡懋李棁路允迪之進用
士論尤嗤鄙之縉紳士大夫豈無英傑而必用次逮哉
此四失也諫官之職所以輔導人主其任甚重近者至
使諫官家至戶到搜索金銀使之既非矣而諫官亦受
而不辭市井之人指而笑之或曰饋虜在郊事出迫切
然君之使臣雖艱難倉卒猶不可以廢禮此五失也梁
師成時若愚皆往時奸諛之甚者罪當誅作近聞內侍
官道觀金銀皆使二人總之又聞臣僚所上書疏尚仍
晉擬送文字庫外議咸謂
陛下復加信任臣固知其不然而流言籍籍小人因得
以濟其奸不可不慮此六失也近日又宣
皇子封郡王之制夫以
陛下元子禮所宜先而艱危之時宗社未保城門閉拒
中外不通未宜急者稍俟數日寇退而後命之豈曰後
時哉此七失也
陛下頃在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今事之失中者天
下之人皆知非
陛下之過然宰輔非才不能輔導已如此而諫臣又噤

然不以聞臣切惜之臣又聞古之聖賢不貴於無過而
貴於改過不患於有失而患於不聞其失故書稱成湯
之改過詩美仲山甫之補闕而子路聞過則喜聖人與
之君子知過而能改小人聞過而飾非故也茲事既往
言之無及誠望
陛下考慎其相擇賢而命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後有
過舉不吝改之以成日新之盛德則聖人之道優矣臣
草茅一介輒觸忌諱罪當萬死惟
陛下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幸甚
二十九日聖旨高衛日下催促沿路綱運發來赴鉄宗
朕羅發運與在京差遣
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梁師成主八角鎮卒
三十日新除吏部侍郎王寓奏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
仗並已足備而居民烏合無用特可准備臨時搬運矢
石而已且令籍定姓名緩急勾呼奉 聖旨擁令放散
發運司會勾文字王以寧進士任申先沈穀並召赴三
省審察 聶山且依舊管戶部尚書并開封尹職事，
聖旨訪聞隨從道君殿前宣撫司等人兵往往拋後赴
隊不上因而逃亡者甚多可並與放罪依舊歸元軍分
收管仍與犒設
御筆遣內侍李中正差往東南壽宣字文虛中
靖康要錄卷一終

靖康要錄卷二
二月一日皇帝御明堂頒朔
詔聶山充發運使措置軍興糧草應江淮荊浙福建諸
路軍政兵器並令措置以聞或有差擯並聽聶山節制
敎有稽違畫行軍法
二日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金人寨不
克而奔
三日李綱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种師道罷宣撫使
并發罷親征行營使司
發運使聶山添差須開封尹依舊戶部尚書
四日虜人求上母弟為質乃以附馬都尉曹晟使其軍
晟尚宗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虜酋名改晟曰寔
兵部員外郎臧瑀為職方員外郎秦檜充割地使
五日手詔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深諒爾
忠義已令綱師道傳旨撫諭若更有乘時恃衆亂行毆
打內侍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使令退散如後去之人
當行軍法
御批李綱依舊右丞提舉京城四壁應舊行營兵馬並
欽上言臣近乞召用朱麥說范宗尹事已蒙俞允天下
幸甚臣更懷迫切之誠望賜采納臣聞太常少卿李綱
推孫忠自許之誠首決天下大事家
陛下處以股肱之任雖愚惰無知之人亦皆鼓舞忻抃

況忠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
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如此以大事論之則臣別有意
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拋骨鏃藥石之論嘗被
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所能難也然一人之才
安能盡千萬人所長諸葛亮管蕭之亞尺也猶有治戎
為長奇謀為短之說然劉備不以其奇謀為短而不用
也惟在人君因所長而任之耳
陛下若謂李綱短於用兵今罷行營使則已若更奪右
丞之職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知李
綱緣中正大用以微罪重貴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
言壅遏之弊自此始矣臣竊為

陛下痛惜之伏乞始終保全令依舊裁決大事專一進
退人才幾少裨
陛下重光之明仍俟來夢說范宗尹列歟亦行大用奉
聖旨依奏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曰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者社稷之臣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
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
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
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勇奮不顧以身任天下之
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妬嫉賢
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

王孝廸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
然不疑拔綱於卿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
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
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
自餘又皆擢用何
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又復罷
李綱職事臣等驚惑莫知所以此必邦彥等擠陷蓋綱起
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嫉妬仇讎恐其成功臣等聞
綱此決大策用兵偶然有小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
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以為
善小挫亦豈足以為辱兄示怯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

以此傾任賢之事臣等切聞邦彥時中夜勸陛下他幸
茲豈為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已差除
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臣不能
以家死社稷之難其意只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保妻
孥自餘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
京師一城闔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諸臣勸
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能自保當時若非綱為
陛下建言則衆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百姓
生靈已遭屠毒但聞
陛下將有棄宗廟之名何渙從有天下顛
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

惡夫惡婦莫不以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宜曰
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憎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竊見
邦彥等事
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
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
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此事不可輕
舉而王安中力贊王黼以遂其事邦彥非不預聞此議
而畧不加可否於其間其實亦嘗陰助王黼以貽今日
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
陛下新即寶位適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寧邦
彥正當引己歸咎自求罷斥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國家
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妨賢路而復忌嫉
賢能害國家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請割地挫
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遁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
陛下若聽其言作綱不用社稷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
人直願請和則既和之後何故尚敢攻我京城縱兵肆
掠虜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
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
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
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黜罷命一傳
士大夫失色兵民駭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為虜
擒矣則是
陛下罷黜李綱非特墮邦彥計中又墮虜計中矣聞朝
廷又欲增與驢馬等物無乃借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
邦彥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念祖宗土地得之
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朔之
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能復
都大梁乎能更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乃經藝祖太
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之者蓋以此地
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若棄太原則長安重
城千里日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住都乎此祖宗所
以持重兩河之地自
真宗
仁宗朝以來北虜蓋嘗有割地之請當時朝廷寧屈己
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
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
陛下即政之始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待
陛下作何等主耶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十有餘郡之
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
兵南向矣自太原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金陵則自
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應童貫蔡攸朱勔等生變
亂雖欲遷而都焉又未可得
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廟焉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
在一旦陷於北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

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為國家長久
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
之後自知前謀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
想邦彥日在
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
爭為危迫之言以恐
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還遇不次拔擢
邦彥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
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
鄰好力排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前日
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累日乃開祭酒謝克家除
諫臣司業孫覿除侍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
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
取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
陛下發一言以明
陛下李綱之無辜者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為朝廷
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身謀不以腹心事
上恐
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可勝寒心天下共知綱於
國家可以大用臣等請為
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及百官爭
占舟船或結木栰為大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
不有一人為君父備者又不聞有一人言及災異者獨
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
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帑未嘗迁徙陛下方
此當深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
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
陛下何忍信朋黨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
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隙開邊以致今日之禍近又
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倚輪無還者朝
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加罪乎若以虜人申
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因
邦彥等譖謗之故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
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廟安危在此一舉
幸
陛下急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
所沮者昔魏文侯令樂羊將兵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
至有謗書一篋及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
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臣之功也唐憲宗時
討蔡數不利群君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
勢若兵常勝則古今何憚用兵耶但論師勇怯兵力強
弱措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
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曰非度破賊
之難任度之難也韓愈論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

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此正在於惜其弗克有終也
臣等願
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奸謀之臣奮發英
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
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
仲必肯與李綱用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
寘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使專之內外將相
之臣必肯悉力協心助
陛下大有爲於天下者矣臣等學校諸生素與綱無半
面之雅而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勸
陛下進綱而退邦彥者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社稷
存亡在
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耳天下公論如此臣
等豈敢默默
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信試御樓即召耆老一問
之呼軍兵一問之道旅路商一問之試咨百官君子使
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去也
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慎臣等布衣之賤論及宰相罪
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資政殿學士宇
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奉使斡离不軍先是正月
七日何灌奏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使人出來旁軍
怨有商量於是鄭望之借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

計議使高世則充副使令縋城而下見虜使吳孝民云
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截得今上皇帝即位赦書以手
加額云既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却與他講和休皇子
郎君謂斡离不也又云如今南來只似買賣也望之問
買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爲界更要犒軍金帛
望之云如此即非買賣却是强取也遂引孝民入城八
日孝民朝見陛殿跪奏今來議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
過去李綱前曰臣請行特朝廷已委綱御營守禦勢難
輟行遂差同知樞密院事李棁與望之往使上謂曰若
虜人語及割地即勿許歲幣增及三五萬不妨論及犒
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棁押賜金一萬兩及
酒菓賜斡离不出城時日已昏黑有金人騎兵三萬人
不知是使人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兩人亦傷夜
至孳生監見斡离不斡离不但詐國家違盟如受歸朝
官及賜平州張瑴殺金賊之事見[illegible]如此三五事都不
及和議棁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菓又令吳孝
民交割是夜宿孳生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
來云皇子郎君至中路使意田只詐南朝不遣使人來
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
人馬更不得消息三寶奴云李給事却是上皇遣來皇
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望之云
主上即位十餘日上皇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

馬已及城下三寶奴云皇子郎君自入界不見遣使來
駐腳不定到此間今來和議無慮不了但南朝多失信
須要一親王往大金為質北朝以人馬到處為界今已
到汴京皇子郎君只要以河為界望之云南朝得北朝
地把守不得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难守不若多增歲幣
却可商量三寶奴云說得極是但許多人馬到來不成
教空歸去大金人馬不似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之
云若是講和朝廷須犒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奴云河
東國相二十萬皇子郎君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去
止河軍此事朝廷遲疑早了便宜望之云昨日面得處
分若說及犒軍可許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也

三寶奴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得逐
人得兩鋌銀一鋌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得許大口又
似以河為界好难商量九日虜使韓宣徽云皇子郎君
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
要罷兵遂見斡离不斡离不笑云打城人適已勾回矣
又云講和事此自講人去朝廷理會於是三寶奴耶律
忠王汭受斡离不書一封又一幅不封與望之同入城
不封一幅乃是所須金銀表段數目金五萬百兩銀五
千萬兩牛馬萬匹表段一百萬疋一更後到殿門又見
所進書方知要割三鎮及親王一員使田日送到河要
宰臣一員同往交割地界十日與使人會殿門幕次奉

聖旨令少宰張邦昌往軍前議事俄頃又令中貴引望
弟康王傳宣云康王請行挩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
親王送到河别無他康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
聞者悚然李鄴自磁州路上遇金人同至城下是日斡
离不令隨使人還城中及呂頤浩等數人皆還
十四日邦昌從康王出城赴軍前李鄴高世則貴和議
書送伴蕭三寶奴等同去
二十七日宣召挩與望之對寧福殿上曰國家無許多
金銀禁中却煞有珠玉等物等可過去商議以此准折
遂往評議斡离不許之
二月一日望之同李挩賫珠玉犀角牙象出城須史耶

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交割訖挩上馬入
城是夜姚平仲劫寨斡离不請康王及張邦昌相見帳
前劉本朝旗幟數百面及俘虜到將校數十人再三詰
責邦昌邦昌云必不是朝廷知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師
各奮忠義自相語集故來劫寨斡离不云待道是賊來
怎生有許多相公港只可道朝廷不知也
五日朝廷遣宇文虚中到軍前與望之相見具道皇子
郎君有再和之意劫寨事只做朝廷不知
六日王汭隨虚中入城報聘汭云皇子郎君道劫寨不
干鄭侍郎事教他入城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
不可戰在朝廷則堅守和議之約候姚古來兵勢益盛

同共商量軍中自遣使人往謂三鎮國家邊面所係決
不可割若割三鎮則我等將帥用兵無已特據三鎮賦
入所得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遣使三兩轉勞
須逐通年月重兵密逼彼不敢遠去計屬寧生監根草
漸竭勢須北還候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二鎮
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大臣急於邀功以為
迂闊遂用姚平仲平仲古之養子也嘗從童貫平方臘
回京師誇大殺獲虜賊之多大臣信其說意謂以殺金
人如殺虜賊故敗經而虛中往來和議遂定
六日手詔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即政累日大金擁兵遂
抵京師於四方賢才未暇遠有號召也永惟國家大致
事已詔三省樞密院盡遵復祖宗法而近世名臣未有
褒錄何以示朕意司馬光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
贈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並不施行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
聖旨彼年以來京城拘收折毀居民甚衆至居無所安
居應苑囿宮觀有可發以予民者三省樞密院速條具
以聞
聖旨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
聖旨伏闕上書本出忠義已行撫定訪聞奸人乘時尚
散聚散作鬧或劫掠財物毆打平人令開封府三衛只
今前去逐營彈壓如遇有此等人斬訖聞奏如彈壓無
功當議黜責
德安府進士張炳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嘉並與同
進士出身除祕書正字既而無闕除太學博士
范致虛召赴闕 許翰除翰林學士
七日手詔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奸誤國悉皆東下前往
江浙在京如梁師成譚稹李彥已行遠竄所存百餘員
皆小官隸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重任享厚祿者今又
自陳乞依舊制寄資恩數等一遵祖宗之典百姓無知
鼓倡率衆擅行誅戮劫奪財物震驚京闕皆不異居已
指揮李綱并三衛分頭彈壓捕為首之人悉行軍法爲
等各歸常業毋蹈在刑尚敢結集仰使中及告支賞錢
一千貫皆爾衆庶仰體朕意
蔡懋除資政殿學士知北京日下前去
徐處仁除中書侍郎健皆入到赴闕
中書舍人席益除徽猷閣待制知河中府
吳幵除翰林學士日下供職
聖旨近緣奸人糾唱百姓妄稱內臣謀叛令子細推究
並無實跡類是潛行誣執意在擄奪作過雖已節次捕
獲斬戮慮尚結集人衆恐京城遼遠未暇遍知令賓行
告諭皇弟肅王樞少宰張邦昌除太宰著作佐郎沈晦
借給事中使斡离不軍初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
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附馬都尉曹晟以

行
八日訪聞輔郡兵馬副統制王蕃置司本在畿內今却
領兵南去襄陽府又移文州郡稱金賊圍閉京城要江
東西湖南北福建廣南陝西等路兵三十萬唐州置司
處交割即今用兵見在北方及京師戒嚴之時不委王
蕃因何南渡漢江去京城八百餘里不知蕃意所在又
蕃止絕州縣不得將錢物入京並令於置司處交割領
軍衛護官屬日馳百五十里故敢狂悖妄作阻兵自營
實無勤王之意奉
聖旨王蕃責授海州團練副使黄州安置所有見領兵
馬令所在州軍拘收責命令吏部差使臣前去尋覓何
巢除翰林學士　許翰除御史中丞
唐重試中書舍人　楊時除諫議大夫
梅執禮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
毛友知杭州並疾速之任
翁彥國依舊發運使高衛副使
方孟卿判官盧宗元陞寘並罷霍山除發運使指揮不
行
九日差宇文虛中王球再往大金軍前奉使仍就差迎
康王又差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人使
十日康王歸上喜甚賜手詔遷罷以太傅之命王居金
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無所驚及歸都人大
喜爭出觀之
金人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帛數足遣
使告辭上賜宴於軍中
制曰凡賞無常雖小臣而必錄因心則友矧介弟之徽
忘時其顯庸錫以蕃社涓辰之吉揚命于廷皇弟太保
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　德宇靖深風度凝遠出神
明之胄閱義理以居多依日月之光安譽處而無斁比
戎騎之侵軼致郊圻之驛騷毅然請行會不圖已有此
奇節循然士而或難屢以至誠雖強敵而難感遠退師
而底績返旆以言歸是用稽帝傳之榮班分州牧之
重寄申嚴戩鉞進律兩蕃以勵群倫以惇至愛於戚原
隰衰矣既見急難之情福祿婕之宜共安平之樂往膺
光寵益介壽康可特太傅靜江奉寧軍節度使桂州牧
鄭州牧依舊康王
路罷明堂頒朔布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與
告和使借古文殿修撰宋彥通參議官借工部侍郎滕
茂實當伴金人王介儒劉思等使粘罕軍
是日金人退師
十一日馮澥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赴闕
十二日遣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接肅王
手詔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祇懼靡敢皇寧比者
金人犯順都城閉閡踰月軍民展力扞禦寔勞朕知之

臭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扇為變內作不靖震
驚朕師誘脅大臣毆擊內侍白晝剽掠乃敢公肆凶殘
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艱難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
朕甚悼焉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選
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奸人不輕爵祿
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宴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
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務與汝等休息其
有奸軌不悛敢犯法奈我綱紀當重寘刑戮必罰無赦
咨爾有衆明聽朕言　罷殿中監符寶郎
聖旨樞密院在祖宗時參用勳舊武臣朝廷修整兵備
宜擇得軍心武人為簽書同知庶幾緩急可以倚仗三
衙軍政之本祖宗規模宏遠今悉廢弛宜擇有威望边
將用之以揚厲軍旅　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仰承聖謨獲紹大統適邊候之解弛致郊畿之
驛騷荷天之靈俾敵悔禍既遣使而請好遂以時而退
師載惟千里幅員罹屠掠之苦四方退遠多調發之勤
兵屯嬰守扞之勞編戶湯括輸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
心不能保民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曠
蕩之恩沛汪濊之澤嘉與海內底于丕平可大赦天下
云云於戲三事大夫群后庶尹國勢靡而不振宜思所
以扶治之方黎元愁歎而無聊宜思所以撫綏之術保
盟固圉即用覆儲庶幾協心共圖康乂

太宰李邦彥奏乞致仕手詔李邦彥任政府累年屢形
憂國愛民之誼以至慎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一朕
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之際備盡忠誠金人犯闕其
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為急朕一一施行衆志未
能遍諭乃作弗靖鼓唱流言反與前日異意元惡之人
忽生怨懟實駭予聽已依所告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
疑
十三日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聖旨寧就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並罷
陝西涇臣吳興祖京西劉民瞻淮南龔端兩浙李獨儒
江東曾注並罷
十四日賜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第一區奉詔非祖宗
舊法所降指揮更不施行書罷政府始
制曰大臣事道必蚤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體貌之
志眷時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湊號
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毓德塽大衷心曠
夷以高文揚於禁林以偉望參庸於政路遂參夢卜
進任台衡丕叙群才以大明於國是力裁衆弊曾不顧
於身謀追予纘紹之初載嘉翊戴之職登之冢宰倚以
遠猷方四郊多壘之虞惟一日萬幾之廣雖稍間於綏
定念正賴於救寧忽覽奏封力祈謝事諭言屢遣章却
復來惟陳詛之甚高遂貪賢而莫獲加班崇於秘殿行

使組於殊庭併衍户租是昭眷禮於戲進而許國既朕
心朕德之感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猷之入告往安素
履用賁至懷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起
復特進
制曰朕祗膺聖訓獲紹丕基遵制揚功仰憲祖宗之舊
圖事揆策旁咨弼亮之賢爰得異才俾登宰路告爾朝
列咸聽朕言中大夫知樞密事吴敏氣和而志剛才通
而識遠潛心自得學造古人之微秉義不回德全仁者
之勇參儀禁橐遂贊樞機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爲悦定
禁中之策寔靖我家運堂上之奇遂固吾圉運鈞衡之
虛次討訐謨以咸歸是用升次輔之聯兼以列西臺之
侍陪教多士擢進文階併錫寵光用昭眷禮於戲撫觀
今日浩若涉川考致刑則本末失倫語財用則上下交
困易於出令而宣布者多還輕於用人而欺誕者得肆
靡然節以狥義咸倪利以成風國勢頹靡而不振軍律
汰玩而無紀非至公無以懷黨與非特重無以鎮奸萌
卿其畢議而力行朕且虛己而傾竚往欽成命以究永
圖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除尚書左丞
同知樞密院事李梲除尚書右丞
李綱言伏奉
聖恩除知樞密院事聞命不知所措竊以鴻樞之長專
統兵機宜得魁奇英偉之人以居其任臣本書生進由
庠序雖常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
忤初荷上皇識拔就筆螭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
庶奔走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
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奏當路擠排流落七載上皇憐
而收之使貳奉常允惟金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
因邊吏弛備金人盜據全燕肆其兇焰來犯王略
太上皇帝厭萬機之繁欲投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
吳敏協建大策贊成内禪歲首
上皇南幸淮浙廷臣亦有勸
陛下爲避狄之計者臣竊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爲固守
之策
陛下不以臣卑鄙驟加擢用自歷樣不五日而預大政
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
陛下不世殊遇傾竭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
恐勲績不效以負
陛下知人之明故簡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
以禦敵晝夜巡警戒姦以安衆闢道移撒河北諸鎮預
爲隄防忘食廢寢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兵既集欲因
利乘便連營逼虜使之進不敢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
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剏
衆邀出劫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

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猶不知之在微臣
寔無所預是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懇援項刻之
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
荊館親督將士列布要衝分遣軍馬解范瓊王師古等
圍親以中軍捍拒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陳兵捍
禦宿城下明晨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馬士氣百
倍欲戰然臣其說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怨懼自省莫測
其原仰賴
陛下至仁至聖灼見愚款寔無他腸特賜寬貸許之保
全慮其空乏之加錫兼金未逾三宿亟蒙召見俾還舊物
益付京城四壁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譏謗欲將平仲之
罪中傷微臣伏惟
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不可為量古謝之際感
泣交集德隆命輕捐軀曷避然惟是都城細民因聞殺
掠內侍理貸辨壓臣躬稟睿旨即取其最不逞者斬殺
十人梟首通衢以靜群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竊
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
私心痛之既幸臣本志兼總兵政豈其所宜且祖宗舊
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
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廷之令殊於舊
法未見其可臣竊謂羯胡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
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須於旬月之間
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平仲种師道以
團結保甲還州縣使各安業內外人心既已敉寧臣當
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譏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
素定有如皦日今雖未敢亟去而挂冠樞廷非所宜據
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吉命未敢祗受奉御寶批
降詔不允日下供職　知樞密院事李綱奏諸路勤
王之師統兵等官並與轉一官其民兵到本處令優與
犒設從之
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
言事為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朝皆論政事擊官
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悉著甲令至崇寧間大
臣嘗私欲其便己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
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實亡害治尤甚今日
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為急方陛下恢寬廣問猶下及於
芻蕘况臣等筆忝備臺屬使望清光効愚忠仰裨聖致
萬一不勝幸甚伏望睿旨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事
之文以復祖宗之制奉
聖旨依祖宗法　新除少宰吳敏奏臣伏見二月
五日士庶伏闕乞復用李綱仍且留种師道宣撫衆衆
既多遂聲言欲毆擊宰執至槌碎登聞鼓撞殺內侍十
數人賴陛下聖明即刻撫定臣待罪樞府不能彈壓以
靖國人致使軍民因忠義之心成變亂之禍臣罪甚大

不敢逃刑重念艱難之使之時未敢自拘司敗臣即時
宣奉睿旨令李綱种師道三衙開封以軍法彈壓令首
尾數日元惡就誅徒黨黙配罔有佚罰朝廷刑威稍伸
於國人矣李邦彥累乞致仕
陛下已降旨從所請抑臣有區區之見頗為陛下陳之
昔高歡在魏見衛士聚黨焚領軍張彝宅朝廷畏其亂
不敢治遂遂散家財結死軍士成霸業由此觀之國家
不能修政刑者奸雄窺伺之資也古語有之曰投鼠忌
器況天子之相乎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以來罷昜
宰相更革政事以定山東河北之兇皆邦彥之力洎受
命上皇援立聖明倉卒之際上皇付託以腹心勤勞寔
多又建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但邦彥為人
畏慎太過錢於事幾而國人不堪圍閉之若取金帛質
親王之屬至罷李綱亦不復用兵則國人不勝其憤遂
有此變邦彥之始末如此異時姦慝如王黼未嘗得此
於國人而邦彥遭此豈非不幸乎臣願
陛下下臣章曉諭國人因使四方知前日為亂之黨已
就誅責而邦彥之為人稍自白於天下然後加恩禮起
邦彥惟　陛下聖斷奉　聖旨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國子司業黃哲等奏以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
作鬧見今待罪奉　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
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為自疑乃爾待罪

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
十六日聖旨內侍特旨令轉出或致仕者並與换官已
轉出者改正仍令後轉出內侍並轉至武功大夫止餘
令條具聞奏
十七日探報虜人渡河北去
臣僚上言當取捨以辨是非行賞罰以明好惡明主之
先務也竊見蔡京於元符建中之際包藏既深罪惡未
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奮進躁妄之徒方且
倚以為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為諫官獨能推測
其用心而披抉其姦狀於未著之前詳言極論明若蓍
龜至於今日無一不效故京尤忌畏之比一時言事官
得禍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徙指定居住州郡
流離竄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
嘗不為之流涕伏望聖明優加追贈其官及子孫以為
忠義之勸奉　聖旨故承議郎陳瓘贈右諫議大夫仍
與一子恩澤
制以同知樞密院事京畿宣撫使种師道為檢討少傅
鎮洮軍節度充中太一宮使
少宰吳敏等表以四月十三日為乾龍節詔所請宜允
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
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
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

義軍叛義軍皆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上
諸郡平日養贍富積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
軍五萬人守石嶺關先叛從金人至是諸郡往往殺戮
或逐出之而在平陽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
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
河而南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扼太行狼軍
之險以种師道為河東河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為
制置使摠兵援太原以种師道為制置副使摠兵援中
山河間諸郡
十八日聖旨李邦彥受命上皇輔翊朕躬應恩數等並
依白時中例施行

少宰吳敏辭所遷官奉　聖旨可通議大夫就職
十九日聖旨催督王球過河前去大金軍前迎請肅王
以初約至河即回故也　聖旨可選用老成忠厚之人
為太學官訓教諸生使自知耻自好庶不倡導齋叙朝
政詒以右諫議大夫楊時兼國子祭酒初种師道為宣
撫使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姚平仲謀劫寨數日行路皆
知之虜先為備二月一日出師以為勝在頃刻矣御營
使司屬官方會封丘門草露布忽馳報失利上震驚於
是罷綱解其職俾待命浴室院師道亦罷宣撫以右丞
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命守城卒戢弓弛砲無得輒傷虜
人　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

乞留師道與綱已而集軍民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
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出至閱
前衆指宰相李邦彥數其罪嫚罵至前攬其裾欲毆之
邦彥疾驅以免領開封府事聶山塞鐵揮東寺曰諸公
為此可謂忠義矣遲者以聞上命閤門索所上書頃之
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以親覽備悉忠義當便施
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閧然曰安知非偽也須見李右丞
种撫宣復用而退於是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
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賊稍退即令復職猶不退時
日已旰矣百姓乃與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撾而壞之山
呼殷地樞密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為天子傳宣

言無不行今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种宣撫幸先
生言之南仲曰當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麾南仲
詐擁其馬不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尹王時雍來
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
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遽去殿
帥王宗濋謂上曰事已爾亡可柰何當遂允從之不然
且生變遂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百姓數
千人詣浴室院迎之綱益恐於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
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綱末到而後發之使先至
衆取拱之臠而磔之即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
餘輩殺之皆裂其屍碎其骨取其肝腸揭之竿首號於

衆曰此逆賊也綱既對既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宅
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是晚天手下詔曰士庶伏闕上
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以親覧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
師道傳宣撫諭若更褰特恃衆亂行毆打令綱師道以
軍法從事是夜復聚衆殺内侍而掠其家者數十人明
日詔再下猶不止　初七日李梲蔡懋言於上曰太學
生率衆伏闕意在生変不可不治上不之罪也司業黄
哲黄唐傳以不能約束諸生待罪詔答以速安爾職先
是諸生聞朝廷欲治其罪不告而去者太半學官以不
告而出用學規屏之諸生復閧然乞同屏乃亟命楊時
兼祭酒召諸生慰勞之越兩日後令聶山傳旨撫諭焉

先是聶山奏上曰臣前日聞蔡懋李梲諭與太學長貳
令屏出伏闕上書陳東等諸學生聞之莫不憤然一學
盡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梲呼王時雍令根治諸生并
伏闕百姓欲寘于法臣聞不勝皇駭仰
陛下以睿知之資撫臨萬邦士民以積年不舒之忿憤
乘隙相聚殺傷内侍指罵姦黨蓋特
陛下仁聖必能與百姓雪其忿氣而蔡懋李梲王時雍
之徒恨其罵已而右李綱欲鋤其根株又梲宣言為
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親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
失士心歸怨
陛下自此士民思乱怨無已時兼士民上書不約而從

者千萬人其言皆平時公論乃
陛下所欲急聞而奸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敢
令開封府快其私忿臣願
陛下作訪聞行下速賜止絶庶幾忠義之士不死于奸
臣之手而忠言讜論日聞于九重實宗廟社稷之幸胡
安國除太常少卿馮澥除左諫議大夫
臣僚上言伏見近差承議郎劉棐起復知鄧州宣教郎
劉寀起復陝西運判者臣竊惟國朝以來凡在職以憂
去位之人自非宰執去就係天下重輕邊民用捨係生
靈休戚者未嘗奪情擇服俾越禮制號稱從權者也比
年以來風俗媮薄仕流奔競交權要以幸進取為人子

者無復鞠育劬勞之念至有母死在草未暇治喪始爾
竿牘急遣走卒以圖起復如福建提刑俞向者在任丁
憂寅緣得請候葬畢日許令起復乃更不復挈喪歸鄉
即就任所便營塋地掩其所親如濟州通判毛孝立者
孝行凋淩以至於此聞者鄙之今陛下新即位德教所
加將躋天下於純孝之域如起復之例詎可因而不革
況劉棐劉寀鄧州陝右並不係邊廷急切特令寢罷聽
其終喪將與除擢庶幾自今以往卧苫枕塊之人無復
彈冠結綬之興不勝幸甚奉　聖旨依奏應州縣官如
有似此之人令吏部條具申尚書省
二十日聖旨應文武臣僚曾係朱勔等舉辟及曾受財

物妄相求託展轉攀躃者並仰所屬告首限一季如不
首覺根究罰罪者並追官勒停乃許人告賞錢二千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
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衂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遂致
敵國馮陵變𢙢罔當行軍法其罪惟均今灌重傷死於牖
下而方平未正典刑無所畏憚國威不振士論惜之
陛下方欲法藝祖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帥使有罪者
必誅當自方平始奉
聖旨依軍法戮於都市
聖旨金人侵擾京畿致良民橫被殺傷士卒殞身行陣
除內中已開建道場追薦朕食素膳親詣行香并令在
京宮觀僧道各設齋醮懺會仍遣使分就四郊嚴潔致
祭
二十五日范致虛差知京兆府任諒差知延安府盧法
原除徽猷閣直學士差知成都府陳邦光差知潭州葉
夢得差知潁昌府陸藻差知應天府范致虛赴陝陳邦
光引對指揮更不施行張叔夜差知東平府觀文殿大
學士白時中差知壽春府
資政殿學士王孝迪差知廬州
給事中王雲侍衛親軍馬軍指揮使曹曚使斡离不軍
太一宮使种師道除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保靜軍節度
使姚古為制置使某軍承宣使种師中為制置副使
領兵赴趙州
二十六日侍御史孫覿等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
陛下總攬之初生靈未暇分遣使臣捐棄金帛以為和
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為積怨速禍之人未即
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任宰相前後二
十年挾紹述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
廢弛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唱為窮奢極侈之風而公
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寘曲
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群小充滿要途禁錮忠
良志為朋黨交通暬御竊弄威柄鬻賣官爵貨賂公行
盜用庫金奸贓狼藉閨門混濁父子詆爭廝役官為橫
行賤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姦
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
罷免而近幸小人相與唇齒恐失所憑依營復擁戴既
去復用而京但然自如羽翼已成根株盤互不可搖動
凶焰益肆輒出為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
復私讎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
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携離上下解體於是敵人長驅鼓
行而南如蹈無人之境矣
陛下赫然奮乾剛斷出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
之惡豈可獨貸況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謀招納燕
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幞

為大將計議已定會俘息故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
他日之釁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
之誤國固不容誅而搆造邊患父子相為始終與黼均
為罪首公議籍籍不平未可以但已也且京被遇三朝
父子祖孫為三公者二人現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七
處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
非主尚懷犢豢之恩顧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警上
聞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楫挾輕齎一夕遁去君父懍
然坐困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意掉尾不顧曾犬豕
之不如原其用心如此使京尚有相位安知其不開闗
賣國如馮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為天下害遂使中國
宮廬敵人侵侮無所不至而京尤善為奸言嫁怨飾非
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衆論不容尤在於此伏望
陛下睿斷勅賜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治天
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一洗上皇睠眛之謗少紓四
海生民忿懣戚戚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
孫覿尋上言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啟釁朝不渝之
盟構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
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
而投荒之罰獨加于黼此群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
而已也臣近者嘗同言事之臣共疏其魁蔡京之罪乞
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撮畧為

陛下言之貫出自閹尹喜為禍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奸
回平日懷奸誤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
不勝誅矣方王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撫使攸實副之提
數十萬之師挫於殘破之虜淹留踰年卒買空城乃以
恢復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两國公攸遂入
總樞廷矣此貫攸之罪同也黃后納款虜使韓昉見貫
攸于軍中卑辭祈哀欲損歲幣以復舊好此安之機也
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廷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
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遺竭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當
蔡京專政貫則與造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本朝追於
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亡反覆賣國攘怨結禍使敵人
因以藉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
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寸之功遁以剪除狐猿狂道
河朔而歸又厚衆人之議已也公肆誕謾凡第賞者千
百人貫遂封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
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實縱
之攸見邊報警急貫則遁逃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
以至于此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迨陛下踐阼之初敵人
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攜持金帛紬繒相御盡室遠
出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貫攸
之罪同也臣願 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
天下之所共棄早正典刑以為萬世賊臣之戒

孫覿等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閹人用事竊亂國柄
典掌機密挑發兵端構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
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竄斥大臣王黼等以
謝天下而衆議不厭以為首難之人實始童貫臣等按
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
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為術虛立
城寨妄奏邊捷以為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
黨交通問遺鬻賣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遐調
不由薦舉而輒改京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
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應收叙而擢登侍從者奸贓小
人爭相慕悅役使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門行戶如市
金帛寶玉充積如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庫此貫之罪一
也戰士之法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
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格戰傷之卒秋毫無所得而發
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庖
人廐卒守舍拂除之隸冒功奏賞有剝數節鉞者貫之
罪二也貫又擇取陝西勁卒刺為親兵號曰勝捷方征
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
貫之罪三也自貫為將帥每出帑金帛以濟軍須悉為
己有而嚴立軍期取贖於州縣頭會箕斂民不堪命貪
贓不法兇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以危法使天
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城
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衆無法縱為貪暴恣斬良
民以効首級於是民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
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為謀主始建平燕之
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
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為三公職在樞
省積貪不已遂至王爵在昔勳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
亦未嘗有而貫復桀驁長惡不悛怙權擅命拜免大臣
氣焰熾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浸成國難　陛下親政
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如貫具此六罪何所逃於覆
載之間伏望正滔天之罪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
甚奉　聖旨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責授中奉大夫守
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太師廣陽郡王童
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追廣陽郡王除豫國公致仕池州
居住太保領樞密院事攸降授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
宮任便居住
制曰九變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當四罪而天下咸
服蓋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何敢已蔡京親逢聖旦
被遇三朝四任宰衡始於二紀迹其行事殊昧師瞻假
繼志述事之名為蠹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大之說肆
窮奢極侈之風祖宗典章變更幾盡公私儲積掃蕩無
餘引邪佞於要途陷忠良於黨籍園第僭踰於宮省子
孫皆列於禁嚴交通閽御而奸弊縱橫漁奪下民而恣

氣充塞毒既流於中國禍終嫁於上皇况在政和寔倡
平燕之謀既開邊釁率先聚族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
國家之何賴士庶伏闕臺諫交章公論既喧法不可縱
尚念弼諧之舊特優終始之恩俾長蘭臺任分留務曲
全躰貌仍許退休勉服寬恩毋忘循省可責授前件
制曰任隆將相功必在於去邪位極公王義莫先於躰
國憂辜大用宜寘嚴科童貫夙侍宮闈至膺重任付以
兵柄特為信臣獲諸將校二十年論戰多無尺寸効惟
事誕謾之術寔乖撫御之宜紀綱室家奄有其金繒須
取償於州縣將士為之解躰吏民無不興嗟頃敗累朝
不渝之盟首構三邊無窮之禍就復故地寔守空城再
為太原之行又唱雲中之議師徒暴露謗怨並興馴致
敵人輕視中國遂震驚於師邑移危懼於風霄生此禍
階詿誤其啓謀者皆不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
曲全躰貌姑奪廣陽之封爵尚升環尹之榮階俾即退
休保其終始躰予寬典毋怠欽承可特責授前件
制曰位居台輔必資補衮之功職領樞廷尤賴折衝之
略儻乖成績宜解政機蔡攸權自貴游初無學術畢被
聖神之眷丞登廊廟之陞不思直道以事君乃復邀功
而誤國頃將虎旅同換燕壇殊乏遠謀大開邊隙既不
能保盟於舊好又不能制勝於萬全遂以重兵挫於殘
虜至傾國帑僅得空城納叛亡以啟戎心肆欺誕而忘

國事逞金人之深入問邊備則茫然弗為守御之圖唯
事遁逃之計備怨連禍還其一己之私痛首疾心生以
厲階之梗謀者皆不汝置朕恩安得而施尚屈典刑曲
全躰貌其解本兵之柄仍錫論道之官畀四品之文階
領真祠於善地躰予寬典毋怠欽承可責授前件
御史中丞許翰言伏見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
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水衡職二
十年過恩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梢楢之數竊竭民
力聚斂金錢指以為資結交權要內侍王仍為心腹與
主趣取名位不知紀極察其才識僅童奴隸而父視致
府予冠從班殃民辱國視不慣況大河橋歲一造舟京
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
順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
慮百計近輔郡縣蕭然殘破所辟官吏計金叙績过官
進秩自謂朝廷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
賞每一興役數盜貫省部御史莫得鉤考　陛下方
將澄清朝宇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伏望
籍其姦贓以正典刑奉
聖旨孟昌齡孟揚孟揆並落職昌齡與在外宮觀放謝
辭孟揚依舊權領都水監孟揆候措置橋缸了日取旨
既而許翰復言昌齡等父子世濟其奸根據朝廷事遠
宮禁盜太河之調度以副私藏浚民生之脂膏以易官

爵為國結怨俾天降殃今幸暴其思釋弗深誅尚使領
職則是既得盜跖辱以滑鞭而還之東陸也何足以懲
之昌齡為銀青光祿大夫楊與楑亦皆光祿大夫秩在
翰林丞旨學士之上雖云毓職猶不毓也陛下亦何愛
於一群醜而不施之行本
聖旨孟昌齡與中奉大夫孟揚孟楑與中奉大夫餘官
並追奪御史中丞許翰奏言伏見王師既行朝筭未定
此兹事也古今蓋未有以兹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恭
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志分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
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
究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
之所係也昔漢高祖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
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
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斯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大和
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
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
斷西北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
過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
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遂陷胡貊
使世無王導謝安之才或有而不見施用則東晉割據
猶恐未為爲也借使能為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
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杯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
為流涕
陛下永念方來之患則今日雖復驚動天下猶不得已
何者俾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晉
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
若陛下純牀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
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孟張大僕何
以敵不得以太祖言故九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
陛下欲決戰謀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
使虜不辭城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
戀援之兵有拒擾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却但責成功
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
以歛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九今為和議
者苟取目前之無事則又未可必取臣聞西北之民人
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為虜則南向作賊死且為中原鬼
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懟入為寇擾非小變也故姑息目
前亦未易得兄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歟自古用兵
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獻有十夫予翼而已
其他罔不反曰難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
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
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
憲宗大怒討叛益急唐之威令自此復振周世宗初即
位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

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陛下所以疑者度衆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所攻自恃其
說臣近聞种師道平仲所以不利者師道為臣言劫寨
之法不用大兵當少擾之使自踈豁而後可乘又地勢
横入河中渡兵隘橋此利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廵也
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將而用
驍勇不恃謀将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
之変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来遂陷都城國朝
景德驍遂之策同而成敗之効異者何也開運之将中
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来景德之間中國正強而
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而欲
為景德之寛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不試使謀劃
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為
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然矣乞下臣章使
有定議取進止三省密院同奉御筆三省密院議定取
長付諸将安危之事甚大
二十七日鄭望之罷戶部侍郎依前提舉亳州明道宮
二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於此擾攘之
際不吝恩寵以勸有功用十餘大臣悉擢以不次如路
允廸已為八座矣緩急備用豈敢辭難而猶以祀密罷
其行李鄴鄭望之輩皆由下位躐躋法從沈晦奉使官
其白身爵賞可謂至厚矣然今日威令未根舊習猶存
士多自謀莫肯為用人皆玩法莫知可畏蓋由刑罰廢
也如兵興以王蕃為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而蕃乃逃
唐節間饒全竊權以召四方之兵使徐國不得至京師
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止於安置黄州而已宇文虚中
王雲為童貫参謀實啟邊患及聞寇至棄先遁歸既不
卽加罪且以虚中為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而虚
中不肯就職逃宿亳間此於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
重任雲募兵京城已逃香山今猶列從班略不知恥以
至擅離職任者自侍從至寺監數十人無奉公守職之
議而有辜負指君之大患至今未聞寘黜且如蕃等不
誅離任者不寘萬一復有緩急而人習知其然又豈有
一士之可用一官之守節者哉欲望檢會前後臣僚所
論宇文虚中王雲王蕃罪状及御史臺奏劾擅離任姓
名卽賜施行天下幸甚
聖旨工部郎官趙　考功葉宏中主客杜從古刑部柯
暘比部胡遼並與外任差遣　唐重除秘閣修撰與郡
李梲提舉南京鴻慶宮
鄭望之李鄴李邦獻白彦暉蔡攸蔡術蔡行蔡偹蔡楙
蔡仍蔡術蔡衍等並與外任宮觀
聖旨祖宗故事內太宗時三司上言通事舍人焦守節
監権易院課利增羡當推賞與太宗曰一通事舍人遷
官當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宣

力之臣曷以為勸遂濟其賞祖宗慎惜武爵莞庫有功
之吏尚未有旨以閤門副使與之所以為邊臣之勸者
甚厚朝廷近來輕用爵賞自童貫蔡京敗壞祖宗舊制
故干求之人援以為例其源浸濫遂不可塞今臣僚之
家給使之人及諸官司人吏有為正使横行遥郡者不
可勝計僮僕皂隸享高爵厚禄有邊郡用命之人終身
不能得者武夫聞之莫不動心觧躰應臣僚及后妃戚
里之家使臣及官司局務人吏其官並不得過秉義郎
今三省樞密院下吏部取索限五日供具以見今官職
高下分為四等換授從義秉義為一等忠訓忠翊為一
等成忠保義為一等承節承信為一等雖别因功賞轉
授而元係給使人吏者並依此施行
臣僚上言契勘遥郡正任恩數班著相去甚遠凡自遥
郡遷正任者自合從刺史次第轉行今有自遥郡與落
階官而授正任者使直超轉本等正官雖承宣使亦便
轉行是皆奸巧希進務欲躐取欲乞今後遥郡承宣使
若有功勞應除正任者並只除正任刺史庶幾員遷不
至猥多奉 聖旨依奏
三十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李邦彦言臣以包
羞衆怨之危跡而復蹈人臣不知去就之機以樸學鮮
謀之微生而冒取朝廷進退大臣之躰故終以罷相留
京師為未安豈獨人言之可畏乞檢會前奏俾臣持餘
服以歸候從吉日在外宫祠臣之死生實係鴻造頃滞
投誠甘俟斧鉞奉 聖旨依奏
聖旨今後侍從官雖非職事特許言事
詔曰朕惟秦晋之邦襟帶華夏習俗忠義物産阜繁昔
我祖宗守以德澤愛養兵力蓄藏兵威漢蕃之人咸獲
休息後以边臣生事屢構干戈俘馘無辜之民焚刈安
居之族雖怨交後息戚並傷轉輸丈移空竭根本士卒
衣糧給與不時迫夏國恭命以講和上皇厭兵而偃武
咸望少愒以永太平而謏佞之徒殺家成俗宣撫司劳
弊將士歲月相尋應奉宫寢歛珍奇鎦銖必盡材木蔽
河渭而下珠玉偏權倖之家此皆稽侮軍儲侵損漕計
極邊鈔茶買之本刻科配遂及於蕃部道路多挾充之
綱則衣絹腐積於郵亭衆貨屡更號令失信田疇廢業
商旅不通計臣循默而取容將相熟視而不問養成大
患重困吾民致使戰守之兵不免凍餒之苦重以拓地
燕壤失信遼人多納叛亡遂構釁隙百年之盟誓翻為
怨仇誘兩界之生靈習成反覆况復朘削軍士之廩
賚歸附之民盡耗公私布滿郡縣朕初嗣大曆恭聞訓
言開喻再三俾從改革但以親政數日之近正當都邑
戒嚴之時不免召兵以為應援中外勞擾滋甚於前夙
夜靡遑言發隕涕朕今側身以答天戒屈己以構隣驩
傾府庫自貶損以退城下之兵減膳服躬菲薄以訓群

臣之倹裁省禄秩揀剔𡚁端儻有利於軍民誠不愛於膏髮考揩紳士庶之論黜生事貪功之臣罷揩充之吏以安人情增糴貨之本以寛民力惟爾边帥吏思遠圖或戍守有歲月之勞理當優恤及法度非人情所願事可更張悉聽條陳無可回隐念爾忠義奮身之士當朕艱難纘服之時或乘障以扞邊陲或應詔而赴國難奔走道路冒犯兵鋒否德難堪痛在朕躬若上天悔禍徹人陰心尚須協濟之功庶有康寧之日洛爾有衆躰予至懐可令陝西河東路帥司監司逐州軍出榜曉諭

少宰吳敏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三表從之

靖康要録卷二終

靖康要録卷三

三月

一日侍御史孫覿言伏見昨者蔡京王黼久持國柄擅取國家爵禄之寵萃于私門弟姪子孫悉列從班或視近弼厲紳士民憤怨歲久罪惡貫盈稍已暴白於天下矣近聞王閎孚等三人並已落職押歸本貫所有資政殿大學士蔡脩保和殿大學士蔡行保和殿學士駙馬都尉蔡鞗顯謨閣待制蔡伋直龍圖閣蔡術皆自戎寇逼近數旬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有司攷覈具見罪状并右文殿脩撰王師服乞並依王閎孚等例落職押歸本貫其增秩至大中大夫以上者亦合降充庶官内蔡鞗乞依祖宗舊法換授右列以示典憲之公慰四方之望奉聖旨蔡鞗與換深州防禦使餘官並落職與在外宮祠蔡術放罷宗正丞

二日監史余應求奏伏覩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罪大不恭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復不敢執奏或被旨即行不復關申三省事至微末亦請宸翰其始因中人領事内中奏陳而為之其後士大夫倚中人以進欲興功利而於法所不可者亦為之最後宰執大臣或行事有戾於法或差除不允僉議或為親知私謁干請者亦為之由是號令日紊紀綱日壞矣夫三省密院是之謂朝廷陛下日與之謀議大事出命之所也人君擇賢而任之固當委以庶事若宰執不才退之可也豈有自覽

細務悉降御筆而可以爲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此弊矣然臣聞尚有臣僚直達奏陳内中批降施行者此與前日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凡内外臣僚所陳獻利害措畫事宜皆可付三省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之庶幾不戾於法憲不惑於異同人主大權不移於下可以絶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此惟陛下財幸聖旨令後聖旨不經由三省密院者諸官司不得便行即時申中書省審奏俟得旨方許施行

制曰庇民尊主繄賢哲之遠猷崇德報功實帝王之先務昭揭群倫之丕範遠旌希世之偉人爰錫恤章式孚衆聽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

范仲淹清明而直諒博大而剛方彼以名世之才出贊運昌之運危言驚世高誼薄乎雲天直道立朝勁氣淩乎金石入議大政有功斯人霈膏澤之下民罄嘉猷之告后山有伏猛則藜藿至於不採朝知强本則精神爲之折衝當夏賊之跳梁摠師干而扞禦料敵制勝機謀若神彊變消萌商渠褫魄聲名暴于夷貊功烈著於彛鼎故歆袥廟堂緝熙乎帝載運籌帷幄振張乎天威文武維憲萬邦風采想見天下太山北斗學者仰其高明景星鳳皇人皆快於瞻覩嘗規皇極億載之業宜建金城萬雉之謀功成於元豐効見於今日屬纂臨於初政彌歎想於宏模思有褒揚彰兹遐迹命圭華衮已位上公之槐胙土苴茅載賜全魏之履豈特賞當賢而臣下勸庶幾褒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寵靈斯享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制曰大臣本道術以事君舉明主比隆於三代王者撡人心而發政褒有德用懷于萬方緬想一代之宗臣昔爲天下之大老睎乎不可尚矣民到于今稱之惟勲德之俱高顧褒崇之未極追膀懋册用慰輿情故追復右正議大夫司馬光剛大而惠和直清而寬裕勇於義果於德孟軻名世之才以斯道覺斯人伊尹天民之任畀緜公望棲翔要塗知無不爲言底可績諴閑金石節貫松筠盡登撡路之崇允副巖瞻之寄除苛解嬈致治庶幾成康陳善閉邪恥君不及堯舜勲在王室澤潤生民聲名播于四夷畫儀徧

于比屋群心慕義生也榮而死也哀千載聞風頑夫廉而懦夫立究觀圖籍所載是謂社稷之臣屬丕績於政經思大明於國是爰獎四朝之舊弼茂揚萬世之清流寵陟帝師永標人範昔抗浮雲之志何有華衮之褒庶明欽慕之誠益勵敦龐之俗可特贈太師合得恩數令吏部檢擧申

制曰朕撫有嘉師紹隆聖緒思褒名德之佐以厚風俗之原永惟舊弼之良風高當世之望肆頒閱策用協師言故任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傅張商英器博而用閎識周而才敏鈎深探遠有經邦國之文析微研幾有通天人之學早培休運薦揚顯途入告謀猷忠嘉合皐稷之美出宣政事果藝蕙由求之能速居丞轄於中臺克振紀綱

於庶務嚴瞻益峻輿論攸宗衆緒之歸周公執劲斧戕之
缺益梅之得傳說終膺夢卜之求愼名器以清仕塗抑浮
靡而節邦用朝有百揆之叙時歌六府之修去織枝葵甦
礪公儀之節徽驪咸集人推楊館之清張功業之未成不
朞月而已去金石益堅於晚節風波屢出於危塗天不假
於愁遺人遽悲於殄瘁屬惟新於庶政肆加賁於殊勲錫
以命圭超陞隍槐任刻之寄卬交煥衆扇遐想高風尚歆
休命可特贈太保餘如故
三日制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公朝
之義誕敷明命敷告治廷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
邦昌知沈而識精器博而用遠吞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

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
而言有實獨善遺書之對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
行李之勤遠以眞祠之逸陞華秘殿庶使於諮詢陪賦羡
田用昭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頗遺人事之勞南仲持歸
毋悼爾書之急其全名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
士太一宮使依前光祿大夫
制曰國猶置羅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
方更張於初載盍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太中
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
知較蘇宣之方畧材全而藏用陋黄霸之功名尚猶黄髮
之詢寔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
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千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三
十三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與聖統無踰老臣庸登左揆之
崇兼列東臺之侍並增爵邑昭示寵光於戲多難以興在
强勉而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爲毋
負天下之譽可特受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
翰林學士何㮚守尚書右丞
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梅執礼除翰林學士
陳過庭除御史中丞
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尚書右丞李梲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四日昨幸恩指揮內文臣中大夫轉太中大夫武臣承宣
使轉節度使者並只回授
臣僚上言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王安中性資姦回
善自緣飾仕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
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
寄其任可謂重矣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
奏者莫非諛悅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情变
詐朝廷所當閑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拊恤未嘗有一言
及之暨安中坐席未煖戎鬼禍徹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
朔之民被刼掠者室廬焚蕩資財悉空父子骨肉肝腦塗
地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所

致其罪不在梁師成譚稹之下尚以從官宮祠不厭公議伏望明正典刑奉旨聖旨王安中師燕日久薬師結構叛命並不覺察懷姦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遂將上取旨重行貶竄奉聖旨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秘書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宋㬇除發運使

莫權倚差權直學士院

王蕃罪大責輕可瓊州安置

孫覿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李光除侍御史日下供職

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平燕以來為宣撫使者童

貫蔡攸王安中譚稹是也夫成邊患幾喪社稷貫等皆責官而貫居池安中居隨稹居房獨攸任便居住臣所未喻若以攸扈從上皇不可使便居離行宮此為攸計則善為上皇計則未善也攸倚上皇廢格責命必隨車駕至都巧謀奸計復竊恩寵此臣所謂為攸計則善也彼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魚肉之使侍上皇家眷任如舊人心愈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寧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奇之類臣所謂為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白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為自全之謀無所不至也如封倫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兄弟鬩自為矛盾之議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入關無閒言雖有封倫輩何所施其喙要之姦邪可畏不得不預為之備然則今日赫然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憐於上皇而譎居指揮有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降睿旨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使聖意曉然知公議不容如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害上尤棄絕之朝廷譎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朝廷不以私恩撓法而朝廷之威令亦不屈於臣下不亦善乎奉聖旨攸依到京三省取旨施行

制以檢校少傅奉國節度高保扈從上皇宣勞既久加檢校太保進封蒲國公餘依舊

折彥質除徽猷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

七日開封少尹田灝特除直秘閣差充宣諭使司參謀官

門下侍郎趙野充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奉迎使蔡攸充副使

皇帝上道君表臣言一違宸顏再更月律望雲飛而繇想撲日御以言旋春序向蘭睠和在候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儲神昭曠燕命穆清化洽區中治已超於振古心遊物表道自妙於叢霄惟冀衛於百里神寅騶鑣於萬福恭念時巡之久豈無順動之勞方天地之是清頌邦畿之寧謐鳳馭使介具貢誠悃伏望回鑾馭以安行泝龍舟而利涉致天下之養申徽願於晨昏得四海之驩慰群心於黎庶瞻望行國闕臣無任

謹遣皇弟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景王臣杞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趙野安德軍

節度充上清寶籙宮使臣鄭成之上表奉迎以聞
十日聖旨擷景園可改作宮以居太上皇后又詔寧德宮
以壽祺殿爲名
臣僚上言追贈司馬光太師實主上初政所先天下幸甚
光之子康卒康孤植不幸亦卒光之後再絕復立族子稹
爲康之後去年稹亦卒止有一過房子方七八歲康之妻
張氏今八十歲主先祭祀去年赦恩應遺表恩澤未出官
身亡者許再推恩光有他孫授遺表恩未出官卒方再乞
奏稹而稹不幸繼有指揮十年後者悉該釐革稹雖有子
亦不得霑預光之後無人食祿已十五年矣伏望以光遺
表奏孫之官移奏見存曾孫使之世祿不絕光姪孫朴見

任宣教郎亦乞除授河南府差遣之照管光家以稱詔書
追贈之意奉聖旨特依其司馬朴差同判西京國子監李
邦彥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葉夢得差知東平府李回鎮江府王靚平江府曾開穎昌
府
十一日發運判官陸寘落職送吏部以不迎上皇
駕也
臣僚上言臣近蒙朝廷差往京兆鄜延招集兵馬事畢甫
還未獲賜對伏聞太上皇后還闕有日有司涓日卑駕出
迎見陛下孝治之心足以風動四方甚盛德事也然道路
之間口語籍籍以謂陛下欲開宣德門奉太后歸大內同
聽政事有耳目者無不驚駭自古 妃后撓權未有不貽禍
外家者載在方冊班班可考太上皇后聰明仁聖豈肯爲
此必奸邪自營之計陛下欲曲盡其私奈陷母后於不義
何竊惟國朝以來如明肅之佐仁祖宣仁佐哲宗皆在幼
年之際非陛下今日比也陛下育德東宮累年于茲仁孝
恭儉聞于天下即位之始四方萬里同心戴舜當此胡鬼
侵凌擁兵渡河直造京國方是之時宗社之危甚於累卵
陛下獨奮乾綱毅然有躬行天討之志胡冦膽落屈膝請
和陛下愛憐生靈神武不殺俯從其請尋盟尋好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可謂中興之主豈如仁祖哲宗幼沖之際而
須母后共政乎況太上以神器付元嗣陛下以適長嗣大
統天下之際其誰敢私傳不云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陛

下當順天之心從民之望躬親聽斷以狥大義欽承太上
詔旨奉太上皇后歸寧德宮以盡孝養之道乃所以爲外
家之福也萬一太上皇后過聽浮言而欲爲此恐墮奸邪
計中奸邪之人衆所深疾請以近事言之前日京城圍閉
疑有爲之內應者軍民士庶不勝其憤伏闕獻書十數萬
衆不期而集取其所惡食其肉碎其骨膾其肝而後已此
豈行其私忿也哉皆爲陛下社稷計也恭惟陛下踐位以
來再造王室豐功厚德天人所歸太上皇后義當穩退聽
以稱靜止之德閫外之事不宜預聞書曰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可不戒哉朝廷公卿百執事之列當以死事爭之陛
下辨忠邪而誅賞之不然則蕭墻之禍起於肘腋而戎狄

之冠觀學旋至矣陛下如不以臣為信願詔執事之臣召
士大夫而問之召群黎百姓而問之召三軍而問之然後
以其言上達皇太后而擇審處為天下幸甚聖旨劄與寧
德宮内侍
梅執礼除吏部尚書蔣猷兵部尚書李弥大刑部尚書瞿
汝文翰林學士李回禮部侍郎孫傅給事中韓駒中書舍
人李皓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安國起居郎馬涓起
居舍人曹輔監察御史
胡直孺工部尚書張慤戶部侍郎候邊事寧日赴闕
十二日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臣聞重爵位則多士勸慎人
用則朝廷尊蓋與之不重則下輕上爵易於用人則去之
靖康要録　卷三
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年朝廷此弊尤甚末流至今未之
能革陛下臨御甫二月備几用四宰相几執政列侍從者
十餘人初本慎取故去之必速近日除用尤為超躐有趣
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著功效而先與峻職者有自閑
廢徑為侍從者有取其一言解禍為師儒者有一日差除
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
太輕矣用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世用者如湯
之伊尹高宗之傅說不過一二人而已未聞當時之百争
庶士皆然也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
宜大有剗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
事特加詳慎毋備具官僚毋超躐除授毋狃私愛毋用非

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清而多士勸矣
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等言伏覩太上皇后先還京邑訪聞欲
由宣德門入内禁中道途之言固未可信竊惟太上皇帝
謙虛退託以宗廟社稷神授於陛下退居舊宮此帝堯之
大德也太上皇后内助謀謨之力居多必能上體太上皇
帝聖德決無此議萬一有之於礼為未安臣等據禮婦人
從夫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太上皇帝既居龍德則太上皇
后無居禁中之理願依前降詔奉迎居寧德宮實與龍德
事體相類不致違悖以明夫婦之義以厚母子之恩以正
朝廷之典不勝幸甚取進止
靖康要録　卷三　十一
奉聖旨宋伯及吳德休王球並不前去迎接肅王如肅王
不到其逐人速竄海島
十四日詔曰朕初嗣歷服適遇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禍
永惟士大夫擐甲冑冒矢石扞禦勤王卒用有就朕甚嘉
之夫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
福之柄馭賞罰之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
速第立功將士以名來上毋以愛憎為高下務在必當庶
幾賞不踰時感勵思奮協圖康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及
實有勞績人外並無恩倖非泛轉官賞賜布告遐邇使明
知朕意
錢蓋除戶部侍郎
制自太宰徐處仁以下以上即位推恩遷秩有差

十五日聖旨南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申先常州布
衣鄒柄並特補承務郎發來赴闕令引見上殿
道君太上皇帝誥予夙心慕道託神器於嗣聖丕承天命
善無所喻然有恭揖難即燕安舟御東來重煩有司衛兵
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及邊吏弛備胡騎犯闕行
宮鑾在淮泗而都城盡閉道路隔絕深自惟念恐貽嗣聖
之憂故留浙兵以自衛至於止糧綱截遞角皆私憂過計
恐資寇耳緣此三事奸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
之疑每見臺諫名勒州縣而實及予躬與言及此不覺流
涕比緣嗣聖遣宋㬇賫書至行宮遂得通父子之情話言
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胷中無有芥蒂重惟宗廟

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助至若使予父子之間釋然寡無
纖毫憂疑者晚竭力為多也傳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效矣晚周旋
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晚云
十六日詔曰朕承道君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
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
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弗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弗可
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
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民朕夙夜追咎何
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
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
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
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
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臣僚上言臣契勘朱
勔父子倚藉權勢妄作威福固非一日其平江府并二浙
諸州縣自通判以上往往盡出勔門氣燄熏灼無所不至
又聞勔家收養亡命逃軍至數千人每遇朔望門人使臣
羅列廷下腰金者不下三數百人二浙之民既罹荼毒又
恐借仍平昔莫敢誰何姑以避禍而已臣近拘截舟船應
付行宮其諸王帝姬倉猝有止乘草龍綱船東下者而朱
勔之子汝賢汝功妄作名目貼占上等座船十餘隻搬載
所藏黃金等物盡歸平江至以餘舟尚能與友壻胡緯親

家劉熹般家前去躰問得朱勔父子叔姪家貲無慮數千
百萬前日金賊侵侮深入上自乘輿供奉之物下至臣僚
民庶之家悉裒聚以應一時之急豈容姦蠹之人輒圖僥
免欲望特降睿旨自闕下選差清強官委之取便路前去
體究二浙見任官如曾有不經由三省密院直降指揮差注
者並一面先次放罷如有雖係朝廷指揮而未歷本由勔
父子者即行體量儻不作過且留在任若有作過違法害
民者具名奏劾重行竄典至於招納亡命亦許有所委官
根究指實隨即措置其見在家貲並乞直取以助國計田
宅無行拘收庶以少謝東南平日被害之民奉聖旨兩浙
州縣應緣父通朱勔援據害民官吏並令本路漕臣程昌

郛顧彥成體究取索先次放罷差官兼權具申尚書省其
應朱勔家召募到花石綱人兵並揀填充廂禁軍仍用拘
收朱勔家財先次支與招軍例物直取朱勔家貲拘收田
宅依奏令本路椿管申取朝廷指揮
祕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奏恭聞太上皇帝聖駕將還中外
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或者以謂上皇左
右有懷奸之臣搆造語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
惑之仰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夷狄侵擾因厭萬機
之繁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遜避悉諭數四方
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天變而荅天戒太子皇罹入靖
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於靈武是宜父子
歡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君乃陛下改更諸事進
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為念令天下公
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耶雖使奸臣離間百端
而上皇仁慈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
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邪於群臣親邪臣謂上
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
傳之言塵黷聖聽致父子閒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
皇聰明智勇寬仁豁達不妨防姦邪浸以欺蔽既以痛自感
悔斷然不疑以禪遜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日下哀痛之
詔追悔已愆引咎典數大革弊端蠲除痛害質諸天地不
復更易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

盡遵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
為陛下感激敷陳款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候萬一
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一
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奸
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群邪誤國致上皇有避位南幸之事
當君父之耻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剛決備詳此意何
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盛陛下鑾輿親出迎郊
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百官公卿士庶耆老皆當往迎
俾聖意悟前日之去忽遽如此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
陛下堪任付託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又安政事修舉人
心驩快能如是乎以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為天子之
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
皇務極隆厚者為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己之薄奉親
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正之士有德行
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贊上皇日侍燕閒開道聖心窮天
人性命之真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己嗇神斂明治心養
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為
天子惟父為尊得盡生事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
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閒洞
然無纖介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讒邪不入慈愛
愈隆則天地百神保祐聖躬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

孝上皇享萬年天下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忠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令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臣死有餘責伏惟睿慈特賜裁處奉聖旨陳公輔除見闕諫官

臣僚上言恭惟太上皇帝臨治天下二十有六年憂勤政事倦于萬機久有傳位聖嗣之意比緣戎虜深侵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以陛下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是傳位之本旨也夫以上皇英明果斷獨定大議巍巍盛德比同帝堯在廷之臣無能仰贊睿決者而誠心退託之意未孚於天下何以昭示後世見天王之用心哉願下明詔推原

盛德宣布中外以稱陛下尊崇孝養之意著在史册垂之無窮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事李綱奏迎太上皇于南京賜玉帶金魚古象簡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舩出通津門獨蔡攸及內侍數人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小船乘載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于亳州州宅中市驢騾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揚州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閒賊退多先歸者初行宮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指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使臣數十人以行右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唐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上感悟曰奈何綱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朱勔盧宗原之屬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

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童貫等亦相繼而去道君皇帝喜李綱之來故有是賜

十七日徐秉哲除殿中侍御史呂好問左司諫程瑀右正言李擢李會師驥並與外任孫覿唐重日下出門

知樞密院李綱奏京城四壁提舉守禦官以下計八百八十三人隨龍人別作施行外奉聖旨並與等第推恩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昔晉文公既立賞從者之勳而介之推不言祿以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義罪賞奸上下相蒙後世賢之夫臣之事君有義命焉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是無命也義罪賞奸上下相蒙是無義也有一于此罪莫大焉臣伏聞昔者英宗登極韓琦嘗專策立之功推恩

聖光烈之大德矣時富弼辭轉官之跡有曰安得如韓琦
等後來之功効深切著明蓋譏之也哲宗登極蔡確又奇
策立之功擔宣仁聖烈之大德矣時王岩叟行謫命之詞
有曰大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蓋罪之也雖然戀聖之語
至今未泯忠臣義士為之痛心疾首二臣之罪大矣恭惟
太上皇帝臨御天下二十有六年憂勤政事係于萬機倦
久有傳位聖嗣之意道途之人罔不聞知比緣戎虜深入
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以陛下領開封牧付軍國之事則是
睿志先定傳位之本旨也道途之人咸知聖意所起既建
朝夕冀聞大號是時吳敏給事黃門寓直翰林當草傳位
之詔即因為門下侍郎天下之人固言敏首建大議由是

策立之功獨歸於敏而上皇誠心退託之意未孚於天下
夫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通義而上皇聖意之先
定者也陛下毓德春宮十有一年天人之望允屬宗社之
託已固禪授之際誰敢異議者若敏果有此言亦人臣之
職當然耳尚何功之足云若獨斷於上皇之意是乃貪天
之功也不兩月為樞府宰相叨竊大位意得已驕受此名
而不辭得不愧於忠臣義士之心乎況敏天資懦弱暗於
事機受任以來依違苟免謀議智略曾未有聞比此者王
旅四集軍聲大振不能仰贊睿決殄此醜虜乃同衆人堅
守和議而又懷私謀身植黨庇奸聲名日損天下失望
欲望聖明罷敏政事黜其策立之功然後下明詔推尊上

皇誠心退託之本意以明父子之恩以正君臣之義以為人
臣貪功竊位者之戒取進止
十八日御史中丞許翰言恭覩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
剛誅流蠹國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勔父子未就殲勦
士論猶鬱勔肆奸惡踰二十年專以奇技淫巧熒惑朝廷
花石之供毒流海宇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藏一門之內
建節正任廝役姻親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濁亂朝政名為
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室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討其奸贓
擢髮莫數臣近嘗論奏方今興兵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
財之政當自東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覺察而有司帳籍
尚可驅磨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

司追攝勔父子并其姪汝翼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付當
為監司守令力能刻剝生民助其凶焰除徐鑄王汝明蔣
彝已死亡外今前發運使盧宗原陸寘前兩浙提刑王仲
閎胡遵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
陸宗許操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晦前知華亭縣黃昌
衡淮南運使俞颺前知秀州閭審言并諸司人吏已未出
職並乞勾赴所司一就勾勘根磨自來應付過錢物討其
家貲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產元係強奪侵占者據契撥
還勔父子罪惡滔天非正典刑戮之藁街不足以紓東南
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旨黜責施行
聖旨特免根治見任人並罷胡遵放罷送吏部王閎仲俞

賜閤門言落職陸宣許採用杞宗晦並送吏部
臣僚上言伏見三月十五日聖旨朱汝賢汝功汝楫汝翼
並與守本官致仕吏部供到朱汝賢係慶陽軍承宣使朱
汝功係拱衛大夫靜江軍承宣使朱汝楫係拱衛大夫華
州觀察使朱汝翼係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朱汝舟係拱衛
大夫明州觀察使臣竊詳陛下即位以來斥逐奸凶已正
典刑而蔡京王黼子弟族人職名爵秩例從降貶四海莫
不欣快而朱冲父子竊弄威福肆為貪姦無所不至引用
群小自監司以至州縣徧滿東南士民怨憤孰不扼腕今
朱冲既死郎典未經追奪而勔止放歸田里今又使子孫
以雲階美職退歸里閭恐非陛下誅鋤姦凶愛惜名器之本
意伏望悉行追奪以為僥倖小人之戒奉聖旨朱勔令衛

衛州居住朱汝賢汝功汝舟汝楫並與武功大夫餘官追
奪朱汝翼落職內朱汝明仍落遙郡並令隨侍朱勔所在
州府差人管押前去朱勔孫閤門宣贊舍人朱紼朱繹朱
約朱絧朱綿朱綬閤門祇候朱緯朱紳並落職隨侍前去
十九日駕出郊迎奉太上皇后
二十日張孝純陳遘詹度守城有功張孝純陳遘並除資
政殿學士詹度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澤州高世由除直
龍圖閣通判時敦除直秘閣以虜至能保州城故也
章忠承除監察御史
上皇寄表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

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　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上言高上
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門下臣曩者君臨四海子
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致干戈並興弗獲康靖以宗
廟社稷生靈赤子為念已傳大寶于令嗣聖庶幾上應天
心下銷兵革所冀遐邇歸順宇宙清寧而基業有無疆之
福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兵賊戢偃溥率安康之後臣即
甘心守道樂處閑官願天昭鑒臣弗敢妄言君將來事定
復有改革竊伺舊職獲罪禍大已上懇祈或未至當更乞
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靈之福五兵
永息萬國咸寧伏望真慈特賜俯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
曹王孫齎表一通上詣神霄玉府玉清引進仙曹伏俟告

報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以聞
二十一日駕詣寧德宮朝見太上皇后
赦扈從上皇行宮官吏等乃者上皇南幸淮浙臨方懍然
固守宗廟冢念行宮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夙夜思慕恨不
能從實賴忠良代朕宣力悉心扈衛迄保安寧今鑾輿將
還天下共慶有功者賞眾無間言應扈從行宮官吏已詔
有司候還京日優加賞典除有罪之人冠於公議已行遣
外餘令臺諫並不得以今日降詔前事彈劾其有願在
外居住者聽赦並詔諭想宜知悉又詔遣陳求道賚錄牒
支賜扈從將校軍兵仍賜詔諭
孫覿差知和州朱勝非與郡　盧襄除兵部侍郎

二十三日聖旨布衣上書或有可行者速施行使民庶知
朕能用直言之意　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近年臣僚陳請
乞不隸臺察者如東西上閤門客省四方館不隸禮察
之類並乞依舊施行奉聖旨依奏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伏見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曾紆福建
轉運副使趙岍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鹽黄昌
衡提舉京畿常平陸宲皆緣交結權倖以躐取名位邪佞
害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岍績進任福建漕
臣朝廷近差陳磷等爲代遂通賄賂於梁師成以造茶爲
名不離肯離任佑乃泉州大商令市舶廨舍在泉州背公
營私何往不可贓污不法民受其獘昌衡宲皆朱勔上客
輯稿要錄　六三　二十二
昌衡頃知秀州華亭抑勒人户依等第科買白鶴每隻至
有百餘千者自秀至蘇花石珍禽絡繹不絶遂就除本州
通判並肆掊取宲知平江長洲專一句當朱勔家事抑勒
上户爲朱勔佃田枷項承認至破家蕩産猶監錮不已良
民子女必爲鈎致田園膏腴者竭力攘奪以搜尋奇玩而
發人寵篋者有之以訪求古物而抽掘人塚墓者有之紆
故相布之子因論事内臣王珣進職賜帶頃任真州鎮江
通判皆以本州倡女自隨替罷挈之而去帷箔荒穢父子
聚麀尤爲清議之所不容伏望盡行黜斥以正刑書奉聖
旨曾紆趙岍唐績張佑黄昌衡陸宲並放罷送吏部内有
職人仍落職

二十五日臣僚上言右文殿修撰京東轉運副使王子獻
險佞無恥謟事李彥以公田刻剝於民實緣進職京東之
民欲食其肉又謟事趙良嗣移漕燕山負權恃勢恣不事
事爲言者論奏降黜以趨媚李彥不旋踵還秩復使東京
提舉京西北路常平李端愿巧倖便佞奴事李彥貨賂交
通無復廉節彥爲辟差以常平與之京西一路搔動民不
聊生伏望並賜罷黜奉聖旨王子獻李端愿並放罷送吏
部王子獻仍落職
監察御史胡舜臣奏西清次對之官天子侍從之臣也非
文學足以備顧問德望足以儀朝廷者豈容冒居自崇寧
以來宰相之子例爲此官既除修撰即遷待制有如階官
輯稿要錄　六三　二十三
指轉行名器之輕也如此祖宗之待宰相子官至正郎者
猶少趙普王旦爲相十二年子猶白身此蓋不欲使貴胄
與寒俊爭進所以服人心也至蔡攸始爲待制士論駭之
其後乳臭童稚目未知書綺襦竹馬方務嬉戲而官已列
禁從蔡京王黼之子今已落職而鄭居中之子修年億年
劉正夫之子皂民阜民余深之子章白時中之子彥暉或
爲待制或爲直學士官品崇赫而人材駑下何以稱之有
害國體取笑夷夏伏望悉褫其職以協輿論奉聖旨並落
職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
李邦彥主和議李棁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國地也是也有索
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乖方爲國斂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秘

嚴峻職出守臣藩臣所未諭按孝廸天姿庸陋無一可用
為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為吏部尚書則吏部之事廢
為翰林學士則文辭疎繆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
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為中書侍郎當國家多難
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即位之初
遭此變亂皆願効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實貨哉但溫語
勸諭無不可者孝廸輒大書巨牓揭于通衢以虜人殺掠
劫戮為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
告訐里閭之間無不怨憤所從官諳權貴之家差牒未授
降官已至士人皆笑其奇妄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晦方
而民亦受害伏望特賜罷黜奉聖旨王孝廸放罷

門下侍郎趙野奏蒙陛下差委奉迎上皇事與志違進退
失據若即乞身引退恐涉避事之嫌若不具布情實議者
必以臣為貪位固寵恬不知恥而因使事以苟榮祿伏望
陛下俯察愚衷保其素守特降睿旨許臣候奉迎上皇回
日守本官致仕或在外宮祠奉聖旨所請不允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去年十二月太上皇帝下詔有
曰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臣於此有以
仰見太上皇帝聰明仁聖憫黨人之流落鑒法度之拘畏
欲兼收並用革而通之以示天下之至公也今陛下克紹
太上皇之美意已贈司馬光等官及遵奉祖宗法度矣臣
愚謂如黨人之未歿與其子孫可錄用者願令有司條具
以聞夫太祖太宗與熙寧元祐紹聖之所行者皆祖宗法
也損益因革不可偏廢願詔朝廷署司講畫取其得於中
者而行之以稱太上皇之明詔不勝幸甚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契勘前日金賊犯順朝廷下諸路調
集大兵起發財物而監司守令奉行不一適以擾民始以
所聞江西一路言之調發科配縣各為政或概勒編戶應
募為勇敢或遵用稅籍數出雇夫錢此州縣所行也或朝
廷拋糴數外別作名目復糴數十萬斛而未嘗有本錢或
詔今已罷非泛拋買而違官催促起發如故此漕司所行
也或起諸處歲額合用錢而聚斂於解字所在屬縣此倉
司所行也或令州縣盡數起發椿權手資給發遣或令諸
縣且教閱槍杖手別聽指揮此憲司帥司移檄之異也凡
此數端乃其大者民間洶洶一日數驚伏望聖慈特降睿
旨早賜戒戢如諸路有似此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取進止
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李綱劄子臣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
其他可從惟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
宗境土為人子孫固當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稍塘泊以
為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
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梲鄭望之等更
任其事而金人所須以親王宰相為質還歸朝人割三鎮

地索金銀物帛之數後與李邦彥等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犒師之數當量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四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預聞然猶有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衄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金人退師已遠扶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寇逼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為朝廷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為懷由是觀之當時討議奉使之臣

得不深罪自金人退師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反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爭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為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民心搖動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師命將當以何人夫四者不可不預為之隄防臣昨已具劄子奏聞乞令元建議臣僚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所急無大於此願下臣此章令在廷之臣集議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聞蚤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立嗣以子所從來遠矣昔漢文帝從代來即位纔數月之閒有司固請預建太子唐太宗內禪未踰兩月亦立太子何者當危疑之際所以正國本繫人心也恭惟皇帝陛下毓德東闈年垂一紀仁孝聖哲日聞四方天下莫不歸心故一旦金人入寇天步艱難大上皇帝舉神器以屬陛下而人無異議天下帖然數日之中胡馬宵遁社稷再安者蓋以陛下種德之遠人心素歸故也然而猾夏之後國威實行尚闕願有不自安之人胥動浮言震駭于衆臣愚竊以謂非蚤定元子之位無以鎮之臣不勝大願則古者豫建國本以幸天下如蒙察允即乞降三省密院速

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典禮施行臣昧死請取進止奉御札批付三省

二十七日廸功郎范宗尹奏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趙高指鹿為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群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纘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為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臣願明詔臺諫自陛

下即位以来中外之臣有曾為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御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為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下究矣取進止奉聖旨出榜朝堂

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欲盡屏道君左右内侍然後車駕進見李綱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之疑有所不免綱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觧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不已綱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

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致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入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南仲怫然而罷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南仲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綱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于延和殿皆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殄賊馬出疆迎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里閭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顧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

乞身待罪上曰卿不須如此於是綱出居啓聖院不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密院治事

二十八日少宰吳敏劄子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朝忠義憤發首陳去奸之議継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己即聽其言剛克沈潛或久乃施用東之被奬今適其時伏望録東忠誠加以官使以勸任列奉聖旨補廸功郎賜同進士出身與太學生録差遣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覩陛下踐阼之初以朱勔放歸田里天下莫不稱頌新政先於去惡然士論籍籍猶謂典刑未正臣謂為陛下言之論者曰勔施毒螫於東南為民蠹

賊為國斂怨而臣復以勔有大惡不可不誅御前財物非天子私藏蓋欲廣備蓄備緩急耳勔輙請為花石什物之費令日百萬明日數十萬前後蠹耗不計其數東南常平司錢則取之向來燕山免夫錢宜不可取矣勔亦取之遂使國家財物内外一空今日兵興之際幾不可支梧自發運使部刺史以至州縣長吏屬皆勔以貨賂除授時謂東南為小朝廷於是行令私廷權移匹庶廢置予奪在牙頰間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貴也富以其財貴以其權豈臣下所得而有勔閭閻賤人而專國家之財利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田宅以為己有苑囿服用上擬乘輿田畝房廊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非國之利百

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憤懣而切齒也勔之大惡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偃然里第曾無少損何以懲不軌而昭典憲伏望睿斷賜以誅殛籍沒其貲産凡勔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慰天下之公願又奏臣嘗論朱勔放歸田里罰不當罪未嘗施行臣更為陛下具疏其惡勔市井之人也始以高貲交結　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二十年蠹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强取於士庶之家未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為之一空所獻什物纔直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遣權倖以徼恩寵故勔建旌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下逮厮役猶為横行賤妾亦有封號汚辱名器中

外不平勔與其子汝功汝賢各立門户招權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廢置予奪易若反掌遂使志義之流恥見纓紱以勔所引用布列内外也勔之田産跨連郡縣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吴郡皆奪士庶而有之守令為用莫敢誰何人人銜冤痛入骨髓是為封豕長蛇荐食於民者也頃嘗引趙霖建三十六浦閘及浙西圍田驅二浙安業之民興必不可成之役徒蓄丁夫擾及下户方時天寒役民於風雨波濤之中死者相藉霖欲年利獻勔督役益嚴吴越不勝其苦盧宗原知徽州盡斂公錢遣勔驟引為發運使未幾待待制宗原括充六

路被害妄興水利倖求功賞實倚勔聲勢無所忌憚也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輩以常平轉運司錢與之舳艫相銜以往皆賴勔以竊顯官小人多財窮奢極侈其居游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非所以致嚴肅尊君父在京則以養種園為名遷徙居民以為宅所占官舟兵級甚多月費官粮充其私用臣近嘗論勔專國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侔人主者此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是如此而不誅則朝廷之法廢矣廢法以惠奸恐非聖朝所宜有伏望特震即加誅殛仍竄流其子孫籍沒其貲産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奉聖旨朱勔安置廣南籍沒家産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陛下臨御以來元惡巨姦相繼誅逐而天下之情終未厭塞者以其用刑輕重未當於人心耳臣竊陳之近年用事之臣欺君罔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專奢僭逼制賦賄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繼之則京之罪大於黼審矣隳壞軍政搆造邊隙棄盟啓戎招寇貽禍私取官物擅蓄禁兵者童貫始之譚稹繼之則貫之罪大於稹審矣佳花美石珍禽異獸撓卑行舟水陸不絶劓剥百姓荼毒天下者朱勔始之李彥繼之則勔之罪大於彥審矣外握樞府内預朝政用名士以濟其奸盜文名以售其僞專為諂媚以道主意競作諛辭以

湯上心者蔡攸梁師成實爲之則攸師成之罪同矣比者
之禍職茲八人今黼稹彥師成或殄或竄而京貫攸勔尚
從輕典罪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憤怨士論之所
以諠沸而陛下有失刑之譏大臣有庇姦之誚也伏望曆
憝大正典刑放京攸於南荒梟貫勔於東市以慰社宗社
之靈以伏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制皇弟太傅鄆王楷爲
鳳翔彰德軍節度鳳翔牧兼相州牧　太保肅王樞爲太傅
淮南山南東道節度使
制曰篤於親以興仁莫先立愛友于弟而施政不令自孚
朕嗣守慶基仰奉慈訓肆褒孝於同氣乃誕舉於彝章咨
爾在廷聽予作命皇弟太傅靜江奉國軍節度使桂州牧

兼鄭州牧康王　履常而達變廸哲而允文傑才鍾
河嶽之奇英氣稟乾坤之粹佩服儒術居閑義理之多周
旋虜營帶爲威武而屈充成休烈載錫寵光河閒大雅不
群茲聲華之特異東平全忠成孝宜眷禮之有加屬纂極
之云初肆宜恩而自近其更旄於兩鎮仍行食於多田於
戲小雅編棠棣之詩尤見急難之助閑元着脊令之順是
影反覆之符往體眷懷益敷壽祉可特授集慶建雄軍節
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依前太傅康王　制皇弟太保武
勝興寧軍節度祁王模爲太傅清海慶源軍節度　太
保濟王栩爲太傅護國寧海軍節度　太保沂王㮙爲太
傅河陽武寧軍節度　皇弟南康郡王栻爲檢校太傅

威武軍節度　鄆國公棫爲檢校少傅横海軍節度　皇
弟太保景王杞爲太傅荊南鎮東軍節度使　皇子太寧
郡王諶爲檢校少傅寧國節度使　皇弟太保華王植爲
太傅保平崇信軍節度使　皇弟韓國公樸爲檢校少傅
安德軍節度　皇弟徐王棣爲太傅山南西道武昌軍節
度　皇弟平陽郡王榛爲檢校太傅寧江軍節度
已上並以上即位推恩也
錢蓋除龍圖閣學士充陝西路制置使解潛充陝西五路
制置司都統制錢蓋專一措置京兆府等路保甲前軍器
少監郭忠孝差京兆路提刑兼同共措置保甲
二十九日金人自過大河已見渝盟所有發遣歸朝官并

歸朝人並令依舊更不發遣
三十日臣僚上言伏見新除發運使宋煥險佞庸狡身事
反覆叁歸交於王黼復聯姻於蔡攸叨竊寵榮積有過惡
朝廷近者再除煥發運使臣等謂陛下闊略往愆責以後
效未敢論列今乃聞煥乃包藏禍心覆出爲惡構造不根
之語負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之愛物論洶洶莫不
疑駭伏望斷自淵衷早賜竄逐又奏伏見宋煥以險詖之
姿專爲文反覆昨自發運罷歸既欲自爲身謀又能欲黨
死蔡攸盛稱蔡攸有扈從之功又言上皇忿怒之意於陛
下又自稱所以解釋上皇之語於縉紳士大夫間聞其言者莫
不駭愕臣料煥既於陛下之前妄言上皇忿怒之意以恐

動聖聽安知其不於上皇之前又搆造疑似之語以濟其
私乎仰惟上皇誠心退託大寶於陛下授受得人良所欣
然陛下自行宮東去朝夕思慕見於顏色父子之間誠意
相感如此上皇何事而致怒陛下何心而有疑哉瞱乃懷
姦為惡反離間如此不置于法無以懲戒又貼黃稱竊見
往者初緣金賊入寇瞱首除發運使其實護送蔡京蔡
攸家屬盡往東南故京攸一門與瞱之家中外千餘人無
一在京師者至於京攸門下之士棄官而逃者甚衆其後
公卿士大夫各遣家出京城十室九空實自瞱首為此計
以誤之也迹其罪狀誠不可貸欵望併賜施行奉聖旨宗
瞱落職與在外宮祠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
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
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
專委童貫譚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息選將命
帥固當委任責以成功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
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
奏請畫一乞今日報將兵復騐首級提點賞犒催促糧運
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
名承受其實監軍也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
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
先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馬各兩

隊防護若近裏勾當抽摘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跡
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陣之意哉朝廷不容其意
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他時為
監軍所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為熙河
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
為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筦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
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勾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末乃受
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
為承受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稹者乎且許預軍政師還
有功復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
不復為貫稹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
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
不從中制慎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昌力請乃欲干預軍
政擁兵自便首為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
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事之戒示以專任將帥之意不勝
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〻更不施行
臣僚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
紀綱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
士論沸騰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
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
扈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
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猖犯上皇屬車之塵則生不

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奉聖旨京
攸果有言章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
本合重刑為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太中大夫提舉宮觀特
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
制曰呂刑三千論罪莫大先於無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
殛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元惡敢廢
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
䟽愚不學之資挾輕果敢為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乃緣
紹述之名公肆姦持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
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略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爵祿
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愁痛而無復樂生志士隱憂而忘於

新死當上皇之戒悟畏天戒之昭垂屢明界惡而斥踈乎
以自營而收召至交通宮禁黷用邦財真同妾婦之為莫
識穿窬之恥遠眇沖之眙御屬中外之艱虞屏知徇國之
忠但出全軀之策請書蠹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從元殆
不勝於擢髮肆章疊上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
狸之問而養莨莠均知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殲夷
遠佞姑投於屏棄體予思宥無忘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
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聖旨內侍官觀察使銜內除去管內二字

嘉慶乙未八月十九日校

靖康要錄卷四

四月

一日詔皇子大寧郡王諶嫡長而年賢年甫就傅可依大
臣所請擇日降制立為皇太子

二日臣僚上言近日朝廷元惡大憝悉行竄殛而殘孽未
殄士論不厭李彥括田京東西賊民之大者監司守令助
彥為虐者猶未放逐監司如王子獻郡守如韓宗胄縣令
如劉應王游此數人罪惡尤著王子獻在京東與彥為婣
好依勢殘刻百姓嗟怨欲食其肉宗胄守唐日斂數百千
以供西域剝膚椎髓民不堪命比因軍興調發恣橫滋甚
民至有自經溺河赴井而死者不可勝計道路流聞情所

不忍劉應王游挾西城之威殘虐百姓與宗胄相埒伏望
亟正典刑使為惡者知戒近見除向子韶為京東漕其人
操守堅正有徇國愛民之心凡李彥黨與在京東為民蠹
者宜悉使之究治鋤其根究京西亦乞遴選漕臣如京東
施行庶幾兩路騙詆積冤積憤一旦消釋奉聖旨王子獻已
施行外韓宗胄等並罷京西路委并度餘依　皇弟相
國公梴為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
建安郡王楧為檢校少傅安遠軍節度　溫國公棟為檢
校少傅靜難軍節度　嘉國公椅為檢校少傅彰信軍節
度　儀國公桐為檢校少傅肇慶軍節度　瀛國公樾
為檢校少傅雄武軍節度　昌國公柄為檢校少傅平海

軍節度　潤國公椒爲檢校少傅興德軍節度　皇伯
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並加恩有差以上即位故也
三日車駕幸宜春苑奉迎太上皇帝
少宰吳敏奏臣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風不見於
世久矣臣有私懇上恃聖眷敢冒陳之乃者侍御史孫覿
言太學諸生又將伏闕爲變而太學正吳若爲之唱上誤
聖聽吳若罷逐之令孫覿既責吳若未還臣近稍聞外議
謂若嘗言臣之過而臣勸陛下逐之故至今不復臣初不以
爲信昨太學生上書亦有道此者則若之有是言審矣臣
愚竊謂如臣方蒙拔擢任使而若乃能上書言臣之過此
人之所難且以臣之故而逐若此臣所不安也伏望睿旨

召還吳若以慰衆論以明臣區區願聞其過之心以廣陛
下求言之意不勝僭越奏聖旨依奏
是入太上皇帝入國門
五日聖旨依熙豐法監司守貳並替成資闕
六日駕詣龍德宮朝見太上皇帝
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遘中山路安撫使詹度並奏殺獲虜
寇其金人已過保州出塞前去保蔡傳祖順祖陵寢並無
蹂虞
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烈嗣守歷服夙興夜寐弼躬節事日
再御朝深訪元元之疾苦務便安之而聞四方郡縣吏奸
故習叨慣弗革朕甚悼焉頃緣扞寇俾樹戰士聞荊湖閩

至使居民等第雇募財直力屈軍食調發固已騷動而京
西漕臣驅民陸運牛車擔負老壯道斃今若此類則云少
聞然而貪吏盜據苛吏掊克種種如故租稅折科至增數
倍供億和市或夥與直吏治之悖繆柢此而欲望王澤究
宣邦本安寧其道甚艱朕方詔輔臣擇靑明吏出按此屬
使重置于法故先播告監司守令庶幾承風遵畏簡書目
求新益以稱朕意毋忽
七日制尚書左丞耿南仲除門下侍郎　知樞密院事李
綱四上劄子以昨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橫遭誣衊有玷
國躰欲乞罷免更勿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
奉御批令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勿少

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又詔卿屢貢封章懇求
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乃者虜在　郊士庶伏闕一朝
倉猝聚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也哉不悅者
造言何以不可致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
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
海所願以爲輔佐多衆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冝
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制曰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圖政因協於中施澤未究于下
攬有司之抗議援故實以力陳謂慎主器所以嚴七廟之
承謂蚤建儲所以系四海之望欲適周家千歲之盛治宜
稽漢帝初元之舊史朕思焉以懃懼然而改惟縉紳之甚

言甚大念宗社之計莫先勉狥衆懷蚤正國本誕揚顯冊
敎告外朝皇子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大寧郡王諶生
有奇恣性得異稟弱齡好弄屹爾成人之儀長則嗜書粹
然盛德之器比肇封於西土猶虛位於東宮是用憲祖宗
之彝章訊龜筮而協吉實天心之是祐非朕志之敢私於
戲朕方遠纂成康之隆追圖文景之懿庶阜民俗克靖我
家惟爾益懋於令猷惟爾益勤於典學思以厲庶邦之事
孝以興天下之仁時其欽懷爾益譽處可立爲皇太子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八日臣僚上言知陝州王襚闒茸貪饕瞎民無狀蓋王黼
童貫梁師成之僕隷也交結近習賂遺權貴進非其道處

其非其據今雖落職猶以通議大夫知守名藩不加汰斥
未厭輿論奉聖旨王襚放罷
臣僚上言國朝因唐舊制刊定三品五品之服每郊祀慶
成疏恩四海有司以吿然亦限以歷仕之年拘以通籍之
列除其罪故去官之日如是乃得五品服焉又如是而官
至大夫乃得三品服焉一生汗墨終身不預也其法可謂
嚴矣惟中外更踐望實兼著則燕朝對敭間有特賜之寵
以昭異數然率三數歲不一有也近歲服章之濫未見前
比童兒稚齒垂金拖紫袂相屬肩相摩也外則部刺史用
縣之吏託以辨職亦獲此賜甚至于獨請爲紳指笑而特賜
者十常三四矣又復聽以婦人冠帔改换於是執政大臣

王侯妃戚之家子孫弟姪內外姻黨人人得之朱紫紛亂
不勝其濫矣習以爲常恬不知愧方陛下修明紀綱裁抑
僥倖服章之弊安可不革昔唐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常具
緋紫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
紫爲榮伏望明降詔旨自今不許因事特賜與援例改換
其日前非緣陞對元係臣僚賞賜與冠帔改換者在京委
禮部在外委郡守移牒吿諭俾之自陳悉從釐正若官品
相當及曾任從官以上者自合如令其賞賜金帶者亦乞
准此施行奉聖旨依奏
御史臺言根究到保和殿大學士蔡行自戎寇迫近畿甸
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奉旨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衆

陽府安置又根究到工部侍郎馮澥非因差出擅離職
守奉聖旨馮澥落職
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運呂頤浩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詔吏部隨龍人令取索推恩數內門下侍郎耿南仲遷正
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王易簡遷中大夫應隨龍官吏并諸
色祗應人等有官資人各與轉四官無名目人並補承節
郎
譚世勣李熙靖並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依
舊管勾龍德宮
詔龍德宮曰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九日少宰吳敏奏皇天眷祐有宋以開中興之業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今日之謂也方今民未見德敵未畏威

謂宜大更革以承天休而玩歲偈日何以有成臣不勝大
懼伏望明詔宰執置司砰屬遵上皇詔旨取祖宗舊法悉
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下成王酌先祖之道宜王
復古庶幾在此奉聖旨依奏置司討論既而詔少宰吳敏
太宰徐處仁各薦屬官十員仍差宰臣充詳議提舉官徐
處仁踏逐到呂本中范宗尹為吏房趙椅李亘為户房劉
寧止張元幹為兵房安元方元若為礼房吳儔為刑房劉
房適為工房吳敏踏逐到梅執禮晁說之為吏房張慤向
子諲為房户房折彥質為兵房孫傅為礼房胡安國李朴為
刑房李彌大江端友為工房於尚書省令廳置司以侍從
官為条議餘官為檢討分六房使各討論限半年結局奉

聖旨依奏提舉官差李綱吳敏徐處仁　太學生陳東補
廸功郎除太學錄既而東辭不受命　少宰吳敏劉子奏
道君皇帝方舉堯舜之盛德以授神聖而陛下方建宜光
之大功以安宗廟者行宮還宮法駕交迎慈孝篤然契
闊悲喜天地為之開霽神人莫不感動中外大慶古今所
無此誠宗社之休臣民之福也臣聞嚴君平為人父言依
於慈為人子言依於孝臣竊謂今日群臣之任正在於此
願下臣章曉諭群臣使凡進見於上皇之側者皆能發明
聖孝晨夕思慕之心以助慈愛凡進見於陛下之側者皆
能傳道上皇聖慈起居悅豫之意以安孝心雖二聖交驩
天性至情無待於此然先事而言臣之職也臣不勝大願

奉聖旨依奏
少宰吳敏劉子六經垂訓盖天所以奠世法也猶之江河
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後凡生民有一飯之
安皆六經之功世盖由之而不知獨恨更秦之禍禮缺樂
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書史
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復可考殊不知聖人
作聖經豈不料後世群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之時
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
補足其說則其文亦謬矣而聖人之經豈乃如此是蓋弗
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者世法譬如覆載之間象緯昭於

上而形質列於下是皆一氣所成然則文宣王之作春秋是
皆周禮之所在也臣愚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
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臣不勝大
願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河陽鄭州當兵馬往來之衝
京西路漕臣陸宰未嘗過而問也但自為逃竄計不復以
國事為意奉聖旨陸宰落職送吏部　少宰吳敏劉子臣
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士大夫多稱
道之臣頃見吳幵詳言其迎養所生母之孝又嘗聞搢紳
誦其詩而端友躬耕蔬食守節自重聞頃講議司欲招之
端友就不肯就自陛下即位求直言端友當圍城時上書
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

鄧栢任申先尹淳鄧肅之流偶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
官使以風四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
十一日王永從吳㴻楊邦直皆係攪擾東南之人臣僚累
有章疏永從降授宣義郎致仕吳㴻楊邦直並除名勒停
送諸州編管日下押出門
十三日乾龍節百官上壽賜宴于紫宸殿太上皇帝賜功
德疏一軸香山子一座真龍卵瓶真鳳蛋杯一各
种師道种師中等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驅逐金人出界
其中山河間府兩鎮并沿邊州軍並已平安獲到賊俘并
歸業人口不計數目奏聞事
十五日太宰徐處仁劄子唐馬周上疏太宗言陛下誠欲

屬精求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正觀初則天下幸甚臣愚
以馬周之言可謂切於治道乃者金賊乘虛深入蹂踐陵
侮無所不至國朝以來未有此等辱陛下初即大位日御便
座延見群臣親閱四方奏報與士民所上章往往夜分不
寐而又恭儉約素無所嗜好專以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
幾拳拳于心勤勞可謂至矣故不三月而金賊出境社稷
再安此豈股肱翊贊之勲爪牙宣力之効哉蓋聖德勤儉
得天心之助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臣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凡修身治國之
要必稽之於祖宗考之於今日如嬪御之多寡宴游之疏
數土木之營造道佛之齋醮近習之權寵戚里之祿秩賜

予之厚薄費用之豐約凡欲有所為必仰而念曰祖宗之
法何如靖康之初何如三復審諦然後行之則國勢安強
民情悅豫紀綱立而夷狄畏足以刷金人深入之恥矣伏
望陛下留神於斯八者朝夕思之如盤盂几杖之銘不忘
於起居飲食之間業業兢兢常如今日則陛下可以比隆
堯舜之盛治而臣愚亦庶幾馬周之忠君臣俱榮不其韙
歟奉御札覽卿所奏甚善朕志素定無有少易
太宰徐處仁劄子學之為王者事誠先務也陛下懋德春
宮十有二年寢門問安而退以經史自娛臣聞靡不有初
終之實難願陛下數御邇英延見講讀之臣仍依故事特
召宰執並赴講筵研究經義詢求治道揆之以驗物稽之

以決事興起治功並隆於唐虞三代之時實天下幸甚奉
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否泰以類相反而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為往
來方今天下姦惡私蠹蕪穢郡縣殘賊黎元凡才無爛羊
之能濫竊有續貂之歎吏部冗塞無闕以擬注版曹空匱
不給於祿廩若不一大鋤革恐終不可有為今以軍興多
故郡縣餉運艱窘良民無互而羅上下皆弊公私其勞而
姦宄無用之用人坐糜食廩之蠹此所謂繁其華去其實而
披其枝傷其心者也願詔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楊戩李彥
之公田王黼朱勔諸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
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夔蜀湖南之開疆闢陝河東之

改幣吳越山東腴田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文字
庫等之賞濫賜比德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
効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蠹國敗俗妨
賢姦充取位賂賄買官所叨恩數不限高卑一切追奪還
其本秩若非此族而橫竊名器如節度橫行之貴仕秘殿
延閣之華貲或以童稚奴僕而監膺或以商賈胥徒而貨
取人人論列籍牘徒繁願令吏部略具伐閱閱諸臺隸分
使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等事如觧于可等
非理謹遂宜自元斷月日後其資秩恩數量才旌擢以勸
忠良然後位者可清能賢可進民生可安國用可節昔唐
去斜封墨敕之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為疑則今亦何難
靖康要錄　卷四　十
之有夫禽士為牆則匠石不施塗墍鄭衛調變則后夔難
致肅韶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奉聖旨依奏
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倫落職提舉華州雲臺觀以
任大理卿日與朱汝賢為傳侶平江府事皆取决於朱勔
之家也　聖旨王黼家屬特令任便居住其咸平縣墳地
約三頃蘇州田產歲課約二千石並特與給還
戶部尚書聶山罷領開封尹　詔賜聶山改名昌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聞河北金寇已遁今日備禦之計
尤不可不講蓋金寇往來中國如蹊無人之境其鋒未嘗
少挫而又載金帛以往轂擊而肩摩敺略畜產與夫編民
子女纍屬不絕一舉而獲利如此輕我之日必甚復來之

期令秋決矣古人所謂來人不能困而得氣去後未易服者
此也然則邊患之事今為急務正使變日而圖之孜孜汲
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弗及若曰寇退未必復來偷頃刻
之安務苟簡之集臣恐禍至甚於前日傳曰日中必熭操
刀必割貴及時也時者易失而難得從時者若救火追亡
獗而趨之若夫邊城以比深溝高壘據其要害險其走集
使騎不得越明斥堠謹守備選將以任之練兵以使之積
粟以實之誠為今日先務經營措畫今其時也舍今日而
不為恐無及矣蓋自童貫開燕以燕為邊面如雄州中山
河間疆場備禦一切廢罷凡官邊事以習延護兵以少為
安粟以無為有將以不才為才臣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
靖康要錄　卷四　十一
使各加意務為實事更惜寸陰而為之先條畫防之事其
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為某事用某
人明日亦然而日復一日所為不輟庶幾能為先患之防
向蔡靖到燕山日以危急告朝廷而白時中李邦彥估為
無慮失其機會遂使胡騎長驅莫之能禦臣所以乞朝廷
孜孜汲汲措畫邊事恐踏覆車之轍復貽陛下宵旰之憂
也伏望睿斷督責大臣使之愛日措畫邊備天下幸甚奉
聖旨三省措置
十六日臣僚上言臣聞唐德宗巡狩奉天自發洋州百姓
進獻瓜果欲各與散官陸贄不可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
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贄

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不已誠以所係者重也臣伏聞上
皇東
此乃臣子之常分何足為功兼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出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人非出於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剝民愈深臣訪聞其間巧於謀身者多是交結近習縱其請求須索無藝往往緣此得其歡心揄揚贊美美達之上皇遂至增秩賜金行宮如市有再任者有進三官者有賜黃金至百兩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濫賞橫賜非散官之美也陛下修明百度抑絕僥倖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冒苟得如彼況上皇鑾輿還闕將士冒行陣突鋒鏑以衛護社稷者或橫屍原野暴露邊鄙未聞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

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以遷官進職指揮伏望寢罷以安人情契勘上皇經由道路宜力人寧陵知縣趙子游喻光祖葉景述各轉三官等奉聖旨轉三官人轉兩官餘轉兩官人轉一官

御史中丞陳過廷言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直犯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威柄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壞法度於外爭權執利其初雖相為矛盾至於包藏禍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然竄殛之刑獨加於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

也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柰天下憤嫉何柰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職不足以厭天下之意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上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僭越義在不赦謹按朱勔於私家建神霄寶殿乃安奉上皇御容於其中恃此脅持上下凡節朔郡縣吏與監司經由皆朝拜於其家人臣之家有朝拜之稱此何理也借應奉挽舟之名私募人兵數千實以自衛不隸州郡結為死黨大逆不道逆狀明甚竊弄威柄江淮以東均被其毒漁奪民產無有紀極如平江司理院意

欲得之州郡即時遷徙無敢不從者凶燄如此若不早為之所竊恐別致生事伏望肆諸市朝與衆棄之竄逐其子孫投之四裔以絕姦偉天下幸甚奉聖旨朱勔移韶州羈管

制以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范訥為右金吾衛上將軍依中前太一宮使訥以疾辭節度故有是命

制加鎮洮軍節度种師道為太尉依前河北宣撫使

聖旨朱勔子姪並分散諸州居住朱冲朱勤官爵並行追奪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臣僚論宇文虛中罪狀宜正典刑陛下徇公議特罷樞筦然猶以贊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士論藉藉豈所當得謹按虛中天資姦佞善麗權貴始由梁師成以進其後童貫平燕遂為參謀九貫欺罔

君父文飾己功而見於章奏者皆虛中為之自貫始開燕
割誅取雲中蠹國喪師妄竊功賞招納叛亡構成邊患皆
虛中主其謀及貫聞寇至棄兵遁歸而虛中亦與之偕來
遂使邊城不守胡騎長驅在律當與貫相次受誅也朝廷
猶責以後效進大學士用為軍前宣撫使虛中輒遁逃淮
甸至煩聖旨遣內侍追尋始趍闕下自知罪惡暗著不可
逃責乃巧詞詭說求使虜帳是時和議已定虛中何預焉
掠為己功遂參樞廷其懷姦誤國方命營私罪不在王黼
之下自朝廷議割三鎮凡士大夫以至閭閻傭夫匹婦莫
不皆以為非獨虛中與李梲李鄴鄭望之輩以為當然其
意甚欲賣國結虜自為身謀於是為虜張大勢恐脅朝廷

李鄴謂虜如龍如虎虛中謂禮生鱗甲不可與敵是反與
虜為說客使我畏縮甘心割地古人罪六國之臣回外挾
强秦之威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虛中
之謂也今以秘殿峻職出鎮巨藩欲望早賜流竄以為誤
國方命者之戒所有錢蓋嘗任邊帥無過失乞具留青州
以免數易之弊奉聖旨曾孝序差知青州守文虛中候替
人到發來赴闕　聖旨宰執請受可權支三分之二支賜
減半支一次從少宰吳敏之請也　聖旨梅執禮吳
幵楊時並兼侍講王寓吳倚孫傅並兼侍讀餘並罷
幹離不遣計議使賈霆副使冉企有來議三鎮未下就差
王球引伴到闕時球至中山府望都縣趕及肅王幹离不

以三鎮未下未令肅王回故遣賈霆等隨球先來　制太
師鎮南軍節度鄭紳進封崇平郡王駙馬都尉康國公致仕
錢景臻加食邑應道軍節度朱孝孫加檢校少傅傅鎮安
軍節度劉宗元加食邑岳陽軍節度王舜臣加檢校少師
鎮海軍節度劉延慶加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姚古加檢
校太師奉國軍節度高俅加檢校太保保信軍節度劉敷
加檢校太保武成軍節度劉敏加檢校少師瀘川軍節度
錢忱加檢校少保彰德軍節度張楙加檢校少師陸海軍
節度鄭翼之安德軍節度鄭成之並加檢校少師
少傅鎮西軍節度衛國公余深加食邑
十八日臣僚上言寶文閣學士前知京兆府盛章昨自罪

廢復蒙收用宜率德改行上副朝廷使意而章虎狼之性
不悛豺虺之毒玆甚肆行克虐毒流一方近者召兵關陝
以赴國難章坐視事勢遷留不行進無勤王之心退有營
私之志而又乘時作威一日故殺無辜者數十人軍兵湯
湯幾至變亂賴朝廷已賜廢罷使之赴闕蓋是從官罷帥之
故事非召還也例皆止乎近地陳乞外任或宮觀未有乘
此徑赴闕廷者章志在苟得無復廉恥聲言召還遽至城
外臣恐陰懷結構復圖進用若萬一使之立朝則民庶忿
怨之情士大夫公議不與必至喧沸伏望與一外任宮觀
不得復入國門以為姦邪小人苟得無恥之戒奉聖旨依
奏差提舉江州太平觀

太宰徐處仁劄子乞將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應係官田
召募强勇使為永業並依陜西弓箭手法以為民兵又乞
漸修馬政以為禦戎之備奉聖旨並送詳議司
聖旨陽武知縣蔣興祖長垣知縣上官敏功能死於職守
各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太康知縣康國材扶溝知縣厚
惠下東明知縣宋晟能率衆守禦與改官入　尉氏主
簿曹嗣宗巡轄李充美因賊至皆死於職守各贈三官與
一子恩澤雍丘縣丞趙不矜攝縣事措置有方賊不能犯
城鄢陵縣監酒税趙子璆能率衆捍禦各轉兩官鄢陵知
縣張膺因賊犯闕乃稱母喪輙去官守賊退復就職可除
名勒停鄢陵縣尉金賊未至而遁可勒停

宣教郎吳安國武翼郎王觀奉使絶域
十九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言臣竊見陛下即位之初夏國
賀正人使襲用前例持珠玉而求欵塞厚利三省同奉聖
旨夏人賫到珠玉更不收買賜錢一萬貫　又開封府
籍没到王公之家有雕鏤靡麗之物甚衆奉聖旨華侈什
物並行毁棄於是開封裒集華侈之物焚於通衢都人聚
觀無不嘉歎以此見陛下不寶遠物不貴異物以敦朴為
天下先也臣竊記陛下初立為皇太子曾具劄子奏上皇
乞裁减東宮庶事其言曰慎乃儉德懷惟懷永圖立身之
始敢不念茲今兩降聖旨如是信克踐其初矣臣聞古聖帝
明王所以風化天下事不在大亦不在多發於至誠而天

下化矣史稱漢文之德儉亦不過一二事而已陛下日新
斯德久而不渝則民風益厚邦本益固漢文之地不足道
也伏望收臣所陳宣付史舘奉聖旨依奏
監鳳州酒税務徐秉哲行殿中侍御史
二十二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近年建節之臣雖胥史厮
役輩亦有濫除者功臣貴戚姦與為伍比者平涼節度范
訥抗章有請願歸環衛聖恩隆厚特授以右金吾衛上將
軍制命一頒衆皆歡忭臣計相繼亦有請者今欲乞除宗
室及貴有軍功人别作措置外其餘節度並依范訥换授
施行奉聖旨令吏部開具除授因依奏聞契勘鄭紳係太
師領南軍節度余深係領西軍節度奉聖旨鄭紳為係上

皇皇后父特免換外余深除特進觀文殿大學士　王易
爾除資政殿大學士
制皇弟南康郡王栻進封和王平陽郡王榛進封信王皆
以特出閤也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責實
熙寧間王安石執政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為新政
以爵禄招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為奥援挾持新政期於必
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以至為士者非性命之説
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慕軒黄下比堯舜三代以漢唐
為不足法流弊至今為害日久晋以王衍溺為莊老遂至
南渡今天下之士操筆弄墨朝夕講夕踰升孔子之堂宗虛

無之教而欲風教不壞朝廷久安其可得乎朝廷以科舉
取卓偉之才以詩賦得才能之士以策論試操守之節或
質以吏學或要以時政令之策士盡成虛無不根之言欲
士詳於古今治亂不可得矣國家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
勝紀變更舊章之後至今五紀特立不群為大臣毀何人
哉國富民康果及祖宗之時乎不待辯說可知矣今國威
不彰由用人不責其實救之之術莫若遵祖宗成憲王安
石解經有不負聖人之旨者亦許收用至於老莊字說並
行禁止奉聖旨送禮部詳議
聖旨陳瓘子正彙昨緣言蔡京坐罪可召赴闕取旨與差
遣　二十四日手詔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群敢

肆陵侮侵犯邊境逢于都畿藉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
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扞禦而倉猝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
以賂之天啓朕心屏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
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
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
群醜則何以震懾狂虜奮張天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
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
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糧糗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
一歲之間再勤師旅良非獲已共攄大憤以圖休息茲惟
其時條件付樞密院施行　司諫陳公輔言臣蒙陛下
不以臣狂愚擢在諫省此古者拾遺補闕之官自宰相執

政以下臣能論之皆不為難唯於陛下聖躬儻有遺闕臣
拾而補之茲為稱職臣所以不避鈇鉞之罪上干雷霆之
威伏惟睿慈特賜矜察臣下情不勝皇恐懇切之至臣竊
覩陛下以孟夏享景靈　西二宮遂幸陽德佑神觀臣淺
陋不熟本朝典故不知事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
耶抑近臣為之若近臣為之自不可為法若祖宗之例亦
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神明肆其威靈如在其上退
而思之不忘乎心豈容於此日擁嬪御具聲樂以肆游幸
之樂耶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即位
恭謝之時輿服朴素儀衛簡約以至供帳什物伶倫官侍
皆少所如今日然百姓觀之莫不歡呼感戴以手加額皆言

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陛下前日之出輿服鮮明儀衛衆
多以至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盛於向時然百姓觀之已
有相顧駭歎竊竊之者安知其不聚談族議損恭儉之德
不如仁祖乎仰惟陛下天性恭儉自養德東宮以至即位
之初未嘗少變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諛言媚惑
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必務為鮮華盛麗以歆艷觀聽
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區區於此是特示天下以不廣
也況今寇難未平民力未裕財用未饒兵計未辦臣下之
奢僭未革風俗之法靡未銷全在陛下躬儉節用如大禹
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漸為奢靡異乎初即位之時使
百姓議之乎臣竊為陛下惜之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

陛下不可薄於親丞須損已所有以供奉之君陛下不自過
為儉約而供奉上皇又欲隆厚則天下財物何以給之哉
臣愚伏望聖慈令後孟享既罷即時還宮其餘行幸除指
龍德寧德宮列聖忌暫罷益上皇既居外宮非時不出陛
下亦自不當游幸矣仍願車駕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即
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為非蓋彼見陛下自初即
位恭謝之時簡儉如此今未三月儀物稍多若是自此天
下無事之後豈不復肆侈靡之欲耶非獨百姓憂之臣固
以為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惟聖人乎惟陛下念之臣
愚昧不識忌諱觸冒宸聰無所逃死在陛下處之而已奉
聖旨孟饗令後更不帶過宮觀與服儀衛係依故事伶倫

聲樂朕素所不好並未嘗用左右嬪御盡屬散皆已放出
不曾設置供帳飲食已曾裁省可更令簡儉披覽忠言信
深嘆歎
二十五日聖旨宇文虛中落職與宮祠鄭望之李鄴昨除
戶部侍郎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知懷州霍安國知密州
鄧奉世近降再任指揮更不施行王孝廸落職南京鴻慶
宮
臣僚上言上皇聖旨有曰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此上皇晚
悟之意陛下皆宜奉承不可緩者也近日黨人中惟司馬
光獨蒙褒崇如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皆稱
未及公著逮事仁祖稱其有顏氏之節英宗神宗尤加

禮遇神宗嘗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
重無逾卿者其眷與可謂至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凡
在元祐黨籍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進還舊職與合得
恩澤如陳瓘鄒浩在建中初並命言路天下稱為鄒陳今
瓘已褒贈而浩未見敘復願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奉聖旨
令吏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元犯因依及未曾牽復不曾漏
落具狀申尚書省 聖旨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
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急速報行
臣僚上言仰惟太上皇帝崇奉道教獎借羽流嘗降旨立
視官之法寵以虛名他事不容其比擬聖意斷可識矣名
品既定使倖漸萌陳乞百端遂同文階入雜壓封贈其父

母奏補其親屬身死有遺表恩澤生立與放官爭序其家
得為官戶其親得以用蔭且市井小人僕夫賤隸皆可披
戴所費不過百十緡因結請託一為道官恩數遂與士大
夫無異又有挾陰陽卜祝及詭怪誕妄之術得先生處士
之名官視正郎恩數越於道流其在外者則緋袍象簡冠
帶魚袋出入州縣軒然自得士人為之切齒上皇身存察
其有害無利冬去年冬嘗詔罷道官又詔道籙院道官品
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頗快天下之憤且視官之法既
罷其人與編戶等耳其封贈父祖母而弟姪尚可用蔭其
奏薦恩澤而親戚尚在仕途根本既伐枝葉何得獨茂乎
欲乞諸路委監司一員差官根究拘收毀抹入官盡削官

户之籍若先生處士其人元不以技術進身果有德行遺
藝為士流推服者許保奏別給如還並科違制之罪奉聖
旨應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告勅委諸路提刑司拘收
類聚繳申禮部
二十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傾
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使佞狡儈處中奸雄始得罪於
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為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
以叨竊寵祿日與貫謀閑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
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
苦今猶居郴安處善地刑典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
郴豈可使二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使楊

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嶺表以快天下
憤懣之情奉聖旨良嗣取首級
二十九日聶山除開封尹恩數並依尚書例梅執禮除戶
部尚書王時雍工部尚書　臣僚上言近請置詳議司討
論祖宗舊法雖已許置司辟屬而言者屢論以為不當置
見令未曾開局欲乞更不置司如聖意尚欲討論即乞令
尚書省六曹各具其事上之都省送中書省取旨施行奉
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馭將之方屢以為言如何灌子若
孫當行削奪竄置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
其心至於姚平仲恐當差人根捕行遣儻或又如往歲藏
竄半年以幸復用無所懲艾奉聖旨何灌子孫並勒停送

唐州羈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召人告捉白身與承信郎
有官人轉三資　聖旨資政殿學士高伸除延康殿學
士宮祠高堯明追五官勒停馬温舒蔡脩並依已降指揮
以御史臺根究劉煜離職守故也　御史中丞陳過廷言
罪惡之著莫甚蔡攸當京擅權專政攸則以陰謀詭計出
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及童貫與師召亂攸入副之
出構邊隙歸冒重賞以補移之資而貴大位以斗筲之器
而握重兵蠹國害民亞於京貫竄殛之罰不可以免今雖
降指揮令侍京於貶所又官為太中大夫列於侍從如
是而曰竄斥可乎又奏京以姦惡竄之遠方諸子及孫自
當隨侍令翛居杭州修居福州諸孫居拱州各攜妻妾自

國安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屬發遣赴京貶所庶稍知
人倫之義奉聖旨蔡京等久稽典憲衆議不容童貫移英
州蔡京移韶州朱勔移循州蔡攸可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蔡京子孫分送湖南朱勔子孫分送湖南京攸貫勔並差
使臣管押前去　又奏臣竊惟太上皇帝聰明仁恕圖任
宰輔推以誠心委之不疑而左右大臣弗克奉承託正論
以為姦飾浮辭而肆誕謾可取悅一時雖詒後世之憂弗
顧也謾可持祿固位雖詒四海之患弗恤也自蔡京作相
二十年假紹述之名而無紹述之實作威作福紛更妄舉
政使熙豐法度蕩然掃地王黼繼之七八年間託享上為
名而無享上之實懷姦營私招權納貨致使姦贓之吏布

滿天下九於古無所稽攷於經無所依據則必曰自我作古臺諫敢有論列有司敢有申明則必曰規摇時政竭民力耗國用以事虛名則必曰此三代甚盛之舉也崇儉約抑浮冗以圖實效則必曰此五代鐫削之計也每建一議立一法未見是非利害必立嚴禁不得干與又立重賞許人告訐大臣坐視而不敢言黎庶隱情而無所訴監司所令觀望風指惟恐奉行之緩天下化之悉爲文具于令而從不可不戒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明詔戒飭中外臣僚各究乃心以揚職業雖朝廷已降指揮施行事件或於民間不便於政事有妨者並許開析利害申陳勿似前日憚於權臣不問可否到即施行爭報就緒而已庶有實利於天下豈勝幸甚取進止

靖康要錄卷五

五月一日駕幸龍德宮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臣竊觀今日之事有不足慮者三有未可喜者三有可爲深憂者二竊言者皆曰近者金人跳犯畿甸長驅深入邊陲無守禦之固全師重禦將帥無邀擊之奇封疆之臣閉關而自保朝廷之上多疑而緩弛講和之好已厭用師之機屢失三鎮之地既不與親王之質猶未還萬一出疆後必爲患又將何以待之此夷狄內侵而邊備未嚴爲可慮者臣聞古之良將若李牧之守鴈門魏尚之守雲中皆以謹守封疆訓練士卒明烽火遠斥堠匈奴畏之不敢近邊塞陛下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近年以來費用無節內帑之積久虛太倉之粟不給茶鹽之利日損賦稅之法日壞公私空竭閭里蕭然若求之於民則民力已敝若取之於官則歲入有限又將何以給之此百姓久困而財用日急爲可慮者臣聞古之能臣若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劉晏操其羸餘以佐軍興故能成漢業振唐室陛下罷不急之務減無名之費躬節用裕民之德去蠹國傷財之政用計數之臣治運漕之法財用何患乎不足軍政之壞久矣自童貫啟邊事二十年間西北之兵逃亡散失不可勝數東南之兵將手未作不習武藝一旦號召至者

無幾驅之行陳未戰先遁後有緩急豈可復用此兵革
未拜而士馬不強為可慮者臣聞古之名將若韓信驅
市人而下井陘項羽以江東兵而破強秦豈必西兵與
素習但將之得其宜則無不可用者朝廷下募兵之令
高買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厲士氣付之
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強責之將帥之臣足
矣臣所謂不足慮者此也獻言者又曰陛下以節儉之
德躬自菲薄服御或至澣衣膳羞不嘗異味去雕麗焚
奇巧減制造罷貢獻其儉至矣雖大禹菲食文王卑服
何以過哉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節儉而無德
以將之則上或至於廢禮下或至於甚陋故魏君儉嗇

詩人有褊心之刺漢元帝恭勤節儉而優游不斷卒壞
宣帝之業今陛下天性節儉臣願將之以德陛下自臨
御以來未明而求衣日昃猶視朝夜分而覽章奏休服
而御便殿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勤至矣雖大禹克勤
于邦文王不遑暇食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
君徒自勤勞而無道以揆之則大或至於叢脞小或至
於伺察故漢宣帝厲精政事而失之於雜霸明帝勤心
不怠而失之於慧察今陛下躬行勤勞臣願揆之以道
陛下鑒言路壅塞之弊虛懷納諫屈己求言開不諱之
路杜群枉之親擇耳目之官通幽隱之情其聽言亦至
矣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

之人君徒能聽言而無斷以行之則雖有聽言之名而
無用言之實故漢文帝知賈生之才惑於灌絳而不能
用成帝知王章之直而忍於王鳳而不能用今陛下聽
言已廣臣願行之以斷夫不能將之以德則儉不中禮
其弊也固不能揆之以道則勞而無功其弊也煩不能
行之以斷則依違不決其弊也惑臣所謂未可喜者此
也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有要道焉有至權焉正心
誠意公聽並觀思慮以應萬變虛心以熙庶事用宰相
以董百官用百官以治萬民優游無擾垂拱仰成此要
道也乎奪自我廢置自我生殺■我威福■我大柄不
假於人利勢不移於下此至權也二者既得則群下不

敢為私邪四方不敢為欺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
矣今陛下有欲治之意而未知致治之具知王道之要
而未知大權之尊有好言之誠而無用言之實有兼聽
之博而無獨斷之果方且專事謙遜深且悔過委政大
臣無所專決遇事則可否不斷聽言則善惡無擇去邪
未能無疑賞善未能必用或主於先入之言或牽於大
臣之私知己行之非不能決知國事之是未克行執政
專權率意自私不慎差除閭閻公議或非才而驟遷或
有罪而見庇或衆所謂不可而必用或衆所謂可為而
不為長此不已日浸月滋臣恐威權日替聰明蔽欺姦
僞得行言路壅塞忠直者以孤特寡助而見斥敢言者

以沮敗損名而被讒小人得以害君子謗讟得以誣忠
良陛下孤立於上臺諫備位於下往日之弊未除今日
之患又甚矣可為深憂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維持天
下者綱紀法度也所以厲世摩鈍者慶賞刑威也綱紀
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敝滋甚爵賞妄施則為善
者不勸刑罰不當則為惡者不畏四者之失則萬事廢
弛好惡不明四方解體天下失望此識治亂之原安危
之機也今朝廷衆因循之易而重於變更務姑息之愛
而憚於裁抑以循常守故為中和以避怨養恩為得計
綱紀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賢黜姦未當於人心
發號施令未孚於天下冗濫不抑而邪奸未盡退斥名

器不慎而僥倖未甚革心禮教不立廉恥尚寡誕謾未
悛風俗有薄臣恐國勢日以削弱政事日以憤亂內之
不治奚暇治外逆之不能奚暇柔遠何以革前日之弊
何以致中興之業哉可為深憂者此也陛下以堯舜禹
湯之資銳意圖治而二三大臣不能同寅協恭輔成聖
德紀綱國體使聖主獨焦勞於巖廊之上而四方萬里
無所觀聽於下是執事者之過也伏願陛下益留聖心
思日孜孜念其所當慮而終之以無慮思其未可喜而
終之以無喜慎其所深憂而終之於無憂使人主之勢
日隆朝廷而政日新威權尊而下莫敢欺紀綱立而人
莫敢犯可以使小人不斥而自退可以使夷狄不戰而

自服矣惟陛下留心省察奉聖旨余應求特賜章服
二日手詔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惠
養元元以為無窮之計而邊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
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
弊之後雖朕痛自刻勵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
其於師旅之用誠未有以贍之也昔漢帝募民入粟塞
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為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
之業下為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
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士民上戸有能推其財穀
盈餘以佐軍興者仰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
寡別項儲畜專以為募兵養士之費其數申樞密院各

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為忠義之勸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聖旨將來調發諸路防秋人兵仰安撫諸司各辦半年
錢粮支轉輕賫管押隨軍
聖旨王易簡係東宮講讀官見係資政殿大學士提舉
龍德宮其論給人從恩數並依簽書樞密院條例施行
顏岐賜進士出身除中書舍人戸部尚書恭謝行宮轉
運使燕瑛乞在外宮觀奉聖旨依奏差提舉南京鴻慶
宮
三日聖旨所招敢勇皆非驍勇之士其間正兵多逃竄
以應募僥倖大失軍政往往作盜賊嘯聚可速行措置

其正兵弓箭手許权換法亦宜改正一遵祖宗舊制右諫議大夫楊時言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毋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而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实安石有以啟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変乱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之甚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

可縷數故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称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其称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借其說以愚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实安石倡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唱之也有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以為以道守成者役使群動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物為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有後艱耳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軽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旨断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辞不為學者之惑实天下萬世之幸奉聖旨王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廟廷令礼部改正施行戭章先次落職蔡鞗為係駙馬都尉特免遠竄蔡行移洪州安置翛潭州修衡州儵郚州居住蔡攸永州安置其子各令隨侍前去　吏部侍郎鄧雍乞宮觀聖旨除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

徽猷閣直學士任熙明特一官致仕

聖旨李宮馮檝雷觀並於外任宮觀差遣

四日駕幸寧德宮　制檢校少傅應道軍節度朱孝孫授右金吾衛上將軍　節度使錢景刘宗元各換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刘敷刘敏錢忱張楙王舜臣並換授右金吾衛上將軍

五日臣僚上言頃者奸臣用事子弟親戚本無才學寅緣冒寵超躐顯位其甚者已賜罷斥有幸免者若蔡京之甥徽猷閣待制馮彭原婿顯謨閣直學士葉著孫婿校書郎郭南仲王黼弟前右文殿修撰韋增直龍圖閣罵立經王安中之子直龍圖閣辟疆辟光婿三門輦運

趙奇妻之妹夫直秘閣霍知白朱勔之婿朝散大夫周
審言廸功郎馬宸蔡攸妻弟軍器少監宋良孟昌齡孫
開封府儀曹孟鉞或冒從官貼職之秩或濫任使宮祠
之職未蒙斥免士論怫鬱伏望襃罷送吏部又言昨者
蔡攸以弄臣騃子竊用威柄優以爵祿陰結死黨一時
嗜利好進如馮溫舒劉僴吳鍠徐時彥潘良程俱宋敷
之徒極力傾附為之腹心朝夕造門謀議秘密根株牽
連互相推引侫諛子弟交結僮僕但知有蔡氏不知有
朝廷搢紳切齒側目無敢言者故攸隨上皇行宮南去
此曹遁逃從之者大半則其黨背國忘君有素可知矣
今宋俱已廢停而溫舒太蒙誅責僴猶列侍從鍠切食

宮祠時彥尚侍堂除敷尤汙穢無行尚為監貳未賜斥
逐非所以戒貪侫也吏部供到馮溫舒已勒停吳鍠已
降一官落職潘良程俱已並追五官勒停王聿管勾崇
福宮周審言已落職送吏部宋敷見特作少監奉聖旨
葉著降充顯謨閣待制馮澥劉僴降充秘閣修撰葛
立經王辟光霍知白並落職內霍知白趙奇宋敷孟鉞
並放罷郭南仲馬宸徐士彥依放罷人例施行臣僚上
言祖宗時惟諸王宮各置教授比年以來而后妃帝姬
宅亦有之坐糜廩祿以蠹邦用乞詔有司凡教授非祖
宗舊法所置者悉行減罷奉聖旨依
聖旨朱勔家補授使臣等計一百五十餘員多係本家
親戚及奴僕勾當人園子等除諸軍直取到他處人吏
不以有無官資令歸元來去處外其冗占使臣等逐一
勾收告勑付身具補授因依繳申尚書省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臣聞太學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
出今也斈官相詬於上諸生相毆於下甚者諸生奮袂
而覩前祭酒奉頭而竄避敗壞風教一何甚耶且朝廷
大臣進退出處理之常也斈正馮檝揚言以為是博士
雷觀痛詆以為非喧爭糾訐甚於街童巷婦之相詈辱
者除本臺見行躰究外不識斈校何所取法乎五經之
訓義理淵微後人所見不同或是或否諸家所不能免
也是者必指為正論否者必指為邪說此乃近世一偏

之辭非萬世之通論自蔡京擅權專尚王氏之學凡蘇
氏之學悉以為邪說而禁之近罷此禁通用蘇氏之斈
各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登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論王
氏為邪說此又非也致使諸生集衆直造祭酒位次欲
見而詆之時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姓
葉者黨王氏之斈正善齋生姓沈者黨蘇氏之斈至相
毆擊其人稍衆庠序事躰固當如是耶臣伏望聖慈覈
酌如祭酒楊時偏見曲說德不足以服衆斈正馮檝博
士雷觀輕浮爭競大夫生儒之体欲乞指揮並行黜責
又諸生鼓倡集衆為首之人兩齋相毆擊者亦乞下所
隸根究姓名重行屛斥庶幾朋黨不立爭訟不生而使

學者禁道向方不陷於刑辟豈勝幸甚奉聖旨御史臺
差官体究既而詔並與外任監當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四月二十五日勅開封府尹
王時雍奏奉御珍批御前留住使喚西兵數內蔡宗等
三人開封府禁勘並不曾刼盜其捉事使臣范振亂捉
平人可依理施行又言上件人係屬京畿河北河東制
置使司盧功裔承宣下當直又言今來止因被盜人暮
夜錯認賊人頭面以致范振涉疑收捉又言近年官司
類以御前二字刼持上下今陛下以天下為一家六軍
之衆當齊以一法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以失其餘
軍士之心兼自來權貴之家及諸局分多占蔽手下人

盜博徼恣稍加繩治反遭屈辱懲革此風誠在今日又
言待罪天府不能戢盜以此罪臣甚曰不宜奉聖旨放
罪臣嘗以時雍柔佞取容阿諛順旨不諳其過事乃能
條析詳明抗直不撓如此此蓋陛下盛德兼容能受讜
直故往時柔佞阿諛之徒亦知革心激昂自奮知無不
言以副陛下求言之意主聖臣直此可為陛下賀者然
臣詳覌時雍所奏非特自請待罪而已其言捉事使人
因被盜人錯認涉疑收捉則是范振非亂捉平人無罪
可施行也其言近年官司類以御前二字刼持上下不
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又权貴諸局占蔽手下人則是
近年官用事淩轢百司其弊皆若此也范振宜在釋放

此事宜在懲革今所降詔旨但放特雍所待之罪而已
至若范振則見取勘其案所陳之弊未有指揮禁戢臣
誠未喻然　臣又有深可疑者夫以當直軍人犯公事而
乞降御寶以被盜人錯認而云亂捉平人以官者當直
兵士而称御前使喚此皆可深疑者也奏請之臣以徼
求私事輙敢誣罔聖明其罪固不容誅而陛下又為之
作御前使喚之名特降御寶行下則其失又甚矣陛下
往者下詔有曰不信任中人言猶在耳今乃遽信其言
為之委曲批降如此謂之不信乎陛下即位之初內侍
言恐懼畏避不敢輙干以私天下之人謂之聖明曾未
數月遽復為此深可怪愕事有甚微而所係甚大不得

不治其萌芽圭已著而言之則用力雖多不可救矣若
果行此時雍第知雖有真盜贓証不明不敢復捕而不
知官者之權自此浸盛御前之名日以增重而以私事
求請御寶者何所不至也陛下之失已無所及自今若
此等類一切杜絕敢以私事干請御寶者重寘于法然
後正盧功裔誣罔奏請之大罪明范振涉疑收捉之無
辜其時雍所陳懲革之風乘加禁約庶幾抑官者尊主
威絕近習請謁欺弊之原俾百司屈辱刼特之弊不勝
幸甚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伏覩刑部關報百姓管和軍人
李進並為撰造語言騰播惑衆各决脊杖二十管和廣

南編管李進配沙門島臣竊謂此二人所造語言惑衆
之事必涉重害可以欺惑民庶若不重行責罰無以懲
後雖陛下仁慈寬厚亦必威之以刑也續又見報乃得
二人之語因言守城未得功賞管和云隨上皇走底徒
兒却轉兩三次保護國家宗廟社稷却休李進又云李
樞密奏下守御人請受却被徐相公諫了知他爭了多
少以 臣觀之此皆無知愚民之常談豈足惑衆則無好
悪不須窮勘若欲痛治杖之足矣今以重罪編配海島
使兩家之人分散流徙此乃下死罪一等之刑施於無
知愚民誠為大過陛下仁愛百姓豈忍為此 臣又聞往
者八廂察事之人陰取民間語言官司公事言之於上

却作訪聞行下有司根治謂之覷過其情偽虛實皆未
可知既下有司官吏承望風指無不附會鍛煉證成其
罪能自辯明者百無一二中外患之此於聖明之朝所
宜懲革者也今管和李進之事必是八廂察事覷過若
果有此語亦不足重罪也況又有詐偽不可知者乎或
者二人意望与勸賞為此語言討察事之人言之庶幾僥
倖或者察事之人與此二人有仇自為此言以中傷之
或者又有姦人離間宰執故為宰臣樞府紛爭之語以
疑陛下之意此皆不可知者也為陛下計莫若置而不
問今既加以重刑不可追改至若編配之罪尚冀陛下
寬之後有似此亦乞聖明更加詳慎取進止

六日聖旨余應求言事迎合大臣可與外任河北知州
差遣差范宗尹填見闕日下供職余應求日下出門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新右正言許景衡乃臣同堂妹夫
供職於臺諫事相關連同在言路實有妨嫌欲乞罷免
中丞職事奉聖旨許景衡除太常少卿殿中侍御史徐
秉哲行右正言 邵溥除戶部侍郎
七日聖旨自崇觀以來創置局務如禮器制造道史聖
濟內經校正端懸進奉白身協律棲李明堂所類皆是
攸京父子竊權泛濫推賞去處可依臣僚上言裁抑與
楊戩王黼濫賞指揮一例施行務從的中以安人情仍
遍報日下施行 秘書少監安扶召試中書舍人 新除

戶部侍郎張慤依舊河北都轉運使監察御史胡舜陟
奏臣竊謂大臣之事君其去有三諫不行言不聽膏澤
不下於民一宜去之讒言得以間君子妄譽得以進無
功而禮貌衰為二宜去也支躰癈憊心志凋衰罷疹飲
兼不任國事三宜去也非是三者其去無義若曰議事
不合而去則是欲其同不欲其和也無所可否之謂同
可否相濟之謂和同如琴瑟專一不可聽也和如五味
相和可以食矣胡不去其欲人同已之心而務可否之
相濟可則行否則止無所適莫是謂至公何必以異同
而決去就哉若曰君有所詰責而去人非堯舜其誰無
過君有過臣且諫之臣有過君弗得問數於臣強亢過

之大者固不可爲過之小者闔門待罪足矣安用輕去
陛下尊禮大臣曲盡躰貌虛懷所納言無不從讒佞無
所肆其間異意不敢幸其失有君如此難遇之時也又
況强虜爲患邊鄙未寧河東累月之圍正圖應援河北
防秋之具尤在講求聖躬焦勞於上黎元仰望於下大
臣曾不恤此惟以議論不合而去以小過見責而去躰
國之義當如是乎今日有大臣挈家離府弟者明日又
有大臣挈家出國門者上煩睿慈曲折調和王人絡繹
奔走道路士庶觀之教事太息夷狄聞之往往見笑使
其去之有義其去何傷但不當於義理而徒爲紛紛故
有駭於視聽伏望陛下責以大義使各安職務毋分心

協濟事業取進止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觀陛下遠鑒漢唐近法祖宗
痛抑宦官之權而有罪者斥之此實宗社之福然猶有
小人尚蒙任使李毅是也按毅凶悍慘酷猛於虎狼冒
干貨賄恣爲不法與童貫譚稹梁方平輩世號爲十惡
昔置東庄北宅窮奢極侈令翟祐之等盜官概巨材以
營室室私育兵匠計工數萬波磨河堤取水爲池又盜
官玉令陳宗妳等造帶及器物强買人戶判宗應屋產
而抵價其直於軍器所前後盜用官錢不計其數其甚
則竊弄权柄自作威福上皇御筆放遠使臣史義數輒
追還以一時私怒勒停程通責降鬼敬中等人皆側目

恐遭毒螫上皇以其罪大嘗盡褫其官盡沒其別業陛
下舊勞錄用是爲陛恩宜其改行仰付委任訪聞提舉
京城輯行殘暴爲給手不時而廣園廣憑備指揮　者過
半拍填者不至漆累官不勝其若有致仕者董役使臣
皆以其家畫工充之未嘗督役而虛叨廩祿以城兵私
用日不減百人其妄作如此必至誤事復聞毅屢獻花
巢及獻錢於禁中多爲鉤其以奉務幸此皆前日內侍
應奉之具今日復啟其端原其用心尤爲可惡唐仇士
良教中人事主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暇必觀書見
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
而權輕矣爲諸臣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

色蠱其心極侈靡和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
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毅欲以士良之術娛惑陛
下叨恩寵而拘權勢殊不知陛下素儉寡慾得於天縱
紛華盛麗不入聖心雖有士良之巧計不能惑也毅之
用心如此罪莫大焉今雖罷睿思殿職事而其子實在
內與之傳導語言時乞宣喚萬一使之親近爲害可勝
言哉此姦人之雄國之巨賊伏望睿斷特行竄斥與貫
稹等同科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訪聞蔡攸見在鄭州不
即上道令本路提刑司催促起發隨侍臣切謂朝受命
夕引道人臣之義也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人子之孝也

攸買罪至重公議不容陛下始寬之輕典恩德隆厚固
宜奉命省愆不皇啟處而乃驕蹇自肆遷延近郡至煩
特旨差官督追而後行則是慢上違令失人臣之義也
攸平昔不孝視父如仇讐惡言醜詆無所不至今見其
父以罪投竄往往快之敵始乞隨侍者始欲自逭罪戾
終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真情如是則絕三綱廢五常禽
獸之不若也頃金賊犯闕日望四方勤王之師以濟緩
急上皇南幸亦未嘗一日忘陛下必欲師旅來護京城
攸爲恭謝行宮使司輒降劄子妄稱聖旨抗越江東將
兵逐州土兵弓手並未得圍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又
令鎮江府揚泗州有已發遣經過人並截畱原此計

靖康要錄　卷五　十六

必幸京師不守番東南之兵以自衛用心如此不忠莫
大爲攸爲臣則不忠爲子則不孝得罪於名教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豈典刑之可貸乎伏乞投攸嶺表遠竄之
所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八日聖旨惠柔民王寶李良佑張有極石械鄧紹密孫
默王愈並發來赴闕　戶部尚書聶山試開封尹恩數
依尚書　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患者如去草之絕根不
善除患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爲禍爲福非不較然易見
自昔人主而幾失而莫救者依違牽制坐視不忍決也
臣謹按蔡攸大罪有七其小者擢髮莫數不復道也以
樞密之臣爲俳優鄙賤之事淫言媟語巧發應機怪服

異裝安排戲笑出入禁闥沉酣燕遊處男女合避之嫌
犯君臣至嚴之分關閑不限堂陛陵夷攸之罪一也盜
柄竊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
楚越及京謫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當聞命就道乃頓
迹滎陽積日不發既不順於其君復不孝於其父攸之
罪二也朋比中官扼臂交膝昵昵私恩互輸誠款一推
一挽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幽燕之役開釁啟戎以方
爭爲妖僕以正擾爲撫定以潙平檀欒要害控扼之地
捐之金人蜂蠆在懷虎兕出檻猶且公肆誕謾以爲不
世偉蹟疇功之際超取上賞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偃
蹇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虜既渝約詭謀日彰纂

靖康要錄　卷五　十七

師負恩逆迹又著師臣將校章疏迭來自去年秋抄中
朝士大夫已竊竊私語知禍必至而攸帷幄謀臣邊機
在手縱使不敏造形亦悟而乃蔽藏覆匿不告於朝懦
懦然惟恐前日罔功冒賞姦迹呈露至使金虜長驅叢
師敗叛幾邑爲之驛騷兩路罹其荼毒聖主宵旰生民
瘡痍伊誰致之攸之罪五也攸知有必至之禍不告於
朝不謀於君上乃自汲汲爲妻孥念其家所蓄器皿金
銀香飾之類先自銷鎔爲輕裝計及虜將至卷室而東
九族裸了非問所愛者悉攜以往猶偃然肆語曰得旨
扈上皇駕縱使當府懇告得命亦合盡家屬京城與國
均憂臣頃在潤州人來去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觀燒香

六夫人與詔使待制詔使修撰恭日過江回去蓋攸之
宴與子也四之日實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回鑾渡江
之後其避危圖安返覆無慮直至於是夫為君為宗社
為萬姓謀其慮如彼為妻為子為婢妾計其審如此人
臣不忠復有甚於此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傳位陛下
則陛下神民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為人者孰不稽首曰
吾君乎也況身為輔臣乎況前日職在樞機實本兵柄
曰戰曰守此實司之可須臾離乎今外州兵馬都監小
邑巡尉寇至而逃比之他官罪固加等若廟謀兵機所
寄凡衆而遁當如何哉攸之罪七也攸罪有七天下共
知其前四罪縱付寬典在祖宗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

則逞寇秘禍殘我生民甚身謀家忘我宗社茂君臣之
義擲本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三惡其可復容於覆載間
乎若不亟行誅殛其如宗祖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
五王不誅武三思致唐室以再亂曾不知机上之肉甫
翼復生潛飛深宮大肆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姦狡詭秘
公卿大臣有襲計中而不悟者臣度其不一二年必有
為之游說始許及門旋遂造若廁足有地姦計即行鈎
引支黨同惡相濟蕭墻之禍起於意外是時雖自悔
噬臍何及欲望陛下大明典刑以絕後患如散官安置
朔外誠不足以塞天下之紛紛奉聖旨移潯州安置
聖旨開封府官屬並係王革所辟及所委用革以虐民

罷仟而官屬尚存未叶民心可並罷别與差遣令聶山
别行踏逐以聞
九日制曰朕恭承慈訓嗣守丕基涉道未深為日尚寡
屬戎虜之伎軼過河山而驛騷賴宗廟社稷之靈驅犬
羊而盡去緊將帥士民之力保金湯以屹然三關底寧
萬寓胥悅惟舜嗣位璧該諸難而天付予處其在此有
慙否德乃續武功爰念黎元遭焚刼之憂師旅竭轉輸
之苦丁壯勇於扞禦老弱疲於給軍田野蕭條既失耕
桑之候髏骸撑柱咸罹鋒鏑之菑痛在朕心罪非爾衆
宜敷慶澤用釋艱虞應河北路州軍限德音到日云云
死罪減等餘無輕重並放於戲信順獲助於天人克平

禍亂赦宥取法於雷雨期共晃休咨爾一方體予至意
祕書省正字張壽奏臣乃知樞密院李綱之妻弟乞
依唐源乾曜為侍中故事子弟補外明詔在位許自臣
始奉聖旨不允
十日聖旨胡寅上殿奏對審詳所陳可采與改合入官
仍與在京差遣　左諫議大夫楊時言臣聞太學者道
義之所由出風化之源賢士之關也博士講明訓迪於
上子弟切磋琢磨於下委委蛇蛇人無異論此誠大學
之盛也國家自大觀以來行貢試之法而鄉舉里選徒蹈
虛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太學教養之法一切不振士不
自重務為輕浮博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為說無復至

當徧以成風附王氏之學則醜詆元祐之文附元祐之
學則譏誚王氏之說流風至此頽敝莫回茲今日之大
患也比者朝廷罷元祐學術之禁不專王氏之學陛下
固欲中立不倚六經之旨惟其說通者取之其謬者舍
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舉也臣訪聞太學校試去取
於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說守經舉業於其下者或執一
偏之見上下譊譊甚非陛下開設學校教養多士之意
臣又聞臣僚上言乞罷安石配享而謂安石之說為邪
說朝廷從言者請罷安石配享而列於從祀此固公議
所在其誰以為不然若言者以王安石之說為邪說之
通矣安石之釋經固不能無失也夫孟子所謂息邪說

者謂楊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說便同楊朱墨翟之
言為邪說則復當禁之此所以起學者之謗而致為紛
紛也士之簦擔負笈趨於天子之學以就教養者非特
欵以進取爵祿為心亦願其所養所學與操守者如何
耳今科舉在邇為士者若引王氏之說有司懷私使為
邪說而黜落之則其利害所係甚重臣不得不論也臣
願陛下明詔有司訓敕中外凡學校科舉考校去取不
得專主元祐之學亦不得專主王氏之學或傳注或己
說惟其說之當理而已儻有司輙敢以私好惡去取者
乞重賜斥責庶使天下學者曉然無惑而庠序多士得
以安其心矣奉聖旨依奏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吏部比

他曹最為繁劇郎官方元若又兼權舍人致使天官職
事廢弛尤甚奉聖旨方元若罷權守與使司摚補進武
付尉二人御批付三省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
權浸不可長之語李綱惶懼待罪綱退居定力院章十
餘上輙批答不允遣使押入綱不得請即徑趨通津門
欵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既歸府復
錄府門留之　監察御史唐恕罷可差湖南運判齋之
禮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言事迎
合大臣與外任河北知州郡續准勅差權發遣衡州尋
具狀奏聞以罰未當罪乞黜責奉聖旨所乞不行疾速
赴新任者臣固當仰躰寬恩即日就道力自黽勉以圖

報劾以臣愚區區尚有所言冒昧自陳唯陛下裁擇伏
念臣一介寒士官中都十年未嘗萌意進取爰自今春
虜騎犯闕闉閉月餘朝廷之上講和用師之議兩無所
決中外洶洶臣以忠憤所激忘其狂妄乞對便殿面陳
講和用師之策三鎮不可割之利害不謂狂斐偶合聖
意特加開納後十餘日金兵既退遂有風憲之除臣自
揣於政府大臣無纖毫夤緣之助必是陛下誤以前日
之言為臣可用首加親擢及受職以職事對面奉聖語
云卿昨以校書郎論事加其忠直出自親擢非為大臣
薦引則臣之遭遇陛下可謂特達矣在職纔兩月凡九
覩清光每蒙戒飭以耳目之司不得觀望假以詞氣尊

之使言則陛下之責[illegible]不為不至矣臣每思惟遇聖主
當可言之時如此雖愚夫庸人亦欲自竭忠直以効拳
拳况如臣親被識擢之尤深者乎若顧望而言揣合時
事以求售受而希進取則是臣之罪也是以奮不顧身
知無不言雖譏切清躬諫悟大臣有所不避章數十上
言皆可覆今月五日以急速事乞對陳國家之大計抑
姦僞之已萌語雖激切而陛下無怒色及復辭歎至於
移時最後一章以養親乞出懇請再三而陛下堅不許
則陛下之能聽言亦不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臣退而
自喜田野愚儒蒙被知遇一至於此雖魏王之遇唐太
宗不足道也甫更一日而忠佞不同謂臣迎合大臣斥

之外服付以遠郡臣夙夜思度聖恩雖厚而於臣之罪
實為未稱夫迎合之語固非臣之所敢辨若陛下親自
用之親自棄之臣復何憾或者左右大臣於臣有不快
巧發微中以投合陛下之意使陛下一旦逐言事之臣
而臣受迎合之罪此臣所以懷疑懼之心欲止而終未
能也若當日所陳誤蒙聽納如此則未可謂之迎合若
聖意以為迎合則在所當謫遠地粦州郡非謫言者之
故事陛下新政罰惡賞善當明功罪以厲搢紳今臣有
罪而不責非所以戒狂妄也欲望特賜斥責以正罪罰
奉聖旨余應求懷姦觀望不可與河北郡可送吏部差
遣小監當右武大夫知東上閤門事王球奉使斡离不

軍中迎請肅王金人拒之殺吏卒十九人奪馬十二匹
已而納之以為誤斡离不元約肅王至河而還至是倍
約堅留王俟交割三鎮而遣然王卒不得歸王球五月
六日以使人責實再有同來
靖康元年五月
十一日臣僚上言徽猷閣待制蔡佃性資山險加之貪
暴素無所長本緣京攸族屬躐遷華貴要其奸佞皆出
蔡氏諸子之右所至流毒無不被害昨知常州憑恃權
勢贓污狼藉賊害無辜毗陵之人欲食其肉乞賜重行
貶逐以慰公議奉　聖旨蔡佃落職宮祠寫州居住
尚書省劄子新授職方員外郎秦檜今具錄劄副本如

後正月七日金人至城下初八日進狀太學正秦檜今
具奏稟邊機事一金國興師眾銳深入河朔諸郡堅壁
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隔逐處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
見力屈然猶恭驚不避重有要請伏望聖意斷以大義
與其所當與不宜亦怯以自墮削且如燕山一路是金
國取諸契丹與之無害至於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
種不為邊害方許以祖宗與契丹之數竊聞仁宗與契
丹結明增添歲幣亦是與之綸夏國事伏乞檢會本朝
施行一金國遠夷俗尚狙詐今日遣使求和又復兵渡
隨至恐是設計以緩王師守禦之備伏望一面遣兵備
守河仍急繫渡河兵使不得聯續以進又城上守備須

早教閑不至臨事蒼黄庶爲穩便一金國遣使所求甚
大此亦人情之常蓋既興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聞
朝廷前日與之議四鎮者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
失冨強之地狄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強復不能保
其不再犯邊今若與之議燕山及巖幣當須集百官入
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書示信坦然無疑蓋與所當與
經久不渝一旦爲苟且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當終亦
不能守伏望聖意速賜集議施行一金國使乞令止在
外館使謀議不可許令入門仍不可引至殿階萬一開
門致賊衝突或虜人至殿陛間有懐兵切發之変其爲
患豈可支梧或云雖以入城以臣度之似有非禮伏望
聖意詳酌施行又奏伏奉聖旨差充張邦昌下勾當公
事臣昨於十二月二十四日陛下登庸寶位乞奉使大
金意欲以陛下即政之事伐大金始謀破李郭等割契
三鎮之説朝廷多事不果遣使至正月七日金人遣使
至城下又於初八日進狀乞止割燕山一路并議定歲
幣今來張邦昌下勾當公事專爲交割河北地界與臣
前所進狀自相矛盾遣失臣本心於大金犯邊未有和議
之時自乞奉使顯非避事今來和議已定而臣所行與
所言不同非人臣事君之節伏望聖慈改差奉使并三
鎮人前去交割地界庶於事不相窒礙如後有重難差
使不敢辞又奏伏奉聖旨除臣職方員外郎止爲充張

邦昌勾當公事因有此除切惟主憂臣辱今天下有急
非人臣貪進之時況割地界非得已之事縱使事畢亦
不當受賜伏望追還誤恩奉聖旨報行
十二日手詔朕託位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
撫恤安定之會有金寇之難久未暇遑乃者減乘輿服
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
賞汰貪吏爲民除害又詔西通解塩以使商賈北復糴
鈔以實邊鄙東興轉般以通漕運修學法度惟恐不及
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獨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
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儻不獨革何以靖民今
詢酌庶言疏剔衆弊本其綱目以授四方朕賴天地祖
宗之灵與民休息慎守此志庶幾太平詔到監司郡縣
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者許推類聞奏横
告天下使知朕意　一常賦之外横加糴買均糴貽糴
結糴其名甚衆惟以官告度牒之類等第科配已詔三
省自靖康元年正月以來拋給諸路糴本並用實錢仰
今後州縣並須置場不得復行科配監司互察違者許
人越訴一税租加耗自有定法比年所在漕司拋樁者
爲明耗州縣暗樁者爲暗耗廉吏以助經費貪吏以入
公庫初則稍加四分後遂增過一倍今後並仰依省耗
受納外如有增加升合別廒減貯別歴收附之類受納
官吏等並坐贓論知通監司故縱與同罪不覺察減三

隱者積弊物
非人以係因仍
而去之以任

寺一户口逃移合納租稅吏避責罰相為蔽蒙或取於
隣田謂之交涉户或取於交業之家謂之浮産户取於
當稅人謂之催稅保長一户既逃害及隣保展轉增加
逃亡相繼應諸路逃田並令提刑司委逐縣知令根括
在靖康元年正月以前者並令開落舊額租稅不理為
官吏殿最限一季許元逃户投狀歸業並與免起租稅
舊來公私欠負限滿別召人佃已上並與免起租稅三
料仍令提刑司專委察案行遍慢官吏按劾以聞一州
縣差保正副及保長其地分中如有租稅逃移舡栰拋
失茶鹽透漏盜賊經由率皆任責又緣官吏乞取擾攘
使令鞭撻甚衆是致人户被差望風逃避或互相論訴

久不能定仰今後所在差役並須選定㝎業人差充不
得容縱虛指以生弊倖應保正副合奏察私鑄令五家
為保自此遂於城敎差坊正副承受文引追呼百端陪
填錢物無所赴訴或析居逃移以避差役可應大觀元
年以後所置坊正副等指揮更不施行一和預買絹本
以利民比年以來或根支雜物或但給虛券其害甚多
令仰轉運司預取一路合依之數分下州縣通融常平
司錢隔季樁辦其轉運司不以見錢而以他物不以正
月而以他月給散者並以違制論一州縣市户非聖節
不許借自有定制比來貪利以和雇和買為名須索無
厭或經隔年歲不為給還又容縱公吏與賣使用以致

民户供應不前窮困失業仰諸路提轉奏察除借借依
斷罪外其借借市户以和雇和買為名者依借借法雇
賃人舡車乘准此一土木之役傷財害民比來監司守
令宮造科率或取木植或差人夫或役禁旅或供上位
或入私家又有分科寺觀認造亭榭之類百端搔擾仰
應諸司並州縣除經殘破地分及諸路修建城樓櫓外
餘並罷修造三年應日前科不修造者並免納數有因
緣結絕未罷及尚有科催者並計所支所催坐贓論應
被受朝旨修造准此一坑冶之興使民逐末姦民有因
相讎恨遂假告發以懷良田並於科立重額不能輸納
或至旋買金銀以為坑冶所出之物理宜獨革應諸路

坑冶仰常平司躰究如㝎苗礦微細或舊有今無並從
蠲減應買撲金場並罷如出産浩瀚即相度差官監取
施行一戢田本以養廉理須有田然後催租訪聞諸路
租存田亡者甚衆督責平民歲代輸納深可矜憫仰提
刑司牒州差官根括如無㝎田再差官覆視將與開落
租額其有開落去處委提刑司將一州職田等第重均
為額所委官根括不㝎如孫知道監司戢田者坐贓論
於官救一等一州縣獻入有常轉運司以上供拋科為
名盡將本州所入拘占致本州闕用或將軍兵月報取
於民户仰轉運司除諸州依格上供數外轉運司移用
錢物不得侵過本州有額上供所餘三分之一違者徒

二年一諸州公庫約束周備近緣起發金銀漾應官吏
因緣率斂以償所欠重困民力可將鍰道金銀更不起
發其賣醋息錢特依舊法收入公庫仍令提刑司覺察
戢終具有無抑配科率聞奏一州縣官監酒務內有昨
緣羌官經制增添償錢重困民力可應緣經制司所添
酒錢並罷一倉庫出納收頭子錢皆有定法東南九路
昨緣戸宗原申請數外增收重困民力可應宗原申請
所添頭子錢並罷一京東科納免夫向緣人戸就燕山
借兌郡藥師錢物訪聞州縣尚行理索深可傷痛可並
與除放一兩京昨緣張微言王璹創起新稅已令御史
臺取索謄狀今來夏科在近可令本路將元增數以十
分為率先次裁放四分餘候御史臺定到謄狀分數施
行聖旨開封府差使臣前去追取蔡京蔡攸所寄梁瑛
缸金銀二百擔入京
王師與金人戰于榆次縣制置副使种師中死之初幹
离不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蕭
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
而退公邊諸郡亦然种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出境粘
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
悉破諸縣為鎖城法困太原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
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
解太原之圍於是詔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相犄
角應援太原師中兵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諸縣粘
罕以暑潦并陘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
牧覘者以為兵散將歸告于朝廷本兵臣信之從中督
戰無虛寔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師中
讀詔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兵間今老矣而退
撓乎慨然赴敵而死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師道駐滑
州以老病乞罷
十三日上御紫宸殿以太上皇帝回鑾受百官賀是日
雨大作改用六月一日又雨竟於雨中行禮
左諫議大夫馮澥奏臣聞天下有公論有中道公論者
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則萬世所不易自熙寧元豐及元
祐以來人無公論治失中道不偏於此則偏於彼天下
槩於變更士夫困於迁謫五六十年之間是非相攻禍
福相軋紛爭擾擾至於前日大亂而後已陛下龍興以
英睿斷誅鋤奸凶剗除蠹弊曠然大變與天下更始
宜於此時明大公至正之道於天下合天下之公論垂
萬世而不易而臣切听近日朝廷議論覩士大夫之趨
向駸駸復偏於元祐皷倡應和漸不可解則義理又將
不得其中而致治又將不得其平矣臣聞道貴適中法
則隨時祖宗之法至於今百有餘年蓋有可行者今但
擇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則已矣何必祖宗之
是而熙豐之非哉傳注之設千有餘年其於聖經不為

無補熙要之公論豈無滲漏未盡之處王安石以名世
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鏤板太學頒之天下天下學
者翕然宗仰熙要之公論亦有穿鑿太過之弊今但令
學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已矣何必
傳注之是而新經之非哉祖宗之治遠矣臣不見熙寧
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脩具賦役均平朝廷
無倖位州縣無橫歛夷狄畏威盜賊不作使今日之治
得如其時有何不可是時學校英秀如林治經習史皆
有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按考使今日學者得如其時亦
有何不可自崇寧以來蔡京持權二十餘年紛更變亂
靡有寧日熙豐之法掃地無遺故其大壞至於如是之
極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
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
劣等差自有公論臣願陛下無作好惡不敢偏黨允執
厥中以照臨臣下則是非自明紛爭自息矣伏望睿慈
與兩府大臣必加詳議如有可採乞明榜朝堂頒示太
學以安士心以絕衆疑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三省
苟為不然臣甘受邪言之誅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
生幸甚取進止　三省同奉聖旨出榜朝堂十四日臣
僚上言外任官職田權借一年從之
十五日禮部尚書傅墨卿等言春秋釋奠乞依元豐儀
令排辦從之

十六日聖旨御膳今聞尚進早晚百餘件方今民力困
弊府庫殫竭朕不身先何以率天下今後早晚供進六
十件只今行下
十七日詔非以違御筆論者並改作違制論從開封尹
聶山之請也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自祖宗以來本臺僚屬非有出身
未嘗除授下至檢法官者於定令亦莫不然昨奉聖旨
唐恕落致仕除監察御史臣聞恕除不曾致仕外實有
行業士類推許儻使分領六察固優為之然以蔭補入
仕有違祖宗條例恐此端一開自是綺儒之子攀援進
取者足相躡於憲府矣故乞改除唐恕一等差遣奉
聖旨唐恕與除郎官
十八日遣王雲曾啣使斡离不軍
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權罷詳議司從之
二十一日檢會五月十六日聖旨高俅率欽軍兵敗壞
紀律累有言章可與追降子孫儤胄亦與降等授官以
戒後來者吏部供到高俅已身亡前係檢校太保奉國
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爵國公子堯卿見係岳陽軍承
宣使堯輔安國軍承宣使堯康桂州觀察使十八日奉
聖旨高俅追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堯卿堯輔並與
右武大夫堯康與武大夫並遙郡刺史餘官追奪諸孫
特免臣僚上言謹按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夤緣幸會致

位使相檢校三公不思竭力圖報乃敢自恃寵幸無所
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
力役凡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
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教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
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依軍斂又多
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雖禁軍亦皆傭力取直以苟
衣食全廢教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
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
朝廷不免屈己夷狄實俅侍寵營私所致貪財誤國之
奸不減蔡攸偶有司失刑遂見遠竄得終牖下今來止
追前官不惟不足以厭公論亦無以誡後來奉聖旨高
俅更追節度齎國公
二十四日制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張孝純為檢校少
保武當軍節度使依前河東經略安撫以守禦之功也
二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切聞神宗皇帝即位之
初用營邸直省官鄭昭選等為閤門祗候司馬光言此
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班序差遣事事不
同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則知閤門之職祖
宗所重宣導贊謁不過三五人熙寧閒通事舍人十三
員閤門祗候二十三員看班祗候六員當時議者猶以
為多今舍人一百八員祗候七十六員看班四員內免
供職者一百三員冗濫之弊莫此為甚蓋有由宦侍恩
倖賣以求財來助父子所賣尤多富商家子往往得之
真宗時諸王夫人因聖節乞親屬補閤門帝曰此職非
可以恩澤授並不許夫以恩澤授猶不可而宦侍恩倖
賣以財求可乎伏望特詔裁省以杜僥冒奉聖旨閤門
別立員額
二十七日應天下州府軍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並仰
知通不限數保明解發赴闕將親策于廷量才擢用
其武籌策深達藝能絕倫當不次陞擢在京武學生仰
禮部擇日考試其等第聞奏不係在學人亦許經禮部
投狀收試策義弓馬優異者使與推恩注授差遣其太
中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以上奏舉武舉人自依
條法施行

靖康要錄卷五終

嘉慶乙未九月初二日校

靖康要録卷六
六月一日程振除吏部侍郎
手詔朕惟項者諫省虛位纂石不聞肆求忠讜直諒之
士以備諫爭之列朕既虛心無錆矣凡尓諫臣義當自
竭躰兹至懷自今朕躬缺失其悉心直論勿隱勿避必
求寔是以称朕好直求助之意
聖旨道君太上皇帝妃嬪並以龍德宮妃嬪称呼
聖旨前降姚平仲立賞告捕指揮特不施行
二日右正言崔鷗奏伏覩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
寔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
自蔡京出其除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
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生一故吏逐則一故吏
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
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寔是之言聞於
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豊之間士無
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奸言也昔王安石用除異己之人
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
純仁等咸以異論出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策
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官耳安石著
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
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於今大乱此無異論之大
効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
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
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
士先生敢有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
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
大小相制内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
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己之
罪必暴於天下聞於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詆誚王
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裒視則澥之誣罔見
矣至如蘇軾黄庭堅之文集范振沈括之雜說畏其或
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
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
密矣澥言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
欺罔之言公行則寔是何從而見也然先王之求寔是
亦有道矣黄帝請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
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寔是見矣臣乞以
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畫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
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
下之幸也　又奏臣近上章論諫官馮澥未蒙施行澥
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
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欲以熙寧元豊之法為治緣澥乃
熙豊人材之一也己之說行則身安己之說廢則身危
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

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鄰朴敢言之士以
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
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才新美之才充塞乎朝
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欲仁
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
幃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
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聚矣當是時天下
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蔡卞用竄斥之於瘴海炎荒之
外蔡京陰蓄異圖出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
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
之萬口一詞迭相倡和為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

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
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
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虜犯闕矣此用熙寧元豐人
才之効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瘳一醫治病而壞此
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食四
月日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者數千人
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遣心腹之黨考定之分邪
正二等同己者為正異己者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在
正等凡異己者京皆指以為邪陷為罪戾凡數千人近
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來直言奪於權臣反歸咎
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者皆今

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
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豈上皇悔過之意天
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又奏臣伏聞前諫官馮澥曾上
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為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為非
繳駁之及光之繳駁馮澥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為
辨賞李光而不問迁馮澥而不詰政刑如此士論紛然
且以澥之言為是則光可罪以光之言為是則澥可黜
矣而反迁是為賞奸傳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
蒙難以濟矣馴致其道至于今大亂陛下終夜以思當
食而歎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臣下不思所以排奸紓紛
以寬陛下社稷之憂但襲用前日相蒙之術以嘗試陛

下此罪人也他日有論蔡京紹述為是而藉沒之貲產
可還放逐之子孫可用者矣何以知之嘗試之說行而
陛下無與照奸則何言之不行何說之不入此非獨臣
憂之天下忠臣義士所共憂也日今區區犯奸鋒蹈禍
機與陛下言之卒於不勝而自斃也亦患矣但臣職在
言責伐奸邪之謀塞禍亂之原為國家長慮卻顧臣之
責也且侍從者執政之階也迁澥之意不過欲大補近
臣漸當撥路以行其邪說以固其黨與為萬世自安之
計此賊臣蔡京之術行之至今天下破壞甚亦極矣陛
下尚忍使京之餘黨再破壞耶前車未覆而不戒者有
矣未有前車已覆而不戒者也伏望陛下究馮澥之建

謗李光之駁奏孰是孰非而大明賞罰以示四方使四
方曉然知陛下政不容奸則雖隣敵不敢輕中國不然
匹夫匹婦忿然有不服之心國威不復振矣取進止
上召翰林學士吳幵至內東門幕次中使出御押封付
御史李光劄子論馮澥推尊王安石之學皷惑衆心安
石置條例司專任己能斥逐名賢任用小人引蔡京蔡
卞操紹述之說掃除祖宗法度於光劄子後御批祖宗
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唱紹述變亂舊章至
于今日可作一詔詔曰朕以薄德紹休聖緒惟祖宗肇
造區宇重休累洽以至于今其法度條章雖隨時損益
允以恵遺天下者咸根柢於仁義澤被於民淪入骨髓
在於後人奉承之不敢有淪逆者蔡京懷諼蔑匿妄作
不靖凢舊章典憲肆行变乱扶紹述之言為刼持之計
內外搖動公私罔困比歲上皇深燭其奸親御翰墨擯
斥竄殛咸所釐正追朕纘紹夙夜祗懼加與公卿大夫
圖惟故實務遵二帝三皇之常道以協我列聖之心以
為萬世之賴尚虞邪說詖行習熟見聞搖動衆心害於
國體明示厥指罔有不孚
聖旨應今春到京勤王文武官未推恩人並與轉一官
及五百里外者更與轉一官昨即押文武官如沿路不
曾作過具狀保明申尚書省推恩施行准此
三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近日边境脩禦之計兵可練
也衆可精也獨將為難得用師以將為先而得之至難
不可不為之慮臣覩自昔以來唐之名將雖多其大者
固已功業赫奕其小者名迹可稱當是時搜求甚廣故
人材獨盛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
他皆以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主兵悉効貫
所為二十餘年將由此進能得天下之奇材乎若以今
日之材因為天下無人不可也但搜求未至耳伏望詔
旨令宰執侍從以至省臺寺監二司郡守將帥之臣並
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人數以其聞見有已試之効
即具疏其迹未經試用即言其才能所長密院籍其姓
名朝廷擇而用之庶使名將輩出如唐之盛奉聖旨依
奏　詔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時
种師中初歿种道以病告歸謀所以代師道者乃詔綱
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
行者綱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
理兵事寔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事死
不足以塞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勑令面受綱奏曰借
使臣不量力為陛下行須擇日受勑令拜大將如呼小
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綱退即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
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
章十餘上槪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諫官陳公輔
等言綱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為大臣避說斥去之[illegible]

四日臣僚上言監司外臺耳目之寄選任非人毒流一
路臣擇其惡聲著聞士大夫羞與爲伍者言之前兩浙
運副王仲閎福建提刑俞向新提舉兩浙市舶張鋭皆
市井小人性資鄙下貪汚暴刻所至爲害仲閎與鋭奴
事朱勔姦汚狼籍無所忌憚向則奴事譚積至於廝傳
之事皆躬自盥規伏乞黜責施行奉聖旨王仲閎俞向
張鋭並勒停　臣僚上言去惡未盡者使無遺孽昨言者
以蔡京之將業著其甥馮躬厚以京之故皆合罪黜而
著自雜學士降待制躬厚自待制止降修撰朝典未盡
士論未厭按著市井輕儇綺繒愚騃衆所不齒躬厚止
是庸才别無大惡緣京而升亦合隨京而罷伏乞並行
落職罷領宮祠加著以流竄之罪收躬厚以任使居住
之處外有劉僩者係蔡攸心腹之人換背厚足無所不
至奸謀詭計多自僩出亦自待制止降修撰據其罪惡
亦合依施行奉聖旨業著馮躬厚劉僩並落職
五日臣僚上言自崇寧初蔡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
己汲引同類待以不次翔脫凡厥暴翔蠹近常情鮮見
自重於是枉道求合靡然成風凡所厚善不獨顯榮其
身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倚重盤根錯節
牢不可破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物天下然才者少不
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殘苛嬈遠近告病此猶
非京之本意也察其建三衙置四輔疏與化之水修臨
平之塔又令許幾仁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
時孰不爲朝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臣因之論
列其事太上皇雖務納汚猶令埜其墳山京之僭心終
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爲階梯衆論喧騰心不
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廸蔡確何執中鄭居中童貫
皆因之爲例封王矣本朝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
族耳橤國朝之法長奸雄之心京凶悖之情遇事輙發
不可一一數也賴太上皇聖明不爲邪說所惑京知狂
謀終不得逞於是結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爲
以耗國財弊民力不過欲坐視顛危以伏不逞之意鄭
詢武范致虛等託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刼持上下而何
執中余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奸謀成其羽翼使
不可制太上皇每下詔書施行善政皆爲此輩壅遏是
以人心日益愁怨國勢日益陵遲權門日益威強朝廷
日益孤弱馴致之當遼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
京不同然引用群小梗閉正路亦率由一道蔡卞蔡攸
乃其子弟相與適異有若仇讐考其蹤跡實皆同惡相
濟至王黼爲相奢汰愈甚開邊釁武禍及生靈迹其所
來亦本由京勢位相軋乃相攻陷遂至犬羊寬伺變生
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阽危雖其所致非一要之造端
立本皆京而誰今京降斥雖屢有指揮然罪不當罰輿
論猶鬱鬱朝廷未欲誅於兩觀之下猶當投之海外以

示籌責其宗族婚姻因京而垂顯官者望悉改正其何
執中余深鄧洵武等弟其罪惡王安石等王爵亦行寢
罷施行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薦當正
刑章仍報行言章
六日聖旨葉煥致和八年曾進繼明集言朕以嫡長建
儲之意兼聞其人明爽有詞學尚居外任監當可召赴
闕量才優與擢用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知嚴州唐作家貪污不法贓賊狼
藉民不堪命聖旨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右正言徐秉
哲行左司諫　程瑀行右正言　監察御史胡舜陟為
殿中侍御史　張徽為監察御史　資政殿學士劉韐
除宣撫副使　觧潛除置制副使代姚古　徽猷閣待
制折彥質除河東句當公事與觧潛治兵隆德府
七日手詔朕既詔三省樞密院奉依祖宗舊法又命學
校正王安石祀典而士大夫喻朕志熙寧元祐學術政
事議者紛然朕頼上皇慈訓閑紀年黨籍之禁與民更
始蔡京頃唱紹述鈐制上下變革之亂幾危社稷艱難
至此豈可復循應今日政令朕惟遵奉上皇詔書修復
祖宗故事而群臣庶工亦當講孔孟之正道察安石舊
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播告中外明體毋忽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陛下拔秦元於下僚使提點京
畿刑獄訓練保甲士大夫聞之莫不慰悅蓋以元學兵
法三十年而深得其要領濟州破賊見於已試若集畿
邑保甲使之習勤為有制之兵內衛王室外禦戎狄此
誠國之大事今日之先務也保甲戰事既專委元措置
則今畿邑保甲提舉官自宜裁罷若更存留非惟冗長
無用亦恐有所妨害伏望睿旨罷令武臣提刑以保甲
爲元兵得專一究其施爲奉聖旨罷武臣提刑先是元
任河北河東宣撫司句當公事繼進所撰師律并大小
八陣圖胡舜陟薦之詔引見上殿即除京畿提刑復有
是命制以皇弟鄆國公棫封安康郡王韓國公模封廣
平郡王
八日制鎮西軍承宣使王稟為建武軍節度使依前侍
衛馬軍親軍副指揮使以守太原之功也
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聖旨
礼部尚書傳墨卿知舒州又聖旨傳墨卿不可與戰名
前降龍圖閣直學士指揮更不施行（傳墨卿初知壽春府）除給事
中權直學士院莫儔為吏部尚書
左諫議大夫馮澥除吏部侍郎
觀文殿大學士特進知壽春府白時中提舉西京崇福
宮　龍圖閣直學士知拱州陸藻落職提舉西京崇福
宮
司馬朴富直柔呂俶邢錦張濟召赴都堂審察
十日司諫陳公輔劄子臣切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

人之身有在四支者有在心腹者守禦失備邊境騷然河北殘雖方陷河東用兵失利夏人西陸亦或侵擾病亦甚矣然猶在四支者乃若朝廷之上人主聽言不當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趍向不一而其病乃在心腹爲四支病不治猶未甚害也心腹之病不治厥身不可保矣臣請罪萬死爲陛下言之比者狂虜直造京闕諸門不開僅月餘日宗廟社稷危如累卵然人心堅守士氣奮發卒能使猾虜引去國家復存者四支雖病而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各盡所言而陛下聽之未嘗厭也其言之善雖踈賤之人必以施行其言不當雖狂妄之甚亦不加罪故上下無不通之情朝廷無壅蔽之患今則不然忠言切直而未必信奸言傾衆而未必察眞僞不明是非蜂起而陛下愈惑矣前日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臣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求親爲陛下拔擢每欲盡忠圖報若或希進以爲身謀自當以佞媚之言迎合陛下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illegible]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下之疑乃陰遂之中外皆謂此大臣欲蔽塞言路耳應求何足惜臣恐無敢爲陛下盡言則大臣之忠邪政事之臧否人情之疾苦國勢之安危不獲復聞於上矣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大臣固有奸庸不足用者陛下灼知稍稍去之遂乃專任一二忠直之臣彼亦自知委任之專又見國家危急故各盡忠不敢懷私以相諉毁今則不然或以怨忿相攻或以謀巧相毁各植私黨不允公家如李綱者其忠勇雖可倚而剛褊自用不無過咎故同列不平共相誣譖陛下已疑之矣今更出使將兵宣王時甫吉所以成北伐之功者以內有張仲之孝友也今陛下若以綱爲可立功名一意任之如憲宗之裴度固可責其成功但聖心已疑而大臣又無張仲之助則其事尤危矣綱何足惜宗廟社稷存亡爲可慮爲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爲法痛革宿蠹剔除弊源民心熙熙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盛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無敢異議今則不然或欲以祖宗熙豊之法並行或欲以王氏諸儒之學兼用將兩備之說立中道之論如禍澥之從是矣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猶恐有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故遲遲未決今上皇已自深悟奸臣誤國盡欲革去前非臣僚乃敢尙挾私意以害公法且王安石聞端蔡京紹述流弊至此幾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及民深厚豈能復存國家今便復爲異同之言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立便欲追復祖宗未逾年間用曾布蔡京乃至中輟今日思之誠爲誤矣然當時之誤天下事務猶可支持一二十年今若復誤大非前日之比海内窮愁

公私困之國勢危蹙人情鼓懼無甚於今日一有所誤
立可召亂論議之臣曾不念此可為之太息哉臣所謂
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
不治願陛下急治之審於聽言無以言罪人使臣下各
盡其所見專於委任無以邪害正使大臣各盡其公心
破兩可之說盡歸於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若是
則心腹之病除矣四肢之病縱使未去姑少遲之必無
大害蓋未有能已心腹之疾而不能治四肢者也如其
不然則內外皆病矣臣區區小官誤蒙拔擢本家數口
坐食廩祿非不能以謏佞之言稱合聖心朋比大臣以
苟一時富貴自念平昔願希古人事君之忠今在言責
若不竭其愚忠少圖補報非特負陛下特達之知亦負
臣平生所學冥將何顏面復在人間手伏望少霽天威
留神所覽臣所有干犯聖聰竄殛之罪實不敢逃惟陛
下處之取進止　奉聖旨左司諫陳公輔差監合州酒
稅務　詔京畿提舉教保甲差給事中孫傅淡實官資
令提舉官同秦元措置聞奏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蔡京之親戚子孫悉已竄責而尚
有漏網者京之婿葉著之父邵是也今為顯謨閣待制
提舉官祠唯著及邵皆以闒茸凡材實緣趨蹻內則離
間京攸之父子外則沮傷天下之英俊今青天白日之
下而城狐社鼠得以苟進熏礫公論不厭奉聖旨葉邵
落職依舊致仕
太常少卿許景衡召試中書舍人
十一日兵部尚書蔣猷除徽猷閣直學士與郡龍圖閣
學士知洪州郭三益知潭州
十三日右司諫徐秉哲言竊觀自古帝王之治其隆盛
昌明未有不由於果斷其衰微危亡未有不由於牽制
蓋剛天德也人君所法者天而已天以剛健故能運四
時成歲功天子以剛明故能制群動役天下成湯以勇
智表正萬邦武王以抗貌之德而安天下孝元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為唐文宗仁而少斷甘露之
事禍及忠良此有國者所當戒也陛下以聰明之資丁
也否之運強虜外侮財用內竭官邪冗濫權倖縱橫以
一身而當無窮弊事躬行恭儉可謂堯舜之用心然強
虜未賓財用未充賢佞未分權倖尚盛法已行而復變
令已下而復逆國勢未聞振興士風未聞純一其故何
也待非陛下仁恩有餘而剛明未施含容太過而威斷
不用也臣復觀陛下所立之法所行之令其初無非上
合祖宗之制下契衆人之心天下指日以俟太平行未
逾旬浸以變更奸弊僥倖自此繼出此臣所以重為陛
下惜也陛下若不自免耳臣試舉一二為陛下言之二
月降旨曰蔡懋依見任執政例取南仲賜第祖宗舊法
皆無有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天下莫不以為然近者

王渙爾依簽書樞密院例聶山依尚書例此豈祖宗所
有耶三月十八日旨揮自今後聖旨不經由三省樞密
院諸司不得便行即時申尚書省審奏蓋所以防奸僞
也近者後苑作申稱如聽候申審延得過時乞今後如
承受分即時造作造作送納訖然後申審奉聖旨依若
既已送納復何申審之有據併御廚舊尚食局膳工膳
後並發遣歸元差處此陛下之儉德也近降指揮有日
前發遣過人並拘攔依舊令祗應既已發遣復有拘攔
臣不知其何謂也楊時等參官無得服衆並罷別差人
填缺五月九日聖旨也至十日再降指揮楊時罷祭酒
外餘參官不罷或罷或否臣不知其何謂也昨降指揮

戚里不得任職事官乃祖宗法也再降指揮曰祖宗戚
里之家聽任或任或否臣不知其何謂也宰執留身奏
事非祖宗法也陛下詔曰留一班議者尚以為非繼而
又詔別留宰相一班則是常留二班陛下若不再御殿
百官無由瞻望清光矣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
私或一班或二班臣不知其何謂也臣僚恩數請給人
從各依本法其依某人等例更不施行去歲之良法也
並罷恩倖非泛轉官賞賜今歲之聖詔也近者釘帶孫
瑞惲頭作李宗周許依果子局趙慶廚子孫和躰例推
恩既破去歲依例之禁又違今歲恩倖非泛之詔臣不
知其何謂也應上書獻頌文理可採等得官並改為進

納不得為官戶此理之當然前日降指揮令本部且注
授磨勘及赴任又令東南入粟納金者得為官戶臣不
知其何謂也短使有勞之人裁損其官分為三等大張
黃榜見者鼓舞明日收其榜至今不聞施行臣不知其
何謂也凡茲數事方其明詔初頒人咸悅服今則已行
復改皆失本指此蓋懷奸之人巨撓搖惑寃使陛下之
法令不為天下取信復蹈前日之轍因緣得逞其私招
權而自專也臣又聞臣僚每論列奸邪陛下未嘗不以
其言為然其間章疏有至于再至于三四者陛下終未
肯行又擊搏不已僅能去之而已其所與職名所付州
郡與自請不異有罰無罰誰復畏忌范雎曰擅國之為

王能利害擅生殺之謂王陛下何憚而不加誅乎耶臣
又見自五月甲申至今幾月天變昭著連陰不解宜然
反寒夏行秋令暴雨傾注大傷麰麥稽之典籍無非咎
證五行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五事皆失不得其中
則不能立萬事故厥罰常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慢
下暴則陰氣勝故厥罰常雨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上偏
聽而下情壅隔故厥罰常寒今命令數更國是未定讒
說之言容進奸邪之吏未除閹官漸熾臺諫屢逐驟勇
敢而反為盜賊招軍旅而獨剝平民奔將不斬逃卒不
罪功効未立而先加之爵罪惡已著而不威之以刑廟
堂不同心德學校交與譏議是謂陽微而陰勝宜其哭

然之未消也臣伏願陛下清心澄慮以靜而觀如權衡之設輕重自辨如水鑑之照妍醜自彰因事以觀其所向見幾而作不使其罪至於大不可解因言以察其所存辨之於早無使其滋蔓至於難圖言可行則行無惑於衆口之多罪可逐則逐無牽於異同之論罰若雷霆使聞者不及掩耳賞若日星使見者莫不革心若是則奸邪何為而不畏賢能何為而不進法令何為而不具政令何為而不修上足以弭天變下足以感覺狄矣臣狂瞽之言不識忌諱推知死節竭誠以報陛下採擇衷熹之德雖齎斧鉞所不悔焉取進止

十五日右司諫徐秉哲奏臣切見近降聖旨龍圖閣學士胡直孺趙知龍圖閣直學士蔡璞知河陽右諫議大夫楊時除給事中識者閔然且曰陛下即位以來懲革蔡京專政之弊至今數月未得少休今日大臣用人復循覆轍大可駭也蔡京切弄威柄二十餘年衆人所患我必信任之衆人所擯我必擢用之專權跋扈不問是非自作好惡以上皇之聰明為之俯從此陛下所備知也今直孺璞時三人因臣僚論列而進用之事不異此且以直孺竭兩浙與六路府庫之財賦以奉朱勔由浙漕為發運自發運知平江賜金帶由平江再為發運使自發運除侍郎蔡璞括二廣與南海之寶貨香藥以賂王雨及群閹自廣漕除待制宮觀自宮觀為侍郎二人緣是浸淫以至八座其罪充禍患臣僚前後疏之詳矣拚擊以至六七陛下不能奪大臣之所主僅能使之補外然尚得何圖峻秩一知婺州一為宮祠恩數與自請無異論者不以二人兇狼出京遷回近甸直儒當其祀英當其子侶之日迺大臣之門每進見附耳立談移時坐客無不羞赧既而直儒果移拱璞果得河陽然此特為之兆耳朝夕當復為中都官也楊時年逾七十老無戒得之識日造蔡攸之門進遂其駿子弟游從於道觀僧舍以章薦援舉者無不羅之因緣蔡攸除館職進侍講遂為諫議大夫可謂峻矣今年春臺諫官集於檢院共論蔡攸之患時搖手以止同議者曰且無及居安居安攸字也身為諫官不恤公議容奸黨患略無忌憚近在太學議論輕脫諸生紛拏數致生事無德服人遂罷祭酒言章攻擊自知可羞有辱朝列三乞外任一乞致仕大臣不憤言者攻其同門之人主之益力不容其去因而遷為給事中不獨遷之又并其曾論時者遷之化我以杜其口時自以諫議非所宜居連章乞外今再遷其職而留之是朝廷不以廉恥責士大夫其不思甚矣臣切謂直孺璞之貪污無恥時之老謬之人反得遷擢此正蔡京平日之所優為今日大臣尚可為之乎昔京用人臺諫敢有異論必加惡名以逐之今日大臣未敢議臺諫而作逐者正以事陛下之日未久尚畏陛下

之剛明而然若玩習無忌惻陛下之有容其不附己者當漸驅逐之矣上皇而幸正緣蔡京所誤陛下撥亂反正豈可使大臣復為京之專權乎臣又聞近者大臣進用百官每對陛下託以人才難得為辭盡將平日贓污累逐之人姓名進擬取笑天下臣以謂人才不患難得惟患用之不得其術爾昔周世宗累為列旻所敗遂大怒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且一日斬將七十餘人豈復有將可用世宗自斬愛能之後軍威大震果敗旻于高平取淮南定三關乃知畏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迂謬者逐則才能者進理之所必然也陛下若以人才為難得專務姑息則人才愈委靡而不振矣爲陛下

任事乎惟其才則當之不才則逐之可用則任之不可用則已之如是真賢實能當自出矣猶之淘金汰沙盡則金出若謂金沙混雜偕於淘汰則金與沙俱為弃物此不可不察也如直儒瑛時等輩正如金中之沙何惜不汰之哉陛下無惜人言特伸威斷檢會臣僚前後言章施行褫奪職名投置閑散以慰士論以清流品以警权臣以尊主威定社稷之鐘無任取進止讀畢上曰臺諫官為朕耳目皆由親擢卿此劄足見不阿附大臣特除卿諫議大夫

勑解潛諸將士等朕以戎羯犯順傲侵邊陲攻圍太原累時未解肆命卿等率師救援頗聞將士遇敵血戰冒犯鋒鏑奮不顧身非忠義所激安能如此朕聞之感歎不忘于中然賊勢方猖未即殄滅一方之民久困荼毒重惟國家將養將士固已有年今日國家有急非卿等盡命竭力所向无前安能使朕得寬憂顧但戰者危事今令卿等挺身冒難以鋒創殘每一思之痛若在己今降賜金一千兩金束帶五條戰袍三十領卿可用激賞傷中用命將士將來策功自節度使以下皆為賞典若有奇功使加開府儀同三司朕自聞進師寢食皆廢卿等其體朕懷早進勳烈身取富貴澤流子孫日佇捷音更宜勉勵

十六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言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謂宮女根多乃放六千餘人于外而執樂之人咸與或請姑留之宣諭曰是非朕所好也又有御侍三十餘人蓋皆奴麗閑選為房院者陛下以曾是道君宮中舊人知與長假未嘗見面既有以闌置宮中徒費廩食於是一朝出之靡有孑遺今宮人數百惟各有職掌不可去者存焉宣和殿積年所藏珍寶器皿奇異玩好一花一石悉移置龍德宮以奉道君而遠閣長廊左右舊章蕩然一空前此自景龍門至金水門如壽岳壽巷曲江之類一帶佳花美竹不可勝計一日降旨伐竹為軍器其花木皆折而為薪且切以書稱成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今視古若合符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臣所陳宣

詔史館奉聖旨依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近日除祠部郎
官劉彷分任廣東西路提點刑獄朝散郎方略任廣西
運判守乃余深妻兄彷乃劉僩族兄略與京攸同鄉又
蔡氏之族婿平日出入京攸之門交通狎昵結為死黨
一旦特節廣南而京攸在韶潯二州似欲與蔡氏為地
者此命猶傳士類驚愕伏覩近降指揮京攸永不放還
臣僚致有引薦當正刑章今此差除雖無引薦之實而
有芘護之嫌如是而欲人無疑可乎乞賜放罷奉
聖旨並依奏
左司諫呂好問試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徐秉哲試右諫
議大夫李擢除左司諫李會右司諫

十八日御宗御殿錄決在京係囚
十九日知達州史祖道放罷以臣僚言其係蔡京童貫
門下賄賂親昵之人貪婪凶暴侵虐百姓故也
應安道特追敘獻閣直學士更追兩官以御史臺言其
身為侍從贓私狼藉生前不曾追奪官職故也
二十日御寶批朕托於兆庶之上所賴以共守祖宗疆
土者惟郡邑之臣比聞河東尚有弗忍賊同惟務便私
沿檄去官先遣家屬有一于此民何望焉朕念今歲之
春我實無備故於逃職之吏遲其大戮今邊計典新可
以責其固守矣法不可弛恩不可再五甲三令誅將必
行咎亦有官各體予意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臣自蔡懋知大名府兩番論奏
以為其人凶悍敢為不義乞賜罷斥不蒙施行今果失
軍民之情監司具其過惡始罷庫事以趙野代之夫去
一蔡懋用一趙野其人才不甚相遠臣又以為朝廷之
失也野之才但能工於附奸邪而規進取蔡京王黼李
邦彥用事皆能諂麗得其歡心若其他可用之實了無
寸長方金寇侵侮陛下焦勞之時大臣義當殉國見危
授命野輒乞致仕欲棄君而去為自全之計戴天履地
何忍如是李邦彥堅守和議割棄三鎮野亦與謀實欲
賣國以結虜人按其罪狀流竄有餘況可使守陪都乎
所有大名尹指揮乞賜追寢仍乞明正典刑奪職罷郡

實之遠方以為奸佞之戒左正言程瑀奏臣聞君猶心
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司聽目司視視所
不廢運用股肱無為於中而治者此心之所以為真君
也人君亦何為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行治道
者宰執也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天下之事不過利與
害臺諫曰是宰執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過在臺諫不
在宰執若以是為非則宰執何所逃罪哉宰執曰利臺
諫曰害人君察焉果利也過在宰執不在臺諫若以利
為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機至繁吾之所以用明者
特在於審是與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不
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均然胥次則真贋不分朱紫

混淆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興矣蓋人非堯
舜不能事事皆善周計其善而悅人諳己是謂未諳諫
而成暗昧昔諸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獨摠朝政傾何
所賴於群下一旦發教乃諄諄力求轉相違覆以補曠
取太宗正觀之治歷數成康一時輔拂亦少敗矣嘗謂
執政曰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願公等極諫公等
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使宰執能以
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治不難圖矣故
朝廷之上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言必與
朝廷違異異違異也乃所以相成矣唯朝廷不以其己
為嫌而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本朝之盛無逾仁宗稽
致治迹蓋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
李迪後有韓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修范仲淹之徒由
今觀之其人何如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
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於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
易之不以意異而詆之惟是之從而不嫌諫不出己亦
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宰執以為奉行臺諫文書是
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洎王安石用事
以來專以摧折臺諫為事然當時人才承累朝養育而
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論議風生以斥逐為榮未為安石
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猥賊過之諫己者置之
死地寔籍為鷹犬待擊正士創置官司冗濫蠹食而諫
者列位侵缺弗補悉取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親見之
臨御以來拔求疏遠讜直之士而在臺諫虛己聽納下
詔敦諭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陛下蓋喜受
人之言未可謂之善用言蓋善納人之諫而未可謂之
能從諫用言從諫者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俟
旋踵若受而不能用與不受同寔無益也三代以降能
用言從諫者無如漢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略初無過
人嘗布衣取天下未嘗畫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群策
非獨張良陳平為之腹心外如酈食其婁敬之徒一言
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脅父教兄以就大
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己過有諫必聽始也孫伏
伽之徒賞之而使言久之得魏鄭公之意於言辭顏色
之表不待力爭而強辨此所以能平禍亂而坐致太平
人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
憂勤庶事所言納諫宜無難者傾向有愧於二君臣知
其所由矣陛下以沈晦為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為事
而有累於斷明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
能以韓琦富弼諸人之心為心故臺諫章疏或沮格而
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閱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
求陳公輔者蹤跡外孤志懍懍然金寇在郊京師震恐
之時抗章乞對慷慨論事仰蒙陛下延問開納寵遷之
後擢為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求等亦感激

督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仄目一旦論事稍涉嫌
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曰而擠之是何異蔡京所為哉
覆轍在前不憚蹈之亦可哀已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
以運用股肱今也壅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
與為治乎臣聞真宗時嘗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
令中書置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其奏盖非特稽
所言當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
賜舉行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錄之所致
之暇雍容觀覽不唯裨補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
留未進呈者特與督責執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
偏癈而治道可望也於明斷之說臣備員諫省賜對之
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聖心取進止

二十二日宣撫司期是日起行以事未集乞量展日御
批曰迁延不行豈非拒命乎李綱惶恐入劄子辨所以
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
遣大師解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
併罷樞密院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以尚書右丞
知樞密院事宣撫司告勑繳納上前弗許

二十三日詔朕惟金賊攻圍太原五十餘日其勢危蹙
惟兵與食最為急務而朝廷於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
每有驚奏不過督責諸將俾令進師既不益兵又不見
粮安能使之必戰既戰安能使之必克近者屢勑其將
蓋出於此朕每一念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知味今
聞賊勢棊壘臨城控扼要害援師不可進粮道不得通
勢益危逼卿等宜究心悉力廣加詢謀益兵置粮不吝
爵賞以勸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須嘗太原日近解
圍若稍有誤事不惟卿等辜朕倚注之意朕於負荷之
重亦豈敢委法以苟私於卿等哉翌日宰臣徐處仁以
下待罪

二十五日賜御筵餞李綱於瓊林苑

二十六日宣撫李綱犒軍詔斬樂州都護統制應河路
軍馬焦安節于瓊林苑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
妄傳賊馬至鼓扇軍中古退初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
兩郡皆驚擾潰散初無賊馬至是役古還賜綱名新之
開封尹聶山賜名昌初山因賜對從容論事綱對問名
曰不以國不以山川以揔大物而命之曰山可乎卿其
具古者忠臣之名來朕將擇以命汝明日錄聞以周昌
忠直可慕遂賜名昌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昨降旨揮內侍領外局職事並
依祖宗法度後又有旨內侍領外局除應豊稟闕依舊
外餘並罷臣切以所降旨人稟以為令不可前後自相
抵梧既依祖宗則應豊稟欲嘗罷若依應豊則有礙前
降旨揮出令不一人心所疑況祖宗不令內侍領外局
為萬世法今使與外廷串事則必因緣交結招賕市恩

宮禁密旨往往傳漏而城狐社鼠之勢陵轢士大夫矣
今都水將作監皆有丞受官皆非祖宗之制乞賜罷廢
奉聖旨依奏
二十七日臣僚上言伏見四月詔書以楊戩李彥之公
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之軍功孟昌齡之河防
皆蠹國害民罪之大者蓋七人皆一𩔰同罪之人比李
彥等皆已誅籍沒家產而昌齡父子猶稽二廣之行楊
戩之家尚蟄萬金之產罪同罰異朝論未厭伏乞早正
楊戩籍沒之典速加昌齡竄殛之刑奉聖旨孟昌齡責
授招化軍節度副使江州安置孟楊責授海州團練副
使他州安置孟揆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撫州安置孟持
落職放罷楊戩家財令開封府拘收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周世宗戰于高平斬敗將何徽樊
愛能等七十餘人軍聲大振如世宗者政事寬慶雖未
盡善至於用師英決誠可為後世法臣謹按河東制置
使姚古雖本將家其實畏懦素無戰功所以叠埋持節
者唯以名珍貨賂於童貫之門濫被恩賞以至於是然
荷國厚恩不思報稱自太原被圍古提重兵於威勝隆
德逗留數月未嘗寸進及种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違
期不應遂致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虜人方圍
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窺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輒退
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半遁去致使

威勝之民扶老携幼號于道路哭泣之聲振于山谷此
可斬之罪二也古既退師其部將又妄言於衆曰國家
以割太原與金人我輩可以南歸於是役夫舡運糧草
罷甲及民在籍者悉委棄而去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
之初有効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縛偽守倅以獻不血刃
而得一郡古乃掩其功狀不以實奏致此一十五人者
止於賜帛士氣不揚抱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嘗
偽之守隆德存恤其人民保護其婦女戢降敢犯立斬
以狥又閉戢兵於他所不許妄出請於粘罕遣還其兵
自言先世乃汝潁間人深有效順之志一旦縛至軍中
古若如韓信之師左車李愬之釋李祐太原之圍自此
可解乃貪冒功賞欺罔於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
可斬之罪五也人有上黨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數十輩
擁騎而載婦人者云是將帥寵妾軍中婦人不可勝數
人無鬬志士氣不振此古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
以發端忽有統制官焦安節偽聲而前曰虜騎迫近何
為尚留于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輒從其言領
衆宵遁寔古之謀假手於安節耳此古可斬之罪七也
樊何一夫而世宗斬之古有大罪可斬者七其可恕乎
近日如統制官張師正王從道畏怯逃竄已試之軍法
如此特小者耳斬一姚古則主威立斬一姚古則軍聲
振斬一姚古則諸將効命斬一姚古則六軍奮勵斬一

姚古則四夷知畏豈但能解太原一方之圍而伏陰德
士庶之憤而已哉伏望特賜睿斷明正典刑奉
聖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御史中丞陳過廷言房州文學傅亮博通古書深曉時
事論議抗慨智略縱橫昨充制置司勾當未以輕僕與
陝西監當又改湖南遠處祿官當今師旅方興務收群
英唯才術有餘者最不可失亮作有劄子五本大臣已
繳進外如聞更有邊機六十餘事伏乞根尋取索稍加
試用勿以輕僕故廢其良策伏取進止
二十八日御史中丞陳過廷言殿侍史泰坦久患心疾
難以赴役伏乞別與差遣奉聖旨監察御史曹輔守
殿中侍御史新提舉福建茶鹽姚舜明除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安扶奏奉聖旨蔡懋落職宮祠者臣切觀所
坐臣僚章疏若止言懋身為舊輔任當元帥方邊事未
寧陛下宵旰之時而乃日事燕飲至軍民怨望形欲殺
之言已合重行竄斥又況所論誣詆宣仁聖烈皇后道
君太上皇帝二罪之重孰大於此按懋所著父確事迹
一出私意妄加增飾自古奸臣惡弄矯誣未有敢如此
之甚者蓋其天性凶暴輕蔑朝廷居之不疑中外莫不
憤歎陛下臨御以來雖一夫之冤有不得申者必為昭
雪而宣仁為臣下所誣負謗抑者有年矣寧不為之動
心乎今懋坐於落職宮祠豈足以正詆誣欺罔二聖之
罪哉伏乞亟行投竄奉聖旨蔡懋降充中大夫秘書少
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二十八日聖旨七月一日詣龍
德宮皇太子持令導駕二十九日罷諸州知通帶會勾
押神霄玉清萬壽宮入御左正言程瑀奏臣聞人主之
蒞天下有要道得其要然後無為之治可以坐致否則叢
脞而股肱惰萬事隳雖復勞心焦思夜以繼日無益也
要道如何吾不任事而付人以事吾不吝權而分人以
權是也切見陛下即位以來虛沖退託委任大臣未嘗
吝權而任事其日夜汲汲休假視事者凡相與疇咨延
納而已治天下以得其要領功効不見於前而深憂遠
慮之士懼禍至之無日者何哉其過在於任人以事而
不責其成効分人以權而不規其趣向未得取臣下之
方而已夫我任人以事分之以權彼將或廢或奉或公
或私有奉而無廢有公而無私則可苟或反是烏可置
而不問哉小則賞罰大則作陝操是以敢為此其所以
治功之要也陛下自觀今日之治與前日何如哉持苟
且之術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獨
弊未息官冗而未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奸邪
而不忘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慎差除凡若此者遽
數之不能盡其最急者宦官反側將為變於內而不知
分其權殺其勢民疲困耗將為寇於外而不知寬其力
結其心未知諸臣同朝奏事面身造膝之言亦嘗及此

乎其可深駭者視公家之事不同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者幾希臣不暇廣指他事姑以李弥大為宣撫及遣人使金國二事明之夫弥大宣撫不知出於何人除命始傳衆固以為不堪其任士大夫中亦有竊笑之者弥大治行政府自當日與之謀議都堂授以成筭而往弥大詣都堂不見也乃僕僕日候諸臣之門丐辭而去未聞付以統戎大事乃如此身行次大名雖有旨改命而處置勝捷軍突行已致生事至於一行官吏兵馬虛費錢粮不知幾何今欲獨歸罪弥大可乎王雲使燕山得金人請和語言入塞七日疾馳至京為金人約遣使人以七月上旬至也陛下命宰執求可使者蓋當朝受命而夕擇人俾有司為治裝督趣上道兼程而往庶無後時之悔迨今半月矣乃始聞得一鄧紹密不知復幾日乃能北去夫和議成否利害不可具論獨不念燕山之質太原之圍日與死隣朝廷乃恬不加意動數稽遲乎陛下觀此則宰執任天下之事為陛下之權果能背私而向公使庶事具舉相與以濟艱難乎臣稽之衆論僉以謂徐處仁庸俗吳敏耿南仲昏懦加以唐恪之傾險此政事所以日隳敗而不振明主當自知之伏望陛下深惟社稷安危天下治亂之機盡賜黜罷别選英賢共圖大計庶幾尚可救藥昔賈誼有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由今視之火已然矣僅未及肌膚也大臣不早為之所相與持因循之術陛下不加英斷答將誰執乎臣諫官之後凡三奏事殿中仰蒙陛下虛懷延問和顏色而受辭感激孤忠誓有以報眷遇今者一朝而請逐大臣亦幾於狂矣雖然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狂夫之言惟聖人擇焉惟陛下擴然獨興衰撥亂之志而大明黜陟以濟艱危天下幸甚取進止

靖康要録卷六終

靖康要錄卷七

靖康元年七月一日詔罷諸路仁濟亭　制順福帝姬
進封順德帝姬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奏臣竊觀金賊狙詐
多方見誤去秋既傳劉彥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馬今
春胡騎出境又傳粘罕之亡而斡離不歸傳位矣彼
方且休兵于燕山今傳粘罕亡矣又曰是熱而歸又曰
歸救雲中經夏歲下兵勢愈張軍壘愈多我師之出出
無不敗則粘罕果歸乎果亡乎虜人誤我使不設備故
其姦計每每如此臣竊怪邊將諜邏無窮欲置我於陷
穽而我誤從之無一術間者臣下所獻計畫如行間諜
如設火攻如招叛亡如特賞金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

勢三省密院牓榜于下大書文榜旨同詣公省堂寺監
處題首之使知其無姦細須達于虜廷凡有指畫夜擬
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
詔將帥嚴鍊兵務勿爲所誤更詔三省密院凡有事屬
兵機勿泄出奉　聖旨令後係兵機事不得頒行四日
知處務軍旅至遠先次勒停枝奉送所司根勘以臣僚
言金賊犯界郡縣任道遠司錄李植罪狀降黜故也
　五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竊惟國朝於觀文殿置大
學士以爲宰輔均逸之寵自非進退有禮而以功名自
全者未嘗輕授謹按前宰相白時中李邦彥或闒儒不
才或浮薄無行昨居宰輔士論鄙之所者擾擾之際惶

懷無謀幾至事敗務其罪戾宜污竊據陛下務全終始
罷相之日例以大觀文授之固非宰輔職名力請懲責
以見恐懼之意今皆不然時中以劉子云方權臣得勢
事之機要者百不聞一夫身爲宰輔居其阿諛固比
不卹國事如此余深罷相歸東至楚州職身於城外時
方臘竊據浙西淮南諸郡閉門守備深一旦驚擾羽閭
和成早辭去懇而後得入市井之人群聚而辱詈之曰
作宰相時閉口發一忠言以告於朝豈有今日之事耶
其傾姦誤政不顧無恥一至於是今乃以特進大觀文
與舊有宰祠優游大第歌童舞女朝夕宴飲不念陛下艱[?]
於上爲大臣者忍如是乎伏望褫其職名鐫其官秩特

加遠竄及其子曰章將公彥待制除換亦乞削奪施行
又奏前後論列白時中尸素無恥李邦彥悖慢不遜又
以深困陷阿諛不恤國事等罪未蒙施行時中與王黼
梁師成朱勔私相交結邦彥與蔡攸爲表裏余深又蔡
京之死黨也此皆國家之蠹社稷之賊又特與罪未足
以明致刑之威快士庶之憤所有大觀文職名並乞追
奪伏望早賜施行　七日朕即位以來屢聞言路臺章
交至多及監司[?]欲遂華以除蠹弊然歲月既久干涉
者衆真僞混淆難以覺察且累經放赦殆盡滌若復
求索疵瑕首尾豈不相戾況今邊方騷動兵革未息朕
欲用足[?]子之言安反側之衆以修我德豈不美哉前此臺[?]

賞千餘項事可更不問故茲詔示其諭朕懷
聖旨方閉京城中路徘徊不去取所掠婦尚自觀望將
迎不絶仰開封府差得力捉事使臣管押至取所交割
訖奏日下施行　九日宋煥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永州
安置以左正言程瑀言其措置謬誤悖理傷善詿誤國
朝所害不鮮故也左正言程瑀奏勘會朝廷先遣使至燕
山府幹離不所緣王雲自燕山還傳道幹離不之意
以謂粘罕得所以余覩等蠟書發示中國不可信欲敗
和約望朝廷遣使解釋此事臣訪聞使者朝夕出門而
朝廷所授書者又竭幹離不書皆未嘗解釋蠟書之有
無臣愛朝廷所以略而不言者意其余覩之約乎夫我

書為粘罕所得余覩未嘗遣使於京師何約之有又
況余覩起事有無蓋未可知藉使有焉勝負皆未可
知也而金人固重鎮晉免質元兵眾之日謀南犯事知
矣忍哭我乃不與要約使解圍歸有休兵息民又保其
字而特兩端以生疑貳臣竊所未喻朝廷當知幹離不
之言不可信而以上兵為是以許樂可必其不能南犯
則不復遣使可也即以使是乃不圖之而為用此紛紛
為只粘罕非固欲與我戰幹離不非固欲與我和而人之
之異議者蓋出于爭功戰則功歸於粘罕和則功歸於
幹離不然幹離不非能獨主和議也必有以破粘罕之
說而請決於其君然後和議可成今我姑從其計與定

和議約有余覩者與之爭此金人勝焉我無損也余覩
逆勝而與我從援緩從吾舊好蓋未晚也臣觀金人出師
於茲半載陛下早朝而晏罷者為社稷未寧也大臣謀政
設謀智慮亦豈嘗不在邊備哉凡二十萬之衆
壞者乃箇回於半載而坐抗封豕長蛇可謂難矣然有
言及金人所欲者不以為快備則以為恐動朝廷是猶
何哉及其之成敗高自有其中國之所以御夷狄
要在其制之如何太宗之討契丹之深討棄其將
而善用其勢者也又景之和親高祖之降禮雖其將而
不失其稽者也可如言武帝之案於文景之世則疑言
高祖之禮於太宗之府則誤朝廷謂將復遣使約和

非得其所單詞厚禮名存重氣務協其情亦云可矣顧
邊余覩之事未嘗明言蠟書之非臣恐猜疑不解和好
無所定人走往守禦靡寧而兵革未有休期邊鄙或不
抗拒藉曰未遂渡河則河朔重遭暴殄可念哉將邪
秋矣和議成否在此一舉而其要在於書詞伏望陛下
發議偏之情安危之計審成敗之理仰思保宗社濟
念全活生靈詔宰執熟議俾易書辭以授使者庶幾和
議可成萬一狃於譎詐得我書詞又決意於南侵則彼
將而我無憾皇天后土實鑒臨之不得已而交兵可也
陛下不以臣言為妄使施行臣不勝幸如以為怯懦
以為恐動朝廷則甘伏鼓鉞之誅不在陛下而區區

所見不敢不盡言也取進止　十日左正言程瑀奏伏
覩臣寮近有章疏屢論列蔡京罪惡而竄嶺南而韶州
乃其地使京自擇不復如此比日雖有不放還指揮然
京且暮之人耳不早逐之海外竄無以答天心而慰人
望投京陰賊著於心逆節效見當時臣僚進國是上可
不遂數至於誣謗上皇罪誅戮者臣請爲陛下言之神
宗備習之際宣仁皆英末命大臣共聞初無異論京乃
自謂嘗常翰子入內欲斬三族以禁制宣仁不敢他議
哲宗之立已將有功從宣仁御史於靈泉而神宗與子
之意不暴白於天下然小謀一身之利而謗前朝誣毋
后若此其語謂人臣而敢爲之上皇陛本慈愛志蔡功

名京護柄用假從之以濟其奸謀逆遠塞言路外則
歸交黨與內則陰連宦官相與唱爲豐亨豫大之說以開
奢靡奢侈之端大變舊章妄作新事無非蠹國而害民
不恤其君而罔上壞轉般之法僅足都內支給而注酒
之備時空變茶之制盡供御前使用而轉輸之經費竭
天變動於上而不畏人言喧於下而不卹以預委軍政
於童貫使之專志於外賞罰不公飢寒不卹將士怨望
卒致構怨外國侵犯宗社竊據重位擅弄威福二十餘
年海內側目其歸乃在於困民力竭邦財操軍政使上
皇負謗於天下實有罔將之心願天下怨嫉者衆未敢
發耳罪惡彰彰死有餘罪此天所不容也所不赦臣奈

議列不可勝數而二三大臣陳京羽翼之私多爲庇護
是欲負京之私恩也不亦異哉夫鈇鉞不用而刀鋸日
敝君子之共國政陵夷者言刑戮日加於微賤而不行
於大臣也陛下修祖宗之盛德臣非敢以殺大臣啟陛
下姑嚴投之海表以示法必行於大臣而已釋宣仁之
恨爲人孫之事也分上皇之謗爲人子之事也陛下一
舉而爲人子孫之心無愧何憚而不爲乎若欲行法於
姦邪而牽制於寧制臣竊以爲過矣取進止　武信軍
承宣使太原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禀奏太原府守
初也宣和七年金人非時犯邊名之吾童貫避也復給
言于上皇許進童貫進至河東且投以雲中之地信之

不疑貫乃遣撫討粘罕遣黙廬銜書來迎貫見天
當軍言辭不遜貫有欲厚以金帛啗之謂雲中可得也
因遣其興宗衛往見粘罕興宗至粘罕責之爲禮
以好詞遣回貫胡馬以累入寇有入矣而貫之不悟然
歸未決日而粘罕董師已叉塞上警報至貫以歸調天
下兵拒敵爲辭棄軍夜開太原門而出日馳數百里還京
師是歲十二月十六日也留京於太原副都司總其撫
之兵留屯者是月粘罕入代州忻州守臣石閔或皆開
門迎降賊遂長驅圍太原府二太子已陷金燕之地矣
十九日上皇以郊祀禮畢謝上清儲祥宮兩遺上章告
急且乞御振察祭故遷不進是日祭請郭藥師叛孝

統星夜將命督至京師彼實知不可犯且懼大軍不繼禮亟還禁中道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遣何灌將兵屯滑州以為之援貫攸等家預議逆謀征謝聖旨為出避之計故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遂用吳敏自給事中為中書侍郎以誅其黨且謂有定策之功二十一日三日遂行內禪之禮太上退居龍德二太子既被信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先據河橋敵梁方平於大伍灌力不支亦退走兵遂濟河明年正月五日貫攸挾上皇妃后鄆王楷等東走淮浙九日敵馬至國門之外閱月議和乃歸而粘罕以太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留攻太原童總守禦以死拒危城中食盡至書易子為甲取

觔皮充糧雖粘罕盡銳攻之自十一月至七月不能陷也又之金盡人疲力不能支詔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世光和師中劉錡種師道等軍四面阻至賊分兵擁之皆不得前是九月城遂不守御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為賊所擒稟獨與我下戰決與國而亡賊將追之力戰不解粘罕蓋已繫遂負太原府中御容赴汾水而死云　遣使致書于金人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元帥見因專使嘗以布書具載惻誠想加通處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堅守雖令不從遂致宿師引日已久惟兵民各為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租細充歲幣即不識通和之議抑亦為長久

之圖諒惟仁政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樞密使本末顧加聽覽有以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熾更希保護又書云大宋皇帝致書大金皇子郎君比嘗布問具致悃誠近因使介之旋尤詳郎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之久重惟其兵民各為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傷是用願以三鎮稅租細充歲幣方都大信諒不受私間言將冕遠圖豈自其於細故成長利於兩國在仁人之力詳想惟英聰必能體亮已遣使大金皇帝及大金國相元帥今再命樞密使本末顧加聽察有以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熾更布保護　左正言程瑀奏累上章奏

論列蔡京宜竄海外以未蒙施行敵事欲罪在可赦竊思利名位居九五臨乎漕山說名亂聖朝第引河清道宮援果哥授受入公清妃嬪閨刑汚穢醜不可言其他靈國害民誕罔不道不可勝數正名定罪死有餘責而三三大臣但懷私恩不是公議竊為國憲不可敗臣竊之由江名為尚表實與內應其伏望朝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罪惡盈溢臣別見具論奏請正典刑倫尚亦姬聚康法制亦合離判不當尚聯禁戚其餘並乞罷奪官爵無使尚稟給縣官貴天下幸甚奉聖旨蔡京移儋州下開封差人管押前去　左正言程瑀奏謹按蔡京攸對艱種類固不可以入理奮政其挾娼道以奸擾操

謫計以固寵竊弄威福招納朋黨蠹國害民欺君罔上
略同厥父至於位師傅之尊躬俳優之戲侮慢君父汙
瀆宮庭則厥父或未至也蓋死有餘之責矣而鼎山之
役以歲發爲名欺金寇之來蜀家南遷名爲扈從上皇
實將叛也上皇南歸非攸思念陛下本於天性其深忌
逮識正厲如此攸蓋弄臣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
爲誣罔謂勸上皇南歸使其私黨擾道已功欲以蔽覆
舊愆罪惡彰著海內憤疾望投海之島不使汙我海內
實快天下之望奉聖旨攸教雷州　刑部員外郎楊造
度支員外郎呂聰別與差遣以臣僚言造乃徐鑄之婿
交結朱勔夤緣進身聰者士檢過將挾恩澤爲戚污故

也

給事中楊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

詔曰朕祗承宗廟託于兆民之上嗣位旬日兢兢危懼
乃至郊甸迨今三時追躬未寧調發將帥勤勤四方陛
不類無以仰當天心日夜祗懼靡敢坐而希賢稱
所以自奉者務要裁損至於常膳百品下減其六放遣
宮女凡有六千餘人夫豈數奏音樂備置資調應言道
路公車上既乙夜觀覽章疏以自警戒而日有孳孳更
北方寇之前師是爲大異是之天威弗敢寧處念將相
與政事而深居以行遲懼之慮不能應變誤之咎夙夜復
再四惠朕之不明元元之衆屬無聊者衆是用求民之
疾苦者悉行除其除可解者冀以惠召和氣以格休應

焉更教中外大小之臣體我至意同寅協恭以圖康乂

十二月左正言程瑀奏臣聞予奪廢置人主馭群臣
之柄也古之人操此以役使群衆喜怒不存於胸中
公任理唯其當之爲貴有予有置不傷於仁有廢有奪
不傷於義故下之人知上之非我私也得者無所懷德
而失者亦不敢以爲怨猶春夏之施生秋冬之肅殺各
因其時任其造化造物者頤自無心物亦何嘗懷德與
怨哉苟欲有予而無奪有與而無廢是猶欲有春夏而
無秋冬也其果可行乎然則前日所予今日奪之前日
所置今日廢之亦歸於理何如耳不審其理之當奪當
廢而惑成焉懼人以爲怨亦過許矣臣竊怪比年以來

上則權臣内則閹宦外則恩倖竊弄擅柄輕視官爵訾
功第賞補授泛濫不可勝紀陛下即位臣僚交章論列
四月十五日及五月七日所降聖旨即許稽奪裁抑凡
當黜心士夫鼓舞以謂官爵自此清名器自此重祿廩
自此節僥倖之徒自此遠儌倖沉淪進之人自此而免
於淹滯屈於天下之倖也事務更習文移取索未果上聞
五月九日復降聖旨深念僥倖者得不足深責可從自
新以示寬大特罪將致仕與依還納近官之路其官品
已高政元和被賞不至僥倖者具名取旨其實有戰功
戰功及吏職年勞補授人更不稽奪内有有才之人可
量才任使先次施行聖旨可謂深厚亦足以杜衆多之

口矣諸臣不惟天下公議云何顧懷私植黨陰爲也說
沮撓成命欲入粟納金人並理從選依官戶法則欺陛
下以爲貲爲公私之利恐陛下以失信於人欲令凡叨
冒濫賞之人注授磨勘赴任各從其私有司未指揮則
以有司見行一例沮節爲言夫有旨使之裁抑矣則合
注授者未得注授合磨勘者未得磨勘合赴任者未得
赴任何疑之有顧沮節歸過有司盡旨並且令依條注
授磨勘赴任夫苟且之事豈初政所宜有乃公然著之
命令此何理哉猶以爲未快也復疏小說以惑宸聽而
七月七日之詔下矣詔書流傳臣聽尋繹詔旨以爲可
痛憤者三可深惜者一敢爲陛下言之夫敕旨既下于涉

雖衆三省苟未廢簡牘且存可按視也何至眞偽雜而
不可究治乎群臣乃以難究治欺陛下此可痛憤一也
赦宥之行除忠罪耳今以往昔濫授爵賞欲加釐正未
嘗求瑕指而加刑罰也群臣乃以經赦而求瘢痏[illegible]
戾欺陛下此可痛憤者二也冒居高爵濫叨重賞之人
民之所疾惡之可惡可恥視今裁抑果行彼將毀爵之意
乃今啟陛下以姑息將濫之說指爲安民和衆之德乃
累正不相得矣臣愛陳政之際是以恐動陛下以爲民
不安衆不和數當置而不問此其可痛憤者三也指濫
之徒僥倖得志脂於衆寵觸感於政和大獲於宣和
皆厠府權臣閹官用倖而已其苟賤趨事比於奴隸者

所不問捨是則聚群交結誅求應副皆剝削吾民膏血
者也乃使之享高爵居民上以治民其奉法循理之吏
不問堂除吏部差注爲所侵奪動嗟留路今幸裁抑此
吏必快望矣未幾又之此可深惜一也上皇去久更新
事務盡獨未及此豈以爲不當澄汰哉蓋以此遺陛下
一舉而空之耳天下耳目也陛下即位臣僚再三言之
陛下亦再三聽之宰執亦再三奏 聖旨矣今宰執
不以退有後言爲非不以反汗爲嫌用意巧密持說堅
牢以撼陛下恐陛下獨未察其情遂爲之降詔命前有
盡旨悉反爲臣所惑者不惟寵倖之流報復於志惡天下
之人濫爲補投之說此可惜深者二也昔宓山等伯氏

駢三百飯蔬食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薨立
涕泣而平致死夫何故奪之廢之得其當故也今群臣
不惟其當與否區區以避怨爲事使陛下不得專黜置
予奪之柄臣竊未喻伏望察臣所言斷然以疑收還詔
命俾有司尊守五月九日 聖旨施行內有顧改任及
依進納正官法兩項綠韓官則有多少職名則有高下
有元係選人而改官有元係白身而受命輕重不侔恐
難限以兩色欲望更委三省詳議抑臣嘗觀唐之斜封
之濫啟罪之者姚崇宋璟也後往淮其聽素以爲言而
太平公主主其說於內復詔才量敘用而姚宋尋亦斥
逐使姚宋在位敘用之詔恐未遂行也昨者裁抑旨揮

昔宰執登諫書言矣今復更為浮薄異說於狐狸之而孤
捐之乎前後異詞是非混雜坐致今日 上累國體
伏願斷神衷察取進止 十三日 聖旨蔡京蔡攸王
黼童貫孟昌齡朱勔李彥楊戩前以特旨獲賜人戶田
土屋宇等今失所今來如有陳狀論訴之人仰驗文契
如委是論奪並與給還却拘元立入官 宣撫司經制
司黃迪應援太原於文水縣潰散之後逃遁不出至今
聖旨立功贖罪令黃迪召人告捉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臣聞
漢田千秋以壹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單于曰漢置
丞相非賢也一妄男子上書得之矣蓋如非其人取笑
四方夷狄或如是而責其撫百姓鎮四方亦難矣臣

謹按少宰吳敏不才而善為姦謀而好任數又其天資
險佞違於眾說而若異人之居審物自童幼得為蔡京
父子養於門下側媚日益親附方鄭居中作相與京
搆隙攸提敏輩列於侍從以示親黨旬日刺探當時
被其中傷者不可勝計姦迹既彰人以棄斥前年京又
子攸復出為惡首加薦引敏知京將敗而攸又李邦
彥齊驅並進於是又背京而從攸吏考其行豈宜寘諸
廟堂以汙宰輔之任伏自上皇禪位陛下即位之初授受
揖遜若唐堯虞舜初無間言敏乃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每於稠眾喋喋自明此敏之罪一也陛下仁孝通於神
明刑四海天下之所共知敏欲以其則子欲令百官在上

皇前則言陛下孝陛下前則言上皇慈播傳中外人心
疑惑此敏之罪二也臣竊累上章彈擊蔡京父子余深
李邦彥等敏極力營護數多沮抑不行或行之不盡使
陛下刑政賞罰不均此敏之罪三也頃侍方臘作過敏
居其州彙挈其家遁於亳社州人因此驚駭不安其居
非者金寇犯闕又首入劄子乞令其父般家東下執政
從官紛然相倣使京師之亦眾扇搖惶惑此敏之罪四也
左司郎官吳敏夫婚姻之家與敏親擢列寺為腹心
而不顧公論此敏之罪五也敏妻兄曾開初除知東平
業壹得除知穎昌敏以東平不及穎昌於是令開與蔡懋
得兩易其任向根為班列職成曾非妻黨或剝將大藩或

將節蓋也不惜爵位以私其親此敏之罪六也敏甞學文
虞中司除中書舍人潤色詔命黃盧中為多及臺臣論
列盧中惡同王黼而文敏力營救不為施行其罪七也
敏頃嘗為燕瑛為廣南漕臣交通情好蓋非一端胡直
孺為發運使時敏寄居真州千求請謁靡所不至瑛與
直孺皆以交結匪人言者彈劾雖不得已而罷去時以龍
圖直學士與銀安撫其罪八也居真州不能擇交而與
贓污罪人石悈宴飲游從近乃召成赴闕士論大喧其
罪九也太學官吳若上書論其罪初則怒而逐之日
下押出國門是此金寇初退城外剽掠未息若無投宿
之地竟卒其為亂矣所拔耳即復其職果出於誠心

乎太學生陳東上書言攸其罪初則欲加以重辟既又
命之以官作威作福喜怒自己其一罪也其他罪惡未
暇悉數攸自知其才不能以當大任中懷愧怍不敢舉
頭仰面以見士民衆皆侮笑之不敢入尚書省判狀治
事自當軸以來不得已而過省者纔十數日而已方今
國家多事外則夷狄交侵内則綱紀廢壞雖賢有智者
猶恐不勝其責況如攸者他日誤國萬萬無疑古人已
屋大柱小可寒心正攸之謂也臣愚伏望陛下念祖
宗基構之大披采群策共致中興如攸之儕速宜擯斥
遲疑不決則國勢委靡中外解體不可支持矣臣不勝
激切之至取進止　十六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伏見

前月二十七日壬戌夜今月初四日戊辰夜以來彗星
見天之東北夫以陛下恭儉愛勤仁民愛物施于四海
不宜致此變異攷孔明天文書皆曰此金賊亡之
象稽之天理雖然天遠人邇遠天象者明儒以為迂遠之說
而昧著明之戒雖以人事金賊殘暴殺傷太甚自取敗
亡似非古先哲王敬天之事以應天變之義又況刑獄未
殄殺盜未平王政未振國勢未張權綱未舉紀律未嚴
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
而未蒙實惠倉廩未盈私家未富要近之列未皆正人
州縣之間未皆良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變而屢
移剽劫姑息之政更多冗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

乎伏望聖斷斧明詔切自警畏内修德以修政進君子退
小人變更弊政蠲除苛擾修甲兵選將帥備邊陲積糧食益
兵恩赦未行之詔除弊源如此之類次第施行庶幾變災為
祥轉禍為福矣願陛下加察焉取進止　十八日連南
夫特駒復徽猷閣待制差遣依舊提舉胡松年高伯振
李璆復右文殿修撰依舊宮祠　二十一日蔡懋責授
昭信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蔡脩蔡儵等並勒停其蔡
京以下并子孫二十三人遇有大赦不許量移布告中
外　二十二日給事中詹大和除徽猷閣待制提舉龍德
宮　翟汝文除顯謨閣待制　王寅潘高仲勝並復徽猷閣待
制依舊宮祠以赦除復也　二十三日左正言崔鶠除直

龍圖閣差管勾西京崇福宮以疾病屢乞休致是命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近降指揮蔡京已下子孫二十三人
盡行勒停遇有大赦不許量移聞者孰不欣快然竊聞
罪莫有大於公議者如京之子絛攸之子行是也京方
專權之際危害國害民絛實助之去年春力勸京復任
事更京之病力攘取耶為死黨私己好惡進退百官
宰相白時中李邦彥坐視而不敢喘息天下莫不駭之
泰行挾乃父之勢竊弄權柄納賄通賂爲利黷污穢居
要路擅擇宴樂閑之處視金錢若糞土然強買國宅專
恣奢侈肆為不修醜聲喧傳究絛行之過惡尤在不赦
令絛郊州居住行洪州安置皆在内地未當人心伏乞

竄之嶺外奏　聖旨除移白州行移柳州庾無分別只
令行下　聖旨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淄州毛孝立
東平府通判呂延前京西運使任禪秀前提舉常平李
瑞愿劉寄並令吏部直注遠小處監當以臣僚言此六
人皆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之假借事權勢力氣焰
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故也　臣僚上言謹按微猷閣
待制趙知趙州李邦朋附王黼最爲親狎能許經事機
要堯善撫當時士大夫多爲中傷黼之設國邦謀居多
嘗語人曰要見字湘滑足立矣說兩府尽語言其巧佞
無取以至於此故自選人徑除校書郎改秩才月數一
再遷遂躋從橐文權直翰苑某宗至吳敏戒而心腹

亦才素與其親者尚以延閣近職領節名府士論沸然
伏望明正典刑奏　聖旨李梲落職罷差遣文乞外補可
依所奏除職讀劉學士知越州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
伏覩街市印賣文字有太學正吳若所上書言臣嘗以
十事疏蔡京言之不勝殺戮至其本末以祈聽察臣
於崇寧間與鄭居中劉正夫等同從班是時蔡京獨
持國正至大觀元年蒙道君皇帝擢爲尚書右丞同與蔡
京爭論政事京意不悅時道君待臣厚且通明堂大禮
京雖怒臣未有以危也才兩月餘臣丁母憂去位既
而居中正夫亦以從事與京有隙而臣孤立無助遂獨
兩遭斥逐流落外方凡二十年陛下即位之初首蒙收

召擢爲宰夙夜登瑞孤忠未嘗敢以一言自明向日之
吾蓋以方京盛時生殺在手中而臣敢忤其意於爲
難今京事敗失罪惡暴著略正典刑矣雖曰言其過
人誰不能是以不復自明至於暴其姦狀自此臺諫
亦悉心奉行若乃京所互害民之政日夜數陳以次
更革此陛下所明知不惑矣學正若猶復以十事留
京相誣也且以歲月考之蔡京於道君朝凡者五崇
寧間京罷政從臣寄將爲御史未嘗有言既乞留京
大觀三年京初致仕臣時承在南京大觀四年京出杭
州臣承劉起長安宣和二年京再致仕臣以病乞任宮祠
宣和七年京三致仕臣以管錀守北京皆無上章留京

之理將從有之例當持與京爲敵之人豈不甚臣之章
以治臣之罪不知吳學正所謂以十事留京果何特
而辯所以十事者果何謂耶且上留京者人臣之大惡
假以說己失詳而爲之回難隱諱自應默默羞愧甘爲
爲名教之罪人若爲無其事而誣出於意外使四方傳
播以爲口實臣又安得不自辨明是以喋喋自瀆天聽
乞特賜照察意以臣誣謗則臣死生幸甚抑臣又有所懷
亦乞因此略爲陛下陳之昔蔡京用事之初惡元祐臣僚
之不佑己也首爲黨論以禁錮之既而京與鄭居中王
黼相繼當國各立說以相傾凡二十餘年搢紳士大夫
除說附會貫緣附成李彥朱勔又請近習道士之來

未有不經此三人除用者況今所有因以進其身則凡
議論之間又豈其附會而以私恩爲恩者[illegible]
一羣士大夫連坐而去者數十百人及其復用則又源
源而來既忠節稍開豈復有意朝廷者故更勝迭負一進
一退者亦二十餘年矣私黨既成公論不伸致國不
綱金戎內侮流弊之極甚於今日所幸宸衷聖明其
今所引用之人自當革心易慮而操私恩勿雖私舍費
勤亦心盡忠朝廷以爲陛下之用伏望陛下審公正之
路塞私邪之門曾用人才無有適莫賞刑所加視其功
罪而無容心於其間使朋黨之論消於未形則朝廷有
安靜之理天下有太平之期是亦播紳之福也唐李宗

閔李德裕立黨以相磨軋播紳之禍四十年不能解文
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後李訓用事素惡其宗
閔德裕之寵乃引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
黨之中遷貶無闕日班列殆空中外震懼文宗爲下詔
開諭群情始稍此不慎之始過也仁宗朝賈昌朝陳執
中畏杜衍韓琦范仲淹歐陽修等亦指以爲黨而相與
爲勝負者二十餘年至嘉祐中韓琦爲相同公念舊惡悉
凡所進用之人不分彼此惟才是用故朋黨之議不治自
消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唐文宗爲戒慎之於始以福
天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惟陛下留神財幸所
有吳敏李書廬劄子進呈乞下有司詳問言之所發訂

有其實不敢逃罪若吳敏學正造以爲此言以相侵誣亦
乞略加究辯以聳觀聽所曾妄言希進之人若蓄書者
託其姓名妄行印造則亦乞治其罪臣衰老憔悴在北
京日三乞致仕忽蒙陛下不次擢用亦欲少效涓塵以
酬造化不意今者吳敏學正欲以大惡爲臣之罪伏望陛
下爲終始之眷許臣解罷機務守本官致仕以全晚節
又臣貫臣政和末以病不痊蒙君皇帝召爲醴泉觀使
以便醫藥疾病既愈因外方軍民以臣若不早加存恤
必有盜賊意外之患遂建議裁冗之議說軍民利害
蔡京大怒侍御史張撲承宣風指上疏論列於是罷局
臣亦和出擬州是時臣居京師不及半年今朝士大夫

皆知其詳由此觀之則臣之蹤跡粗亦可考伏望聖明
詢察許臣罷免全其晚節不勝幸甚奉聖旨所乞不允
令吳若分析申尚書省　二十七日詳定一司勅令所
狀契勘本所見詳定官三員近宣和六年十二月內指揮
侍從官罷兼局例皆罷去見闕官總領修纂祖宗法勅
局多是宰執提舉今欲將天聖勅提舉官呂夷簡夏竦
慶曆勅提舉官賈昌朝吳育嘉祐勅提舉官韓琦曾公
亮熙寧勅王安石元符勅章惇安燾常平免役勅章惇
乞賜施行奉聖旨詳定官差戶部尚書梅執禮戶部侍
郎邵溥大理卿周懿文　臣僚上言竊觀自陛下臨御
以來臺臣諫臣以至學士大夫奏疏上書皆乞誅童貫

以謝天下陛下聖度遜容久未蒙賜臣竊以謂祖宗垂
憲於治安無事之時殺大臣爲當在所禁在後世有臣
亂天下危宗社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況貫留竄刑
餘在祖宗特止營掃除之役豈其所謂大臣也哉昔擅
兵柄殘三十年大姦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不殺而不
可殺者壞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真宗仁宗英宗皇帝之信誓
通萬餘里之小惡殘百年之與國虜后役爲加其表而
不受虜主潛遁猶其微而使擒奚丹舊臣郭藥師入骨髓假
手女真俾之報怨而結西夏共爲敵讎虜所欲入貫猶
趨往太原經紀雲中虜破忻州即捨太原以歸其府擁
載所親兵及兵之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宣撫使印浮

汴渡江淮西去貫於是時何有陛下陛下柰何姑赦之
惟陛下思是狄侵辱之變實生於貫至上皇前月之播
越移陛下父子之情肅邦今日之拘攣傷陛下兄弟之
愛念太祖太宗百戰以得之天下一童貫實危之此而
臣恐太祖太宗含怒於上天未已也臣願陛下奮乾剛
發睿斷即置之死所檻至京師陳百官召六部誅於觀
闕之下醢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真戰士受醢必
踴躍以增氣女真發函必嫌陽而是或契丹之怨稍平
女真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死牖下陛
下受侮四夷貽譏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女真之
兵必未殄也又上言臣謹按童貫以奴隸之資荷不世

之遇浸緣恩寵包藏禍心近者臣僚論其罪惡備載章
疏以其養兵於家備甲於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寬
貸竄投海嶠今者竊聞有司檢校器用復有披掛以青龍
首金裝絲背爲飾者士論傳駭以謂貫之不軌蹤跡纍
白無甚於此伏望斷自淵衷正其典刑天下幸甚奉
聖旨童貫罪十首惡爲禍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候勅
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援命東京辭晝開而惡之家中
有龍虹之物務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訖亦可告諭中
外乃差御史張澂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
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賞送宣撫司軍前一行
人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以降旨揮送吉陽軍編管見

隨童貫子孫仰張澂交割與所在州軍遞差官員多差
級管押前去　臣僚上言童貫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
以謀王師建燕復之議經營十年中國虛耗招納叛亡
充斥州縣卒至生靈塗炭奉　聖旨趙良嗣可令廣西
運副李昇之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賞送
宣撫司軍前令開封差得力使臣一員齎令來處分將
帶行刑公人赴李昇之處使喚并取首級回漏泄者依
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萬安軍編管　二十八日
聖旨卽位之初未有論列蔡氏者李擢首先論列今李
光謂召擢不當殺爲蔡氏爲地送吏部與小郡蔡佃移
送梅州居住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竊觀奉天陛贅

制書貳人伴夫聞之無不感動流涕封教作郭慰遐將
傷痍者語切而理勝有補於時今國家多事兵革方興
而得言語侍從之臣難放輩高文大筆誕揚德意伏見
朝廷賜顏岐出身使為中書舍人岐之名迹初不聞於
人及賜出身居於詞掖人以疑駭今為書命動輒乖謬
士夫傳笑以為口實播告四方有累初政蓋其之為文
初不知句法文律古今所承用者但肆意妄言不中繩
約多或冗長少或不足是或過實是或失真固不足以
潤色皇猷鼓舞天下其有害於理者臣請言之除吳敏
之中書舍人曰知世學美節潤色於絲綸此用杜甫詩
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乃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語除

靖康要錄　卷五　廿三

孫傅侍讀制曰朕念元子出就外傅從學之始左右前
後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東宮官
詞傅已兼宮官又兼觀讀而為此語豈非昏謬之甚乎耶
郡守張沉宜化也懷抑翟安國再任乃曰宜沉河內衰起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眞定乃曰
增重運籌之勝至於可怪之語者除程瑀正言曰送龍
使金士望任休許翼衛萬太子論德曰心靜身安李旦
西因員外郎曰窮通塞窮之郎指陞起工之郎王雲以
守曰昔白璞潤之詳義特在國之寶其詞不典如此余
何趣以代言之任當今能文者甚多何必用岐汗污詔
語伏望其罷職事所有賜出身告揮乞不施行奉

聖旨顏岐罷中書舍人　臣僚上言自蔡京當國所引
以為輔臣者皆其姻亞死黨同為欺君誤國之姦無復
忌憚忠利社稷之意如林攄者傳以姦回志在謀利平
居言論風旨唯京是從於是盡壞祖宗法度而人心離
叛夷狄外侮矣雖京既廢而攄不已在鄉衰王黼而羽翼唱和
同惡相濟論攄罪惡不在京下伏望聖斷念祖宗二百
年艱難之業壞於此輩之手其林攄謫與思數乞行追
奪以詔列臣奉　聖旨林攄追惡為節度副使　二十
九日左正言程瑀除屯田郎官　臣僚上言伏見少傅
鎮西軍節度使提舉京師西崇福宮余深乞守本官致
仕奉　聖旨依所乞守官職致仕臣聞可以罰可以恕

靖康要錄　卷五　廿四

罰之足以懲戒於萬世雖堯舜之聖不敢不罰也舊相
去位十年忽以老疾自稱罷以得納節鉞守本官致仕
在他人之小有罪者陛下猶可恕之如罪可矣如深之
致位宰輔皆由蔡京國父蔡京而將之陛下安可不
罰以戒將來臣子之哉乎昔有懷素者以邪道蠱惑
妄言禍福蔡京呂惠卿師事尤謹出入閨門晝夜無間
至汙其婦女而不可訶也京前後尊崇懷素詩衆甚多
浙中多勒碑流傳其後有告懷素謀不軌者京亟命采
昇往漕于浙毀碑以滅已跡比昇至浙碑未及毀而惠
卿先以墨本六十通持以告京罪亦已罪蓋同惡相持
情狀詭怪有如此者將深為御史中丞與開封府林攄

皆京死黨也京以懷姦事付之乃叙中洪迺事有干京
者深攄二人力為掩覆又教言及京者必在黃棄之中朝
士庶皆能道也京既幸免叙其盡力深攄璣遲俱至執
政深作宰執前後八年京之姦謀詭計無不干預始終
朋附無如深比天下公論罪蔡京得力之多者深為第
一攄為第二夫敢隱蔽大臣交通不軌之罪而助成其
叛人臣欺罔之大無過此矣若不因事以正典刑則亂
臣賊子何以為懼今學士之優職侍進之崇資豈可尚
使叨冒為攄者歸之深也奉 聖旨余深觀文殿大學
士致仕 吏部尚書吳居厚乞將吏部四選條例編纂
成冊鏤板出賣以杜吏姦奉 聖旨依奏

嘉慶乙未八月十七日燈下校

靖康要錄卷八

八月一日聖旨陳瓘子正彙可與一初品官 二日聖旨葉令
洪州居住 臣僚上言蔡京出焰方熾之時有吏爪佐屬之人
平時屈賤況於下伍為民蠹亦乞以衣冠而爵祿之既而授職
遂秩為州縣親民官者不可勝數今有南劍州叅通判者昔
居鄉為木匠今南劍人以通判侍士呼之蓋其取侮多矣貪汚
狼籍所至有所迎屐處括貴誅求無物不嗜欲乞
兇殘行仍詔諭諸路監司凡州縣吏有係蔡京族屬姦
官不適世務與為姦者並具名奏放歸以清仕列奉
聖旨蔡倖特勒停餘依奏 三日詔同權院事种師道
前去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李綱赴闕沿路巡視防

守之具獄撫閣待制折彥質宣撫司恭謀官 臣僚上
言祖宗以來天下禁兵皆使之習攻守戰陣之法挽強
擊刺之利至於校夫皆習也用心專而藝能精近年
以來上之帥臣監司下之守倅將副多違法徇私使禁
卒習其巧藝能之事或以組繡而執役或以機織而致
工或為首飾玩好之事或為塗繪文縷之皆公然占破
坐發教習名籍卒伍而行列不知身為戰士而攻守不
務至有因緣請託升遷階級或在家人之上遂使藏門
武力之士困於差役之勞末作苑身之人復享安閑之
利所以兵陣教習之法日廢工匠伎巧之事日多兵政
之隳一至於此不可不改役乞除廂兵合用工匠外若

有尚襲故態敝欺占破禁兵爲末作者嚴行禁止奉
聖旨依奏　五日司封員外郎許亢宗除起居舍人
太宰徐處仁等言天文見異即驗實尽係章執政非人
宜自枸於司敗存若葉封之懇未行策免之誅尸禄爲甚
眞錫何所伏念臣偶緣之之四預政機雖有體恩未著
注之憂國略無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
宸衷之儆戒青言實變敢復逃刑晏猶蒙以自求終罷
闕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
變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
原大異之來孫皆具臣之所致博求碩佐共修五事以
承天毋循空文徒使百官之辭助挽合答應天消變條

没之後與其引咎以塞責孰若和衷而圖治所請宜不
允　七日臣僚上言竊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求直言闢
諫諍獎臺諫優容聽納期以辨正邪明國事不使憸人
並進以亂忠直誠中興大業汲汲願治之真正也然巧
言似正大佞似直懷姦飾偽之人陽爲正直而陰挾邪
辟以害陛下之初政者臣不敢以私恩而廢公議也謹
按朝奉郎李光操邪枉之心爲諂諛之行趨走蔡攸之
門傾心死黨附麗權貴左談右說欲保全蔡氏父子方
京之未責則鉗口而不言及京之貶西都也知天下之
共懼讒而未伸語曰須置京於湖南上下夫以京之故
惡天人怒怨雖至於兩觀之下未足以快天下之望而

光欲鼓惑人聽阻塞公義是欲以杜士論臣論其不自
量也甚矣爾後不得已竊陛下之意伺臺諫之評方始
共論蔡攸尚肆回護以爲大臣黨與蔡氏蓋不知黨蔽
之者實光也自光狂簡兩攄而任侍御陛下於光則厚
矣光不思盡忠報陛下萬一而知止歸恩於私乎陛下
稟堯舜之聰明覩此憸佞輩以己灼見其用心肯姑務
涵容以伏彼華彼豈知天心之至仁哉乃覆出爲惡尚
欲與蔡氏爲地公肆狂言動搖國是挾姦罔上誠如聖
諭聖恩寬大猶欲畀之民社彼民何罪焉公議沸騰罰
不當罪伏望早賜竄逐使天下曉然知懷姦之人有不
得幸免者奉　聖旨李光送吏部與遠小監當臣僚上

言臣聞姦臣假爵祿以示私恩佞人懷私恩而忘公義
惟知植黨莫知報君惟知徇情莫知忸國宗觀以來比
風尤熾末流之弊幾危宗社陛下嚴姦懲惡壞群散黨
銳欲邪佞於正直之域變態諫以忠義之風虛佇求言
傾心聽納可謂至矣而顧私恩援公義者尚爾也謹按
新除屯田員外郎程瑀以瑣瑣之才陛下亟擢諫省造
膝之間聖意優容眷顧可謂厚矣不思盡忠以圖報稱
而交朋之私是重君臣之義乃薄究觀操蘊灼見朋附
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伏望睿斷竄之遠服　奉聖旨程
瑀送吏部與小監當日下出門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
見中書舍人晁說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曰

讀爾雅而廢孟子且曰國家設科以孟子配六經孔子
而學者發言持中於孟子而略乎論語固何說哉臣竊
謂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漢之大
儒無過於揚雄雄之言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也
孟子異乎不異又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
之亦允蹈之唐之大儒無過於韓愈而愈又推尊孟子
以謂道者堯傳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
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功不在
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本朝大儒無
過於歐陽脩蘇洵與其子軾轍曰孔子之後惟孟軻最
知道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毀刻斬絕之言

而其鋒不可犯軾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
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
詩而長於春秋矣又曰晚而讀孟子之書而後得乎百家小
說而不亂至神宗皇帝崇尚儒術尤好其書故以之設
科取士夫以揚雄韓愈歐陽脩蘇洵蘇軾千餘年間所
謂大儒者數人而已皆以孟子之道同於孔子稱曰孔
孟說之何人乃敢非之說之本非臆說彼史初無學術豈
知孟子若以孟子爲非則不敢非六經六經者何事異孔
子者何說既不如此乃以爲百家而黜之此特見今日
不盡用王安石之學而安石嘗自比於孟子崇尚其書
遂使孟子亦得罪焉其趨時遇事議論不公如此不惟
欺罔聖聰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增益臣恐
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使後進相習成風妄意輕詆
經術之文無所不至害教甚矣願陛下詔東宮官依舊例
而之暑皆罷太子詹事奉　聖旨東宮依舊讀孟子
九月　聖旨星文見異適當暑月止御便殿令以節朝
可避殿減膳事以稱畏天戒之意　詔以變異稱聞從
官具民間疾苦以聞降詔寬恤施行十一日臣僚上言
臣竊見祖宗開基以不殺取天下以當事然無大故之
處今七十年雖三代所不何以異也自崇寧以來群小
用事變亂祖宗之法故天道逆於上地理崩於下人倫
廢於中甚至草木禍變見出欲望天下平治不亦難乎蔡

京散法度壞人才於內而毒流四海繼之者則有王黼
使天下無行之法無可用之人童貫啓失政因將士於外
而害邊郡繼之者則有譚稹致使天下無可任之將無
可戰之卒朱沖備禍於平江子勔繼之而又甚焉浙東
淛西罔不罹其酷禍剛造橫於西城李彥繼之而又甚
焉京西京東罔不被其虐是以內則盜賊蠭起外則虜
騎深入豈無事而然哉鑒太上皇聖明悔禍自救害民
之事降詔遜避去而傳位陛下今事雖已往然陛
下爲民父母獨不追咎之乎蔡京童貫臣僚論擊章數
十上其罪狀言之詳矣而朱勔李彥罪惡尚未得詳焉
臣竊知之不可不論朱勔以奸悍之才資剽刻之性陰

與蔡京結爲死黨其在兩浙也託御前生活爲名恣爲不法交通宮禁無復忌憚初置局於平江搔擾州縣涉虐良民民不聊生無所赴訴於是方臘因之而起幾于數萬以朝廷之靈經白然後撲滅其所殺傷可不勝紀二浙爲之一空勔於此事已當罷首以謝百姓朝廷不惟不加誅戮而任用之意愈甚於前天下聞之莫不扼腕勔之進奉也掠奪民物高估不直悉從官給徑以入己而民戶未嘗得也拘占諸路糧綱以載花石之類官舟既不能足又取商賈之舟以繼焉一舟所載不過松一株或有兩竿糧食腳乘之費數百倍於松竹矣然所支者仍朝廷之錢所以奪於民者用朝廷之勢也所以

般運者以朝廷之力也事皆出於朝廷民力而獨曰朱勔進奉豈不悖乎朝廷不覈其實徒喜進奉之物實其進奉之名於是建節賜第婦女栄子孫皆得顯官則歸勔怨歸朝廷凡今之所謂進奉者率皆如此甚可歎也凡民間一花一竹無不遭勔搔動而所費百端至於破産亡軀故浙中人戶以名花異草珍奇歎爲不祥之物有剗急除之民心蓋亦可見勔又陰操國柄進退士大夫有識之士爲朝廷寒心而無恥貪冒之徒競出其門至爲侍從者多矣李彥天資狠愎聲焰薰灼朝廷家交王黼相爲表裏其在京東西也以西城所爲名恣行威虐凡民間美田使之投牒陳告皆指爲天荒雖有契而

被謫斥者亦不可數應民間花木一經黃帕封記之後或誤致損壞則使以大不恭之罪加之是何小人敢更皆恥富貴逸樂而善人良民猶被困苦可不爲大哀乎此義夫節士所以太息流涕爲朝廷痛惜之也嘗謂勔彥梟殄天物害虐生靈聖人在上必殺無赦其因之至美官者陷民之坑穽伐國之斧斤因勔彥而被毒者實可憐憫今彥既以死不得顯戮欲論不赦臣愚欲望陛下將勔彥明正典刑其京西劉寄任輝彥董耐李士渙王滸等各逐竄其免身已者自可追奪京東毛孝立王随侯祥江惇呂拯錢叔等未經竄責者亦望依此施行其陳告天荒之人及乞括瀆地白首投狀承節郎

劉文等悉行編配庶幾以謝天下其因近勔彥被罪者許自陳訴如潁昌府錄事張光遠不應副李彥取竹遂以家將藉沒其家又畏禍搜勘百上爲十惡大不恭奏朝廷止特勘得強屬無辜亦乞改正如此則寬濫之獄得以昭雪亦足以感召和氣消弭災異臣之區區言此者不惟欲陛下正勔等之罪慰無辜之民欲陛下知玩好之害不啻蛇蠍可爲將來之戒然陛下躬行節儉視民如傷菲飲食者思衣服陛一物以所共棄此等之患蓋防微杜漸因事陳諫乃臣之職也惟聖主裁擇又臣僚上言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古人忠憤之言也今逆路之人皆能道之蔡翛朱勔之黨父子之間而不及

爭捨財貨而利狐狸者也故納交結朕勔父子之罪觀
國財如糞土惟恐勔家大小之不富救民於戚惟
恐勔家奴僕之不悅也章之自富於據邁而自崇於威
勢者又未易勝言也漢嘗遣長安明有稱揚蔽匿之跡
而刑誅不及臣愚今質諸與論謂先正朝狼之罪而後
加李士淵王澥等狐狸之誅又其屬有曾訢許珪劉應
王淙吳子奇王子獻宋憲等嘗與淵澥同科亦不可赦
勔曾孫章見別作施行外奉 聖旨劉奇任福勔呂延
毛孝立李士淵王蒞江淳錢枚宋憲王子獻各特更追
兩官曾訢許珪劉應吳子奇並令吏部與遠小監當 聖
旨應緣獻納錢物補官並臨納錢物改換前名不許進

納之人並合作官户及理選限申明天下 侍御史胡舜
陟言奏訢閣六月初四日蔡京與其子攸至江寧府十
四日攸猶未行知府李僖奉事愈謹一日而陵有檢閣
十人從京屢變法公庫供饋絡繹不絕須索追呼騷動
細民昭沒其財詬罵於道而僖差兵捕商一郡為之罵
沸又差禁卒數百人護京攸家屬復與買宅為久居之
計夫京攸得罪於天下陛下赫然威斷竄之南荒而僖
乃奉待如此但知蔡京不知有朝廷若不真僖重憲示
之好惡臣恐南嶺守臣効僖所為供張將迎使之遲延
不進則朝廷之威令之沮矣況僖阻流僧下素以高資結
京攸而竊法從奉 聖旨李僖落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

州明道宮 十四日右司員外郎陸長民放罷以臣僚言
言押綱使臣徐燕納濕米麥送臺鞠究而長民折簡於
使黃少卿黃顧為之受納顧罷知楚州而長民放罷
十九日 聖旨六尚既以罷其格內歲貢品物萬數極
多尚為害民非祖宗舊法可並罷 朱載上贈徽猷閣
待制 聖旨楊時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除職累月經
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可特改除制仍舊宮詞 河東
察訪使蔡懋申都統制折可求等與金人合戰潰散兩
陣人馬那回退汾州團結奉 聖旨折可求降兩官差
遣依舊張思正等令李綱更度節降等官資依舊軍前
使喚責以後效 聖旨應退功往 恩不得時刻滯

聖旨出戰士卒除臨可行下諸處常加優郵不今失所
聖旨著作佐郎劉岑借太常少卿充計議使差奉使
使大金國大元帥開門宜贊舍人馬識遠副之宗祖澤
正少卿奉使斡離不軍前李若水借秘書少監奉使粘
罕軍前副使並令速差限七日起發李若水改名若冰
劉岑日下出書試院並請從節故也 二十一日徽猷
閣大待制王雲借禮部尚書充大金國和議國信使馬
識遠充副使劉岑改差充大金軍前和議使同望依舊
充正旦國信使前差李邈擢旨揮勿行所有計議使副
並改作和議 聖旨陳雜因言蔡京被罪殺于袁所近
日贈諫大夫二十三日王雲除刑部尚書日下供職

節度嚴中山府路安撫使　二十四日太宰徐處仁依
宰吳敏論事不協紛爭上前有旨吳敏觀文殿學士醴
泉觀使　中書侍郎除少宰制曰周室任賢詩稱吉甫
中之維翰漢朝論相史冒稱丙魏之有聲皆諧布世之
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疆埸未靖輔佐罔功爰得真才
付以樞柄僚庶之休戚寄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聽
予明告正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唐恪器識閎達德宇深
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召從外服
智略聽揆於朕前揚歷政途風采思聞於天下淳實忠
義之節惠憲文武之姿爲時顯人宜膺大拜肆陞華於
右揆仍兼秩於東臺申衍爰可敉政必資於戡難多事

莫甚此時尊莅益謹當求善策念民力之已困恐國勢
之易搖修政事以同乎保護傷財以消民力毋殫財而
益賦毋瀆武以貪顯功役患之可虞在措置之是戒予
違汝弼汝言予從毋忌戒和衷永孚登可特授少宰兼
中書侍郎　制曰國治有要在人主實惟參貳之任兼
弼則朝廷爲用故相眷予上宰以預政事機謀獻國著
於事功能貌務全於終始延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
夫少宰兼門下侍郎徐處仁嚴重敦龐才猷靜能當年治
郡素高黃霸之風晚歲移民切隔華宰之政比時雅望
進列家司化稱老成庶殫忠懇以圖濟艱難之日乃嗣
堂叶贊之時不知過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固寵之可
否之私濟惟同之是聞厲患未學念等陰之可惜機會
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興議章奏之列叙
其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陞秘殿祁祠宮之優逸昭
命數之隆崇併衍支田中陪真賦於戲任舊以共政朕
豈有意於退遠詢黃髮則罔愆汝尚無忘於人古往祗
予訓其體眷懷可依前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　制曰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
難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以久扈
宜曲全於終始爰有明命毘予大廷通議大夫少宰
兼中書侍郎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閎達高文足以華國
純誠足以濟時頃上皇貽訓過譽從臣之進退

作首揆路之崇藉爾孫忠輔予大業方愈擾之未靖顧
宗社之可虞有層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鼎之懼爾乃
玩歲而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施之鈆刀
之一割嬰稽徒指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喧亟剡章而
避寵宜解烝司之重任就陞祕之隆名均逸真祠併昭
異數於戲階勞以事尚眷翁之可觀益勵乃忠相嘉猷
之未替往祗休寵勿忘壯圖可特授觀文殿學士醴泉
觀使依前通議大夫　尚書右丞何㮚除中書侍郎
禮部尚書陳過庭除尚書右丞　開封府尹聶昌同知
樞密院事　御史中丞李回除簽書樞密院事　諫議
大夫呂好問除御史中丞侍御史曹輔除諫議大夫御

史中丞李回殿中侍御史秦檜監察御史范宗尹陳述
等奏臣等早來上殿其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爲不和事
雖迫於公議實出愚忠然言詞肆上干天威義不敢
安於本職謹各家待罪以俟嚴譴奉 聖旨放罪令供
職 孫覿除御史程振除開封府尹並日下供職 二
十六日臣僚上言臣等歷考自古興之君商高宗則傅
說周宣王則得仲山甫漢宣帝則得丙魏王相協心相
與治國故能伐鬼方攘戎狄單于稽首稱藩載之
經史不可誣已至若唐肅宗復兩京迎明皇非不大有
功也而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譾肅宗之治因以不
振稽古之士於此皆之伏惟陛下勤儉之德本於生知

緝熙之學殆於日益蓋於商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
唐以下皆不足數然自即位以來于今三時邊鄙未寧
黎元騷動興滯補弊之効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
人乎謹按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
備位政府搢紳藐其速化而不聞其有善譽也自金人
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位首相蓋將與圖天回下
之務取生民愁歎之弊而盡革之而局陋不知大體
智識滯局不通時變皆不能允百揆庶績以副具體
之望太宰之職可爲居乎謹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
聯親議逆以辟雍私試高第入仕因與京結爲死黨在
上皇朝搢紳目之謂在劉昺林攄之右上皇內禪肅志

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數而敏因蔡攸剌得密旨乃貪
天之功以爲己有叨處二府竊據相位使其勠力自贖
猶或可容而以傾濟姦以私植黨凡其施設悉効蔡京
意在專權固寵處仁之猾猶能識之二人因以不和而
天下之事遂致不決每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一吏
不恤祖宗社稷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惟務己言之勝競令夕
設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
而終未有以慰其心也方今北虜猖獗重兵壓境河東
之役節老糧匱爲天下憂日甚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還
穫民之事益繁愁怨並興上天見異穀未及穫戎蝗藏
室而處仁與敏傲然自肆略不引避意在歸過人主殊

失愛君之義則以小忿交爭鼎坐之前大臣之體得如
是乎臣等採之輿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敏誤國負君恩
罪在不赦陛下俯念祖宗創業艱難之重上皇罪己傳
位之心不恤四海蒼生翹首想望之久亟罷二姦別加
選任庶幾中興之業不愧於商周天下幸甚奉 聖旨徐處
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並放謝辭疾速發赴新任
刑部尚書王雲使斡离不軍侍衛親軍馬步指揮使曹
曚副之齎三鎮税之數 二十九日新知東府徐處仁
言衰老無堪乞致仕或乞宮觀奉 聖旨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陝西轉運司奏體究到知京兆府盛章修成學士大暑役
民違法不公等事奉 聖旨盛章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萬

州安置　聖旨民力久困常宜撫卹應措置使不得搖擾民戶使被實惠　是月福州兵將作過殺知州柳廷俊就招安遣赴塞上勤王其將副劉豉姚成等不能彈壓兵級以致作亂至南劍州能捕擒首惡之人奉　聖旨將官許以功贖過其餘軍兵並特放罪　劉珏胡安國並除中書舍人日下供職

靖康要錄卷九

九月一日臣僚上言伏見蔡京王黼當國除授出其私意轉用爵祿以示私恩此弊不可不革乃者張志胡松年以利物巧事王黼而竊法從當時中傷善良傾擠同列人皆畏之滿伯振與黼有舊使為司諫三年俛首柴黙自同寒蟬乃無一言及於政事間有論奏如太學類齋私試程文而已士大夫至今鄙而笑不已李珍則蔡京之死黨較儇無行專事口語在其黨中號能幹辦事欲是宜竄斥終身不齒者也今皆復修撰中外惡之馮王竇乃余深上客諂佞無能略與深同嘗為侍御史無所建明其才可知矣柰何除太常寺少卿凡是數者不當人心物議沸騰奉　聖旨張志胡松年高伯振李珍並與復龍圖閣前除修撰旨揮更不施行王竇與郡　三日臣僚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威頓衄太原之圍至今未解仰勞聖宵旰之憂益壯戎虜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為名將練達虜情洞曉軍律擁數萬之眾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發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樞密院事許翰儒儒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出令責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使下雖以保其盡忠然師中含恨地下而翰之罪固未累

白臣實痛之使翰百輩在朝何所云補而失一節中所
係甚重謹按翰始豫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爲死黨陛
下踐阼之初叨除御史中丞未嘗以一言及其京攸之惡
而與僚屬議論邪委曲開諭以一身庇之又欲使其僚
亦不復言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婿陳求道爲臺
屬求道以告許其罪雖陛下灼見其姦不復用然士論
尤爲不平殲逆樞府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謁告累月不
出今者尚以延康祕職出殿近藩且翰在言路則黨惡
庇姦以欺君在樞府則妄作生事以誤國迹其罪狀夫
豈勝逃伏望聖斷重賜竄斥以爲懷姦罔上之戒少竢
師中將士九泉之寃奉　聖旨許翰落職宮祠　五日聖

旨即位以來拔逆起廢康翁兩黨以厚風俗邪說之詐
是舒擢爲侍從典職東宮數嘗面論皆出親選今乃視
大臣歷黑以爲去就懷姦狥私殊失事君之義可並落
職與宮祠免謝辭　知揚州吳敏提舉亳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當罰者是非之所
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爲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
則是非倒置無所懲勸矣伏見前宰臣吳敏因上皇有內
禪之意遂乞傳位于陛下曾未累日致位輔弼自惟年
少恐不能協副衆望乃招致賢能張大聲勢當時是也
人皆稱之及我馬既退浸生驕傲贊助之功恒謂無所
忌憚邊防之急不復經意將師之任不復關懷將甲遲

緩而不預爲之計糧食稽遲而不早爲之所艘運失時
蠹害爲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
不能濟事而敏乃怡然視之如平時可不爲之寒心哉
以至於舊臣則抑遏而不加牽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
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僚之章疏
亦且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於已者喜之不問愚知異
於已者惡之於是士大夫失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罷
已爲晚也敏雖罷相猶爲觀文知揚州當江淮之衝素
號繁劇而觀文冠於祕殿可遽以授之哉伏望明其罪惡
以正刑章爲後世臣子之戒　臣僚上言竊聞李處遜
而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子一

弟未知所立其心之將取佩刀自向魏王泰無已抱持
以免乃立晉王大事方決雖英乎時英略如此一爲多
愛所牽不知自處乃知自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無纖
芥　次者誠天下之難能也伏覩道君太上皇帝去冬
翫然以大位內禪於陛下不問謀宮闈臣不詢群臣使
神器永有依歸其賢於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聞
上皇倦勤之意甚久姦人多慮用心不臧不肯宣露者
將有所待一旦上皇陛下以開悟攸知事勢已定又自
度父子稔惡平時內憚陛下剛明遂援其語於吳敏俾
之建白攸又贊除敏爲門下侍郎其處患深矣敏不白
陛乃據爲己功群小交口稱道爲有定策之勳茲實發

聞偕當時上皇意未肯行王雖不吳敏何能爲哉敏即
貪天功以爲己力又德蔡京所授之語惟思報蔡氏之
恩略不顧君臣大義雖言章交攻京攸之罪而敏極力
掩蔽斥逐臺諫招引黨門以爲其助迫不得已凡三四
貶竄僅能置京攸於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姦乾剛之
斷投京湖外竄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竄遠方以京不及道
竄而卒死尤大不慰天下之心矧有不歸咎於敏者方
金賊犯順李邦彥欲和吳敏欲戰以和爲是雖三鎮之重
遂欲棄與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爲然雖知師中逐
賊出界不以爲功王稟括棟北歸未見書以議退征賊
遂沮其議又辭潛浙可求敗卿逐復請以使遣歸加其

失機會一至於此太原之圍殆半年未解河北之賊既去
復來爲害方且徵河北諸將聲言欲燕其謀謀議圍又不
如此言官前事稍涉蔡氏之黨則置而不行進用之人
稍有蔡氏之舊則力加提引惟勸京攸專權蹊壁不知
先國家之急又數與帝黨交相矛盾懷姦稔惡柔佞險
狠未見其比投之遐裔尚恐未塞人望觀文殿名宮祠
優職豈宜畀之奉　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吳臣直
徽猷閣浙轉運副使程昌㝢落職送部與合入差遣以
臣僚言昌㝢初由小使臣諂事魏伯芻寅緣交結王黼
李邦彥朱汶結蔡京冒濫官爵故也　六日　聖旨濟
王府贊讀吳貴之宗子博士吳爲係前知方城縣並可

金州刑曹鮮于𠃔朝奉郎呂言問新判西京國子監王
靈皆一時之秀可召赴堂審察記羽對並與升擢　七
日　聖旨令葳方元若江瑞本李彌遜邢倞並與郡免
謝辭　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兵馬都鈐轄劉信言八
月間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與師入寇斡离不之
衙十四日入寨徵以衆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趨中山
而攻真定帥臣轄察使李邈措置乖謬至九月六日賊
逆登城邈不能死爲賊所得而因之時以臣爲都鈐轄以
兵守北壘夜得敕城上先將賊攻北壁盡力拒之至是
賊仍移攻東城邈復趨救往還之力攻兩日一夕潛移
攻其西遂得城北城中不知也黎明賊乘眾擁梯而上

城遂陷臣猶率衆巷戰麾下稍稍亡去僅領其弟曰我
大將也其可受擒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殺出而請罪
皆爲賊平遂之孫代罔山亭中辭京絕粒而死　九日
臣僚上言蔡京於吳敏之藏蒂蕃道遂至長沙而卒載
與不職矣不畏敦之且於言事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
地抵掌而嘆者紛然蔡攸之罪不減乃父敏乃置之雷
州雷雖其最南其地瀕海絕無瘴土風不異於中州
此吳敏之私意也今若不竄之海外無以慰人之罪而
服天人之心矣使若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奉聖旨
移萬安軍臣僚上言近嘗論列吳敏援蔽上皇內禪之
德當投荒瘴之裔以爲不忠之戒陛下尚存体貌止令落

職呂祠罪大責輕未協物論且陛下自即大位屏出宮
嬪不通聲色近以星文譴見減膳避殿以消天變憂勤
恭儉前古未聞敢身爲宰輔自當仰体陛下至誠惻怛
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報國通者重造金器數百千豈
婢妾二三人以共讌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斯而已本石
肺肝略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故內外
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但笑而不答代望
進退雖未足償誤國之亡過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
色必奉聖旨　吴敏責授同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奏乞爲故相祭高爽乞太常覈
謚命詞臣撰碑奏　聖旨依奏碑額候當親書　侍御

史胡舜陟奏臣觀漢以來御戎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
備曰征伐曰羈縻曰歸附因時而爲之和親守備則
施於夷狄强盛之時漢高祖文帝是也羈縻歸附則於
夷狄衰弱之際漢宣帝光武是也至於征伐或施於强
或施於弱必先之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鋭我有萬全之
勢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舉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
國家承巨姦誤國內侍持之權彼海內虛耗帑藏空竭
軍律不振士不爲用而金虜乘其肆猖獗長驅卒中
原圖守乎已難而我動天下之兵剝四海之財不能少
挫其鋒此列夷狄强盛之時也彼强我弱攻伐不可復
用而朝廷急欲解并門之圍不度彼己王師輕動於

是种師中敗於榆次解潛敗於南關折可求敗於汾州
川劉仲元敗於大安驛是犯不韙自取挫衂以漢高祖
之神武而又有韓王猛將不世之才破秦項猶於橘猶
甘受冒頓之困不敢與爭校乃知夷狄强盛制之當自
有術不專以兵也所謂講和與羈二策誠今日之先務
朝廷已遣三使往議和好可云善矣更無自此並用二
策善之善也伏覩今日命將出師急援太原如救焚援
溺其勢可謂急矣介胄之士孰不欲踊躍而前捍御之
士孰不欲扼誇昏戰然兵家善教見可而進知難而止
不敢必也苟有不進必之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
失將士徒兵卑氣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適足以取自斃

之道兵潰卑寡則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慮臣願陛下以
漢高祖爲法與之講和漢文帝爲法自爲守備詔宣撫
司別擇諸將火數且擬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銳
氣使彼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奇取
勝天下幸甚昔忍敢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幾
擒頡利於北闕下夷狄盛衰無常姑含垢忍恥以俟之
未爲非也臣自聞河東失利朝夕深思竊謂計無出此
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行之　奉聖旨
令劄付諸將　十日臣僚上言謹按王安中自尚書左
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意重矣措令無材可辨邊事
至如賊勢强弱與邊塞情狀遲頂奏聞使朝廷灼見利

害審廷取舍早為捍禦之策而安中晏遲童貫專務蔽
欺終不端言其事數奏祥瑞誣罔諂諛以固寵祿養成
邊患一旦虜騎長驅燕薊覆沒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
原本由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僚論列以謂行法未盡
乞行諸遠方以為誤國之戒雖以散官復居淮東近地
恐公論未以為允奉 聖旨王安中移廣江軍安置
十一日詔曰朕以嫡長受冊建儲十有餘年上皇畀付
之意既以大建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忽降睿旨建
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歸將內禪矣及二十
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致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
領樞密院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乃引給事中吳敏

於宣制日入至玉華閣玉華閣者禁中深密之地非外
廷臣所得至處又二日二十三日引敏連入蓋攸
方經營浙江之行欲留心腹人置在京師使伺動靜中
外相應其事詭秘難使報知故引敏謀密之地與謀耳
攸既行陳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辯之謂討百
出蔡以毀露及蔡氏子孫皆遠貶而京子絛至荊南託
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為開府繕補浮之其書責敏曰
使父兄於閣下可謂有德矣閣下自布衣登要途立功
名始終與父兄交契不言自應知之閣下縱自謂我不
出蔡氏我不為蔡氏其可得乎由絛書觀之敏之為蔡
氏心復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謂違言

則入玉華閣之日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乃詐
傳命以敏有建言之功擢為門下侍郎其姦偽詭譎乃敢
如此是以上皇在龍德宮每見管勾官侍御譚世勣李
熙靖必曰內禪之事出我至誠不由人言言必滅族誰
敢言者以此知敏未嘗建言但攸引入與為他謀上皇
獨斷而為此矣敏乃以為己功可乎若敏輔相有力猶
可贖罪況深險而好自尊犯慢而不及事致今日邊事
尚熾兵民未得休息攸諸遠竄亦輕典耳故茲詔示可
付史館仍布告天下　十三日臣僚上言自蔡京當國
欲快己私恐人擬議遂乞降御筆手詔出於法令之外
不復經由朝廷欲乞自靖康元年以前凡所降御筆手

詔令編修敕令所將祖宗及見行條貫參考刪修成書
然後頒行自下且用元豐嘉祐編勅以從體書之式奉
聖旨依奏　詔以定國軍承宣使王宗濋為奉國軍節
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使　臣僚上言比者金人愈肆
猖獗并門之圍未解河朔之寇深入而我師數有敗衂
退走之恥者士弗用命而氣不振也則勳旨勸死又安
能取勝哉儻朝廷於行法之際有以大慰人望而快其
平昔憤怨之心則士卒之氣振矣且河東邊郡失守以
至於今其勢益可憂前後發遣將所敗散者不知幾
何人孰不知所以之失始于譚稹招刺義勝軍致令此
叛亂開延敵沒要害之地遂至此也河朔自收復詎那

入皆知必有今日之患問者長驅濬攻之禍城下要盟
之辱不思復道孰不知燕山之變寔緣王安中身爲撥
撫摭買近方既除知其有變而嘿不自罷不以告朝廷
乃更緣黨與救求自便以歸致使郭藥師背叛降敵爲
之道北遂至於此也此非特士大夫知之閭巷之人皆
九皆遂爲寇之患者無不切齒痛憤盈思得此二人者而
甘心焉今陛下儻將二人重加誅責則天下必曰聖上
奮發善斷予之除奪而就死地放求首禍之人以正刑
典則人不鼓舞欣欣而相告哉如此則何患士氣之弗
振而下用命者乎奉　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郴
州安置　十四日中書舍人劉珏言准中書省送詞頭

以臣觀之許景衡視大臣升黜以爲去就懷姦狗私故
失事君之義並落職與宮祠者右臣契勘晁說之許景
衡近者已出臣與之同省親見其事須至具奏聞契
勘前少宰吳敏係八月二十六日宣麻罷相其晁說之
九月初一日行徐處仁知東府吳敏知揚州詞頭却去
平詞致家門下省遂回其晁說之於初二日改作責詞
行下說之爲見自來舍人行詞致有退換郎爲未職心
懷憂懼求補外致其許景衡爲與尚書右丞陳過庭係
妻之同堂兄弟過庭任中丞日景衡除右正言過庭已
避親家許回避遷景衡已行回避其事理又與晁說之
稍異但二人劉子適然同日進入所以有可疑之迹上

瀆陛下不得不以爲懷姦私狗也臣竊晁說之既見除
下言章却作平詞致令退換此爲可罪然求出非爲吳
敏也至於許景衡親劉子求已閑慢差遣語言太繁蓋
緣前來避親自正言超擢太常少卿今許景衡式不識
大體但知恐有未進之讒而不知有大臣升黜未可求
去之類所以親已閑慢差遣亦非爲吳敏也臣聞臣之
事君如子事父苟有見聞不可以不上奏臣緣與之同
省親見本末各有所因却非懷奸是致行詞未得允當
裁酌明正晁說之行詞失當之罪許景衡不事本省却
已迴避之過各隨所犯以所行照責既可命詞所有詞
頭已未敢具草候勅旨奉　聖旨依所奏命詞行下　十

八日　聖旨天井關賜名雄定關　十九日監察御史
張徵奏王尚雄北將童貫前至衍了畢其首級果漆木
匣盛用灰用水銀生油養浸因護衛赴前來未審何處
交納奉　聖旨付察院交割檢坐前後臣僚言章并張
徵所奏令開封府大字於市曹要鬧處出榜曉示標首
詔李綱罷宣府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二十二
日詔孫傅以王路押赴大金營至中路而罷封尹程振
言臣惟漢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威加海內遂
成帝業而與匈奴議和親之約光武破王尋王邑於昆
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遂復漢室號爲中興而畢詞學
務以稚匈奴之使夫以高帝光武而不得志於匈奴豈

智力不足以勝之邪蓋以受眷元元爲心而不肯以所
重易所輕也恭惟陛下主鬯春宮恭儉聞於四海正位九
五惠澤加乎生民是宜高拱無爲以享太平然承久安
之後邊備廢弛軍政姑玩銳兵猛將盡於燕雲之役故
金人一舉道都邑踐河朔陷郡縣長驅日肆其毒
竭天下之力以禦之連年動兵未聞得其要領以實邊
稽發之心舒華夏之憤豈陛下神武不足以制之所是
猶三年之病而一旦治以藥石補以梁肉雖厚加調養
僅無特而未可責其大步疾趨勢使然也故臣竊陛下
結以誠信而沮其辭遣以金帛而饜其欲外務講和而
內嚴守備數年之後國富民足將選士勵軍政爲之然

後徐議大舉以刷吾恥未爲晚也惟　陛下留圖之臣
不勝大願　監察御史秦檜除起居舍人康執權除國
子祭酒尹焞補和靖處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契勘
金賊擁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决可無虞理當更務外
援如今春勤王之師無所統一沿路作過來不及期若
從臣將遣使决難倚辦萬一道路阻隔朝廷號令不以
將達州縣緩急私自爲計各相望顧亦無任其責者天
下之務治平則以重內遭變則宜外重者宜假之以權
令將佐士卒官吏財用足以應辦今擇人分總四道各
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穀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
倉猝之際令從以衛王室連衡以禦狂寇不煩朝廷參

急措畫可以指揮已爲救援北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
精待之宜厚委既專賞之既寵彼若不捐軀以報君父
則不忠不孝之罪天下得以誅之豈敢復有顧望哉謹
條具如右一以三京并鄧州爲四帥各帶都總管北京
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
路陝西京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路淮
南東西路淛西路鄧州帥總南道京西南路荊湖北路
仍各置副一員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一四帥分總四
道止爲督急帥所部勤王差發兵甲移運錢糧令所部
州軍各聽節制相爲應援其餘事並依舊法一四帥舊
係帥府處自依舊舊非帥府處置府官依屬帥府差遣

隨府置罷一合用兵馬並令所部州召募訓練以備差
發仍於所差處不限文武選有謀略忠勇官統制合用
錢糧並令所部州縣不拘高卑通融財用官以達支
近郡縣移運別項椿管充差發爲兵之用取進止奉
聖旨依奏臣僚上言竊觀臣僚議乞於拱州潁川府開
德府鄧州各置都副總管內副總管用武臣緣上件委
任所責非輕惟人財費辦今日急難者用之必不如平
時間其元初爲列又日前援兵以爲望礙如此庶幾可
以得人若使集侍從臺司諫一處舉薦又恐人數不多
難於推擇臣愚欲乞令六曹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
處翰林學士兩省侍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薦文

臣可充都總管四人內有議論不同別許爲一狀聚爲
以充其數外武臣副總管四員乞令三衙都指揮使樞
密院承旨司集一處公共舉薦若此選擇必可得人不
誤他日朝廷倚仗奉　聖旨依奏施行一日　中書舍
人劉珏進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中書舍人安扶繳到
詹度差知荊南府今赴都堂稟議事訖發新任者按度
人品凡下醜迹穢行聲挂吏議止緣柔邪無恥夤緣往
進向者童貫譚稹故挾度率先附會建議之人故首除
知燕山府高官殊職皆自此得之伏望更行竄責所有
詞頭未敢具草奉　聖旨詹度爲保守山中實有勤勞
以功轉遷以次舍人行下者臣聞燕山之役毒流天下

上則背違盟好失祖宗之信下則差科轉輸困天下之
民外則致夷狄侵侮然其事之作有倡之於前者有成
之於後者有終始躬其謀者若和詵薛嗣昌輩倡之
於前也若沈積中譚稹輩成之於後也至於終始皆主
其事則童貫李良嗣詹度是也今童貫李良嗣和詵譚
稹沈積中薛嗣昌相繼斥逐度獨未寄天下雖以爲疑
而尚有以爲說者以度方守中山也今度以姦謀得脫
中山雖貶斥爲表彼猶欣然而乃授以便藩使之釋重
寄而得安處召之稟議使得發巧計以彈物論此臣之
所未喻也度之罪惡安扶已言之蓋其所陳猶有未盡
者臣聞攻伐耶律氏之謀自度等啓之而朝廷猶豫未

决宣和四年間度以書趣童貫云今不取必爲金人所
先伐燕之舉於是決矣是燕山之役實度趣而成之也
北界叛將張覺八譯大措等殺蔚州守大金追捕至邊度
招而納之金人指此興兵是金盟之作度實召之也去
歲之秋蔡靖以金人點集累有奏陳度特守中山獨言
不應如此是致上皇以其鎮靜特賜獎諭因此更不爲
備是金盟之作度不獨召之又實啓之而誤朝廷不爲
備也臣又訪聞去冬金人指名以索者四人其三則童
貫蔡攸譚稹其一則度也論度規避迎合以啓燕山之
役其罪不在沈積中薛嗣昌之下論度招納叛亡以致
金國之兵其罪不在王安中之下蓋宜與童貫李良嗣

相上下今乃不特免禍而又還有寵擢此物議所以籍
籍也度之穢跡醜行不可道於君父之前蓋今河北之
人欲食其肉三尺童子與夫走卒隸皆羞言之薦紳士
夫言及度者莫不扼腕憤懣然久不敗露者以能廣
行賄賂凡有位者多爲所汙故力護其短以迄今日臣
聞去冬金人銳於長驅未肯力功中山今春之還爲种
師中襲其後故耳去度嘗妄奏功爲臣僚所論按見
誕慢矣豈可以爲有功哉如謂其善守則宜付之中山
不當易也謂其有謀則宜急使守邊不必召之稟議也
今太原失守中山被圍陛下焦勞形於玉色夜則忘寢
食則忘味人皆歸罪於度意謂朝廷將行誅斥而付以

荊南召之。惡議臣恐天下聞之，忠義者解體，後者復
作，爲患非小小也。伏乞陛下察按扶所奏及臣論，明正
典刑，竄之嶺表，以副河東河北人民之怨，以釋薦紳士
夫之憤，以慰四海九州之心，天下幸甚。　二十七日，少
宰唐恪等以星變潛消，表請御殿復膳，詔不允。　詔曰：
朕執天下之大，以承祖宗之統，夙興夜寐，嘉與二三大
夫同德兆議，於濟艱難。乃者權臣擅朝，竊弄國柄，李綱
變故，誘脅衆心，深險自專，乃敢貪天之力，出復不遂，遂
成處之主，敢締交合謀，呼吸群動，指天畫地，睥睨兩宮，
交通私書，中責舊約，詭祕莫測，包藏禍心，公議沸騰，姦
狀浸顯，尚存大體，稍屈常刑，而士夫群心，同惡相濟，與

說造訕，拈撚弗悛，或誇張爲幻，起脅動之言，或群黨相
維，沮已行之令，或稱誦舊恩以撓邪慝，或微倖後福以
明去就，倡導邪說，詭譎紛然。朕虛心以視，研究其實，申
飭屢下，益致嘵嘵。有臣若斯，爲國之醜。咨爾有衆，明聽
朕言，毋貳爾心，毋載爾偽，克當其德，以叶厥中。朕則汝
嘉，亦有無窮之聞。苟懷異意，悖德自如，變亂是非，規動
朝聽，國有常憲，必罰毋赦。　聖旨詹度差提舉南京鴻慶宮。
聖旨差北道都總管趙野副顏岐，東道都總管胡直
孺副朱勝非，西道都總管王襄副畢，南道都總管張叔
夜副高公純。　喬師中落致仕，差充京城南壁點檢器
械。　閤門宣贊舍人張克恭使粘罕軍前，劉彷奉使皇
子君郎軍前，并押賜禮物。　聖旨河北東河路罷制置察
訪司。

同日校

十月　一日臣僚上言竊見臣僚論列李綱章疏甚多
欲望盡數行出度四方咸知其罪奉聖旨并令行出臣
僚上言伏見李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按綱輕脫寡
謀強愎自任專主用兵之議而元無成算奇畫又陛下
命以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衂屢將非一又
耗用邦財不可數計綱已知其罪而自列矣陛下復加
以寵名使守便郡此臣所未諭也又臣僚上言伏見仁
祖朝韓琦以直學士經略陝西好水之戰任福劉平等
皆殁於陣士卒死者甚衆仁祖非不諒知將遣琦節
制改敗也雖善其皆令事樸然猶降一官神祖朝韓絳
以次輔宣撫而建而請將深入羌城卒伍殺傷擅罷救
傷神祖非不知絳之忠盡瘁也雖原情無他然亦罷
相止以舊秩出守鄧州蓋人君涉降如天無心雖知其
才能用之可忠赤手可任而有罪焉不可不加戮也臣
竊見李綱勇於報國然於用兵而聽用不當數有敗衂
其罪亦著矣陛下意者其心無他因其舊勞罷加收敘
按以死罪於此見陛下厚於記功薄於責過也然綱之
所行敗軍辱將耗財殘民非特如韓琦任福之敗與韓絳
而遣之比也安得不加深責以示懲戒乎臣愚不肖嘗
慕范仲淹之中正御事陛下非敢於詞敗事之後從而
下石也但朝廷典刑不可不正如陛下念綱前日之勞
在所記録孫綱今日之敗志在殲敵亦宜黜官降職以
慰死事之心爲敗事者之戒矣奉聖旨李綱差提舉杭
州洞霄宮又臣僚上言竊謂先王賞罰惟軍政爲大蓋
以戰危事也一有所失禍毒不細故嚴爲之戒謹按李
綱身爲大臣專制閫外而出師罔功當任其咎縱使敗
衂不由節制之非則思之授鉞之義尚須出身爲國受
戮以申軍政豈可復罷以職名優居祠館雖陛下欲曲
輸覬然公議不允況今遂徽同兵將責論之曰正有
所懲乃克用勸伏望載加穢削以正厥罪又臣僚上言
非者金人圍守太原从而未解知樞密院李綱出
總元戎兵甲非不多也辟置屬官凡七八十員抽差吏
人凡六七十名龍舌不辨落府紛然軍政出於多門瑞
將漫無成策偏裨不知稟令士卒自相殘賊以守則不
攻而貴以戰則未聞而遂斬將不利師王生擒則非盧
人兵卒逃遁金帛散失綱既皆罷其屬官或託故差出
或從逢前來各昔奔應不廢諸路所謂法度紀律一切
無有以此行師欲求必勝至未之聞也大師自當親臨
戰陣以護將兵未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凡數百里緩
急何以及事其募行參議機宜官句文字句當公事等
官員數猥衆又多雜進書生綱徽然略不咨問其與親
密對列不相捨者惟劉捐與張牧而已自餘寮屬將佐
雖長久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待拘收爲之傳導

然後得見故人怨之卒以無功而敗事綱數十萬之衆
况邪柄張牧自身得官何嘗知軍旅之事而決謀於此
二人可謂疎謬之甚闇綱初欲遏於隆德柄牧力爭不
得往及其務狗退遷延督之去將士忿怒下情不通十羊
九牧無所適從太原下數日矣綱在軍中尚不得知何
以望其能先事而料敵哉誤國損威莫此爲甚昔者曹
彬取幽州敗績太謝天下太宗念其嘗有功於國亦貶
爲右將軍其部屬至有編配者綱蒙陛下之眷獎亦厚
矣宜奮不顧身思所以報今喪師辱國如是之甚罰其
可以觀文殿學士宮祠燮擲非所宜聽願賜罷奪以叶師
言苦邪柄張牧贊佐誤事亦當追奪前命以明國威以

薦軍致奉聖旨李綱落職依舊宮祠邪柄張牧並罷見
任今列注授差遣又臣上言昔漢王欲尋建用兵之議
與韓安國論難往反至於再三漢武從其言用爲將軍
以擊匈奴師出無功卒從吏議臣謹按李綱嘗言用兵
以解太原之圍凡戰守之策一切聽之不從中覆也而
綱方略乖繆紀律無術出師輙敗取辱喪師太原失守
天下寒心綱遷延不言近世大將誤國辱親未有若綱
之甚者其奏謂有曰若并太原已降鄉筆手詔綱遷延
懷州亦力救援乃欲以并起之事歸之君父以逆其責
懷姦何也且綱妄庸人而平時蹈事蔡京蔡攸待爲死
黨其爲守禦司也京在城以逆以守禦之卒假京死黨

方君父在圍城之中正賴兵衆以爲守禦綱乃以資太
恩元孰不忠矣其逆上皇於南都也與攸再諳移蹕
蹤秘不可具言逆其還朝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
洶洶莫知所爲賴陛下察其姦不使入城然後人心
翕然以安若綱言逆行而攸遂用其禍可勝計哉今年
正月金人至畿甸旋許議和甦而勤王之師四面輻輳
金人恐懼求去有日矣而三鎮詔書初未與也綱自以
議和既成無以爲功遂與姚平仲同建劫寨之策一敗
塗地朝廷不得已遂與三鎮詔書與言及此可爲慨然
陛下今覺寤實奪綱之罪止於罷政而綱遂使其黨衆
鼓爲陳方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率悲鳴爲伏

腹之事懷大至言其初王孝迪欲從之金以歸賣人隸
之詐列陛下恩言以爲罪之倡劍恩歸己出收英豪
以治小民之黨小民無知以爲盡出於綱故伏闕之日
發於爲詭辭綱疑心如此豈所謂善則稱君也哉今欲
金人聚兵再犯達宣首以綱爲言嗚呼綱之罪大矣尚
以崇寧尚侍宮祠非所以示懲也伏望正綱之罪投以
散官置之遠郡以爲將帥失職者之戒仍以綱罪惡明
論天下以解羣惑之意又臣上言所謂大臣者以身任
社稷之安危禁惑動舌作浸然而國則豈進賣護哉伏
見李綱本以凡才誤膺器使外興於蔡氏之門傾心死
黨逆上皇將有內禪之意攸克剌探引綱爲援使寫家

立之功而綱之罪狀有不可掩者臣請爲陛下數之太
上皇帝心存道要厭倦萬幾陛下以元子受天寶位臣
下何預焉乃敢貪天之爲功以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
之兵傳於城下逮西兵之至彼且心懼氣懾不敢肆行
抄掠莫測西兵之多寡强弱兩軍相持則易於和議矣
綱乃妄意一勝遽挑平仲之挫衂使金人復肆虎狼之
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揚取民金以實京都之民爲之騷動
朝廷大議已定不取於民而綱自出揭文以爲己功身
爲大臣躬蹈市肆以收衆揚譽兵民使怨上歸己其
罪三也兵既妄動朝廷不得已暫行罷免爲之死黨者
默諭其意力率士庶伏闕用劄乞李綱將特君父幾至變

亂其罪四也身爲守禦不知體國假君爵祿以市私恩
四壁之賞代濫發至數千人而親戚故舊或濫轉官資
或白身受官轉有遺者其罪五也常與吳敏窺伺蔡氏
薦京入對上皇之歸也力引蔡攸俾還京國陰邪說祿
其遺使書射有密語不敢忘之說外不知所謂密語者
何事此其罪六也自謂知兵擅斥同列任情好惡妄作
威福致陛下有淫辭作福雖所辭作威之戒此其罪七
也身握軍權智術淺陋不能逆詐輒以蠟書付金國之使
妄結余都使金人復加怨憤抄掠吾民而河東河北之
禍未平此其罪八也陛下以种師中之敗沒欲遣樞臣
宣撫河東而綱拒歉抗君命乞納陛下所與之官以臣

抗君發於辭色此其罪九也逮至澤孟不務持重以董
士勢徒以軍法督戰遂致解潛之兵潰散挫衂卒無尺
寸之功而并劉韐之兵守此其罪十也古人所謂是口尚乳
臭者其綱之謂乎且行用兵車徒知襲董貫之迹妄自
尊大爲寮佐者罕見其面獨與淺智不能判斷果致横
斂欲誅厥由父將羅執代望陛下早正十罪特賜處置
又臣竊上言臣聞國之所恃者賞罰也民之所信者號
令也若賞罰之行無疑陛下於群心號令之施播告或
違於厥指則非所以定國是而孚民聽也臣竊見李綱
自樞府出爲宣撫其任可謂重矣綱天資陰險以凶
愎起任尊崇趾於沿訪辟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儉人

進用郡佐多乎日歎亡之吏士圖事校策甚非所長料
敵意變又其所短遂留累月殊無奇畫剡用不可此所計畢不
能解太原之圍苟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定
國是也然綱殊辭似智詐爲以竊主威以文群枉遂
公道以求私恩故一時小人翕然稱譽每闕之成則歸
咎朝廷以爲是綱之民輕信易動綱之投詐何由
盡知若不明數其罪未易柔悅臣竊爲陛下言其大者上
皇倚決大議將位陛下蔡攸乃說將上皇之命謂吳敏
有建之功收加拘用以庇蔡氏之欺罔已下簿致吳綱
於陛下龍飛之後乃始引數以爲己恩責奏疏自言臣與
吳敏力建大策暴內竊禪詞之欺天罔上抑有甚矣綱

之一罪也今春虜騎至城下陛下屈己爲民以講和好
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盖非得已執政王孝迪
屬將無狀揭大榜於通衢辭爲乖謬不可施行之語臺
諫交章奏劾陛下於罷輸納或令以官或以官屋折還
元價綱乃掠主人之美使行者言曰收榜都人但見李綱
放榜曾不知出於陛下也故綱之罪其徒甚之市井無
賴千百爲群白晝縱殺毆至斃事綱之罪二也陛下始
降親征之詔與越兩王上表固請從臣言官亦皆奏疏
乞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殿與殿帥亦以爲言綱又言
謂親述行師固塞與之行陛下問其群情豈獨綱之力
哉其愚惑衆妄自夸耀綱之罪三也追西師四集种師

道與諸將在兵部外廳密議惟若綱私加特重從師遣
之禁絕其抄掠徐爲後圖豈有姚平仲發師之禍平仲
之敗綱奮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辭爲狂言之
延漬亂朝聽綱之罪四也蔡京奔去君父逃於拱卅遣
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執政爲敖奏京亦將綱在
朝遣至國門以後召命纔范元思輕爲國恩綱之罪五
也蔡攸建請上皇爲渡江之計日稱姦言雖聞兩宮遣
其黨求願得道語言狂卒不遜神人共憤攸既以罪被
斥爲毀詞云綱爲營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自圍
城中遣書不致淆得又有太師攸甚安此中不輟通
問之語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攸爲心腹親密無間一至

於此綱之罪七也於乃去之語妄云奉使而兩宮協和
上皇之於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
間安得此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爲元帥偃蹇違命輙
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役吿勅繳納朝廷略無敬懼
綱之罪九也綱自總營行專主兵用近者乃復請早祠
厚帑以持和又請親降手詔弃太原於度外綱之罪十
也今夷狄憑陵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
夫外議黨惡之罪已具陳于前矣伏望陛下奮乾剛之
斷揔離惑之明疑以散我黨之邪方以由邪惡又臣竊
上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貪天之功竊人之財猶爲之盜
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豈不爲之盜竊觀李綱劉子羽太

上皇倉卒萬機之煩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
敏力建大策於內禪臣代陛上皇以神器授陛下盖
知天命人心有所歸要等然獨斷豈假人謀此而黃裳
德之事也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剩得密旨報吳敏李綱
欲使二人臣用爲己腹心吳敏特擢直學士院身在翰
林故其請先達綱太常少卿踈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
此劉子羽路示士大夫人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
其一也其詞列唐肅宗始云爲皇帝復爲皇嗣居東宮
事始指綱見者莫不驚憚罪綱失言由自言之綱豈知
上皇聖意哉從復攸言猶未敢信且首尾兩端今乃敢
謂言上皇聖意未有所發與敏力建大策則是誣上皇

而欺陛下豈非所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功乎臣聞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綱劄子曰歲昔太上皇帝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爲避狄之計者又臣所述利害回鑾與之行爲固守之計臣竊謂固都城安民之心也陛下因人心而却南幸之議綱何預焉使綱當言之亦大臣獻替之當事何必爲稱譽邪綱又有劄子曰傳檄而三鎮發守奏使而兩宮協和臣竊謂綱之傳檄必得陛下聖旨非敢發聖旨其詳者從綱乃自以爲功何也上皇北歸乃其本志陛下遣近臣祗迓禮意曲備兩宮未嘗不和綱乃以爲協和兩宮何也此以善自予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是乎綱以是數者干君叫呼衒鬻要譽於流俗於表奏中時發不遜語自比初功於衆忍劉晏求裴度李泌流俗無不以爲然遂以爲真國家柱石之臣也太宰綱之爲人高言詆訐足以欺惑衆聽今春虜人興兵城外綱領營行司及京城守禦司厲聲言破賊都人遭圍閉之久莫不喜之後虜援姚平仲率無尺寸之功而國受莫大之辱流俗猶言綱以爲能用兵蓋其疑妄足以惑之也方虜人邀求金銀剋日根括民間以足其數時中書侍郎王孝迪獨至其事指揮立禁民甚苦之綱詞諫列刺廷迪罷根括而民猶未知綱乃乘馬徧歷京城自衒其榜使百姓歸恩於己又使妄言無行之徒如禹擬陳公輔並稱功德奔走捐揚以動流俗之聽遂率衆伏闕喧譟以劫尊主人成其私計於是以罷而復用推尊其心罪不容誅爲臣之義可如是乎今宣撫河東略無經畫肆意妄作督諸將決戰數路敗衂陛下因其乞罷遂與揚州又與宮祠流俗紛然謂有大功不宜閑廢請降詔旨以綱之罪暴白於天下奉聖旨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少宰唐恪等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許所宜允

二日特進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福宮薛昂劄子乞守本官致仕奉聖旨薛昂許守本官致仕臣僚上言臣聞天下之言蔡京死黨有三曰余深林攄薛昂皆引攻本路同惡相濟始終附會指天誓日而不相負者也京之大姦既可暴露而正典刑余深林攄猶得逍遙稍示從坐之罰而獨於昂尚使得授昂之官舉攸之職儼然如故今許以特進大資致政寵其歸則何以謝天下之望奉聖旨薛昂落職致仕臣僚又上言伏見薛昂特進致仕文階之極元豐未改官制以前乃僕射之階國朝之制非歷宰相不除以遂重矣得昂天資邪佞學術甚陋其所爲文士大夫率以爲笑崇寧初爲大司成士人呈文有用史記西漢語者昂輒黜落以塗學者耳目塞其心術有識之士爲之扼腕元符中嘗上疏乞罷史學哲宗皇帝曰薛昂陋搢紳間至今傳誦昂平日好事蔡京無所不知舉家爲京私諱其名昂語誤及京字亦叱

批篝其口昔之援入國有齊廷府以媢嫉者矣未聞
舉家為國列私讎其名者也邪之徹欲一至於此乃以
極品得翻貴為祖宗伏望削其侍之官以厭公議奉聖
旨蔡昇降充金紫光祿大夫致仕　又日許翰不虛浮
真定府　金人遣楊天吉王汭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
黼吳敏李綱等九人家屬詔王時雍專館伴之時雍議
盡以三府所入細物及歲幣並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歸之
二帥且河東兩路屬之詔書日欲厚賜之天吉汭顧納
兩取稿節各十萬定以行差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送
伴官　詔給事中黃夏郊閤門宣贊舍人趙競充大金國
生辰使副　徽猷閣待制宣撫司參謀官折彥質除龍圖

閣直學士充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　七日聖旨月前
上七諸州官朝拜院香非祖宗法並罷　詔遣文州刺
史辛康宗賚詔撫諭陝西五路制置司將士　八日金人
留汾州守臣張克戩死之　聖旨昨降諸路勤王人戶
獻納錢物指揮勿行　詔賜獎諭王似以及戰恭閻進
遣兵護其酋長生致闕下仍許功名以勸將臨　九日
葉懷舊與群前除直秘閣宮祠指揮勿行以臣僚言
其狂進朋集叙述東宮故事及增置官僚等事出任
而言徽稱於後國非靜與處之士今既列於請者可
因而許之不宜授以中秘美職故也　十日上率群臣
獻壽于龍德宮　十一日殿中御史胡舜陟奏語後人

熊定府受召於黃氏鄭克生咒挺突敵近知人事而洞
曉兵勢臣八陣法用兵古必勝之理今居河南崇道潛
幽不求聞達自非厚禮招之恐莫能至奉聖旨差官詔
赴闕　十二日秘書少監洪芻除左諫議大夫侍御史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秦檜除左司諫監察御史充當可除右司
諫國子祭酒楊時確校書郎胡寅並除殿中侍御史王
俟宋齊愈並除監察御史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
事中　詔曰選脩政事全藉人才人才之難且所受猶
貴以一時逆廢終身除授姦邪罪狀明白者不可任
使外餘皆度才收錄勿蹈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

舊為引進皆稱逆底使華心應以時用三省及臺諫官
深體此意以示至公　聖旨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
未及明名陸井至用錢四十貫貴西運發民間舊費百
餘萬緡群之數為腿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令役
但可就近置場增價收糴不得經過般運以稱恤民之意
若和糴水運及諸州支移之數自當依舊　奉使李若
水劉子言臣等被命奉山西皇子軍前館伴首語三蕃
及所欠金銀與割三鎮幣四事及見皇子不說兩段事
大事也意割三鎮續到相國軍前館伴無主議及見國
相等理會三鎮無一言及歲幣節朝官至於金銀不惟
不言且深以為語或言或不言或同或異要之大要不

過此四者臣等熟計之如鄉朝官徒費廩祿終不爲用
玩而留之淮以宿禍前既下詔遣不當復發況金人以
緍書之故堅要此輩以示本朝不復止故縱絕燕人南
向之念不若與之以中其情臣恐將來數少復別生事
端已先說所以損傷之因彼既信而不疑矣故云擬見
底數過來臣等論鄉朝官者如此歲幣奉既不與秋亦
復然朝廷必謂既先用兵幣何得與然引兵之說歸罪
將帥特禮議和遣使不絶初未嘗明與之脉也豈有不
與之理臣等恐朝廷惜今歲之幣但語之以講和之後
必不虧少彼意亦不深校臣等論歲幣者如此城下所
許金銀臣等動不知其的數既見館伴說乃知如此之

多遂搞言當初使人不量朝廷有無例亂許了今庫藏
已竭卻累得來復亦知其無有故云若果是無時以它
物準折臣等論金銀者如此三鎮宗社之地且陵寢在
其中所係甚大臣等固已蒙依聖訓曲致折租之說彼
云既割三鎮則租賦自屬大金如何更將來折臣等復
以息生靈繼盟好永遠無窮之利動之而其意確然終
未豁契仍云已令王汭將意旨去也不復如皇子尚有
壽息之語去就決擇惟在宋斷區區所見尚恐未盡更
望陛下參酌王雲劉岑所議以擬王汭之情今侍從官
以上聚議早爲之圖無使長驅深入以成不支之勢則
天下幸甚又割子臣竊見朝廷自來遣使未嘗不以皇

子爲重國相爲輕凡百更數亦知之臣等到彼二處備
見情狀殆與傳聞不同人但見以皇子係大聖之子族
屬爲近昨至城下暴聲遠聞矜衒其功大有跋扈之勢
故將重之然國相爲堂叔又爲左副元帥位在上論其
功亦相等而皇子輕狷飾有易與之迹國相嚴整每多
因把之緩故皇子要歸朝官而國相不及皇子欲壽思
三鎮而國相確然不許皇子索金銀甚切而國相反以
爲辭嘗以此與同館之於館伴則怫然曰此事一聽莫
是劉朝看得別否其微意以感吾待之有差也又密問
其館伴使人在真定寨中者曰此事只由皇子在太原寨
中者曰皇子常來此間取索雖云各護其所事然已見

有相軋之嫌前此嘗謂皇子已國相下太原而功出己
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則國相所謂城邑增多而其規模
之大事體之重則又過之伏望陛下屈己爲民度時用
德均其所以待鄉之禮庶使交深不害和議大計又割
子臣等自深州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南關
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並無本
朝人爲但見金人列營數十百館民廬悉皆焚毀鮮壁
膀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
等處僅有民存然已皆漢雜處祇應人皆曰力不能
支齊今拜降男女老幼例被殘戮日甚一日死殘殆若
出於閭人毋見臣等知來和議口雖不言意皆冀於往

往以手加額呼嗟哽塞至于流涕又於山上見有逃避
之人連綿不絕聞各救集散亡士卒立寨柵以自衛持
弓刀以扞敵金人屠逆人多方招誘必被勤殺可見伏
節死義力拒腥膻心存宋室變上之意竊惟河北河東兩路
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用蔡京事新政逃亡無民
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援民膏血以事空虛
丁壯疲於調發蓋業盡於誅求外逆路殘呼血訴無所
金戾枉揞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撫此兩
路遺事未已未沐淳釀之澤今我為虐淩肆行攻陷百
姓如何勞心於役而在邑之民無逃遁之向徒意逃山
之旅有避兵不死之心可謂不負朝廷戚哀號兵八之熱

生厥其民之所以思避而痛於肺腑以陛下愛民之
深愛民之切而王議用事之人前後誤國陷之此亦可
為流涕可為痛哭言而又此孫獨處歲紫宸遠望思
孝之心日擊其事不忍不以上聞伏望陛下深軫宸衷
薄采愚說下承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思決擇之計拯民
於將來上答天心下厭元元之望取進止十三日左僕
上言契勘東南之民二十年間張逆亂而繼以應奉百
務苛役中間方臘作過燒殺殘民依市肆尚未蘇舊
全藉守臣中和宣布多方循撫一不得人不惟千里被
害竊恐別致生事謹按知杭州毛友疾病之餘精神不
守志衰任氣不從壓治下車之始謂杭州府官妓豈

可不滿百人所勒隊長肆行糾率良人之婦預選者三
人其夫訴于州所收禁於獄遂有自經而死者民間理
會田地不問合與未合盡掌皆取契毀抹爭訟不息莫
適為主緣此田地荒廢無人耕種理斷詞訟自執偏見
富者與貧者訟則貧者得理命官與百姓辨則百姓得
理元不判其是非曲直也本州發遣勤王之師友令不
得支帶甲錢致軍罵詈幾至生事近朝廷取蔡攸家財
文字到州友由為指吾家叙蔡氏使之疏遁甚喧公論
尋常判狀之詞有曰討刃事之語人多傳笑其他詭怪
不可縷舉又言友昔治鄉郡已無善狀宜不可復用但
以蔡京之死黨吳敏之親戚故敏薦而用之若不亟斥

吏留在任士民何辜伏乞早賜罷黜奉聖旨毛友差提
舉杭州洞霄宮以葉夢得知杭州　十四日詔罷進頌
賜及第人勅並追奪　是日劉韐真定府陷集發官議奪
三顧于尚書省　十五日制右金吾衞上將軍授麟亳
州明道宮范訥為檢校少傅武寧軍節度使充河北河
東路宣撫使　詔曰朕好通解國屈己增幣無所不知
凡所以保守疆土全蓋生靈敵未遑師攻陷城邑毋羅
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召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
嬰城自困坐待其斃今仰河東河北諸路帥臣傳檄所
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從連衡相為救援見便郎動
無拘一律其見任官吏能與鄉里豪傑率衆扞敵保守

郡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召用於朝或世
襲其地各宜斷國奮然自拔無使鄉里墳墓坐被殘破
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朕祇于皇天后土宗廟北顧流涕
明告此言忠臣義士寧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
仰宣撫司遍行告諭　十七日駕幸秘山岳廟祀嶽
有差因登北城而還　十八日臣僚上言五祠閣徐揚
昔為廣西轉運使掊斂公私之物如文庫大貝異香珍
貨悉獻于蔡京蔡攸一路及幣而官庫為之一空奉聖
旨徐揚落職追兩官勒停　十九日檢校中書舍人劉
珏非緣連中書舍人安扶論李綱二章劾用辯琦辯絳
等語奉聖旨劉珏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者大待誤
國因功斜議沸騰理宜誅斥書命之微富恭其罪狀明
示四方尚懷貳心是善妻任其官則狂自肱動搖權貴
詞被不惟除德之義將遺頑後背亂不情殺函矛於琦
絳之間復引仲淹而自比始言州攞勾當有為救國之
心卒言經平無謀且正誤國之罪孫兩可之說無所抗
衰藏在論思不信若此鄉從薄罰免所居官追處其祠
以誅其過可依前件　王雲遣使臣至真定報金人已
許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五路宣說及上尊號事
二十日太常撰官集議金尊號以翰林學士王寓為
尚書右丞副康王出使　二十二日李擢除中書舍人
二十三日李會除中書舍人汪藻除太常少卿　侍
御史胡舜陟奏劄子伏見疎遣燒封中狀稱中山府城
下賊寨造攻城具今月九日於寨起砲穿一百餘座又
用大車搬運攻具近城必須旦暮極力攻打欲望朝廷
指揮宣撫司火速遣兵救援臣觀遣狀詞迫切之甚恐
如真定無兵為援朝廷安得恬然坐視不為處乎真定
之所以陷卒至陷沒實由宣撫司見朝廷遣使講和按
兵不動今若又遣講和之故不救中山失中山必吳臣
於此載為虜人所誤信之而不疑者講和一事也虜兵
今日陷太學明日陷真定函陷島嶼侵尋而南復然有
并吞中原之志初未嘗與我和也但狩遣一使邀求貴
貨且謾辭為順使不為遂朝廷使以和好為疑虜雖攻
城不敢援兆真墮彼計中也古者交兵使在其間以和
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今朝廷乃以權宜而廢實務
臣竊慮自河以北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豈宗廟之福哉
伏願以宗社為念聊降睿旨曰下令出兵應援中山不
勝痛心疾首激切之至是日雨木冰　二十四日金
人陷平陽府　二十五日侍御史胡舜陟奏漢建武時
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正觀中高昌王將
入朝西域諸國悉欲遣使奉獻魏徵以為不可太宗從
之皆不欲蠻夷勞中國也高麗與我五十餘年矣政和
以來人使每歲一至致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
舡畫舫為用砥村係挽每一縣有至數百人曰蠢之時

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至逮繫失所沿流亭
館寺觀悉陳設排所用之物皆出於民官吏督迫於
畢卸吏緣爲姦民無所訴更有內臣爲之提轄事過有
須索州縣尤畏之艱窘取辦于民尤甚故淮浙間皆言高
麗一過甚於遭虜劫朝廷所得高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
儲藏之所費之資民之膏血近日賜予尤加倍與所
費不貲而有又一路館舍遺費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人
貪利僥倖數至臣不知朝廷蠹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
何用又耶有爲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臣事大金
矣二虜能制其死命我無如彼何彼受其害而不畏我所
得賜予闕與虜爲我之山川形勢兵旅寡弱財用虛實

往往遐洲以款金人如此不惟有所煩費實啓虎道志
豈非爲害之大者乎近近見兩浙路中高麗人使入朝
非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發動淮浙騷耗郡縣今日
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恤吾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
武唐太宗爲法勿使入朝賀國之利如使人以到明州
止令本州通奏又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入朝於國
於民有害但於州縣藏吏胥得小人有利焉臣竊採明
察此去數十年之弊病以慰天下之望之情奉聖旨依
奏　二十六日左丞王寓擇逵行以墓班上乞免行
上屢慈責寓教官安置新州貼其文易而寓刱撰節
知樞密院事代寓　新除右丞司諫元寓可爲洪臉以

鄉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陳遘繳書其詞哀切首城
真定既破虜殺生靈不知其幾萬人虜據高城愈難追
逐臣等讀之流涕嗚咽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
一馬爲援也李邈三四十狀奏陳略不見報朝廷豈非
北而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
耶臣等請爲陛下言之古者列國交兵使其閒推論利
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兵而富貴今虜遣使來而我使
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
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侵尋而南有并吞席卷之志時
遣一使邀求貨賂詞爲恫喝使不爲陷我定之往得之
以威不得吐一辭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

情僞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謂講和如此亦不遣兵
救援真定以至破亡陳遘講和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
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援解彼何計之得我何計之
失也今中山城下戚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
之故不令宣撫司救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
不攻而自下矣失河北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
矣陛下何得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乎遘又言彼既攻城
殺人放火而我師救之理不爲曲朝廷若使諸鎮之存
亡不復顧恤則更可無論倘欲保全伏乞速使指揮宣
撫司火急遣兵遘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
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爲宗社忠計恐土地

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等以
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
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為用但在措置如何耳遣之宣
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為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
擊其東中山兵為內應則轉禍為福易敗為功其言似
為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取進
止　二十七日聖旨吳幵遷事特降三官制曰越理出
使乃朝廷之遴選蓋入至之盡辭不動國事宜正官刑
翰林學士承旨吳幵侍從老成文章重望朕於蔡京之
始學孟忠嘉通既多難之時可辭任使念國百里之
計藏和戎五壘之孫十萬摘行已屈樊侯之妄五千常

勝更覺威名之非欲罷兩國之兵豈煩一介之使而勵
對使殿面前至情不闕力爭而請行乃爾奉辭而自便
始從降秩以示寬容往者前愆力圖後效可降授剣奉
大夫餘如故　制曰鄉國必始於齊家昔重婦道之違
每母益欲其子貴焉為人道之常春言昇擾之長風夜
親闈之過生我令弟作此賢王方托辭於修塗豈思
於慈壼詔亦躬躬揚於大廷龍德宮婉容常氏淑慎無
違溫恭有恪思女美之冺澤居自救以發闈致婦順之
明章動克循於環珮舊無愆於積休祥自應秀既天材乃
藩帝室賴復春庫倡無修翁之風到諸甚勤果有忠誼
之氣如江夏黃香之勇如任城魯斬霍之功屬錫封

之歸和越諸臣而請使朕敦手足之愛念遠涉以出疆
肆推冊策之崇處以寬於陜此是用進位四妃之次數
教九御之冒晉亞軒龍有華褕褒懿甚稱作合誰謹
於戚兄弟之助急難將見開元鶺鴒之願后妃之念行
役勿忘周南卷耳之詩其裝對於寵光以承綏於壽祺
可進位貴妃　二十八日知穎昌府近緣職事與西道
總管王襄措置不同又頃任中書舍人日嘗繳襄詞頭
委有妨嫌乞改移一別閑慢小郡或外任宮觀奉聖旨
曾開莅在邇事可落顯謨閣待制與宮祠　聖旨黃鍔
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以程物議和　二十九日侍
御史胡舜陟奏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
家自熙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遂將用
兵無歲無之洮南交廣動師遠戍至崇寧以來尤甚西
鄯青唐以及交國南蠻溪洞以及丹竹西南則建祺祥
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蹈鋒鏑死者不
計其數生者觸其冤泣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
謀以啟契丹百年之好納大金以壞其國是以上皇震
怒禍我國家金虜倡狡狼之能與鬼哭士庶攻陷城邑
長驅于中原罔罪于京城觀王之爭為元帥舊人猶懷牙
搖毒於陸不已我師之出出無不敗前後殺傷如麻以
毛髮國家元氣為之損傷重此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

好還乎陛下踐阼適丁斯時焦勞未見微効蓋天
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之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
邇今上辭天怒當以人事以應之第曰推先格王正厥
事況先王修省以應天辭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
祖宗寬大之政法或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尚
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趨向誕謾尚循舊習務
苟合歸曾不以敦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濫
至又或事爵不加罰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官近習猶執
事權領積忿聽熱所忌所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罪問
恩寵者未加誅削還才抱器者菲食行縣爵祿未得其
正也昔之徒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
斂藏斂未得其正也數者未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
聖慈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
意得變怒一解妖氛自息坐至太平增光祖烈面奉
聖旨令三省依應施行　制以道君皇帝三十四女封
恭福帝姬

嘉靖己未九月十四日校

靖康要錄卷十一

靖康元年十一月　一日諫議大夫徐秉哲為御史中
丞諫議大夫呂好問為吏部侍郎　二日聖旨劉韐復
到闕不隔班先次上殿取日京城事官或重鎮師臣
四日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种師道卒　康
王馮澥等奉王船俱發出門　五日詔籍沒譚積財產
從侍御史胡舜陟之請也　高麗國遣王使賀皇上登
寶位詔差衛膚敏借太常少卿為接伴使未至以明州
知鄞縣李文淵攝事客十一月一日至定海縣計二
百九十二人館於樂賓館先是樞密院奉聖旨令人使
更不赴闕關牒差官押送禮物至明年四月人始離館
歸國去云　七日王雲自軍前單騎馳歸不數日至中
外大駭果云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汴都是日
康王發入門馮澥罷樞密以資政學士為太宰賓客
詔曰朕晶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衆冕車輅名號之類猶
無所惜蓋欲保守祖宗之土地而金人必欲得三鎮今
與之其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如何朕當從衆而行之
不敢自任可令御史臺官告報百官初八日於尚書省
議以聞卒執視戚不預不得報望令日百官是議保宗
廟安危父母兄弟貴永久利害若割三鎮或不割各如
何備禦不得鹵莽朕無固必只從衆議是者行之　八
日召百官給劄札各獻和戰之策耿南仲矣所欲舍也

而和喻汝礪梅執禮宋齊愈秦檜何㮚曹輔東過廷爲
辯孫傅李若水等欲戰和王雲回報金人堅欲要三鎮
國朝廷大臣優游不斷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與者居左
不與者居右是日預議者數百人與者七十餘人不與
者三十餘人何㮚其首也是日不與者曰朝廷經三
世得三世得河東俱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尚吉吾
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者其末也况天下者太祖之天
下非陛下之天下百姓爲故事豈可與乎與者曰三鎮
朝廷既嘗許之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夷狄若姑與
之緩復猖獗則天下怨怒師出無名不戰而自屈也於
是朝廷從與之者之言何㮚罷中書侍郎　又云集百
官議三鎮于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齋廡范宗尹
乞予之以紓禍至伏地流涕以請已而黃門持宗尹章
疏以示衆曰朝廷已有定議不得異論頃之宣問金人
必欲得三鎮割與不割和害若何金人以與王雲約曰
割與不割金人之來如何守禦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
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以爲不可割餘皆從宗尹
宗議又若水歸自粘罕所泣哭于庭必欲朝廷從其請
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去割地書到不
然以十五日渡河至是何㮚孫傅曰三鎮之地割之
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往之但
飭守禦待之恪嗟嗟八日梅執禮建議清野從之乃宣

孫傅梅執禮入對議遂定乃下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
艱難外海恐侵元元被害於是捐棄金帛寶玉可不敢
計以救百姓於百塗炭之中敵既退師痛自懲捐斥去
華靡日惟兢念卑辭厚幣繼修和好遣賂之使項背相
望凡有所求悉從其欲雖袞冕車輅稱號之美猶無所
愛凡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
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害使百姓父母妻子
悉被驅虜財物掠擄皆遭初奪忠臣孝子自當戮國念
家人自爲戰令下之日應河北京畿使行清野保守城
邑其有糾集結聚捍敵立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
郡州縣預以與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倍賞功凡我赤
子與其殘於敵國之手流爲異域之人孰若從令罷安
聊禍求福與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
能率兵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並依此推恩咨爾衆
庶咸體朕意　詔梅執禮爲清野使已而京畿之民扶
老攜幼入保多受虜害者人情大擾清野遂罷　差王時
雍東壁李擢南壁安扶北壁邵溥西壁並守禦使孫傅
招兵使　侍御史胡舜陟奏刑部侍郎宋伯友天資驁
下市井之流才能無尺寸之長但工諂附近習爲大理卿
而內侍郝文諂爲大理丞與該事文諂如奴刑獄出
入惟所顧旨而文諂用之爲牙爪以快私忿刑多枉濫
人甚苦之未幾遂得待制已而侍郎皆文諂之力也今

春朝廷遣伯友往大金軍中逆取肅王伯友不肯行
至煩朝旨督責而後往近遣提舉防河但擁兵自衛略
無措置其素行鄙褻才無可用一至於此伏望罷黜奉
聖旨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臣僚上言切謂付之
千里俾之共論必有循良之才豈弟之政以牧養細民
伯友昔任大理殺無辜不計其數當時政和尹京伯友
為廷尉觀望內侍風旨多殺以立威冤氣感傷天地
之和俾皇上憂勞於天下此與漢唐酷吏無異豈宜當今
實以吾民令使治郡猶縱豺狼于何一方赤子不幸耶伏
望罷之遐竄與成章一等行遣奉聖旨宋伯友落右
文殿修撰知鄭州　十日莊差知鄧州邢倞除名勒停

初是二月間斡離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府路道路
不通等以議和之書止之粘罕聞斡離不軍獲金帛不
貲而已然所得道使數輩來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
臣有輕敵意很曰吾兵雖衆如此當與所統勦滅之役
驟領吾兵王過河吾制不以晉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
其使述者等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倫狡獪不
得歸乃詐以情告館伴邢倞曰金國有余睹金吾者領
契丹精銳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大國可結之使其
二心倞遂以聞朝廷大臣信之郎以蠟書授倫賜余睹
納於領中何送賜倫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倫至粘罕
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奏聞其主且具道

南宋反覆之狀其主教元深攻討事大小委元帥府從
長措置遂破太原提兵向京師朝廷以倞始謀故有是
命　十一日聖旨秘閣修撰知平陽林虞積仁緣職為
役紀乞致仕可落職送吏部與遠小處監當　十二日
罷范宗尹諫議大夫　是日晚金人至河外折彥質以
宣撫使領兵十二萬防河與之對壘賊發數千騎來探
回教其師曰南宋兵眾殺未可輕度我欲整兵俟戰有
婁氏大王者曰宋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
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
以為然整明王師潰散遂長驅　知興慶府郭奉世特
降徽猷閣待制　十三日臣寮上言竊以元豐再西師

敗績永樂陷沒神祖皇帝慨然興嘆元祐中朝廷休兵
息民天下晏然紹聖以後章惇用政遂議開邊至京等
用事狂誕上皇大生邊釁兵為日益耗公私日益匱
竭又舉伐燕之役發兵運糧治今五年矣賴天佑有宋
篤生聖哲為宗社之主其首惡賊臣既已竄戮如王黼
子樊門和詵守石橋薛嗣昌帥太原詹度帥河間皆交
結權臣肆為欺罔冒受功賞馴致今日之患尚未正典
刑未饜公議薛嗣昌和詵雖死合行追奪詹度王機雖
未顯誅市朝亦宜竄之遐裔伏望早正誤國之罪以為
姦臣之戒勘會和詵追授武功大夫王機已除名勒停
送高州編管奉聖旨詹度責授濟州團練副使郴州安

置薛嗣昌生前官職並奪　劉韐奏探都統制措置慶源府城守王淵中興勸金戰十月二十三日到城下安排攻打二十四日淵差總制官韓世忠揀選步卒三百人於西北門劫破賊塞放火殺死金賊不知數目其賊寨盡皆潰散尋點相驗其得功將士已第推賞奉聖旨韓世忠與除正任防禦使餘軍兵各轉五官資　詔福建江東西浙東路索字號有武勇人才欲依四道置帥辦例差發運使翁彥國充經制使令召募起發軍民二萬人須管於十二月上旬到闕勤王其錢物亦許於二廣那移奉聖旨翁彥國與復舊職依此施行　是日賊舉已逼耿南仲力勸急遣王雲且以康王押交見取格

行尊金主爲皇叔上尊號十有八字康王請南仲從行上曰南仲老矣令其子延禧代之　十四日京畿人戶盡移入城　孫昭遠除祕閣脩撰充西道副總管　十五日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外諸州堅壁不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問恕其倉卒失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受急則事平之後當須行法奉聖旨依奏其勤王若敢稽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事　王及之同金國通和使王汭來聞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爲言陛對殊不遜有姦臣輔聞王之語上下洶懼因許之且以兩府

二人行唐恪置勸何㮚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㮚不肯署因請出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復留領開封府事於是御批金人欲割地須二府二人行令各自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唐恪曹輔馮澥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尋出御批曰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耿南仲聶昌即日下出門遂徙諸路門橋諸軍城守晚有御札云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　金人兵由汜水關渡黃河京西提刑許亢宗高守汜水與士卒望風而潰京師聞之土門清野　龍圖閣直學士河東河北路宣撫副使折彥質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充是宣和中河北

河東宣撫司議取燕雲乃召燕雲之民置之內地曰忠勝軍曰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以米贍之縱諸司不許支因者亦總支使人之倉廩不足以饑而怨出不遜語時我軍所請皆陳腐亦怒道路相逢我軍輒罵辱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乎吾將殺汝矣漢兒聞之懼其心益貳伏累且發至乙巳冬金賊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兵與之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人賊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陷降代至忻州忻守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延虜以

遼之戎奠大喜下令兵不入城遂抵石嶺關關最險隘
一夫守之萬夫莫前是時太原帥張孝純孫守關之人
或曰冀景可也於是命冀景率兵以兵不足孝純命漢兒
耿守忠以本部兵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弟如前語
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處其居後也守忠至關果
叛而獻之景以單騎奔還金人遂至太原是時宣和七
年十二月初也太原既被圍招集保甲鄭斌自城中出
傳檄諸郡使為備諸郡悉禁城縣丁為守禦計初漢兒
義勇軍四千人其將劉嗣初者宣撫司俾領其衆屯陽
平陽平陽人之寓軍延相視與前樣等之心會聞金人
已圍太原而金賊之餘黨且襲金師嗣初背之叛遼入

閤遂叛平陽圍於我首於是正月十九日偽為入城貿
易者既入則殺守閤之人啟關以內其軍其徒大集而
入火燕門舍奪甲仗庫分隊而出士民戰慄走且呼曰
叛臣置漢兒內北今果墮其計中其徒縱橫殺戮城中
人甚衆城中人悉出禦之嗣初入城括金帛驅婦女凡
十餘日而後金人於是金人益織留數萬人守太原而
分其半趨京師其貧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師而歎曰
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為無人也哉至威勝軍權
軍事李司錄者以軍獻之其莫忻然駐軍攻及至隆德府
隆德無備二日而破守臣張確通判趙伯臻等死之虜
入館漢兒挑太師守隆德領今兵馳澤州逢朝廷講和

宮乃還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亟開
門孝純幷副總管王禀曰朝廷使汝交割太原但奏朝
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
萬守之其莫歸雲中戰殺於太原城外植鹿角木環其
城俘數里中為小徑往來縱犬以警之是時天氣已熱
賊兵各休於林樾之下而分食於太原十邑其守益固
大莫既歸雲中有諜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於雲中猴
飲者三日漢兒募兵行谿以勁焉太原雖被圍且安而
獨出者絕者不絕皆於衣領中為蠟丸以達朝廷且今
速進兵解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關為獲見其書知朝
廷與兵矣亦甚懼甚應急之人能至晉絳者皆枯瘠

如鬼曰太原城中煮弓弩皮甲以食又將告竭矣朝
廷命兆古為制置使須兵往威勝軍其兵無鼓鐃提自
威遠還隆德一路皆寨人民奔逃澤潞間者甚衆是時諸
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种師中以本部兵最先進五月初
又金人戰於平定威勝之間金賊以鎮嚇衛實師中死
之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圍內外憂恐或
閤李綱為宣撫已到懷州乃分命劉韐為副使當平定
之路解潛為制置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為都統居太原
之北張思正亦為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為陝
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兵軍將甚盛河東之人
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有從行中者獻戰車云可

當鐵騎於是造千餘兩其制兩竿雙輪前施皮籬四木
運旋轉捷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執弓弩擡牌之屬以
翊翼之結陣而行鐵騎遇之皆退遁可以當鐵車於是
貴造戰車其制獨轅雙輪四小而一蔽籬運之於前以
禦賊馬之衝突又爲蠻牌施釘其上戰則鋪之於地以
拒賊馬之犯二者皆施行然河東東七月距暄旦暮已
涼鐙甲可鄉人人相視曰汝著固不可用兵今已涼而
猶未進事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之人
脩淺踐足竟日爲從道路之間問之曰汝何爲者曰救
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或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猶不多
焉爲虛聲以張吾勢耳若使諸師三路同日而入賊必

不能支吾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
初鈐兵先進賊併兵禦之鈐兵潰而潛兵與戰相遇於
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賊日增兵潛軍力不能勝
而潛平定遼汾之師皆逗遛不進潛給決利潰散之兵
藏夜而還人人震恐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尚十七
萬號曰百萬未出戰賊曰鈐皆敗不足慮也乃盡歸
老弱守營寨以當平定勝兵之路而併其兵以禦思正
正領兵出汾州執畏示怯曰畏不登守石嶺關遁還者
也斬之以徇是日十五夜賊於文水張飲以當日薪者
以告思正思正懼之嘶爲我百愛獲兩爭兩奔聚於顛
思正以小捷之故犯黃塢呼於中路曰汾州救援州縣

歡聲震地曰我師勝矣或持酒肴相慶曰皇帝聖慈吾
見其太平乎至有感泣而揮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戰賊
曰彼衆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爲也乃以鐵騎三千
直衝我師我師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
以敗兵數千奔汾州濕以牙兵數百趨慈隰於是汾州
賊勝陰德晉絳潞州之民扶攜老弱度河南奔者絡繹
萬諸州縣井邑皆望賊奔潰勝急攻太原遂破晉九月初
三日也賊乃進攻汾州且分兵攻慈隰以北諸郡賊勢
甚張汾州堅守以待救援朝廷分河東爲兩路其登
絳府州爲東路澤潞平陽府州爲西路經畧各命守臣
以候汾州十月初八日汾州失守州將張克戩死之當

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最險者僅一夫可以捍禦於
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制置經制平陽以扞北
邊然國用之窮糧食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豆
二升或麥麩而已士卒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賊領
銳師以逼回牛嶺賊於山下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
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爲之奈何未及前進而官兵自
散去賊乃登焉十月二十四日賊至平陽統領兵遁去
遂陷平陽官吏皆縋城而出爾後賊勝陰德平陽澤州
皆失守矣賊騎至河陽是時列兵於南岸賊據河陽望
見河南官軍甚衆鳴金鼓以懼之我師潰散而歸賊遂
渡河至京師矣　宣贊舍人許亢除名勒停送吉編管

許高除名勒停送瓊州編管知降州李元儒除名勒停
送華州編管知滑州李仲詢除名勒停送同州編管許
高爲京師南路提刑元爲河北路提刑各統兵數萬人
防洛口見金人弥自潰故也　十六日遣康王爲告和
使耿延禧降張邦昌直學士與高世則爲參謀是日康
王出門午後諸門皆塞獨啓東水門并陳州門　孫懋
除延康殿學士大名尹　知鄭州梁伯友落職降三官
提舉江州太平觀居住徽猷閣直學士張杲以老病辭
免南道都總管奉　聖旨許依奏致仕　成忠郎郭京
進狀畫其一乞置遁甲正兵所發兵逐走車兵權於天
清寺充殺錄從之　陳過庭除中書侍郎何㮚除資政

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孫傅尚書右丞簽書樞密
院李回自河上遁還先是遣回以騎五千巡視黃河既
退按大河使虜東行兵渡守卻皆潰回挺身奔騎馳還
朝廷大臣不商回力辞去位於是仍舊職宮祠　十七
日部集京城保甲　徐秉哲除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
郎曹輔除御史中丞何㮚兼領開封尹府職事　戶部
尚書梅執礼京發措置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司馬朴除
右司郎　王㢘特起復除直徽猷閣充陝西轉運使星
夜前去麟府豐嵐憲保州寧化晉寧軍並隸陝西鄜延
路帥府內晉寧軍安撫司依雄州節制施行令陝西漕
臣葉夢詢同河東漕臣蔣號專一應副王㢘係增置一

員　候騎言虜兵已逼近郊京大震於是戒嚴繕治樓
櫓明日知是祀青齋灌宇夜開三關議者或謂虜乘機
渡河鼓行而南有易我心不若四面十里之間各屯兵
二萬堅壁據要害以伐其謀別遣萬騎往來助之絕虜
道清野以來爲之保且羽使不得進掠縱蹤爾何虜得時
出兵掌其虛實今河北郡邑結營自守更迭使以元帥
降康王集兵開言橋燕山以動其心潛軍渡河合四方
勤王之師掩其背夾攻之虜不足亡也或謂虜兵已敝既
而我師挫衄久矣開深入氣益不恭脫不支我坐復國
幹不若權爲諸將徐議所向朝廷茫然不知所爲　制
日礙以資於忠功所以立朝廷之高篤於觀而立愛所

以隆門內之恩恭惟資王時乃貴弟方抗旌其修好肆
進律以寵府揚于大廷布以孚號皇弟太傅集慶建旌
軍節度使亳州牧兼平陽牧康王信厚由乎夙稟義烈
出於天資屬比勢之華將之約邀誓門之彼守之以兼
北宿帥之在列郎嘗伏節而出使充之其禮最人所難
方歲秋之丙時爲翊郊外之多壘雖能解國屬不顧身
手足興復國重勤於從往意氣自許乃不憚於一行載
惟誠悦是以　是用仍遷敍之貴加以巨藩因入命之
崇升之大府晉敍邑來增衍并服於載譽　之勳茂舒
旋歸來綏壽履可特授安國安武軍節度使信德牧兼
冀州牧依前太傅康王北制十月二十八日與韋妃

司出勅康王屬者靳邪舉師逆未欲撃還使和議通令
之宜朕受皆生靈視同赤子痛言修睦庶幾息兵宜得
發王往將使指惟我當爲慨然請行孝通神明忠存社
稷英氣不懾奇略有餘朕甚嘉之前塗祈爽益宜自慎
以寬朕手足之念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聖旨令我援
攜兵侵逼漸近大河自當多設守禦之具陪時搭樹又
差官多方預爲關備訪聞京師之民相動以浮言至鼓
扇造作不根之語長民不得安堵往往懷疑衆以致
皇師前皆無賴不逞之徒意欲能肆爲姦妄言語搖
百姓使人心不得帖然可應行布告令朝廷見行善遣
兵士擬把險隘選擇人才厚賞委用間諜奇兵詢奇策
十四
金幣官爵無所愛惜以寵余殺以捍敗守等見行分布
防城守具以固京師內外人民咸解朝廷之意各安其
居無得有動之言如敢有此等造言之人任捉民表並
重賞於法赦宜群吾諭各奮忠誠爲國以與安精付
開封府大尹出榜曉示兩日壬寅諸門關所傳皆隷諸
門捐有罰者十八日相國寺指敢勇兵仍給敬衣甲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竊念日我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
拱手立待滅亡昔湯武興王起於百里漢高祖烏合
而破強秦光武以單車而蕩群盜今我國家堂堂之大
而又祖宗積累深仁厚澤陛下有聰明睿知恭儉勤勞
之德天下樂於推戴安可以弱勢之強使弱莫敵湯武

高光奮於微約皆得奇才爲以輔佐故能成帝王之大
業今陛下欲與衰撥亂中興王室所用以弼大臣者皆
非其人曹瑢侍吏耿南仲庸儒何奧狂生聶昌函人李
回鋪聲務亦稱論迂闊獨唳過庭忠直孫傅忠樸亦非
兼濟經綸之手若南仲庸暗不曉事耳瑢昌則不然才
足以營私爲姦辯足以文過飾非陰附內侍進饕固寵
區區一心但爲身謀不恤國事寇未至則偃然自安寇
欲至則經務避守所以然惰探悔之計寇然無會自蒙
任用以來誤爲下與人皆飾之前人見今事勢遍切莫
不歸咎宰執故日前諸軍首欲啇仲疾華宜首聶昌
當兼攻退則衆患之情可見矣近唐恪趙野或以名擊
十五
其爲難爲高一城則以攻則一人不解生必以誅宰執爲名群
起爲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今欲以弱爲強轉敗爲功當
以人才爲先得一善將近者則兵不患不爲用得一善
理財者則金不患其不足得一善守河者則寇不可得
而渡得一善守城者則人不可得而亂求人才以適用
豈煩陛下焦勞人人而親之但宰執得人人才自足用
寇不足平矣今格昌等所引用皆貪汙不法之小人小
人有才過足稱大率君子小人各以類進大臣可不擇
哉伏望睿慈加意擇所委任以爲股肱心膂天下幸甚
十九日京募兵萬二千人　遊擊和城武曰敢兵
耳連遣使臣以兵動搖往往不復往歸敢妄報自十三

日雷作至此年二月一日方晴初用兵置烽火達北道
賊初入境日數十炬自渡河不復見矣　唐恪落職降
充光祿大夫依舊宮祠　二十日知懷州霍安國除徽
猷閣待制通判林淵除直徽猷閣河內縣丞范仲熊特
特改奉議郎添除直秘閣添差懷州通判鄭用授謀補
承議郎添差懷州監押賞功也詔賜北道總管趙野祀
帶方甲　姚平仲特與叙正任刺史令州軍□□防送
二十一日遣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斡离不軍知樞密院聶
昌使粘罕軍各日出門許以大河爲界且告和也　是
日斥候報澤州金人已過汜水關西路擐甲上城四壁
差提舉官東壁孫覿西壁安扶南壁王時雍北壁邵溥每

壁三萬人差都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傅都提舉王宗
濋都統制劉延慶范瓊統材武八分布四壁望郭康王
次磁州二十二日蔡攸罷自鄆州帶流戶勤王至南薰
門劉宴皇帝棄王次相州　二十三日孫傅除同知樞
密院事曹輔除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秦檜除御
史中丞　是日呼百姓登城甚急人心皆驚恐以金人大
至也　二十四日詔所張邑撤山石盡作砲石　聆爲
下軍至河不能渡守河十七日追聆傅金人游騎已
渡河殿前司選發邑爲閣作序擬三日而返報言賊兵
渡河朝廷下令再承從王閣詞帶將兵三百人出封丘
門遠探不敢宿而回報云大兵來奔而退其擊殺傷者

百餘人他無遺脫於是京城內外城門並閉清野指揮
方出內外姓爲搬運之衆勢作過劫迫拆城外般入居民
往就寺觀若止未發官府所有清野指揮更不施行
城外居民入御營萬民呼而殺脅已逼城下矣　金
人到城下逐日加多約二十餘萬南叔夜總管以二萬
人先到　二十五日手詔曰朕以眇躬紹承天資嗣位
旬日金人內侵賴將士之力義兵云至而攻城守禦功
尚未見效而承論致德上不用命人有怨言有司失職
致使在于金兩路重兵未退守禦之常方在驚悠爾
軍士念我祖宗創業以來二百年撫養汝等父母妻子之恩
德及厚恤國家艱難之時無懷二心無負忽忘奮力殺

命來已降指揮令尚書省置功賞司凡厚恩典益加增
重不限常制務要賞有功勸者必賞使停者不足凡功
狀未上衆皆觀望第在五等重不得不行宗社永安邦國
受福汝等力以富貴共保富貴之言念之白日凡厥
衆明知之　先是藉城中戶一人乘城至是統制
官范瓊於陳州門外披城毛兵數千京畿提刑秦元集
保甲三萬先請出兵自當一面朝廷不從都城又
乞行列設鬥出戰守禦遂罷給與秦元保甲白益
元蘇遂定京城因至其十萬人諸將募戰士市中道旗
不可勝計多是市井苗惡之人無闘志語五年觀
上清宮等七寶備以浴非當照遣使悅攻晁劉行出閭

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合兵入援多為邏者所獲
奉議郎馬伸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王元知滑州 趙
野落職提舉西京崇福宮任便居住 是夜燒南薰門
陳州門宣化門萬勝門續又燒西水門封丘門凡十一
座 二十六日許景衡召赴闕李回罷簽樞密院兼
萬壽觀曹輔朝那為頭金節 二十七日金人攻東水門
范瓊出戰焚寨 知慶州徐處仁命遊為赴闕王禋往
充樞密院都承旨王暎充副承旨 二十八日城上守
禦兵民殺統制官元宗及其子 駕幸宣化門唱諭奇
兵所保甲作亂殺統制官辛將等二百人 二十九日
詔人民赴宣德門請使命 何㮚為門下侍郎日下供職

冕旨三省長官右司並依元豐官制 三十日雨木冰
出不見是日冬至不稱賀不作節假請入對見於二十
一日金人遣楊天吉王汭守寶豈毋來議吏部尚書
王時雍知開封府事兼資政王汝芑員外郎王及
之充引伴官靈請畫河為界劉延不得已而從之詔書
云早已報命以全社稷遣聶昌耿南仲為告和使姚稱
感命無違以黃河為界王及之擬改為以黃流為界聽
命無違為虜聽王其意非止畫河而已至二十七日再
遣楊天吉等入議復以王時雍王球館伴 閏十一月
一日制曰朕紹承基圖治御黎庶賴元臣弼佐以資不逮
之臣宗大定功也賴非常之佐我有愚保若時登庸出

出命于庭用疊尔發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何㮚識達
以遠氣大而剛發騰英氣超乎多士挺挺不撓凜若棟
梁之隆嶷嶷匪躬屹然社稷之衛比躋詞苑進列政樞
勞輿義而紛忠毋從容而揚善慮乃嘉猷翽翼于朕心肅
天下之多艱當戒衛之方戒相予以濟非尔而誰是用
憲社制典章正名衛之秩序疏升右揆兼侍西臺俾以
文陪啟其邑采於戲悦崇崖寵遂致開元之隆祐前代
謀猷選正觀之風能登明選佐以燕翼克濟國事於梁
以收萬全爵治功於分屬之餘起圖安於委靡之後海
萬壽騫揚維德宜朕以定成尔亦多譽可特授通奉大
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曰朕惟宰相之方每

加其於遠用惟過臣之餘必務全於始終眷時次輔之
官勞乃以列辟而尚延輝功明命孚告治朝光祿大夫
守尚書中書侍郎唐恪材學而通智精以敏發由蒞權
多出踐揚外分節鎮之權蔚有嘉猷入長地官之副綽
著賴庸遂朕循圖名實稽克進參政本越貳宰衡懼荷
付之甚專亦夙夜之匪懈爲以我稱孝發將銳辯然孤
備多矣於事機應存或以於稽滯以疲未識中蕭莫回
是用昇秩殿以班崇亞殊廷而示眾席密揖經幄數矜芑
租於戲寵數之加頒豈忘於留眷忠誠之報宜勿忽於
告猷尚其欽承以永譽處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
一宮使兼侍讀制 加領海軍節度劉延慶為檢校少傅

依前上清寶籙宮使初盡河之議一出蔡口籍籍喧闘
于上御批付唐恪曰盡河之議萬口一辭罪不在朕然
其辭之恪因乞出乃有是命　呂好問除兵部尚書孫
叔夜首先勤王除延康殿學士劉韐除軍長寇江國韐
以落職與宮祠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昨奏狀條具徐
處仁十事其一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蓋尤務為姦
臣所謂尤務為姦非虛言也皆有實狀恪天資險詐
無行義知徐州日貪汙之迹先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
償其價載至和州蓋未凡在行之類悉自徐州往庭人
役夫皆徐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為之喧騰遂罷州事
其後蔡京復相引為戶部尚書京罷出知澤州今春已
召參預政事遽防大計自以與宰相不協自為若宰相
猜慢自用當以措畫方告于陛下安可坐視何其敗而
奪之位自為謀則善矣豈不誤國乎及恪為相至今逼
事亦何所措畫不過如徐處仁矣徼充位而已然亦不
若處仁之不為姦也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內侍處
王孝迪與為姦交乞藉聲御史以欲更所之比召安發
至中書議事聞發之言徐以手挂鬚之曰至道處豈
安有鑄乎蓋舉百端吏皆姦交乞內侍送御封文字至
其家無不餚帶從屬深相結納臣切侍班上殿親見恪
與內侍班瓯耳語久之而不已自昔宰相為姦必先結
宦官刺察旨以中人君之欲又從之延譽稱美以固寵
位唐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皆用此術正人端士皆指
是乎結黨懷姦陷害天下之士正小人僥倖之望
隸之名下者施行所以籠絡之從此益加欽所以故曲庇之略
本州縣吏之所為雖無罪士大夫而形大氣亦取與之
將故今日所引用皆帝極貪鄙之人為郎部官也為可
雖陷任私意迷察資格言以為而辯說及是為非嗜欲為
正昔王蔡京之見京與其子孫為時之而各辨語言士
大夫皆能道之以為口實此以正亦之從聖人所必誅
者往往在陛下前言語反覆前後不一如近日奔北與
不奔北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如蔡京如近議三鎮
不欲出於己令集百官之議及百官議上即投言不奔
也以議奔北者入為三等比與京分上品為三等無異
京以上書分三等寔之重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姦
今恪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遠事勢迫切不可不與北
而姦計不得行乃變易形術謾士大夫得罪者多矣翱廷
復有大議雖皆直言此亦杜天下之口而疑其姦也若
廷議三人忽遣使行處矣亦不至河豈有求河為界之
事處未當求稱見舒號所急與之其不知幾如此可任
天下之重乎自又以來所用以為宣撫者稷兵而出係
國家安危李綱李彌大也言官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
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為國之心哉以天
下之大固不可盡責其擇資太守如河東數郡及燎淘

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如禹長驅而入無人
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擇人而用之使兵望而遁汜
水關之險蔡通都邑亦不與之而徐令京城守禦蹂兵
將無所統一人備不能安堵則宰相何用哉其無所能
可見矣但知為姦不無國事豈不負陛下寵任乎蕃昌
則姦人之雄尤冗濫者因陳孫光引為蔡京之客在京
之門專事口舌斫鞋事撐而京尤喜之不次擢為戶部
侍郎未幾京尹欲為蔡京中傷王黼反為黼所中而罷
居鄭鄭倚州縣之勢豪奪人田宅州縣請托招權納賂
無所不至為臣僚所論責居湖外蔡攸方國宰相以昌
為呼可用遂召至闕令春士人伏闕昌為尹詔太學回

諸生曰王時雍欲盡殺爾等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自時
雍親戚皆詣殺去乎以虛言悅士人因上書為昌為樞
密院者甚多昌之幾卸不倚太宰類此撫州范世英訟
昌奪其物業昌曲為編管世英行過撫而卒使官押之
人害之也復逆世英之父與祖等桀府獄雖有旨押送
大理而昌不發遣使大理官就府推鞫自有刑獄以來
豈有是事若事理直何必留府昌欲世英三世被害緣
酷如此豈有仁心哉閻門祗候陳新昌怒其豪世英作
狀撰條獄毒楚備嘗鞭兩股皆爛百姓左二日為世英
送食昌以事誣之痛決至死刑之冤濫一至於是豈無
怨氣之和致上帝之怒乎江鋒昔為撫州教官與昌有隙

務至都城誣善人押出門開封撥事使臣范振受贓三
百千大理勘至編管昌乃留密院生奪予殺之撫皆在
昌手殆不發朝廷矣蔡京童貫受婢皆蓄於其家實昌
馬有指揮令昌取納又送太僕寺因賜馬取為己有乃
軍興用度不皆之時開封有錢豆助國用昌乃請與蔡
為私宰罪為臣僚所論坐架司寄姓名者甚多加術人
郭莽輔及既如延道人者皆與官寄姓名緩急之際何
賴焉今日募兵充為急務諸路善人多募皆昌故舊輕
蔣小子姓謝姓丁者是也市衣出官不問能否各與官
告長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欲昌乃以為私
恩茲患託解圖若哉李平西肅過不才家有美婢以昌

悅之引為少尹後使權延路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
豈容不才者居之唐恪荐昌欺權可畏乎寵使為己助
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為死黨朝廷有
此二姦所以政事不脩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者將士
莫肯用命不足怪也昔季梁在隨楚人仰之宮之奇在虞
晉不窺兵國有人焉可也今文武二柄乃付二姦是豈
夷狄侵侮土地數削而國勢危蹙矣伏望　陛下睿斷
赫然乾斷遠之天下幸甚奏　聖旨唐恪除觀文殿大學
士中太一宮使　是日賊攻善利門告急殿前司姚友
仲逆五東神臂弓硬弩一千五百人救援　是日奇兵
作亂殺王健撥使臣十數人內前大提舉殿前太尉王宗

凝戰郭魁方延完是王健創奇兵有識者鄙之曰凡兵
用之有奇果可以盡其守一時招集皆叛亡無賴當籍
之徒故有是亂　百姓殺東壁統制辛康宗以指揮城
上兵不見賊火不得發箭砲百姓疑細故殺之　以
張叔夜為北道都總管　手詔朕以祖宗社稷之重與軍
民共守命登城捍守將士諸不發康毋致疑惑　二日
駕幸東門勞軍賞賜孫覿為支軍糧賞賜不平降三官
罷以王時雍代之　是日粘罕軍至城下先是王及之
告和軍前一莫有留城池金帛之要及之乃曰及之奉
使朝廷不易信莫若元帥親至城下乃與俱來後以及
之下獄宋伯友弃鄭州勤京師以為從粘罕守樂命已下

有言教藏官觀江州居住西道總管王襄弃鄧去淳守
高世由以城降郎儒除知京西河陽守燕瑛弃城遁去
為叛亂兵所殺司錄事參軍郭官以城降河東諸郡或
降或殺殆盡惟河北郡有堅守不下者始朝廷以屬去
歲莊畢掌生藍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先決汴渠水灌
西北郊牟駝岡營務粘罕因縱火初加燔數十里賊帥胥
盧弥移檄勁極劾左副元帥曰國相粘罕者屯青城粘
罕自河東入者也太子副元帥曰二太子阿里不者屯
劉家寺阿里不自河北入者也其餘賊寨多在東南初
監官李彀與治兵械秋末上命彀閱兵劉家寺教因取
紅帛砲坐砲置寺中不知數至是盡為賊用京城遂悉

盡士諸門乃命官守四壁東王雍時南李擢西邵溥北
安扶孫傅為大都提舉四壁守禦使何㮚象之四壁各
多掘務有事不相關曰人甚苞之又以東南受敵增立
守禦東劉延慶南郭仲荀回面各一宗室象提舉十步
一將十步一長十長一統制又每壁各置彈壓官及其
官屬統制官辛移易不常又諸門悉以宗室司啟閉初
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可惜春以召
和氣詔提之是日逐於牛于開封府前且令新城蓋張
青蘸以崖木德仍自東壁始辛康宗於倫歌號持重務
豐紀律士卒欣苦之戎鼠百姓康宗及矣不然何以易
旗幟揆不知其情乃並宜德門聚數千人與登開鼓置

登東華門樞譁號呼京尹及彈壓官皆不能制衛士自樓
上射之衆發定逐趨東城擒康宗殺而磔之并部將十
數皆死至晚猶定殺壓官推其尤者一二人斬之是日
寇攻東水門矢石飛注如雨欲以層盤及碌碡洋之夜
為鳳砲王師以鐵鉆繩系之殺其勢又鬥囊藥河寨月
壘以矩之駕幸東壁撫勞將士范瓊遣班直五十人下
城殺砲賴劉光國援之而免賊又攻通津門甚急姚友
仲領千餘人下城接戰殺傷甚衆　三日駕上封丘門
聖旨李綱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限
指揮到日下星夜發來赴闕仍曉示軍民　駕幸北壁
犒賞兵未動級者高賜甚重賊晚攻東水門其日駕幸北

壁初寨兵未動殺者賞賜甚重賊攻東水門甚急盡殺
人縋城禦之燒毀其砲架五鵝車二然砲架所存者尚
七座其未立者可不勝計　四日駕上鄭門幸四壁南
道總管張叔夜以兵四萬會城下詔以叔夜為延康殿
學士駕登鄭門召面以溫撫與番使曰軍來也誰云粘
罕初在瓊林苑已而入青城夜攻宋門鼓聲甚急詔提
初寨回獲級數百東水門又築夾城　五日駕上南薰
門幸南壁詔用太和儀衛務從簡便以障泥乘馬不除
道為行泥淖中或牽卷衍提而行躬擐甲胄登城及賜
戒注及食時都去御膳再取士卒食又賜有差不至注
備差使衛二十千每壁文武官發七千貫所用不可計

廿六

其衛士射殺虜殺者有功賞之有厚賞駕幸戴樓門召見
張叔夜埋為道設殺大學士就諭何㮚經略常賜之兄
是諸道兵未至叔夜率先勤王以其二子領前後軍也
陳州門叔夜有功凡三四戰敗少都又詔叔夜為簽書
樞密院事以南道兵入城殺日不絕詔壁戎攻東水門
尤急孫傅度簡上城初何㮚孫傅議賊之再來止欲去
嚴結和好議今不可復唱和議又以無兵以戰乃闔門
堅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師京師之兵不滿十萬秦元統
教保甲雖從然恇怯無足用皆有五千餘人聚金刺傷
門外胡騎六七疾馳其前諸兵棄兵逃走敵亦知我之盡
實無所恃既而勤王之師近無至者未發東道總管胡

直擒為賊生得執以示城上都人益恐　蕃賊魏三天
王陷州　鮮于可除右司郎官　六日馮澥尚書左
丞耿南仲依舊門下侍郎其請給事毒樓續支破　金
人連東水門陳州門宋門常下寨自後日攻東水門粘
罕兵南壁紅雜宋觀相敵虜能以利誘諸縣者反致以
情賊初列郎力攻東壁通津門揭子城時劉延慶趙練
邊事將兵鎮有法遇夜亦於下積草數百數之以烽時
有獻議置九牛砲者雖程聲皆可敵東壁用之聲碎其
賽拒詔封獲國大將軍者賊知東壁不可攻於是逐南
壁以洞子自蔡運薪一一寶獲龍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
將米入賊又為梁安樓下矢石不能及賊戒軍曰宜

廿七

出兵擊之且援其來今我所受於將士莫曰須勿毀棄
城一夜忽為虜使虜得許謀複之尤以為利然至二十五日
賊至白兆陷　蔡京賜及弟攸卒皆死城中震駭　大
名府進士司文政上書言攸不可戰恐成戰禍區不可
及何㮚大怒取　聖旨處斬詔令　都尉向子褒句子
務不合擅便入上城各降一官　鄧肅范宗尹皆議制
北今我為拜至朕失天下心人先次疏議續除集英殿
修撰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七日金人遣使議和　是
晚王宗濋領牙兵千餘人下城與戰樓戰之是夜姚友
仲正集從子依戰又鋒不在兆揚子城下射辛將校施
效方努監督砲石亿所陳為砲箭所陷雖下少負亦不

大勝賊勢稍沮　八日攻陳橋門尤急東水門大敘
九日金人遣使借糧請和　李毅先次除名勒停　早
宣化門告急姚友仲領兵守南北揚子城所以不拆禁
水門者以水門近犯故急攻二揚子矢石如雨樓櫓皆
壞初朝廷為防秋之計上親幸封丘門敵外投砲錫發
不皆砲架砲石盡在城外劉家寺賊皆攻善利通津二
門不三發日陷城下立砲架僅百餘座盡是劉家寺者
但采得生木皮包裹并濕榆木綠廣定裝軸砲而已
張叔夜除簽書樞密院事　十日龍德宮德西宮出錢
助國東里豪民亦如之或以酒食犒師　金人許和以
都水丞李遐權右司郎官司馬朴為報謝使徐詩與郎
中不赴降一官　張叔夜與孫傅同指置四壁兵將
南道都總管錢道並總部制　十一日詔以星變令六部
人吏及富民各獻車運砲石上城詔陽河北賊所在以
來燕雍無寧而金人入寇不已至兩路刻兵一歲之間
再犯京城朕毋與講和以求息兵言又割地如剝取肉
非是棄河北之民也欲與金帛取贖以復舊疆令事勢
危急四方宜司患難京城失守則我亦于盡陷番夷永
在塗炭可河北一路盡起與民之兵守臣自將倍道兼
行星夜前來殄蕩寇以安王室天下平定與汝共之
除當賜外更重優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　十二日
開戴樓門許百姓搬外柴炭木植等賣仍差卒二百人

下城打撥龍河水　詔加鎮海節度劉延慶為檢校太
傅　劉鞈以守禦無狀落職罷以自劾除延慶為使邊
築望臺高百尺下瞰城中又飛火砲爆樓櫓並銷修
繕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城推以呼聖將士以
鉤竿拄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鉤子焚發火焚梯衛段引
邻軍士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　十三日金人據敵
運柴百姓入河老瑾以六校之　雪晴李處權使兩軍
而不見路罕亦不受書云已遣主兵者討議　金人是日
攻宅竹　十四日焉再上城摞甲掃眾殺狂攄城下敵
勝當賜之金帛　焉華東水等門無翰軍只守禦使提
舉李擢除兩府以故遷罷以日益代之初護龍河自城近
近部以水赤水以為其深其後雪寒水合賊於冰上布板
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日微晴上登
城見冰凌填塞殆盡乃有是命　焉衛朝陽門胡兵千
數逼城出不進殆衛士三百餘人下詔從之遂與合戰
中有執指者二人獨奮身躍入至手執五六十輩而餘
兵不進詔促使援之李無背前者二人既死上不得因
下城初舊制城樓禁火士卒禁寒不能執兵至有僵仆
者然上在禁中徒跣祈晴又滌罰刺血路禪不絕多給
衣襖務令溫暖聲皆感泣不敢憚勞以勤王師不至時
令排戰以示敵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不每出數
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亦十　失五六至自死亡已數千

人賊又遣使議和須上或上皇出郊詔不從復請以近
上親王詔遣王行將出賊具兵以逆之因不復出獨遣
馮澥代行賊聲言失攻城甚急南壁惟字乃字號二樓
最危時城濠迎已爲高陵賊既副城砲近七八樓多發
矢石動以千百計既非受敵往往塵弄或正之則賊指
爲姦細而殺之賊砲城上稍息拾矢石反射城上交下
如雨弓弩多不能立死亦衆人乃能一發傷者甚衆給
賞官皆應給不辦又樓櫓之屬爲矢石所壞殆恐不支
每一柱一枚率厚賞募人既而有中砲碎首者有爲流
矢貫之於柱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遍使之或請以
磚石壘壓可免砲易從之頃亦已爲便毀而反挾多爲
便毀石殆損因以布囊貯糠稭其下預用火牛車以備
雲梯之末雲梯之制高於城以縱貫於木似梯而寬其
下施平板板上小龕家以牛皮可數人以揺城又其下
輪軸反如車也前所不施入有鉞撞竿者其制用長木
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以鐵作軸雲梯之末逆擊之應
手急索則梯可例急攻之際皆用之壞其二梯殺賊于
餘至是日撞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竿引火燒樓櫓
纏裹及火牛車不可猝通頃之賊稍登城有執盾者棄
之乃下是夜殺攻　十五日大雪賊亦上城三鼓舞
聖旨金人犯順中外驛騷蓋朕不才之到令自月十六
日可避正殿開萬勝鼓樓北門從民狀株　翻呂至絳州
絳州人殺之　十六日金人填護龍河疊砲車以攻城
是日以砲於陳橋近東壁壕池入於皮洞子白頭土灰
石不入　駕幸東水南薰門兩作泣深　十七日過登
天樓未攻東水門聖旨宣化門東壕內賊兵以栈盧豪
司兵全不措置不自詣罷滋長賊計可落職與宮祠李
擢爲御中坐視賊兵進破壕河中三分之二顯見守禦
無方各降兩官爲犯慢不職之戒　十八日金人過鐵
龍爪未鉤破子上敵樓鐵柵　遣忠副郎閤門祇候秦
仔齊蠟封文字詣康王奉　聖旨訪知什郡斜合軍民
共救起義兵皆祖宗百年養忠孝之士天地神名所當
佑助擇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
宗澤充副元帥同力合謀以濟大功　李處權
以再遣辭行副御史臺獄　詔張孝純贈開府儀同三
司張汝貼徽猷閣待制餘並除七官選人路承議郎與
恩澤三資餘司與恩澤五資　十九日賊侵晨以大橋
三覆火其上相繼攻水門拐子門搭材四人縋城橋以
水沃水同撞竿折其梯墜者甚衆三搭材死之　二十
日遣使出和要親王出盟　樞密院劄子金人犯順直
抵京發傍居民憑陵郡邑雖有和義之請未聞退舍
之期主上出宮禁之藏御士卒出錢然有難塞之欲雖
生無厭之求近日於都城四面作雲梯鵝車等窺伺間
隙攻打堅城多設虛寨立疊疑兵欲絕聲援樞府職當

機宗親履艱危雖上聖垂仁猶欲按兵而講和然大臣
仗義豈能顧位與偷安念萬里之福負羣四方之豪傑
乃父乃祖被聖人涵養之休惟孝惟忠賢臣子孰為之
事宜悼大勢圖報上恩爰飛號令之末敢欲施為而不敢
如檄書到日應仰監司郡縣守貳佐令悉許不拘常制
起勤王之師如見起發仰所部領官併日進發前來救
護宗室如有起發去處不拘遠近內外許隣里豪傑連
相勸率招集雄勇不限數目各自推擇首領前來或有
隱跡去處山林自相團結已成隊伍許其名申到在官
司不拘軍人百姓亦許自効逐事隨宜四面攻討其所
發護隨事以聞自郡鐵以下已有立名推恩顧忠臣烈
廿二
士相與竭力以成大功時不可後劄付開德府照牒前
路火速施行知開德府王樣除顯謨閣學士　二十一
日遣郡王二人及曹輔尚游出使　將詣東南二壁提
舉官安扶罷以劉韐代之　二十二日金人遣郡王回
要親王并何㮚　二十三日遣京畿兵手出戰敗死千
餘人是日大雪祭太一[illegible]賊登東水門及陳州門京立
天極殺座不嚴城中有楊莫施下城焚燬者自日受甄
練司　二十四日賊遣使來議和　范中回顯立死達
五官贈待制　陳州門火焚戰柵者三郡樓城而射之
是日早賊縱火梯四乘來攻字字號樓子三乘為樓
竿所焚備字字樓子樓所不及火炮燒三樓子賊人皆
登城鼓譟擂鼓喚殺為樓子盛火不可過姚友仲伏劍
擁班直守禦宮軍兵救火火勢又發賊斫壁救從其衆
賊遂退是日大雪我軍救火牛燒金人洞子又以炮宣
化門東敵樓二座即陳州門也金人十數乘火作上城
守禦人捨敵而逆然攻城益急用撞竿燒其雲梯二救
賊于錢其穴蒙撞竿不及敵因就其上以長竹孔穿延
燒樓櫓擁牌及牛車草蒲刃不可向通其貯水桶管水
合二座樓頃刻而盡賊徑登城矣得附自從百人禦之而
逆其衆殺攻前此軍為郭京者妄稱有李藥術募衆為禦
兵救于天清寺號六甲正兵初為承忠郎舒要異
大笑每以危急告之京輒笑而已民衆語及京百執以
廿三
手加禮時何㮚篤奇其兵五千餘屬於京有士人上書孫
傅其略以謂自古未嘗有以此成功者其朝廷或聽之
宜以付之兵俟其有功乃稍進任今關衆有一二萬或
失利則為朝廷羞傅怒謂客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
細一一知之幸今與傅言若語他人定坐沮師之罪擒
而退之又有劉宗傑傅德政之徒各募衆或稱六丁力
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
京嘗曰非朝廷危急吾師不出至是乃登城坐張旗繪天
王像指示衆曰是可令重膽落矣衆亦異則是夜就宿
上門　二十五日大風雪金人攻陳州門鵝車洞子雲
梯矢石如雨午時遂登城守禦人奔潰兵甲下城乘縋

而東水門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都人自殺及棄男女財物於河井者不可數初欲焚城先却曾帝姪往軍前既而傳三元帥令殺人者族遂止是夜南薰門陳州門東水門西水門大火光如白晝先是四壁已京發保甲及五軍共十七萬同時舉二百使臣十人各僕射何㮚樞密孫傅曹輔皆在城上又說郭京為兵以草澤為統制如傅彊孜張翊陳忠之類凡九十餘頭項其後小人以紅壽戲事詐有郭京楊適接無邑盡向東南門白雲之句遂郭京爲將人多從之朝廷命爲統制識者如其必誤國也又請統制皆自號金不受樞密節制既不齊一而務姑息人不敢更加之罪皆不問兼

以勸勵遂至成字如劉廷發弟子光國發威思之指爲罪隸者其日稍集以師初郭京既爲朝廷用奏統役取其武勇但相視面目以爲去取吉武已數爲將京不許曰公雖材已但明年今月當死恐為吾累其廷妄自誑類此或言擢用之初試其術有異京曰誘金人唾手而取與內侍蕭克尊信傾心待之是日大敵宣化門出師去敵不百步又天已明人固已疑之先是每出師城上皆將滿符示師輸將則弄力以射用此退賊京欲出兵乃令守禦人皆下毋令窺軍恐誤大事獨與張叔夜宣化門怒城頭上以觀兵數百自稱兵才出所謂云先鋒胡寨奪爲數百足矣部人皆喜戴傳為數千

其實妄初賊軍陳州門外自內出正當其鋒我軍殺百人方斬潰賊二百餘騎與之皆沒河中踐蹂殆盡衆號之聲所不忍聞賊因登門方急呼守者禦之吾衆已亂不及出矣京見事去託曰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遁已而得楊稍洮來者不絶初朝廷募有能下城得賊其首者給武節至是一城身帶十數級士爭取各訴其是本當但兒累獲旁呼人方疑而去泊六人尙登城與逆六甲背斤之罰也及我清敵城上連呼方勞守至隨後追之殺不回身中無刃身溢里長聲言望焉出西叔夜更不可支下城遇亂兵首中三刀賊先投道崇門官者黃經臣望闕再拜大慟躍入火光中死

呼樂人歡唯田瀕立死之語時侍制宮其千子 賊出獸其親叔比數百人我殺犯之亦潰無救與子敵者陵河兵與一百姓自京北者擊高樓遊舊城門皆有逆徒舊宋門河上穿我門而入或渡河而過嬰兒婦孺棄死道間者藉藉相哭之聲震天公卿大夫華服變節表帶布重委小巷民家劉光國領西兵秦元領保甲從北門斬關而逃廣登城者雖未下而京師驚擾四城樓櫓皆遭焚燒火焰突起乘風中東南爲甚初衛還使者劉晏等四人從和朝見紹之帝停群及是百姓趨往禽之晏等呼曰我來從和正為若等毋救我衆不聽皆爲之有以兵殺何里不者曰爾時南京已無號令不可罷渠曰

晚上登東華門宣百姓授甲擲兵器樓下遂云時大軍
既潰民無鬬志授甲者滅頃歘棄之至夜中宮寺從去
宮廷無一人唯景王杞梅執禮秦檜謝克家三四人在
上左右傳宣命令因諸謝克家授書往東前出不由門
縋城而下纔一二人隨行從南薰門出闕至劉家寺
見二太子　二十七日有殿班指揮使將官集數百人
欲衛上冒圍出奔上御祥曦殿挾鞭不挾上上召見
宣曰汝是何人汝是何人敢爾宣曰上以足抱地曰望
不須死欲盡忠陛下陛下不用大事去矣上逐遂內
秦檜要由翁之二汝等旅寄而去果能保全乎攘衆然
檜曰我今為女皆遂首更刺其往軍前議事如何蔡經

卄六

唯於是秦檜復論著往其云或以兵擊然後斫首過門
暴甚因益內庫器與莫敢誰何賴上親出慰諭時
左言亦為殿班指揮使左軍之叛也因擢官為防禦使
以安其心　二十五日早大營宣化門郭京出兵兵敗
賊來攻字字樓字于外師毀變置未成擢步未備賊遂
登城殺潰城陷初京師被圍朝廷急於命將有郭京者
軍中一老會員京師專用六甲法可以生擒二曹其法
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人擇曰武於內朝廷信之不疑錫
以金繒數萬討使自募兵恩數備至人皆呼為郭相公
其所召募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武藝精否但擇
其元命合六甲法者有賣線兒京一見授以將命從晉

類此賊亦攻圍甚急京談笑自若云擇日出師直抵三日
可致太平直抵陰山而止其所招軍但欲斫首級不必
戰也前期置天王旗每三面按五色方或畫天王不知
何法也又有劉無忌乃貿藥道人嘗以身倒插泥中乞
錢亦作統制召募取江淮有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
東南外白雲之讖初郭京出延殘兵接於宣化門者殺
千萬人依敖云既京前軍已得大寨懸大旗於賊壁矣
又教云前軍登焉千人又又遣使臣傳令樓子上除守
稷外餘並不得上蓋郭京以六甲法能使人隱形言未
賊口賊分兵四翼鼓噪而進衝斷軍前一掃而空居後
者悉殲獲見河盡為已為積尸京遂壺不可捉又城門急

卄七

閉殿帥大爭錄衣公城而上止用雲梯一隻可容五十
人初十餘人登壘官兵無一用命者城遂陷是日午時
也　京城陷統制官死者三人何言慶陳克禮死於賊
姚友仲死於亂兵劉延慶并子光國奪萬勝門帶班直
長入祇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獲焉遂録也延慶陷金
明池而卒光國携王黼愛妾張氏以逃行十餘里富道
騎及之遂殺妾而自經　是日班直徐都亭驛門直入
執處使劉晏斧殺者三人殺之先是十一月二拾八日
諸差翰林承士莫儔防禦使高世實解伴翰忌不使人
劉晏于都亭驛晏曰皇子元帥遣晏來云國相元帥一
軍非晚亦到元帥請皇帝出城會盟儔等答曰伯延之

國義乃骨肉與元帥相見固無害但事節不順雖以家
至夕晚都人見大兵已傅城下豈容車駕出郊二帥此
來正欲彼此不失信既許二元帥都為士庶留民遠權
不敢車駕出城所失信更大晏翁以為然晏至驛使欵
朝見上閤左右大臣以前遣王汭來不恭不敢見之孫
傅何㮚請留而不遣諸使人只就館議事不須引見傅
等奏不引使人恐難為辭亦恐劉晏不肯去況斡离不
於今朝表疏有善意乞拒絕其使如粘罕遣使來不當
陛下還令朝見否若彼須引對恐於斡离不非便臣
等遂曰與劉晏語以稍識義理此非王汭彼倉悖使之
比上曰如此即引令見晏果執禮甚恭奏對嫺慎上大
悅厚其禮帶晏懇不受晏乞死去又數日粘罕軍果劉晏
城遣蕭慶使祖拯寄院游列蕭慶楊誥為毋吉拯
烈來使蕭拯鉢然有口直撒烏母孛毋輦烏而後撒离
母乃女真人其與所親信者耶律真傳高世貴館伴次
日引見上數慶等力陳本朝失信辭如三鎮已許了兵
纔退便不肯交割今雖出書詞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須
要與皇帝會盟方敢退師上令僑等宣諭曰三鎮非不
交割自時三鎮軍民不從因而遣使告大京覓三鎮之
地都計三鎮稅賦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又奏云大金
收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上宣諭曰
此乃前日臣僚啟議也已行貶竄自有國書回二元帥

且須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不相忘當徑退至都堂堅
執前說云相公諸人須是與皇帝熟議方得穩便何㮚
答曰本朝自祖宗以來車駕惟是三年一次郊天方出
城又居未嘗離大内一步況今大兵在外都人豈容車
駕出門此事實難相從皇帝自有回書便煩太師諸人
委曲復知二帥就使還至驛授書而去又數日蕭慶再
賚粘罕斡离不書來堅請皇帝出城會盟不然即圍城
之軍決不解攻城之兵決不退未攻城前若車駕出城
二帥當執臣子之禮若攻城後更無相見之禮若詞使
人言語太過即請斬之使人不惜一死此事乃是貴朝
社稷僑等奏曰此事恐終乃難況從至是遣李棁鄭僑
太常少卿充親謝使鄭送伴使閤門宣贊舍人李德充
副之閏十一月十四日粘罕斡离不復遣蕭慶楊真誥
斡撒离毋同李處權等來使就差李處權作接伴使先
與莫儔等相見曰奉賀適回好公事且喜得早了當國
相元帥皇子元帥云皇帝不肯出莫是疑否儔答曰亦
何所疑只事節不順慶曰國相皇子來時全憂等奏知
皇帝更不須車駕出城只要大臣計議近上親王為質
便待退兵様兩路割地了畢却送親王歸儔等即具奏
知蕭慶等又言來時二元帥云陳州城濠已填了三
分之二長一里有攻城器具二車百乘未推向前如依
得書中所言十五日敢慶等回和議便定不然二元帥

云亦不預慶帝三人一面攻打若一箇軍人登城只要
僕射何㮚出城議事㮚變色上亦不許宣諭使人曰待
遣大臣馮澥曹輔前去見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
質上宣諭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爲質如皇太子數歲
如何得到軍前撒离母曰這事也有商量如上皇皇太
子不須出去只告親王二人出城爲質上宣諭曰待遣
近上皇屬出城㮚慶曰議事非從解何㮚不可如馮澥
曹輔皆是違去怯懦元帥決不信其言上宣諭曰馮澥
曹輔皆忠賢大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慶不
以爲然莫儔高世賓請對力陳尚已不敢仰煩聖駕
出城其心乃爲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遣且如
幹离不前日到城下要宰相陛下即蔡邪昌要親王郎
遣康王爲王今兩軍並傳城下黏罕兇悍有謀又非幹
离不之比豈可不以宰相及親王恐貽後日之悔蕭慶
曰館伴且須催督朝早出城若更遲回恐誤大事至驛
上降內批付儔等令再三說諭使人本朝宰相只一員
每日處畫朝廷事務應副軍前不可時頃闕官已遣輔
臣爲澥曹輔去請事自可商量莫儔高世賓委曲致詞
諭曉慶等曰須得何㮚并親王出城事便了與便去如
或不然決定攻城若破城之後不知大臣欲得大臣親
王欲得親王慶慶等此後更不復來矣楊真幹又索于
戾人儔曰皆已氣疏領每不知存亡慶遽止之曰在此

閤者猶不皆遣況于戾人乎授書相別乃閏十一月十
八日也十九日朝廷遣知樞密院事馮澥簽書樞密院
事曹輔代宰相宗室仲溫士訥代親王出至軍
前粘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送馮澥等歸不交一談自
此攻城益急晝夜不息二十四日劉晏每入城是夜大
雪深數尺莫儔高世賓見劉晏晏曰皇子元帥令晏急
入城徐書不及云兵已登城如才樂得祥邪極力爲之
如力有不加邪告帝皇出來相見當悉保全宗廟社稷
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破城晏曰城上守禦行徑
全然未是使火炮前燒箭樓子何故倉忙若敵樓子不及
但用大大門奏定多特長鎗等待上雲梯人照刺令墜
可也晏見城上守禦未是恐不可保次日劉晏奏康
王离不之意上賜晏金束帶遣至都堂宰相執政請大
臣猶不肯遣親王奏使儔等力爭之不從歸至驛雷大
作未時後聞驛門外大擾守門軍士入報金人兵馬已
登城前軍拒直皆敗走回宋崔門已閉少項晏等殺
二十六日大雪金人盡得四壁城上火益盛百姓携
荒擾如初敵兵委棄殘卷者往往拜行劉不廷董爽之
兵火四起遣何㮚及親王爲請命使秦檜李若水司馬
朴相繼納款軍前尉至西北壁寂無一人乃代城外林
木斧斫取柜杈作障又藏城內死驚及逸已皆回之向
內城外盡作慢道城內者則塹爲吊橋不三四日皆舉

初破城賊下令縱火焚城時何㮚率百姓欲巷戰甚衆如雲由是斂兵不敢下乃僞倡和議人心稍安 駕登樓宣百姓遣宰相何㮚齊王議和午後何㮚齊王回同金賊四人入內 記載高俅名勳傳燬時編管 是日早龍德宮開城破太上皇帝爲衛兵擁入禁城上皇猶稷閤衛兵發殺內侍官鄭詳以下遂由金水門以入躊踏雪中移時未知所向上聞之遣帝孫景獻王珠領殿內帶甲親從官二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宮時寧德宮皇后已入禁中矣 又云早駕上宣德門以軍民越王同吳幵出已知二帥令同要宰相何㮚李若水自軍前乞令職位可與出軍前奏皇帝勸何㮚及越王出和議當晚請令使講和議乃回邀欲太上皇出城相見是夜五鼓陽德殿大火 記釋王及之李處遯羅叉之復吏部員外郎蘇權以弄道辟行貸御史并覿寬叉釋之 又云京城十六門皆爲番兵占守吾兵無一人在城上者當日早班直及諸處軍奪萬勝門奔出者四萬許人京城大擾哭聲不絕而士庶近上者皆扶老攜幼藏匿於小街深巷之處婦女連首拈面自毀形容或入井或自縊半死半活而弃在傍者不可勝數 二十七日四更上御宣德門撫諭軍民兩國已和議各令歸業黎明雪止自城初破金人雖毀下令不得擄掠然擅下城殺子掠搶刀於貴家富室劫金帛駝馬子女無數

十人作隊甚衆小人輩因緣爲姦或爲指縱或就虜邑焚殺其號呼晝夜秉炬公肆劫掠是夜又火焚雲騎橋明達皇后孟昌齡等宅神衛營蕃衍宅以燒千數間民見東南火作爭走西北悲哭不止幼稚弃於河者甚多大尹徐秉哲出舊城撫諭令日敢有劫掠者從軍法至節又城上番兵皆釋甲小民過城下番人擲錢乞之或往復數十千語人曰元帥與我輩三日破城今止日半是取諸門所積金帛如山爲兒得之所弃者錢耳與節欲上出郊親議或太上皇皇太子亦得上初不肯出大臣有請行者上堅不從且指天帝以示之曰萬急有此而已先爲手詔曰金人欲款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北營親與致鬻焉遂許親大事 記二十九日又云是日駕登宣德門救守禦官吏軍民之罪皆赦諸當放城中民趨德陽五嶽觀盜官錢天大雪風死者道路人爭食之入室焉是日星見經出餘丈四更沒是夜馬軍燒採石營火 又云是早朝廷差人又出榜告諭城中軍民等已和議了更無殺戮人情稍安然何㮚在外與金人畫一以十二事和議如割地河北歲幣稱藩皆金帑之類未定間金人須要上皇爲質 二十八日雪止日色甚明赤人皆言不祥又訛言下晚洗城於是大街居民逃隱窮巷提攜不知所爲豪右搬運婦女以灰墨塗面百計求生是日又榜云朝廷

既遣使回大金已許通和只候何㮚入城便作講和盟
誓所軍民等安心著業其避敵者各放罷不得驚擾有
違約束以軍民法施行復有詔文武百官秀才僧道父
老等相率詣營前謝二元帥乞不及城全活性命之恩
願竭軍者聽以金帛牛酒何㮚等回歷牧城兵盡放入
和議已定郡遣皇弟大王以下十一人詣軍前謝之晚
差竟變因以尹并府官彈壓舊城外府尹三衙彈壓城
内民稍安捨然衛閭下城亂焚劫則北皆墨水至亡蔡
明達第明宅皆火太學律學一空待漏院稱闕發燈柩
密院實錄已燬植皆火燒　二十九日天陰稍晴城中
軍民或詐為金人縱火劫財凡捕千餘人稍止百姓分
其尸頃到而盡自後日日有之既有黃榜以當郊在郊
外是日百姓犇往謝二元帥以牢揭金帛者自内門抵
南薰門闕隘于道路皆都而不約自二十五日至是日
士庶皆得幼老漫汙衆求入內城雖貴游無不布衣塗
既者　三十日質明駕出朱雀門上御馬素隊者三百人
諭青城見二酋至南薰門南立馬拜揖從殺賊悉下兵
衛許以百人從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門道中立俟駕
回衛見上皆以手加額焚香而逆是日未許相見車駕
宿齋外殿闡之皆惘然夜有揭示奉御筆徐秉哲曉諭
軍民各令安心勿得驚擾來日入城當與軍民共慶初
是駕不敢往而太上皇欲行故出都人救物隨駕而往

者不知紀極有旨候駕回乃削賊既擬氣旅盡不赦下
遇夜或五七人至數十人潛肆掠而已然呼索百出城
使交馳又令數人居都亭驛為承受方城破之初文武
官㳂職又踰城死亡者甚多官軍約十七萬潰散殺盡
至是招集纔二三軍前來索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
李綱吳敏徐處仁張孝純等家族是日先以蔡京家屬
家氏册子并京二小孫以往

靖康要錄卷十二

十二月一日上宿齋宮與二酋帥尚未相見遣使者議
事上將去矣凡數次改是日閤傳乘輿還百姓自五鼓
相率守南薰門嚴路已而閤南薰門阻兩莫不忻躍已
乃宣取酒菓中使者壽入城傳諭來日方歸又出黃
旗云和議已定各宜知悉人益惶惑不安至夜有投宿
舍及廨者婦女小兒用襟裾藏土填飛道以雪沒未乾
不曾治道故也家家焚香以禱是日虜來求劉晏等四
尸以骨還之晚有二牓云奉聖上和議已定止是往來
禮數未畢駕留又奇發榜今曉諭各令知悉一云承
大金軍前聖軍人並在城四壁不令下城如有作過支

乘務作鬧之人除一面收捉並以軍法從事　又云是
日微雪講和方定孫覿草表皆明言稱臣詳延邵溥賫
黃旗歸報俱城迓駕衆百萬人自南薰門填咽不
絕至暮歸散皆以情乞聽事前獻金帛牛酒犒迎道傍人
不絕　是日皇后康王鄆王為大元帥府于村外二
日日出無光有飛雪數片淵劉延慶出奔為人所殺是
日候駕人稍少皆云必未回申時忽有一使臣飛馬而
來云駕回都人驚惶喜奔迓至晚駕入城父老交道山
呼拜於道側老幼衛上填塞雲擁不須臾御道坦然欲
捧香前引或稱萬歲哭至聲頓臏以迎者不可勝紀
皆攔馬首而泣聲聞遠近帝亦為之揮涕入宣德門帝

欲視班數行下左右悽咽不得語後駕金人數輩見上
得人心如此亦皆驚愕久之　是日午時稍晴頃之微
雪乃受降時也初幾金人之出駐蹕齋宮還寧執往來議
事易表者四數其略云三里之城已失藩籬之守七世
之廟殆為煨燼之餘又煩汗馬之勞敢效牽羊之請兆孫
表詞也至是始定乃往青城見二酋二酋迓于門上設
香案望金國設拜以表授粘罕粘罕受之相揖而入欲馬
行于前二酋次之遂入殿蕭賓主之禮相遜再三上來
就王位酒三行移時而退聞粘罕語云三太子見在西
京衛護靈寢無他虞金人以甲馬往還護送又遣舊官
五人送入內行于契堂始上亦以金銀十六擔練帛五

十疋金王曾各二爲賞而彼供給亦是厚下至從官歃
食頗各豐腴於是百官士庶諸軍前謝二元帥又因獻
金帛牛酒者相接于道從道又留又揭黃榜諸門作功
德報金國之相元帥皇子元帥全活生靈之恩大金皇
帝聖壽無疆遂中書侍郎陳過庭徑往河北劉韐以黃
河為界金要河東河北守臣子弟同往送發書檢察院
曹輔迎接康王
　皇帝仁孝乃免　又云上是日與粘罕何里勃相見
于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上鳴用毯褰然
後設香案上望北四拜左右無不欷歔上遂與國相二
太子同坐上為主國相二太子次之亭相親王並列於

庭下酒三行假以遣入燕知皇帝日已晚恐城中眾民
不安可早為奏遂與二卿送上馬初上見粘罕作一表
其辭觀表筆云社稷不殞宇宙再安粘罕抹大金二字
上欲稱皇帝又欲易宇宙二字云大金易宇宙也朝廷
皆不得已而從之和議之後二太子遣使相親書云既
往不念故無可言事至於今豈為驚疑康王見在河北
使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與田宋寄聖意如何寔其善
保壽其書不書名　三日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進朝
賀金人以成鑄為開封府奉聖旨應在京見任係職官留
馬一匹外並赴開封府納限三日敢隱留者全家重法
告者賞錢三千貫於是自卿馬以下得七千餘匹
前內班直並黃曰提轄已藏御甲並呂諸
庫取甲一千萬又取而又家表段如稍教不要利右司
員外郎司馬朴著作佐郎李若水以奉使議和又金五
百萬銀是一千萬發表教只要發縣錦緞之類遣為
侍郎李若水吏部侍郎朴不赴　上既入親從三百餘人皆
屬意其使跪膝者城後久之而惑望金國拜謝分配辭
舊寨　王時雍徐秉哲領　詔開封府尹聖日詔不施行悔執
孔罷領尹依舊賓客　上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恐辟
者從衙以何為從　是日晴百官入內起居處使四人
從駕入城者亦朝見蔡京家屬得道蔡客氏并蔡京
僱續來取李綱吳敏徐處仁王安中劉韐童卿易并蔡
攸滕茂實越從嗣張孝純家屬四日開封府榜盡發於
戚里權貴之家根括金帛赴納何㮚李百官父老僧道
等詣前辭白早至南薰門薄晚方有旨令傳令云國
相元帥者得日晚道路遠不須出城令各齊心發願
大金皇帝萬歲乃辭而退少頃蘇史書傳旨應在京職
事官並赴尚書省聽候差使　五日金人於城上縱殺
樹木及齊拆樣木恐緣之且恐移內而遣人入
城同兒皆獨行敢同遂從南郡亭解吏部差文
武官各二十員道金人軍往兩河交地每州各一員中
書侍郎謀道庭為交地都使拔貂軍有書列所前其路
云汪事不作是念但遣近上大臣遂東王云云無名
六日將內外庫所書籍分兵六軍遂之並謝日北發曰不
已運田汾措者其已有詔撫諭回可由軍前差人賣送
以出詔曰大金發城不下朕親出郊見二元帥和
議遂定宗社再安生靈全獲恩德厚甚恐四方偏聞
久未免發兵係諸路監司守臣速行撫諭又移文報路
各令安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差曹輔通行詔曰金使
邀視府庫已封內藏左藏并軍前遣所王宗楚罷殿帥差
橫行指揮使左言權金先見城殿班作亂獨言出力
退之故有是除仍起授防禦使　七日奏於城上恐裁
朴柘及皮籬已覆以棘芑　聖旨諸將偏作善賞使劫
財物者限十日實藏自首與免罪仍令五家為保　八

日議定尊號金主為崇天繼統昭德定功仁文成武光
聖皇帝　虜使檢校內藏左藏元豐大觀等庫緘封之
九日虜使索米麵各千石於軍前糧酒軍前催索又
割地使陳過庭出門又要拆上賓文呂中家屬夜有二
使須索金銀諸般不遂　十日詔遣使臣撫諭諸路來
行遣中書侍郎陳過庭簽書樞密院曹輔宣諭聖主
議事　十一日聖旨吏部差在京前官三十六人
轉三官告等蓋臣史宗祁交兩路地界計取三十六人州
太守親屬往為質詔吏部尚書王時雍同開封府尹徐
秉哲分東西廂四以尹十五以郎五郎君福諸在京宗
括金帛出二榜云其一曉諭風旨權貴豪富之家與其
家資赴府送納如敢隱匿三一許邑人許陳告以所告
三分之一充賞犯人重行斷配知情藏寄之家依此其
一云大金既以登城斂兵不下深安社稷全活生靈恩
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本足大金軍前之物素當犯盡
犒設大金軍兵自皇后家為頭又奉聖旨有能率先竭
財犒賞者令王時雍具名聞奏當優與官爵從三日其
所有送納或敢隱匿並正軍法捕奴婢等擊鼓之　以
王時雍兼知開封府就本府治事免發官吏分擘不前
差祠部員外郎惠柔民部綱納軍前分三門出虜各以
官受之南薰門四百萬又東水門鄭門各三百萬又
十二日斬行門指揮使將官李福處萬人于市先是二十

五

五日城陷是劉延慶劉國光出眾以為車駕已行奚聖
日大臣請登宣德門撫諭以安眾既復妄傳二十七日
再御樓方下時道路皆言那馬請車駕由左掖遷出以
避虜既而宮苑立馬樣曠然前邀駕擋還遷甚上曰將
我何之宦者云為官家奪得一條好路還東不是官家
任處將藏殿門閉宮寺以斧破之門外內侍梁揆等被
刺者十七人上大驚復入內庫刻金寶而去至是詔宣
等棄市　十三日遣軍人百姓往納赴南薰門納凡一
千萬又又遣使來欲割蒲解許之先是軍前諭言金帛
不前初十日定下城故凡百不意剽莫敢以縑納設者屢
有檄日忌漫山東河北官　以道有等遣之納當
無置兵士有優假力之資　一虜人前者處良徐謂
曰莫是國家得汝力耶　虜遣南京尹胡直孺入城
間難以卒先是十一月金人長驅狂東懷州不行者十
餘日乃遣太師王汭楊天吉持國書來朝王汭楊天吉
云兵臨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爭職累年生靈塗炭
之人皆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枚兵講和以誓書
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割故地以河為界上不
得已而從王汭曰令蒙陛下孰信許和乃兩國休兵之
幸然未知陛下遣何人報聘上曰待擇人王汭奏時議
和聞即以三鎮為約陛下遣康邸昌路允迪劉如皆為
時就進銜命而往果自屯中潛遁有失信之事所以至今

六

領國而來蓋要理會今春不割地失信公事也今陛下
不若左右親信大臣一往若金來奉必不取信金國納
寺固必肯陛下如何耳上諭唐恪等議遂以門下侍郎耿
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將命是月二十二日受命昌入
對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敢辭但臣短見深恐許和割
地之後金人失信復來臨城臣有若止傳國書爲無益且
兩河之人素勁至於太原守孤城經年陸德破而復守
人人死戰者蓋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恢復之志而
今也下太上王遷邠之令用保生靈若恐彼方之人深
懸國恩不忍割裂左衽從夷狄之國則未必可號令也
一號令不從則臣必爲　亦孰不能爲陛下努力

則臣之死不瞑目矣臣若許　百姓和不成以兵南渡乞
以便宜分遣敵撒闕直學士孫覿爲副劉岑朝奉大夫幹
辦官駱攷分路催勤王之師入衛亦乞區區之願上曰
甚好當降指揮昌曰一條指揮乞密傳密傳則漏泄當
泄則機事不成矣只乞降下密記消息上遂命取黃絹
爲書喝昌曰吾昌議和不成我師南渡取晉絳路入京
北率諸路人馬入衛王室劉岑將取鳳翔路催促陝
西等路勤王軍依奉使法內蔡文與秘直祕閣僚會祖
宗不敢忘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聶昌
是夜昌同官屬出宜秋門宿瓊林苑明日行至望京橋
達逕潞二十七日至永安軍李義遇粘罕中軍約明日

相見粘罕遂行暨闕門明日見甲兵之衛接見使人其
閤門舍人止曰樞密用揖子贊曰引見國相昌曰國相
金相何官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既爲宰相元帥乃
金國之臣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
豈有南朝大臣以臣禮見大金臣子乎舍人曰樞密爭
不是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毀
爭之移時粘罕既不能奪乃以客禮接見於帳中往
返議論者終日粘罕云我兵已百渡且約城下侵樞密
割地回日此方退師蓋以南朝曾失信也昌曰皇帝仁
聖未嘗失信於天下頃以蕈黃王輔爲利已見失信大
遼發今日國家有意佩之　小家失信於大金也且

國相今春欲害結和勤兵　今復背約南侵非金國
失信耶粘罕曰不敢發和議止侵劉兆昌曰從命而來
不敢叙別若國相兵不北還昌雖死亦不敢割地粘罕
大怒入後帳中約退昌出館館不給食者一日加甲兵
圍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師揚天吉擁千兵館伴昌往河
東太師王汭以千兵館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
行不得復見粘罕至閏十一月初四日至澤州昌召幕
議官劉岑幹辦官駱攷出謁行親得御札且錄前降之
語曰當與公等誓死成事是夜乞大金館伴使楊天吉
曰國相存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急於星火奈以
道路遐遠莫得疾走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行西路會

十二日乞四字　朱注

於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庶得國相早晚班師揚天吉等曰謹諾遂分差戎使王赦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康牧往河東楊天吉親伴呂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呂至絳州城下城門不開郡守逃遁惟有監倉趙子濤首領州事郡人開門北大怒出兵攻城是日呂還稱于二日也　十四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如大名府　十五日申時刑部火燒刑部及尚書省延及祠部吏部刑部　十六日立春上遣送土牛酒於二帥粘罕不受曰傳語趙皇不用許多礼數又遣使語二帥爲請　民樵採日給粘罕不

可曰且令將應院諸言類　使造書屋議事多不待見二帥或稱坐帳中使甲士數列者趙庭下見司馬朴使之罰其孩曰先祖太師丞相光獻曰賢者之後乃稍加礼　金人歸胡直孺及其二子　宥旨許民於延嶽採花得樹爲薪　霜濟城以來毋髮受日晴歌鼓鑿四發及得城復擊於城上爾之平安鼓城中偷座皆蒙罰者不勝生自是閱一擊之不復如往日也　皇弟大元帥康王次大名府　聖旨凡藏財物不自首爲人獲者誅孩近郄不首准軍法軍人作過就制官不與禁除御停以前雜藝舊人作過也　十八日詔搖華宮人還居延福宮　二十日雪移金帛於市易務受納

二十一日雪毀拆艮嶽亭榭爭奪死者千餘人百物踴貴饑死者甚衆遣使往軍前覓金銀數是日萬歲山屋椎壓死者四十餘人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大雪及人餘至夜方晴街巷死者如積　曹輔自軍前回云至曹州不見康王一路金人連營　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福宮徐處仁卒以東道總管胡直孺尚書在濟不知存亡令淮南發運司權上件職事領兵赴援以安王室富所見起發前去會議施行　二十四日開寶寺火差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與高侯同監其材於氏商富諸材運金人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宣撫宗移發勸極列左副元帥皇太子元帥謹　大宋皇帝近日益

京城宮人投祀府藏神承淳　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匹於內准取絹價所須一千萬匹令承表示投降謀恐以有所誤發金銀以為辭於理未安者和議破城時本要縱兵但係不忍以故約束令來督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表子依絹數不限官私早望纔到見在庫絹雖見有餘能取所須今先金銀段子亦是所須之外亦不少取昨來本府再系之際累承示諭當致金帛資乾驗令所諭似謬前言且異竟忌無用浮詞推奉書東達不宜謹白金銀各五千兩尚書省奉聖旨令出牓曉諭今備錄國書在前勸會大金軍既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甚厚軍前金銀表

後自嘗竭力應副內藏元豐大觀等庫及龍德寧德兩
宮幷前皇后與皇太子宮幷臣僚之家已根括數目外
大段闕少今晚前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已根括數孔有
金銀未曾人戶各㪽於認大金之恩從兩以上盡行輸
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余大均
管東壁王紹受納王及之夏承管北壁李棁受納侍諸
家元納到封頭斤兩交納赴大金軍前如敢隱留及官吏藏
匿並條一面措置施行此指出都人大恐差官分詣諸
廂置場始開穎昌府被死者太半故老之家盡毀與軍
中　詔禮刑部選人吏自開封府移大理獄　二十
五日張徵免試為中書舍人　秉哲以根括金銀數
目治辦乞添差孫昌時充　之謂人入國子監取
管書乞王安石說皆棄之　二十六日開封府根括金銀
足第限三日盡數送納如有隱埋藏寄出限不納之家
許諸色人并本家人力使女經府告使以所藏之物三
分之一估價充賞其人力使女亦是放令逐便　部將
康城南面官饒旺翼其國相主張者高書劉尚侍二太
子主謀者劉中及閻好國王大綱謀事者郭藥
師已罷兵柄矣其有謀謀郭各馳馬於空迥無人之處
監殺數刺而後反其殺議不以高下皆環坐一處盡
茅于瓦以定可否不復聞語其密如此　是日輸絹數
足虜齊香謁文宣王武成王祠及相國寺　二十八日

開封少尹梅許中下戶以金銀竊入官中賣並無阻節
差宋欽專往西壁來催促專括金銀東壁受納官王
紹罷差戎方王雲兵部陳市疾速前去管勾　虜取秘
書錄及所藏古器　二十九日元帥康王如東平府
先是辛丑壬寅年朝廷新得燕山蔚河北河東京東京
西之民轉粟金帛器甲往燕山絡繹於道而燕山初
定盜賊不可勝數剽掠行李高藥遂絕部押官往往在
雄州下發北去而燕雲兩路官吏散處中國其嘯聚之
民並引還內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復以
禮待遇兩相猜恨數至喧爭至乙巳歲秋平陽府弩糧
義軍劉絹初又殺掠居民　泉州城下兵馬鈐轄與
兩隊將將與之戰偽沁水　兵不利鈐轄及兩隊
將皆戰死朝廷大發五路之師初道鄜延中是歲正月
十九日也剽劫之反在降汾潞懷衛皆被其害而澤州
當太行之中其守高世由扞禦有方獨入不危既而朝
廷賞功澤州不預六月末中奉大夫直秘閣霍安國知
懷州安國嘗為燕山路轉運使判官頗習邊事數為其
僚言金人必為朝廷患此州亦不可不備乃計度增城
濬濠繕治器甲安國在燕山時郭藥師嘗欲自有燕山
之地不願朝廷置御人不已為言而獨謀之乃具以
奏坐此被罪莫付無然以為不至若此也十二月粘罕
自太原府回行李甚遠已渡而南乃聞金人已破戎州

知代州李嗣本降是月九日也朝廷以宇文虛中為軍
前宣諭使至懷州而回敘數日閻霍中為亂兵所劫從
以身面已而上皇降詔傳位淵聖靖康元年丙午金人
二太子斡离不自河北入寇所過不攻城遂進逼京城
金人河北所入兵遂其避新至忻州粘罕自代州入寇
所過攻取所以州忻州至石嶺關將段子忠本燕人寧
殺降之金人遂至太原府知太原府張孝純副總管
王禀以勝捷兵三千人嬰城固守金人分兵圍之粘罕
引兵出南北關指揮使軍逆敵二日也敵至隆德府知
府張確堅城與之戰二日而死之粘罕遂陷之
高平縣會朝廷遣使議書 以孫允迪使金國割三關
四鎮之地二月末允迪至 粘罕數日金人知允迪
出使必致見允迪而後止復州士民數千人那圍請允
迪行允迪至高平粘罕退北關太原城守未破也初粘
罕至高平澤州遣判時敦往犒之事既畢朝廷以知州
高世由為直龍圖閣時高為元祐黨其能從敵不至
城下也粘罕既過北關於太原城下舊城而居之號曰
元帥府 縣遣 以居之 詳朝廷以姚古
為河北河東制置副使 懷州三月十四日副將張迪
擒大金所置隆德府知府姚璠璠燕人自言系出
頗有善政潞人喜之二十五日又遣將入威勝軍逐金
人所置知軍事古引兵至 勝軍得劉粘罕將至古一
又遣解從隆德府种師中自河北逐金人出界由土門路
入河東金人以精騎邀擊於榆次縣殺師中麾下諸將
潰五月五日也朝廷以知樞密院李綱為宣撫使督諸
將救太原又以觀文殿學士劉韐為宣撫副使中奉大夫
直秘閣范世雄起居郎潘澄並為河東路參謀官為撥發
閣待制宣撫判官李綱至懷州發徵閣待制樞密都承
旨宣撫判官李綱至懷州參謀河東路幹辦公事折
彥質參謀官四人京發使刑王以寧祠部員外郎裴稟
直秘閣沈琯宣義郎郭執中主管機宜文字在懷州三
員樞密院編修官劉栒田旦朝奉大夫韓瓘幹辦公事
主管文字官趙稱趙戩張 以已上陳湯求梁澤民張孝芬等
數十人又以武功大夫防 禦使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
以种師中所統西番人馬以許李烈為軍前統制以是解
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王以寧節制浙兵張灝為察
訪使張孝仁之子也與府州折可求等皆屯汾州及范
瓊率山東兵及指揮仙劉浩等屯南北關山間皆去太
原府五程約以三道並進會於太原城下遣郭執中至
解潛軍引兵先出南關陣於坂上金人迎擊之潛軍大
敗潛與數十騎走上山間种師中亦敗走所部西番兵
閣有一二回者郭執中與河東轉運使高
歸善至隆德府張灝引兵攻文水武縣拔之與數
騎走歸餘衆遂潰初汾州金人兵圍遼州劉韐引其衆取

閤道欲歸河北路與金人遊騎相遇懷州欽王彥隨劉
翰軍戰死於山間是時粘罕在雲中留金人將銀朮大
王於太原城下八月五日粘罕至太原至九月三日城
遂陷張孝純被擒俄釋之以為雲中府參判叙都總管
王稟書殺將提轄三千餘人九月十九日朝廷召李綱
回以折彥質為宣撫判官范世雄至隆德府罷節折彥
質至懷州取執中以宣教郎直秘閣為參謀官粟以
宣義郎秘書省正字爲參議官義郎王弗承事郎 蔡
為幹辦公事迪功郎張緯為撥定馬承受王稟往來河
東宣言將帥兵過召范瓊王以寧歸司遊而已范
瓊屯閣門瓊路兵三千在 卜僉左從州朝廷盡罷李

綱所以置官屬以彥質專為議畫并太原故也又以
解潛為參謀俄又遣之進彥質龍圖閣直學士宣撫副
使彥質以郭浩爲都統制許大倫副之十月八日金人
汾州張克戩死之十日以隆德平陽爲兩帥以懷州隸
隆德以張有極爲集英殿脩撰隆德府安撫使以高衙
爲徽猷閣待制平陽府安撫使未至平陽而平陽以爲
契丹兵所破金人進擬之也又以郝倫爲河東提舉官
平加兩路守臣並帶管內安撫使十月懷州官因見彥
質彥質曰宣撫司兵馬久在家裏困倦甚矣一兩日欲
去西山下排隊以全意思舒劉次日遂與富直柔王弗
張緯同行數伯萬善鎮去州二十五里正太行山下中

大夫右文殿脩撰懷州安撫使霍安國差官隨副彥質
至山下達若水白大金奉使田屏人密諮知虜已南向
彥質大懼其夜還鎮遂棄便道歸河陽留諸軍共二萬
人在懷州懷州續得省劄云金人不肯守盟約遣進
節將前來河北人民盡許渡過河南所有房舍林木
盡皆燒毀務令無所得次日早懷州得彥質劄子令
郝浩許大倫統押宣撫司兵騎來懷州又會韓都統制
引兵在懷州北及尾應亦去次日虜至城外令懷州
速降云今已取了晉絳太原至此汝且看太原猶自取
了則懷州何苦投也汝且與守臣說令將降狀來時粘
罕已陷澤州知州高由通了又中侍彥傳辭云汝南

宋上皇數年前遣人自海上與我大金結盟共滅契丹
當時原約九州土地人民歸汝南宋子女玉帛歸我大
金及至自各與兵汝南宋並不曾取得九州都是大金
取了燕山府為有已前約盟將土地人民一齊交割與
汝是我有大恩德於汝南宋也汝南宋來誘我逆將營
平兩州割與大金而營平兩州戶口都在汝南宋界裏
我為民父母為見有百姓父母妻子離散情實不忍移
檄去汝南宋取兩州戶口汝南宋都不發遣亦無回文
不肯依約我便興兵是時卻自我先興兵來及至汴京
城下汝上皇便不做卻教太子為主見兵勢壓見攻破
遂差使人將三關四鎮之地獻與我大金我信是實願

言語便引兵回行所至焉平縣已汝宋差路極咨來也
汝南宋都守盟約密諭三鎮堅守不附又召天下兵援
太原我今日所以再興師師去不可謂之無名我本得
一齊都汝南宋土地又爲大金皇帝聖旨教且以見
流黃河爲界汝懷州合是大金撫定去處合便歸降我
呼臣霍安國遣人再三說諭粘罕以爲不若與大宋皇
帝爲曾將三關四鎮歸大金每歲更與歲幣自餘畫宜
足可尋薄粘罕曰也得也得與我三關四鎮每歲更與
我歲幣二百萬來汝且怎地差人去南宋皇帝處說我
且留兵在懷州澤州之間等汝回已前發去者先鋒雖
爲未見次第便却於回待之　教不得胡亂殺人使人
曰其汝禪國王右副元帥在河北不知此意若去攻
打如何處置粘罕曰容易容易待恭說與逆回文與霍
安國令申奏朝廷而朝廷十八日無回報粘罕大怒曰
汝南宋總恁地無信行從今日以後更不須干求我也不
便着我也不見汝且說州主一任不患不孝出戰亦得
守城亦得我則是不住手攻打也時懷州有正兵千人
易禮兵三千餘人河内將武武陵縣保甲四千餘人而
霸日夜攻打不已十一日初破城住脩將領武翼郎王
美後濠而死粘罕引懷州官立其前說引弟一行知州
通判鈐轄都監部隊易禮路部隊將千行次州官一行
次監官一行次縣官一行粘罕使番官傳令曰汝許多人

是誰不肯降霍安國云安國是宋朝守臣是安國寧殺
不降又問弟一行諸官曰只是州官不降是汝們都不
降皆說與者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引於東北望
大金拜降霍安國曰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曾得趙官家
文字不敢拜降粘罕引令過盡脫去衣服用索反縛又
令高尚書說與其他人曰汝們都是小官不干汝事亦
不要汝降各教雖仍將霍安國奉議郎通判林淵武功
大夫濟州防禦使兵馬鈐轄張彭年武功郎都監趙士
詳敦武郎都監張彝修武郎都監于潛保義郎統制領
易禮路兵馬沈敦秉義郎同統領孫汴中及南兵部隊
將五人同時被害

慶己未八月十六日校完

靖康要錄卷十三

靖康二年

正月

一日上朝晃賀太上皇帝于延福宫文武百官僧道等詣南城賀二帥傳令謝之金帛所括數未足虜使數馳使譙責二尹於是遣何㮚見二帥商量元數令城中悉公私所有不及百一斛音懇到粘罕大怒訶詆之

賊遣使十一人入賀　聖旨差禮部侍郎譚世勣持國書至軍前不納

二日金人趣迎康王甚急差中書舍人張徵行學士

院草詔書虜再三易之而遣

開封尹徐秉哲言根括金銀少尹押到高仲家女使劉梅壽等來稱高仲兩次差人押金銀往見高傑家收藏遣差人句當人劉均出頭高仲與高傑穿執親來本府庭下綠高傑係金吾衛大將軍高仲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勝計今來侍侍宫高護句當人不令出頭推以集事奏　聖旨高仲高傑職至公庭有辱士躰仲落職傑降充左衛率府率

三日元帥皇弟東王次東平府

六日虜退换金銀數車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自是御路華置金銀出南薫門不可數計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聞傳曰明關不修不致千里關內不理無以整外此言治遠自近始也今國破主辱宗社僅存忍欲根己顛之緒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治自近始而近者莫若宦寺昔歐陽修著論切而當皆漢唐已驗之迹誠可為後世監戒惟我　祖宗監漢唐之所以亡而杜漸防微其制由備誠恢社稷不侍肆其奸自崇寧以來　祖宗之制壞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閹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為陛下言其本末始於蔡京當國為深根不拔之計復移為不臣之心遂結宦寺侍為肘腋假以峻秩付以事權于是群小蝟起而童貫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

者比比皆是童貫握兵柄于外以壞軍政梁師成執國政于內者壞朝政李彥括刻以害民楊戩宮籍以傷財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創造遊宴更新修靡市花木貪獻以熒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見道鄧文誥之徒不可悉舉賞罰生殺自出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差除舉措悉由中出穿相先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賊黨官爵凡粗檜下流賤隸庸材皆引以為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冬出其門當時大臣與梁師成書類稱門生略無羞愧士大夫相習成風皆以附麗內侍為榮自

大臣以至州縣小吏故皆汲汲貪狥財利以為致身
之資禮義廉耻蕩然不復振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
風俗極弊生靈極苦而夷狄憑陵莫之能禦職此之
由也陛下生知勤儉躬行敦朴苑囿宮室聲色狗馬
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自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
良數十輩豈能為訓導後進以悅可聖心但陛下仁
恕有餘而罪惡縱釋降寬貸問而言或聽從故使暬
御尚猗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論李彀奏狀至詳
謂彀不可提舉京城所其詞竊切不蒙施行臣又嘗
論彀于京城所拘占居宅物業沮 上皇罪己之詔
乞賜蔽斥不蒙施行又嘗論內侍領外局非 祖宗

之制乞行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譚積招置義軍為
患河東責降昭州極為輕典乞籍沒其財產田宅不
家施行其餘臺諫臣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
有罪者臣所謂罪惡縱釋者此也方都城圍閉諸將
守禦賞以功功豈宜輕畀今日集百官宣麻劉延慶
轉官明日集百官宣麻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亡山
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但延慶善
結內侍人人喜為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麻制賞及
閹功人心不服將士孰不解體劉光國恃有內援凶
悖尤甚毆將作監丞江徹臣與臺屬論列其言不行
劉昌國鬭閧鬻卦之人耳遽命以官即通朝籍參謀

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內侍所薦也來城者或遷秩或
錫帶皆內侍所好者或鐫官或罷職皆內侍所惡者
城上今日行某事明日罷之明日又行某事皆出于
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傅以
柄臣總領守禦每為掣肘不得伸縮他人為所淩轢
固可知矣臺屬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挂羅者
厲聲叱士卒曰是他官員不得唱喏亦不得起身凶
熖熾然摧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
中人據數椅設臥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
臣于始城守時見都人喧鬨欲毆此輩遂嘗內奏乞
不差內侍上城而奉提臣所奏已而城上內侍旁午

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此也大
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間又有稍知書者假書
史以文奸言此尤為害且如唐恪聶昌天下皆以為
小人陛下亦欲用之者恪昌能侍會內侍使之延譽
耳故陛下用之不疑臣竊意陛下邇今受亂必自悔
悟不必眷顧此曹矣臣近蒙 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
納金銀見 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內侍某人受納內
侍某人免用此事既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援
據中又聞內侍有為王知章求差遣者是以知陛下
眷顧此曹未衰也都城內有變必先毆內侍人情所
忿可見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深居九重

日見大臣而已臺諫教對論事則陛下見士大夫至
少而金璫石貂終日群侍左右萬一用其言于差除
及號令政事為害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內侍宜
法唐太宗不任以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
祖宗法宦至內殿崇班即轉出凡奏乞事件並申中
書樞密院不得專對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
再造之期庶幾有成矣取進止
是日榜云奉御筆榜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
恩切須各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金國者雖焚膚
不惜刃鍔朕意只是要有者各取即徧私勿錫朕
意乃委付徐秉哲又置歷于御史臺自宰執以下所

納數目抄上
七日先雨後雪天氣寒甚地水如鏡行者不能立足
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撫諭使胥詔至南京取金帛
南京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奏審其故是日勑
應天府官及官吏民庶之家各數供納以謝恩德由
是南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万四
千疋
是日有榜除陳何㮚見二帥欲金帛迫切之語門下
退回不堪金銀得旨令戶部長貳別行鎔銷遣司馬
朴李若水往使理會金銀何㮚亦詣往又榜以府事
士庶已納到十分未及所須之一仰開封府督責選

納既存性命財物何惜仰御史臺覺察催促不得稽
緩是晚大雪金人焚城南備城車
八日雪凍甚人馬不可行至晚乃實何㮚李若水等
往來議金銀數目若水徽曰若陛下往見二帥必可
減
九日李若水原開封府尹金人索上元燈城內寺觀
悉到是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出議和加金主
徽號賊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麗云陛下不必親出
始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意亦不欲出郊
而何㮚猶以謂必須親出上信之㮚因歸都堂自草
勑曰孫傅可為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太

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金軍時㮚自歸析衙有衙對
虜使歎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笑之
遂出手詔云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
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多出文牓曉諭何㮚請太
僕少府礼部太常官集議及取太僕金玉輅等去
或云是日有使來要駕託以回議金銀事而上之出
以議徽號為辭是日上朝太上皇帝于延福宮太上
皇后皇后偕至置酒良歎然不及以日出郊之意
十日黎明車駕出南薰門出侍從已下或不及知金
人兵皆成列以送同知樞密院孫傅戶部尚書梅執
禮守內

虜人來取寶珠碾玉等工　差帶御器械王球押
金人所減禁衛七百三十四人入城
是晚御帶王孝竭自城外來傳聖旨出城見兩元帥
議和徽號事爲諸國未集議事未畢來日入城各令
知悉帝再幸賊營中外莫不寒心虜館帝于青城齋
宮之西廡曲室中三間是夜衾枕不備以席土牀而
寢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自即位以來金人之
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
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尚爾稽遲使吾社稷生
靈坐以待斃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和欲使朕
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

靖康要錄　卷十三

極特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
人兵未歛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王室
兄令愈守京城終不退歸朕上辱皇天天未之責怨
下告人民人未之怀憤思　祖宗積累至此而欲斃一
手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
安痛切深思寔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于此極也
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蕃戾孰宜自備抱孝懷忠
吏相推立有錫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議
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爲號保守土體使予中國不失
于蕃戾天下安于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
痛苦碎首故茲詔示宜体至怀是月二十日杖武郎

符彬貴至大名府北道總管司有旨符彬與閤門宣
贊舍人以行
御批令王若冲邪武卓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議事
仍日後傳令旨減應閤礼部火速施行
十一日上在青城虜減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
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礼部太常寺官外餘並
令先歸以欲上虜徽號爲言于是鄆王楷而下凡人
宰相何㮚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吳幵莫儔直學
士院孫覿礼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
青城齋宮別室與上西廡相對朝夕起居如儀而李
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朴留斡

靖康要錄　卷十三　八

離不軍中上遣謁二酋不見礼數迥異於前上不勝
憂憤樞密院榜正月十日御批大金只是理會金銀
事其以寔告二元帥爲官軍未集來日議定必歸告
諭軍民常切安靜都人知緣金帛久留聖駕爭先輸
納有福田院貧民納金二兩銀七十餘兩人心可知
惟豪貴家不肯全出差官吏大搜室里等患人不能
堪至有因執婦女發掘房睢者內侍寺觀倡優旅鄰
根刷殆遍親王公主宅所有取上皇旨悉數輸納有
司景靈宮內庭寫前器四乘一存者又令御史臺置
籍自宰執以下共見納與未納數每坊巷命里長檢
集仍許奴婢告以軍法從事斬數人梟首朱雀門以

旬日輸金帛如市都人憂恐莫不盡江
虜撤城上皮籬已調市觀輪上元燈從金銀燒亦甚
急
十二日開封尹榜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
貴賤應有金銀表段人之累盡數送納又榜奉御筆大
金甚怪金帛數少雖再三懇告尚以京城繁富數目
豈止如此可諭稽貫豪富戚里士庶凡有金帛之家
休戚朕意盡數供納以報大金再造之恩仰使宜從
事須管日近了當
十三日尚書省榜奉御筆累見大金馬尚書傳二元
帥台令為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留在此候見數足方

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據所有明批上歷限十五
以前送納如有多寡隱匿卻因搜檢告發覺便行軍
令于是添差從官以下至郎曹二十四員再根括四
壁東北壁呂行問程振李會照靖西南壁陳知質邵
溥安扶翟彥復晏官四員當句陳璧虞鍈葉
宗諤吳懋賈若思北壁胡思紀張卿材胡寅趙暘西
壁劉觀黃哲康執禮王朋約南壁劉嶠路彥丁彬郎
驥吳懋吳嶐接人伴使以揭逼代之又令御史臺當句
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當傳遍使衙官放出宮
人開封府當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彭踊等公吏
曾經祗應倡優及兩軍祗應人小大園子曾在行幸

而祗應人入內內侍省內侍楊戩賈案等下句當使
臣曹則等大宗正司當宗室三衙當曾經道遥集宮
及兵級內東門司當妃嬪并龍德宮入內黃院子衙
士慕士時有自軍前告首內侍藏金者數人率万餘
兩由是內侍悉令出金銀五千兩虜賞告人給絹五
十疋金三錠又傳聖旨今後士庶之家並不得以
金銀為器皿應新城門並不得將帶出入許人告依
有私禁物法候開門通行天下
是日午間王宗沔同蕃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
紛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懼莫知所
為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樞密院編修官胡

珵裁書上二元帥其略言彼楚伐暴君則康王懷恩
恤患我都城則河北義兵凡千餘言余覽氏裁書引
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欲與諸生扣虜壁呼登宮恐生變因
止之是日金帛之性肩摩轂擊于道鄉監者宮以下
于南薰門交割虜遣大酋皇族郎君領其事郎君者
虜主族兄尤凶悍無禮日布臣從於前使府官吏大
理少卿蔚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遲其指揮坐庭下
使嗾其口意未慊復批其頰數十以建箬膳蒲等物
遺之乃免一日俗坐雜門呼官吏俯伏於道左右傳
郎君指揮是不曉一語第聞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

官吏重足事之且受虜人入求死無所號泣於次異
感動之虜益不額自帝蒙塵以來雨雪不止物價踴
貴米斗一千三百麥斗一千驢肉斤千五百歲前羊
肉斤四千猪肉三千至是不復有矣小民于池中取
水藻五味芼之以賣城中貓犬殘盡游手凍餒死者
十五六遺骸所在枕藉

西京留守孫有極表賀講和虜遣兵百人衛司馬温
公墳

十四日軍前試燈許都人登城以觀有王文昌者致
書于都人責以為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金帛
盡納于官歷數貴戚宮吏士庶之罪詔曰二帥約赴

打毬會候晴即歸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側[illegible]之
老以數十萬計各炷香羅拜南薰門裡至有燃臂煉
頂劄心者自城破諸門皆為虜守雖金帛亦于門首
交納細民各分井巷自相糾率雖釵釧銖兩以上並
行助國以竿揭于通衢府前填委不容置足太學生
徐揆汪若海等上書乞還　聖駕不報妃后親王百
官以下及高貲大賈胥吏之屬往里閈井肆迎僧道
結日夜以禱諸舍各東末凡須宮末所在並宮吏総
貴然終不能及衆雪後即雨虜索燈二萬枝皆時景
龍門以珠子為飾及駕前禁廷寺觀民間之奇巧者
悉以與之

十五日留守司榜催督根括金銀樞密院榜傳　聖
旨軍中供須御膳炭火什物不缺迎待禮數優異宰
執侍從次各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量未定仰
疾速催促務要數多不出一兩日決定　駕回保無
他事會王宗濋入城有旨意人心稍舒尚書吏部榜
行下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詣南薰門往大金軍前
請車駕還內小使校尉亦往是日籍梁師成家有旨
支百官俸雪復作

十六日開封府榜　聖旨為尚書傳元帥台令根括
金銀各絕說具狀中當遣金人入城搜檢仰体此意
不可悞事是榜出都人益惶惑閭巷細民各持器仗

欲以死決諍既頒具榜民心稍安金人焚新宋門
裏紳衛營

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

十八日霧氣未收陰翳異常至三更大風雨水幾二
尺開封府榜傳到　聖旨為天陰打毬未得所以
車駕未回然人揣虜情不在金銀只欲挾虜往河北
南京皆失利故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
是日華景靈宮供具納軍前退　太祖皇帝獻什物
回令振鼓如初

十九日令權住納金銀開封府申根括到金十六萬兩
銀二百萬兩聞二帥有告邑

是日開寺觀放人祈晴早晴夜復微雨時開封府以
城中金銀不具數結罪申軍前上猶妄但未知虜意
如何又云金凡十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表段一
百萬疋
二十日雨至暮方止有唱事作鬧者斬數十人以徇
中使自駕前來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以陰雨打毬未得未回軍
中設復作
二十四日陰霧蔽日中時人皆云 駕回至晚無耗
入夜雪作全四壁買撲買飯以銀銷秤盤折耗比元
數少五十萬兩欺罔之也先是金人開封尹徐秉哲須

索萬諸必賜手詔諭之其一曰朕睡于土塌之上凡
二十餘日天不敢辭勞凡有所須幹當且與竭力應
副務速使向于禮奏已得宣諭詔六路千安
二十五日雪數尺死者甚衆取五用車載兒兒反女
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
二十六日傳宣細民雪寒不易仰稱傳旨方措置存
恤是日詔使祈晴于相國寺尚書省榜右僕射何㮚
傳到文字撫城中百姓凍餒 皇帝聞之出涕不止
降到曉諭詔書朕出郊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雪連
日薪根闕乏家家窮苦痛在朕心已令減價出賣柴
米廢錢少濟仍不須群聚候 駕畫有暴露朕負百

姓出涕何言自上再出都人日日擁 駕自內前直
抵南薰門不知數至有然火于臂自燒其指或望門
而拜香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濘沒膝人
不聊生于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
場糶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赴祝
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 帝在虜營中凡敕日
索有所須皆 帝傳旨取之虜須南郊法駕大駕之
屬五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皇
太子諸王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
圖大樂軒架樂舞樂圖舞文二舞教坊樂器樂書樂
章祭器明堂布政閏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

器合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祕閣三館書籍監本
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闕圖四京圖
大宋百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憲宋人文集金玉等
從諸工如漆碾刻鏤織繡棋畫針線木漆帽帶皮鞋
之類課命人卜祝司天臺官六尚局搭造修內司窯
備庫圖籍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又取內人街巷弟
子女童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貫蔡京家祗
應凡千餘人自選端麗者府尹患捕諸倡于教坊中
以保探擇里巷爲之一空 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
者亦下如鵝鴨趁湯火開封尹下捉事小大下搜
捉光一人至于搭式領入小大下之家充其押妾者

至有則皆蓬首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覬得免而尹徐
衆皆自置釵粉粧梳鮮花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隨
車送軍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歔欷隕
涕此皆內侍鄧珪之謀也初鄧珪為承宣使傳宣河
北為虜所得降之用事虜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
家屬及官吏士人內侍僧道醫卜于餘人并珍寶雜
物雜色藥材皆以萬數秘書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
人間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秦使及河外
守臣親屬各取以往裳涵孤子已萬餘覬也皆稱是
先差兵部尚書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等一承受軍
前取索文字正月內金帛見物比元數百分之一銀

并表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初
致隱匿同受軍法後至二月五日奉　旨昨根括金
帛無剩大金已具了絕事狀却有取過軍前內官孟
忻暨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
銀在本家窖藏乞取前來遂至元帥怒怪要再行根
括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通擇經
板校書郎劉才邵傳宿國子監主簿葉將博士熊彥
詩上官侍等五人押監書印板并館中圖籍送納孟
番營中劉韐折彥質以下數人皆取以往
二十七日軍前取內侍五十人晚退三十六人回止
要根上皇任用者又索象蓋三千秫庫角香藥傾盡

府庫所有新宋門至曹門火自旦至午金人降香赴
大相國寺祈晴留守司榜分來兩國通和各敦信誓
皇帝議事漸已了當旦夕車駕入城務要軍民肩乘
安靜不得妄生事端先是太學生徐揆往軍前說二
酋請車駕還被畱不還結衆學生列名狀詣軍前以
門首阻遏不得前遂以書申中書守司乞遍達有御筆
自軍前來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耶帝在齋宮二酋
既不許見日還蕭慶等須索城中物或排食獻帝皆
虜饌也分娛群臣夜擊柝環帝居或遣小胡數人直
入臥內起視
此一行作小註

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御劉韐卒韐字仲偃建州崇
安人元祐末第進士至崇寧間累狀陝西經略司
轉運司屬官後隨童貫為陝西提舉平貨司事專鈎
海外除直祕閣領轉運司事復行解鹽除祕閣修撰
為制置使六路大舉劉法戰沒命韐權鄜延帥出奇
兵以解震武之圍後丞疏請與戎和邊事遂息以徽
猷待舉嵩山崇福宮宣和元年也結越除州睦賊方
臘起陷餘杭韐守憿有備賊不敢近以功拜述古殿
直學士四年詔入覲次國門有旨徑赴河北河東宣
撫司充參謀官頃嘗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請二人大
帥班師既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附朝廷從進兵韐執

前議朝廷知其意異移知真定金人以燕歸于我韐乞宮祠詔赴闕會郭藥師入朝韐奏其反覆乞賜第厚稟以晉之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殿學士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臺省吏職宮祠未幾復職知荊南府改建州河北留起以為真定帥單騎入城招賊首奏以官餘黨歸田里一路遂平金人入寇抵城下知其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向既而引兵圍城韐以強弩射之虜知不可脅遂退虜之來也諸郡皆土門多至百餘日民坐困韐獨縱民樵汲啟閉如平時父老感恩為畫生祠請于朝元年四月拜資政殿學士虜圍太原朝廷患閩陝兵付姚

古种師中援兩軍敗績上思于解太原之圍拜韐為河北路制置使復拜宣撫副使韐至遼州招集种師中潰兵得數千人調募河北僅得四萬人約解潛折可求俱進會潛未出關為虜所襲諸屯皆潰而韐一軍獨全九月詔令歸援河朔師至信德而真定已陷拜為宣撫使命移軍洺州旋召入覲對便殿時虜已度河矣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又除都大提舉賊攻東壁以死抗之旋與宰相以韐奮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韐沮國搖民落職降五官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

二十五日城陷眾遂韐命赴禁中以衛乘輿虜既偽

知且素韐出虜雅知真定之政時虜樞密院使韓政年高粘罕欲以韐代之韐辭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遂館于樞密院虜欲用之終不肯受虜亦未之迫也上再出郊正月二十六日虜因遣韓政謂曰帝不復歸矣議立異姓欲以為君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命尚何望于韐偽謝許少須之是夕自書家信于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此予歸之適也予所以有死也付指揮使陳理劉珍來聞入城歸報諸子因闔戶以衣絛自縊而死虜酋大怒尸之于堂曰是不從大人國之

令香久之事稍緩淮等竊其尸瘞之蔬圃因迸入城中胡虜既去子子羽同淮等出城棺斂時斂幾百日顏色如生觀者異焉享年六十一今天子即位詔曰劉韐能死節不為虜用追復舊官職贈特進大學士

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送開封府禁止吾民不得擅打造頭錢害易恐引惹生事

軍前來早取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又取皇后冠御馬裝具

二十九日般出鄭太宰宅上皇所賜錢五十萬貫貫金銀都城自開後官吏來凡二十八場指刷一斤二貫五百錠匀二千二百兩八兩一斤八百五十

詔差董逌權司業監起書籍又差兵士八千人運軍

前所取諸物使般發尽紀車駕還内又來取内臣家
畫偶諸司待詔手藝染織户等人
三十日般擎大禮儀仗大晟府等物盡赴軍前

嘉慶乙未八月廿三日校

靖康要録卷十四

二月

一日金人來取應修内司并東西八作司文思院後
苑作工匠倡探宮人教坊樂工取三十六州守臣家
屬諱世勣同金人入城覩九鼎
皇太子全添置來未揚府民自駕出郊已後百物踴
貴飢餓困之劉㧞死人割尸以啖
二日儀司天臺渾儀輸軍前虜圖明堂九鼎覩之不
取止索三館之籍圖畫國子監書板　金人來取絲
綿九教方人送之軍前　前遣往軍前召如席金陳
煥縣從買單皆來取家屬去問已有用事者又取太

清樓書皆黃帕手藏載以太平車凡月餘皆遣監官
交納于端寨
三日金人來取樂工醫人稍有名者皆不得脫　郎
溥同金人入城視合臺星象　取州縣職官數
是日樂工醫官等家屬出城虜取處置視之有金帛
未輸者大怒仍復大索是日御街盡建迎駕道場
四日金人有文字來以士民輒至城下開行期軍前
出賣收捕每名金爲兩金開封府出榜曉諭　般載
經道經等書板
五日閏軍前已擊毬弗竟有還期都人大恍因教坊
人賈孟子書周禮義内侍盈析藍官周道邃等于軍

前陳狀稱每人各有窖埋金銀乞差人便取二酋大
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盡數發赳因何尚
有藏匿遂差人齎錮入城勘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
工所窖金銀于是開封府復行根括立告者之賞取
三分之一 三日陳首京城大恐至未時傳言寫回牒
者不知幾數厲皆不能行至晚云來日入城
六日百司官吏部人盡往南薰門接駕至未時番人
撫新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進御膳王孝竭入京撫
諭都人逐日候駕雖風霜雨雪不停是日孝竭不至
人心大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
日未回太上皇來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駕早還至

晚金人遣內翰吳幵莫儔持廢帝偽書入城孫傅等
數人讀之號慟殞絕其文曰元帥府遵以宋主降表
申奏今奉回降聖旨別子先皇事有大造于宋而宋
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擧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
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愆變盟渝遠是致再
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師摧破方申待罪之禮
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于父子所
盟其寔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
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所擧止在吊民本非貪土
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其汴京人民許適
主遷居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

官洎京寮一面共請上皇并以下后妃兒女及諸親
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句集在京僧道耆舊軍人百姓
遵依聖旨共議薦擧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
卑所貴道德隆茂有大勳業者諳素為衆所推服閑
于治民者雖之衆喜有一于此亦合薦擧當依所奉
聖旨備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宋之百司並事
新君其國號待姓名遣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時共議
天會五年二月日右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押右監
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押
諳版勃極烈都元帥在闕又準到皇帝御筆今月六
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累变盟誓別立

異姓仍依聖旨專依上皇以下后妃諸王諸公主以
次閤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
地別立賢人其于万姓為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
賚文字入議附此誠意幸為曉悉請上皇以下出京
諸事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計是夜三吏將傳遣皇
城司官王儒瀚入延福宮奏請太上皇帝于次日出
城
先是初五日之擊毬也上自青城齋宮乘馬至打毬
會二帥虜人悉屏從衛止以何㮚馮澥曹輔郭仲荀
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帥粘罕西面東鄉執禮甚
恭每上語則起身側聽答畢復坐而斡离不繡衣打

毬馳擊于堦下酒七行畢上離席白欲入城粘罕者
頗不懌遲斡离不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焉上忍
胡語莫能曉虜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憫然
上尤憂怛然見其禮教勤懇不以爲意也遂復以歸
意請之乃云國相來日尚欲相見已而果有使來道
國相語問所以歸之意蓋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副
軍前別無他意衆謂歸期決矣咸有喜色初廷寡也
上閑辟自適豫悵然不怡何㮚聞爲上有天命之語
然憂甚問吴幵等曰衆將安出至初六日持旦使來
召至趙寫庵從官枕藉服而進謂果能得還也才出
門忽有微黄屋者衆方驚愕泊至營外則已望北方

設一香案遣駕官各于百步外排立上位前下再望
香案禱拜跪受金人詔請訖再拜敘金酋備上衣馬
而去繼宣詔引宰執從官跪聽衆皆叩頭哀請竟不
從每宰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低卒
分散置諸寨中既于夜乃以前詔書付吴幵莫儔而
入
七日黎明孫傅遣王㴬儒内侍李石同到請太上皇
帝出城者再少頃太上皇后亦至延福宮相率以行
但未言軍前廢立已時太上皇帝太上皇后鄆王以
下三千餘人諸王妃公主駙尉等各乘車轎由南薰
門出至于燕王越王出百姓稍知其事於内前擁閙

開封尹閙其故不答捕爲首者一人斬之乃出初上
皇避狄未欲出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已而出榜
曰皇帝出郊日久未回太上皇親出懇告二帥各仰
知悉初于賊中得僞書即集從官以下議于祕書省
百官傳道者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合
月六日奉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
旨擇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世被本朝德澤
至深至厚嗣君親政未及春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
遠繁蔴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錄復畏死須臾冒陳
悲痛激切之詞仰干台聽伏望盡天地再造之恩畢
終始保全之賜傳等謹當捐軀碎首圖報万一謹具

畫一下項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今者見今起
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之誠乞垂憐憫 一嗣君自即
位以來日修政德並無踈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謹
詞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重行竄責檢
會上皇昨遣人齎信掛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
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
有他心伏望召憲特賜矜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即
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
恩德已厚若蒙 慈惠未加廢絕尚可以戒修往事之
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敷足將來下
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定爲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

旦發再遣問罪大興有敢恩之心何緣自劾　一依
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趙士許汴京人民推主選
居其見丞仁存恤係至不惟住民安戴固有貳心舊
中外異姓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參年册立四方恐不
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恐非所以上副
元帥愛惜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
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
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享堂特賜成就終始保
全　一汴京城內兩註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已為罄
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

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發復立所有稱呼位
號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
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令　天會五年二
月日第二狀右傳等伏覩詔書宜別擇賢人立為藩
屏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
甚厚然傳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
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
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奸臣及國主年幼新立
為大臣所誤以至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
帥皇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
社稷容其遷避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人

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閔許于國主子弟
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諸子則乞于神宗
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表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
不滅趙氏之祚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德永有依歸
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是夜人情哀怨不可言巡警遶旦不敢寐已而得虜
酋札云秘密等甚忠義然于大金皇帝詔書有違自
後日集百官衆庶赴南薰門號哭以告二酋怙然不
恤宮嬪戚里及民間行里中挽下金帛不許帶往南
薰門交割衣服多者無人敢搬運往往棄之悉為虜
得

據合臺天輪輪渾前取綾錦文綉文思鴻臚院官吏造
明堂諸工鑄瓦影人吏以往渾前再根括豫焉
是日兵部侍郎李若水奉初上之再出郊也意國難
之若水安虜人之詐力勸上行保其無他泊出城留
數日無還意若水見粘罕詰之曰粘罕曰所以留汝
君者金銀未如數耳金銀朝足車駕暮還矣若水信
之請于部督金銀甚急以為未足則入城自趣之出
見粘罕曰城中金銀無遺矣粘罕曰前無遺能以狀
甘軍令之誅乎若水辭于上歸遂以狀如約已而閱
道除匿者書奇請其家所寄金為行齋虜遣入取之
而詣粘罕呼若水出其金示之曰汝言金盡此何物

耶若水惜帝見發知其必死即撾罵執宰無信而令
虜怒驅出青城攀較之別錄在後
八日孫傅等第三狀言准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承
旨吳幵莫儔來指揮選立賢人事傅等竊以本國自前
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
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罷將帥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
寮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敢皆不以上
聞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
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
即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元帥府愛惜生靈
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

城中以及外方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
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為
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望俱之至
元帥府劄子據孫傅等狀中已備悉右竊謂朝廷所
以滅宋者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聽務命為罪之
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甚也皇上猶以
寬度釋其罪自別立賢人而已真可謂代罪弔民之
大義矣今聖諭叮嚀而都言反趙氏雖不忘舊其違
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中前日
將相多是罪罷敗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
若舉于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有其衰亦
必有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
逮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叙何不詳道理之
深也再請聽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
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撿會在
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豈是所
奉聖意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輕豚等
之所知也未委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
見示亦與商量雖不許何㮚李若水獨此議如或在
京內外俱唯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連署具本
官依元帥府所擬舉推戴狀中是日百官聚會廳事
繼而入內至三更方出都人莫知其詳但益恐懼皆

置兵刃自衛
是日燕王越王近上宗室曾張兩公主鴻臚少卿康
執權元當可光祿少卿石贇數少府少監蘇餘慶軍
器少監徐天民將作少監馮時出赴軍前
是日御街毀折道場大金元帥榜東西泉榜別立賢
人以主吾土都人慟哭
九日孫傅等復集議再三為懇告之書付吳幵莫儔
以出然迫于威勢亦不敢此執也傅等第四狀准元
帥府劄云云右傅等竊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深厚在
人日久果於前狀瀝懇控告今來渝盟失信既止是
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豈不干猶尚冀恩造更賜

拜揮者得中外怗然不至生事若不從懇請必欲選
擇異姓自中及外毒無其人雖定難于自舉伏乞元
帥府選擇敢不一聽旨今以第五狀俾等與百官具
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尚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合更
忍死泣血上于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
玉帳　　而合之存亡繼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
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怗
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俾等伸臣子之情則
望賜矜念趙氏並無失德内外親賢皆可以擇立若
必令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兵難必至
害及生靈塗炭卒未得安俾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

念有未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于今九世雖匹夫匹
婦未忍忘之又況俾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
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惟鈞慈特
賜矜察
是日留守司榜率百官耆老于十日午時畢集南薰
門同共懇告請車駕還
十日孫傅率百官父老畢集南薰門號哭教劄具懇云：
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元帥府
劄子吳承旨賁到文武百僚樞密等狀二道備已洞
悉右契勘朝廷所以滅宋者蓋趙氏罪深也況詔旨
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立趙氏

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雖須聽從趙氏太祖執與
推戴自立尚可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執謂不可兼
早有文字惟貴適便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
僧道軍民耆老既乞行府選擇行府于在京官僚未
諳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為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
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僚軍民僧道耆老照
會此意若所指在京為首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
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擇共為一人
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即不得過今日與發
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
各無得有違又牒以善利門下人員報定文狀嚴加

懲誡訖應京人依以後狀為辭別敢推注往滞今請
在京諸路孫樞密等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責去文字
日限施行
是日百官庶民於南薰門泣告乞存立趙氏不得遂
至午後復有翰林承旨吳幵入門曰此事不可也幵
以眾愈哭是日第六狀某等已累具狀乞元帥府推
懇矜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
大國就或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
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怗以全大國弔民之義某
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既而幵儔等云粘罕大怒
明日二事不了使舉兵入城傳語眾曰上蒙識孤於

傳豈可忍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以之
衆傳其言是日取皇后皇太子甚急先是太上皇出
孫傳懇告且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復來取
幵傳幵儔會百官侍從宿于禁中乞致仕者四十餘
人
十一日午後皇后太子出門車凡五兩百官軍民奔
隨號泣拜于州橋之南攀轅號慟往往僵仆于地至
南薰門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車中有一人
大哭掀簾于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淚盡無能哭者時
薄暮將近門執閣車中呼云百姓救我百姓救我處
首在門下者追行不得已而出初大金詔至番守司

句集侍從臺閣文字並不令人知恨因而生變但日
率軍民迎駕哭于南薰門下者數十萬人至是已發
兩宮不免猶亦及遣范瓊等說諭皆欽依要泣莫知
所言孫傳遣太子至南薰門欲出范瓊以死拒之范
瓊先以危言警衛士然後並兵擁皇太子部人情疾
宗室近屬收取幾盡除衆皆審諭從事嘗曰失一人
則罪在衆皆笑于是復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
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不然一城生靈屠戮於趙
氏何益既無善策不若舉在軍前者一人張邦昌舊
任宰相姑舉之以塞命想二帥必有所屬議遂定幵
傳後以議狀往云准元帥府牒限至十一日須得共

為一人者與勳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熱
德在民或權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畧因而霸
有天下方為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寮如孫傳等召
自外方被用日淺卒皆驚下建議趙氏以至亡國人
皆懷怨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藩屏
必為百姓怨疾至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來元帥
之令備到詔旨衆切舉國皇皇非敢違拒寔以在內
官寮素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于軍前選命
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適德望從為天命之
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其日早于
宣德樓曉示錄白僉人文字從官往往致仕莫能供

具乃取班簿見在京官自名銜以報是日孫傳張叔
夜不簽書唐恪書訖仰藥而死
十二日取六部人吏前孫傳張叔夜出軍前
吳幵莫儔自軍前入城議事百官父老復號泣懇祈
于南薰門曉幵傳以軍前文字來指揮請疾早句集
官吏軍民皆並舉張邦昌者即便連署各于本衛親
書其名皆後名下押字仍于年月紋縫用在上官印
限不過此月十三日申上便與冊立入京如別有異
見別具狀中只不許引恩趙氏若別舉賢人者亦許
不阻敢有逗遛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
史臺告報百官不限大小使臣致仕在京宮觀僧道

耆老軍班限十三日純早並赴宣德門集議不赴中
元帥府依軍法
十三日百官集議狀中伏奉元帥府台令應在京内
官員各于本衙親書其名者伏念時雍等累其血誠
乞以趙氏伏奉叡令終未允從重念二聖既衆大恩
許全圓聚滿城生靈皆荷全活時雍等痛切推但不
敢捨遣今用元狀連粘在前各謹書名銜繳納伏望
更賜詳酌是日以中狀曉示九金爲詔及孫傅等狀
皆委于宣德門外是日百官赴秘書省士庶赴東京
樓軍民赴大晟府僧道赴西京樓集議推戴張邦昌
事内樞密孫傅張叔夜中丞秦檜堅願盡心趙氏不

肯事邦昌皆爲軍前并其家屬取去以吏部尚書王
時雍同戶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初百官集秘書
省莫知議何事凌晨有賣朝報者并所在各有大榜
揭于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其見扞伐之說
假此以紿百官使畢集也錄是百官各趨赴既集即
閉秘書省門外環以兵乃令建爲舉張邦昌閣有頃
知其意不赴議所者時雍又令范瓊以爲衆邦昌事
說諭軍民等于内雨而軍民耆老僧道四顧無言不
過唯唯而退獨太學諸生對以某等所見殊不其然
瓊恐軍民視動乃高聲折對者曰當今爲忠不可只
可爲李遂令諸生歸國學辯以當諸學前相見時孫

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晚百官飢但見出白
紙數十幅令書職位姓名而退秘其狀詞不以示衆
譁暮扞傅繳狀以出
金人悉取宋宗室近屬出軍前取學官十人明經學
生三十人
十四日金人來取内侍司天臺僧道秀才少府監官
吏及冠子帽子裁縫染作木工鐵工銀作陰陽伎術
影戲傀儡小唱等并其家屬什物自此直至二十日
方絕悲哀之狀不可言
是日高尚書請王時雍議事于善利門夜三鼓扞傅
賫到軍前牒已申本國冊立張邦昌爲皇帝訖牒取

冊寶又令行冊命禮數又有指揮再要金銀表段數
足乃止閤善利門議蓋爲此也上有親批爲軍前取
物皆即供云金人來取鄭紳家屬司業董逌勸翁頼
姓北方爲師者給馬一疋錢二十萬即日投狀者滿
三十人
吏部侍郎李若水初名若冰始金人至京師朝廷割
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二月賊衆北歸粘罕慮河
東之師襲其後留攻太原是夏求出使者大臣以若
水應詔入對上奇之遂抵河東與粘罕力言講和之
利虜許之因遣王汭與俗來見時太原失守明王已
南十一月粘罕至岑于青城齋宮河禹勅宮于劉家

寺而軍併力長圍遂令上數遣若水出使見粘罕且
求成虜僞許之及城陷若水縋城出見賊稍以和約
責之賊既斂兵不下上出幸虜寨若水扈蹕既還出與
定和議以若水爲吏部侍郎及駕幸軍前復從行虜
督所括馬及金帛婦女役蕃益急回番猶稱中外乞
恐二月六日果行廢立是時若水侍上側極力爭之
且責之曰不許我和虜矣天子爲生靈屈至再親來
計議既以說許并留又欲致悖逆如此何也若水知
虜意已定因批上大慟且罵曰爾曹狗彘之不若也
遠陋之夷敢廢中國聖明天子吾當以死爭之苟
不從吾言則人神共怒虜胡安能長久俱爲萬民矣

群酋大怒因使之捽去以爲篁其口而流血反縛之、
置空舍中三日不與食若水罵不絕口已而遣其貴
臣萬慶奇來以折語喻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將擢用
公不[illegible]不富貴何不少屈徒死何益也若水曰爾曹
禽獸豈知臣子有忠義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聖主
被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我、、
有死而已因極罵之虜知不可回也遂斃之弃于道
固有懼之者因密瘞之具給使親見本末因逃歸城
中具言之且知所瘞之所四月十二日胡馬去其家
與諸弟出城得其屍已六旬決而不壞如生焉五月
今上登極于南京遂贈觀文殿學士官其子若弟凡

七人
知樞密院事太子太傅留守孫傅字伯野上即位傅
累遷刑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靖康元年冬季金
人兩軍會城下樞密聶昌出使虜中以傅遷知院事
方賊攻也傅親當矢石閑日未嘗少休城既不守上
將幸虜寨命傅居守十二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寶
付之傅用生綵爲囊繫之肘間親加封緘返上歸城
中晏然明年正月上再出又申前命且使東京太子太
傅以保護東宮來與果不歸傅屢上書極諫利病錄
諭二酋請大駕還不報二月六日賊目吳幵莫儔自
賊中攜廢立書來中外震駭傅大慟久之曰吾唯知

吾君仁聖可爲中國主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再
立上明日賊入湖南薰門鐵騎控守閩門而陳且索
太上皇帝后諸王妃主傳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
欲以黃金五千兩使使人匿太子于民間別以狀類
太子兒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賊酋之當死者數人
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屍送胡中告以宦者劫太子
欲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
斬其爲亂者苟尚不已欲身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
至十二日無肯當之者傅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
一男子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
死之時虜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

責之以新為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伺同太子
出其子因來省傳此之曰伏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分
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心不可移也此使速去勿
亂人意且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果何言哉賴大人
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吏部尚書王時雍有頃從
朱后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酋守門胡人曰軍中
唯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為出耶倅曰主上出府太
子後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上既不回當以死
從太子幸為達白元帥胡人許為稟之是夜當門下
不動黎明虜人開門以挈命乃之出自是後死生
不可得而知也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靖康元年冬守鄧州時金人
再舉陷太原真定詔天下師守各以兵入赴國難
十一月賊至近畿諸道之師未有至者叔夜首以官
軍及民兵萬六千人至都城之南營于戴樓門外金
人稍以兵薄城叔夜率擊敗之上為親幸南城登諫
樓慰諭且除為簽書樞密院自城上以毬文金帶賜
之賊大集乃移師入門京師失守上再出郊虜使吳
幵莫儔連日入趣立異姓王時雍已下會議投書皆
請立張邦昌叔夜獨抗疏力言不宜廢趙氏有旨以
忠貽金人怒者叔夜不聽既而胡人崇趣軍前遂番
不遂

大學生徐揆者上再出郊被留不歸城中衰懷計無
所出揆具書極陳以為元帥欲計之善莫若親來則
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則中原自此必亂則
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書凡千餘言祈
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胡人達於
粘罕翌日虜使人召揆出遂留之
十五日王時雍集百官作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草
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乞立趙氏虜怒追詣軍前
開封府榜諭從金銀人不聊生悲戚愁歎皆欲自盡
又集從官議各分定貰戚家復行根括加鄭紳張宏
內侍之類皆平生貪贖之人前日不無藏匿書既到

虜望遂自言所有唐人復索至于再三虜取宗室宮
內人僧道各四百人在京獸醫累數万牛騾車仗
千來先是虜取宗室雖疏遠者不免其間亦有藏匿
者但熊德寧傳等衍六宮為之一空閣亡有指揮初
六日在城外官並隨舊君城內官並事新主
幵傳又傳到金國書請在京官員應有司事務依舊
當勾幹面奉元帥令今軍前所須幹令在京官員早
與應副不得託疾在假
十六日戶部郎官李知錢在南薰門交納金帛見虜
中劉常侍云兵已不下城但立新君後限三日過還
都居民盡出意在搜取積聚毀蕩城池而去其說初

甚峻今方有商議矣都人惶恐遂少解　又催寶冊
狀及儀物諸人家屬甚急
是日戶部散軍衣軍前大怒以為侵支報以有司年
年例乃止
上有批字取應用物來云且煩應副仍書名押字見
者掩泣又上皇來取大小鬼玉并後宮才人去
十七日取何奧高依并道上出在軍前人家屬　令
內中庫藏金帛悉送軍前已取宗正玉牒又要二帥
并粳米二百石供上皇已下御膳差官抄劄龍德宮
德宮金銀約二十餘万鄆紳家銀五千八百餘兩二
帝既出兵民潛入宮禁及龍德宮盜物而上皇之般
靖康閱錄　說　卷十四　二十
御滿市
十八日元隨肅王張太宰路樞密三節官吏入門傳
肅王領兵在鄆州分屯聞德以和議不進軍前以
前日糧支群衣令取府庫絹四百餘万又要車牛千
兩開封府又特催促金銀二日交納令絕如更遲延
致軍前侵問必定搜括與請係一例行軍法　取景
陽鍾并廣宮嬪并皇族令出郊
十九日軍使來令王條二尹梅戶書王戶侍等疏讞
令云李若水初言銀可滿三百萬錠何為不遂坊巷
令等第均拌三日不足留守以下依法施行諸人大
恐

二十日有張邦昌使臣入門云去年十二月二十日
自燕山府南來今年正月十五日到軍前燕山府至
京更無居人皆金人寨京城外悉金人寨圍之
御筆賜徐秉哲賊之宗廟二百年矣為閹宦奸臣敗
壞賊父子兄弟枝葉致無所歸仰徐秉哲多出文榜
曉諭軍民善事新主指揮左藏庫支錢一千貫買針
珍
線瓜畫來并取衣物是用　虜使人徑入內廷搜取
針寶器四寶自五代祖宗以來所蓄并收江南浙蜀
所有上皇二十餘年所積珠玉一旦取去半車播盈
擬爲不絕國人嗟憤不忍正視招聘太學秀才六經
各五人以為北方師資國子監給錢三百千往宰之
靖康要錄　卯　卷十四　二十一
士庶者紛然隨取孫傅耿南仲延禧家屬虜使督金
帛者旁午四壁以提官臺官各一人提舉催促府中
差官廵門根括四壁又添官戶十員措置收買仍令諸
倉以米豆換易軍前所須雖至太常祭器亦多擻取
去
二十一日孟儲金帛并取車牛及行用送留守王時
雍等會侍從職事官皇城司議遷都初立四鎮荊南
雜揚吳陽金陵李知幾乃再呼劉常侍以通遷之意
云此事初定忽令既立主聽從其便議遷乃好意無
可疑者是日開議遷四錢已定金陵
二十二日軍前指揮集議勸進　趙良翰自軍前來

云路允迪初至金人前賀詰以立新主事且以太宰
目之異其樂從路明祈請不已二酋大怒遂令留
進其人從等回
二十三日甲時白虹二自東北向西南貫日或云四
更初白氣如虹自南至北貫宰須臾西南至東北天
明而沒
金人欵封丘陳橋等門令拜表請稱昌三日內再納
金七萬五千八百餘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餘兩
表段四萬八千四百疋又差使督提舉官以金帛達
延壁欲勒赴軍前會曰京城漸當竭力下戶
寧不出金銀一鋌即明日虜使來勒留守大尹提舉

靖康要錄 卷十四 二十二

官供狀銀五百約兄元數戶部支米十萬石置場博
易至是市中倉米石不下二十千麵一升五百錢回
斤三千酸菜斤六百他物稱是赤子于地無數餓
殍所在如積自帝蒙塵以來京城無君四十餘日無
監國三省音問絕蹤每月歲竊四屋室充薪日擗拉
及契丹恐隨主遠徙或謂當如真定太原限日出門
蓋虜初破真定放人出遠縱兵殺之虜人般運物
自陽武九十里黃河內入北清州徑趨大金二酋左
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宗情青袍金束帶為飾
他將亦不下百人壁中珍用山積求取無厭內侍推
貴向鬻爵納賂者悉歸于虜矣

是日元帥康王次濟州
二十四日皇帝令王宗沔持詔賜大尹云果之宗沔
公等所謂犯事新主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悉般
來以為渡河之費虜使來督金銀李知幾見劉常侍
云昨緣根括不尽三軍決欲入城前三日陰晦乃止
議此事而國相太子謂此不允事止遂晴亦城中之
福然無以為慰恐須作一場惡公事當且忍之也
二十五日大風以不可行虜使趙少監軍指揮請八
人提舉官赴南薰門受約束人皆重其行相謂曰吾
儕倘出門必留營中不返矣或曰受朝廷文字催促
納三日令三日而併納之數比前一月及倍之復何

靖康要錄 卷十四 二十三

罪可留正猶豫間虜又遣蕭將軍促之不得已遂行
既至門監軍相見郎君責係坐何貴不容辯戶部尚
書梅執禮戶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
安扶皆擊死仍析之寄其尸于門下令其家以金銀
贖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姚舜明王俣各杖百
釋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
縱兵自索既而官吏復諮賊帥曰試許士庶以金銀
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驅絃
不知所為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偏
加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前兩府尚書
大尹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表段三十疋下至致寄居

致仕選人校尉各以差掀輸納科配絡繹塗市既定
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
不聊生矣虜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侍恨
取去工技等經所選官吏既至虜壁乃給言城中金
帛取未及一二分官吏隱藏不肯用心虜心欲元數
督責日急戶部置場收買金每兩三十千銀二千七
百又以象玉珠犀腦麝沈檀之屬準折金帛之數
二十六日開封府申軍前已取四尼許之
二十七日郡人盡赴開封府認納金銀分四壁交納
椎傳不給又令要城中草是日百官復會議
二十八日保康門裏火燃燒延寧宮貨利而盡時元

祐皇后居宮中急就天漢橋南遇仙店門並屏幕以
避移居觀音院西私第是夜白氣貫斗大風寒
二十九日虜偽傳皇太子立以張邦昌監國蕭慶知
樞密院孫傅太宰吳幵左丞莫儔右丞都人大悅
虜遣使入普淨寺取宋勔家書畫取油衣車什物搬
太醫局待生藥玳瑁等送軍前
三十日放內侍三人入城虜使趙少監郭桑邵來以
珍寶賂之大悅提舉官既被害復以四人少尹主
其事懇以象珠畫光折是日幵傳來報張邦昌來
日先入城以觀人情仍令幵傳語城內人萬一有疎
虞即一城為血更不他擇矣于是詔尚書令觀及西

府以待之

廿四日校

靖康要錄卷十五

三月

一日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迎張太宰以申時入城百官班迎對拜于道城外以鐵騎衆送及門而返文則與范瓊不當別有隸虜即入幄丁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省令廳虜令從官御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十五員管幹事務并使臣十五員衹應三衙亦同宿守是日虜令勸進集議于尚書省傳云邦昌卧病不食四日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扱送與邦昌雖暫肯而歸爲可免禍

二日差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兵部尚書吕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軍器監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逌戶部員外郎李健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吕勤倉部員外郎曾摅光祿少卿黄唐傳著作郎胡博文並充事務官

虜有文字來限三日立張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尚書省勸進邦昌不從是夜大雨至曉方止

三日虜使來趣勸進取推戴狀告報官員傳遍百姓軍人耆老等盡赴令廳立班推戴邦昌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軍前言京城日久無主伏望早賜備禮施行虜遣秤傳傳旨仰初七日行冊命之禮王時雍以軍前劄子所須金銀並要依元抛數目等第均科遂復分下百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表段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疋出榜曉示諭下戶金不減百銀不減千表段亦百餘細民但裝衣復哭曰金人以立主事恐民不服先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

四日或傳邦昌欲以刀縊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塗炭一城耶乃止

五日曹少盤偉令諸請均科官相見于朱雀門以所納數少戒諭之城不納入戶數百人于開封府

六日東上閤門榜告報文臣選人武臣承信郎以上并放舉壁侍卷官于受冊日須當敘盡要到如有違必重作施行禮部御史臺太常寺與閤門議定到冊命典禮儀注赴文德殿立班

是日早有內親事官敷班數百人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焚所居謀起義于金水門外統制宣贊舍人吳革爲之首范瓊詐與之同謀悉令弃兵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斬市又擒十餘人斬之即以狀申軍前時新城內人不知忽有舊城門皆閉皆謂金人來屠城號哭之聲大震或云革陰結忠義

忠義二十萬謀入軍前奪駕佈置甚備又有宗室中
大夫子昉武臣高士譔亦聚兵數千無成而敗至是
與草合會是日厥員當大百姓來勢效其私財願衆
衛士拒之因亂相殺左言范瓊因此斬草首後錄斬
吳革功以范瓊為正任觀察使殿帥左言還西官云
又云靖康元年正月女真犯闕草自闕中節師勤王
二月虜騎渡河北去分兵圍遼州草以所部解圍八
月虜陷太原府朝廷遣草奉使女真軍中持國書見
粘罕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動語直
虜帥憚服為追回攻威勝軍等處軍馬從書以歸十
月召赴闕待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地利害草對以北

人有吞噬之志入寇必矣乞指置邊備起陝西兵馬
為京城援不復議和遂差草使陝西勾兵閏十一月
二日出城虜騎已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
夜入城上遊幸南壁草固奏乞量差兵馬奪路赴陝
西叔夜固留草先統制官草果乞出城外下寨使虜
騎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
併出兵分布明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虎翼為
應援可一戰而勝上以衆言先入竟不出兵賊攻宣
化門填道渡濠草竊往相視自南壁守禦官開安上
門所堰濠水三尺及晝淺絕河開水夜淺之不從及
填道將合始肯前議水已氷矣二十五日賊登城草

率使臣親兵赴南薰門東來應手射殺執黑旗者十
許人部曲皆散去草獨死拒于安上門東使賊不能
西二拜正月上再出青城草建言駕出必墮虜計草
相何桌不聽又請于樞密孫傅張叔夜欲因事至軍
前計議叔夜問計安出草答論者三一車駕還內二
虜人歸國三草死遂奋草劉子緻奏言草有兩朝万
口又安之策願至軍前口陳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妃
后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草入內白留守孫傅言上
皇已出乞力留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草頓
首言二帝出郊駕必未回願殿下暫避以固國本孫
傅曰何辭以拒之草曰有一內臣貌類太子虜或逐

請則把以塞中出來者門密誘百姓遂當不可則僵
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賑救飢之為名招忠
義勇智之士結為隊伍太子微服居中當圍南去十
一日太子竟出草乃于就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
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草令以軍法部勒時令上
為兵馬大元帥儀擁彈由開道出患于濟州及約在外
持相擁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寨圍遼二帝久之須
遷居同文館其後附者益衆使臣動用數十人勇士
數万多而河朔悍之士既而孫傅張叔夜皆赴軍前
虜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草議欲誅范瓊等數十人
乃分兵約日突出十八門列為二壘與劉家寺及青

城賊寨相對又遣蹀躞明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
勒既定須朝以發三月六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
闥至草廄曰邦昌以七日受冊請起事草以衆不可
奪草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金水河四面皆范
瓊左言兵瓊遣人紿草入帳下議事遂害之使臣素
隊百餘人併戮河上草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詬罵其
忠義之言凜然可畏草字義夫國初功臣吳廷祚七
世孫性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
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七日早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會于尚書省金人已
時告報軍前奉冊寶入門邦昌涕泣上馬至西府門

佯為昏憒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于時導引至宣德
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為太師已下五十餘
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
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寶冊文略曰皆不邦昌宜即
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
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等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
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進輦却勿御步升殿于御
牀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
乃起立遣閤門傳旨俾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旨揮
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又傳旨揮勿拜又云如不容
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振急回身面東拱

手以立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并初一日邦昌初
入門時亦大風或云初上皇之未出門也金人雖兵
洸城穴城四壁每壁為五洞門以通鐵騎取東宮亦
然會如期而出乃止是日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兼
權領尚書省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簽書樞
密院事呂好問權門下侍郎徐秉哲權中書侍郎李
回權尚書右丞馮澥仍舊左丞周懿文自卿除大尹
王及之為都水使者郭溥自侍郎升尚書大抵往來
議事者升擢也通返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會慢
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未幾時雍等皆落權為真
正亞時難張孟獨好問出入仍舊隨形憂愧

八日以胡思權戶部侍郎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
孺權戶部尚書前諫議大夫范宗尹仍舊職前吏部
侍郎謝克家前兵部侍郎盧襄前中書舍人李擢落
致仕仍舊職李熙靖居又亞權直學士院
是日天漢橋大共百餘家金人放汴水人情少安至
晚又人語諠沸衆大恐頃之都驛大二更方息
九日大風遣郭溥使南寨李會使北寨報以欲詣軍
前致謝二使至門先以狀申回傳令云皇帝不須出
門好諭人民俟寨相見自往請也使來取金銀及在
京鐵
北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為

各遣常法御史臺覺察以聞
十日軍前盡取宗室而四廂乃移文令坊巷五家為
保勿得藏匿都人以為恨權戶部尚書胡直孺以悉
軍前怪問遂竟州北般運花甲前等是日風雨至夜
大作城中什物並般出京北善利門
朱宗權刑部侍郎陳師尹權太府少卿王及之權都
水使者陳本道別與差遣葉份權左司郎官李健權
右司郎官
十二日虜遣使挺入景靈宮取陳設神御等服物
因說亮曹易李公麟何作斯耳可未復等乞致仕從
之工部侍郎何昌言乞改名善言從之

是日手詔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于兵火而諸公
橫見推遏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
之初有司以聖旨行下載循昧迫珠震危衰失聖孔
于不度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官議定處分
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降及批出文字
稱中旨還官傳諭所司稱宣旨此惟非常之變遠還
會于斯時尚冀有永之圖退救寧于區夏應爾多士
其識此懷令郎渾同郎官四員專一管句南薰門交
物訖已
軍前還吳幵莫儔還
十三日戶部侍郎押伴虜使入門宴以馬弃練段予

之虜取宗廟等什物去
十四日金人入內藏上旨擇應官前後勵轉官注授
差遣幷合舉叙牽復之類令吏部刑部依條限行
遣
邦昌有書至軍前曰冒侍綿禮顏慮謝捺雖歷貢于
恍辟縈未親于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數陳載為草創
之初實移阽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
緒寔繁念將何以濟于治前朝昨奉旨令取索金銀
表既以充犒軍伏念自入城以來詢究民間虛實綢
閱罄竭患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
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報雖劃虜依立足報稱然

念斯民困弊已甚當闔城窘急之久有此室饑殍之
多欲乘春耶無資津以厚其生欲賑給耶之未振以
讀其令而催料正急別韜相尋若閩日積淹則所存
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誰與守邦坐観轉壑之憂
不啻履冰之懼與其蹈天踏地哭救于黎元曷若歸
命瑞誠仰干于鴻造伏念察莫聽迫賜以矜容特寬
冒昧之誠疑布蠲除之恩幸被始終之德遂全億兆
之生不報
十五日邦昌往青城見二帥致謝既至迎梯殿下相
揖以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而議七事如不毀趙氏
陵廟減金帛數存留樓櫓佚江寧府修繕畢日還都

之類處皆許之又請馮澥曹輔路允迪吳幵莫儔孫
覿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太
學六司官秘書省官郭仲荀等皆從邦昌之請也惟
僕射何㮚樞密孫傅簽書張叔夜中丞秦檜侍郎司
馬朴等或以言語或以啓立事不造回舍舉家北遷
先處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類田學者聽猶有八
人不歸皆平日士流不檢者日心歸之禮早午復有
回
十六日邦昌下令自今不御殿不朝百官引對群臣
于延康殿小軒言必吋名飲食居處不用天子禮
十七日三省樞密同奉面旨嗣位之初礼宜廣推恩

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
日久下項事可先次施行如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
放諸又武官遷秩封叙擧人推恩貢降人遷叙之類
是日先叙在京如登極恩數
處來賫金銀尤寇王廷秀乞致仕
十八日頒赦曉示金人朝辭
十九日二十日金人朝辭差邵溥押伴邦昌軍前陳
乞下項事一乞姓趙一乞免金銀一乞限三年遷都
一乞五日頒師一乞以主爲號大楚帝一乞借金銀
犒設
軍前賫到御批祖宗創業幾二百年失宗廟社稷一
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保皆因諸公相誤煩內藏
假載一萬貫收買下項物早望出京懇副：甚：
休思德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付尚
書時雍
金人以前日懇請之故金銀分減九
二十一日開軍前差明珠勃堇爲河北路統軍屯于
滄州河離孛堇爲河東路統軍屯于河陽令諸軍有
不服並處令斬首開報即領兵撫定
二十二日差邵溥原提擧京城所措置守條具聞奏
陳求道依舊都水使者
二十三日左丞馮澥簽書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

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覿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
荀沈晦黃夏卿等入門二使通入齊到元帥府書云
自今所取金帛皆是犒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
亦且賜收今楚國再造本固未安處因撥括之急
重困斯民亦錄權止令出榜曉諭
二十四日面旨以大金時退師令范瓊依舊充京城
內都巡檢使鄭建雄王瓊依舊充四壁都巡檢使又
各差一員張道孚永宗李景良陳思恭爲巡檢劉衍
張橋爲千張元鈐爲同巡檢見管人兵并壁均定合
推恩人令范瓊申請
二十五日有書至軍前欲求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

耗
二十六日軍前関報已諾修城之請令金兵二十八
日下城且詢工役自備或欲軍前爲修是日遣郎官
爲四方審諭使
從事郎胡杞令改令入官差權司農丞考功虞蓁乞
致仕周珦莫中美致仕官旨應文武被旨差權職事
並令尚書省出剳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衆
舊職者並罷轉官給告如舊判
二十七日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内望軍前
遥辭太上皇帝請康皇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
其間有號絶不能起者是日太上皇帝及宗屬隨二

太子軍由滑州去是日聞南京兵至咸平軍前使來
問欲盡殺爲從畏招安可將檄書來張愨差中彥往
以宣贊舍人會手書往大略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
及重兵雖散且當退守之意
二十八日邦昌詣軍前辭金人漸下城令戶部侍郎
提舉修繕是日又剗外城睥睨既不能下南宗乃自宰
淩而上盡僞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粤匝而北含屋
焚盡東至椰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
其毒墳塚無大小發掘略徧郡縣爲之一空京城被
圍半年斗米二千餘羊肉斤七千猪至四千他物稱
是細民雖糴官賣柴米自給然餓殍不可勝數人多

苦脚氣被疾者不旬決即死病目者即瞽蔬菜絶少
虜人據城摘菜與市人貿易雖價高而易得至是椿
槐揉亦盡餘枯枝耳
邦昌聞翁彥國領兵至以手書與之封皮云付翁彥
國其中乃邦昌上諭朝中丞亦云不得已反他日保
家族之語
虜使蕭慶來議以陝西沿邊城寨畫界與西夏懇畢
再三竟不從令
是日有書至軍前以孫傅張叔夜秦檜諸存趙氏留
寘軍中既知狗義於前朝必能盡心于今日宜褒寬
宥使犯旋歸書乃邦昌親筆虜不欲遣路允迪宋彥

通張徵等回
二十九日邦昌往青城别二帥金兵下城盡絶我兵
分四壁已守張出郡拜二酋見昨日之書大怒謂取
三人者豈欲復講前日事耶于是面詰再三且云今
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覩釁而動張懼不
能對中彥自還云金人以鐵騎三千送至咸平以南
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陳戩指揮營少監

八月廿日校

靖康要錄卷十六

四月一日陰晦靖康皇帝及從臣隨粘罕軍由鄭州

路去

是日金人去絶勤王師王淵旨至城下内外盡驚已

而繼至者絡繹邦昌方下手書賞賚將命虜國駐兵

太原邦昌奮遣陳戩賫手詔書止其來戩虜國場塔

也虜國因之并其從者虜連數夜焚蕃烈焰亘天聞

金人留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其略有云十

三人鼓舞登城百萬師號呼請命

陳冲光輔太僕陳求道權太僕少卿蔡書樞密沈晦輔

乞官祠孫兌路允迪轉五官除龍文殿學士佑神觀

使請給恩數依見在執政條例

二日詰又以孫覿自軍前回乞罷權直學士院旨揮

孫覿日下供職禮部侍郎譚世勣兼權直學士院

尚書省牒禮部三省同奉手書海内承平垂二百載

生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輕啓邊釁大金再舉

奄及邦畿城守不堅二聖遂北中原之大逾月無君

予適以遠歸横見推逼既自殘而弗獲乃忍死以救

民言念生靈係心哀極道路阻音郵之達吏民無詔

令之承想其惶悸之憂同此危亡之急倘不深求于

民瘼豈能安濟于時艱宜示撫循用紓塗炭庶孚孫

予事誼以終究于遠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

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敕内官吏

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除放租税

招兌盜賊等事宜令禮部編牒施行敕並與軍息同

但易赦字為手書而已此書四月方下作是日行

是日虜人行絶其行遣甚以見四方勤王者大集故

也營中遺物甚多朝廷遣戶部拘收象牙一物至及

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中金帛

尤多賊之如糞壤書史以來安祿山陷長安以後破

京師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府庫蓄積一旦掃

地

當日王時臣撫諭四方邦昌遣使見今所又遣翁彥

納錢蓋趙野范致虛翁彥國劉光世議事以蔡攸使

趙野蔡攸場也陳戩使虜國戩翁之場塔也汪湘使

劉光世湘劉門生也其他類此李健乞使翁彥國為

虜國所拘又遣使自出為宋勝非所因城南餘虜當

晚行於小民稍稍出城樵採范訥軍屯雍丘王淵為

前鋒是晚方遣三十騎至城下即遣人賫犒三十疋

就門外勞之仍呼三騎以入諭訥以不得已之意令

速來議復辟事

是日與為大元帥皇帝康王 御名 檄邵邑曰見危致

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凡在率土世

沐隆恩今陳遊血之辞庶獲捐軀之効逆者上皇禪

位下詔責躬事忍恥誠人皆惻隱恭惟皇帝道叅造
叩十有五年克儉克勤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
心及受禪之初金人大入許割三鎮乃肯退師皇帝
念祖宗之故疆仍陵寢之重地請計賦租之入以為
歲幣之常乃曰諭盟寔惟承祭再樁戈而稍關遂設
衆以乘儀至于孟己稱臣露章引咎初飲兵不下旋
曰通和既邀駕而藏晉莊且既已降詔而割地民畏
左衽而非閑又為諒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諸
王近臣皆質賊營恐將北去考之自昔未有或言臣
子之心痛憤徹骨果非本意皆克兵為大元帥唱義
率衆影從響荅數百萬衆奮怒而前內揆人心可知

天意逼逐往虜今已行而綏柳臣僚俾僭位號天
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己遣發大兵糾合諸郎杷塩念
阻梁絕河梁或迎擊于前或追躡于後期于掃清千
里迎還兩宮外帥臣監司郎守縣令其說饒銳之衆
使堅忠義之心撫柔良之民毋忘歸向之舊凡關津
之出入謹于防伻或文書之往來審于辨詐以報皇朝
之涵養以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寬三辰
在上寔聞斯言檄書到日曉示軍民咸仰知悉上件
檄書下淮南江浙荊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綠
運判官向子諲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司書並付
宣總司趙野范訥

三日右司宋齊愈吏部陳確司勳劉定司門胡寅禮
部吳懋並乞致仕不允令疾速供職李觏中侍御史
黎確右文殿修撰宋彥通往南京句當公事日下出
門
是日開淮寧府執傷內築壇歃血為盟徽猷閣直學
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
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江淮荊浙制置發運使翁
彥國都水使者榮嶷等故告衆士金戎再犯金闕徒
偽泉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遂日
持久逞藏禍心宗社危辱主命為從天下臣子各奮
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于近輔凡我

同盟毋得私毋懷異毋觀望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
効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
賞榮于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寔鑒斯言是日彥國撰文焉
辞請示
四日集百官赴文德殿尊孟后宣示手書曰余世受
宋恩身相前帝每欲捨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芘民
豈虞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羅于顯謫
寔难逭於刀鋸外逼大國兵火之威內被恭元奎突
之命頗难施于面目徒日悼于風霄非白之存趙孫
雅初心之有在共存之立晉祖考休迹以甚明哉惟

本朝開創之初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埜
同朝廷為臣子之至尊以示邦家之大順肆稽成憲
爰舉徽章恭惟哲宗元祐皇后徽柔懿恭聰明睿智
天作之合早嬪德于泰陵王儀有家風母儀于方夏
端著崇虛之號且彰彤管之聲雖嘗卻瑤華崇道之
居亦既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于瑞館積年禮于
歸逼今二帝三遷三川方震匪仰伸于欽奉則易稱
于儀刑是用端識于心肖日云吉祇伏私庭之次恭
陳舊國之儀揭玉號以正名闢別宮而移御恊貞時
又屆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尊
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令有司擇日奉冊具應者此

禮令行事件令禮部疾速施行
當日差謝克家往山東迎大元帥
五日自私第迎孟皇后入居延福又差蔣師愈蔡琳
程宣等齎詔自于康王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
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仰惟王忠孝家於攔非自
燕山九月餘日全師再舉之後杳不聞耗至去冬臘
月二十日還闕以今年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
變之酷主上蒙塵于邦几使回一行盡留不遣二月
七日又聞宣金酋之令遂遷二帝皇太子及太上皇
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出六
宮遂空既而又欲洗城焚燒社稷宗廟百萬生靈分

為魚肉錢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景靈宮乃不
燒毀并奉少帝御筆付孫傅等並依元帥指揮方為
長計無拘舊分妄為禍福逮招連累于時公卿士大
夫號慟于軍前以赦居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躃
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置命終莫能回度非口
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
監守雖引絕禪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
人相與迸死乃嫁大禍臨于一身受出不圖死亡足
惜思刑部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冥行冥傳俱至邦昌
則詞責多宗又對衆寫城中文武百官為自免之計
逼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豈不如蛇在

尚知報恩我若有兵足與大金相抗不只戴天多宗
等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飲食凡六七日垂死而百
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
之還唯有從權無承當此事即存宗廟保社稷景靈
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
命可為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就死
地而壞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為忠臣乎邦昌自為
宰輔世荷大恩國亡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
然念興復之計有在于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于
此欲迎二帝之還而報之于陛下也茲幸虜騎已還
道路可通故差門僕曹之婿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

承務郎程巽奮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絕當主如
故祖宗神御皆幸在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繫
望願竟慈痛以幸臣民謹以別書謝克家開道督王
寶一紬詔行府當別貢陳初夏方暄更切侍保王躬
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
四月五日邦昌惶恐謹言上復康國大王殿下書至
並詢師愈等所以道來之因師愈曰邦昌先差司番
使臣李興謝清等未回聞有元帥府探兵入京城遂
者得之邦昌問來歷乃知康王在濟州故遣師愈等
來何懿曹大同丁彬並權吏部郎官李濼胡寅並權
户部郎官侯懋權部官李士觀秉權都水使者

六月音揮自今月初六日不坐迎陽門于內東門聚
三省密院議事何志同等遂錄楊瑞等三十三人至
賞勞甚優
七日令寺觀建乾龍節道場至十三日罷元祐太后
是日受冊稱賀有宗室叔尚書自號因太尉稱皇叔
祖城破踰城至是聚數萬衆在南青城下寨因欲入
城聞者非之已而許入叔尚至都堂比王時雍等曰
當速歸政太后不然雖兵興汝周旋 大元帥康
王詔曰答邦昌其詞曰 御名 謹白上太宰相公閤下
天降大禍不使果爾斷殞滅而使闇君親之流離見
宗室之踐覆肝心摧裂涕決不禁靡天下之共毒不

足為喻使欲引絕伏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兵
馬方集將士忠憤青以大義歃血思死力圖奉迎
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踰百萬猶使邀迎卒皆響
應晝夜以覬聞入音而瞿然念與相公志義同處賊
營從容決日自謂知心故此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
士夫將佐亦皆云耳今奉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
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悔禍可睹二
聖之復所論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惕怡夫將其何敢
承翻皆鐵識力存責在守者供奉與歸而上之九廟
之不絕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于伊周矣某
方身率士卒圖報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

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果身貴賤于受賜而死矣
氣全漸熱伏惟鈞候動止康裕方寸方亂修謝不能
多及具銜謹白上太宰相公閤下遣使臣武忠郎黃永
錫詔邦昌投下且令覘變是日邦昌又遣其甥吳何
及國舅韋淵同齎詔曰邦昌稱臣其略曰封內庫府
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者
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使召吳何飲以酒賜金甚寵
何向時與王奉使在河離不軍中至是王敘舊不忘
也 胡唐老王俁並依所乞與郡
八日邦家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一道其篆文曰大宋
受命之寶元帥府察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

董耘高世則等引見家族實以前蹤以進王王謙拒
久之慟哭不受已而跪受令伯彥司之太母遣其
姪孟忠厚齎書來勸進具詞同吾自處道宮三十載
乃者都城失守二帝北遷撫事悲摧更無生意恩承
朝旨俾正號名退惟閑廢之餘當此危亡之際冒居
寵數誠亦何心遜懇再三莫之聽許乃以此月五日
入延福宮而百官建言請指聽政顧早衰多病且久去
宮闈豈復能堪朝廷大事言念趙氏舉宗之盡去人
心思宋之日深不屬此身誰當此責是用夙宵是勉
明濟艱難雖然神器久虛必須真主今中外近屬惟
王一人剛忠厚英明四方屬望入繼大統非王而誰

已遣馮澥李回告王傳序之意王其速驅輿衛入處
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吾嬰茲重
負既付託得人當使辭機務之煩以就安閑之適今
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親承動靜并道吾意夏初
微暑更慎保調四月望日母母致書元帥大王
奉議郎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
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
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避也忠臣義士不忍即死城
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孫也今虜退
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
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

外挾强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振有
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仲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
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
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
城生靈返遭塗炭事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
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
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
閒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
立趙氏了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
國再生無以復加如仲言爲不然即先次就戮仲有
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

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
九日追收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
日請元祐皇后垂簾决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
追回諸路赦文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同遣馮
澥李回爲奉迎使副
十日邦昌避位王時雍呂好問徐秉哲李回吳幵莫
儔等奏乞各還舊職奉太后聖旨依舊且兼權領職
事
章壽答乞罷給事以敵耽閑待制宮祠
周懿文乞還大理卿奉聖旨依舊且權開封府尹
將作少監蘇餘慶兵部郎官唐恕太常丞唐元衡乞

致仕不允
十一日太后御内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内東門資善堂百官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犀帶魚袋獨班行歸兩府恭次
十二日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允
十三日王琮言昨任左司員外郎暫權吏部侍郎合三省樞密院官見帶舊職兼領合取旨擇奉聖旨與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劉岑除直祕閣知鄆州
奉迎使尚書左丞馮澥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至自京師以隆祐太后詔書來曰吾以涼德羅此多艱雖

敕時不受于虜書而昧道若臨于淵谷顧邦基之所賴緊神器之有歸比遣使軺往馳書牘蓋上天之眷命寔四海之傾心諒惟撥亂之資已定興王之業方辰嬴之當序宜祖福之具膺盻來御于法宮以誕揚于丕號群情仮屬遐想增懷故茲書示想宜知悉
十四日元帥檄初至京師都人感泣已而副元帥宗澤東南道總管趙子崧皆揭榜以安人心
侍御史胡舜陟乞外任差遣不允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衛州王俣知江州胡唐老知無為軍
十五日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誕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塗酷乃以衰癃之質起于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咸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寔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荒聽小慉用底丕平因敷告于多方其

深明于吾志
康王劉子比金賊邀請二聖北去當府已星夜措置邀迎外助契金賊先于三月初七日抑逼宰臣張邦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已歸寶退避所有自三月八日以後稱中旨面旨事俱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放上如有關官即開具狀中以憑差官填闕施行兼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當府與決如有姦詐偽冒可疑之字並不得施行繳連供申
十九日兵部郎官唐恕差知復州
二十日元帥康王榜當府先為失守京城伏闕車駕幸賊寨慮堕姦謀預令河北河東州軍及忠義民兵

結集准備後聞金賊邀請二聖北去臣子之心痛徹
骨髓便欲自我念二聖未還又不敢死除已嚴督兩
路州軍并結集到兵馬許以封王建節盡令邀迎車
駕務保萬全已皆響應數近百萬當府見星夜督責
外訪聞都城軍民一体忠義自二聖出郛日夕迎望
以至燃頂煉臂精誠激切久遭賊困百貨道絕念此
寢食不遑契勘東南入京州船多在淮楚賊馬雖退
州軍皆未肯放行當府自四月初已累行下令將應
客旅米穀舟舡等催促放行入京并官綱亦已催促
進發務濟都城闕乏仰安業守待無或流散曉示各
令知悉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
欲詣宗廟竊恐謙虛退託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
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遣百官前去勸
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乞發車駕早至闕下奉聖旨
依奏
二十二日康王次單州二十一日起發濟州宿新興店
二十三日康王次虞城縣張邦昌劉子伏見謝克家
自元帥府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父徑至南
京即膺祖受命之邦嗣皇朝無疆之歷天人合應以
啟中興凡在臣民不任抃蹈所有合排辦輿輦仗衛
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類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

付南京以俟冊立禮畢遂開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
駑下承之事司當躬率百司赴行在所欲于今月二
十五日起發前去少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其
一行事務並已行下所屬排辦欲乞差中書舍人李
擢太常少卿汪藻先同當公事伏取進止奉聖旨依
奏是日百司全開封府少尹父老僧道舉人等詣行
在奉表勸進
二十四日康王次應天府
康王榜近者金師深入犯及郛畿京都失守二聖播
遷欲立異姓覆我宗社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艱危
因是以存凡爾保生靈奠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

慮百官將士并諸色人尚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
二十五日在京應奉官司分一半官吏南至宗梓篤
是日張邦昌王時雍等率官吏出門
二十七日司門員外郎宋彥通除右文殿修撰
二十八日司農卿胡思乞罷權戶部侍郎奉聖旨依
胡思除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五月一日今上即位

同日校完